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九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九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1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九〇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漢史億二卷

〔清〕孫廷銓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論世八編十二卷

〔清〕華慶遠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七〇

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

〔清〕魏裔介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自刻本

三五三

讀史吟評一卷

〔清〕黃鵬揚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六九二

讀史譬疑十卷

〔清〕張彥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張謙刻本

七〇八

漢史億二卷

〔清〕孫廷銓撰

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漢史億二
卷》提要

康熙庚
午春二
月中旬
自京師
歸途中
携趙公

孫沁亭先生著

漢史億

木簡藏版

秋谷所

贈漢史

億二卷

讀之至

終亦近

日之佳

書也



越四年癸酉

冬十月下旬

後周一通

后臨朝稱制

戰國已有如

漢史億序



自秦并天下建郡縣而後能以

治幾比隆於三代者惟兩漢而

已上之恭儉仁厚寬刑薄賦下

之危言讜論豐功偉節離至於

末世不改又得司馬班范之徒

為之樞拾衆史鋪張揚厲垂之

後世而其間始治而終亂此忠

而彼佞又能一一盡傳神寫

照以畫筆之於書若能讀三史

如秦宣太后

齊君王后

是不自漢

后始常說

書凌雲殿

下則我子

絕此指法

之家今非

謬也此三

誤當止

而貫串融會之以上下二十一

史之編纂可一屈指而數之矣

自唐以來讀史家除註解諸家

外厥體有二一則鈎稽年月分

裂體製是為攷訂之家如劉知

幾劉敞之類是也一則敷陳事

情旁及文字是為辨論之家如

蘇轍呂祖謙之類是也然皆蔽

於目睫未為兼通昔人云讀史

者要如我身處其地平情而論

之孰爲得孰爲失務得其至當而後已然非經事多而嘗變久則其識見容有所不及而其議論亦未免陷於一偏此讀史之難也大學士孫公弘才偉抱出入中外叅預密勿者有年所當天下事之成敗利鈍人才之邪正賢愚諳於神明熟於睹記其致政之暇著述滋富寄予漢史億一書蓋隨其所得筆之摘隱

鈞深批郢導窾不特以資談麈廣聞見當其精神契會直置身於數百年之間旁取蔡邕荀悅袁宏謝承華嶠袁山松諸家之說與之揮斥其意見析衷其是非豈僅涉其藩籬櫛其英蔓而已哉較之攷訂辨論之家其相去何如耶予讀而快之思以一言寄公而政務旁午應接不暇又衰年疎於筆墨數易稿而不

就因念公雖僻居龍水之原其
宅近市街帘卷鼓奮袖吹唇睥
睨公卿喧穢雜沓非嗜利之牙
儉則驩博之酒徒也公以世業
不欲移諸夷愷第隄戶著書冥
息聞見既無東山絲竹之樂亦
鮮午橋綠野之適焚膏繼晷咄
嗟字句經生之所難而台鉉安
之是實有性情焉非可學而致
也攷昔黃文簡公准當宣廟之

初際承平之會引疾侍父林居
二十餘年每一入朝則宴錫頻
仍賡歌互答當世榮之以公之
厚德豈有讓焉而遇不同矣予
與公生同里幼同學復同舉公
前爲太宰予以翰林佐公其入
直中書也又於公爲後進思退
從公遊而性情雅不逮公將亦
侍公之側讀公之書以觀公筆
墨之磅礴意興之閒適而已或

亦沾其膏頰文其鄙陋也歟

駢邑馮溥



青州諸生孫寶仁騰葉

序

古今言良史家稱盛稱三史蓋云司馬班范之書前
步小時心知好之但常若其述漫善遺忘既行作史
乃始得苟悅袁宏南漢紀讀之一出班書之後一出
范書之前皆約漢事爲編年私謂詳約得爽矣叙有
意善本也乃司馬溫公修資治通鑑全書頗不甚用
之而宋神宗題其書曰過荀悅漢紀遠矣於意亦不
明然蓋資治一書方格整齊猶書法之有歐顏無處
無鋒而漢紀差近鍾司徒書時其意外十二種筆意
也且漢史諸家善爲論議含吐抑揚不甚費辭而讀
之令人感動每怪今人編輯小本綱鑑皆刊削殆盡
獨於胡致堂諸君子嗚呼噫嘻之說編錄無遺令觀
者唯恐厭細不似近時士來阿諛史漫錄一集爲多
意緒猶有漢人風也茲余病廢連年無以消夏間取
前數子之書時復縱觀覺與昔生時另一意況三十
年來因書海歷廢興從事中外久當即置出入空闕

居今尤古流連三復卽與初作史時又另一意也於是披讀所到意固自轉輒書數語用備遺忘既集錄之爲二卷曰漢史隱言意之而已既定則取殺田茂錄一重讀之其間意或暗合者什一初欲盡削之又念漢臣崔駰有言人心不同其若面焉者斯蓋謂其微隆高卑之形耳至如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也推而語於文字間有同而不同者若公毅二傳票幾跌宕之文恰如出一人卽孟堅之作漢書直

入史記字部時小異耳世亦不爲怪也有不同而欲求同者王仲淹處隋唐間著書兩種一以象論語一以象春秋舊者從而非笑之辭則人言孔子貌似陽虎皆皆以病宣尼優孟衣冠抵掌而談楚王之前王明孫叔敖乃復生也豈遂足以相楚乎由是觀之卽今人面單同其妍媸可立辨者當亦必有微矣遂不去也

康熙辛亥三月三日汕亭讀長自識

漢史隱

益都孫廷銓伯度集

沛公初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除秦苛法竟以此還定三秦有天下而成漢業乃快書之律至忠帝始除收帑租坐及誹謗妖言之律至文帝始除然則高帝所除者又何等苛法也天下既定蕭何爲漢宗臣而次律令諸如此法律亦遂無一言以除之而民且歌思之以爲畫一清靜信矣繼亂之

民易爲德也

晉重耳出亡過衛文公不禮乞食於五鹿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殺之于犯曰天賜也晉首受之蓋謂反國有土兆也項羽背約王沛公於漢中沛公整欲攻羽肅何曰諺稱天漢其名甚美招賢以用已蜀天下可圖也此亦一時解慍之言而其後卒皆駭遂令後人紛紛說符命信祇祥以求濟而究本必驗者有意之爲固不同乎無意之遭也

韓信善戰蕭何善守張良善謀而高祖善改善敗則
在下則慮慮則不敢自足而拒人猶江
海之不可竭故能以一敗收衆善也若項籍則寧
勝常勝之衆志驕氣盈更不能納一物所謂莫敖
相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范增之言不入必矣

淮陰用兵幾馳也過古今未有然奈其將器皆謀勝
非戰勝也觀其虜魏用壘渡破趙用背水下齊用
囊沙神機迭發奇變不窮然且審己量敵步步爲
防知周叔不將而後度長陽知廣武君之衆不行
而後出井陘其謹慎如此所以多多益善哉

秦滅六國以暴易暴力絀君心服也秦將亡六國
復立故陣勝項藉皆因義立之意而思自己出
衆固只亡秦一自廣以見漢也然陣項卽不立六
國猶將自立陣項雖立之六國亦不遂立也何也
戰國之無主久矣彼亡六國之君及其人民習見
秦之不義而得衆也以爲神器可以受觀六國之
爲力絀耳其與暴秦本常不可代興也不知有王
者起則六國之早亡久矣故不有一廢一興不足
以厭一時微幸之心不有戰戰兢兢不足以知將
古興亡之理六國之亡天爲與主除非以爲秦也
秦之連敵天爲與主授非以爲六國也蓋必有聖
人以義服天下而天下之愚然然天下之豪傑
亦熒然矣彼鄢生提楚之謀則猶陳項之倚也而
子房深達矣

地氣變遷古今不一周之稱都豐鎭以典東遷洛邑而窮秦得西周之地而又與劉項之起韓生以說項羽嬰釁以說高祖封不能從而尚祖因之唐又因之所謂開塞陸海富強甲天下者凡千餘年木燄也而過此只尋常歲形執者不歸焉豈非地氣亦有盡邪

高帝既滅項羽封項伯四人爲列侯賜姓劉氏以其嘗服帝於鴻門解太公於廣武耳故處項羽肺腑之側而心常爲漢未有甚於項伯者也既已尊顯之而獨斬丁公以示天下不知於天下何如其必無以服丁公之心明矣夫封四侯以報私恩而戮一將以明公義用權而權有所不覆任數而數有所不出此漢治所以稱傑勦也

高帝雖不事詩書而其胚胎文治之意往往漢馬上得之方漢之二年長安初立社稷卽施恩賜爵常以十月賜民牛酒賜親百姓也民年五十以上能善道教訓者爲鄉三老復置役則敬長年重教化也蜀漢人從軍者復租二歲閭中從軍者復一歲則寬更賦郵民勞也其四年令軍士死者史爲棺歛俾送其家則澤枯骨也其八年令賣人無得衣錦繡綺殺乘車則抑末業重女紅防僭侈辨章服也其九年詔疑獄各讞二千石二千石不能決後之廷尉廷尉不能決其奏以聞則重民命也凡此皆詩書之意秦人所無而唐虞三代之所同也後世文景之恭儉武宣之廣大世祖之文辭或得其質或有其文皆推原祖德之意而光大之耳其規模弘遠不能外也

高帝之不殺蒯徹何也悲傳信也其不殺榮布何也
閔彭越也夫高帝之不能不取信越者孰也而又不
未嘗不心念其無罪也今二臣之訟其主也其言
悲且直其言悲且直則高帝之心不能無動也且
帝所忌獨信越耳信越已死雖有有徹其若漢何
况又區區一慟為故主婦者也與其殺一夫以示
不廣寧若置之此英雄之畧也然則其不殺貫高
何也以張耳之王且死既非信越傳張敖託肺腑
之重而容言賊臣此其事無足悲也而義無復顧
者貫高之為謀又其侍避犯無將之戒而退有厄
主之嫌雖死無赦可也獨以銖銖小諫能忍死以
明其主遂並其大逆原之何也是則聖人之度也
夫德怨之數用直為貴雖聖人不能違仰有匹庶
之交恩施甚厚一旦以詞色之微忿大德而思小
怨遽懷異圖將遂有讎請則軻起於市櫛之間其
為賊義也實甚况天下之其主乎然則緣天下臣

民之心其又誰不以謂死無赦也今泯然易處會
不念其將害已也以為慰而獨惜其能明其主也
以為義其於怨忿之萌泯然獨除若浮雲白日之
不繫於心何其憂情之甚乎此蓋其天性然非可
學而能之夫不可學而能所以為聖人之大度也
漢求李布而朱家以一言解之口上始得天下而
以私憾求一人何示人不廣也及布既貴家終身
不復見之此其排患難遠權利主聖而寬全其德
事成而不有其功蓋彷彿魯連之倚而張敖原涉
萬章同傳非其倫也已

漢初功臣蕭曹故獄吏也樊將軍狗屠也周勃織蒲
灌嬰販綰者也夏侯嬰沛販騶也斯以奇矣陳平
美如冠玉爾侯貌似婦人而並為漢天子謀藏帷
幄之臣抑又奇也

孟嘗之客三千圍檀之客五百齊國君臣妬士如此
初田橫既死尸鄉亭一客自剄而置之慨向海島
之客皆自殺則世所謂義士者也然楚之客既
住之松栢之園檀之客又棲之海島之上其成就
不過爾爾由此觀之作客與好客者其亦未足多
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漢得天下是劉兄故上皇之制前古無文然子有天下
下尊歸於父自在天秩人情中但一暗高帝既未
之及見羣臣亦莫有言者此叔孫議禮之人闕也
家令敬太公之言普爲諷切以微勸之使尊親之
誼禮在必成又若人主自爲之臣下初無與焉者
此智上之幾諫也高帝甚喜家令之言而厚賜之
意曰微子則不及此我多矣若淺入測之則必
聞天子之尊卑可謂父矣

張子房功成各遂身退說自託於仙遊焉彼已不爲
高帝用獨強起爲呂后用者以漢得天下尚未固
而國本動搖若其事遂行則后及諸呂宿憾於內
強宗諸庶尊狙伺於外高帝王侯諸故人關親於
旁彼將有外禦內變釀禍無窮今太子雖仁弱臥
而治之百無憂也故從容起而止之爲呂后爲太
子正以爲帝也此其安漢不在終侯之下而卒不
自有其功子房其猶龍乎

四皓之事後人議論紛紛有疑其僞者以爲此太史
公好奇誤載之說耳然遷史之書其言漢初之事
大抵探之陸賈是漢春秋而陸賈在高帝朝則又
其身事而目擊者不應大有謬謬也大端後人視
四皓人物太高視安太子之事太奇視留侯之爲
呂后謀者太隱故有此疑耳其實漢初則何人不
倚高帝之聽言從諫又何事不轉欲易太子事亦
偶然本非決計偶以一事感系之廣以一言前替

之此其自剪自止亦刻印銷印至人額其之極事耳何必大驚小怪片意論之邪

漢之三傑皆以忍成功韓信之困跨下忍也張良之進履叱橋忍也沛公欲攻項羽蕭何止之曰卿王漢中之忍不猶愈於死乎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者湯武是也忍也二公之用忍終始以之故無咎韓信前下齊城而急不能待遠請自王以極疑忌故有悔則不忍之過也忍之特義大矣哉

高帝十三年間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及龜與石俱葬信有諸乎夫不無知之物也人而爲石以有知化無知不必葬也若石還爲人將復有知亦不必葬也此中有別解有妙用卽圯上老人及子房之仙意也若遂謂黃石真圯上老人黃赤松又何人也

叔孫通之定禮儀與魯南生更相非笑其說猶安韓平曰皆是也夫漢業已成秦法已廢諸將爭功喧呼殿上一日無禮儀不成朝廷安能悠悠待百年乎故叔孫是也然而叔孫非其人也觀其後來封禪儀草之武帝雅樂雍官封得之河間獻王明堂圖獻之公玉帶如廟定之貢禹匡衡則叔孫之制微畧可知不待章帝之更詔曹褒矣故兩生之笑未必非也

漢史像

高帝起居簡易不慎小節自其天性後世人生不能學亦不必學如周呂奏事而上方擁戚姬樊噲問疾而上方枕宦者樊噲猶排闥周呂則徑入矣竊怪此間竟是何處若深居宮禁則呂何得入若舊近偏殿外庭姬又何得出又闔者安在侍女安歸乎甚矣是時被庭禁門之跡也

蕭何三納客口以釋高帝之疑一子錄是事舉示後
上鮑生策也一漢五千戶封又悉家財以佐軍東
陵故侯召平策也一多買田地賈貴以自計客
不知誰何之策也相國卒以自全人皆多此三策
然初再策是木策非也海魚有吐黑水上覆其身
而游者以爲人不見已也人因其黑而漁之帝而
無意謂何也帝而有意圖何此其相國之黑水矣
危哉史隱其名倘以是乎

陸賈之使南粵尉陀曰生來使我日聞所不聞爲君
帝者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嘗不稱善賈
其書曰新語即聞所未聞亦新聞之謂也幾罵如
高帝稱強如尉陀而皆以新說服之此可以談矣
邵哉腐儒陳言之無益於人國也

陳希韓信過辭執手之言不知何據人要是其言大
所告歸耳然觀信生平謝廟迴報以湯陰勝淮陰
少年不似背恩之人又獨深服高帝之將將不應
乘危邀幸若此乃一告再告反形無驗竟坐族誅
直爲當時反者四起此人實在臥榻間不可不除
告信之舍人一如告越之舍人不過後與蕭何所
遺耳令誅之有名其事固莫須有也

張子房生平三變始於俠烈中於深沉終於高廟士
得其一皆足以成名或以其志爲韓而不能存韓
也有隱痛焉夫韓之先亡於秦後亡於楚彼皆有
以報之矣若韓王信之亡也則魚爛而亡耳而其
後侯者龍頸弓高來道皆誑至增猶大顯於武宣
之世與西漢終始謂不存哉

李布免其高田叔孟舒免觀於諸帳而高帝無王忌之怨矣邪尚侯鄒勃侯紀通侯觀於三侯而高帝無不賞之功矣

高帝憂趙王如意爲置貴與相周呂欲以重之然高后召趙王相能而之高后召趙相王必不能得此異日事魏之必不可者也相則安能重趙哉趙王之爲此謀直是巧於代周呂即高帝亦不及覺耳方與公之相士可謂奇中矣是趙何術哉

高帝以呂后制功臣以功臣制呂后又大封諸劉以兼制之至於孝惠高后之終而皆有具故若強宗之難制則不及嗣矣觀其封吳王濞也謂之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大知其將反而不能已已也爲謂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沛公本是陳勝吳廣先之沛公未嘗項也文之先之幸之有天下者沛公也易曰天德不可爲首老子曰不爲禍始不爲福先大哉斯言得此微信嘗觀明季建漢之際古今一厄會天地一奇運也自古帝王之興皆出功德景聚而泰之禍以窮天下

絕與三代不同故其所以守天下亦絕與三代不同不仁義不顧天道民情祇一味知榮好勝妄意恣睢立不情之法役不休之力用不測之威以

爲天下無若我何全是氣魄用事耳而上天特生一班氣魄之人以消磨之如陳勝吳廣起自戡中奮臂大呼有同兒戲乃遂置王侯將相欲以亡秦謂非氣魄不可而項籍之氣魄又大於勝廣沛公之氣魄又大於項王是其一時無間草莽與人舊邪新命互有存亡得喪一歸氣魄之取也豈非天地一奇造哉

曹參是獄吏爲戰將攻堅擊深爲諸侯冠及功成事已而去其怨又能知時務之安優游數政不以情事爲功治齊師蓋公相漢趙蕭何總是陽秋未起與民休息之意耳此其識量能與大道推致與古大臣名世之素也

朱虛侯章爲高后作耕田之歌又請以軍法行酒輒斬諸呂亡酒者一人此其英風射人殊不善藏其用若達彼之怒其不爲三趙王者岌岌矣豈猶用悼惠城下乎抑亦天也

中謁者張擇卿高后之嬖臣也營陵侯劉澤者高帝之疏屬也齊人田生者營陵投金之門下客也田生欲王營陵先爲之謀封諸呂欲封諸呂因爲之並封釋卿使上承后旨下諭大臣以發其端於是日之間分茅裂土相因而得王侯者凡數人今漢家之國幾一變薄內之視藥一新非細微也大士報恩而舉朝分命咄咄怪事哉

惠帝欲誅辟陽侯平原君爲掃藉藉以得免可謂巧矣

持矣然食其卒見殺於淮南王朱建不能救也而又並及之彼小人之禍細人之謀固有時售時不售也

高后召趙王如意欲誅之惠帝迎之霸上挾與起居數月竟不免於鴆身後遂遭殺三王無能救者慘矣設其時有以朱建却持藉藉之法一用辟陽侯未必無救而三王之門一無平原君情哉

諸呂之王王陵爭之陳平周勃成之彼三公者皆高
帝之臨謀餘策所賴以安劉者也方其屹屹守丹
書之約申白馬之盟天下皆知上陵之正也及選
之數年而諸呂以誅劉氏以安天下乃服平勃之
智也夫其不爭何也其心以爲劉氏之興滅暴秦
摧強楚德澤在人又漢宗大藩布在方城魏周難
搖動矣且自負其老將宿謀與高帝百戰似取天
下計事必不在人後方呂氏之臨制漢家意蓋彭

王莽殺三趙其禍甚烈若一二勳舊之臣皆曰古
力爭挽其疑忌將身之不安而安劉於何有不若
陽聽之而徐計之使吾謀既成一旦有急內交將
相之驩而外挾諸侯之助其於諸呂蓋在日中矣
辭諸漁者之取巨魚也必縱其綸繩多其鈎餌因
執浮沉與俱上下待其力盡執刺然後收之不爾
必有沉舟斷岸之患觀其漫言以謝王陵蓋已懷
此慮也雖然鄭安平之言曰天下事有不可知者

三有無可奈何者三以此方之史書考一日先
后死或酈寄之說不行北軍之祖不在此事之不
可知者也平勃一日先高后死酈寄之說不行北
軍之祖不在此雖有所憾於心此事之無可奈何者
也夫天下事有本謀有直義異日之成敗不預焉
者春秋所以大居正也雖其無成猶守正也

初陳平周勃之聽王諸呂也謂侯之子辭強之智也
及其後卒能誅諸呂也酈商之子酈寄之力也彼
二公子者智力雖有不同其與於安劉一也方嬰
帝崩而呂后哭不哀此其意不安甚也而其變將
有不可勝言者高后安則將相大臣安將相大臣
安則劉氏安矣夫辭繼十五萬子耳其產流多智
乃無辜厥父哉

少主制古未有也自漢以始高后之後遂成故事

與漢相終婦人封侯古未有也亦自漢始高帝立
魏氏顏侯母爲陰安侯蕭何夫人爲酈侯樊噲妻

呂氏爲林光侯

呂后女主之繼也然以高帝之開達神武御之固應
在其度中試觀高帝存而呂后尚能誅韓彭高帝沒
而呂后不肅動周趙則以韓彭帝所忌而周趙帝
所置也則呂后亦勢重耳此帝之所以終不易太子

也

呂后多取其宗女以妻漢諸王使間公宮意也其女
又多驕妬偶有后家風及后稱制而諸女一一
禍發趙幽王友死之趙共王恢又死之今讀後
一何悲也顧高后勅諸呂欲爲亂又獨賴朱虛侯
婦呂祿女以得其謀乃與大臣同力誅滅之此有
天道其所以間諸劉者適爲諸劉間耳凡爲陰謀
陰計妨害於人者不可不思也

孝文初自代王迎即帝位而國讓三衛何讓冉端者

或非之一何陋也大略自漢之文彼國以諸此

國以諸此國以諸彼國以諸聖人制此者非以長

爲明詳陳之乎也不孝文帝高帝四孫項羽稱臣

上尊號帝稱藩而後受之光武既定河北關中失

守群臣勸進讓之至此皆安所存乎蓋天下重

器帝者尊位天下惟與有大度者然後有小心今

夏區大起一且當弟王侯兆民之上上視天下

視地不覺恒然此其懷德之心臨事自勵乃其能

有天下之本也若云既謂讓之何爲復讓大臣乍

受一官少復作此意態尚且遺笑千古況天子之

貴四海之富邪

自勃下吏薄太后以月舉提文帝曰太尉本高帝
持兵於北軍此時猶不反今居一小縣傾微反邪
何其仁且明也太后命殺功臣殺趙主修咎賊
卿專爲賊虐身死而諸呂族滅孝惠絕世高后之
流風茂知文帝之後賢學繼承哀而復振傳世
十十年四百是皆薄后之子孫也蓋母儀之關人
國難如此大

終漢惡實誠於文帝曰薄陽之人年少則學專微禮
權紛亂諸事此即曹平陽飲醇酒斥文法史之意
而時有不同在孝惠時百姓初苦陽火餓殘未蘇
天下樂於無事故可以清靜治之孝文太有爲之
主也漢興已歷三世海內殷富禮樂可興之時也
賈生雖少可與言之人也故在平陽不失爲賢相
而釋澤東陽坐不讀書斥遠異已使通達國體之
計放廢以終後世有嫉賢如仇之請則時爲之矣

大臣處心有厚薄最其納說有險易張釋之普侍文
帝問周勃張敖如何知人也帝曰長者也釋之曰
此兩人者皆不能出口豈敢此高人喉嚨利口捷
給哉則帝知勃談矣袁盎嘗侍文帝問丞相何如
人也帝曰社稷臣也盎曰高后時劉氏不絕如帶
釋侯爲太尉本兵柄不能正後大臣誅諸呂太尉
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由是士益莊
丞相益畏後竟逐之又諸我廷尉此盎之一言微
之蓋今亦有言陛下只一人之器而召臣以一人
之毀而去臣恐天下聞之有以關陛下之淺深也
至於釋侯亦云

文帝念賈生千里石見不問蒼生問鬼神者何也大其治安之書言事甚偏帝已畧施行矣今以齋居請教卿從容問及鬼神之小將一探醇弊之情以爲非生莫與知也然而終有謙讓則何也夫帝同有聖人之才而不居有制作之意而不言者也三王之治忠憤文道若循環忠之敵鬼文之敵薄而救薄莫如忠自周道傷於幽厲以迄六王之末文敝極矣余乘其敝思變不得謬以焚詩書愚黔首

帝之又解以刑禁諱以租計則不忠之甚適益其敝也高帝因之削觚爲圓孝惠高后遵法清靜三千年間泰風漸息民氣漸解若以文帝之才而賈生之賢相與改正朔易服色雍容文治道必可觀而文帝不爲也方且惜露臺衣弋襜褕上書囊除肉刑蠲租賦張武受賂而賜金錢吳王不朝而賜凡使南越帝制而賜璽書凡其所爲若愚若慢若訥若拙德愧然有與天下相安於無文之治者大

以高帝醇朴之意非以百年間之不可盡散也凡以爲忠也而刑措之治比述成康夫成康者禮明樂備周道之極盛也而文景之際漢道比隆焉是爲已得禮樂之情而用之也而何必旣其文哉觀乎武帝秋小前入號令文章制作用盛而風俗漸敝西漢之治亦漸衰嗚呼斯則文帝謙讓之深意也

人主好與群下爭能而惡人出其上非盛德事也賈誼宣室之談帝爲夜半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也此其優損謙讓推賢予下服善之誠形於寤歎可謂善下者矣顧帝德尊光漢業鼎盛天下未有以不能病之者也蔡丘之會桓公夢而矜之飯者九國若薛道衡輩又以一語之王見妒於其主以至殺身彼其臣主皆足悲也

文帝五年除盜竊錢入官論買山皆上青練而帝不從其後號上歸錢所在而有遂成七國之亂大天地自然之利天子與民共之者也而聖王必爲之限制使其惟一出於已非漁奪自私所以均生民之利而止法外之刻也夫民之不能不有智愚強弱者幾也則利之不能不有殺傷巧者情也王者爲之法禁以隄防之使羣民大盛有所阻止不得過自封殖而爲奸人之所煽動則愚亂益安矣

若壞決隄防今得自文便則利必有所偏重害必有所落至賈生所云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奸蓋推情察隱而觀其弊之所究也夫使民得曠種鑄錢此文帝之大惠也而其害有繁蓋聖人之制法利不自予而禍不泉操也

帝王百慮終始之理其說雖定漢興之初隴蛇背背旗幟尚赤已爲大德矣文帝時賈誼公孫臣又以赤爲水德從所不勝漢當爲上德而丞相張敖又以河水決全隄爲符漢當爲水德文帝初從蒼談色尚黑黑內亦共明年黃龍見成紀帝以爲土德之應更從臣議召爲博士及劉歆父子推五行之運以子乘母以謂帝出乎影故本德自太皞始炎帝以下以次相生至漢仍爲火德諸說並殊愚謂

此皆漢人說符之論耳考之詩書所稱實無是也夫五德備然後爲帝猶國時具然後爲年寒暑闕一歲功不成德刑不均王道不立何必處一以自狹邪

子房遇圯上老人脫而進履釋之在漢庭爲王生結轡皆適以重之彼二張所破異蓋在世俗之表耳若爲宰相拂髮則醜矣

文帝短喪詔曰令到吏民三日釋服殿中當臨者旦
夕各十五舉音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
繼七日釋服諸儒以謂漢書例以紅爲功皆言功
布也繼細布也以以下棺已葬也已葬方釋重服
而制功纖則未葬皆衰矣既葬輕服已得三十六
日未葬又無定日則謂二十七日以日易月者誣
矣今案文帝此詔自制國喪耳初不言臣庶之家
遭喪者亦用此令也夫何成哀間翟方進薛宣先

後爲宰相皆嘗遭後母喪方進以既葬二十六日
釋服自謂身備漢相不敢遵國家之制而宜弟修
臨苗令去官行三年服宜力持不可致相乖忤以
取譴議構禍怨循省前詔殊不可曉若當日臣民
已悉依此制則經歷數世四海業已同風何必方
進用自殊別若此令雖行其三年之服尙自由人
趨令又何必薛宣重新厥弟甚矣漢法之不許奉
行之多近也

袁盎生平立朝總是椎擊敏切骨入上使蹙其所
厚詞其所愛以自賣直脫禍雖得時容實險詭小
人也文帝寬容受諫之上而愼夫人母坐趙獄下
車即乘其寬容用之景帝稍峻而急斬趙獄卿案
梁王即乘其稍峻用之天處人帷帶骨肉之間而
放爲矯情賄物好聲希賢以進世取寵亦已非矣
况假公義干主威爲借交讎榮之爲子雖脫吳王
之圍終招梁客之刺有以也

景帝時條侯爲丞相貴盛而鄂都督之武帝時大將
軍青貴盛而汲直抑之其事適相類而淑事藉藉
都事反不甚者有以鄂都邊人凌厲即抑丞相不
足爲盛事耳
趙主父嚴延年母皆先見其言痛切足以感動旁人
而無能改於其子世矣忍人之滅人心也

修侯喜得劇孟通鑑削而不書以謂孟一侯十條侯
本必以重輕也其後妄造此言以重孟耳此論非
也孟雖博徒母貴能致客車千乘其人實亂才也
蓋自袁蘇亦管車之矣吳豫奸人之雄自首舉事
若龍步步皆置則堅而難破觀條侯之下搜得吳
人喻池之間是亦狂狡之甚也設井越涉之說有
走蓋則則二陵厥雨爲驚不細況洛陽高帝舊都
形禁所有不容有奸人用之使吳用其少者之謀
遊城不下直西攻洛陽武庫食散倉之粟阻河
山之險以號令諸侯更得劇孟者而用之使傾煽
劫郡收其黠桀遠近俱發則關河之地遂自寥驚
條侯雖出武關從天而下必不得遽踰洛陽而達
壁昌邑絕淮泗之口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吳王不
此之圖而徘徊梁野生失前途之捷跲行而觸難
以致師老糧竭漢將得乘其敝此自見王之蹙車
可謂國無人也夫人將行師料敵制勝爲國多事

事有洞而鮮量物有微而用大此條侯之喜得劇
孟而知吳楚之無能爲也因不可以備者之論測
識之
通賈之策告男中事帖量之籌邊察於賈賈之謀諸
侯王審於通其意變不同賈之立言近於婉爲漢
厚量之立言大抵附查刻急其入資亦異文帝能
兼聽而治安景帝獨任而幾危則厚薄之用殊而
緩急之執異也

七國之破景帝君臣之力也而不知文帝君臣之力
也方亞夫屯細柳文帝按轡得之且崩以戒太子
日卽有緩急亞夫可將也賈誼爲文帝謀制諸侯
請削大郡以益封其子使代足以奔齊趙而梁淮
陽足以禁吳楚則無山東之憂文帝從之卒獲其
肘是彼吳楚者亞夫也而屬亞夫者文帝也打吳
楚者梁也而樹梁者賈誼也諸侯雖強固從容稽
祖而制其死命久矣故凡七國之平文帝君臣之

尺之童自以知吳興之必不罷也夫劉死不罷而吳之兵怖弱矣錯死不罷而諸侯之色動矣吳之上怠漢之上奮矣人下之歸曲而直者皆疑一指冠矣然而四國之兵頓於齊城之下吳溺文子鄧錫梁野之間此舉不能進者水必不以心搖志餒而兵氣不揚也大漢有梁與江都以為之蔽有亞夫實嬰以為之膽即不誅錯吳楚之兵未必能有成也其前以為水可知也人乃今又以誅錯

而速敗也然則錯錯之死其亦有功於漢也哉申屠嘉相文帝則欲斬太中大夫鄧通相景帝則欲斬內史蕭望之通猶弄臣錯則用事貴臣矣即戲殿上穿廟墻亦不至死而嘉嚴持之凡以重朝廷耳然文帝之召通猶以相臣裁弄臣景帝之原錯則直以廷臣誅相臣矣使嘉既以憤志終章大又以快快死自茲以往漢相漸輕則自景帝始也

趙武康王身自為使以宛秦吳王滑身自為使以約膠西皆劉惔督輕疾無若人之度雖有武節趙是速禍自亡而已

出叔姬梁謀商用心厚兄領考叔之信善處人骨肉之間不寧王今梁王上安太后而於景帝亦大有所全不然吳楚之平梁王方為之功而竟以無將坐誅惡未若於天下也則帝之負勸於當世豈直如淮南厲王之於文帝邪

古者戒史之食以衣食是知榮辱非此則史誰以風俗勸懲貴賤農民賤賈人賈人亦為史忌始諸日有市籍不得官無書又不符朕甚惑之昔升圓得官無令廉士久失職貪利又舊制諸死罪皆磔景帝始改曰棄市諸獄吏悉有勿磔此皆仁厚之道得政之平後來廷尉此自易西漢所以言文景也

孝文孝武皆有容納血臣之名然馮唐而折文帝不能用顏攸文帝怒既而從容召問之卒用其言拜爲都尉汲黯面折武帝不能法堯舜武帝亦怒既而不問卒又出之老死淮陽此二帝之淺深也唐文皇之於魏徵亦然蓋英主之好名不如聖王之虛已遠矣

漢世外戚託官闕之重以從刑賞之公雖在美主不免武帝之封王信非其意也而太后日帝趣侯信也爲田勢殺竇嬰非其意也而太后日入皆藉吾弟武帝無若是何若文帝之於薄昭有代來功則封之殺漢使者則死之皆直行其意而無難焉者其時則薄太后存焉豈獨不爲昭道地邪若共安之而不言是太后之明也若其請之而不得是文帝之斷也二者居一馮皆漢道光也

宋員臣士父儻司馬相如之張貴周勃李廣皆安國之失故史皆網寫人情以寓慨也而事有大謬者魏其既廢賓客皆移於武安獨灌夫不去以此相引重則所謂意氣之交也而卒成禍本相隨俱亡去者顧無咎焉然則盛衰榮辱之際善處者正須虛舟遇之去者自去來者自來無與焉可耳廉頗之客有言夫以市道交若有魏我卽來無魏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怪焉哉斯言何磊落洞達也

翟廷尉大署其門將猶未廣乎
南越相攻汲黯爲中調者使越不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不足勞天子使者非也如有所徵言當辭於始受命今不辭而行行而不至非臣謹失

東方朔滑稽之雄武帝以制機奇之應能因事納忠
時仕於危譴有血諫之風言人所難言然武帝不
怒亦不從從亦不改益輕之也或見其笑梯辯給
廉夫萬乘之寵又高自矜譽求爲大官不得乃作
客難之文誠已位卑以自慰論謂武帝實不盡其
用者則然然之論也天下豈有與休儒爭飽與舍
人關贊之大臣哉

田實之論武帝不面武安而心懸於太后故令東朝
廷辭之蓋欲借朝論以諷太后耳韓鄭諸公不略
此意依違而可屈促如藪下駟令帝無助以伸
其此帝所爲怒發欲重斬若屬也若嚴難者可謂
不畏強禦矣

趙王如意爲蒼狗以殺呂后田盼既殺魏其灌夫而
疾痛視鬼者見二人共守殺之夫彭生伯有晉侯
之大厲不絕於世而陰賊好殺者不成也奈何哉

令推弘卜式參弘羊一昔希世龍遇之人各全其長
各得其職通常相親而智賢相師所求者正同耳
弘以卜式爲布被汲黯嘗面詰之弘曰命使誠許
也欲以爲名且無黯之忠陛下安聞此乎弘其
因言爲許與大詩也及卜式以輪財進而弘獨身
之日此非人情不悅之臣不可以爲佐則督督然
恐已之爲計矣卜式輪財助邊開徵官于日不顧
也有寬徵官于日無之此其罪也弘求名與實也

及參弘羊以言利進而式又非之日縣官膏衣食
租稅而已今弘羊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意弘羊
天乃爾則督督然恐已之爲市矣觀其行已欲出
衆論之表責人則在哲理之中何其不恕于魯吳
子之謂伯貞曰初面言代楚余知其可也而惡人
之有餘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代楚何如彼諸
人之相妒也其亦是意大

武帝得嚴徐書直東方後馬之屬事置左右使與人
臣論解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如以聚助而助
以善直而直難分臣與大臣馬之數居則武帝
文之帝也然諸臣偏私之見好武如茂園粵則武
於朱買臣城列方則武於丁艾微孫南粵則請於
終軍通中管則建於司馬邨如紛紛則出關窮兵
黷武之漸總緣人主多慾則中之者多方耳故至
通貴於無爲也

淮南之反其萌於諫書乎觀其諫後問建備備於余
溪言兵禍禍明事情益語語之論而帝拒於嚴助
之說貪於將師之功不能用也安於此蓋已有輕
漢之心矣其後武帝窮兵四伐功不覆過所謂勞
師動衆困於遠戍糧食必竭逃亡必衆諫之不勝
爲國必是一一皆爲所料益益信其言以爲可
得志於斯矣夫藩臣叛臣未有無弊而動者朝廷
星辰只障可矣

武帝之例南十指本即西漢由是言自以自見獨無
各制臣其弊所託者往往至於誅死使人指爲異
年乃至此帝之不得其無咎者才二人耳公孫
弘南學所託在處而誅而已車千秋無他計能居
位自稱皆無所謂相業者也蓋以武帝之猜心好
大自用而不任人爲之相臣者同將奔馳焉以
赴之猶懼不及又用人太銳聽言太廣事不在於
相臣成則不與其功敗則委其罪此其所以難也
嚴徐徐平即舉漢之先後各相右蕭曹內魏申屠
嘉使居武帝之世豈能有所著見哉然則有相業
者皆由君德成就之固不能獨造也
三符關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餘口皆仰給貸於縣
官用度不足乃給白皮幣品金銀錫之造如此賑
法古今未有武帝好大之一端也以其財給美
舟車服之務盡財盡國力盡則黔黎試所由以
起受所與焉者少所取乎

大將軍南之將六將軍出定襄至將軍蘇建戰敗軍
軍來歸議郎周霸謂斬以直威青不肯歸之蔡京
師聽天子自裁之於以惡人臣不敢擅誅於境外
可謂有禮矣天漢中有監軍御史穿北軍壘所以
爲貴臣守軍正不胡建陰約走卒趨謁御史取諸
廣坐之中而斬之遂上奏曰用文吏議不至重黃
帝李法曰壘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謂奸人奸人
者殺之臣謹案以法斬刺客優各之是子小臣以
尊殺也夫穿壘之罪微於秦軍軍正丞之稱不重
於大將軍且建在日月之旁可以朝聞夕報非由
疆之謂也乃輒以小臣擅誅於下又賊取之此奸
人之尤而朝廷不以爲過生假借之漸開塹委之
門不亦甚乎夫人臣之弊患在不守典常持忠正
而奸爲矯激之行以誣耀朝廷人君之弊患在不
察邪正別是非而奸妄僥倖之人以害羣臣
敝皆是以生奸長亂而遺害於國家始也皆采八

上之英豪而中之後乃決裂而莫救朕聞建之變
流爲江充皆武帝有以成之也
太子梁王不下可馬門張釋之劾奏之直臣之事也
太子寧人行甘泉馳道江充亦劾奏之賊臣之心
也以賊臣之心行而臣之事具矣同而異所以奏
者異也故邪正殊塗成敗異效矣
臣父儼在武帝時其籌策略施行者有三分目子弟
以銷弱諸侯王徙郡國豪傑於茂陵及城陽方也
前樂發於買直中樂祖於嬰後樂乃始阜蒙結
之餘智也王莽無一毫獨其貪橫憤戾例行通施
以取族滅是其罪惡素志本色平而謬得與終軍
莊助朱買臣輩同見責援以久列於侍從一何幸
也

自漢帝以卿謁者丞相長史等官行風俗責吏治督
盜賊至於武帝所建輔衣血指更得以軍典法詠
天下有以卜權任之重於古無比然假借太過不
免竊其威權侵人主之柄其法亦易廢也昔禹不
妄之折暴勝之天下而賢之而勝之之過彼陽微
詠其令已解矣伏鎮新御言日使君得新生
殺所遇窮助印可一令不足益威不若有所恩貸
令盡死力勝之罪其言達賢不若更相結厚特引
薦之得為右輔都尉以主丞相此何法也夫人臣
之義執憲靡傾為國守法而已印時有所擊斷而
非以為威也有所引進而非以為恩也若新罪當
誅非壯言可脫若非死罪士義不辱伏鑽易為
夫權略之卜時以不測恩威制御其臣下君子猶
改非之况執法小臣乃欲發此意邪其後勝之珍
位御史大夫以失衛太子譴死亦鹿鹿未有所
則其人可知也

武帝好鬼神不已而有巫蠱之禍窮兵不已而有
師之敗此輪臺下詔悲痛常在於心也蓋雄後之
人其天分自高不有所挫抑懲艾不輒於道其不
變然後危亡從之使帝盛年有此其悔禍必蚤政
治文章必要有可觀而惜其晚也
大初中謀伐漠北丞相御史二千石治星望氣大卜
著龜皆以為可卜將武師最吉其後討謀卦兆皆
反繆其於漢範之占龜從董從卿士從汝則從當
吉而因何哉時日長龜既厭不表告厭謀大孔多
是用不集此之謂也
董仲舒家居推言遼東高國災異主父偃竊其書奏
之至於下獄譴死班固撰述漢書上書者言國私
改史記詔收京兆獄皆從古書禍也武帝既詔宥
仲舒不論而明帝又甚奇固書徵授尚書今史官
卒成之蓋天子好文而固言無諱盛世之風
若此奈何哉竊書者也

武帝時爲事幸亡余之航其溺不危而名不滅者何也蓋秦之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世世積於酷暴而漢興以來獨積於寬仁恭儉雖有一時之失民懷其德不能忘之猶賴前哲以寬此其國之不危者也秦滅詩書獲罪於天武帝起絕學之後未章六經復聖人已降之緒燦然復明於世以萬世之功救一時之失後世經學傳則漢德傳此其名之不滅者也

呂邑王之廢也呂邑郡臣坐詣王於惡誅死者二百餘人獨郎中令冀遂中尉王吉以數諫爭得減死免爲城旦彼二臣者諫爭無驗殺之可也諫爭有實是危主民臣無奉輔導失原之可也錄之可也升諸公可也減死城旦夫何爲哉霍光於是乎矣附矣

霍光欲以女妻昌京兆不疑不疑辭欲妻宗正楊瓚侯劉德德又辭後竟不與其禍皆超然遠覽之

也

武帝時後雖果於用法亦愛惜人材之士惜當將公輔大臣不能以寬大輔之我今治上有殺能臣之名如楊惲之誅有司奏殺霍去病光尹廣亦使奏獨殺不下會獄又殺孫寶賢家告之帝欲令赦自後乃先下前事免爲庶人赦既請關上印綬復關下亡去北邙弘恩勸貨其愛惜賢能而欲保全之可謂無遺矣乃京兆尹趙廣漢馮翊

韓延壽皆以舉持大臣執法至死中吏民數千萬人扶轂奏酒或守關號泣終不得貨復二臣者雖專以強壯盛氣取敗要亦當日丞相相御史大夫望之操之已亟也使具獄之後三公復持事既明自卽推情恕物忘其前過引數千萬人呼籲之意以爲請命於上少徵本減朝廷必且嘉其有識或爲三公而赦之未可知也今不忍忿怒之心坐視其死歸惡於君上負朝廷寬大之治下嚙百姓之

欲而中喪能臣使三輔安地不賴其用以肅變之
賢而曾不及此也吾無所恨於府臣矣

大將功成還師振旅角中臥第口不言功此大臣之
盛節范通所以占上跡也又有進於此者後將軍
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之令歸功二將
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兼伐一時之功
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降
下一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

對此蓋爲辛武賢輩及廷議之十七五者而發也
觀其料敵制勝屢奏封章侃侃守之不挫於衆議
不迫於明詔始終方略言無不響後人不厭其言
不則爲攘臂爭功者之藉口矣夾谷之會孔子相
禮而齊人來歸郛謹龜陰曰春秋舉而大書之亦
豈嫌伐一時之功哉贊乎可謂知言

文帝既除肉刑而武帝之世如司馬遷宣帝之世如
弘恭石顯又皆嘗下蠶室可見漢法無常雖寬大
之制度下繼世皆未必盡施行也人實謂之信不
在多言仁言多適是實政少耳此路溫舒鄭昌之
徒所爲拳拳也

漢史錄

上卷

五

陳平爲相不荅次發錢數內古爲相不問橫道殺傷
史皆書以示譏以謂平之陳前而說對也古之迂
闊而倒行也然觀乎後世所謂才相或乃趙趨自
多似謂明習庶務智周群下而觀其成就未能遠
過二子者也即使問荅響應語嘿得宜安足異乎
故有陳平之定策安劉雖不對錢數可也有司
之讓善忘勞推賢容士雖不問殺傷可也

金光愚忠也其成功皆恩賜也及其死也亦有恩賜
特言乎其愚也漢之得人武帝爲盛彼其所扶持
以勳人主者自儒雅經術文章歷數直言諷諫貨
殖兵刑神機方技及爲將帥使絕國者智力短長
燦然可見而尤不得一焉獨以小心謹慎出入禁
闕本車左右二十餘年未嘗有過爲衆所難推其
爲誠斯固所謂愚忠也而遂以結肺腑之知受付
託之重用愚之效也然武帝未敗出於恭肅之餘

厭苦兵革固已禁苛止暴蠲農薄賦務在息民卽
光之輔幼主者亦遵成業而安非能有所制作經
營也上官爭政危於流言又獨賴昭帝之明破置
陰謀罪人斯得其在於光非有破斧缺斨之勢而
也嗣王不惠兆放會孫社稷之計發於倉卒以一
人之言廢之以一人之言立之驚悸仿徨呼號成
敗又非其智計所能逆睹也乃數更大變而坐享
其成斯則所謂愚禍者也然宣帝直而光有

矣夫以帝之英顧可望而知矣卽位之年非復儒
子王矣起於閭閻又勤學問其於大臣執政之家
賢愚功過固無不灼照於心矣內古茂藏閭閻而
不言權衡之恩張安世力辭封爵而不居定策之
力此其微意周智者之所知也而光過貪大功罪
之益固至於芒刺在背人主疑忌而不知若頭監
奴氣凌至相朝臣憤怨而不覺陰妻邪謀挾赤祇
斥民聞讒言而若不聞之此其湛溺於執利之

牽制於帷房之愛日滋月益如注敬器焉光不知
戒又以遠禹而益其疾滿而不覆者鮮矣斯則所
謂愚禍者也昔齊武子以知用其愚故其愚不可
及今光處有道之世而一於愚與愚人之心也哉

高帝制廷尉平諫誡大夫鄭昌上難曰今聖主躬
垂明聽而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
制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趨避奸吏無所
大權柄公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壞則廷尉平
招權而爲亂首矣此至言也夫天下之治人法而
端有明法重乎人有明人重乎法人重乎法者吏
道錢穀之事也其治委曲繁重必與衆共操之手
足假借耳目隔塞易欺難理故一薦辟也使賢者

爲之內不避親外不避尊皆以爲公及不肖者爲
之則植私交采爲士貨路上流賢愚雜進矣推而
至於考課而實僞混淆又復然一算賦也使仁者
爲之用一緩二裁潤俠以與民相假貸而民赴其
急及苛暴者爲之則徒役並作賦歛無度使民嫁
妻鬻子野有流亡矣推而至於苑庫而出入盈縮
又復然此其患非章程不立也律目不詳也顧其
人誠何如則緣竄穴出其中是人重乎法也法重

乎人者禮秩刑獄之事也刑度在前取之不施尚
貞節尚存則賢愚共貫故愚有所忌裁雖天子不
得以私去親禮有所必賜雖強侯不敢以擬其君
何也度數明也其有不平議者得而非之犯輕密
罰雖欲殺之而不准盜刑當終雖欲加焉而不可
何也法如是止也其有過當執法得而爭之度一
日定之可百世由也三聽審之可片言折也守而
勿失無餘事矣是法重乎人也人重乎法者其法

乃在立法之後品式已具矣舊書已明矣尤必在
有稽月有考日有程一物不得則蠹生之矣一日
不度則蠹藉之久此奉行之權重也法重乎人者
其治常在立法之先故建諸天地考諸百王賢諸
鬼神徵諸庶民貴不僭矣然後著爲令罰不濫矣
然後定爲律此議論之功多也人重則當覆其人
故人在則政舉人不足任而紛紛更制則法無所
寄將救之所爲又卽弊之所始也法重則當議上

法嚴法當則民從法不可用而後嚴而官則人無所守將事少而民多且生事以害責也故鄴昌之言君子謂之如要也

武安侯用婦納婦平恩侯用伯人第皆被命爲公卿置酒有兩酒升灌仲儒蓋次公皆迎而後往阮又皆使酒馬生一卽席被收一因事構禍皆至死亡其害皆原於酒後權貴之資寔畏人哉

黃霸治潁川低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吏處其所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奈吏往皆如其言冀遂治潁海令民日種一樹榆百本歲五十本德一畦韭果實麥災皆有課此太煩苛矣而當財二公之治皆疏長者吏稱霸之爲人則察內敏又習文法遂之爲人剛毅有大節能面諫此皆能以精力行其長者者也故益城尉恩佐吏廖平農家殖厥蔭成焉若遺其大而務其細則任吏文治之治而已烏乎

論

漢高帝之洛陽戊卒新城三老武帝之靈關老趙一振之屬矣卒內丞相之舉史漢清海之威齊館生韓馮胡之府門卒皆權奇多智抵掌噉言是以建功處節定變正傾大者關馮世之司天亦通將相之擊刺而用之其效卓然何其偉也夫聖言至計往往出乎下僚與處奇聞時則探於微者固不必其高議雲臺之上也聖言者蓋可忽乎哉

所謂大臣者善功不伐善諫不名內舉是也內言治誣盡獄於宣帝有襁褓舊恩昌邑之廢又秦記霍光定策援立帝立十餘年而卒不言則厚車之難也不亦善功矣乎地解以後宣帝漸修武帝故事官室車服盛於昭帝時鳳凰甘露之奏無歲不有而魏相爲相乃日舉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奏言之凡以陰消宣帝之侈心也而宣帝亦卒不以侈聞不亦善諫矣乎

好士而位不進謂之蔽賢主。彼名而臣下士謂之
施士。蔽賢者其罪則掩上者其禍更甚不可爲也。
荀青爲人將軍而賢士人人無不稱焉。公將軍荀彧是
以爲言。張安世爲人可爲而士無所進。父府長史
以爲譏青之言曰。招賢則不肖人主之怕也。人臣
奉法道職而已。何典招士安世之言曰。明士在上
賢不肯。雖然臣下自修而已。安知士而進之。此其
避匿名處所見略同。以所事皆失主也。君除史盡

宋書亦欲除史。此斯言也。令人慙慙矣。

孝宜視孝文孰優曰。孝文高明而若克孝宣沉潛而
剛克。秉德齊而用異也。孝文之世。黎民醇厚。孝宣
之世。吏治精核。秉此異而治同也。然則若是班乎。
曰。優哉優哉。文禮將軍孝景得之以定變。宣任刑
條孝文得之而階亂。

宣帝內朝召人子。帝爲宴饗。各用備。宣帝曰。漢家
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德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
政乎。因數日。亂其家者太子也。復而帝家。太子
能漢末。還家後人。康其爲論。大以承仁爲王道。則
必以剛夫爲霸道矣。然在詩之頌武王曰。維殷武
王。無競維烈。其頌湯曰。敷政優游。百祿是遒。則用
剛用柔者王道也。且卽以漢道言之。德莫盛於文
帝。迹其所爲。謙讓恭儉。柔剛。尊卑。以化民

一無所同。霸道也。然用宣帝所云。爲人子。發不遇
一時。始弊之言。本可謂萬世之爲論也。

蕭何治田宅。必營僻處。曰。後世貴吾。吾儉不賢。勿爲
貴家所奇。二疏不爲子孫置產。曰。賢而多財。則損
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禍。此達人善後之格論也。
今觀古來富貴家。具子孫禍福興敗之故。豈在遺
之不善哉。

司馬相如作上林賦意思驚服不復與外事相關然如醇濃然而與雅彪遇尹敏相與雜談書卽至夜夜卽至且誦誦文章不可以數晨夕手執乘七紙可以已楚太子之德疾王褒誦讀所造詞篇等賦可以廢漢太子之怨思不樂誦讀文章不可以治性情乎

帝尉祭宗廟出便門敕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轅首欲以頸血汚車輪令帝不得渡廣德是時石顯用事五鹿充宗鄧周幸龍同和造議廣德是而許君子能執嘉望之又逐堪猛劉向劉臣事足與與並起而帝方執狐疑之心持不兩之意知堪猛之賢而不能進知石顯之奸而不能退若出直憤發志在匡補本自重於斯端者也廣德執法大注罪得進用於此世然無言乃退爲諷品至微

以元爭設正使帝遂御機燭其於君德尙政有向加損邪廣德以經術爲冀勝降而舉動如此可強也已

行間牽弘平置司農丞爲平準之法以都受天下委輸所重在貨賤則買之貴則賣之故商賈五風聞耿壽昌爲司農丞置常平倉之法所重在糴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出糴以賑貧民故民便此不過一法而始創用之爾乃未幾至初元

中以居安謂戒大官而常平之法遂與齊三服官角祇鹽鐵上林北假官田同日俱罷則足其在當日謂爲不便於民又可知也夫天下廉吏常少貪吏常多後來奉法之人既非必給者作法之意加以罷民寢吏尋奸作邪盡藏不謹出入不貽前者爲增廢數以取能名後者無轉虧削以求盡美其久也公私耗敝而澤不下究名爲良法文具無實或又加擬焉者蓋往往而有也夫自五鳳以主明

史漢優二馬蓋都昭
之馬也乃首眉端有暗耳

學者以庫藏六書自蓋史符

說其生^後結而用力之物故非此人所能成及其生
年二月甲午而結於左側所謂左年佳月是年佳處
結其生^後結而用力之物故非此人所能成及其生
年二月甲午而結於左側所謂左年佳月是年佳處

一先生年五十五歿南州年五十九先生子疎山傳最
早其作以楷書後段尤勝大儒多作行草實也

真玉

實心。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陸賈說絳侯曲逆使將相交驩而卒誅諸呂劉氏以
安杜鄴說成都市尉仲卿親密而成王氏之執劉
氏以危天下固有不同說而異情者此是也

漢江充息夫躬唐李訓俱以儀容壯麗口給動人達
時致貴又俱以傾危宮闈而喪其身言貌之善敗
如此

漢史

卷

二

人生明不惑奸慝不誦物而奇耳目於佞人一爲
中道至元嬰觸決國事不復可爲亦足悲也武帝
內重周勃而惡諸呂惡者無所信以長安令楊異
嘗稱舉莊欲引以爲助問曰朝臣斷斷不可光祿
勳何也典司上殿堪乃願吉曰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也成帝之末王氏專恣吏民多上
書言災異諷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復以明乃
車駕幸張禹第辟左右問之禹自以年老子孫弱
惡爲所害即對曰災異之事漢廷難見鄙儒亂道
誤人宜無信用二事頗相類皆西漢所親以治亂
存亡也夫恭顯之幾嘗告正武帝曰帝固已覺致勸於
蕭望矣王氏之專橫成帝又已覺發怒於曲陽敬
獻於劉向矣今乃舍其昭昭而欲取信於左右之
一言彼二佞者不足深忌也適人主之所從奇耳
日者如此微無危亡得乎

漢世郊廟之禮多不應經或至於元成始用貢禹章
匡之議罷黜繁正辨陰陽之位等親親之親以爲
尊經復古無違是者然太上昭靈諸廟既廢爲
壇而帝及少弟頻感妖夢疾病連年不蒙福佑則
神怨矣長安始作南郊日甘泉竹宮大木十圍皆
板則天怒矣意者神道難遠其與人意亦不甚懸
絕今以歷世久遠之祀鬼神饗之一旦移易廢置
用一二儒生之論裁制天親屈而從我暴亦作不
遠之愈

一

三

廟而施不知邪然則將何如曰國郊禮也其甘泉
奉時汾陰后土且仍舊貫帝有卽位巡行世一舉
事焉親盡造毀禮也然其未甚者獨武哀王昭哀
后耳其未上昭靈文昭二太后及思后寢園之屬
且仍舊貫祠官領之歲一舉事焉亦春秋重毀泉
室之義也今輕廢典當去事無幾卒不厭人心乃
至今月罷之明日復之今日復之明日又罷之在
衡且謂之去也竟謂之去也則加漸議罷之易實迂

休節自弱以還變異仍起國祀三祀雖有復古之
力實於漢業不光此宣帝所爲慨然於是古非今
之際而憚用儒生也
大臣好利必無風裁而面汚行此爲其本匡衡之封
私占鬲佰田四百頃張禹營葬地公請肥牛亭以
傳祖之尊而曉忍如此安望其有所匡救於昏亂
之朝乎

漢史意

下卷

四

人臣進說於君雖極忠慤正有體要蓋寬饒規切宣
帝以刑爵爲爵召以法律爲詩書非不切直也而
無端及於官家天下其言肆王章指斥王鳳苟欲
權朝諫遠定陶使上孤直非不忠懇也而謬引臺
將正世其言野使人得投閒抵隙而深中之卒以
此死卽其不死亦豈對君之禮邪故聖賢之論惡
許以爲直者

古者建國而言親疏而曲故定議權機必取於尊重
者大臣防微之意若霍光張安世則其人也孔光
每有陳奏輒制其草雖對兄弟宴語不言溫室庭
中樹觀亦應義進之然逢光之立朝前後重賢後
嗣王莽譚阿附情態可掬獨何忌而小心爲爾
邪乃知此班史微文正寫其持寵善柔矜幸佞傳
中所云謹身媚上云爾而或以爲慎重也有持頌
大臣者

漢史德

下卷

王

國有大事必付廷議以博謀極言足定國是也然隨
莽附和者多特立獨見者少如宣帝制下金城之
議公卿非之者十七其中十五最後十三卒以有
成者特平一將之功也哀帝毀廟之議連年不決
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爲一議太僕王舜中壘
校尉劉歆爲一議卒之博而篤者劉歆一人之論
也漢人最爲多聞漢法號爲近古廷議之不足特
贊自如此况後世乎人主亦恒所擇哉

皇帝制行限田之制上世已下至唐人亦田不得其
三十頃過計者沒入縣官此其議本於董仲舒欲
以抑豪強塞漸增少遜諸井田之意爲論甚美而
辛難施行者以遠於人情也蓋上世淳朴未散舊
法相維故其私可沒衆建而不爭其民可以闢耕
而不墾至周衰霸起而古法已盡廢矣况又數百
年欲則古昔而爲治固未有舊法俱廢而一法獨
立者也且如天壤之間山前澤溪二氣之能永寒
大熱一人之身股長指短萬象之衣鵲白鳥黔極
其不齊之數至於信從無算固孟子所謂物情者
也今夫生民之有豪強貧弱亦若是焉矣天地得
其理則紛紜萬感而育育王者平其政則參差群
品而皆安故夏殷之本造井田無改而桀紂之民
貧漢之福典則附亦無改而文景之民富在所以
撫馭之者而已固不必其齊同也况當車服災疫
之餘民有非業之作野有不耕之田欲驅天下而

漢史德

下卷

本

韓愈苟有辟草萊以賜國祿者惟恨其少及其易
世各有分土蒙業而安遂欲裁多就寡權強爲弱
爲此紛紛者貧者同懷非望富者亦有何辜非王
政之平也夫人情聚見傾奪必不甘棄其所有此
不有瓜分侵奪徒應空名則必有攘奪矯虔適資
暴吏而民始膠膠然亂於下矣夫爲治不本人情
而好爲高論勤以法古爲名甚則爲王莽不甚則
王安石祇以厲民而已曷足尚哉

漢史傳

下卷

七

班姬之辭疊至正也而見傾於趙飛燕焉媛之當燕
至忠也而卒死於傅昭儀宮闈之嫌賢尤甚於姬
色悲乎哉

哀帝以夫臣爲大臣鼎折棟撓國祚從之然其在位
能退王莽容鮑子都燭朱博傅晏之奸而誅廢之
亦權略之主不幸短折使有賢主良臣繼之不至
於亡而太后力援王莽貪立幼弱使得奮其惡憤
威詐以取之云后有特傳所以歸獄也

傳不疑引春秋制贖以斷衛太子夏侯勝推洪範久
陰之義以諫昌邑王其言皆應乃令霍光由此益
重經術士是不但獨立朝廷之上定大疑明大義
言論風采足觀又察其立身皆有終始與經術士
也若京房賈孟以精易亡身王莽奸文奸言而劉
歆顛倒六經以飾成其暴徒紛紛移書以責太常
而爭古文之不立亦何爲哉由是觀之人重經術
非經術之能重人也

漢史傳

下卷

八

陳遵好酒者放張嶠節約自守並著名字相友善仕
臣又相及舉謂遵人各有短長于欲學我亦不能
我欲効子亦敗矣以法度之士論之則嶠當錫而
遵當廢也及嶠爲劉嘉作奏頌莽詆劉氏以並
得封侯而更始之立陳遵頗著節操以死勤事然
則士無賢不肖一日未死固不得爲定論哉

世祖起南陽躬率牛役新野尉乃轉焉此史家之文耳按世祖之起李通劉晨其成之展當於時又前世祖之起通居家富強焉里豪知漢室將興又懷鄉戴詣劉之意今相與共圖大事以達非常獨無一馬以奉所推乃令絳衣大冠而騎牛可異諸將諸子繼繼而進續郭續漢書載甄阜移劉良書曰老子不率宗族單騎騎牛关且行何足賴哉自謂光武叔父耳

漢史傳

下卷

九

光武起於南陽而有龍目至壽光等史還言河水流瀉無船不可渡使王霸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依水爲阻卽詭言水堅可渡比至水果合史家詭爲神重比於白魚之應愚謂此是河水本合倉卒之際光武君臣權宜設此以安義從心且傾軛卽之聚耳非有龍興也不龍圖云晨夜兼馳紫化霜雪天將寒而告使製衣有氣暖如此而隔塞朔野之地

河水流瀉者此

高帝曰王漢將士皆思東歸遂納韓信之策引思歸之衆還定三秦卒有天下光武之困於鄴將士皆思南首而北武將用卽形之說卽守信都收旁郡兵借漢陽騎卒破王郎卽以有天下志心歸將士一也或問之以與或逆之以成何也蓋漢王諸將失職不平君臣同憤意在進趨故攻無不下戰無不克所以速得志於天下也若光武之在信都則不然子與許立河北響應萬心捷徑君臣未據狼

漢史傳

下卷

十

俱而奔獨信都和戎爲兩中守此呼吸成變之時也而將士無有遠謀意在退避一涉狐疑危亡立至光武乃決計征伐獨立傾危之間艱難忍死以待上谷兵此其臨機決策好謀能斷固不世之略也夫人情亦何常以義事決之而已乘人而不乘於人英雄所共見也况有天下之度者乎

七武初破王郎得東人交關蕭書于章即會諸將
之曰今王郎子自安其禍必忘知此也及彭
種趙陽為朱浮所奏人與蕭書合圖以魯悉之
其學銅馬徐泉道降者十餘萬悉令勒兵輕騎入
其營案行部陣其推心受降如此也主李軾為更
節守洛陽為馮異所招故有降意異奏其報書又
圖露之曰李又多詐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
是皆與劇意相反矣則何也將用寡之與用衆食

漢史記

下卷

主

李之與王郎夫同事其道殊抑二子之志甚淺然
馮龍反覆人為帝覽當用威武服難用恩信結也
不然以祇之首謀逆漢寵之為賜笑騎其為與復
之本豈可遽忘之哉

鄧禹少年英毅從軍數部漢祖治亂成敗之機尤式
欲發幽州突騎則率英漢漢守河內則率應劭是
皆能於其職遂為世祖取天下之本若令謀策惟
維臥護諸將畏其長略斯則曹侯之倚也乃復分
兵入關轉戰千里爭衡於蟻賊優優之間用達其
才以豈第步將債於內師疲於外謂時曩日而棄
不加進聖不加延鐵羽而歸惜也

漢史記

下卷

士

東漢初名士如馮敬通遇世祖最蚤立功又最捷卒
以譏廢不得封侯陳以死馬文淵遇世祖最後立
功亦遲遲卒得主契立功萬里以取封侯雖士遇
不遇固有命存察其為人伏波評實涉焉用勝而
明敬通假儻雅略之士但意氣浮動常有翹翅自
奮之心其福力差殊一跌不振信以是耶

公孫述自此爲天子且不致士譙玄李業並賜說臺
賜焉陽禮性林聽其辭去乃遣客於隴抵遮刺之
草澤之雄摩鈎耶此若建武中賜禮名士嚴光則
黨逢時王霸或伏而不謁或資而不臣並從其志
不強效之也商賢嘉述抗迹爲難蒙而虛聲達人
所耻在朝廷期以風厲貪頑激揚素節俱藉高風
不充虛薄雖其過情禮則然矣後來因緣此意遂
啟虛情或才謝通方迹同小草輒爾匿情托貌欺

東史意

下卷

上

枉聖朝結之不疑若樊英章著其人者亦志士之
羞也博士范升憤其釣華名誇主上願與黨等並
論雲臺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虛誣之罪
世祖雖未肯施行亦足一警薄陋動其廉耻者也

建武中太子諸王並壯交迎賓客都庭如市馬援以

語呂种謂大獄將興隆觀於西臺得望苑及淮南

梁王之客亦有可知也其時貴戚中獨有樊儵守

清靜之性儒臣中獨有鄭眾鄭眾昂之聘與提議

略同而才略之士如王榮馮衍之徒爭豪家滿足

以獲之蓋逢時之意盛則處愛之事疎也及沛王

梁氏事起賓客坐者數千人獨儵與眾不集於辟

呂种留下獄乃嘆曰馬生之言其神乎何知之晚

漢史便

下卷

古

邪

飲波薄半壯心不已以取通圖議其僞得三士焉少

游之言今人思孟與之言令人廢朱勃之言令人

掩抑悲傷是三者伐波意皆易之而生平遂盡於

此也人固不可以無志亦易可以無朋哉

劉子駿改名應議而世祖竟與於南陽此其信義之
本其時博通之士如桓譚鄭興尹敏皆不爲之以
世祖之博覽文辭又見奪於諸儒之說宜在聽納
而竟以逆顏隙斥者固有以焉耳蓋圖議之事盛
於莽朝當時行風俗採符瑞附益其事者群情翕
習亦非一輩海內咸共在河漢渠已漢帝意以爲
不以其沈溺之不至也（易）而堅其翊戴之
心耳故即位之（易）必待寶華亦符應後

漢史傳

下卷

主

可意可知也至於後來置三公定郊祀建雍宮議
封禪一取諸此不可以已乎大抵人情有感於前
者必固守於後有徵於已者必不信於人則智者
之過也彼景德君臣欲師其餘智與造天書以厭
契丹亦已疎矣

光武之降祀南頓四親而上繼于帝也大中大夫張
純發之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等和之蓋本爲
後爲子之義以謂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體也然
有疑義焉竇融私論之夫爲人後者爲之子必將
有所從受焉爾始受之爲子受之父爲臣受之君
一以生表之情終之然後違焉一以至尊之分臨
之然後撫焉非是科也臣于無事則承統之典繼
嗣信宜有異也承統者何先君正統紀綱神乏

漢史傳

下卷

主

祀社稷無主新君勿止然後復（易）孝文之於孝
惠孝宣之於孝昭是也不必其爲子也繼嗣者何
先君無子取他人子以爲子及其後也有家者遂
有其家有國者遂有其國若孝哀之於孝成是也
當成帝在位而定陶已入於青宮矣若光武之興
實由天授而頓脫沒而于帝已遠無所爲受之父
也則亦無所爲受之君也此獨其臣欲據微文傳
疑義而易置之耳夫爲人父可推其子以子人

人君可取人子以自子爲人子事則日紀其親以
他事爲人君亦可而極其君以人子其文之必
曰國君以國爲體一齊之禍危自土起人心思
故人後於劉氏乎授之賴先德以興故不可以不
後之也然先武所承之治是則高帝近則平帝非
平帝也人子帝則平帝月亦何德於漢哉且天
之授先武徒以其子則更始益于何不遂有
天下更始益于不事天下而必於此焉致之明乎

天之所授不以劉氏也將以明德也夫以匹夫
待起之事而必休休焉拘牽藝文使若出於受遺
詔案圖讖說親近者之所爲即平帝復生豈敢會
天功以爲已力乎且既以先帝代四親矣則先君
又一體也今以竟武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
父於平帝爲祖父則不可以後之平帝於先武母
父爲父成帝爲父則之記平帝止夫成哀平
平帝則不可爲之文之始爲其君也今近視而遠

祖親前而後後委諸遺說於以不安抑於古何考
聖益絕之云曰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
孫承祖不致私親故劉氏是也然考之漢事高
帝之於其親至矣生也嘗幸薛臣而朝之沒也嘗
合葬國而葬之未成劉氏斯體作焉公有上皇之
稱禮運昭雪之說則猶帝不也及太子得罪先帝
於義當絕宣帝奉太子爲於周史皇孫曰悼考則
猶得稱諡也今南頓實生先武生無一日之奉又
違其廟祀是處春陵於號無稱焉於祠不親焉君
子以爲已恕夫春陵四親固備不當禘祫南廟
陳序昭穆耳爲後之說實誤後人即范史亦云時
有異議不傳是當日在廷公卿議耶博士間已有
不安斯義者其難謀當著而不傳此又漢史之弊
也

世祖之世君臣謠謠言無不歡從帝殿陛之間下可以披宣情懷上可以聞張聽聞雖復言笑細娛其與嘉熙之燕影弓之暇何外間其馬長善談三輔相率同說長安郭禹自古文學焉武醉折同列世祖時悉聽之君臣接對款款似有家人之樂友朋之歡不道如此遂致跡迹進退盡情贊勸舊大臣消除疑忌多許之朝寧有是乎

漢東傳

下卷

九

漢諸帝於其臣也無問大小皆問公之東漢諸帝君之卿之奏謝述問亦不以語言小失罪人夏侯勝時諫謂上為君或相字於上前宣帝以是尤親信之卿晨對世祖自稱曰伐帝用以為笑其君侯簡易如此後世君臣近嫌難有二定人臣有此不恭甚矣

漢史傳

百篇

字

光武以藩后妃食高廟后則祀湖陵袁宏譏其非禮似也然此特仁者之過也夫天下情所難奪宜憐之以義人所難定宜主之以天高帝百戰以有天下諸呂後者其數人此不滿矣乃高帝甫沒而後輒殺其群子亂其宗嗣舒其天位母后因德古未有也高廟神靈亦當有怒何否乎以人情為斷其必有怒矣即后與帝神爽相遇於廟中亦復感歡對否乎以人而相方其又必無歡矣雖孝子慈孫滿庭左右亦能孝后告無異於宗廟否乎以天鵬而言其又無可彌縫矣故論仁之至則臣子無貶親上之文充義之盡則廟祔有原功德之禮以薄靈象之呂后則后重矣臣呂后製之高帝則帝不啻重矣退食園陵度非所以慰后矣同食高廟尤非所以慰帝矣夫與其相悅乎與其對凡寔而不擇無寧含藏慚德各安寧處而靡爭然則高后有何純之義此地為天始婦為大后也

制之宜此親以等殺禮以義起也惜日不宜何以
仰答高廟哉

一飯必禱古人稱義其出於人土則足以鼓舞勸勞
不忠故舊其誼甚淺宜帝起於側微音賜陳遂書
日朝謁太厚太守官尊義厚可以倚恃負矣妻君
亭時在旁知狀世祖亦異書日倉卒無妻亭
豆粥厚沍河李厚為久不報厚哉斯言使人忘
其勞矣蓋君臣相對忘其言艱難在目曾足令
漢史修

下卷

主

人感動懷之不能忘足尚耳

世祖取天下無高帝之敵亦無高帝之將與其謀臣
其將兵無高帝之敵將將無高帝之賞亦無其猜
殺又即位較審定天下較選吏事較詳舉放勳殺
較遠語其大致直是世祖讀書高祖不讀書耳讀
書故聖不讀書故神

漢初三府左之三丞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太尉秦官

管置而後罷之故不在此數霍光以大將軍受遺

輔政而各位在丞相之下親昌邑一奏鈞然王莽

為大司馬秉政亦尊奉丞相孔光東漢自光武置

三公遂罷丞相御史大夫復太尉又置司徒司空

稱三府明帝初東平王蒼以驍騎將軍輔政位在

三公上開府辟舉稱四府東平歸藩遂罷其官又

自章帝以後每一帝初立輒置太傅亦在三公上

漢史修

下卷

主

稱四府實御史大夫外戚相繼以大將軍秉政或在

三公上或偃同三司稱五府其三臺則尚書為中

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又曰尚書臺御史臺

符節臺

明帝裁抑外家至伏波不登雲臺之謁馬廖兄弟
世不易其官可謂至矣及其末政馬氏不能不親
入則弟圖榮於禁中出則典禁兵於宮衛章帝既
立遂見弟貴盛稍復縱恣結納賂遺賓客文奏不
第第五倫革觀變有過盛之言卽太后濯龍一詔
所云車馬游龍蒼頭綠綬後可知也夫履霜之漸
事有共端當明帝以苛察爲高而諸司奏事及公
卿較議難平者獨輒以容后至夜起彷徨爲思所

漢書

下卷

五

納是母后關政固已大殊於建武之世矣以其時
儒術在列何事謀及婦人蓋帝旣以文法自意則
必將以明智親人皆原於好察之意而不自知其
威福之陰移旁落夫固有風聲之樹也自爾以還
權歸母后實鄧閭果歷世專朝莫不援引父兄定
策宮禁迄於何氏召兵蕩帝室原其萌孽關德
實兆之夫旣倒太阿以授人而禁其不割不可得
也實與而文不與明帝之明有遺照矣

四皓從太子尚祖駕曰我召公等皆避我今何自從
吾兒游乎對曰陛下輕士親屬臣等義不辱今上
子仁孝愛士天下賴爲太子死此非隱者之言太
原高士第恐從東平憲王明帝戲曰先帝徵君不
來驟請降君反至何也對曰先君秉德以忠下故
得不來驟請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何其婉而
有禮也蓋四皓來徵秦之餘卽士氣矜蹕常有詭
激愀謔之風故德不掩言漢興以來儒學茂明廉

漢書

下卷

七

耻道李漸摩於德政者深故士氣和平言不掩德
觀其士而知其俗此秦漢之所以異也
楚獄之起放黜者多以阿附法重故治微者莫肯爲
言然御史奏用一解明慶而洛陽獄得出者千餘
人太守袁安一案楚郡而楚郡獄得出者四百餘
家是皆奮不顧身以死明之上不以連三府下不
以累丞掾及其奏當之成又何愉快也夫獄吏之
好波染延連者非殘忍人則畏懼人惠本無志

平旬有忠臣之長慈惠之師非世暴主未有不爲
識勵者也

古來盛衰薄伐之數每不可方余已燼詩書矣未幾
王漢而後製諸公早學道書而出口傳筆授諸儒
乾乾自首從之其意甚公學然道乎明帝好古專
聞歸離丹老至諸儒執經問難親自下說環橋
觀聖感於殊宮極式矣而伊婁塞桑門之道適
由茲以興此其識之說既動庸人宏闊勝大之
言又易以入於庸之人遂留宿於祥心不可復去
然自儒術論道之盛也初帝夢見金人而訪
求其道術遂於方外得之以歸此果天倪神授無
感而通乎抑亦願諸士季之紛紛思樂見說庶幾
其息意主欲以歸於無爲也其所由來殆與廢宗
之典學思道而良弱入夢者有間矣

東史傳

五

東史傳

下卷

美

漢室親王無在輔弼利之計者東平憲王特以母
弟輔政其時主尚精明朝多制作若臨事謀議則
非問宋奇託之意窮達不諱則冒陽已侵上之嫌
輿望賢起則寵貴無所不加以受選徵彰則藩服難
以退守而憲王出山以議溫文容雅郊廟大儀多
出其手且忠於宗族諫諍之言爲善之對使天子
聞而起敬退而見思至於賓客私交臣僚進退臧
否之論寂無聞焉豈其謙微之慮顧已遠乎智哉
憲王宜其德度能齊漢興親藩未之有也
唐太宗縱囚獄陽修治之甚簡實不自太宗始也鍾
離意初辟公府送從河內道解州於志所欲通與
杜期俱至無或違者及爲帝邑令又罷因歸家於
毋果還入獄露以狀聞由是得免死此法外之仁
意外之報在人主自爲之不以然也其在人臣下
吏自非思乎頌職請在不貲且罪自求歸義不累
下爲尤難耳

官十餘年之月來請示特又嘗欲置之也斷被尉府
舉奏利發日屠牛會外有村民之名內實被劾百
姓家有因疎其奸小民不能得其牛置之不便乃
主然則此法終不可行也臣上自爲之則可行
本有制議舉之而能行者也影牒之吏便宜置之
則可行本有上官終最舉者而能行者也蓋能才
察吏事則心生非以爲各適從民便也且平其刑
並權其高下時其出納置其蓋藏先不自爲奸則

東史錄

下本

主

衆奸無從生故可行也若一出於功令後教則故
事奉之而自者種種之弊最至矣則身自隱親與
殺人爲之之異動也

經制等制等制家故事及施實便宜章奏請施
行第五篇作三公自謂無羨謀奇策吏民奏記其
後者雖節其上以聞此謂以人長補己短善取助
者也

昔哀受命於事親集作漢祿自天子至於庶人撰六
百五十篇上之章帝以衆議難一不復下有司平
奏急於終矣後得帝詔曰服官一施用終以公
卿更令達夜不有思以其用意雖勤惜未遇其時
也夫叔孫通漢初典當楚滅衛生退散京師耳
呂知有秦制而已過之則建華廟採禮經大抵因
歲泰去國之祿係稍大定之而高帝又起布衣不
好高論天子既慨然自知其貴廷臣又莫適數罪

東史錄

下本

夫

其文固不見於敬亭也王褒之時博士輩與遺書
盡出殆將十世聚訟之家已成門戶而褒父子方
持慶氏一家之義又難以五經證記之文豈足以
聚衆論乎是知臨時則事以義簡易從處不則義
以文繁互註也當其書本奉帝旨解開班固以改
作之宜同徵令京師諸儒集議之此依石渠閣白
虎觀論異同特事耳高帝問張敖爲煩一書爲足
未之許也自非聖人孰能解立不刊之制

章帝好長者而司空第五倫以肅謹書每下獄寬和而政急不解欲節食而奢泰不止尚書陳寵又以謂陛下數詔羣寮弘恩憂愛而治獄者急於拘格執憲者類於城詐此非詔書之不可用精意允亡也精意亡則寬侵之蔽一也夫精嚴立治本以塞奸萌乃羣枉未正而議文急法先中於柔良和惠平施本以獲困窮乃愷澤未洽而寬貸私恩兼精於帶吏此奉行之通弊將以闕上心也夫難以平

漢史傳

下卷

五

恕之情持不易之法則法雖嚴而不殘矣以嚴格之意推必暨之恩則恩橫流而不溢矣黃霸夏侯勝之繫再更冬以非議武帝見効也孔僖崔駰之捕逮受詔又以誹謗武帝爲鄰房生所告大營營青蠅止於樊天下因多網人無易由言耳屬於囚君子亦不可不慎也

人臣臨事精勤進退有常度雖無闕政治得失其必非昏嬾縱肆之臣有可知也帝舅壽張侯樊宏每當朝會輒遲期先到俯伏須滿蓋雖今不朝恐有譖誤猶於前闕下帝以此益重焉馮豹爲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闕或後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並此意哉

世之論明章二帝者以苛寬爲優劣今案漢史一凡章帝之善明帝皆有之其不善皆無之敦本行表

漢史傳

下卷

五

巨孝一也篤親親禮諸王二也重經學尊師傅三也此其所同也初明帝欲起北宮鍾離意諫及德陽殿成帝命羣臣前數日鍾離尚書在此殿不得就也章帝宮室壯麗梁鴻作五噫之歌帝聞而索之此一異矣明帝慎防外家而實憲公奪沁水園田章帝知而不罪此二異矣明帝譖惡不行而章帝以後宮之譖爲之易太子廢殺朱貴人此三異矣由斯以觀人主幾微得失亦不賅定也

國家政事緣本經義以存百計也而登史每用此要
行選爲其官司爲韓張和帝永平中詔郡國以孟
夏鬪焉此依月令章句繫以爲其罪既不至重
宜連誅之不欲令歲時農桑也有其後刺史守相
因以盛夏後召農民於田考驗連誅無已大爲煩
擾至安帝時循尉魯恭爲姑條止之自是案考以
宜秋爲歸吏事之緩若此故劉廷生一事不若省
一事詔書亦不得頻下也觀於曹褒而知漢代之

漢史傳

下卷

三

無禮觀於魯恭而知漢代之無刑

實德哉殺親藩誰以是功贖死朝臣力爭不得竟出
塞大獲而還足塞衆多之日矣然憲此行取棄實
爲其副將略是其所長憲不趙因人成事而已觀
班固雖然之領極力鋪揚歸功于舅至如于帥用
兵何法者縱何方史無開焉以是時北庭新敗於
東漢衆兵威尚足又南部用命匈奴有人即微意
總師未必無成也若遂以大功歸之謬矣

和帝之誅竇憲內東河并殺第衆亦執則使朕夫
以竇氏之盛惡親藩之多况有太后爲之內主若
與一二大臣謀之內外通應則則事露事露則害
成矣觀太后之恩不吝於崩後鄉衆之封且進之
十年奸黨既清動無失德亦非庸主之所能至於
功出闕寺是生亂源亦遺時之不造也賊臣之虧
損君德如此夫

漢史傳

下卷

三

古來將帥家多好矜伐以取勝李廣以夜行見呵竟
殺霸陵醉尉人主雖不罪督亦其志器猶狹不封
侯相也班仲升以儒家子爲將英略奮發智如潘
果孤懸萬里一朝遇李邑之諧盡去其妻及邑受
詔詣超受節度又遣還之且曰自省不愆何恤邑
言此豈復烈士武夫之志哉叔皮爲人博朗高識
而特以常談見稱班生有父風矣

尹已與天子東漢諸公論其精神既曉班固
 於其中周游固家爲於亭下是則取於頭於湖陽
 公主之車與其家人於太尉麗樂之府此無間
 爲於義爲其憤亦太尉宜自逢矣夫推卿豪強肅
 清禁殺此屬謂之仁也漢宋之選臣朝廷同應隆
 假之然已有可隸校尉河南尹其事足矣若簿書
 民事則有司存焉乃亦得聞及此邪

下卷

— 1215 —

以送之獨和嘉皇后弟西平侯御弘之奔白蓋雙
騎門生輓送此太后追其雅意蕭蕭有傷風矣至
於越騎被尉都漢家門簾滿宜損私權上書力
言之猶是意也而太后絕之何哉

則陶名爲引身張頭高偉差之後無功而還却勞候
開理平大將軍官宴而不讓名爲推賢引士而處
涇涼州之政感其異已捨之則歌可容而不能容
此亦外感引士而不能無感哉

以議從衆由衆定國而後得禮之容侵懼之心
更非朝廷之福此何罪哉此聖主之言也然亦問
其懷抱何如若懷私非公或首鼠瞻顧或立異取

漢史攷

下卷

陳大

容既已服采消亡又於規福避禍未必遂濟亦足羞也實憲北伐邀功萬里袁安任隗方守關力爭而太尉未由不復署奏耿寶問顯交屬所親於楊雲雲拒不從司空劉授蜀而辟之此亦沾沾於權貴不顧笑唾矣及關寶之誅二公皆坐廢當斯時也獨何以爲心顏哉

東海王清河孝王降而不結險而有禮終以受福
無聞可謂知義但中書太后雖廢而龍氏寵禮不
殊至於孝王之終自乞骸骨欲從朱貴人於樊澤
聚而不得也哀哉

提度郎史詆毀公卿明帝明作之通也養譽悠游不
修職業和安委蛇之謬也夫公府不肯棄吏天子
乃自擢郎二者交機而事在臣下爲尤敏也

漢書

下卷

三

安帝舊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遂至朋徒怠傲學舍
鞠爲蔬芻順帝乃繕修太學屋舍增補弟子員數
爾後四方學徒日衆遂至三萬餘人文學廢興斯
以懸矣然賊臣孽妄竊執忠良權貴使屬修凌天
下其亂同趙夫君德之不修朝常之不肅亦何有
夫文貌哉

順帝賜嘉中尚書令左雄直諫孝廉不請四十不得
察舉又令先請公府設之端門諸生試家法文吏
課殿奏有下承科令者正其罪法此法頗爲綜密
而同事諸尚書皆引六奇終賈之說上書駁之此
安所衷乎曰諸尚書所持此愛之意也左令所陳
救焚之宜也汎愛之言擬本而論救焚之言援事
則精設據難說陳之高文光武之朝則隘且疎矣
陽嘉間選舉壞敝四府徵辟既多虛監之情州郡

漢史意

下卷

三

察舉又承風旨之喻卽如前陽樊英名滿天下天
子爲設壇席延問得失猶無茂策奇謀以答衆望
其懷奇抱瑜鬱而不得進者誰邪且茂材異等旣
云不拘年齒矣此豈不少限止積弊終以何極卽
議者以爲頗濫子可驥代一有不可爲程然天下
士自非夙穎特達染於波漸則墮屬以廉隅則登
苟既進之後澄叙有方寬其負筭量計強仕以至
懸車尚待三十年亦足以展且揚慶五十而登仕

爰自州郡游登台輔名迹翹焉卒爲傳人况乃四十未爲觀慕也大以顏淵子奇難得之故而欲博引雜進以幾連茹之效以顏淵子奇難得之故而思嚴核精遠以杜濫倖之門其跡審得失已可知矣

東京之士至於順帝號爲多人虞詡薦左雄而雄引周舉杜喬薦李固而固招黃瓊雖處皆忘之朝群賢彙進頗有匡扶其於阿母之封梁氏之僧蘭尹

漢史傳

下卷

五

之亂更進造至日夜以爭久爲群邪側目而無能以此黨中之者以蹇蹇之節各有縣明不相附和故也觀爲直之舉一不當而舉以是勸奏雄自欲比於趙宣竊厥在所舉不以爲嫌而舉主不以爲惑君子之交固如此矣

虞詡之詰戎韓舉靡艱不勝左雄之論事審核無遠不括

每書僞言詭譎於秦火而求漢諸儒投時主之好

取爲世資更以七律爲小學五經爲小學博加賈

逵拾掇合議之文以爲立左氏雖意在博觀聖家

兼存神說然則詡爲設云陽已甚其嚴絕痛楚反

覆譏據斥於鬼魅無復固形言獨順帝時太史令

張衡一奏耳然其所言實是持異三十餘事言議

者皆不能說求之達傳不見也大抵熾惡之端悉

本風氣當其勝盛交爲如狂雖有達人欲起而正

漢史傳

下卷

四

之物我異觀每更相笑謔如高銀短轅脊爲妓服

鵠齒舉刃寫其妍狀雖有奇醜鮮不爲客及其事

久厭生過時而熹遂乃脫消雨散不遇自止卽何

之奇好者視之竟有餘媚矣園綽之學亦猶是也

內廷理亂安危之政有台司大臣不能匡而使私壓
群小有其功其治也乃所以釀亂若鄭衆之誅賈
憲是也廷臣是非得失之公有請議衆正不能平
而使左右近習舉其說其正也乃所以興邪若孫
程之訟虞謂是也鄭衆封而五侯十九侯至矣虞
謂免而周舉爲之與矣

漢史傳

下卷

四一

明帝舅陰興有言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王
侯娶婦盼脫公主富貴有極人當知足蓋慮夸奢
之致敗也若陰黨之子班超之孫皆以所尚主驕
淫不道積忿殺之三叔極刑父母同產皆坐死此
其爲敵又出於所慮之外得婦若此益令人不敢
厭精糠矣

士有獨有劉棻爲貴綠塗方駕張路斯成文帝時直

不疑爲郎有目合告歸讓持同令郎金去心意不
疑即買金償之已而告歸者來而歸金其人大慚
以是稱爲長者稍遷大中大夫既而哀平間又有
卓茂還馬東漢時又有劉寬還牛陳重還舂種種
之事略無差別諸公曰是奇士然未免雷同矣大
抵兩漢間特重選舉士若無由自達故矯情者衆
卽令爲之者出於無意然不可以衆衆人向使選
舉之事至今而存如此行事雖接迭繼弊惡亦未
足爲難能也若以孔子微生之論準之直道之行
殆不如是

漢史傳

下卷

四一

相帝謂學者應定而不對策退而作政論指切時
弊當世之公案其大指但以救世以來政多思
賢又欲盡教養之要在施行則守以刑罰爲
急務耳所稱舉肉致養養有六疾亦或一道也而
未盡爲察東漢之治自安帝始衰更歷三君以及
桓帝大抵主昏於上臣諂於下內則服膺於貪
殘而起爲盜賊外則充塞於煩擾而入爲鈔暴
此如救焚補漏無處不傷夫原君德而論則恭儉
必先由吏職而言則整頓爲東緣民情而圖則惠
恤爲大今第云四牡橫奔不暇鳴鑾矣節固也然
察其亂之所由起以爲救之所必究恐不徒在乎
武健威嚴之治也彼衰世之主苟嘗不急刑罰惠
在道德之不昭而法因人亂用之不以其道而所
施未必當耳苟未必當則辟諸錡鋸而苗秀皆傷
燒雖而通林延火益速敵之道也試觀安順桓帝
之世固嘗斃三公斬挂九列忠直一言而

門戢爲第一是日之捕千家其意亦將以凋威爲
治也今是足以救敗哉

武帝曰十徵云云蓋謂日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法堯舜之治乎桓帝好於宮中祠浮屠黃
老賓爵曰此道清虛尚無爲今陛下者欲不去殺
伐過理奈何欲如堯老乎由斯以言堯舜佛老均
不可以妄求與能爲佛老者卽可以爲堯舜者也
不能爲堯舜者亦必不能爲佛老者也

倪寬作張湯之奏武帝識之班彪參寶融之章光武
異之皆用微意於筆札之間而文采足動人主盛
事也若袁安彈劾諸寶皆周榮典其草葉翼飛章
詔李固明馬融爲之詞又郭正前爭入幕之寶矣
寶氏得大刺客諸城中榮不爲動與以區區腐身
覺悟朝廷而融方爲大將軍獻西第頃坐絳紗帳
鼓琴吹笛縱觀女倡寶其不貴之極而卒之
徒以爲世笑譌者固如此哉

天下是非爭勝之際每到讓論太盛必是黨廟將興
於宗師遊士茫滿諸人知之邪正消長之間每到
措手太快必是幾事將變於陽球張儉等知之蓋
裁出於激成道敵於無餘則無復可爲也

東方朔謠子詩首陽爲拙柳下爲工李固遺黃瓊勸
駕書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珍也觀朝
生平浮沉諸世具於所云庶幾近之而固之立朝
忠毅剛果義形於色不有其躬所稱曉曉易缺歟

漢史記

下卷

聖

曠易汚殆自蹈之何故人爲寄固所論去就之節
也其所爲者則社稷之計也蓋固與瓊並時英俊
現之被聘海內所瞻又當樊君失聖之時欲藉弘
謨一雪處士盜鼎之謫故相與尺書招隱有是言
耳若已膏大位臨大節崎嶇羣邪巨蠹之間而遠
邇可否以遠疾否是乃胡廣趙戒養士之爲又何
以淺非之邪

黃憲家語廢太子慶而援立和帝和帝殺之梁冀忌
清河王蒜而援立桓帝桓帝殺之此卽晉惠里克
二世李斯之事既難乎爲君矣而又益之以驕僭
加之以怨望求欲無厭以至覆宗究其所爲自樹
之道乃適以自伐也自古讒賊之臣亂人主家法
以便其私圖其報莫不皆然而覆車不鑒後之視
前猶今之視昔將由不學邪和天奪其魄也

漢史記

下卷

聖

朱穆絕交書痛憤極罵可以怨不可以羣矣世祖時
徵士王丹者可徒侯霸欲與定交讓而未許其送
陳孟公贈以不拜其子同門生有親喪白丹欲往
奔之丹曰交遊之難也張陳固其終蕭朱隙其未
非保慎不惑焉能終乎二子之交蓋落落矣然與
爲朱公叔寧爲王仲阿夫歷恩而友則妨義中道
棄之則傷恩是以君子慎其初也

漢書之說無所不統文帝中居嘉以爵位
優幹正亦顯自武帝好游宴宣帝尚綜勤皆以官
者趨樞機而政去商皆失光武中與愷數世之失
權忿強臣之竊命雖設三公而事歸臺閣矣然武
帝既數以軍興誅丞相而安帝以來又輒以災異
策免三公所謂任之輕而責之重前後益一轍也
究其敝則貴戚諸舅擅其外而女謁閹宦亂於中
其二三守正大臣如袁安楊震李固輩以去竟生

漢史集

下卷

聖

威權之猶不能救夫所防在此而失之自彼其在
三公四府政以失職無功亦非權重之咎也光武
時傅士陳元安帝時僕射陳忠疏論三公之事其
言其中而皆不盡施行此仲長統所爲私論昌言
叫呼蒼天者也

西漢傷王孫東漢趙文楚志尚薄葬以厲頹俗其意
書爲論甚備雖駁人情亦各其志也嗣皆致難於
其子而友人故吏乃能成全之交道之重如此

宗正劉平少遭饑亂且山爲母擇若違饑賊將烹之
平請歸家食母而還就死賊許而遣之已而果還
賊以爲烈士終得全懸聞平本必有此告者過也
夫釋賊之心欲得食祿母之心又欲得子賊非此
食猶可食母非此子尊亦成耳寧爭旦夕之命哉
矧因歲食人非一賊饑賊之心不皆義也又寧忍
其終當全哉平果有此是教小諱而疎大恩不忍
負賊獨忍棄母悖德甚矣必無是也又趙容爲敦

漢史集

下卷

聖

煌太守還居貧養母盜入其家慚而奔去咨追以
物典之姜伯淮與季江俱行爲盜所劫車中尚有
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使從者追以典之此皆作
意近名不則流聞虛誤史家輒記之仲尼所以歎
慕於閔文也

陳萬年康平內務卿以善事史高內承伯得至百
崔烈有聲於北州當靈帝賣官則程夫人入錢五
百萬得司徒後順舉舉聞至見羞於其子陳咸事
下之對崔鈞銅臭之語今猶使人齒冷二千可謂
許子矣然其父謂皆名父也即平衆議其來必有
漸爲之子者曷不從容咸誠勸之使自清歷
追其遂事乃爾而詰顯斥使無所堪答父則失矣
子亦未爲得也桓帝時有名臣吳祐父概爲南海

太守徵漆簡寫尚書章句祐時年十二漆曰今君
逾江湖越五嶺風俗雖陋然多珍玩此書若成必
兼兼兩昔馬援以意質典譚王陽以衣囊徵名謙
疑之承願若少留意矣遂報不寫然而子無爭名
父無誇累此獨非人子邪

安帝本朝中是役建郡縣議車亭州取於家去
相補曾有一完改謂持之以謝京京州即以三顧
爲塞關表車亭又京平多士武臣恐其失望驅
平范氏以優爵京官食沒注前無限深明議從之
此其爲計明自昭帝昭明日月也自應縣諸國門
圖在石室漢室君臣世世奉之爲石畫者也乃至
靈帝時閣閣後漢司徒崔烈復欲棄京州得傳宣
之言而止察其時似不如前此有虞謝之言者夫
閻主庸臣不完世務國有大事則諸張駟亂卒爲
一切之議以救目前若崔烈者固無識也然則本
朝典論爲大臣者可不究心乎哉
楊震之死有大烏來實武之生與蛇俱其後楊氏四
世三公代有清德竇氏謀誅宦官不成一跌族滅
蓋烏陽物也翰而登蛇女祥也繫而伏故其象兆
若此

公卿大臣折節名士接引後進義乃推流亦須愛之
使自愛而後德有流其器不致增長孝毗然後
可以有爲也如李元瞻謙卑舉王叔茂位處台鉉
而與處士記名宗公然于節節之偏更相褒重
遂使大學諸生三滿餘人相與馳逐其爲部黨至
乃更議公卿非許制及紛紜疾所由而起竟以
成黨網之禍非特處士顧黨事出諸公與計太過
而內官風致此類文所也應名辭於可不置與

喪禮知死者知生者言古人有竹末之或改也漢
太尉江夏黃瓊之喪南州於渚千里赴哭酒醢
陳雷而士不啻主人以爲弔死之義猶得爾也
至其赴水原都有道之母之喪則爲有道來矣亦
置生第一束於庭前而去則何禮也將謂不足言
也耶如之爲其賢也何必陳情後辭一展酬對
之禮哉始聞則以此悲愴之淚今也有客有客進
止難期來若飄風去如驚鳥大不見則既見矣不

漢史傳

下卷

李

漢史傳

下卷

李

辭則既陳矣成士澤行得以流爲高以變爲嚴
子漢士之勉英也而己若此又何怪乎晉人
漢末甚重名士往往三離轉後驟登廊仕其不就者
全遺諸王則或端式百城如陳亮父子以及姜微
皆然雖極寵盛然非帶帶幽光之義也伯淮之稱
病相面工不得進差有意乎

凡朝廷有過當之事人主有留省之怒人臣懷恨
事爲難亦須從容少殺其雄悍有因緣然後懲
則事漸解而說可行若夫恨悍未移不宜更新其
怒愛帝于二之際人治黨人至於嘉平五年已更
七載事近少衰而黃門方盛則禍種也永昌大守
曹鳳上書訟黨人帝怒而殺之於是高州郡吏考
黨人門生故吏愛及五屬悉加禁錮爲禍之烈固
未如且勿言也

漢史微

下卷

卷

黨事之起鄧林宗明發則洩而不羅其禍神龍之德
也申屠子龍心非微議而翻然去之冥鴻之節也
皇甫威明耻不得興而投劾以自污情近於激昂
矣陳仲弓平心守節而枉事以行難心勞於妥蛇
矣袁夏甫述率遠遁而全身土室不治母喪仁人
之所痛也張元節首發大難而亡命近刑辜速普
類志義之所羞也

漢史微

下卷

卷

陳番爲實武謀誅宦官似爲義動實無策也何則不
思其始不忌其人也夫君子爲國圖大事抗大難
濟否誠不可知然其要者在乎以義正裁之凡事
莫量之而已其時宦寺之橫流毒天下外延無能
諱之者以實武近親又實其情故爲此譖耳然武
固舉貴而宦者之典禁與矣矣左右之初未易可
量則新不問舊也外廷皆武而武恃太后太后婦
人之仁欲守漢家故事本無意誅之則親不敵近
也夫稽累世之權而托肘掖之地負必死之怨而
切同患之心其危武也有餘力矣豈唯危武太后
棄之則孰足以危太后人主操之孰又足以危人
主授鼠雀忿非謀料虎固古人之所慎也所謂不
思其始也夫武唯無成也卽幸而勝之侯覽曹節
王甫鄭舉公乘斯皆死矣矣兵休事已而兼黜如彼
小黃門山水之徒固武腹心所用爲聞者也其誅
之則功臣也其勿誅則近之必不遠又一

即不然百官者泰得貴而常侍別用一番人令太后楚楚與士人對事有如異日何后所云亦不可不深長思也且天下大權唯以大正治不正爲無弊耳國有長君而太后猶稱制非正也外戚舅家無功封侯爵天憲而罷禁兵又不正也以不正治不正則爭道也即以不正勝不正屬有奸人抵牾乘之而飽變以生又危道也恐袁紹董卓之亂常不待靈帝之末矣所謂不思其反也然則忠臣之

策上意

下意

直

謀國也安不忌危義不辭難將聽諸已乎曰江京樊豐之亂楊震愧不能諍而以死諫五侯之橫黃瓊度不能勝而以謝病免彼非不知除惡之務盡也以爲大臣幹國與小臣異安其身以安社稷者上也危其身以濟國家者次也若夫寡謀而用壯輕爲以致敗既喪其身又以危國此之謂無具之臣故不爲也

至南規以顯張爲武涼州三明雖志趣不同然其力勸書文式廉資國之積驗將之俊傑設當日郭之議果行諸賢久在黨中安得寧得其用郭爲作虞謝所建策黑頭甚遠確乎不可易也後宋王心既誅董卓又欲悉徙涼州人至求赦不肯下遂激成李郭之亂重擾西京公孫枝時大臣斷在黨度爲先即急遽立上之策三須停寧一爲遠計甚不可但稱郭之策以爲國家大事也

策上意

去

桓靈之世批六國策三王押至如御座青蛇溫庭照氣宣陵孝二弟或曰生西邸官錢官中稍殺數誌之事史不紀言王侯又黨部亦典居一焉可見究竟足以致禍而君子之朋亦爲歟孽也人臣慎之何進召外兵不但盧植不可主薄陳琳曰大兵聚會強者爲雄功必不成祇爲亂階而書郎鄭泰曰卓悍強寡義志欲無厭授以大事故必危朝廷皆深識卓見之言進喪魏虜人耳不能用也烏得下敗哉

車卓極制處人望恭己一日南望三臺帝爽九
五日而登台輔至然地還不得起舍之際不弟人
疑母亦德心自疑矣然車既為恩却金華而號皇
蓋車爽亦多舉才略之士與共圖議卒預於王允
何顯之謀雖不見其成此其心迹亦足悲矣蔡邕
止多後來一歎耳

史記

下卷

三

桓譚善琴為世祖奏其繁聲可空朱弘輪閣不可蔡
邕見規得於董卓每遇集就令鼓琴贊事此與曹
丞相鼓史何異如此而材不若不材果謂譽書誠
子良有以也

公孫瓚作易京董卓聚焉皆志在守財而不能有
也此輩英雄所見亦略同

曹公操亂之才其統緒皆立計節何暇乎顧能識
之然大尉腹痛之言近於賊汝南奸雄之日幾於
罵矣觀其獨喜自負崇之不能忘者乃在乎此蓋
相賞在心知也夫操之而喜罵之而怒者豈人也
操之未必喜罵之亦未必怒者誤人也若知準則
又不然彼其隱意則喻操其更知實又自疑以為
未必當邪忽乃有人以說操中之其以自疑又自
慰也卒復計其為罵之與與操故操之亦快罵之
亦快愈罵則愈快矣陳琳之激愈其頭風是也
晉文公定襄王於鄭非而七元王盟此快天子今諸
侯之始也獻帝曹陽之操皆還無所阻校以是說
袁紹今奉迎承運事不難明也曹操獨獨獨獨之
策爭先迎之袁書成敗遂判於此彼來此為操所
為者無不知是道矣然則春秋魯法天子特於河
陽不令許以臣召君王為奸臣王為賢者誤也

史記

下卷

三

子發諫漢書得入中殿以廷參蕭卓叔進賦帝遂
主發強請帝問發其珠寶蕭操繼之又發舉孝
王墳不害發自中郎將獲金枝尉賊臣舉勁爭無
智愚其慘好財一也

曹公惡殺孔文舉除殺荀文若譏笑而殺楊德祖歟
夫而殺福正平陰譏之人彼固有道若夫孔福其
所憚嫉也苟真楊則其信雅也究其見殺同士君
子恨才犯智而與惡人立與惡人言亦無一可

大略以美趙威也蓋漢漢客於坐非之紀曰
并藏其情空復爾為呂布與劉備爭徐州得其故
吏虞翻有使作書屬當漢漢池目之事備糾今
日之事期軍設一旦去此復馬將軍可乎此其
事也二烈同命而妄誤免於兵以斯事觀紹紛
事矣

漢高祖項王爭天下不顧其父當世不以爲非宋高
爲其父屬於金人後世不以爲是雖曰爲天下不
顧家何以處夫天下之爲人父者也餘庶爲母以
顧劉祖世既以爲是趙衛全郡而不恤其母後世
又以爲非雖云將母來論何以處夫天下之爲人
臣者也夫聖人度而微言絕即綱常名教之間其
無定論如此其誰使正之

孔明帝自比管樂而云則志不求聞達益量趨上之
難耳得時則起矣右管寧客於遼東依公孫康人
在城南已在城北退而後歸不言世事此乃不求
聞達者也

觀荀彧於輔曹之終雖未必有滅漢之心而竟成亡
漢之幾觀諸葛亮之旋到之始雖未必有滅賊之
力而不忘羽張之此二子之大致也可馬公於
荀多惡辭而於諸葛從魏志則未知以爲亮賢也

荀彧明於計事而闇於知人終吝道也

劉玄德初取益州軍用不足劉巴教之鑄值百錢平
諸物價令吏爲官市旬月之間府庫充實奉桓帝
時言事者請鑄大錢以贖民用事下四府群僚及
太學能言之士議之太學劉向上議以謂方今之
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饉者不逮農殖之本而爭
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作奸以賈國利一人鑄之
萬人奪之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鑄方是之

猶不能救其厄也遂不鑄錢大大錢之議一也此
議之而難成彼用之而立趙何也蓋桓帝之朝因
事耗盡賞罰無章夫前節至只生獲梓如聞所言
鑄作既未必精又多中漏利不歸上流不及下散
鮮濟也若大益州舊本沃野加以劉焉父子無德
有年政令寬和公私僥給其是雖者止以劉備明
入成都府庫散之軍士其國主不廣而政令嚴明
國小則易一令嚴明易行非有吏荒流冗之耗其
外而侵牟盜鑄之流其中官議之實從當日後所
以還効也夫刑罰之道其本在乎立政未有因無
政而能豐財聚民者也
應器典劉表補皆自處西伯而士爭歸之既而議
於其客事亂而背與表議於其後表能進而無
士又爭去之卒以無成夫簡賢京士之不足與
邦興復陳建卜之不足以閉士蓋古昔同也

魏公李侯復先通及魏公李侯之德也夫文
帝威視衆而除內有考也其記者不可復生而
不可復爲雖欲改過而無由故足悲也除
之而加管示生人之意管以君子之道望天下
之罪人厚之至也其自下非罪而管之致死者
近於重人支體而輕人命故有若陳祥所言則
吏道奉法之微而非仁上之初意也夫微救此失
則有違矣一日答其三日答人案景帝
五年詔減笞法答五百日三百三百日二百其後
又定鞭令長五尺李太一寸木大半寸當笞者笞
臂勿得使人卑一罪乃更人如是可全矣如是
而猶不全則暴吏之罪也夫漢法一也嚴延年王
溫得用之而流血五路張釋之于定國用之而民
以不寬莫重也然而不怨者仁於宅也莫能
於一言而斷之至元節能爲囑者慘於意也故天
下所苦於法則苦非在乎吏得暴吏耳以暴吏爲

輕刑而常得重刑有之矣且暴吏用重刑而與得
乎必無是也大笞法夏楚之威也肉刑者刀鋸之
餘也管人而至於死誠足矣矣若以夏楚之能死
人而更欲以刀鋸鋸除之一假其吏之手豈其刀
鋸果輕於夏楚哉

曹掾至死不殺漢祚朱儒司馬君實以爲爵長名義
而自抑趙子驥以爲欲身享漢臣之名夫人臣至
於勅兵入宮掖殺皇后就帝哀求亦不知命盡何
日尚有何守名義可畏即後世之人誰復以漢臣
之名享之者觀石勒之言亦可知也祭共意直以
漢室當亡提足先得却笑王莽當日作事不詳致
有中興故取之非難安之爲難若已之消弭禍亂
艾艾群難功滅盡天下餘帝君臣誰復爲難者區

何之虛實耶已舉劉向以次削平然從茲命所
司或之及引之益則則萬世之計也不意在若
忽也或志雖而功始建世目正以中夫與人歸之
應及事當定而流露先零叙家不及自爲乃竟
其子爲之其在當時與心營私臣若鍾繇陳羣
必指授方略有顧命之吉但其事秘密我聞有命
不敢以告人故後世不聞耳此其平生自命何人
而猶以拘拘文法假情特之恐令此公笑人處

史記

漢有天下始於蜀終於蜀得之嬰失之嬰得一再相
國而興得一曹丞相而亡似偶然又似非偶然

後序

今相國益部孫公受武里若有年載社門著書篇帙
甚富觀華以年家子獲覽通雅中張邠之恨一日次
君仲愚以公所著述史億一編來示又不以其淺鄙
畧屬之一言應余何人也敢叙次公之文哉間嘗論
古之大臣其則贊天子理陰陽使萬物各得其所處
則相與憂海文史考證得失以不負其所學司馬遷
公居洛十有五年爲蜀野唐倚重其立朝大節生平

史記

後序

功業具見於通鑑一書誠陽修作五代史當關切治
亂成敗處必表而出之如宦官朋黨伶人諸論沉深
痛切可爲卓絕千古者矣今學士家多喜讀漢史者
大率以司馬遷范之文優於後代諸史耳雖然馬遷
尚矣其所採摭尚多疎略時有舛錯讀者病其是非
或說於聖人而況於遷范乎况而悅袁宏之前後漢
紀乎然則是非四百餘年之曲靡無消泯非有成見
卓識果何所據以爲商榷之資哉今反覆公所論著

原缺

如劉公漢高不爭此中而歸之之意往往從馬
上得之然霍光之恩意而其卒也不付恩賜責陳蕃
之傳實以爲其官官一曰何故不爲其善其後此
之家行過道而識其深意起其官可以重世直謂其
如劉文靖楊文寶等一曰成身退世雖顯然矣嘉靖
而後附庸以附庸相類其止止門戶皆思怨求如
趙普之請歸西轡之同心後如老雅公數歷內外致

漢史億二卷

山東巡撫
拆進本

國朝孫廷銓撰廷銓有願山雜記已著錄是編取司
馬班范三史所載事實隨筆論斷共二百餘條中
多與于慎行讀史漫錄論相同者自序謂與之
暗合故不復刪其論留侯子辟疆始謀分王諸呂
謂辟疆深沉多智無忝厥父有安劉氏之功夫諸
呂分王劉氏危於累卵特以祿產庸才遽釋兵柄
諸大臣得而誅之辟疆以一孺子首倡亂謀幾覆
邦國乃以能安劉氏稱之不亦僥乎

論世八編十二卷

〔清〕華慶遠撰

上海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論世八編

十二卷》提要

論世八編自序

予年二十時患綴學耕始不事師嘏咻無以自娛
於振塵握莫摘戲若梓音律類一一不耐又平生
無朋儔二三酒徒得錢相覓一醉為歡而蕭颯隨
之矣惟抽架上塵編稍得會心定輒州數行於冊
皆抱之所欲止而筆舌未能者乃前人已嚥心出
之憶孰經時肯、竊窺師輒不喜快讀高吟從此
始也但既識此味即愈與眾偶疎且覺從前所譯
書文另易一境絕非時蹊之所暇及也於是嘆曰
宜乎師之驅我於彼不得不限我於此也所憎者
猶未敢肆然為之仍浮沉于二者之間四五載竟
兩不得而亂離已繼之是以所錄未廣又苦購書
無資借書無地則姑存焉而已今又不獨患飢且
患窮栖無所懸末宿州是憂回念輟呻吟頌之樂
何可得哉愁病昏忘焚化作泰山無字碑幸此冊
在庶每一覽而感慨係之

甲申臘月識於滬蕩齋

序二

或曰漢以後無文子謂不然河嶽英靈之氣在人
為才識終無消歇之理有所絀必有所華文章有
定名乎如說部之有論斷在文另為一科剖析事
理品藻人倫漢以後誠為最勝約而博博而文精
鑒如老吏讀至快心處真欲作并州剪刀翹于昔
所錄多此一種年來通播餘生空歌樂土如凍雀
乞活音曉羽脩不離乾山上下猶憶宮中一男
如費而苦覓寄煩書舊地每為人非笑及茲故巢
猶存可以載異殘書未儘可以永日而快讀高吟

可以再理十年舊緒晤舍此將復何為哉收屋荒
林隨影為侶非所苦也拾薪播藁之暇長鏡充額
照陳於前殊堪為栗且歲稔餘困可分架工時益
一籤又足欣然也因合前後所題編曰論藝文多
恥之今義則耶之古
己丑陽生日識於物外閑居

序三

人多好讀未見書予則自幸性鈍喜忘未閱三五
年便堪重作帳中秘矣故不煩溢簞充棟之藏與
篇隱衷之探及謫作脩投之勞已足遮眼之需也
多病登輦舟、老矣百年方平白髮校藝耽弱目
流豈堪復興與埃簡作緣但時于一編得與古人論
世耳僻諸山水之遊昔也志在層巒絕壑長風怒
濤已苦濟勝無其今也唯有曳杖平坡弄萬清淺
而已無可自慰聊舉大蘇語云誰知聖人意不在
古書中雖然編中猶多長幅大方虛處尚與向老

更多見未見書乎

己酉春題於子齋

舊序

秋來失榮羈遊清囊旅莫心孤歧路病入征途羽
書之飛相望淚離之浮相披也歲莫東君百憂來
真懷哉旋歸荷國燕雀之處而年義盡室矣烟不
繼尊傾是憲曲永鵜結止祖史投人倚字割地殊
不易了風霜酸厲一室踟躕出無與語入惟拈坐
吁嘆乎昔人壯遊似不如是念金甌一缺遂同破
甌境寂多思感觸時有寒窓磨研之時偶得一素
冊乘少有意緒有所憶舊聞呵凍湯州每紙一二
則十指懸推靜六思動也雖略似竟陵鍾氏史懷

而或正史或野史或集或說不專一火久之益冊
上復霽有放但皆中無書脫誤處不辨檢括耳
題曰寒窗款則有二事涉可喜乃歎賞嘆慕之
可憫則嘆是嘆恨之皆歎也紙窮即止春將至行
賦千招祝願要勿事此矣
庚辰歲夜因思居士識

此卷甲中已遞入編存舊序附後以紀歲月云
己酉春分日識

論世八編目次

一編

第一卷 古

第二卷 夏

第三卷 商

第四卷 周

第五卷 周

第六卷 西漢

第七卷 東漢

第八卷 後漢

第九卷 晉至隋

第十卷 唐

第十一卷 北宋

第十二卷 南宋

第十三卷 元

第十四卷 明

第十五卷 清

第十六卷 民國

第十七卷 現代

第十八卷 未來

第十九卷 總論

第二十卷 附錄

第十二卷

南宋五國初

世編姓氏

宋胡五峯宏仁仲

朱晦菴熹考亭

邵堯夫雍康節

明陳眉公繼儒仲醇

王陽明守仁伯安

馮猶龍夢龍

宋魏鶴山了翁

明顧仲方正誼

宋歐陽永叔修六一

宋王稼軒義山

明張和仲遜

盧恭父舜治志菴

劉伯溫基

宋程伊川顥正叔

楊龜山時

明方正學孝孺

王弼州世貞

宋周濂溪敦頤茂叔

唐王摩詰維

明王龍溪畿法中

唐劉夢得禹錫

宋曾子固鞏

唐白居易易

宋金仁山履祥

明高存之攀龍景逸語忠憲

錢啓新一本

右第一卷

明鄭省齋

徐文長渭

宋徐仲車積

明丘瓊山濬

王辰王衡

陸儼山

宋蘇東坡賦于昭又字和仲

明張太岳居正

宋熊勿軒禾劉大

右第二卷

明楊升庵慎

屠赤水隆

祝枝山允明希哲

宋胡復湖一桂

唐柳子厚宗元

宋陸放翁游務觀

明鍾伯敬惺退翁

唐韓退之愈

明譚友夏元春

顧瑞屏錫疇

右第三卷

明唐荊州順之

明袁了凡黃

宋張南軒拭

王元之禹偁

呂東萊祖謙

元吳州盧澄

宋項平菴安世

唐皮襲美日休

宋司馬君實光

張橫渠載

明陳王壘于陸

張仞初薦

王允寧維栢槐野

宋蘇明允洵

漢司馬子長遷

明李卓吾贊

宋真西山德秀

元許魯齋衡平仲

許庸齋仲翔

右第四卷

明宋景濂濂

明袁小脩中道

徐汝康

宋程明道顯伯淳

黃勉齋幹

劉道原恕

明耿子庸

元楊鐵崖維禎

劉靜脩固

宋蘇穎濱轍子由

朱若復

葉石林夢得少龍

唐子西庚

明袁石公宏道中郎

唐張文昌籍

宋呂與叔大臨

明董思白其昌玄宰

宋林和靖逋君復

唐呂化光溫

明吳素衣森

宋陳希夷樸

羅景倫大經

劉元城安世

嚴坦叔

宋車清臣若水

羅公願顓

明馮天池時可

李空同夢陽

宋馬貴與端臨

明邵二泉賈

葛見堯

宋黃吉父履翁

明丁長孫元鷹

瞿昆湖景得

張雲門

陸子淵溪

宋林德頌

明湯若士顯祖

陳貞錄居

漢劉中豐

元虞伯生集印卷

明李長卿鼎

陶敬菴望齡

陳明卿仁錫

張西銘濟

謙子蘭應芳

宋晁無咎補之

明劉子威鳳

閔士行景賢

宋陳潛室垣

明劉仁齋刻

宋胡康侯安國

程啟夫

朱敬則

王洪州

凌以棟

李應中

王魯齋柏文憲

明徐養齋

楊復所起元

元吾子行衍

右第五卷

洪容齋邁

陳止齋傅良

明茅鹿門坤

唐李太白白

許子春應元

明凌藻衆約言

文徵山徵明微仲

宋胡致堂寅明仲

王伯厚應麟

明陸順山景子

徐太室

唐李元統德公

宋林少穎之奇出

陳同父亮龍川

明陶祥圭

宋劉居山子華居冲品之子

印公濟并序

陳寧雅

宋黃東坡震

宋尹遂昌起草

楊先韓

宋劉百父敵

王鈞夫楹

明鄭淡泉曉瑞蘭

任德翁

林希元希元氏負

宋陸象山九淵子靜

明李于鱗攀龍

孫開斯慎行洪澳

唐推戴之德興

明張凌虛鳳翔

宋羅仲素從彦

劉益友友益

周州寇容

故東谷英

張文潛朱

晉王子并嘉

唐羅昭諫隱

宋葉正則道

丁南湖

唐劉子淵知幾

宋孫泰山復

馬君復

漢班孟堅固

隋李于約士諫

晉葛稚川洪

古弟六泰

宋黃山谷庭堅

唐輔仁仲友悅命

漢荀仲豫悅

范蔚宗曄

明湯睦菴翁尹

鄭萊菴以偉

夏君憲

陳白沙憲阜

胡元瑞應麟

唐杜子美甫

漢王節信苻

右第七卷

唐裴晉公度

晉孫安國威

明王季重思任

李齊臣

右第八卷

明王麟州世懋

宋劉須溪辰翁

晉杜務伯

元郭陵川經

明周海門

費補之蒙

屠遵之喬孫

范溥夫祖禹

文湛持震孟

右第九卷

宋張子韶九成

右守道介祖休

明王濟之鑒守裕諱文恪

胡子厚

計有功敏夫

張玄羽

唐壯牧之牧

李長源汝郭侯

明霍渭崖踐

吳敬夫楚

宋嚴滄浪羽

秦傳卿

明劉景齊定之主靜

蔡寬夫

唐元微之慎

宋介父安石 半山

元倪雲林瓚

唐陸敬輿贊宣公

李義山商隱

明陸平泉樹聲

周思兼

徐以清

宋秦少游觀太虛

宋子京祁

右第十一卷

明張齊民

何耕丘喬新

宋文與可同石室

方泊定勺

蘇子容頌

文文山天祥

宋蔡西山元定李通

陳后山師道履常

黃鄮山

朱少章

鄒志完浩

游迄夫酢

蔡君謨襄

右第

陸儼山溪

耿子庸定向

凌以棟稚隆

徐養齋問

周海門汝登

周萊峯思兼

元陳子貞

宋謝顯道良佐

侯師聖仲良

張荃翁

右第十一卷

宋李伯紀綱

蘇雲卿

王明青

任元受盡言

李果齋方子正叔

明錢緒山德洪

吳民表

薛方山應旂

葉心水

沈石田周

吳文柄

權葛溪

卽見獨

李古冲

右第十二卷

論世編卷一

于于子纂

於于子纂

卷一

胡五峰曰讀五帝書而後知數聖人澤及斯民之遠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治其國家自天文地理人倫衣食之原以及器血法度禮樂之章誰推明制作之也後世有小利微勞邦之人猶得祠而祀之乃數聖人功垂萬世曾不得推苗裔建廟延春秋四序享天下之報也

朱晦庵曰三皇無處理會孔安國以伏羲為天皇氏神農為地皇氏黃帝為人皇氏

朱晦庵曰兩儀未分渾然太極而二儀四象六十
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此
程子加一倍法之說所謂一言以蔽之而卽子所
謂伏羲畫前之易可見其不安矣
方崑山曰太極既生陰陽即生民物如得天地心
各相開闢餘年而後生之理充迄於今纔三千餘
歲世道遞降已如此蓋未有百年不變者也
卽康節曰三皇之世正熙熙焉雀之巢俯可窺當
日一般情味好春和天氣早晨時
陳獨公曰息夏秋過北以往木落霜飛猿雁呼

號千古長哉可不為之慨哉

王陽明曰義皇在夜氣清明中此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澹然平懷學者但信得良知不為旦晝所亂使常住此世界

馮猶龍曰世謂三墳為三皇書而伏羲造書非以代結繩則三墳為伏羲以後事

羅昭諫曰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為山岳巨腸胃為江河一旦慮其拙然而興則下無生類於是乎銅鐵於山澤萍魚鹽於江海俾攻取以苦混沌之靈致其义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

彈矣

馮猶龍曰世傳伏羲以後為天子者凡十有五氏然太昊命官十五氏中多與焉則是皆佐治之臣也豈當時各居一方以理民已如後世封建公侯之制耶堯十二歲封於陶可見無不封者其佐摯封樹則如周公之既封而仍相王室也

魏宜山曰李陽冰志在古篆三十餘年編想上古造書之意因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州木得霏布滋養之富於衣冠文物得揖

讓周旋之體於蕭眉口鼻得喜怒哀慘舒之分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節齒牙得擺拉咀嚙之勢隨乎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

神農始味州木之滋察寒溫平熱之性乃斷樛未和教藝五穀又令民避就水泉甘苦可知如藥口和如穀如酒如醢即此是醫方

顧仲方曰上古無侵伐大刑起於轅吾如涿鹿戰未夢華胥年

語云治日少亂日多三代亦不免自史傳可攷伏

義在位百十五年神農百四十年黃帝百九年少昊

顓頊帝嚳七八十年堯近百年舜自攝至禪六十紀而更七主漢一代兩朝而止四年元八十九年為朝者已十矣何受命若斯之不一也

歐陽永年曰按史堯舜三代即如黃帝則堯傳其四世孫舜傳其四世祖禹稷契同父今論其

世次則湯當與王季光弟武王伐紂是代其十四世孫也孔子於書斷自唐虞慎之耶

馮猶龍曰顓頊代少昊帝嚳代顓頊皆後子堯代

堯年也堯舜禹上邇矣黃帝一脈相承後儒妄為
公天下家天下之說而篡弒得以藉口悲夫
王稼軒曰天下之數起於甲而勢合於庚帝王受
命之元多在甲古今混一之勢數皆在庚黃帝
以來至今不爽
邵堯夫曰極盛莫過於堯先予此者有所未至後
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
若合符節
張和仲曰舜作歷以藏書周外史掌三皇五帝書
古文籍六似不簡劉氏七略在秦燒書後猶云三

萬餘卷何多也楊朱有言三皇五帝之事若夢若
覺三代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見
或聞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記或廢千不識一信
哉
盧恭父曰軒昊之代君為心此民為百能堯舜之
代君為目此民為牧三代之時君為醫此民為疾
五伯之法君為工此民為林二澤之法君為隄此
民為水
邵康節曰所謂皇帝王伯非獨謂三皇五帝三王
五伯而已但用無為即皇用恩信即帝用公即卿

即那智加那御而巳矣
劉伯溫曰堯舜之於民猶以漆搏沙三王之於民
猶以膠搏沙五伯之於民猶以水搏沙後世之於
民猶以手搏沙
胡五峰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川
注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謂鴻荒之世氣復
而滋萬類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導之則氣不
以齊之則爭倫理所以道之也卦井所以齊之也
卦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設唐虞君臣所為
憂動也

程伊川曰泰山高矣絕頂之外無與乎高也唐虞
事業自堯舜觀之知御一點浮雲之遮如虛耳
楊龜山曰舜當徵庸觀其設施才德如此宜其非
終身飯糗茹水於溪山者今人可小有才氣而不
能自已其功心乎
朱晦庵曰濂溪言誠無私出一心字語極妙也橫
渠於此又每說豫字語之當早也近之公孫卿
正遠則廢與存亡只從此處看破使韓柳了堯舜
惟精惟一便是此事
楊龜山曰堯明俊德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

邦法度蓋不及焉而已。然後及命義和以欽若昊天等事。法度豈所先。方正學以天下非法之所能治也。堯舜推仁義而寓之於法。其法上非為身計。下為民計。王弼州曰。取民近。則民近。行師近。則獨尊。近。充厚族。近。然。而。天下。不。為。獨。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慢鳥而。恒。以。古。人。不。得。已。之。心。行。之。善。知。周濂溪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暱也。堯降二如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楊肩吾曰。天下即不治而吾家未嘗不治者。曾閔也。一家即不治而吾心未嘗不治者。周公與舜也。王厚詰曰。忠孝節義。御物者。即此。忠孝節義。知洗耳。非入道之門也。陳眉公曰。荒度土功。八年於外。方得水。水土漸平。故民稼穡。易鮮食。艱食。三番境界。百姓始略有生理。前此盡大地是洪水。獸蹄鳥跡。堯讓位許由。不受。固其宜也。嗟乎。今之天下。濫。即論。蓋古之天下。淡。則拱手以與人。而不納。老氏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由之謂乎。明。

張和仲曰。觀南巢之放。始知堯之愛手也。堯以天下與舜。必皆謂聖人不私其子。然其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其貽丹朱者。不既厚乎。使以傲虐之資。居臣民之上。焉如其不為桀。魔德公遺子以安。堯於朱也。亦若是矣。古人祭。又立尸。立尸必擇人。舜之初也。丹朱為尸。則舜能化之可知矣。

張和仲曰。虞自幕故有國。即賢。腰上無遺。當鹿能守其國者也。其故殺舜。蓋謀立廢。象欲殺兄。不固奪嫡。不然。匹夫敢無故殺子乎。則稼陶漁本以。

避位。托而追焉耳。

王龍溪曰。人情得之親。矣者。屬意深。得之隣。聞者。用意微。故曰。夫子賢於堯舜。豈易賢乎。

劉夢得曰。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庭。元愷舉焉。曰。舜用之。不言天。授在殷中。宗襲乳而興。心知說賢。乃稱帝。費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綱或壞。復歸其始。蓋天與人交相勝耳。

曾子固曰。所謂良史者。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

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昔者唐虞有神
明之性。微眇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之者不能
名。其言至約。其體至簡。而為之二典者。推而明之
豈獨其述。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無不盡也。

白樂天曰。舜典三載考績。三致熙陟幽明。益不三
載。則政不立。而跡求之心。生則致之化。廢矣。三考

無熙陟。則勸懲之典。廢名實之辨。混矣。

陳著公曰。舜命龍曰。朕聖謨。既殄行。震驚朕師。命
汝作納言。言官也。使言官而自為謨也。當以

何法。之。嗟乎。天下安有言。蹈不。清。而可。望。通。者。

我清之。術。則在。知。其。人。不。在。其。官。也。

金仁山曰。堯舜禹以天下為公。皆承其祀。三代之

子孫。以天下為家。各祖其先。堯舜未必同出黃帝

郊。錄。當在夏之末造。

王弼州曰。古帝王郊享之有配祖也。是三和之。逆

也。德不足而強尊之。知乘天。和無乃僭。日月星辰

哉。高忠憲曰。舜治天下。至纖至悉也。而孔子曰。無為

者得臣。分職之後。更不用已意。祭焉耳。

戲感斯曰。釋教歸根復命。是聖人兌卦中道理也。

此岳御却以出震地。作朕堯舜既禪位後。雖然
不動此際。當不異。
先位乎西。而缺處位乎東。上諸生先義方
後書主手勿云云

論世編卷二

于子纂

卷二

方正學曰行於一人之外而化極四海之內觀於數百年之前而驗於數百年之後者風俗是也夏忠商質周文守之至於國止而後已其風俗素定也

魏崔山曰堯典所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萬古不易也豈獨夏而商建也周建也示一代之興各有所尚耳非改月改日也若改月改日則四者之序紊而民聽疑惑將明狂狹藏皆失其緩矣子致訂古人

文籍未論他書即詩書易春秋左氏所書之月實皆夏而後人輒謂以某月為正月者不深究其義耳

鄭君謂曰商周改夏正諸儒偏主一說各有所蔽朱子云或是當時二者並用此說較近

洪水九年為宮巫矣拉斯氏而莫康居唐虞讓功而歸還之以孟子之功不在禹下過矣夫楊氏墨氏豈能廢孔子之道哉即孟子以之無父無君者究其末流之所至耳退之又言孔墨必相附會不倫

徐文長曰九年之水如云連極歲勝年若懷山之勢至于九年人物俱盡禹何以施其疏鑿哉

徐仲車曰禹治水疏河浚川未嘗不墾戰國為之義班固有禹理洪水之文豈不謬哉戰國苟為已和墾防衆川以遺官隣國或引以溉而不復問

禹之故衛矣治河者必先議復九河乃可

朱晦庵曰禹治水以是從低處下手而下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

丘瓊山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宗遠於今則自西而東又之南

矣河之宮在吹一淮而受衆水之歸實謀為漢哀帝陳三策從和止川其下朱子之說不出於漢也

卷二
于子纂

王辰王曰禹定五服遠者賦輕似獨重責於畿內
何也蓋民勞則向義京師天下根本情則天下皆
情修則天下皆修風之所自也禹不勤德天下勞
以飭其情天下教以供其修也今之京師地不四
人不農東南之憂也得微與古之句服異耶
陸贄山曰禹貢物止載八州英獨無之真今之
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自昔然矣
高忠憲曰越遷有無化居即大禹披荒之法後世
善理財者總不外此但官府謀國之心能如謀家
之心何患貧乎

丘瓊山曰禹貢庠土三壤賦皆有一定之準則後
世征歛無藝惟循簿書之舊既無底慎之心又無
威則之法此民財所以不均國用亦因以不足也

禹言人無利不可使也又曰充舜之人皆以充舜
之心為心其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嗟夫
吁咻都俞猶在於耶而堯舜之民於是遂不復見
矣

蘄東坡曰禹鑄九鼎即器也初不以為寶武王遷
之雖邑已見矣義士方周之盛鼎為宗廟之觀

美而已然知其後為子孫懷辟之罪秦楚與齊三
虎垂涎而服周之地何足以肥國徒以寶在耶淪
沒泗水者知周人毀之以緩御也秦皇漢武萬方
出鼎與兒童之見何異
馮猶龍曰禹鑄九鼎以象九州益水患方除制作
已備如分野土田貢賦却之式鑄之鼎以為萬
如準耶耦耕周而國象神焉何說乎
張太岳曰虞廷諸臣陳謨獻說皋陶之言最為精
粹當昔禹方經理九州則定揆之任必屬之皋陶
矣舜曰俾予從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亦

曰皋陶邁種德惠乃降黎民懷之可見矣後世獨
以為刑官殆不然當禹末年皋陶必已歿不然必
不舍之而傳子也

史言太康居卷不衣農政不脩四夷皆叛羿罔民
怨距之於政五子作歌皆怨太康而不及羿蓋孝
者君德之本農者立國之本古史筆法簡嚴如此
羿篡逆之始也其距太康因於政沒即劬之六娛
之以政似是拙計而羿卒厄焉何也蓋其行媚施
賂愚弄其民以微邦罔民怨之故智也
能勿軒同少康克復舊物虞若之功也當羿浞相

繼夏之亡也久矣。虞君固守其國以至滅。滅亦異人哉。

論古編卷三

子纂

陸儼山曰自成湯以來天下混一為正統。先儒論之詳矣。恐太過繁而未精。予意欲折而論之。益有正而不統者有統而不正者。



楊升庵曰湯武逆取順守此漢儒誤解左傳易曰湯武革命順天應人焉有逆而順天應人之理惟左傳李札有以亂取國奉禮以寧猶懼不終之語然季子猶懼其不終而謂湯武為之非漢儒蓋本於此而轉失其指矣

湯既勝夏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順民所欲而八年此公非開戾之欲止難順知其勞天下云至矣

嬰節代桀文不推助六事自贊六德可讓豈成湯之輔猶有與政國昭華草連雲治容舞雪謔言刺

於止棘寵貽章於官耶如是必遇交而後請耶

虞夏用人止於五族周之卿如六多親故知人之難也如此立賢無方成湯獨見

屠去水曰伊尹遭時六人不幸矣尹之道大尹之功偉而孔子未嘗有一言及尹何也

祝枝山曰湯桀之敵國也伊尹三聘五就行藏亦可疑

高忠憲曰人苟無器然於湯聘之心腹早有福焉而此的符徑和有不為辭和所魔者

胡斐湖曰天生大聖賢不數生大奸亦不數惟中

材最多是以伊尹周公武侯功大

王弼州曰盤庚賢主也然讀其文而知商之業與

商損之所由滿也

金仁山曰盤庚立弟必有所不得已耳非商家舊

制然也史言廢嫡立弟比九世亂若湯既而士史

不應以罪歸後主

張和仲曰傳說之事世咸疑之以為夢而得賢可

矣或否焉將不立之為想歟且天下之貌似六多

矣使外似而內否亦寄以藍梅丹楨棘或又云武

丁嘗居民間知說之賢但一旦舉而加之臣民之

工未必帖然以聽也俗尚鬼因民之所信而導

之故徵於夢焉皆非也蓋性情治者夢寐不覺不

觀孔子之於周公乎帝貴良卿恭默之誠自能致

之

賢聖之君六七作都六七遷而國勢獨強商德

最盛蓋損上益下遷之義也

熊勿軒曰三代之俗商為最美

楊升庵曰史述作殷紀未見古文尚書孔安國信之遂以祖甲為太甲朱子亦因之於賢聖之君注不稱祖甲慎按尚書無逸稱殷之賢君必及祖甲且與二宗文王並言而不及太甲則祖甲之賢可知若以太甲為祖甲則周公何倒置之中宗高宗之後乎

高忠憲曰殷之三仁是三樣明哲係躬楊子雲只為錯解此一句耳丈夫此身是千古此身千古保得方成明哲而知之躬前盡千古之躬伊始若臨

難苟免即是要保幾年終歸一死

柳子厚曰周者未至殷祀未珍比干已死微子又太向使紂自斃武庫忿亂誰與國存箕子隱忍為奴固人事之或然也及天命既改以法授聖以道訓信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易曰箕子明夷正蒙難也

陸放翁曰紂為長夜飲或曰達旦非也薛詩昌宮詞有云畫燭燒闌暖復速殿帷深密下銀泥開門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北長夜飲也紂我飲一國失日問箕子辭以醉乃屈子自

許眾人醉我獨醒嗚呼原死矣

楊升庵曰左傳既云微子而縛又云左牽羊右把茅豈有四乎

張和仲曰微子內袒而縛左氏之誣也史言微子抱祭器歸周歸周矣又何待周師至而縛耶況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即紂之事當在武庫亦非微子事也論語云微子去之者去紂都而逃於荒野也一時釋因封墓獨不及微子必行逃未之獲也迨武庫幾始於殷後而微子於此義不得釋耳弄周之說無乃譯乎

按呂氏春秋云微子與紂同母特微子之生母尚為次妃耳然則太史所據之法尚有可議豈商家弟及舊制嚴嫡庶之辨固然乎

高忠憲曰孔子謂夷齊民到於今稱之聖人貴名哉試觀古今忠臣義士精爽表於兩間者何物乎民所以得而稱之也

鍾伯敬曰神農虞夏思為天下代蓋殷先以放伐也

韓退之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天下一人而已至伯夷叔

辨則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也
譚友夏曰太公望用於周是伯夷心事

紂厚賦以實鹿臺之財及其亡也衣珠玉自焚於此武王初克商即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以賑貧民嗟乎一亡以此一興以此嗟乎財也
鍾伯敬曰蜚廉為增報命嬰侍中之義人也後之以大臣自命者勿輕詆此輩

顧瑞屏曰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崇而明肅嚴先罰而後賞其驗於斯乎當時有天下者三十世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周之東遷係托諸侯地不大於曹滕雖過其盾非商比也

論孟編卷四

子·子纂

鍾伯敬曰古公才近周公有周經制半出其手觀衣袂諸詩可見其立李傅昌此未開國承家至情初無損於古公故前商之說周人自道之而後立乃肩也焉代為之諱不亦多事乎

史官周家以陰行善發祥初不得其解及觀陳平自言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已矣終不復振乃悟

朱晦庵曰伯夷泰伯心事一般但叩馬之諫伯夷可施之武王而泰伯所處在父子之間形迹必不可露只得不分明且去史云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還疑在此時去也

鍾伯敬曰泰伯讓國而不失國虞仲在周本不當有國而得國於吳嗚呼讓何負於人哉
有周王業在泰伯去國文王傳位之際大勢已成故孔子皆以至德歸之

唐荆川曰化之隆也侯於遠治之衰也侯於近文
王壽考作人而田野武夫可為干城腹心及周之
衆學校廢壞士人拋棄而無禮故免置子矜並列
國風

王弼注曰有華美女驪戎文馬所以激中紂之素
志異九二曰吳在林下用史巫紛若吉是也
胡復湖曰周家文武成康父子孫曾相繼二百年
後世謂太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貞元會合千古
再見而已

顧仲方曰呂尚詳林津園損靡所通靡屬朝歌市
垂釣磻溪石吁喂一代雄不遇終山澤

屠赤水曰太公百歲人能驗馳戎馬其精氣迥與
人殊宜渚壇之龍不敢以風雨過

武王使人候商報曰護勝良王曰未也又往報曰
賢者出走王曰未也又往報曰民不敢怨誅矣王
曰嘻通告太公、曰刑勝也亂至矣此時太公
已年九十使更幾年紂惡未甚則歸周二老後世
不能別也

武成周家典謨也孟子止取二三策曰書信書不
如無書又云誦其書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蓋于
蓋無書不讀方能作此語

胡五峰曰堯舜以天下授人無不德我之望湯武
有人之天下無我取人之德是故古上本無大事
也惟我不能大則事為大
即康節曰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湯伐桀以放
武伐紂以殺下一等矣

張和仲曰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
不明甚于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無蠢動者及

武王既克商民不靖武庫扶殷箴之衆東至於奄
南及淮徐相挺而起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
大抵皆反者也蓋湯之放桀六聽其自屏一方而
終耳未至黃鉞白旗之甚者也故夏人之痛不如
商人當是時若非周公之聖消息彌縫其間商周
之事未可知也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懷危懼
若將隕於涇澗至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
論之湯武豈可並言哉

王弼州曰桐宮居處處仁遠義請金勝則凜乎惕矣以周公之聖而幾不免

蘇東坡曰管蔡非逆也特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

張和仲曰齊之於魯桐止及舅故齊得而封之管蔡之於周公禍且及國不得不誅也

祝枝山曰由商而論則為義士由周而論則曰頑民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鼎義士猶或非之杜預以為伯夷之屬非也

索丁凡曰文王服事殷三叔商之遺臣文之子也

少康復國後世賢之獨不許武庫耶信文王而疑周公或亦三叔之所以叛乎

方正學曰周公之時殷之遺民大者作亂小者騷淫公方伐叛作大誥以告四方而猶惟恐傷之曰

義民曰商王士至於康王命畢公乃藥曰頑民不識導民之微權矣

周公陳公劉之風公劉修后稷之業古人致治無不以民事為本

張南軒曰周家之法其君子重稼穡其家室將織紉相與咨嗟咏嘆服習乎艱難歎思其勞苦此為

王業根本也故頌服之無數之章則知其所以勸誦休其禁織之章知其所以戒

顧仲方曰召伯周大臣勤民不遑息巡行施德王風播南國公侯及民靡莫不得其職一覽甘棠篇千載情何極

太公五月報政曰簡其君臣禮從其俗魯公三年報政曰變其俗革其禮魯三年而後除之其後齊

伯諸侯而國平易姓魯之強宗如三桓以降亦覆衰微公室雖弱守禮以存遂與戰國相終始古人

立國脩短理亂係於作法如此嗚呼一變至魯孔子蓋云不易也

丘瓊山曰成王都鎬而往來朝諸侯祀清廟于維
北而京並建之始維天下之中謂之成周鎬天下
之至隆謂之宗周我高皇都吳太宗都燕金陵天
下之大和金臺天下之大勢亦此意也然周漢唐
宗皆並建兩都地皆接壤惟我朝則不然

陳眉公曰北有黃河南有長江夾流中間大地是
曰中條、以豐鎬為昔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以
維邑為腹風雨陰陽會通里均周公定鼎焉青齊
為尾伯禽分封傳國最久又生孔子顏魯古人相
地分枝學脉如解牛破竹也

陳眉公曰井田兵法之祖周公經緯姓氏八百年之苦心所存也。儒者猥云寓兵而不悉公所以寓兵之旨。在國祭以用歡。國歡以伐亂。意庶其坐作進退之名。而更創其名曰獵。所以善藏其兵於不窮也。吁。公之心亦良苦矣。使公之非此。止於截溝塋而剖封植。則其事誠近。惟其以田獵輔之。導民富強為千古兵家不傳之秘。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私。私曰。言私其穰。獻新於公。民之觀工而樂事如此。用之以戰。有不為公先者乎。況溝洫川澮相錯如織。則不必設地經以制戎馬。比屋皆土著。則

不必立保甲以稽奸民。二十受田六十而歸之官。則不必汰老弱以覈年籍。田中有鹽鹵場有宮則不必立裂地以處師徒。我耜我耜我耒我耒。則不必飛千里之勢。戰萬鍾之粟。今國計僅支目前國勢日趨貧弱。為其竭東南之民。養西北之兵。年之首尾兩圍窮富強俱困者。不知寓兵之旨也。不獨不識井田之制。兼不識講武之法也。

王元之曰。古井田之制。農即兵也。今執戈之士。不復事農。是古四民而今又一民也。

呂東萊曰國之重事惟士與兵井田之制皆取於

農工商不與也取其質朴故耳

魏鶴山曰予讀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折以待羣客旅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所開人情易動雖黃帝堯舜亦先事為慮及觀周制則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樹之固有邦國之限有巡警之警有臺榭之守其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名義不止則諸侯又不止則有遍境出之法乃知古人設險固國自有長慮

唐荆川曰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不去其鄉公卿大夫不去其國出有祿仕之榮入有桑梓之歡雖委質而勤之君未嘗一違其親即卸命而為使亦不越友邦侯服之間其所育而應者非有絕棧驚棧驚波弱痺孟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非有侏儒程詒豕竄展視耳目之所觸而愕焉者也然而四壯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淡悲其下之所自鳴於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必恃其勢之所易以使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事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仕者蓋鮮宜也

程伊川曰宗子法行人知重本公卿各保其家則忠義立而朝廷之勢自尊朝廷之本自國今之驟得富貴者身死而眾子分裂家且不保安能保國漢宗子之法雖廢猶然其治令猶云賜氏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宗法猶在也

唐荆川曰大宗者收族者也古者同族而立之宗族有餘財則歸之不給則資之其族人有如膏肓手足相為一體其財產如津液血脉之經緯營衛乎其間惟其所虛則注焉而無壅腫贏乏之處是以舉族無甚貧甚富之家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族

自井田廢而始有以贊甲於鄉者自宗法廢而始有以贊甲於族于是富人不免有僮奴猷靡而族子撻鞭者仁者不忍也為之義田以贍之猶有大宗遺法焉然君子以為大宗之法益隱失但義田可以自為之制而大宗非上之人為之制不能相聯屬也

宗子之法影不可以廢以有老庶仲庶義以義田補之擇子弟之賢能者以為之可以賢釋賢猶可以之

唐荆川曰古今之變其可駭也夫古之職於學教必鄉老國老道隆而德純鄉之大夫嚴而事之有大事從而乞言其在天子則為之饋饗醕醢于第不變則有移之郊遠屏之遠方之條以今觀之鄉邑又何其朴也惟教化典禮課育才善俗六恒謂於鄉邑之師是賴乃考其職守不出廩食勺糈而已所受日數溢米月朔望抑首促步於守令之庭候顏色喜怒以為榮悴即馴謹于第而而師背而嘲之矣得善地惟飽且卧耳得瘠地惟悴無聊洋官而逆旅焉噫提其卑賤之勢雖有道之如行古

之法將見齟齬而不行耳
朱晦庵曰古人以實行興賢其法俗矣今之為法上云教之詳取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糊塗情錄稽防曲盡而其其不越於無用之空言而已士既失其所以自重之義但知為空言可以避祿爵何暇復思上之所以取我者其意為何哉
吳州虛曰士本有可用之實能反取其不可用之末校時既失人士亦失志

蘇東坡曰周之黜民之罪惡未嚴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又按其輕重役之有不格而惠若其鄉者謂之罷民雖未入於罪亦不使罰帶而加明刑任之以役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周之民小惡已不容於鄉堂以待其貶而後刑之哉今之為惡而不入於刑者衆矣巧為規避持吏短長終身為不義而罪不可指名人不該詰其入於法者蓋無幾耳

為教化者以歸之不使持計則公

唐荆川曰古者教民閭有塾族有師塾族之教民之出入者必受焉敬敏任恒則書之序茅棚睦則書之士生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禮銘樂治納之至善之域豈直處庠序為然哉周之將亡其典廢盡於是士大夫或抱器而私教授於山澤之間不出戶庭而自成庠序蓋觀於洙泗之流斯一係一絃歌鼓瑟者至數千人迨數百年諸生猶以時就而習禮焉至使觀者低徊而不能去其盛也自是以後西河郡縣傳易授詩終然彌眾然皆與庠序無預漢興立博士置辟雍橋門觀聽武卒受經極

為太平之榮觀而當時所為師弟子者不在也濟南關西卿邪千乘也傳經術隱居教授生徒至萬餘人然亦不屬之庠序由此言之師道之在山澤而其功過於三代久矣若以庠序言之則今之學宮可云備矣蠻貊海岱僻郡下邑莫不置官生徒多者至千人然而術德禮樂經術之寄在焉否也其所稱高等者不過聲章聲利溺心滅質之具說激矯捷之習豪傑之士是以棄去相與詠詩習禮考業講德於巖居燕處之間導其趨向樹之風聲而先王之經術亦稍賴以不墜蓋亦不得已焉

耳
朱晦庵曰天下事非一人之聰明智力所能獨運古之君子方其未用已博求人而置之門牆獎勵所及亦不勝其衆至於當事之日推挽成就布列於任何功不成也

劉伯溫曰古者百畝之田無家不受民自無饑寒者故涿池山林有禁然亦將育而蓄之以足民用若後世則貧民衣食於是勢有所不可如煮鹽海水乃天物而國私之是與貧民爭也故禁愈切而犯愈多曲不在民知天下之重禁惟嚴主權而不在水食之數者如錢與幣可也
唐荆川曰古者林麓金石鉛錫在蒲鹽廩馬獸翎萃之瑣莫不有禁而名山大澤雖封諸侯不以及者懼夫利之所孔之不室而爭獄滋多為民害非以自封植也

楊龜山曰周官泉府之制以民用之藏之物貨之有無常相因而至也故不售者有以敎之將使物之無滯非以賤故買也不時買者有以待之擇使用者無乏非以貴故賣也
朱晦庵曰古者歲凶錢闕方鑄以權物之輕重以養饑民

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朝者三十六國。桀王能伐之，其用人則刑猶存先世遺緒，宜乎孔子定書而存。君牙伯冏呂刑歟？

金仁山曰：呂刑不失哀矜之旨，然繁而寬，棄世之法也。

胡雙湖曰：孝王封非子時，大電，牛馬死，江漢俱凍，至粟已百四十年。至始皇則又五百餘年，天變易測耶？

祝枝山曰：宣王側身儲行，諸侯復宗周，室中興，自宣而外無聞也。然靈王太子晉曰：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則周蓋未嘗中興也。久延天命，不可謂非辟公卿士夾輔之力。馮猶龍曰：詩有鴻雁，即有黃鳥，有常武，即有新矢。宣王末政，其不克終乎？

佛生於昭王二十四年，孔子生於靈王二十年，老子歷世有聖人名，而五千文授關尹，亦在昭王二十三年。時蓋君道之終，而師道之始乎？

顧欽夷復論云：老子出關之天竺，雖高僧，王夫人名淨妙，方畫寢，老子乘日精入夫人，口後年四月八日，喪年，剖左腋而生。

鍾伯敬曰介葛盧來朝知斗音云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而傳一語使人惕然又在莊氏下生說法前也

[illegible]

唐荆川曰孔子序列逆民數人其所謂不降不辱者心與逆而不識也其降而不辱者心與逆而難識也蓋此數人者脫然于聲利華施之外而一無所縈焉耶師也

鍾伯敬曰平王封秦襄公賜之岐西之地慮戎之奪之也而擲之秦真同小兒戲其秦滅周平實與之嗚呼豐鎬重地而為賞功之物乎
項平庵曰自天理觀之中侯為平王不共戴天之讐自平王論之則中侯乃其費充成濟也夫子刪詩存楊之水其刺之當矣春秋托始於平王其義可知
馮猶龍曰平王四十八年魯侯使宰嚭請郊廟之禮此魯備祭禮之始

鍾伯敬曰叔段馳馬試韜公子耳其徒皆狎客媚
子從史為歡詩所稱道叔者止射獵食飲之事非
如武公之從隍東密計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者也

又曰周鄭交質。此何等世界。乃左氏謂之二國衛武公侯爵謚聖。古今無兩。

皮襲美曰石磻殺辱叔向殺魚噫殺尚不可況於殺乎然已不殺他人殺之已刑及一人他刑則覆族此古人所以惜其族也

鍾伯敬曰鄭伯射中王肩。乃猶曰君子不欲多尚。

人况敢陵天子乎使祭足勞王且問左何此何異
司馬懿拒其君於伊水送大官食共詣行在予亂
賊血目不甚相遠

鍾伯敬曰申生帥師伐狄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珰
先友之言曰親以無災臨矣嗟曰狄可盡乎畢餘
子養罕美曰逃羊古大夫曰死聚哭一堂十載之
下聲和餘慟哀怨之氣豈不招青而致灾乎此四
皓之所以有功於漢未可議也諸人聚哭竟不敢
一優施乎

白樂天曰申生之葬非恭也外之始形不能為康

齊之肅懷祗載禍之已延不能為秦伯之讓位去
國難之既作不能為重耳之遠害全身左氏無識
馬何也

司馬君實曰杜元凱謂荀息有重言之義故左氏
以白圭之詩集之非也彼生而許之死而背之者
小人之行君子不識也獻公廢長立少荀息晉之
正卿宜以死爭而反以死殉則忠之言玷於公和
璆之前而不可却於公已歿之後也然則左氏之
志正以貶趙盾之惜耳
鍾伯敬曰國破君辱千古時勢之報莫甚此時晉

惠之有呂卻不遜孤趙其無成也以事非其主然
亦可見臣子於國家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處之
事而成則所論也

司馬君實曰王者必立三公一人居內二人分天
下而治曰二伯周襄伯職靡齊晉糾合諸侯以尊
天子固而命之以候舊職也伯之論轉而為
卿之名自是始
黃東發曰伯白惲猶王曰王也正音為靜字轉聲
為動字正音定位之名轉聲有為之祿也
司馬君實曰王伯無二道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
賞善罰惡禁暴誅亂特德澤有深淺功業有巨細
而名位有尊卑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者也

楊升庵曰世稱五伯濫矣予見其元未見其五也
夫伯何為者以聯諸國會盟以杜殺國維城是
之耶耳桓伯之雄文其繼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
荒矣曰然則五伯之說何所乎曰戰國之士所以
鼓其君者也
張橫渠曰五伯假名即非父母天下之心故不得
為王道

張和仲曰均田之法後世多行之不嚴久也唯三
代千餘年不變蓋有封建之制以維持之也諸侯
五等世守其國授田於民以養之富人授田客耳程
其勤惰較其豐凶戶口收授求所西陌之利病皆
習聞也降及戰國諸侯之北應屬其法雖未全廢
其弊已不可勝理至郡縣以後則守令遽除不定
在事歲月有限即行均田不過曰田之在民者而
均之政數不明受成吏手徒滋奸弊增紆擾而已

張和仲曰魯初稅畝以民不盡力於公田故履其
計而稅之也魯國壤法然亦可見民風已自不古

金仁山曰孔子傷王室之衰諸夏之弱而許管仲之仁此聖人憂世之旨也

司馬君實曰先儒以管仲得君不及王御故孔子

稱其器小非也周天子尚在孔子豈以此望桓公

哉當時管仲有便然自足之意而商賈所及利帶

所加未能皆率職紀綱法度禮樂文章無以垂

後也

管子以禮義廉恥為四維抑于厚著四維論非之

誠是也然管子或以禮義訓民士以廉恥訓民

荀子言管子為政者也未及侯禮斯言過矣脩禮

未暇矣其為政

張和仲曰世儒論廢井田罪必歸之秦然實始於

齊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為鄉二十有一工

商之鄉士鄉十有伍勿使雜處則井田之壞有

其漸矣至秦乃盡壞耳

管子內政猶用井田法井田法自此而壞非仲不

能壞井田非仲不能復井田唐太宗言不封建不

井田終不可復三代之治然行封建必先井田矣

陳玉璽曰曹時屢敗失地劫人於無倫辱國甚矣

論者全見齊人之信非齊當子

金仁山曰襄公之搆糾固在內也不能討賊靖國

而再魯及小白正位知反與師抗君何為者仲之

輔糾乃如此

鍾伯敬曰管仲與民同好惡下令如流水之源一

切變更能順民情為之若商君必拂民情而後能

為之此商君才不及管仲處其法則本無相惡

張個初曰鮑叔知管仲事是他病處却看他奸

度出來

王允寧曰齊桓封禪管仲非之誠是也然以為古

封禪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皆有之則出齊

普陋儒之說

屠赤水曰齊當國難康事州創仲累臣也於嗣君

仇也一朝起而圖伯奔列侯於指掌指助楚於顧

盱何其神也聞仲名登儒籍念其前苦賤貧之累

後迫經營之勞繁脩證之功在何時乎管仲之于

一書文利千古霸心偉手又誰授之也

朱晦菴曰當春秋時天下大勢若無管仲楚必為

周室患

王弼州曰太公之輔武易管仲之輔桓雖

桓公亮諸子爭位不得殺管子相業及身而已李

泰伯曰若敬管于身常在宮內何妨有六人程伊
川曰管仲得君時若心未寤也故能立事若若心
已寤雖管仲奈何

張和仲曰晉伯諸侯以重耳服知大計彼處伙十
有三年美齊卓于惠公相繼敗亡重耳若不聞也
者惟以靜待至內外屬望然後徐起而收之
楊升庵曰晉文之功多於桓而罪亦多事連於桓
而義必先壞名盛於桓而實則衰者也春秋不以
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非桓西也桓
得江黃而不以伐楚文則曰非致秦不足與楚爭
楚抑而秦興矣此桓之所不肯為者也桓會則不
通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仇矣盟于虎
則恃矣此桓之所不敢為者也桓寧不得鄭不納
于華謂葵丘抑君不可以訓文為元咺執衛侯綱
常於是秦矣此又桓之所不忍為也

鍾伯敬曰敗於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於壺街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

司馬子長曰襄公脩行仁義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策之也宋之有禮讓也宋襄之有目夷以兄乎則恭而友以君臣則忠而義世美之宜也

呂東萊曰趙文子退然如不勝初言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諒其當束甲之變益怯者血氣

鍾伯敬曰鄭公黑肱疾歸邑於公曰生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可以後亡蓋財者民之必需在國本以養民也若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積於貴者之室以有用為無用於理數為逆必生亂以禍天下

鍾伯敬曰楚商臣弑其君謚之曰靈不暝曰成乃瞑生而不休其身死而以瞑爭謚異哉矣王時死自請謚靈辱臣以為知過乃謚共又以讓得秦王則又一法矣

柳子厚曰梁丘據同君不爭古稱嫺士梁丘之嫺不嫺反已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不莫頓梁丘可思何況晏子

李卓吾曰晏嬰之薦據直也曰文能附眾武能威敵嗚呼文武安有別也世平時緩戶禮樂而家詩

書別冕佩玉以立於朝者視今冒為虎人小、警戒即推與虎人蓋食肉者細人也安得此附鼠威敵之虎人而用之哉

歐陽永叔曰田穰苴著司馬法本之禮讓後世莫行焉

鍾伯敬曰事有可筆之書而不可見之事者太史書趙盾弑其君也直以弑君之刑之不可也若屠岸賈之滅趙氏必用董狐一筆為辭矣

程要何以必死曰梓曰不死則孤不保梓曰之尤實所以立孤而要雖立孤尚欠一死蓋嬰之死在臣道可以已在父道則當然

司馬子長曰韓氏之功於晉未睹其大者也然龐感景公紹趙孤卒與趙魏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鍾伯敬曰韓獻子論遠都曰近實公室乃負嬰敬論周都鍾曰不欲休降阻令後世貽者以虐吾民猶有獻子遺意

真西山曰子產相鄭四十餘年則諸大夫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歲至城下國危且弱我於此矣子產從宮四轉皆有次第蒙宗大姓弭然聽順交隣以禮而不徇其求終其身免於諸侯之兵致其用人得聖人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者

子產論晉平公疾深明人鬼相通之理扁鵲之於趙簡子亦然理也非術也

許魯齋曰子產處衰周小國孔明為西蜀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堂、天下可以湧無定論焉為之哉

顧瑞屏曰管敬仲言四民雜處其言唯其事亂夫雜處猶不可而況不為四民者乎今之不詩書不韜鈴而說音靈句以為文非農而興種植穀非工而飭材辨器非商而奇貨寔價乃皆附於士此周人八成之令所謂邦、邦、誣也嘆乎四民莫可慮也

鍾伯敬曰優孟為友不在振其子之國而在表其行之廉知人哉封教也叔敖相楚施教準民不罰而化三罷無怨色身辭封邑而預為子擇邑於如谷厲丘之間似得黃老之學不僅以廉名也

司馬子長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恭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闊覽博揚君子也

屠赤水曰季子觀樂審音師曠不能過也彼生長文身之俗何時習而知之孔子謂季札吳之知禮

者特往觀其藏博之葵是殆神悟天縱乎惜哉吳失一賢君也宜其民所至歸之如流水

井時不義宣公之墓終身不受見之祿賜于鮮不家衛君之食言終身不向衛國坐處人倫之變歸

於自縊其躬孔子於春秋皆無貶辭不應獨貶一延陵季子

張和仲曰古今兄弟讓國寡數人可謂宇宙稀曠事而宋儒以基禍罪季札似是而非季子在一國能知一國治亂豈獨不知國虛之為人乎陰狠而忌日夜謀所以及僚恥吳散財結客數十年而

始就而致之季子豈賢季子而甘為之下乎也故季子曰爾殺脩吾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無已時也斯言也蓋亦無可奈何矣

樂共子謂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所其在則致死焉非輕視死乃重視死也

古人重客如郭隗執玉高其客仰魯定受玉卑其

客僂晉惠受玉而情辨故祥於四體如卜者龜

張個初曰孔子論列國大夫於甯武子曰其愚不

可及也嘆夫今但言明哲保身而已然非明哲也

巧耳天下幸無事巧者專焉有事愚者死焉使後

世而無愚者即巧者何所托以自持乎

文伯之母死子而不哭。甯疑其已甚。何至以好內細過。薄其生平。及念蘇季子之才。妻不下紼。桓公西果雄。駕馭不行於內。霍子孟之小心謹慎。以顯未族。梁冀之跋扈。孫壽制之。司農有事。和手要其始。不過如文伯。母見及此。知

許庸齋曰。春秋二百年人材。如齊之管鮑。晉之狐偃。趙之卻克。先軫。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秦之。吳之。宏碩之。明敏之。識正大之論。端實之操。洋唐盛者。未見有遠過者。然皆無所用於世。蓋陰陽氣運之。非材力所能施乎。

論世編卷五

子、子纂

邵康節曰。人皆惜仲尼之無主。吾獨以為不然。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古為土。

宋信源曰。天生東魯而生三聖人。化導蒸民。一則曰存心養性。一則曰明心見性。實其實一也。春夏中而萬彙榮。秋冬屈而庶物藏。皆一元之氣運行之外。無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戶閭之封。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陳王聖曰。孔子非不知最上一乘。只以中字立教。

曰。中人以上。方可語也。

刪

袁小脩曰。古今論性。莫如孔子。然習不止。一生不從多生。來上知多生。習善一生。習惡則善重而不移。下惡多生。習惡一生。值善習則惡重而不移。善惡皆習者也。中人也。必教而後善者也。君子自強不息之學。不然。若學止一生。惡憂忘食。已將至不空勞也。刪

祝枝山曰。孔子言事人事鬼。知生知死。一而不一。又言祭鬼。享之。繫易以生死鬼神對說。即輪迴之義。觀精氣為物。遊魂為變。知生死鬼神之情狀矣。

非佛始創此說也。自古聖人具足萬善，一與佛同。後儒凡遇聖人之書，近於佛者，必別立異說。則高忠憲曰：人生歲月，一曰成，一曰去。間習染一日，增一日孔子之資。十五志學，七十始從心，令吾輩少却聖人一日志學，便多却世間一日習染，尚可

以泄耶。徐汝匯曰：孔子言五十知天命，非遜言也。孔子少年如太阿之新出於硯，如神龍之方躍於壺。周時提挈天地，經紀人鬼，挺綱帝王，安可遽責之曰周公夢紅鳳圖，妄想哉。必至揮戈日落，砲柱波流，無

所不力，無所不傾。乃始知步知天之為天，蓋有以命我也。曰：前體仁而後之也。前義而後之也。前信而後之也。蘇東坡曰：晏子不知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而莫能為也。孔子得政期月，墮名都出載甲而三桓不疑孔子之見於行事者如此。嬰之用於齊也，久景公之信其臣也。何如定公而田氏之禍何如。三桓是以知孔子之難也。高忠憲曰：孔子在家則曰吾其與聞在外則必聞其政。當時大段多事，但不知何法免三家之忌。這

人桓難似不見饒。

陳眉公曰：孔子之欲從周也，曰都。于文數人且謂天地之不可無文者是也。然曰周監于二代，則周之文實祖忠賢非離而二也。離忠賢何以為文。程明衛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必行文武之政，東周果就所不肯為，非革命之謂也。孔子為魯司牧攝相事，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妻法不制，則出之。慎潰氏者，修逆法越境而徙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歸男女別遠，衛不拾遺三月而政成一變至道，其有所試矣。

黃勉齋曰：孔子嘗言我戰則克，觀夫谷之會，費人之氣信矣。及重公孔文子問軍旅，甲兵則曰未之學也。未之聞也。兵可以為抑乎。劉道原曰：孔子為政不免民謗，久而後息，得民之難如此。若商君早達之，遽城矣。陳眉公曰：孔子憂學之不講，今人憂講而不學。蘇東坡曰：陳恒弑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如齊之平可克也。使魯公從孔子之請，則孔所以勝齊之衛，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三桓不治而服可知也。

楊升庵曰仲丘請討陳桓。胡氏以為先發後聞可也。仲丘此時已致。家既無藏甲。何所為哉。若聚兵是通逃主也。獨往則刺客靡也。無一可為。沐浴而朝於義。盡矣。

李卓吾曰孔子請討。此便是春秋實際。豈待筆削。魯史而後謂之春秋哉。

耿子庸曰登東山二言。僅可為孔孟于自道。江澤二言。僅可為魯于自道。

司馬于長曰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達矣。非通人孰能注意焉。

李陽水於李斯碑山碑。得小篆法。其後見季札墓字。便變化開闢。如虎如龍。仲丘自言好古。想無所不造矣。

程伊川曰孔子感獲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如畫卦因見河圖洛書。無圖書。八卦不須作。大抵有發端處。

楊鐵崖曰獲麟之說。諸家不同。或以為諸經成之祥。而出乃見獲。故公羊以為異。杜氏謂春秋感麟而作經。因以為終獲之云。皆悼之也。其理為長。二歲而孔子卒矣。何瑞之足云乎。

劉靜脩曰春秋之時。仲丘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氣之氣數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忽於其發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而作亦可也。

陳眉公曰孔子於易著慎言者十二。于禮著慎言者八。于論語著慎言者十五。六既奉矣。先子猶讓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訕謗人者也。博

辯閎達而危其身者。好蒞人之惡者也。菑言之流。禍澤人之。菑言。以物類當。禍澤。也。

白樂天曰黃老之學尚寬簡務徐素子賤得之下堂而罪父治

蘇頌謂曰佛法與老子相出入皆所謂形而上者朱君復曰老子無論道德高廣精微即五千言段段奇變章法句法字法之妙六萬世文章之祖楊龜山曰老子五千言以自然為宗可謂述而不作者孔子竊比老彭即老子也朱晦庵曰觀曾子問中言禮數段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可見老子周之史官掌古籍籍五千言宜述舊聞矣

葉石林曰老子之書與易異者蓋無幾

唐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有儉有不為天下老持是道何所不容而尚不能無去就耶是大不然惟其無往不容斯可以尚遊矣袁后公曰老子源於易仲尼贊曰猶龍即易所謂龍德也

王弼州曰易知近知退者也老子以退為退者也佛則盡舉而空之則

王弼州曰老子非小仁義而薄禮也小仁義而薄禮之時也

程伊川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和風慶雲也朱晦庵曰顏子不是一個氣善的人看他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蓋為邦之遊固知其能

不待言矣

陳眉公曰古人云智過其師乃堪傳道顏子早年衛眼清徹華韞自樂似有以自諷孔子之意孔子或倦於遊應故三嘆其賢也刪

王龍溪曰顏子屢空是戒撝法人心本無一物一切知解不離去情都是增擔子擔子增重愈起晚不得矣刪

張文昌曰顏子不著書以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論也刪

野史載國朝初高麗遣使獻古本顏子朝廷思其偽却之顏子語思難解假托即偽也非不可辨者且人能偽作顏子書者豈宜作偽

朱晦庵曰曾子有康節的意思看他在一處一莫非可樂

程伊川曰曾子之學後來不可測既傳孔子之微安知其不至聖人

呂與叔曰可憐曾點惟鳴瑟獨坐春風詠不休終日孔門無一事只輪顏氏得心齋

陳眉公曰曾子養曾皙孟子僅言可矣大約夫子慈愛心只一般大學所謂如保赤子誠求之親之於我無有一件不養志的若我以此養心體此心何安即如曾子之養志从之却家養兒子不處一所以僅稱得一可字

高忠憲曰孔子平日稱許無加於顏曾閔是三子者視諸侯之門若將浼焉不聞孔子一言挽其獨往之志豈其視三子在漆雕開之後乎

董思白曰南容慎言人也昇桑之喻咄咄逼人三絨者難免傷時亦有此望焉鼓也

朱晦菴曰子路仕衛是見不到處若知其義必不苟為孟子極尊子路
鍾伯敬曰子路荆楚雄冠佩服將凌暴孔子稍設禮以誘之即儒服請為弟子真大勇人聖門無子路不見夫子化育氣象

朱晦庵曰子將是高簡虛曠不屑細務的人必當敏於聞道不滯形器豈所云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耶

陳眉公曰孔門四科止追記從於陳蔡者耳後人不察遂特列於七十二賢之上目為十哲何陋也豈以今之學宮有他當時陳蔡之間耶

朱晦庵曰孔子弟子不免仕季氏如東漢末只有曹氏人之出處最可畏

林和靖曰古人多躬耕須學校不足異但孔子不暇耳

呂化光曰子賤為單父人不忍欺當鯨鯢吞之大敵鳩狼頌之道黎陰陽運於無言日月懸於方寸堯舜之文也子產治鄭人不能欺如鏡洞照如衡誠懸靖恭爾位飭躬勵俗三王之吏也西門豹為鄆人不欺欺身為紀律言為典章制其豪戚克

蘇愛大烈人畏霜清物心玉伯之走也

吳素衣曰洙泗一脈經今幾千載而不用於如
出一轍何也蓋大不便於世者有三於君身先
遂欲門於權要先即威福即於聲小先即
賊三者有一不開而求治乎可得耶

陳希夷曰義皇畫卦不立文字使天下默視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不言之教也上古卦畫明易道行後世卦畫不明易道不行聖人於是不得已而有辭一著其詞使謂易止於是而周孔孤行更不知有卦畫微者此之謂賈精運珠

張和仲曰古人解經各自為書文周孔之於易也昏然王弼不知易文有韻不可離他語而附入孔子十珣朱子作本義各還其舊甚為有以國朝成化間復為俗儒所亂今遂不得復見易經原文蓋

以帖括故舉于不知易義也

周濂溪曰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亦程伊川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術也

歐陽永叔曰孔子之文辭簡而義愈深易多餘詞重復叢睦處不特非畫出聖人之作也必非一人之辭蓋多古人說易語後儒不敢去取而悉載耳

張橫渠曰易為君子課不為小人課事之善惡人

心之靈。豈不自知。而敢以謀之鬼神。

陳眉公曰。聖人以利害不可為訓。故易言吉。凶。此建天地贊鬼神之學。後人說易。止於名理。指命。康節為象數。而河雒其疇廢。吉凶無所驗。而儒術衰。故二氏死生禍福之說。乘其虛而代之。

又曰。易廣矣大矣。夏侯勝嚴遵。應謙。管輅。鄭玄。之易。而筮。樂廣。嵇康之易。而談。邢和璞。潘風一行之易。而曆。范彝。孔明之易。而兵。孫思邈。龐安常之易。而醫。楊義許。進希夷。葛玄之易。而偽。達公。靈頭了。

元洞山之易。而禪。此皆在四聖外。

陳王壘曰。程氏易傳。不與朱子本義並行。非也。

楊升庵曰。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昨之上而命之。氏。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耳。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皆有爵。有土者也。其後居諸侯之國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大夫之采地亦然。予固知堯典百姓昭明之義。古稱百姓。皆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其序也。若以百姓為民。則黎民又是何物。六豈有民。民先於諸侯者哉。又齊典百姓如考妣三年。六豈有爵命者。為君服斬衰禮也。禮不下庶人。還家八音而已。自周以文治人。皆有

姓。故遂以百姓稱民。而蔡注因之耳。

盧恭父曰。周職方所載。本於禹貢。其田賦高下。異等。墳壙黎土。異壤。九鎮九澤。異名。五式八蠻。異服。宜列而載之矣。至于蘇。蕩。蒲。潁。淮。潁。江。龜。海。錯之纖細。則類州木。蟲。魚之書。而多男多女之紀。又近聞語。邛。談。然其載而詳者。何莫非經世之事也。陳眉公曰。禹貢一書。作於虞時。乃千百年談地者。卒莫能外。誤者。且於此取臂焉。以九州不系于方域。而系之山川也。今方域之名。盡此大。恒。不。古。難據矣。

顧仲方曰：斟尋一旅，共和行政，其詳靡得而紀。六國尚書淺缺。

羅景綸曰：康節云：孔子定書，以秦誓綴周卷之後。知周之必為秦也。前輩謂康公悔過一念，不然其說，但作誓之後，蓋衛令孫治曲之師，貪念愈甚，烏在其為悔也。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君，豈無一人一言之幾於道，獨西戎是罪哉。蓋嘗思之：孔子束周之志，既不獲遂，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駘之始大，勢必折而入於秦，安得不恟然寓意於定書，特收此篇以徵見其意。考秦之強，實自穆公

以割地裂列國。在春秋時已然。左傳曰：略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新不盡，火不滅之迹也。周亡秦興，敵謂孔子而不知乎。非特定書為然也。刪詩而削吳楚，以其非中國之風也。秦與吳楚何異，而獨存之。今觀列國之風，多流落昏淪，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書屬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土王之氣象。孔子存而不刪，豈無意乎。

歐陽永叔曰：易書禮樂春秋術所存也。詩闕五經，明聖人之用韓退之知道止諫其序之是否而已。

劉元城曰：邠，衛風次在王季子之前，天子而在諸侯後乎。蓋存二代之後，非諸庶也。紂以北為邠，南為鄘，東為衛，故邠以封武庚，鄘以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皆商畿內序詩者，不獨謂之衛，其意深矣。

嚴坦叔曰：詩大序謂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非也。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

大，蓋陳其事，樞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大雅。雅乎風之體者，為小雅。至於變雅，然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亦可謂兼之矣。不言可無大雅也。

歐陽永叔曰：國風皆有所次，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為此。周召以深淺次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氏族比也。魏唐以土比也。陳秦以商凡也。鄭幽以美惡比也。蓋終之以正也。

車清臣曰：小序為漢人專門名家之詞。張橫渠曰：詩人情性必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

道着言詩語只為時 辨着他樂易之性故詩道
其志今以艱求之其心已自隱了何由見詩人
之志古人知詩惟有孟子

羅 曰凡詩所陳州木鳥獸昆蟲各有精意詩
止而此學不傳

朱晦菴曰東萊以素中漆浦為詩人之刺婺州若
有此東萊何不作一詩刺之

楊升庵曰去序言詩自朱文公始蓋曰呂成公太
等小序遂盡易其說矯枉過正非平心折中之論

王陽明曰孔子欲放鄭聲於詩乃不刪或謂存其
刺議以儆鑒戒非也刺者有之如巷伯簡兮狼跋

式微治亂存亡所從微者不可不格也若淫奔聚
狎之辭稍知義禮者之所羞讀孔子乃不撤重複

列而載之以傳萬世則所云刪者何等也或曰然
則諸詩偽功曰非也大抵辭近淫謔易為信所

布故傳而難滅漢求遺經多從口授一時儒生各
採所得以足三百篇云爾

吾子行曰古詩多出委巷詞氣乃史典雅後世語
言略掌文義使苦其難曉自秦有偶語之禁挾書

之律然首之愚始於此乎

唐荆川曰經之廢其教也久矣而詩為甚蓋他經
以文傳而詩以聲傳也孔子六十耳順及魯正樂

命太師歌聞雅剛詩定其中聲門人弟子于往教
以歌詩自漢以來詩之文和而聲之學心韓先諸

家不能解也因此鉉乾笙磬琴瑟諸器不列於
學宮者與鄉飲弟子歌詩嘯思如土鼓不成調

若是而欲以御養性情化邦國人知非報也
馮天池曰春秋列國卿大夫以賦詩論志微言相

感此聖門興觀羣怨之旨不必自撰也而末世微

召贈送乃累情不休感物之義安在哉
徐文長曰棠棣志哀也而以警遠巧矣美質也而

以訂禮雅雅思君子也而激門人以進善皆非正
解說詩者以吾心之通以達於人而已

李空同曰詩貴宛不肯矯貴賤不肯靡前情不肯
靡繁貴融洽不肯工巧詩者所以宣志而通和此

莊鼓蘭修淳享之累分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
之舜作賡歌御雲之樂無牧廢和感於人也成王

游春阿之上召康公從之因王作歌以奉玉即
王戚人也不觀諸風乎瀏馬其被州若木也

淵、溶、乎、華、水之入風也。故其聲鞀確鞀，聲餘疾形焉。小大生焉。孔子與人歌，善矣。必反而後和者，以其後未入也。未入而言詩，宜乎後世之連聯，闕押數千言不已也。

自建採詩之官，而天子有方諸、侯、采、衛、陳詩，以觀風俗，刺得失，則純、齊、剛、地、與、加、地、近、律、之、典、繫之王迹，既熄，天下真詩乃在。春秋孔子所謂竊取春秋之義，即詩之義也已。
張橫渠曰：孟子以意逆志，善言詩也。春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知之，六惟孟子。

蘇明允曰：孔子於春秋，公之以魯史之名，以天子之權與魯也。不得已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周公不得已而攝也。周東遷，平王昏亂，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裔，宜如周公，因以天子之權與之，故曰不得已也。

鍾伯敬曰：左氏作傳，與春秋同始隱公，又作國語曰：外傳，事辭自隱公而上之，探本而言，其感深矣。程伊川曰：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欲於一舉一動，窺聖人之用心，非工智不能也。故學於春秋，優游涵泳，默識心通，而後

能造其微也。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斷例，見其法之用耳。

又曰：傳是案，經是斷。

邵堯夫曰：先定五伯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若事，求之則無緒矣。

申清臣曰：胡文定言：孔子無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此語非也。聖人豈傾軋臣賊子之威哉？知我罪於昏說後聖。

王陽明曰：孔子於春秋，品要存是非，以文教也。

若春秋必待傳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

方正學曰道可以智窮事必以實著孔子於春秋言不敢肆寧簡質而不敢以可疑者傳

楊升庵曰杜預作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例求之至於不能通則又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噫聖人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哉

張和仲曰儒者說春秋幾似法史深文巧詆寬厚之意幾如此其失非細故也

陳眉公曰春秋史之祖也左國文原也漢以後謀

藏也晉宋則裨家矣梁陳齊諸年唐蓋說耳至宋則瀾倒不振之極

古有左史右史以書君言行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庶人至微矣亦有黨正族師月書歲書之文鄉

大夫則三年獻書於朝故列國皆有史皆有專職自封建廢而史降為郡縣之志然無其人志不舉也非其人舉不信也至使一代之史是非

混淆而無所依據則其外不獨在國史矣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無一年無一事實者戰國即有之戰國日尋干戈事繁矣非無可書也此時

史已無專職可知

蘇穎濱曰域中有三大權曰天曰君曰史聖人以

此三大權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史相助自春秋以上在周曰僕在魯曰克在齊則南氏在晉則董狐在楚則倚相皆不傳至漢疏太史令其權在丞相上猶知其權之可以助賞罰也而從而尊之顯之

馬貴與曰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孔子所候其本世所不見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耳

陳眉公曰左氏傳與國語自成一言言非發明孔子經文也如史遷之書司馬之私史非歷代之國史也若必以許昭同異瑣瑣置釋是枉卻二書矣

又曰孔子脩春秋使于夏等求周史得百二十國書又魯君資孔子適周因老聃觀書柱下於是春秋成授丘明故有左氏傳而文章典範特出秦漢

上且不獨文章凡種蠶之下蠶童道之斷髮平子

維下之星思班范之興地溥于東方之俳諫閼侯

鄂王之兵法咸其鳥喙可以帖括故而廢耶又曰公羊穀梁受書于子夏而二傳之出先於左

氏然史遺劉向撰述多引左氏而公穀無聞至國朝崇尚經術三傳皆絀獨行胡傳然視康侯闡經隻字之間風霜劍戟幾類司空城旦書矣乃今經

間千百餘年無是非者非無是非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人也人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孔子復生於今

漢宣帝詔劉向受穀梁子歆見左氏傳大好之父子相難後東漢陳元言當時止立左傳博士

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賞罰哉

朱晦菴曰公羊穀梁攷事甚踈然於理義卻精此

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柳子厚曰孔子作春秋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

鉅觚魚思憲以為論注踈說者百十八矣攻訐狠

起以辨氣相擊排冒沒者黨枯竹護朽骨至父子

相夷君臣詆牾甚矣聖人難知也

唐荆川曰孔子於春秋不書弗何辨統之事魯卿

先生於三社未聞及三桓之先令卿賢飲酒之禮

每令子孫恥其父祖之同列何以云勅

李應中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

足而形勢不同難拘於一法若以常人之心測之

之不識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

李卓吾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

唐荆川曰周禮工有荒政以聚民矣而下復有閭相受黨相牧州相邾之制以通之猶懼其未也則又有世祿地主與其廣諸錕野惠民之法民主其時蓋天地欲以災沴死之而不能也

朱晦菴曰周禮天官燕飪部官官飲食之人皆疑總之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宰相之職如此

邵二泉曰孔子於三代之禮樂而不諫非義不足也時不當也

朱晦庵曰儀禮載其事禮記明其理讀禮記不諳

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着處周禮一書周公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

丘瓊山曰朱子以儀禮為根本禮記為枝葉則學禮者必自儀禮始矣

楊升庵曰儀禮亡闕至周朝永樂中始出一統志載沅州人劉有年獻儀禮逆經十有八篇然則亡者全矣乃今求之內閣不見其書致之當時亡未嘗未章流布今人動談漢唐：求逆書隱藉懸竊華金命使四出以購其書不幸出非其時付之漠然也噫

丘瓊山曰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制禮作樂者如高皇帝開國之初不遵他務開禮樂二局是也六嘗徵天下着儒宿學分局講究然所轉輯集禮一書無所折衷樂則未見有全書也

葛見堯曰六經無樂儒者惜之然聲則充滿天地備於人身終古不惑古初聖人神而明之微露簡編未嘗亡也後人安排牽合自亡之耳

周濂溪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求治難矣歐陽永叔曰三代以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文

邵二泉曰蔡西山著律呂新書朱子極其稱許至謂獨見超然千古一快而迄今未有得其奧者嗟乎天人參稽虛平精白以尸之非有道者不足弁與斯

宋樂屢變無成元雜艷曲多武隊諧戲至高皇帝崇正聲志除之矣然至嘉靖中廖道南張猶云怙懲咀殺之音沉溺怪幻之技詭詭淫靡之樂宜悉屏去禮部跋云各項樂章詞多俚俗樂工猥陋之語誠不宜用則俗樂仍雜正聲也聞楊公惻山嘗

受樂於韓范雖自能制器精思之極夢寐授以黃鐘試樂之日九鶴集於庭公之獨悟絕樂學不識與西山何如然不能望西山新書猶得臨庵一覽以傳

卽堯夫曰孔子贊易自羲軒序書自堯舜刪詩自文武備春秋自桓文祖三皇宗五帝尚賢也子三王孫五伯尚親也

又曰天之畫物聖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春夏秋冬陰陽升降於其間天之四府也易書詩春秋禮樂污隆於其間聖人之四府也

王陽明曰孔子於六經只是要刪去繁文敵本尚質實反樸還淳後儒卻只要添上文○米○益○滕○下○益○亂○

劉元城曰孟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甚少晏子問禮孔子纔三十至五十方應聘諸國又十四年而歸魯方事著述辭如積水於千仞之淵一日決之乃始涵○汨○古人著書不在早年其源淺也

張和仲曰孔子筆削春秋筆者筆其有文削則不盡筆也刪詩書刪則不筆者多矣定禮樂言六不添一筆惟易有贊然文周象象多詭異孔子傳文獨顯淺言經術者不可不知

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此時易未有贊春秋纂史舊文耳

邵二泉曰易設虛以待天下無窮之變○春秋據實以究天下難隱之情

黃吉父曰四官各垂法禮獨不著象魏四官各有司禮獨名於宗伯禮蓋藏於人心之微無關於職掌之末故韓宣子觀書而以為周禮

馮天池曰漢儒之於經如臺史之測天也雖不能盡天而觀象者莫能廢宋儒之於學如規矩之畫地也雖不能盡地而經野者莫能違

歐陽永叔曰修惠世之學者多言性嘗為之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聖人之罕言也易言勗靜吉

山之常理春秋言善惡是非之實錄詩言政教興衰之美刺書言堯舜三代之治忽禮樂書雖不完然大要脩身治國之法上經所載如此不言性也或因言而及之百不一二論語弟子問無及性者不暇也

楊升庵曰上經定於孔子漢儒雖方去古近其說宜近於真宋儒雖聰慧安能一旦獨悟於千五百年之上易無遠象詩無達詁春秋無達例可與知者道耳

鍾伯敬曰係我守缺扶恐見破往生通病也劉歆云義雖相反猶並置之章帝詔云扶微學廣異義漢重經術猶有古意世不講此久矣

唐子西云士大夫既分朋黨說經亦異挾天子以令諸侯：必從然謂之尊君則不可挾上經以令百姓：必從然謂之尊經則不可

漢制天下學士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一執即經學也其詩或為雅或為頌書或為說命或為洪範五行禮或為禮服之類國有大事各執所通經義以對如此亦甚專矣乃史尚云傳而寡要何也

丁長孺曰漢人解經非必盡出於漢人也于時去古未遠專門之士各有所取襲以校諸弟子、轉相授受各成一家言六朝而下諸家相与翦莖而博討句比而字擲之如聞武庫忠人財擇左顧右盼紛然應接而人不罷也若宋人之獨請注亦不敢望

瞿昆湖曰漢儒長於數儀文度數之繁與夙州木之變曲極其詳宋儒運於理天地陰陽之奧道德性命之微深究其妙合之而後為全經今宋儒之學大行世貶漢儒惜哉

陳眉公曰漢唐重經術諒異同天子稱制臨決自太子諸王大將軍及外國君長皆環列禁下諸儒群難給上方筆札賜書命官其博師光德八屏不趨替事不名何其盛也自是經學明倫宋儒得以集其成而國朝宗之然今之經生章句多暗中猜摸青紫以後遂同綿蕞校吐帝系耳而猶云專經也哉

徐文長曰漢唐六部諸曹職常掌尚簡故經史料條習者專精今則紛然如爛毛史亦百倍於昔士子自書經義而外悉置不講勢也乃復以策論貢

對：者拾括以對僅取塞白即問者不然於職掌何與雖多亦奚以為今宜令士子於六部諸職掌各占所優自始仕掄選而服官至於上卿不改他官似合占經之義何如

邵二泉曰閩宮詩人頌禱其君以相文之事也曰遂荒大東至於海邦而卒歸於公乎于來公徒三萬焉蒼吏近此非詩人之所及矣當昔天王失取諸侯侵暴生民懼甚矣士之有志當世者其言如此暮一變至於道此則仲庄之志耳書錄費誓詩存閩宮得已哉得已哉

張雲門曰太史公史記本乎尚書溫公通鑑本於左氏朱子經日本春秋杜佑通典本周禮韓熙詩外傳詩充夫皇極漁易可謂傑出矣故老蘇云經以御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繁貶史不得經無以安其摘歸宿言經史必相表裏而後史可成

楊升庵曰程子以魯之郊禘罪伯禽想未經深考周公墳土未就伯禽已亂其禮樂無是理也魯之僭特未達之事故孔子曰周公其聚也考之魯頌成王命伯禽不及此致之春秋傳隱公問羽數於衆仲而未嘗及成王之賜也蓋漢儒以明堂位入禮經而祭統因之為說魯頌曰之為傳耳且明堂位既曰成王又曰康王已自相戾

呂東萊曰孔子年百王致治之法著之六經成而不用付其責於後人以俟其疏至於今十有餘年矣六經尚為未試之書也
朱晦菴曰六經功夫多得好少論語功夫少得好多

袁小侯曰古人之文本之六經以溯其源本之于史百家以衍其派流溢於滿中和外肆今之士竭一生之智以營一經而避聲迎笑至於夢腸嘔血然於經實愈遠矣及既謝帖括而後偷卧為之則六酬應獻諛之語耳稍失稱揚便同譏謔如古人之實情真境已不復見嗟乎文豈易言哉

陳王壘曰、制科止對不及孝經非也、

陳眉公曰、孝經由周至唐、十載相傳、闕元問、博士司馬自為國議、始黜之、嘗聞六朝高人、崇信孝經、以勸、莫以爲實、病者誦之而愈、溺者誦之而解、火者誦之而止、孝感所至、及於醢象、芝艸、犬豕、烏鵲、孝子之鄉、盜跖、兵馬、而今之經筵、獨不以進講、何也、

楊復所曰、孝經、孔門尊勝經也、我朝不頒之學官、以取士、尤其尊之之至、

張和仲曰、魯論、即孔子之文也、殷周之文、多混舌聲、牙、魯論以暢事理而止、古自古、今自今、文章之衡如此、

王魯齋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也、知止、章、在聽訟之上、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誠明各爲十一章、

高忠憲曰、唐虞言中、至于思、始明、萬古於此明達、於此明達、

屠去水曰、墨子先得西竺之旨、甚異、與楊子不同、

蘇東坡曰：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似無以異者。然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言雖出於師，而不善用矣。又曰：孔子言性，如珠走盤；孟子言性，如珠著盤。車清臣曰：孟子陳王道，從理義，做來農桑為家計，是也。但孔子誅諸侯，無王；孟子勸諸侯為王，後儒不能無疑。況當時韓趙梁齊列為諸侯，尚皆待有王命，伯者必去朝周，是共主猶在。孟子終不勝滅周而改物，當亦如奸貨好色，未共趨向而語之耳。

徐養齋曰：周襄文岐，孔子嘗病其為史，自後惟孟子文雄而合於道。吳素衣曰：人心世道，日起月下，其源一也。神乎極，春秋開卷，納鼎見亂臣賊子，所以公行無忌，天理民彝，所以泯然無存者，此也。孟子特首嚴此辨，欲為斯世開生路耳。

陸子淵曰：秦嗜殺人而能一天下，似孟子之說不驗。然五十載而三易姓，亦有徵也。又曰：義利二關，如陣法之有生門、死門也。梁王將入死門，孟子欲引入生門，先引之適遊二門，令知其孰死孰生，然後引之自生門出去。陸子淵曰：孟子文章古今未有。

邵堯夫曰：孟子善用易，其言未嘗及易。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葉石林曰：孟子於儒，蓋秋毫不少訛也。拒楊墨，排儀衍，終不及老子。林德頌曰：世長論語言學，不及誠。孟子論齊魯皆曰：此等諸書，所謂簾視鮮能。程伊川曰：仲尼沒後，弟子各以其學相傳，異端遂起。孟子不得不辨。

謝顯道以孟子辟立萬仞，以身任斯道而至，上虞分道抗禮，無敢正觀。與孔子事若渾別，然非忘地也，撐拄此事不得。

陳眉公曰：孟子猶學孔子，從何而入？從狂狷入，狂猶從何始？從劉大猷。

湯若士曰：今之鄉愿，不止似中行也，其嚙，古人與踴、涼、處、薰、侵、狂狷，孟子時尚未進此，彼亦有光景滋味，終亦不可絕也。

陸子淵曰：孟子文章古今未有。

陳眉公曰：聖賢豪傑，成於父者十一，成於母者十九。瑕瑜不相掩，善敗不覆藏，惟子之於母則然，可以乘其勢未重而返之，如曾母孟母是也。予嘗疑孟子七篇而三違不及。

陳貞銘曰：梁書引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顏氏家訓引孟子曰：國形失削，說苑引孟子曰：人皆以食飽饒美，知以學愈愚，則逸句亦多矣。

皮襲美曰：仲丘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孟子乎。

劉中壘曰：列子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曰：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若景時其書頗行於世。

虞伯生曰：孔子沒而百家之言各出，其見以相揣摩，抑于厚辨，鄭繆公在孔子前百歲，當作魯。

柳子厚曰：列子文類莊子，尤質厚，文于傳於其為老子弟子，其文實本老子，晏子春秋，墨子之徒為之。

蘇東坡曰：莊子實助孔子，其正言益無幾。

楊龜山曰：逍遙遊一篇，即子思所謂無人而不自得，養生主一篇，即孟子所謂行其所無事。

陳玉璽曰：莊子未始有始，釋氏無，亦無，此精入語也。本有階級，而似渺茫，人自處心不識得耳。即如人心生出種，見解外邊，安能計其層數？若令收攝此心，向內，豈無階級？勿以此等語為不可究詰，置之。

陳眉公曰：古人詩文皆有首尾，可尋，惟南華不然，此象乘過人，笑啼無端者也。屈之騷，杜之詩，近之表小脩曰：三人皆楚產，古今文章之變，必自楚矣。

徐文長曰：明也，御冠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墨也，猶契也，印也不約而同也，與儒並立而為二，止此矣，流而為養生，其徒為之也，入不測之淵，海以學沒而已，非求珠也，至海之牛，不期而得珠焉，而學沒者，遂遠其學於珠，他端竊興，道以榛塞之，由也。

王易明曰：二氏欲行太古之俗，太古之俗，豈能復行，若近世儒者，苟於見聞說未說去，只在二氏之下。
李長卿曰：與二氏作敵國，畫水徒勤，引三教為一。

家搏沙自苦，曲士自生見解，大衛不言異同。

唐荊川曰：古之術史，無赫、穢，而能為民除久遠之患，必利石心畫者，乃龍之畏墨之民規，然且立庠、序于其矣，其薄庠、序于此。

王陽明曰：今之大患，在記誦辭章，相師以偽，至於楊墨釋老，則不然，猶能求自得之學，猶可與言聖人之道。

張和仲曰：世方法性命，以贊富貴，後公事而急身圖，楊墨之學，其流必不長，若妨衛靈民為世大患，其惟鄉愿乎，彼其通官機，遠俗情，無聞之者，聞之

亦不易也。

朱晦庵曰：嘗見畫諸師人物，雄偉宜其傑然自立，彼氣貌如此，富貴利達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聲色貨利，無足以動其心者，更非楊墨比也。

陶歌菴曰：楊墨之道，令人動若刺，鷹隼高舉，持其獨是，犯天下之共，非必不諧於世，遂乃鄉愿則固所托為中庸之學者也，狎於俗，甘於情，為之者久而彌假，則祿安非利不及之地，以藏其身，又誰與辨哉，夫草木之折於土也，皆取怒生之氣，以為萌芽，至於敗爛，則天地固無以施其仁士習之。

靡然司教者之責也。

楊升庵曰：宋儒譏荀卿，學不醇，故一傳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弟子為患，而罪及其師，可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且累曾子矣，況吳公治行，第一又斯之弟子也。

司馬君實曰：韓非為秦謀，有欲覆韓宗，罪固應死，非謂韓王舉浮淫之靈，加功實之工，寬則寵名譽之臣，急則求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嗚呼，就亡之所由，類如此矣。
鍾伯敬曰：韓非涉世太深，居心太苦，宜身太窄，神

氣餒故李斯殺之不忘師之食人也待其懼信哉

鍾伯敬曰今之臨戎而擇將不如古之無事而擇吏也趙襄子以晉陽為歸曰尹鐸之所寬也不然安歸哉澤守令即為將收民安遷出一手誠良法又曰智伯無後豫讓為之報仇故襄子以身再試其鋒鼎改報嚴仲子不在刺一累在不以殺崇之禍及仲子古刺客往如是

故此一豫讓也委身事仇行同狗彘已而抗節致志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一自斜目賁格制行人主以衆人畜國士以國士遇衆人何限乎

張西銘曰左傳終於智伯通鑑始於智伯豈無說乎此周秦之端也晉分而秦強而周亡也列國地勢惟晉足以制秦自魏營失河西秦遂不可制矣

陳明卿曰諸子救時之書也六經救其未然而諸子救其已然諸子之治身也奇而治人也拙陳肩公曰聖賢之文以人籍而參天與地以立言而造功與德今人之文以青紫田漁而述旗鼓興戈矛吾不知矣乃必曰諸子是摘何哉

楊升菴曰陽布稱晉王太亨明年乃得之堤下黃
東義以為虎無所用故復歸之非也於湖之歸賴
七賢鞭黃鬚兒正用此法

齊田常弑簡公歸魯侵地越戚吳與魯泗東百里
魯之地往、如此得之不獨曹昧也

吳起師曾子而棄毋避仇殺妻求將及仕魏以脩
德說武侯去聖未遠已有此種技術

鍾伯敬曰魏文侯與李克定袒許其本末只重遠
視其所舉一款蓋遠之所舉即未遠時所親所與
也宜文侯默會也然則後世定相何所憑乎

唐荊川曰太史公傳循吏公儀休惟述其却饋魚
拔園葵不及其大節何也程伯子有言曰古之學
為己今之學為人古之仕為人今之仕為己蓋不
為己必能為人矣

司馬子長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暇行
之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者俱死何異螻
蟻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
江上道乞食志豈當須臾忘耶耶隱忍就功名非
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李卓吾曰伍員復楚包胥復楚二子純孝純忠驚
天震地此中若忘要有襄恥是滅却一隻眼矣
張侗初曰子胥包胥相與訂言各不相害聽其復
仍聽其復讀史看古人行事大眼目方闢
子胥仗楚夫差仇越機緣相值豈得無成但進專

諸殺王僚又添一仇

譚友夏曰誦採芻蕘詩歎句踐薪膽之忱下通閭里涕泣鼓舞何難沿吳三代而後鮮能至氏使此蘇東坡曰范蠡識其君功成不居似矣吾以為蠡亦烏喙也衆所天下之賤士以蠡之賢身既隱矣而心終不能自放使勾踐與蠡終始似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

謝子蘭曰吳江三高亭祀范蠡誤矣蠡吳人仇且三致千金安得為高

陶朱長男不足責獨怕莊生者欲自白不取金殺故人子以為信朱公辭烏喙以來所友乃如是

屠赤水曰蠡才身吳遁夫差子胥磨刃據辭卒以其主歸功成飄然相叩在手不能磨其去志曾謂以一女子三千金盡其心乎冲舉得儻未可詆也

司馬君實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商君挾持淨說以于孝公猶知立信況為四海萬國之主者哉蘇東坡曰先王制禮莫不近於迂濶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奸秦自由余至於商君一切出於使利而不取於無禮其流弊至於亡國朱晦菴曰商君說存公以帝王之道孝公時、賂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術但是大柏頭去揮那存公耳他知存公是行不得不妨恣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

蘇東坡曰商鞅招三晉之人以并諸侯管仲亦以陰謀傾魯梁之民當周之盛民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然以今之法觀之戶口之衆特便徭役而已此豈可不求其故哉蓋自井田廢民轉徙無定又上之人貴末而賤農民多懷輕背而極其所往聚而成市側有躡足以從尋常挈妻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亦無蓄儲一遇水旱聚為盜賊地非不足民非加多也亦不得均民之法而已

朱晦庵曰阡陌便是井田百夫有遂，上有陌十
个陌橫頭作一大溝名曰涵，上有路便是阡，
陌外有空地闢在那裡怕人相侵互以為疆界者
商鞅却望作田

晁無咎曰賈生言秦俗之敗在商君行法二歲之
間然則秦之亡自并天下始也故傳曰秦失之強
楊升庵曰商君之法吾姦者與殺敵同賞不告者
與降敵同罰此秦俗所以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
自脫也

劉子威曰法者規矩也術者巧也不可以離而二
也韓子論申不害專言法術公孫鞅專為法以秦
韓無大功韓子雖為今所黜謨然求大功者無難
外心夫法之制民猶埏埴耳埏埴設而工器異陶
之善否殊狀今舊令未施新令已下蓋不求火齊
水土之相得而徒求之埏埴也

李惺言糴甚貴則民離糴甚賤則農傷而國祿為
平糴法小飢則糴下墊之所糴中饑則糴中墊之
所糴大飢則糴上墊之所糴使民適足補救之法
莫便此矣然井田之制愈隱故朱子以為罪同商
鞅若在後世誠未可輕議

周顯王三十五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魏追尊父曰惠王然孟子入梁在惠王時已稱王矣

李牧倘邊以守為戰以不失為得以持久為勇則驍獨孝文哉善乎李伯紀之策宋也曰能戰而後可言守能守而後可言和

張西銘曰秦昭襄薨孝文立三日而薨莊襄立三年而薨于立立年十三事決於呂不韋秦之可乘莫若此時數年之間內訌亟矣今六國奮揚鐘鼓舉其罪惡以力則齊以名則正義紂之亡何必不以強哉

張昺仲曰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莒與即墨未下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蓋有善守則無善攻守之勢甚懸絕也不觀孔明以十萬圍陳倉不拔乎嗚呼憂其不能守也而慮之戰此何策耶朱晦庵曰齊人怨湣王樂毅因之故功成甚速及既殺了湣王人心自是休了其子立於莒人復憐之不忍亡其國一田單死守使不奈何他在毅用師之道適當如是更用速不得

車清臣曰田單宣言令燕軍剽齊平掘齊人墓燒死人以激齊軍若果如此何以復國

鍾伯敬曰王燭生而完盡邑三十里而立主復國豈苟為生死者哉然殺六賢矣為一布衣而友一邑

張和仲曰樂毅被讒去燕適趙、父母之邦也若戰國之習必復為趙仇燕而毅報燕書曰忠臣去國不索其名戰國去就毅為無然後趙欲伐燕毅泣而不肯同謀嗚呼其心信於趙矣

鍾伯敬曰趙奢之論法也曰法刑則國弱而諸侯加兵胄削之論威也曰小大之獄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意法不行獄不平何國勢日削而一戰無聊也

戰國世家子如於陵仲子之潔已達言恐不多得孟子許以巨擘是實語也且仲既隱矣猶能不忘將母之恩母賜不食而坐以離母之罪則有說矣孟子蓋以諷匡章乎若罪以避兄則不然仲之歸也不聞兄他語惟用食肉相譏謔只此一語使人戚然

秦人亦聞趙之有廉頗矣急欲識其人聊借易驛鼓斐以觀之趙之輕重胥係於此兩番被控秦終不敢動自此二十年不加兵於趙知其有人也朱晦庵曰楊龜山說相如重驛輕身非也和氏璧也是趙之先世相傳為寶若被人賺然將去國勢也不振古人多以寶王傳國于孫不守便是不少相如須是料度過了不是孟浪做戰國如此等多黃歇取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李卓吾曰相如辟辭秦庭秦王一生只受此人虧

閔士行曰蔣相如乃為司馬相如所慕與之同名噫司馬揚得意所薦蔣終賢所薦也相如之相如如是已矣

陳潛室曰趙括大言無實父母知之廷臣知之敵國知之獨其君不知耳人謂以名用人失之趙括而括之名則以秦閭金成

司馬子長曰：予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道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平之文，又惟屈原以彼其材，將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恨為賦，則此生輕去，歎又爽然自失矣。

蘇東坡曰：屈原廟賦曰：吾豈不能為舉而遠遊乎？豈不能退而深居獨處？其怨慕兮，怨幽之。愈疎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讖而政度予，斷方以。為圖，是効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嗚呼。君子之衛，豈必全兮？全身遠害，或然兮？嗟子區區，為其難乎？

鍾伯敬曰：上官大夫尊屈原，寔令，豈懷王能好文耶？不然，權倖庸醜，知耳。都榮勢耳，何美於文字而必欲與作緣也。

林和靖曰：孔孟行天下而不遇，蘇亦入六國而皆合。

呂東萊曰：張儀與蘇秦同師，秦欲嚴止秦兵，不以情遣，乃以術激何北，知其平昔師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蘓李于本圖只是說秦，其入六國不得已也。蓋當時天下之勢趨於秦，李子知之，若說六國自不免，史發書陳舊耳。

王弼洲曰：楚悼王薨，大臣共攻英，楚之走伏王，舉起之徒射殺起，并中王尸，肅王立，坐起夷宗者七十家。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之，殊而走，謂王曰：臣且死，乞車裂臣以殉於市。曰：蘇秦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可得，於是如其言殺秦者，果自出。若二子者，死猶能自報其讐者也。

鍾伯敬曰：虞卿居相位而不得其意，故云窮愁著書，豈料為後世戚？憂貧者所罕。

屠去水曰：魏齊以窮急投塵，卿捐相叩與之俱亡。蔡澤一見范雎，辭相位即以薦澤，二人品卑，乃能脫履大位，有高人風氣。今或平居并相好，高談金石，遇毛髮利害，掉頭不顧，嗟乎，無輕譽古人哉。

楚懷王之入秦也。本秦秦約結盟武關耳。乃以一將軍詐稱秦王叔懷王執之。朝章臺。如藩臣禮。懷王竟死於秦。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而秦又遺太子書曰。且率諸侯伐楚。願歸士卒。得一樂戰。太子恐。乃迎婦於秦。嗟乎。此秦之所以盟。誓所以婚姻也。

鍾伯敬曰。初楚文王執蔡哀侯。留之九年。死於楚。其後襄王六客死於秦。報施每如此。

蘇東坡曰。孫武子。戰國之將耳。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易釋器械。大不過攻城拔邑。用間之際。止盡於此矣。將用之則可。君用之則不可。

顧仲方曰。孫龐相賊殺。蘇張互能橫。定。青溪洞。鬼谷岳隱也。

張和仲曰。魯連辯過儀秦。氣凌髡。從而縱橫之利。不入於耳。因事放言。切中機會。解紛排難。如決潰堤。義不帝秦。一言成功。逃避齊賞。脫屣而去。曰。吾與富貴而誅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為嗚呼。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又曰。仲連死。秦遂帝。然不旋踵而復稱王。如故。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肯背者。王奔洲曰。仲連不欲以富貴害志。又不欲以生掩名。黃綺豈其徒歟。

鍾伯敬曰。商於之詐。楚頗得張儀而甘心焉。儀乃請自往。楚雖有新尚之援。然亦危矣。論者謂蔡士立談而取富貴。此等處。非全驅保妻子者所能也。

鍾伯敬曰。淳于棼。承意觀色。能察隱微。玩世藏身。眼冷心熱。知當時有心救世者。惟孟于一人。望之。深責之。儼不徒事刺訕也。梁以為相謝。終身不仕。亦有仲連風。

劉子威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思。能自重以遠世。舍陳軫多欲安。金山來。賢於儀衍矣。

方正學曰。戰國之士。好夸嗜思。能自重以遠世。舍伯牙而稱誰。然而君子之學。自得於己。以于期之。賢見知。乃絕結於既死。嗟乎伯牙。但歌卷語。嬰孩啓齒。惟其不知。乃為至貴。苟子之能。自遠天地山川。州木犀。類舉目然。皆識于意。

馮亭字上黨。而以上黨獻趙。欲趙親韓以當秦也。若徒受地封以華陽。則秦趙爭擇焉。所以垂涕不見使者。

史稱信陵君接處穴隱者。高帝每過大梁。常祠公子。於孟嘗君。則云吾嘗過薛。其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暮殊。問其俗。曰。孟嘗君招致任俠奸人。入薛中。六萬家矣。一曰。隱士。一曰。奸人。二君喜士。不同若是耶。

鍾伯敬曰。信陵君魏得侯。蘇入趙。得七公。薛公晉一過而得之者也。一過而不得。遂失之矣。若射覆而得。平原君所以失毛遂也。雖日斬美人。造孽者之門。何益哉。

王介州曰三公子之養士也以自衛也信陵君之好士也以存魏也烏乎同

鍾伯敬曰周策言攻周不足以為利而聲畏天下蓋周之弱周之所以存也蘇氏并周之計亦多二人周人也君子有取焉

鍾伯敬曰蘇季子惘然虛喝驕矜六字耳說盡秦人數世精神

蘇明允曰六國割地賂秦秦之彌繁侵之彌急今日五城明日十城方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悲夫秦益不戰而常勝也蘇東坡曰用兵有權之所在其國乃勝秦非強於諸侯也惟欲戰則戰不欲則守秦能自以諸侯不能朝從真權天下而變而權常在秦劉仁齋曰赧王入秦而嬴氏如綫之脉猶存莊襄取周而伯翳數百年之祀遂絕所謂累世窺周者果何所得乃不韋者又將坐而致之者哉欲也

張太岳曰周之文靡敵已極勢必變而為秦舉前代之文制一切剷除之宗之文敵已極勢必變而為元取前代之文制一舉蕩滅之西漢與國朝之治簡嚴近古秦元為之驅除也乃不達世變者動以周末晚宋之習追何哉然未創五國規模大略似商非漢所及

馮猶龍曰西周君與諸侯約從將伐秦攻西周而周君獻其邑三十六頓首受罪而東周君尚有七邑延先祀二君皆非赧王也赧王依西周是歲前未嘗有屈膝之辱二君考王弟揭之後

胡康侯曰：吳國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瞞齊之志。既勝齊師，自謂無敵，而與晉人爭長，乃越已入其國都矣。越既滅，吳不以英為盟，而楚滅之。楚又不監秦滅之秦，又不監也。君子以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

卽克夫曰：周之同姓而克永世者，獨燕在耳。又處北陸之地，去中原遠，苟不隨五國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愛秦，雖布狼未易加害。延十五年，天下事未可知也。

太子丹告荊卿云：諸侯服秦，莫敢合從。誠得勇士劫秦，玉反侵地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丹之志不獨一劫一刺而已。至張良時，六國雖亡，其世臣舊將，怨秦者豈少？祖擊之謀，豈不獨一良所謀？不止一擊已也。

張和仲曰：燕國其非鄰春秋之際，未嘗與中國之會盟。至於戰國，亦以明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自文公三十八年，蘇秦入國，而燕無復寧歲矣。兵交中國六世，而亡。英國於江東十七世矣，不通諸侯，自坐臣入英，故以半戰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興亡之迹，二國絕相似。彼策士說客，借人之國以自快一時可矣，而守數百年宗祚者，亦何利而為之哉？

劉子威曰：六國用人必取秦之所善，秦之所憎，不敢厲以國也。然事秦可耳，猶必日夜腐心切齒於讐秦，何哉？

蘇東坡曰：六國之亡，其失在韓魏之附秦。使秦兵得出入其間，而不憂二國之來其後，四國失親韓魏，使為西蔽。蓋策士見利淺，慮患疎，而貪尺寸之功也。然吾觀六國之末，其君亦無能守國者。胡雙湖曰：六國之亡，惟齊最愚，不悟奸人賁客受秦間金，馳勸朝秦，不助五國，不脩戰具，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亡，齊得獨存矣。迨秦師得入，民莫敢

格猶信五百里之封竟鐵以死悲夫松耶柏耶至今不可歌也

張和仲曰松柏之譚齊人悲客也然時有即墓大夫者亦客也勸收晉楚遺臣之怨秦者入臨晉武關建不用也嗚呼破亡之餘卽無奇策智謀之士乎

李卓吾曰千戈不格者四十餘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鐵元一廢漢得活全齊百萬生靈建益有大功於齊也

張西銘曰王父胡服不特國人不欲公子成稽首以辭元宏禁人胡服胡語不特王公以下苦之太子尚苦無跳脫欲輕騎奔代致賜板酒習俗難變如此

張和仲曰秦滅六國惟趙獨慘長平之後戰而斬四者十餘萬降而坑者又四十餘萬卽于此時生一女子陰以呂易贏而莫之覺生一男子殺始皇二子而滅其國全盛一統之業適人從內亂之勢成瓦解長平之冤氣所化也秦滅六國惟楚最慘誘懷王以因死骨內未寒而王前將六十萬衆臥馳而集七澤五湖勢如破竹陸終熊繹之苗裔蕩無孑遺卽於此時生二男子於東楚復生二男子於西楚舊辭而吟天下雲應神都天關三月飛烟非于七百年之基拱手而授楚人從外水之蓋幽囚之憤氣所化也此可以觀天

張和仲曰楚之為國也恭莊以前僻在荆蠻而國勢日趨於強康靈以後雖抗中華而國勢實趨於弱齊桓不與之角晉文則親與之敵矣然楚目不競其抗中華六楚之失榮耳

屠赤水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此言人心耳人心之公天意隨之

臨淄選兵戶三男子豈有一家悲哉之理古之為戶大抵近屬皆不別籍可知然六虐矣

蘇東坡曰秦法使吏士自為戰勝則所得於敵者盡歸於民使民知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戮無由也故秦民好戰用以并天下亦用以凶

蘇東坡曰戰國虐用其民然民無叛者其時雖不取士而容皆得職也自句踐文侯太子丹不穿及四公子之徒莫不致客以千數其餘尚多當悟官吏而牛農夫也凡談天雖龍空向異同謀夫說士下至擊劍扛鼎狗彘鵠鳴之流皆天民之秀傑者也其力耕奉上推尊無能之人則欲叛而莫之先及始皇時盡令歸田則已有報畔太息而起者矣

車清臣曰秦遣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秦之無道極矣何多直節臣也且死者非必皆貴戚之卿并非必秦產而道路之士耳為是奮死不顧何哉蓋士生斯世無不用口舌為得官故常喜出於波濤洄湧之間與泳俱沈與汨俱出而幸一不死焉以為工耳此所謂積尸盈廷而後來者愈出而愈奇也悲夫

張和仲曰不韋巧易秦宗自謂知矣然能覺二王於方壯之年而不能制其子於垂髫之幼能反手盜金秦之國而不能奮身脫赤族之禍誰云節儉拙哉賈也

車清臣曰鎮江士人錢弼喜談兵能以氣運雄揚
負言秦莊襄王甲寅始皇即位是歲漢高帝生或
帝無嗣立秦蒙改元之歲元武其後唐天成元年
雍中大亂本朝太祖即生於雍高宗即位之升奉
宗去其言應時送襄人錢弼曰此帝紀氣運耳
覺果為眾所從

皮襲美曰古之取天下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
民命。蚩之類驅之戰而不敢惜死者上懼乎刑
次貪乎賞無恤業也

秦以鯨脰令民納粟拜爵為後世鬻官之始
秦作阿房盡徵天下材士為衛狗馬舍飲即食者
眾郡縣守尉悉役民轉輸為粟令自齎糧嗟乎此
郡縣之始也守尉之初政也乃劉季以送徒趙矣

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水德之始宜劉殺深戾事皆
決於法刻削無仁恩和義而後合五德之數異故
此為秦一代開國之謨訓乎

丘陵山曰三代經制莫大於井田封建自秦為郡縣而其法永廢此世道升降一大端也

張橫渠曰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不可以受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不可以受變故周禮建國大小相參蓋大國多不能相下建小國則無紀以

小事大莫不有法

白樂天曰秦時群盜滿山赭衣平道每歲斷獄數至十萬蓋盡淫刑去法之所致哉此力殫財竭貧

國輕生而多罪也先王之制野無餘田以啟貴科邑無餘室以容將人井邑兵田之地眾寡相維門

閭族黨之居有無相保使人內樂其主外畏其罪此王者均財之法聖人措刑之道也

蘇頌諸曰自井田破壞天下無復天子之田胥民之所自有至於農土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自兩稅變法而天下之用皆出於田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民既以自有之業任養兵興役之具又

代古者游民之所入天子不兼任養兵興役之大患兵役之弊至此極矣

胡五峯曰群縣者暴主之所以恃道絕微私奪一身之大尊大賊也自邦國制廢守令知縣而民無定制矣自巡符建職之制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信法令而上下之情不究和實風俗日墮矣戰守之備廢而中夏禁禦威服之法盡亡矣夫家

之制廢而民數不詳車乘不出而兵農不知政本而生食者眾兼井湮亡不可勝矣俗隔不知政本固不足論乃明君良臣亦未免使於自私自利秦為法終使海內蕩然無復經制之限根本之固也所以有今年貴為天子明年欲求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嗚呼就之難亡扶之易興其惟封建乎

程敦夫曰：柳子厚論唐虞三代，非不欲廢封建，勢不可也。若是，則苟得其勢，斯可去矣。武庫既空，命微子以繼商，管蔡方誅，封同姓以五十，何也？勝夏去殷，惟不期而會，則主師之無敵，而諸侯之用命可知。湯武伊呂，獨不厭少，衆可爲之勢，頗乃有興滅繼絕之舉，又何也？聖人知天下不可以一人治，故將與有功，有德共其憂樂。則聖人公天下之心，子厚不知也。徒欲爲度越前人之說，其淺矣。法處宜其有踰追之失矣。

朱敬則曰：古聖人知俗之漸化，衛之已行也。於是乎有體國經野之制，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及其澤竭，政塞，道昏，時衰，雖無君之幽顯，然而暴尊之謀中寢，若周禮猶存，簡書未墜，耳春咏以降，風俗塵昏，愧恥心盡，疾走者先得據竊者爲能。天下皆戴爪牛，無人不屬臂，距秦之帝也。主猜於上人，駭於下，父子君臣不能相保，自量其國之不遠，不得不出於置守罷侯，此正是勢不得行。

上二段相參

朱晦菴曰：天下制度，無全利無害的道理。封建之難行，以漢諸王觀之，其荒銀淫虐，豈可以治民武帝分其國王子弟，而使吏治之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弱。蓋漸禁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守之，雖飲食六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魏弊，典大藏，絕強兵，諸王相圖，馴至大亂。沈綢云：監防太密，魏則傷恩，寬之絕，勒晉以致敗。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非封建之過也。若郡縣之守令來去，不爲久長之計，雖有善政，亦做不成，不可恃以爲固也。止州縣權輕，幸有愛吏，文據不定。

鍾伯敬曰秦以名法繩臣下所以禦其工者由恐懼而生蒙蔽之極轉入游戲以文詞避法上下相匿此秦俗耳東坡云吾聞秦俗而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平社鬼亦遭湯

賤得以諫貴卑得以諫尊此貴者尊者之大防惟諡而已秦皇恐人議已除諡法然諡法雖除而諡義却存若後則無諡不美稱諡遂為前諡之一事秦皇之除尚屬過慮

王洪州曰書契既出字體遂具蝌蚪古文大篆小篆各有所用如禹刻功碑則用蝌蚪宣王刻石鼓文則用籀書如今之傳世文字也至於民間娉婦婚姻之約市井交易之券則從簡易止用小篆何以知之唐人錢譜載太吳氏尊盧氏贈其文具存與今小篆不異昔在京得太公九府圖錢近在漢得黃帝力布其文悉小篆乃知小篆與大篆同出決不始於秦也譬如今人楷書自有數種又有一種省訛俗字便於市井同一時也由是例之推千萬世以上未必悉用蝌蚪推千萬世以下未必悉用俗書也

蘇東坡曰李斯以偽詔扶蘇死扶蘇泣欲自殺蒙恬曰安知非詐請而死來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安復請遂自殺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其法重而威信積也雖矯殺太子亦不敢請設復請而死斯殆矣蓋威信素積斯能料其不敢請也

秦既燒書諸儒生多怨謗乃召拜為郎凡七百八先密種瓜溫谷冬實詔諸儒說之人各異乃命就視因發伏機與之以土嗚呼據此攬儒與書滅絕久矣

斯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植之書今無一卷流斯傳於世何也六籍雖亡耳所授屋壁所藏猶足垂也
司馬子長曰秦燒書諸侯史記特甚以其有所譏刺也書詩所以復見多藏人家而史獨藏於國以故滅惜哉惜哉

方正學曰自秦以來興王之始其君臣莫不具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各懲其前之所由亡以為之備詳且審矣而其亡也必皆出於所備之外古之聖人知天下變故非法之所能防惟靜以待之德以結衆天心

鄭國開秦間渠婦之利小而秦之利大蒙恬為秦興長城之役治直道秦之利有幾時哉文官其輕民力責恬甚當

張和仲曰或謂秦皇死兵革息得扶蘇而君之猶可以濟不知中原之民久于祖蔭世世輸其首於秦庭而封於河渭之間者二百于此知雖有聖子神孫民亦不與也

鍾伯敬曰請李斯書者書氣喘神助心口相通
之體焉。無可奈何。而如斯。如斯。如斯。如斯。
何足貴哉。斯之極高也。曰會耳。此何足以貴焉。
凌以棟以春秋降而七國七雄之間。伏尸百萬。陵
夷至於亡秦。楚漢之際。生民之禍烈矣。謫見於天。
宜乎變不勝書。按史殊不惡。當時史失其官耳。

優游云。我從東方來。令康鹿觸之。此與衛人受甲
使鶴同一不平。嗟夫。康鹿與官。何求於世。橫被惡
名。宦不幸而乘軒。鹿何幸而不入秦苑。
人每不為乘軒。官亦可悲矣。

論世編卷六

于子纂

陳潛室曰。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然縉紳先生
至抱祭罷歸之張耳。陳餘。房名之徒。皆以興王之
業說之。舊史按其行事。謂不幸如此。而致敗。設不
如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
其所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
相。微知而史誇之。若夫涉起。適戍而首事。志在免
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安。其用軍行師。未
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之心。決一旦之死。

為天下首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
當以興王之業責之。而舊史猶復云。至今尚論
者。猶惜其畝得而孰失也。吁。此悲矣。天下苦秦之
禍。故家遺俗。蒙人俠士。志氣略盡。乃所不應之戍
卒。能為天下首事。雖人物卑鄙。事至微淺。而古今
尚幸之。蓋積憤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之過。
武耳。

洪容齋曰秦天下自張良外無敢西向者一曰
舊起自涉始高帝高為置守塚戶世血食於碣
謚曰隱王乃楊雄法言獨謂涉為亂噫又何必云
劇秦也

茅鹿門曰陳涉之兵如亂絲

陳明卿曰秦郡縣長吏之權甚輕陳涉之起所在
殺其守尉以應平居僅能守法緩急何能使民
陳止齋曰秦以急咻力戰七世并六國民以斬木
揭竿期月滅秦、強不能當民之弱可畏哉

鍾伯敬曰秦法最急猶有不到處大索十日不得
于房

徐文長曰秦舞陽年十三殺人觀者側目不敢怖
于房追履受書老人以為可敬一裂於秦一頭於
漂可以論將

李太白曰潛游匿下孤豈曰非胃象我來記橋上
懷古欽英風

陳眉公曰秦然滅詩書以愚黔首未竟而亡秦革
皆以吹簫屠狗揭竿奮鋤起不須知詩書也獨當
時換呂覽諸客不識皆何在共不肖挂名書中可
思也不常籠致亡王賓客聚而著書既解其旅况
羈愁又以耗其雄心他志唐三秋珠英宋脩文御
覽皆此術也然尚有地槨一卷

張和仲曰珽史以銷鋒弛備為秦之所以亡秦矣
秦之亡非關兵弱也當時力并六雄威振四海彼
胡越鮮在裔夷安能為天下患而發百萬之師以
成之驪山阿房又役數十萬健卒壯士靡爛於不
切之後御日御戈相掩而起者皆秦兵也項王坑
秦卒二十餘萬此二十餘萬者即十年前王翦諸
人以之橫行中原者也乃一朝耳解甲共蹈禍
機反幸諸侯之入關以紓患耳未嘗甚收歟也

鍾伯敬曰周市定魏地立魏後請赦不克而死之
雖不及張良之於韓然始終之義無愧於良也若
田橫相齊綴酒不脩守脩齊止又自立為王有愧
於市矣且海禁豈存齊之地哉

鍾伯敬曰國家有故名卒求一將無從摩娑謂一
言之近即疑其能不暇考實而涉然授之承平
既久人不習兵固然也乃宗義為獅子射軍輸其
首於項氏何為者止即待秦之敵等語似可能
耳豈知其拾得魏國辭神奮語也雷如陽即扣
日不迎寬狀叩恨

鍾伯敬曰史以項羽列帝紀儼然在高帝之前而
無所忌不以成敗論人是其一生立言本旨
許子春曰會稽守素賢項梁召與計事梁乃陰戒
籍於外入而斬守佩其印綬其起兵與沛國別
張個初曰項羽脫沛公於鴻門赦太公於祖上不
失為直氣人若沛公之於羽也大言以誇之故言
以媚之以親嘗試使羽竟烹太公以羹分烹天下
方謂漢王殺父而何以討人哉若之罪乎嘆夫後
世成功大槩以機變勝耳

鍾伯敬曰三代以後取天下自不免有暗昧處如
羽陰遣人擊義帝江中暗昧得拙而漢韓信謂項
王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二語合或一人真知羽知
蘇明允曰項王渡河時沛公方整兵向關王亟急
引兵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乃
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徘徊河南新安間與時
沛公已取小路入關矣及項王至函谷沛公已在
咸陽數月秦公方安沛公噫八歲七十餘戰未嘗
敗北何益哉

張和仲以惛丹之事。當國全盛時也。已不能討。管仲雖嘗以一言責之。楚惟請盟而已。至則遣英布。沉義帝江中。即昭王。沈處也。試君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耶。

王弼州曰。力拔山。氣蓋世。喁喁發。萬馬騰。目重瞳。劍如虹。挺一奮。傑守通。八千人。飛渡江。燕中原。秦宮裂九宇。爵群雄。嗚呼。新安之坑。僅可半白起之役。軼道之誅。未足酬六王之一項。負約而弑義。劉負約而攻王。而俱絕命於大江之濱。此固天巧之默會。而區區腐儒。猶曰楚懷辟榮而自屈其加。

意。

陳眉公曰。予改項王規模。不是端冕駑南面的人。又不是出紳正笏北面的人。畢竟一西楚霸王也。

羽悍猾賊。所過殘滅。屠咸陽。燒秦宮。坑降卒。此時怨秦之民。恐輒思子嬰。

陳潛室曰。項氏之興。本假亡楚遺孽。故羽雖悍。不得不致命懷王。然羽特迫於范增之策。王民間牧羊之子。可為項氏私人耳。豈意懷王議遣入關。乃反屬意沛公。以為長者。以為不殺。而羽有父兄之

怨於秦。不遺也。且曰。先入關者王之。其報羽也。又無右羽之意。但云如約而已。以料莽一言。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心鬱。遂悔江中之謀。能一日緩哉。以為懷王廢立生死是我家事。不料天下英雄。又執此以為辭。及三軍編素之義明。而羽遂奄。泉下笑嗚呼。此亦非沛公智慮所及。而羽增之所不及也。

朱晦菴曰。羽楚人。起飲帳中。歌抗懷激烈。千載餘情。

凌藻泉曰。張耳陳餘。變姓名為陳里監門史管絳。餘欲起耳。攝使受之。秦搆二人。一千金。一五百金。聲價亦定。

文獻山曰。楊子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說者不明。幾以為怪。其理易曉也。不觀朝廷之遣使督察乎。豈為尋常百姓家也。與陳嬰之母。所以為智耳。

屠赤水曰：范增既知王氣在漢，又必欲殺沛公。如此人何可用？

胡致堂曰：羽欲坑外黃，令舍人兒十三歲能

止之，不聞亞父一語，獨所謂吾當令為沛公虜一

言不謬耳。

東坡謂增之去，宜在殺卿二利寧時。然視羽某入

帳令軍中語，似非羽謀也。亞父之撰

屠赤水曰：項王舍安期而居巢，使良獨步矣。然

三山儕伯良，不得不居安期後。

魏崔山曰：高帝為秦亭長，考周制，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以

察奸宄。秦人既壞田制，卿法亦廢，而先王相保相

助，相賙相贊之政，無復存者。易以十里一亭，有

長謂之求盜，專以戡防，征商掄捉盜賊為事。

朱晦庵曰：秦皇變法，盡是尊上抑下之事，所以後

世人主皆不肯易。

胡致堂曰：秦盡廢古人之法，後世不獨不能復，乃

秦法頗有至今遵用者，如王之稱繼天極，立其義

與皇與帝，非有二也。秦乃兼稱皇帝，而以王稱其

臣子，何說乎？此尚不改，何況法乎？

魏崔山曰：井牧之制，終麟經貫行，旅往來有節，轉

徙有按，皆察有官，當是時也，使驛山有止，送一人

必縛而致之國，寧能肆行所為耶？高帝身履其事，

而不知變秦所為，蓋自是後，門閭道路戶口主客

徒為文具，蒐奸隱惡，無由察知，民生其間，強弱衆

寡凌暴之患，終然無寧日矣。

劉季誅成陽繼觀秦皇帝喟然嘆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秦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因東遊以散之季即自起亡區山澤秦皇至會稽項籍從項梁往觀曰彼可取而代也陳涉與人傭耕輟耕太息相謂苟富貴無相忘嗟乎異哉亭長也傭也亡國之卒也其與天子不甚遠絕矣後三代之興積功累仁非一世也又率列在公侯皆明德之胄秦雖暴亦力事數世而得之齊出之際猶亡侯天子之薦驅新之歸往事可見如此而已此何事而遽以印疑乎是也天運之知也幸也

高帝初見秦皇即自疑及推為天子反曰吾聞帝賢者事也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實歷久而識力外非復矧時舊時劉季矣魏鶴山曰三代宗廟血食皆二千餘年自秦罷侯置守於是匹夫而有天下漢祖之父皆不知名母不知姓與前代絕異自古天子有父在少矣惟舜有之然亦不知以何時卒也高帝稱父止曰太公古無此典無以尊之也

張和仲曰李斯以燒書亡秦蕭何收圖籍興漢勝者所用即敗者之局也州縣用遂之時府庫宮室之盛即沛公不能不心歎何一刀筆史圖已識國家體要如此

魏鶴山曰古雖同姓而各別氏又謂之族蓋舉其人則曰華氏何氏指其宗則曰戴族桓族後世姓氏之制不明如漢紀云姓劉氏是也

王弼州曰桀紂斃痛其國人已耳自秦郡縣天下而其毒徧四裔故漢高之功在湯武上王伯厚曰韓生董公不可與辯士益論許廣齋曰子房為帝師然其大計未見有如董公者

真面山曰漢王告諸侯不曰偶曰願也

陸貞山曰三軍編素為何人幸有君臣無父子未晦庵曰廣武之會太公被執高帝只得以兵攻之若屈意求告父子就戮而已但分羹一言不長

張南軒曰漢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
最善是也要未免有假之之意故宣帝曰以伯
王衛維之

徐太室曰漢法峻柱促而結危也然宮商猶在元
政秦軫迂而微憐也音調何存乎

程伊川曰高祖其勢可以不放項王入關然而有
三事未可一是有二十萬秦子弟在外父兄必內
變二是沛公父母妻子在楚三是尚有懷王
鍾伯敬曰觀劉季子負羽可見古今無朴心學道
帝王只作用有不同耳

屠未水曰刻印銷印總秦宮室帝尊中注節
感儒者見其事成便謂聖人無我嗚呼正父之殃
項莊之劍不幸而中後世無漢矣論當何如
李文饒曰帝王之任英雄若不以氣折之而寵以
姑息則驕不可任若不以愛結之而肅以禮貌則
怨不為用此術惟漢高得之
高帝用人全在臨機制變後儒每以成敗心求之
率多影響牽合

樊噲持盾入鴻門目視羽也耶威怒而惜諒王
婚曰未有封侯之賞曰欲誅有功之人賞與誅王
者事也明以入關之王歸羽也
林少穎曰蕭何勸懷漢王隱忍就國於蜀以其眾
還定三秦能勇於所怯也烏江亭長江東足王之
策三羽之蕭何而羽則不能
胡致堂曰蕭相國云養其民以致賢人獨見語也
無所因襲而卒成開國立計

陳眉公曰妻敬云衣帛衣帛見衣褐見蓋欲
卽達於倉卒之頃以表突兀耳彭義登床時李元
忠車上彈琴琵琶飲酒割炙皆是也

陳同父曰有德易興無德易凶此古人公天下之說也○被山帶河○四塞之固○此後世私天下之說也○陽居○中○利○之○卦○建○訓○中○告○降○利○泰○之○封○建○郡○縣○妻○敬○宜○以○此○對○丘○壤○山○曰○此○即○文○武○成○康○所○謂○豐○鎬○敬○以○為○秦○之○形○勝○非○也○我○朝○都○燕○非○不○被○太○行○帶○大○海○然○邊○關○百○里○而○近○非○長○安○比○也○

楊龜山曰妻敬和親之謬○難曉漢高漢高自散兵○耳○蘭○禪○主○曰○太○王○之○皮○帶○自○是○國○勢○小○勢○不○得○不○權○宜○免○禪○乃○妻○敬○為○漢○建○策○不○過○與○冒○頓○和○親○又○一○策○曰○以○漢○所○餘○使○所○鮮○數○問○遣○蓋○猶○絮○牛○彼○以○馳○射○林○中○者○也○是○足○為○長○策○乎○至○於○和○親○則○曰○冒○頓○殺○父○未○可○以○仁○義○說○又○曰○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乎○語○自○和○看○鍾○伯○敬○曰○漢○過○不○先○一○語○甚○有○體○後○馬○邑○誘○致○單○于○即○倖○將○此○一○語○已○說○不○去○矣○况○不○然○乎○

劉屏山曰韓信上易識耳但漂母識之○饑困滕公識之○刀鋸惟蕭何能薦之○漢王所以獨愛知人之名也○

蘇明允曰高帝於滕公灌嬰樊噲必拔一城隔一陣然後增爵一見彭越即為相一見韓信即為將知其人志大非極富貴不為用也○

朱晦菴曰古今論兵成敗卒之無言不醉者惟韓信檀下之孔明○王朴平邊最為奇偉○馬○

陳眉公曰漢王入蜀却被車邱扎住四十萬兵在漢口似封閉一般如何得出○張蕭能勸人不罪使○

出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邯鄲可破此一條出路惟信知之○

茅鹿門曰陳平知項王所恡者爵邑故縱反間曰諸將功高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一分王○

其地耳却向他左脇上一刀所謂屠龍手○鍾伯敬曰帝斬丁公不在縱已自來揭見○

即是賣主如購李布亡匿布免矣○司馬君實曰高帝招納亡叛亦多矣獨斬丁公何○

哉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及海內為臣懷○

二者微大○利○國○祚○久○安○哉○不○得○不○割○也○

丘瓊山曰斬丁公故李布封雍董猶有公天下意
是無咎曰陳平不忘魏無知帝稱其不背本及諸
呂難作平燕居深念知窮計用陸賈賈過平不請
直入座平方念不見賈以一言成珪相功而免
深禍事定國安而已佚樂顧忘貴本國不為上言
上亦莫省也何哉
凌以棟曰偽游雲夢計六偶中耳使信和潛行
擊帶矣

蘇東坡曰子房受書圮上老人其事甚秘安知非
秦世有隱君子惜子房之才而輕於博浪之一擲
也且其意不在書
唐荆川曰讀秦風而知其俗非雄心於戈矛戰陣
則技藝於獵獸射獵若聲利所驅雖豪傑之士亦
且倒足於婦人媚子其義士亦且沈醉於秦養而
為之殉蓋已靡然於佚趣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
獨立落乎埃壒之外若蕙陵伊人者蓋秦之不足
與而優游肥遯在當時固已有人乎

陶歌庵曰古聖人用兵非與末世世權術之士有異
也特所由以用兵者殊耳是故斬伐覆絕者仁奇
幻恍惚者儒者見王師多助而不知其克敵締
基運籌決勝之難遂謂兵法可廢以仁義之說當
之諫矣

子房所以輔漢破秦感項者黃石公書即太公兵
法也況周之仁人多矣宜皆可使率師乃鷹揚肆
伐何以獨頌太公乎

陳玉璽曰子房為萬姓復讐故其後食報幾同孔
氏不專以符籙也是可以識黃石老人之所授矣

朱晦庵曰子房占便宜事不犯手做只到牛中央
而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技是也

鍾伯敬曰子房本無功名心若博浪之事得已
不必有漢王矣故後來作州惟置身局外看他用
人如立韓王用項梁鴻門謝羽用項伯樊噲令楚
兵勿西用彭越用韓信定太子用四皓皆不得已
也多病未嘗持埴如見其人

李卓吾曰子房擊秦皇不專為韓直是怨秦無故
滅人之國昔人謂子房善藏其財非也秦滅而
英雄之恨已滿可以辟穀矣何用之藏哉

張良仇秦沙中一繫天下震動。圮上崗山諸老傾心久知。那得不與之遊。况良為人實近道。帝易太子。后用張良計得免。此特子房善揣帝意。而偶中耳。然非所以為老人謀也。設仍嬖鄭。而山出入成何舉。竊未暇說到安劉滅鄴。鍾伯敬曰。古今善用黃老之學。無如曹參。若張良。直是黃石四皓路上人。良不為韓報仇。世并不知有黃石四皓。卻二泉曰。張良辟穀以術求退耳。呂后德良。強良食良不得已。強聽食未退。則辟穀為重。既退。則辟穀為輕。

陳明卿曰。帝召田橫。未至。雒陽三十里。曰。帝召我。欲一見吾面耳。吾願馳三十里。未敗也。遂自剄。快哉橫也。豈翳三十里。千百年形容如生。不觀信越之倫乎。大者王。小者侯。安在哉。橫具帝知己。知卻公濟曰。田橫居萬里海外。帝必欲其來。不則黃兵誅之。四皓近在商山。以帝之暴而不能致。蓋四皓振主之豪。高帝之深也。

丘瓊山曰。時孫通縣萊起朝。儔帝樂其簡易。曰。吾能為此。於是而成周之典不復見。亡秦之制傳未世。噫。可恨也夫。

李卓吾曰。帝拜叔孫通弟子為郎。通以帝賜金。分賜弟子。皆曰。時孫通聖人也。有郎有金。便是聖人。觀通弟子。即知通。魯兩生不就高帝徵。應通之直諫而親貴也。豈博樂真必百年而後興哉。短衣跣足。進辟盜如此。人何可共事。

徐太室曰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亡至今藉之以備邊并孫通之州縣最漢之所以陋至今襲之以尊君

程伊川曰古聖人之救難定氣也設法或和或戰也其既安矣心為可繼可久之治自漢承秦弊期禍難既除不復有為隨時維持而已

張和仲曰帝為天子七年矣始以家令言封太公為太上皇然襲始皇亡父追尊廟號而諸臣無言者何也又五年二月立呂氏為皇后而亡母則封昭靈夫人又何也

陳季雅曰高帝除秦苛法若挾書律至惠帝四年始除之然則高帝惠詩書之習與始皇伯仲

屠去水曰古法不復雖曰高帝不事詩書然蕭曹陳平輩相繼為相至文帝時止是絳灌之徒而已皆非其人也

許魯齋曰漢高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須自推得七八分到陡峻處人扶領二三分若平地先仰別人到陡峻處直是行不得

又曰即位之初多蕪美言詔告天下悅之莫有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怨心生焉如高帝用愛憎行誅賞諸將沙中偶語謀反是也

張安道題歌風臺曰落鬼劉郎作帝歸尊前感慨大風詞淮陰已接英彭族吏欲多求猛士為鍾伯敬曰高帝終不廢婦是開國遠慮但恨不用寬鈞弋法

張和仲曰漢制三老孝弟力田皆有祿秩得與縣令以事相敬今里之有長猶其制也又長史皆得自辟掾屬然陟黜情其按於州縣者為五府辟五府掾曹薦於朝廷推而至於公卿皆自州縣薦辟而達此法最善是以士之脩業而朝之論公

呂東萊曰漢雖設科然州縣選舉辟書璽門得人最盛後世多不講也蓋卓然不群之才非科則所能致所謂朝廷有求於士無求於朝廷者也

是無咎曰漢取士雜此以君子待小人後世取士精然以小人待君子待以君子則中人慕義待以

小人則中人趨利也何疑乎取之難而多賢恥之精而不肖者衆也

呂東萊曰：韓之取士，隨時隨地，若非一科。其行之最久而博人爲多者，學校有司也。新國必有其選，賢良茂材，在廩在官，皆爲士。帝則親臨，以將於武庫，而取一科。一科之選，不取於

黃東發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渠家封建何足語此。

林德頌曰。漢初中常侍用士流。故宮闈幽遠。周昌
樊噲得入。上林布席。即時得議。內夫人之座。猶有
周人以外統內遺制。
尹起莘曰。漢始以太牢祀孔子。後世遂莫敢廢。其
高帝之所以立基業歟。

鍾伯敬曰陸賈有道術出手作事雷勢藏機終不露迹使人止以辯士目之而功臣之名不居也鐵史稱為陸客卿者客隱論列東方生朝隱論云董思白曰史稱帝謂陸生曰生試為我著秦所以失我所以得者何及古成敗之因今新語中未嘗及此曾何足動聽而輒奏輒稱善耶蓋于書之偽比之也

趙佐謂賈曰我欲與蕭何曹參韓信賈曰王
似賢實未必全諛恐是流輩

蘇東坡曰。吾為膠西守。治新寢於黃堂北。時將賓
客。僚吏將息其間。而不散居。急曹參漢宋臣。而蓋
公為之師。庠。幾待如公者焉。史不載公所終。豈非
古之至人不死者耶。此邦東並海。南放於九德。北
屬牢山。多隱君子也。

張西銘曰。漢初同姓諸王。名不軌者。莫不幸於興
居。葬幸於梁王功高。不實根。漢易完也。
鍾伯敬曰。高帝封王子孫。至漢無之。歎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反者。豈若耶。屬呂后云。安劉氏必勃
也。從何處看出修武定閭。入辟尊軍如兒戲。獨難
耳。

劉貢父曰。高帝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
功。裴平侯紀通尚主為符節令。誅諸呂時。持節為
納勃北軍。疑其後也。
王勃夫曰。班史於節義事多疎畧。如條風散之本。
可示激勸之義者。自當立傳。而我僅於別傳略見。
或姓名不可知。紀信亦不為立傳。後商英歟。

鍾伯敬曰。楚越雄警老成。其作用步驟。與諸將不同。呂后忌而殺之。有以也。曰然。則越反乎。曰不反。非不欲反。氣專於真。主不能反也。不能反而反。信越不為也。

楊光韓曰。彭城破。呂氏為楚軍所虜。國辱三年。信擊破齊。殺龍且。羽乃求和。呂得歸。正位中宮。微信之力不及此。使信果有畔意。猶當俟帝還宮。權其輕重。奈何擅殺。未其族。使無類哉。帝聞信死。且喜且哀者。知即不免殺信。亦必宥其子也。况不殺蒯徹。意更可知。嗟。曾幾何時。呂氏之族。男少女少。駢頭就戮矣。

鍾伯敬曰。何朴忠人。帝忌之。幾危矣。史必曰。人教之得免。若曹參則歲引甚巧。又曰。何守閔中時。聽客計。買民田自污。及相。不治垣屋田宅。必居窮僻處。曰。後世師吾儉。此論正以自白其初心也。人之愛名如此。

楊龜山曰。曹參從起豐沛。一時與之並馳者。皆熊羆之士。而臨敵攻堅。必參為首。則勇悍強鷙。武人也。而以蓋公之言治齊。蕭何之法相漢。一切本於清淨無為。前後兩截。參聞何平。告舍人趣治休。吾當入相。似踴躍以赴功名之會者。然既相。乃不事。惟日飲醇酒耳。何急行也。蓋惟恐有更何之約束者乎。程伊川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托。後世留意於獄者。有之。未聞及市也。

司馬子長曰孝惠高后時民方離戰國之苦思休息乎無為故政不出房戶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孝惠非無可紀也而史無紀。吕后。至少帝則名且不詳矣。至後少帝則所謂名惠帝子。事益秘知。

蘇明允曰帝命斬樊噲削吕后之黨也。產祿非常所慮。使噲不死。太尉不得入北軍矣。

凌以林曰非劉而非王。即負約矣。係存亡哉。其失在授以兵柄。授以兵柄。勢既不止。故不爭王。諸吕而實器備之。此必陳平之謀。

茅鹿門曰吕后叛。滿上過枳道。蒼狗藏其腋。此即魏其灌夫之守田畝。量錯之崇素蓋也。史乃謂妖乎。

鍾伯敬曰吕產遣灌嬰擊齊王嬰。遣使與王連和。此留滎陽既不擊。亦不助。牽制得力。在乎勃朱虛。

之前

又曰周勃為人木彊敦厚。終漢世論社稷臣。必以此武帝識霍光。亦有所本也。

蘇東坡曰。鄭寄責友不得已也。非罪。在功臣子而遊諸吕間。此石碯之所以殺學也。歟。

王弼洲曰。為劉左袒。昔人以為失計。非也。勃老將。豈不知衆心獨不能不疑吕。氏有黨。益令一下。倘有遲疑者。立誅。以令衆耳。

鄭澹泉曰。平勃不立少帝。而迎代王。所以不至有唐五王之禍。

孝文在代呂后使、召之令徙王趙文辭曰願守代邊此是孝文一朝詔令發端
振窮養老詔曰方春時和艸木羣生皆有樂以自樂而吾百姓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如何其議所以振感之隆冬讀此每：如披春風也

孝文葬口臨文無不雄警而歛藏鋒錚千古獨絕自是天授非代言者所能也

丘孺山曰史紀文帝凡詔皆稱上曰而他紀則不然以見一朝王言出於帝之實意山東民杖扶往

聽老羸癯疾願須臾無死必真此實忠工以實

感下必以實應人君尊居九重與民相遇使之鼓舞惟有詔令耳可不以實哉易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風者天之號令鼓舞萬物者也詔令之入人淪於肌膚一如風之於萬物也

陸放翁曰孝文詔與詩之七月書之無逸何異

李卓吾曰孝文諸詔字：出肺腸

蘇東坡曰秦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立濫更制以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斬卷之禍知民之厭苦悽惻無聊也而不可與有為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

鍾伯敬曰開國佐命明於天下常明於治天下者常以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間非真識宰相之體其中原不辨耳

決獄錢穀宰相特不司其事耳

樊噲者又何事乎

父子兄弟之間也多

植書曰史載陳平以五奇計皆市井權利之術

清用事最福乃之

有客詭其才得陸賈

平六宿

善用黃老。無如漢事。謀讓未還。惟自將北伐。大臣止之不聽。黃老之道本自如此。楊升庵曰。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孝文家法也。至昭烈入蜀。儉德戎馬。首立農官。是其家法猶存耳。且漢之所用。即夏貢法。貢法。龍子以為不善。意者賜祖三代之遺乎。文帝微而行之。未可知也。似此豈復有使民勝。然之事乎。班史言漢致治之法。歸於重商賈之律。使不得衣絲乘車。仕宦為吏。其取民之賦。不過清轉山米數十萬石。蓋重農之功也。賦輕則農樂而求歸於方。重則農失業者趨。方。學曰。善為治者。使民全其性。不鑿其天。不離以偽。失道者。則不。檢之以知。巧。眩之以機。愛民且鈐。組伺乎下。待隙而擊也。史稱漢文時。七八十。箭。尚未識市。邦。遊。嬉。戲。如小兒狀也。自三代以降。數千年來。以至近代。其政。古。遠。矣。然。苟。法。寬。令。約。承。平。之。賦。亦。有。可。取。者。予。不。及。見。之。賈誼疏有云。棄禮義。捐廉恥。月異而歲不同。漢初固泰俗也。可以觀孝文之所以造漢。呂東萊曰。不盡人財。不盡人力。不盡人情。惟孝文。

陳王壘曰孝文身致太平功在開初之上。惟宋仁宗國朝孝廟可比。皆百世不遠者也。

秦人於敬養天下之法掃地不存。惟存內刑耳。文帝知其失。偶為縫紵書感。不難一朝獨斷。除唐虞三代相沿之舊章。千古知勇獨絕。若在後世。終一代會諒耳。

丘瓊山曰漢文再賜天下牛租。其後也。遂除之。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應代雖各有蠲免。然自漢文以降。無歲不免。未有如國朝洪武間者。

晁無咎曰嗟乎士之難進也尚矣。鋒侯諸人。晉漢功臣。宜體國者。而見賈誼進暴。猶不免害其能。然則誼既疎不用。猶強貼不舍。欲何望哉。此誼之所為自傷。哭泣大絕命也夫。

蘇東坡曰誼以雒陽年少立談之際。欲其君盡棄骨肉手足之臣。而新是國。上已難知。一不見用。即紆鬱憤。起而有遠舉之志。憂傷病。終不復振。蓋士有高世之才。必有獨介之操。

陳眉公曰。竇太后能灼見天下已定。民物初離湯火。只宜清淨。惟恐儒者多事。為禹新震動之舉。故

以病免申公。又恐韓同。使入園擊豕。况賈誼少年。子誼疎非不切中。嫌其下手太蚤。鍾伯敬曰。魯兩主既太遲。賈誼又太早。典禮舉者。將何所適從乎。

晁無咎曰。誼初見狀。勃即護間之。流離瀕死而歸。勃以及拂人莫言。而體貌大臣之誼。誼獨祭之上。深納其說。養臣下節。夫誼可謂公爾忘私者乎。

張和仲曰。文帝割齊地。王城陽濟北悼惠王六子。並王。即賈誼策也。所謂用其言而棄其身者。非耶。任德翁曰。言行身不用。無乃我所欲。長沙地卑濕。

曰可高閣也

李予約曰誼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而人時

佛道未興誼已先發

白樂天曰漢文於實土謫置湘之陰是時刑方極

此去難為心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渚

丁南湖曰勝以痛反自若任以憂淫自也此非動心忍性者

夫不能動心忍性必不能處大任也

必然

洪容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惟聞申理
犯蹕盡環事周勃下獄使不救

王勃夫曰史言鄧通謹身媚上無所薦達通何人
責以薦士司馬遷被刑之後故人任安勸以推賢
進士可見漢世風俗近古士大夫必以此為盡職
則其大臣可知
官錢不嚴雖為巧而平其楮值私錢自無所得贏
不煩禁而自止矣然民禁鑄易禁使盡難文帝令
鄧通鑄錢或云因此
陳明卿曰鄧通並夫皆餓死竊有奇於相者言求
富者宜少也

楊龜山曰楊雄謂漢文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平
昌為不取用頗牧非也孫武在吳穰苴在齊斬寵
姬斬寵臣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之為將者皆然
豈獨亞夫乎帝未嘗屈軍未嘗伸也夫牧為趙
將軍市之祖自用為貴不從中窺帝之也以法繩
親而微至六級焉能用牧哉

張侗初曰薄昭一外戚非有大功於漢殺天子使
太后焉得私宥誅之是也淮南厲王推殺辟陽侯
在律可議帝傷其志不治是也若梁王景岡母弟
又嘗有嬰城拒守之功且罪坐勝讞不應重科田
料乃燒梁獄詔奉詔而出空手而返則是漢法不
行何謂善處也

林希元曰淮南王安未必能文然其書疏佳益集
天下文士為賓客而代之耳劉義慶世說新語亦
然

許魯齋曰三代而下稱治以漢為首然當時天象
殷變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必有水旱飢亡之應未
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能消弭災異民心樂而和
氣應也辟如父母嗔怒或是其子偶有觸忤其子
恐懼宜也或是父母別生憂懼為子者可不相關
切乎

陸象山曰昔之言災異者如董仲舒劉向李尋京
房翼奉皆通於陰陽之理君子無取焉者以其必
著事應非春秋之旨也事應沒有不合人主將怠
而不懼矣

晁元舒曰古者重黎司天地義和宅四方周之六
官即其職也自王制珍滅六事咸廢而陰陽五行
事與時忤漢興稍欲復古舉賢良皆聲榮陰陽災
異之學自此起其大要敬易春秋洪範月令以為
解而配以人事若風馬牛其魚蓋濶時君怠焉因
業不務而任人寢輕學者不講而凌雜術技甚可
歎也夫一官廢則一事弛焉蓋牛人用有所在況
此而可不脩乎

張南軒曰。是錯居論思獻納之職。然有等事不合。作御史大夫也。如馬援參軍事卻好。且使自將。即敗矣。

鍾伯敬曰。景帝僅能守文帝之富強。待武帝之揮斥耳。一當七國之變。即窘急不知所出。殺量錯。不如所出殺亞夫。無一可者。而武帝雄心。又苦無所發舒。乃以單于待命。加甥起。勢舉。觀兩朝事而愈思代來時。

陳同父曰。讀武帝教雁門軍士。諒知帝軍兵迫而後應。

鍾伯敬曰。武帝塞廣實有一段興國之意。所謂以秦皇力行。克湯事功。成而刊。以傳。未可樂以好大喜功之故。謬之。

陳潛室曰。武帝平生所求。無一不如志。獨不能致者神仙耳。嗟乎。竟交黃帝夢。接安期。曾可以力致哉。

袁小脩曰。茂陵劉郎老不解事。偶作妖妄一語。遂為千古儒家口實。

王弼州曰。漢武之攻其在後世。亦蜀而南。嶺而南。吳會而南。禁不制。被教化何自乎。

王允寧曰。武帝言。告誠得如黃帝。視景妻子如脫履耳。英待得如黃帝哉。正盛之妄已然矣。

張南軒曰。武帝輪臺之悔。因其平日好六經之言。聽儒生之論。至力棄意。急思機息。而善端發也。

帝以田千秋為富民侯。趙過為搜粟都尉。五十年終。一旦休歇。仍歸之重農家法。知治天下。非無他繆巧也。

蘇東坡曰：戾太子之不訴而反，即扶蘇之不請而死也。

史言戾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傷哉！理不得無輪臺之悔，望來望思之語，歸來。

建元六年，李廣子敢見戾太子，以廣所教，乃得免。而廷置報，其長戾太子，以李廣行，三十，共而誅之。身滅，而不可勝，而戾太子，其子也，僅得免。

太子立，以敢，故曰太子，其子也，僅得免。

楊龜山曰：東盡戰國策士。

鍾伯敬曰：益直諫中節，遇敵媚意。

鍾伯敬曰：大人賦，淺嘗焉，請之，厭怠，不知武帝何，以觀，有凌雲意，文章與合，正目不解。

武帝設明經科，定二十石，不舉季康之罪，安半之。聘計偕之微，得人策盛，自將相侍，共以及陰陽律，曆錢穀刑獄，使絕域者，雖徒隸之流，斷絕之，林各得其職，而武謂之好交，無乃為相如輩所累哉。

蘇東坡曰：相如小人哉，其論死而不已。

蘇頌清曰：漢儒初不言封禪，相如發其端。

王弼州曰：自古文章，於人主未必遇，者正不必佳耳。相如之於武帝，千古一時下此，即隋楊惲空梁於通衢，梁武繼微事於草標，僧虔拙筆明遠累，群嗚呼，是矣，然後竟一解，忘人了不可得。

張和仲曰：建子建丑，不過以明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豈知夏用古曆，春為歲首，無可更之理。獨武帝不改正朔，而代以改元。吾知千萬世而下，不能易也。新莽曹魏，不曉此義，徒貽笑耳。丘瓊山曰：千歲之日，至所謂曆元也。武帝太初元年，始從孔子用夏正，而天術適與合符，為萬世不易之制，豈偶然哉。

陳眉公曰：漢之曆，自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始。蕭秦舊用夏正，又參精算者，唐都洛下閭矣。然黃鍾之起，則因司馬氏。五為太史也。唐曆則有僧一行之大衍，根於著策宗曆，則有充夫之元會運世。本於圖書元曆，則有許衡之授時。成於郭守敬，主於歲次定朔，蓋曆非難於理，而難於算數。非難於常，而難於變耳。國朝二百餘年以來，所行大統曆者，猶因元舊也。恐法久而竅不能無變，然如古之世，其官與明經精筭之士安在哉。

唐荆川曰：漢儒無若董生，唐儒無若韓子。宋儒無若茂叔，伯淳皆不著訓詁，而聖賢發明實賴之。鍾伯敬曰：漢初六經殘斷，而諸子之言盈天下，如五穀之雜於百什，苟非神農辨別，固不易識。人歸功仲舒，然趙絳實先之。屠赤水曰：仲舒拘方，詆功業之士，識見議論大類宋儒。

陳眉公曰：文章自三代而後，秦漢猶稱簡古。數百萬言，實實重作，備中公不在多言一語，不獨救武帝好文，并欲救董仲舒。

張和仲曰：卜式輸家財，助軍餉，父子死邊，凡其所樂為者，皆人所難為。武帝之所欲為者，輒揣知而逆為之。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春遇日隆，然不習文字，不與封禪，式即不能先衆為之矣。

鍾伯敬曰：以財得官，吏道難而多端，猶可言也。至廉莊相，胥論諛取容，不可言也。自非英明，何以為理。此言和氣下着。

卜式全是出粟買官，偏寵置身於利臣之外，強忍持久，以正終，大有捧腹。

屠未水曰東方朔志存耿亮理入淵微世經不能
罪人聲不離淵庶幾所謂老子猶龍乎

胡致堂曰唐虞之治不過無可欲汲黯多欲一言
不止中武帝之病

陳明卿曰汲黯內行修潔好學任氣能使武帝以
直節見憚此西漢真道學

鍾伯敬曰史言黯抗直好直折人過然皆有一
至誠達於面目故雖不甚合於主不甚悅於時
不為所言無其誠而為佞直必殆矣

李于鱗曰公孫弘牧豕海上老矣六十餘徵被七
十而相晚棄布被所習也何詐乎若五鼎一殺於
今史無足疑矣

鍾伯敬曰平津庶幾忌外寬內深六字老奸情形
已盡

弘別開三館待士祿俸之入悉以給寡而申公董
生之徒未聞謀議一汲長孺必欲殺之而延宣帝
所謂急省乎

陳潛室曰漢法非軍功不侯良法也非列侯不
則陋知武帝時相公孫弘封平津侯以為崇儒也
相者既非儒侯者又非功而西法俱壞元成之際
朝士與儒益以養養之歸章句之求無復劍心銳
氣耳

丘瓊山曰武帝時造舟有樓船戈船下濶橫海諸
名所費蓋不貲也但無事而為之則易朽敗有事
而為之又緩不及徒勞民耳又王濬作艦連枋百
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江故在百斛之舟尚有膠
淺何也豈古別有他法耶

楊龜山嘗以漢約帝梁王傳侯特肯太后肯其節義已顯名當世矣田於鴈澤壯夫義士宜恥出其間嬰乃幸其臨死以為名高志慕又何其汗也豈晚節失位氣隨以尊耶

李文饒曰田於鴈澤功地益宅悲矣武帝云若何不遂取武庫其破膽奪心

文衡山曰任安灌夫論者成渺小人人也觀其處衛大將軍魏其丞相於死生隆替之間終始不二

求之後世未可多得

韓嫣習兵善騎射李延年為樂府郎屬登歌人主所好天下趨焉兵與樂非倖事也乃二子以為取寵之術與矣宣帝綠按后頭即靡明習法令二帝雄主尚為所中下此不勞餘力矣

下本四年法也
如如如如如如
如如如如如如
如如如如如如

曰樂天曰山海之儲豐鐵之利歸於民政之上也歸於國次也商賈緣為奸利則害民而扶國

李卓吾曰余知平為治梁都尉置均輸官盡罷天下物立平準於京師官為賈賣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利其緣自止轉而歸農大富商大賈羨天子山海陵澤之利以列侯都尉若果何說乎國家無此固無害然此平亦不尊之也

鍾伯敬曰武帝平準之法以天子而同於負販此其盡頭一想然猶勝告繆之令以天子而同盡與名史官賞賜金帛鉅萬取足大農不復告繆此即

平準之教也史氏觀時變而有慨焉若曰告繆平準不得已耳然何以存文之天下而遂至此也

又曰平準言利漸向剝削貨殖言利漸向條理意指與利之區不知因衛牧海整齊之理而謂前下者與之和耳此史家心中寶用乃或謂貧不強賄刑而張情於此

漢置鐵官幾遍天下民間一力一鋸有稅而賜臣下金每百金二百斤燕王澤賜田生息二百斤梁王道金四十餘萬斤備鹽傳所載卓氏程鄭準之富皆言其擅鐵冶之利古今行尚之異如此

衛青言解家貧不中從或重解之義為之地未
可知武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官此其家不
貧責已登何能薦士

陳眉公古重俠腸傲骨曰暢曰骨非霍然然其
口舌聲作意氣而已解解陳道議論長係名節青
重之已此

司馬子長曰蘇建語予以吾嘗貴大將軍至尊重
而天下賢大夫無稱焉顏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
擇賢者躬之哉大將軍謝以自觀其武安之厚賓
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結不肖人主

之柄也人臣奉法守職耳驃騎將軍上放此意其
為將如此

武帝喜功李陵請自當一隊宜當上指乃曰吾
兵多無騎與汝陵竟以其困至霍光去病從軍則
獨大將軍與壯士青又擇輕勇騎與之一戰封侯
嗟乎和信而和誠和如和逆病焉於武帝尚不遇
他復何望哉

司馬遠遼東救陵誠不以庸人自待但一以奇士
許陵即失之矣嗟夫徇情之所終不可破者陰損
與援也

遠以救陵得罪而管嚴路博德公孫敖之說皆行
陵數奇亦有祖歟

白樂天曰當陵說武海上母在也何為指斥漢失
已如此呂東萊

白樂天曰李氏隴西名將家惜武陵之不死也隴
西人以李氏為取

鍾伯敬曰陵之說武非愛武直欲分謫耳武之贈
詩款之何居古人之所以終始交衛最重也

陵說武不從渾泣以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
通於天又以律自比比之說益平矣

陳明卿曰：司馬設以不得從封禪，非憤感病且死，執于遠手而泣，以獲麟以來，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吾死，前必為太史，無忘吾所發論著，有來老史胞中，本有全部大文字。

鍾伯敬曰：變編年為傳記，始于國語，觀太史公執子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故遺史一，本之，父命，葬口，便云：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五千餘萬言，原委如此。

鍾伯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作史也。本擇其言之尤雅馴，作史之法，遠史要領，盡此矣。

孫開斯曰：人言太史公是非頗謬於聖人，只列傳首伯夷，誰窺其微旨。

陳眉公以詩文要加如前，前忌者，鄉鄰即繼，則神氣拘迫，疎則天真爛漫，史記疎淡，書密。

茅鹿門曰：文章辟如山川，馬遷秦中也，韓愈，初閩也，歐陽，金陵，吳曾也，大蘇，浩，洋，赴千里之河而注之海，至於經，則茫焉是矣。

鍾伯敬曰：太史公序封禪，特舍其求德者，微言妙理而娛之，如謔如夢格，不相索，一篇都無一實語，云欣然，靡幾遇之，云然，其效可觀矣，意興風然。

葛稚川曰：董仲舒言李少君寶武帝之財，市藥，成尸解，然帝多欲而壽考，已小得其益。

鍾伯敬曰：史叙萬石君家，行立性及其史，終不言躬行，有感於儒與史之偽也，而以風之。

唐荆川曰：石氏孝謹，自建慶以下，不載世而遂衰，豈非其實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

鍾伯敬曰：刺客將俠，皆為儒者所不道，而太史公特為立傳，儒者淺視之，而太史公深求之也，正見文人推許，不為滑稽傳，玩侮一世，傷若無人從。

六藏說：明笑儒者。

鍾伯敬曰：史遺傳循更止於五，孫非教子產公明儀，後者為相者，四為漢，去古稍遠矣，黃霸為丞相，功名減治郡者，相業與吏治為二。

劉子威曰：俠者，史雖稱以武犯禁，然其自律甚嚴，有過於儒者之守義，乃有竊其名而非者，外若披膽，內實負心，為俠者所不道，若淫佚荒醜，以繼朝。

○陵忽長者，浸暴寬，勢力不能得，則倚藉貴將，雖所引援，奔走俟望，無不至，俠者見之，直撻其恥而。

陳眉公曰人心平。刺不鳴。史得職。侯不出。

楊升庵曰。史達律書。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用兵。而言。兵。可謂達制律之意。言兵獨詳於左。知寢鋒息民。天下和樂。三致意焉。可謂知制律之時。鍾伯敬曰。太史公天官書。能使讀者雖不甚悉其故。而序事理一。有針路可尋。一部天官掌故。得留於今者。文筆傳之也。

史不傳日者。龜策蓋其家學。必別自有書。王弼州曰。太史公序衛青曰。於天下無稱也。於霍去病曰。有天幸不至。至絕而已。其序李膺則津。

不啻口出。如材力慄果。負誼舉饒。仁。邱指畫軍事。若貌然。廣。太史以廣自況。可識也。嗚呼。此典之義則然。岳。惜。御。霍。用。知。之。妙。以此。遂。掩。鍾伯敬曰。衛青起微賤。又以外戚。述。史。不。為。特。立。傳。然。觀。其。發。言。行。事。上。有。識。有。體。有。機。權。有。情。實。不。獨。能。自。奮。於。邊。功。而。已。且。武。帝。方。開。邊。多。事。信。賞。罪。明。功。罪。驅。策。智。勇。上。不。肯。以。掛。房。故。加。分。外。恩。澤。也。

燕東坡曰。西漢風俗。編。其。不。為。流。俗。所。移。者。獨。沈。長。孺。耳。還。景。阮。高。作。衛。青。傳。不。名。謂。之。大。將。軍。

賈誼何等人也。乃云。受幸於河南太宰。此習俗也。

本朝太宗時。亦有此風。

吳素衣曰。太史公云。子貢多財。交游列國。夫子名譽益彰。此語最近俗情。為後世笑。

推載之曰。司馬氏以鄧都為酷吏。傳首。都。氣節根於公廉。而與推埋沉命。舞文巧誣之徒。目為等夷。難列篇次。開卷之際。恍然有感。

鍾伯敬曰。太史公傳酷吏。非禽。即。斬。非。自。殺。即。棄。市。或。族。者。請。未。終。而。為。酷。吏。之。執。已。慘。然。在。目。又曰。遺不作武帝紀。而一朝可喜可愕之事。已散。

見於全書。使讀者自得之。微獨武帝。即諸帝紀。亦不過編年梗概耳。其詳自見於他文。作如之法。原。是。如。此。

又曰。漢重告變。責。赫。草。以此。封。侯。江。充。除。賊。小。人。妄。覲。非。分。既。以。之。述。死。機。繫。志。高。騎。市。難。下。遂。用。之。誣。太。子。為。盡。頭。一。看。雖。父。兄。斬。於。越。身。斬。於。太。子。三。族。斬。於。武。帝。未。盡。其。辜。也。

邱二泉曰。史言田千秋無伐。閼功。勞。以。一。言。寤。意。司。月。取。宰。相。封。侯。似。少。之。謬。矣。傳。說。以。伐。閼。相。耶。上。書。拜。相。何。不。可。之。有。

蘇東坡曰：車千秋訟太子寃時，上已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猶易為說。惟霍光能當上甚怒，群下憂懼，出身上書，又蘇別尋一罪名生之，出脫反字，曰：于益父也，上不言太子無罪，以重其怒也。三老、博士制所謂得與將令以事相教，以興風俗者也。

蘇東坡曰：霍光無尺寸之功，才氣又非有大過人者，不知武帝何見而擢之朝人之中，即付之以周公之任。鍾伯敬曰：武帝托孤於光，用其愚也。又曰：金日磾、休屠王太子，即武帝欲納其女，不致智過光遠矣。連年征伐，得一社稷，良何謂不備失乎？惟明皇敗於此。

晁無咎曰：趙孟晉賢臣，已為政與大夫謀，而賈季實干命，梁何罪而殺諸卿？孟不能止，梁而討季耶？何其疎也。昌邑多過，不悉光，豈不聞之？六疎知晉靈公之刺，有也。因於驛謀二百人之死，其故可疑，但既定廢立之業，此業又所當歸，史臣無自知之。

黃東發曰：楊王孫厚自奉養，死而裸葬，非矯世也，自文耳。

陸平泉曰：顏氏晚食緩步，巧於貧。楊氏鵲形歸真，巧於死。

劉元城曰：古之史出一人之手，故寓意深遠。列傳六各有意，如漢書楊王孫、胡建、朱雲、梅福、云、敞五人為一傳，其時相去遠甚。王孫裸葬，建乃斬梓雲廷許，梅福適刺鳳，是謂狂簡，敞近其末，言五人雖皆非中道，意皆可取，所以同一列傳。

李文饒曰漢昭之知霍光也年十四耳周成王有
懿德矣高帝之於淮陰孝文之於李布賈誼孝景
之於量錯乃所謂執狐疑之心未踐賊之口
鍾伯敬曰昭帝聰明英斷使其永年霍氏亦必不
免

萬不疑說春秋非是權解一時之紛耳光聞而嘉
之亦只得如此光雖不學豈至是
呂東萊曰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發兵無人臣
禮不道叩馬之後一人而已
朱晦菴曰有說霍光廢昌邑做得未完轉許臣兩

句後說史吃物也惡模樣人臣萬領有此萬一有
此時也十分完轉不得
劉屏山觀昌邑受詔非不慧者特憂不免張敞之
來故言語跪起陽為清狂以避禍耳幸以列侯終
天年雖不保天下善保其身也
張和仲曰昌邑廢光數其罪於朝一千一百二十
七事立二十八日耳罪何多也清狂不慧烏能為
惡且誅其逆官至二百餘人中必有故

張凌虛曰為子都擊御史大夫門御史為之叩頭
霍氏之禍已萌於此何待勝樂乎
禹雲山皆駭問無論宣帝既魏相之察豈容諸
子

丙吉疾會當封夏侯勝以為不死後果以互相博
陽侯終宋蔡京疾是冲之亦以為不死後竄死海
外闡京在衛呂辨問曰公高明豈不知國事必至
此乎曰非不知將謂老病可幸不見耳嗟乎天錫
人以年益上備賞罰哉

鍾伯敬曰符瑞者從來諛臣欺蔽其君所命之題
也宣帝因神在詔禁春夏培渠採外解躬其為令
能用諛言為仁政之貴
陳同父曰漢法代舉孝弟力田宣帝人詔有孝者
勿錄事嗚呼有人心者於焉變矣
鍾伯敬曰論者以宣帝為刻不知其刻于取史非
刻於取民也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
止邪養育群生也今用法或持巧心析律或端深
淺不平增詞飾非以成其罪於俗吏情刑洞見其
主隱

陳眉公曰相近若守令近民官無內外其救時之權一也。漢賢守令即入為相其著者曰黃霸自潁川守曰龔遂自渤海守曰蕭望之自左馮翊曰卓茂自密令唐宗賢相出為守或請郡以自效或持選以示群臣其著者曰韋自京曰張詠曰敘準噫丈夫欲自行其志非相即守令知。羅仲素曰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為識治勢中興之初人未安堵郡事不理則有職皆廢所以孝宣之法優於孝文綜覈之効也。

宣帝用人無內外輕重之嫌。良二千石公卿國以次選而杜延年以名卿為選郡此用人不易之法。陸象山曰黃霸守潁川人無敢欺皆以為神後儒以鈞距鄙之蓋不觀其心無以論人也。龔遂治渤海勸民賣勑買牛此誠能化盜為民然其要在驅率條約不如此何難化民為盜與民豈有定哉。宣帝言民所以安其田里無歎是愁苦之心改平訟理也與我共此都惟良二千石乎帝少游俠上下諸陵周遍三輔知民不敢欺而有歎之心矣。

劉友益曰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柄紛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王弼州曰終漢世守成賢相無如丙魏皆以陰陽不和為憂。

陳眉公曰嘗論古史天官丘衍析為二志今至哉開泰諸機祥太史領之占驗吉卦微以洪範斷以春秋儒者領之後世陋漢儒言災異至此之卜筮謂祥符妖訛聖賢所不道而俗儒又托以藏拙惟刻漏博士竿壺諸節窺測於尺寸尋常之間而已禮曹諸君手不觸河洛之文目不識璣衡之象今

之言天者正如盲隔重轂聾倚沈垣可歎也。此過謝帝之典關焉不講久矣然五行實非微渺也星經靈臺之籍非恃於洪範春秋漢儒非恃於南正義和也故天官五行家軍當與制科並列。劉屏山曰張安世杜延年其後綿遠宜也乃湯周酷吏何為者。陸儼山曰湯周史列酷吏漢書置之列傳以麟閣功臣故也然仍著其實若後世束筆者必稱量權位以上下其辭揣厚情分以掩護其短嗚呼國家亦安用紀載為也。

蘇東坡曰遠賢者有後張湯是也

凌以林曰漢書食貨志備載張湯筆之慘刻波如而刑法不志其蓋以典刑之必心知之以嚴刑也

原其由乎

是無咎曰班史以賞罰收路傳相附以上書言事

類也然四人者言事實不類則於孝文借秦為喻

未為漢切諷諫言從史之悚然或千古若陽和同

客梁園陽以散言下獄乘乃依違得全陽來皆得

於詞而乘更怯矣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司馬君實曰河間獻王有儒行多得古文先秦舊

書聚賡補闕校實孔正功烈至今賴之

周仲隱曰漢二獻皆好書傳國最遠士人家而可

今諸書種于絕乎

蘇東坡曰穰生以醴酒不設稱疾市中公白生云

獨不念先王之德與後楚王衣以縞衣使春於市

嗚呼嗟風翔於千仞焉為彈射不去謂禍自戶

可辟未必然也

漢諸王多以淫暴敗蓋沉溺放恣告戾然也乎然

卓爾不羣其能大雅則以學顯

譚友夏曰漢用儒與史義混為一進矣而史或

通經術後世判然分途而儒乃不識史法且予每

見人談至先世為公門掾無不欲盡其詞有問及

則面發赤疑問者以是相識病若談先世科目事

雖鼻端噴貨或戕人以行矯反若可安焉者是豈

不聞漢之大臣卓絕後傳如趙廣漢尹翁歸張敞

王尊之倫皆公門掾也蓋漢制不限吏皆以進

之途彼既得自公卿如得進爵如得進爵如得

罪貶貶通經術者皆優為之其人固非今之

所謂史也乃更久習法律知獄訟情偽宜兩得之

今則不免兩失之耳

鍾伯敬曰國家事每患於不能者竊權勢而能者

避文法不知名行之關於已不重或敗之關於國

也實生有言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與又言舜禹

復生無以易此誠不暇於讓何辭少年壯舉也誠

然羗人之叛上問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

踰于老臣者知充國時已七十蓋如鄧陽和如

張南軒曰充國用心可重觀其規模風骨不獨為

賢將真可相也

茅鹿門曰畫家於寫生易得如意及盡神龍斷當撼山谷噴雷霆薄日月終屬影響何則未睹於心而暢於心也故楊雲之頌元陽班固之銘燕然心博目眺恍擬屬末工

黃東發曰鄭當時推士四郊置陂鄭雖賢恐未是舉爾所知之義

仰二泉曰宣帝不忍節義之臣之無後也賸燕通國以為即然而蔡琰之子則不必矣

魏相張敞論霍氏在光死後蕭望之論霍氏在光輔政之日此不可不為論權相者別白

張和仲曰今人論交每曰王貢蕭朱若以此為第一義夫雖冠結綬時勢相倚正今士之舉而乃稱至交傷哉益可見世之無交也

白樂天曰均天時之豐儉權物力之盈縮水旱作治則資為九年之蓄兵革或起則餽為三年之食恥事品之常平得此而知教東谷曰壽昌常平法精儲共收穀之日故本省而利濟官有預儲宋末江西饑惟指富民之倉以勸賑其言曰辟之殺一牛以活萬民何不可元中子云萬民固可憐一牛獨何罪議遂止嗚呼為民牧僅勸令一令而已乎陶歌菴曰備荒之政無逾常平義倉二端知國朝預備倉之說令民得入粟補爵及掾吏罪人贖錢皆不得代以金錢悉入穀於倉春時放賑及秋還官不責于錢即常平法也今倉共在而民之以贖賜爵及補爵吏者有不代以金錢者乎而所入又非倉也其贖錢則法外橫斂鮮不以貯倉名爰書已定復加罰錢而所入又非穀也民幸當豐歲史記之以此贖穀也及其啼呼滿倉路在谷而脂膏在倉則又已飽吏橐今之天下設不幸有不逞之夫指賑救以望人順勢且易動饑實驅盜可不為長慮乎

胡致堂曰：蓋寬饒死於官，天下之說予非也。人臣安敢請天下於君？刑餘則召，法律詩書太切，是以取怨於深。

定國身為九卿，猶遜師學春秋。此古人之經術也。北面執弟子禮，古人之師道也。

胡致堂曰：二疏之職，時太子年已十二，帝王家票受自異常人，其志趣資性已可察。見太子殆不可扶持，數諫者也。以是決去，且曰：懼有後悔。此二疏大勝望之處，其不立產業，蓋過生怨之論，識力亦顯此。

司馬君實曰：天制卷漢室，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京房之言，所謂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而曾不一聞也。

尹遂昌曰：易以明進退存亡之理，京房易學以盡言殺身。

馬貴與曰：日月五行俱行黃衛，不能無侵犯也。惟迫近則殃大，寸以內芒角相犯，其占始應。漢志有之，後之星史不察，猥見其差，遂請張以為變，所以繁輿不驗。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權奸專政，不開一言從橋從邪，相去幾何？乃欲頸血汚半輪，後世儒者亦多踰此，徒使人主以迂談視直諫，以故俗視封章、張文潛曰：馮奉世言，善用兵者，役不再擄，曠日之與疾決，利害相萬。此陳湯矯制立功本意，而石顯匡衡輩以為要功生事，端不可開。漢興以來，邊功未有如湯公者，何憂迎邪？其人耶？鍾伯敬曰：漢法邊臣封賞極厚，獨餘一陳湯使為人代筆，自潤又借為罪案，下獄徙邊，及王莽有壯侯之謚，衛非羞千古矣。

陳同父曰：匡衡經學絕倫，讀其疏，萬無儒者風度，然言雖美，而所以言則非也。

朱晦庵曰：或云衡相業全然不是，只是上疏說詩甚佳，恐是收得好懷挾。

李贊皇曰：班固荀悅文雅之稱，美元帝以為專用儒生，貢薛帝臣遂為宰相，貢薛不聞崇奸觸邪，帝臣止止從容守位，若蕭何周師傳之恩，劉向宗室之選，用龍張猛賈捐之京房之忠諫，無不被殺辱者，其優柔不剛，特於讒邪則然耳。王業凌替，篡弒隨之，必亂吾家，宣帝知予。

鍾伯敬曰漢元成父子兩世席天子之尊操天子之權而共坐一殿中始終不得如以知於山豈知全盛之天下一點足以亡之嗚呼疑已他人牌終知每一感使人加脚
王子年曰成帝雖好微行昵宴然為宵遊宮飛行殿民無勞怨每逆駕以寶衣珍食置道傷窮老者賜之民歌萬歲

羅昭諫曰南昌遠地也尉下僚也故能為漢家出死力斷倭臣頭彼公卿出一言必與妻子謀苟不使於私計雖僕夫婢子亦搜挽相制而況明黨戚屬乎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都不諂卿逆事是知天下有道則君子在上無道則君子在下
鍾伯敬曰朱雲病不呼醫飲藥極福棄妻子為吳市門卒非止能達生而益報漢之力已竭也

權載之曰兩漢之亡皆曰莽卒莽卒篡逆自取喪滅耳其賊官流毒棟橈萬折之所由則亡西京者振和和京都却殿也尚以經術為師相廣以鉅儒柄用位極上台皆善詐飾小忠細行首鼠兩端附山珍持祿侮甘心結舌陰拱觀變其蕩覆之基與篡奪之迹皆指導馴致之雖年祀相遠猶手授願使之然也此國之妖儒之盜蛇聞於鄭鶴退於宋不甚於禹廣也百代之下無所指名予心憤激故辨其所以然

鍾伯敬曰杜欽谷永王氏臣也禹則與王氏等倫車駕至第親拜出牀下此何時猶狂心塗山為同列鷹犬何足污朱雲乎
凌以林曰班史作張禹傳叙其以明經為師相乃一事不書特書其賞賜若買田宅若食飲若婦女若請臺地若床下見其小男若官子壻近郊而已及臨問後又書曰王氏子弟聞之皆喜悅

黃東發曰孔光不到得如張禹賣國時一關利害
喋不復語遂成王氏羽翼嗚呼一念惡知何而不
至事關利害豈不復語曰君臣名義

洪容齋曰孔光奴事廢復協嫡莽王嘉忠直以死
尚不識光為人光為人必多術

蘇東坡曰漢仍秦法至重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
重也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東京因而不改事
見梁統傳輕刑威德事嘉賢相也班史不載亦可
謂疎略矣統上東京名臣乃其論刑曰高也文景
以重法興哀平以輕法衰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

人年少者不節嗜慾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
謂不必節可乎其于松疎皆以非命死其于滅族
嗚呼悲夫哉一言獲罪於天疎而不漏可不懼
乎

茅鹿門曰谷永筆論災異專攻君身以及宗室為
王氏臣宜爾而不及後宮何也王氏排房近幸豈
不知避語云免避房於首不於胸

張和仲曰古書皆有圖如蕭何收秦圖籍是也一
代大典指掌可明措之事可行惟圖是據自劉向
父子總括群書分為七略而盡棄其圖以後學者
惟書日多圖不復傳所以憫之不務行而務說也
陳眉公曰圖書始於河洛字學首曰象形書者所
以濟國之窮也古人讀書右書左圖憂憂罕陳策
然可覆自圖書分為列部世不復知有圖矣又劉
裕與楊堅皆彥使搜其識緯符命凡圖皆指為符
命而圖之學絕宋高祖五經宣付文館補圖能幾
何哉國朝藏書遠遜隋唐近亦不及宣和况國師
鍾伯敬曰待屬吏蓋有體矣在寬於禮而嚴於法
何武為揚州刺史待二千石賢否敬之如一九江
守戴檉聖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聖即禮經稱為
小戴者也治行多不法武舉劾無所貸若今之簡
於禮以自尊絀於法以自尊德為之屬者國玩之
知

師冊請禁兼并限民名田此仲舒不能得之武帝
者也丹欲得之哀帝予憶法行自近此何時也
輟下弄車汗馬胞中知幾所

車千秋相。筆子以為非用賢也。董賢為大司馬。則賀宜矣。惟宗遠使謂冠萊公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此一問非故公幾無以應。

蘇頌讀曰王氏之亂與呂氏等呂氏值周勃為太尉王氏值董賢為大司馬存亡分知鍾伯敬曰翟義討莽步騭施為節不赴然志在死忠正不必論楊玄感徐敬業何妨助也上書頌養功德者前後至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而葬所立太子臨以謀殺葬死事固有不

朱晦庵曰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作計較太甚纔

被見破盡靈手胸是甚模樣

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救駕者矣。

劉子玄曰。向歆。一災。推一恠。率父于災。說。

鍾伯敬曰班史何傳末云向平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似惜向之所遭又似幸向之不見漢亡也夫漢元成世濟其蕃向雖無負於國而卒無救於亡故一以惜之一以幸之也杜欽傳末則載杜業工書言王氏世權宗室微萌王侯與繫因無異自佐

史以上至大吏皆權臣黨此欽公案也

新
人

歌既臣莽，又更名以應讖。及莽敗，人欲降劉秀，豈

為人廉請樂道。乃有此子。而歆正相反。可益言乎。

丘嫂山口後。子推立行休咎之術。其語著於春秋。行而然於前。白洪

不可知其所以然。曰。舍齊而。款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書事。

○情○者○如○美○非○甚○矣○乎○有○合○有○不○合○有○同○有○不○同○時○位○若○異○而○偏○題○亦○不○主○撰

屠赤水曰王賀繼金聲蓋萬餘曰後世其興乎夫
維盜至萬餘豈能盡當中間殺略不知凡幾宜有
莽之興也

安漢公置毒酒中飲帝畢即作榮告於秦時願以
身代藏之金膝矣及其廢孺子嬰為安定公親執
其手流涕歎曰周公攝政終能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乃令孺子下
殿北面稱臣至此而譙莽始息肩矣

丁南湖曰改莽三皇五帝之稱皇帝之澤於是乎
總莽兼太宰阿衡之號宰衡之選於是乎卿

莽行限田法而董生之議終廢於後世可知
井田所以制民產而莽意則在名之曰王田何曾

夢見井田法

陳玉璽曰人病在四肢弱可少延病在腹心強不
足恃操莽之謂歟

鍾伯敬曰劉向王莽與谷永杜欽皆以日食地震
上封事向章誦言王氏皆懼帝雖昏亦歎息
悲矣召見言事者惟永欽之說起暗取後宮內寵
以應天變出脫王氏可謂極重承蓋外戚內寵義
相近而其跡又皆以經術正論出之他言災異者
益廢

又曰驚鳳出巢族乃以為異類王氏五侯清濁不
同至王莽三世志負以高遠傳人可以族為類乎

羅昭諫曰防亂以武勸理以文若手足之避用丹
車之史載也故漢祖矜功陸賈諭以為學魯公赴
會孔子請其設條如秦皇之武則陶者之埴埴器
而務求其大也不識薄者之易碎王莽之文則匠
者之斷材也而志矜其巧不知細者之速折

高存之曰自古有清謹的小人王莽臣孔光王舜是也

王弼州曰綱目特書莽大夫楊雄死雄小臣也春秋之義不責以死也乃溫之廢王淵之鬻國偷選新君道事十姓官之爵之何哉雄豈以太玄經之故乎

孫泰山曰雄太玄經非準易也其明天入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益疾莽而作也桓譚班固岳謂是書可與大易準又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雄被借經之名乃二子之過

唐荆川曰詩文只是寫胸臆假瑜不掩此為本色此為上乘如楊子雲問縮謫怪欲說不說又說心術可知即論文品亦是策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

馬君復曰楊子雲解嘲班孟堅答賓戲規模相似但孟堅到底不能忘情世味子雲則全然不露似勝然一拷獄中一投閣上既明且極均之愧知即堯夫曰楊雄知膺法又知膺理

尹起莘曰莽狂謬其子非之平后其女也亦非之乃有名為士大夫回者甘為臣僕其知在兒女子下矣

史言國師劉秀自殺莽以骨肉舊臣故隱其誅嚴哉

李卓吾曰王莽公孫述時不應徵命或死或遜者三四十人有任承遜性二人同托青首以遜聞述誅歿盡決更視曰去遂平目以清人言東漢重節義以予視西漢何盛也但東漢之節憤於上西漢之節隱於下耳一也

諱友夏曰士以報稱攻舉業以營後博科名以恥辱致三公以負心之事為義稱以人之死易安常近取一念之勢而如至馬渤之嘔吐動墮如也由今觀之知偽隱不難

程伊川曰王莽兵百萬光武昆陽八千人斥棄紹以十萬阻官渡操只用萬卒取之苻堅下淮百萬玄纔二萬人一度而就此皆自相蹂踐兵多助若也群如兩人相雷一人驅絲極大一人輕捷能出入左右之國矣

莽名錢曰貨泉，人解其字為真人白水，光武起兵自白水鄉，莽一生作荷命，獨此二字應耳。

班孟堅曰：莽始以折節力行要名，又太后許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惡，以成篡盜。及其竊位南面，乃始唯恐舊其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為黃虞復出也。是以四海蕭然，遠近俱發，考其禍敗，書傳所載，亂臣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莽謂漢四民皆其私臣，天下之財盡歸之，一時猶稱多，未有異相，風俗然也。此其所以為亂臣也。

隗囂不能方望事史始，輕就也。聽王元景光武輕去也。為君則不知其臣為臣則不知其君，何以立事。

伯升以好俠養士起兵，而眾不從，此背風氣，似與亡秦文別。

史始不殺伯升，伯升為建成，光武不至此為宗祖乎？伯升不任此。

第五倫一見光武，詔書即歎曰：此聖主也。似太甚，然在識者固甚易。

劉孟文曰：玄既立，綱目仍書名玄，改元亦不以紀年。孟亦求其實耳。終綱目書即皇帝，位自漢高外，惟光武以烈晉元。

張西銘曰：盜賊未有無主而存者，未有殺史始而就孟于刮席，嗟符薛下矣。

張南軒曰：西漢儒者多以訓詁為學，無復氣象。上之不能推尋學問之源流，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世，其六何所貴於儒者也。考其所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昏尚黃老，武帝雖紳表章經學，亦不究其實。至宣帝則已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知抑抑推折之餘，不復自振。固宜爾耳。然既名儒者，不應以貴尚而後勸也。

論世編卷七

朱晦庵曰：光武中興，不當為成象立廟。成象非獻帝比。獻帝嘗命昭烈以興復也。

李卓吾曰：光武告高廟，出呂后主此大故事。惜禮臣無識，不議追王之典。

光武為元帝後，徙四親廟於章陵，雖提禮有為人後者於其父母降而不得祭之文，然帝記於謀詐已絕，實非為後。倘亦從一時人心乎。

黃吉父曰：漢史光武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綱目史曰：視尊師道也。

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遂西域十八國侍子，不遣都護，都善固請，帝報曰：兵未得息，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及如南頓，賜民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願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此等甚似孝文風度。

帝如章陵，簡園廬，觀田廬，置酒張樂，嘗養宗室諸母，因酌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誰信與人不欺也。惟且桑耳，噫，此真諸母之文。文叔見小，故尚怯，況宗族鄉黨間耶。

袁小修曰：古今君恩，無不以桑致收。桑非聖人不能用也。光武亦用劉耳。

光武性不喜音樂，手不近珠玉，知天下疲耗，歡言武事宜，有儒流英傑之稱。

建武六年，詔項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種稍穰，其令郡國三十稅一，如舊制。昔漢初制也。按史：高帝輕田租，什五稅一。今云三十稅一，如舊制，則是孝文盡除景帝復收，止復存文十二年之額，詔賜民租半者也。

帝令群臣說經義，有不合，輒尊其席，以益通者，戴憑遂重五十席，不識當日說經云何者，以今日論起諸儒，亦不至失席。

吳素衣曰：光武不任三公，子陵不任。然則一
去而東原名節之風，追蹤巢許，偉哉功也。
方正學曰：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
年義光子最見幾平，柳江釣煙水。
黃山谷曰：平生久要劉文叔，不肯為渠作三公。能
今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
屠赤水曰：武議平裘而釣，悲物色之不獲也。亦哉。
唐文皇有布衣交曰王霸，三子皆已貴而爵不反。
顯文皇謂之曰：卿無貴骨，非為卿惜也。類曰：辨
死足矣。嗚呼！子陵何可及哉。

唐仲友曰：光武不任大臣，朝廷之權常在外戚。幸
于孫賢明，尊和三世不失其柄。然自此以降，漢統
終歸宦寺，利於立昏，所由一亂終不振也。
光武親見王莽符讖誕妄，而尊之，比聖拜三公，乃
取決焉。蓋以見其不任也。
三公無職，坐而論道。古者以待非常之德，故曰官
不必備，無其人則寧闕焉。東漢雖置三公，而光武
責以史事，是備其官而不任其人也。國朝洪武中
年丞相承業中選文學，臣居內閣掌制誥，預議弗
又似不難於得人，而獨難於備官者。

徐太室曰：政在中書，權出一途，少有臧否易於責
成名為閹老，政分六卿，稍見從違，難於求備。
張南軒曰：光武保全功臣，前史稱之。然最實復行
備職，明量洪器遠，以此不邪，則於用人之道不能
無恨。三子非韓彭黥布比，即當審大臣遠不及三
子，况職在公卿，無預史事。定亂之後，正當圖垂世
長久之道乎。

司馬君實曰：光武定亂，推堅陷陣，權略說之，擢士
方見重於時，能微卓茂為太傅，封襄德侯，以循良
之吏置群公之首，光復舊業也。宜哉。
陳明卿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卓茂兩宮，律禮晚
陽。若今日，則禮設大法，律順人情。

丘壤山曰以井田為必不可行者橫渠也。其言曰不均貧富而治皆苟而已。世病井田之難行也。以奪富人之產為難。然處之有術。卿以數井不和。一人而可復也。以為必不可行者老蘓也。其言曰欲復井田。非塞漢數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徙城廓。壞廬舍。易疆隴。不可為也。縱使盡得平原曠野。規畫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十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葉正則曰。天下為一吏總於上。數歲而伐。將使誰為之。就使為之。非假數十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中。天下將不暇辨。

乎。然則橫渠之說非歟。曰。彼固言處之有術矣。朱子注孟子云。澗澤謂因時宜制。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此語可以處置井田。朱晦庵曰。漢二祖時。人民稀少。田可名限。可禁買賣。防無井以瞻貧弱。此其時也。

鍾伯敬曰。第五倫疏言。郡國所舉。類辨職俗吏。上加辨職字。知此方可考。係。

黃吉父曰。西漢詔言。守而不及令。史之傳循吏。言守而不及令。非牢之也。漢法守得自除。史刺吏行部。但察二千石。漢史治之盛。蓋實由此。東漢詔下。昔及黃綬。不知未有守賢而不能擇令者也。失執要。御評之法矣。

鍾伯敬曰。居亂世。自守既難。依人尤苦。如寶鼎錢。假行藏費盡規為。

鍾伯敬曰。朱蘇一片精誠所結。非血肉牙也。兵刃在體。如刺空虛。

鄧樸工書王莽。今還位劉氏。意亦還事六陳矣。及為漢將。恥以軍政辭。歸鄉里。始終以教授自處。即其先見何殊。李通鄧禹而至險。不懼有功不居。鴻冥龍變。又似陳圖南流也。

朱晦菴曰：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即識光武，非常人。古人自小皆都理會得，後來伐蔡平門，數言定天下大計，便行將去。
鍾伯敬曰：禹見光武，曰：願無効尺寸，垂功名於竹帛，功名字，古人原來如此用。
禹之策，未肩曰：亦有新拔長安，財富兵威，未可當也。然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堅守者也。已盡從來盜賊情形，而光武必欲急攻，猶以為大敵耶。

荀仲豫曰：夫救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比屋可刑，故設大赦之令，務源截流，與民更始。又如孝景之時，七國皆叛，武帝之扣賊繁，沒重群盜並起，加以巫蠱之禍，天下紛然。及光武撥亂之後，宜為救矣。
蘇頌濱曰：吳淦病萬帝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孟光責曹彬云：赦者，偏枯之物，長救窮極，必不得已，推而行之。今有何旦夕之急，而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裨謝之古，青史有赦，未聞及天下也。自秦漢有赦而獄日繁，三代之刑法變矣。

丘瓊山曰：蠲逋減稅，罷後寬征，因赦而行可也。然必須上之所須者，無虛文下之所沾者，有實惠。王節信曰：養奸活罪，放縱大賊，良民之甚者莫如赦。惡人高會而誇嘍，老盜服威而過門，孝子見仇而不討，逋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

屠赤水曰：馬伏波慷慨忠烈，而訓勅子弟，拳以輕俠為戒，乃為豪傑。若風節茂如，惟尚謹畏，如是于弟何恥焉。非薄行義也，風節不可少也，風節與輕俠自不同。
伏波有兄况，知弟大才，當晚成，有弟少游，氣兄慷慨，多大志，據鞍矍鑠，時兄言聽矣，仰視飛鳶時，弟言上驂。

張西銘曰：朱浮激寵使反，復棄城逃免，而反官之于家之侯囊，其主之首於斬騷之中，亂人雖隕首，賞刑幾溫，君子曰：漁陽之沒，非天討也。

張堪鎖蜀破公孫述、珍貨山積奉握之恆足富
十世而堪去職之日折轅車布被囊而已漁陽之
政素校參穗之歌於此可卜

劉昆、梁孝王薨避奔隱負積山杖屨、茅子怕五百
人、辟卒每車屬觀其贊射、光武微為令所在著績
有反風滅火、帝北渡河之異、及為光祿勳、帝問以
致此之由、昆曰、偶耳、此不言躬行之敬、宜乎為求
京儒林傳首

范蔚宗曰、三世為祿、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
名終、其以殺止殺、在不從更始、罷兵一榮、

鍾伯敬曰、祭遵富給而忠衣食、非慳也、伏湛謂子
曰、今民皆饑、奈何獨飽、非迂也、魯蕭散財結客、非
肅也、蓋富亦有時矣

王霸有子蓬頭、歷為郡於野、固當何足慚也、霸之
慙、其沮忤不能仰視耳

李善之義終始一節、固君子所難、然遂得顯名於
朝、已自不易、乃其孩抱立孤山中、奉主長跪白事
以至拜墓、器注持鉏去、州執饗脩祀、先晚朝服一
一得史筆、以傳於大遭遇也

陳眉公曰、馬援上疏論文字、疏外令職其職者有
是乎、古人譏讀書而不識字、今人固不識字、遂不
讀讀、然不官為讀書人、也可嘆、亦可憫也、人生識
字、憂患始意殊不爾

陸放翁曰、漢興、文章猶有六經餘味、及建武中興
禮樂法度、能復西京之舊、惟文章頓衰、班氏已失
太史公之淳深、崔蔡而下、遂墮卑格、識者索缺而
已

魏鶴山曰、東漢諸廟、無一非宗、且一人之身、既云
某帝、又云某宗、不知節也者、安所據乎、又字數多
強記者、所不能悉、詔令奏對、既苦文繁、又難節約、
反以陵名代之、在當時已議朝臣之庸鄙、而後世
復諱伯尚之澆訛、相承至今、謾為虛議、而見諸典

幸僅以陵名其弊不可不述已也。

范蔚宗曰東西京外戚十有餘族必貽蒙後主以及顛敗悲哉。蔣曄兄弟委遠時柄忠勤帝室而終莫之免也。

胡致堂曰事有似公而私者。馬援以椒房故不與雲臺也。

王辰玉曰明帝躬養老之禮羽林今胄之士意通季經禮以養人為本帝知其本宜漢末士風之美也。
馬貴與曰漢詔郡國薦舉二科為賢良方正與孝廉也然賢良科文武時徵諸公半以千數而孝廉之選則文之詔曰萬家之幾無應令貴武之詔曰闔郡不薦一人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為科目之通稱。

張和仲曰世謂佛法漢明帝始通中國而劉向列傳傳云百代家之中得傳者四十六人其餘已在佛經又霍去病收休屠祭天金人顏師古曰即佛像也漢武祭金人甘泉宮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而武帝哀帝時博士弟子口傳大月氏使浮屠經皆前事也。

陳眉公曰西方之書必後六經而興者天武者以補秦叔之餘灰歟予嘗歎孔孟以後狂狷一脉多為方外所收其入人國深矣。

王劭夫曰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堯就是佛法

入中國又不始於漢

王龍溪曰孔子之時佛未入中國也然異端之說則始於孔子其不指佛氏可知若老子則夫子親往問禮且有猶龍之嘆豈指為異端乎至於莊子則老子是宗而任狂者乎耳亦不可以異端名也蓋吾儒之學自有異端俗學是也佛氏老子遺棄物理究心靈寤唐虞時巢許之倫即其宗派乃是先齊一體中所養任其自生自化蓋世間原有此一種清虛恬澹不耐事之人天下所患却不在此

陳王瑩曰佛教明心性千聖萬賢無不知此由此至稍涉麗跡其因而濟事者亦不少吾儒非不勸戒終不及佛放入人之深耳

朱晦庵曰佛書始來止四十二尊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皆清虛靜默之旨至惠遠僧肇始益多

胡荊子曰人主孝思不忘分齊福十而身亦已榮善惡報施而教生之志不始於此而神而彰彰之志不仁以此而人能明乎此則不取不智舍此而求於父兄之志則不仁矣可於下進利而主于庸中而又得法後因後年廟主而祭於遠所啓也神也

程伊川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班固之於司馬遷是也

班史以明哲譏司馬而卒不取自係至范史議固以為不見目眩其贊云彰識王命固述世終則猶是也

程伊川曰班氏文華亦稱博雅但一覽之餘情辭俱盡惟子長微情諺旨寄之文字蹊徑之外

鄭荅菴曰史遷傳循史筆少班史亦不過數篇自人畏壘而家桐鄉列碑所在如蠶帆遂令瑞熱求於不朽而美新殺魏之祠半寰宇嗚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掩蠟其貌盡壞其賢實相實錄彼何人斯至擬德於孔子而建祠於太學乃出自國子生之疏異矣

刑之繁根於俗之侈兵之興起於刑之失故班史論刑從生養始而終於兵

遷史文豪也固則謹矣才具本不相及且遷藏書志所欲言又前代之迹居七八而固成書時已奉詔命論次晉本朝事雖不諱之朝豈能無所避即使違當其任亦須避前作

鍾伯敬曰班超儒家子投筆從戎立功萬里外能使史家別為立傳不得耐於父兄之末且今有父兄皆為近臣而子弟傭書受值以養母者乎其志節固已異矣

章帝言會禮之家名為衆訟乃拜曹襲為侍中使
儼正叔孫通漢儀而張酺奏其政壞經術事遂寢
是仍不免衆訟也

丘瓊山曰章帝詔賜懷養者貽養故人三斛復其
夫勿算一歲嬰兒無親屬者有子不能養者原給
之猶有漢初遺意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
一慈幼二養老三振窮四恤貧五寬疾六安富三
代以下漢祚獨長係養蕃息之報也

又曰章帝詔安靜之吏恤恤無華日計不足月計
有餘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無他異

殆近之知佑史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敬之甚
苦之方在後也應劭罷歸

范蔚宗曰衛寶托國大半稱為良將非以其身名
自終耶寶憲忿外自奮功庸無成於前而莫稱者
章末譽以降其實也

鍾伯敬曰丁鴻上言大將軍寶憲威振州郡
貢獻大將軍雖不受物不還主部署之吏乃縱行
非法乃知托言不受名歸於己官所在民真不受
者自無敢獻

胡致堂曰和帝幼冲無誅實寇友愛兄尊信儒
術方之章帝似勝

虞翻破朝歌賊金瓶寬假營一語成功其法設

三科以勇壯士攻劫者為一為人盜竊者次之不
事家業者又次之桓帝豈不幼乎

螟不入中年一異也尹毅其不實遺橡廬之遂無
三異然有此尹即有此掾有此令即有此兒童更
無一異

宋弘召桓譚責讓至不與席為一鼓琴乃知薦
舉之法良也不獨察之未薦之前且相關於終身

之久

丘瓊山曰漢時圖書處甚多內禁外府各有官屬
桓帝又置祕書監掌典圖書考合同異唐宋設官

史尚書以校讐典籍刊正文華今圖籍惟藏內閣
官止一人而已謂之典籍無復學校刊正之義矣

張經以埋輪之奏為其中傷以成下實綱平而所
降廣陵賊為之負土築墳榮於榮賊之封墓矣

索石公曰黃叔度居流世若公卿爵皆其師友而
黨禍不及其根已淨也

未移從梁與碑而蔡邕稱其孤而貞如此持論何
以成漢史其稱中屑端安貧樂守真味道不為
燥淫輕重則公矣

張南軒曰惜以牢固杜高之忠節而於春秋提綱
法辭之不素膺帝被執固為有相討賊之仇非
固而誰使當台尚書蔡邕奸狀其竟雖盛顯正大
義於朝逆順理殊忠義之士不應固無可誅也
且帝已忍死而語固以追毒之事矣固復非寬待
賢何也舉動過饒賊得播乎人心懈弛大義既晦
大義不白以至受制聽命於賊且奏記與議所立

豈不重可惜哉高位九卿若僕是也當賢臣為
之知乃繼固而相又制命於焉相與就死悲夫
凌以棘曰范史古固據位持重以平大義胡廣趙
戒猶真上也此即挺史所云淮南悍沒節守節死
義弘等如蔡蒙耳然持語別矣
方正學曰解人以地者如中人以危法歸口謹
以銘名者如為臣應以厲民使胡廣竊固無異於
莽

鍾伯敬曰度尚致交趾刺史張翊於獄會赦翊更
牢持械節言不得與尚對廷尉顧埋骨牢檻終不
虛出望塵受枉乃竟徵尚以辭屈受辜噫昧則
冒功敗則嫁禍邊情固然尚不幸而犯對升不然
功罪朦朧何限例用州一赦結案矣但疑以尚
將略必不屑為此

又曰段熲為叢筦校尉上書論邊事駕兵糧地勢
情形一詳確可覆似趙營平彼抱有成規而言
期後驛也後世邊臣奏報事自當退步故事
先用含糊朝議遂情所以終成桡鑿

東京名曹爽業尊顯惟素與楊氏能世其清白
素則以奢麗聞三卻之禍惟閹能料之嗚呼者者
僭之端楊氏疏食步行慎其端也

鍾伯敬曰素閹於遼隄從父也饋遺無所受而上
室潛身十八年以避世也至黃巾起相約不入其
閭世情之濁人甚於賊鋒乎

清河守以蘇孺文為二天不知方舉正其奸賊苟
道將能杖節斬平而必欲回請為特進者耶無
奈

吳祐不載竹簡柱根不鏽封書并皆十三耳其憲
事過於成人蓋遭者險也歷練固不待年耶
程伊川曰趙苞以城與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
自當求所以生母之榮奈何不顧而遂戰乎
陳肩公曰周虓為其降肯堅在秦抗節不仕忠孝
不虧聖門所與士大夫不幸當此寧為城勿為寇
苞謂殺母全義非子也足愧王陵

夏君憲曰陳蕃守青州為同舉設一榻守豫章為
徐穉設一榻去皆題之楊用修謂之癡誤矣賓客
之可接者有幾惟有此字乃別此客况又有如朱
伯厚者收其尸保其孤烏用多耶
陳明卿以書武陳蕃也相襲重天下士競以臧否
相尚公卿以下喪其貶議皆從後到門嗚呼此龍
問也何如羅雀門
屠赤水曰元禮孟博欲以寸舌快此非此不知
天命也豈所以傷人事也龍蟠鳳逸其恨如何安
之流乎

高存之曰吾輩做自家務不給安有閒工夫向人
分疏閑事善長而惡短郭林宗所以免也
黨事連陳寔云我不就彼眾無所恃此比之以
不與為耻者另是一副心子
范蔚宗曰張儉區一黨馬能獨渡江河使人破
族屠身捐城委郡數十百所嗚呼忠
餘亡命禍及萬家黨禁既解復出為少府掾以
壽終古人云保終節難如是可謂之保終節耶
陳白沙曰郭林宗陶元亮郭令公邵堯夫其善辭
也夫與獨醒者不相能而同歸於正韜光內映難

於獨醒也

張西銘曰世有若君子者謂不捕論宦官親戚則
鉤黨不起然自和帝永元迄獻帝初平代更九主
時應百斗皆宦官之世也忠而不祭已久矣變
運猶太耳末國成事有急於此者乎至於名兵誠
出下策然何追之尤在卓未至之先也
陳有公曰郭林宗之於賈馮陳太丘之於張讓雖
云感悟山覆全活善類然未是兩先生手蹤不免
帶水拖泥燕不免墮坑落堑
然當時能為兩先生所為者乎

劉益友曰終綱日宦官三人而已呂強後為楊復
光張承業自趙高以來綱目無不書宦官惟強不
書

未悔卷以資武何進陳蕃之事世多論之細考其
事恐猶本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指點其易為
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處處皆云彼之間便開成敗
若以謀得首惡一二入後未始不殺石兄如玉
之柳也

鍾伯敬曰觀參史治將略可見良將必從簡史中
出判而二之宜其兩矣

鍾伯敬曰馬融經師非人師也鄭康成亦師其經
耳故得高業弟子傳授已足張楷徒避車馬自崇
簡靜正憎浮慕者趙承襲望塵學問

任棠一水一菰抱孫見龐參非俗亦非雅也正恐
說來便似常談

盧昇之曰大澤昔云李士人遁迹振玉帛委金
斧鑽鑿縉紳邀截鄙先生經卷得其真雅容謝朝
廷談笑與人倫冲情歟負體重價折角巾慈天
下士相送維楊津誰知僂耳上賓寂無四隣
散東谷曰仇李智博斗一下常幼安科頭一朝晏
起三晨皆自以為過非也古人教訓尚有實楚宜
可為過鹿服乳頭閉門高卧閑無事者常態耳曾
是以為過乎史氏欲益二子之高而不善於詞矣

李嵩枉法殺蘇諫于不韋并十八縣報恩反則繫
地書則延伏經月達其床下雖使殺其一子然嵩
布林檎板一夕九遷其苦已甚於死不韋又焚嵩
父家標首於市書其姓名其苦又甚于死嵩竟憤
極嘔血死之若又甚於後嗚呼報哉比之于胥
之於平王領之於陳武時地不同矣鄭林宗曰
城闕大阻官府幽絕蘇子單持才立靡因靡資雖
不獲遂為報已深信矣

曹子固曰名節之稱起於梁世然黨細諸賢其情同心正言直道臨患難而執解堅行孫騰雖志不就而忠有餘及其既沒天下慕其風義骨肉相親起死而不悔百餘年間擅隆大觀非足稱迨地而不散黨漢能以亡為有六其力也若徐端于屢辟不至舉有道安中備禮終無所屈蓋身未嘗出閭巷以物而六稱思至今操維珠走於仁一也

胡元瑞曰范蔚宗作陳元方傳與郭曄碑詞異元方說呂布絕婚索術是其為國改奸一點赤心既抹煞又謂平人強使就家拜官且陷人卓堂矣范史不足據也

靈帝西園諧價求樂宮珍寶益滿求一年而宮殿為墟惡帝還攜以野萊木園萊供御衣宵收尚書郎官自出採杞酸死陸恭素八軍士資糧悉與藏蒲殺一斛值五十萬錢曹氏乃以此政典矣鉅鹿守司馬丘謂不能割利百姓以稱省求謙疵不聽至自殺崔烈冀州名士聲譽以入錢相冀樂安守陸康以封欽十錢極誅而得免歸幸矣翼非不知涼州難棄但保之吏難猶拜相之錢矣

公卿舉二千石為民官者太尉許儼司空張濟糾二十六人皆清修有忠化者陳耽言公卿所糾各黨其私貪穢不問所謂放鴟梟而因黨感也賦濟以坐徵者為謀即似此一番却糾不為民官易之耳耽不久陷獄死矣時為司徒黨禁以黃巾而款三十六方人吐氣矣獨黨人之氣愈不得伸

司空張溫以車騎將軍征涼州三公統兵在外自
溫始張玄從田廬被褐帶索來見初溫嘗辟玄
不就至是特以討遼溫即祖敬勤兵部常侍時
董卓亦同征涼州不用溫命叅軍孫堅勅溫誅卓
溫昏不能決澤之亡定於此矣後卓入朝殺溫時
玄不屈以兵臨之強行道託
杜于美曰小儒輕董卓之不免可知也審音知
殺心獨不能料此而驚且款耶又顧則足成漢史
益誤矣史或卓傳作何語卓寔處何所

教東谷曰西京郊社之禮至莽始定東京宗廟之
禮至卓始定而一用劉歆一用蔡邕蓋奸人之假
復古之文以愚文士而欺羣志之必陰藉名流為
之宗主彼無識者方資其勢以行其言冒時休咎
貽羞無窮悲夫

王弼州曰葉封身失國者報獻而後告悲之矣玄
德所為數息痛恨於桓靈也夫釀天下之禍者不
必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者不必與於寧天下
之奉者也惟相不然
黃吉父曰唐之衰也雖微而復起漢之衰也終不
復振蓋有由矣唐之大臣尚知責任諫官猶有直
言百司得舉其職公論不絕於下漢則三府不舉
勅尚書不如省奏請朝上罷譴夕報公論掃地王
命擅擢國祚與人才同盡於黨禍也亦嘗定其源
流矣三公不任臺閣之事循習非一也樊端已伏

於此耳

陶歌菴曰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所恃
於內以深事觀之可知也疑在四方恃在封疑
在分封恃在戚畹疑在戚畹恃在春尹其類愈繁
而愈親於體若循繡中衣而湊理也其病愈入而
愈不可為若湊理腸胃而傳臍

黃巾之亂，使者遍天下，內官在天子左右，亦與通謀。黨禍之發，人皆緘默，若非其黨，自當天子何自知之？王允破賊，上張讓賓客交通，責帝已責起讓，讓曰：「中允下獄，及論討賊功，乃封讓等十三人為列侯，然亦何用知之哉？」

黃吉父曰：光武鑒李都、試之樂省郡國都尉、車騎材官，復罷諸邊亭候吏，甚至使北胡南蠻俱叛，羌犯三輔，鮮卑犯居庸，是為外然。後置州牧，改鉅過，甚是為外重。

張西銘曰：義兵之起，皆以討卓。未滅而內相攻，春秋同盟之義安在？王允誅卓外兵，無攻焉，僅犯關，救亦不至，但聞帝遣太僕和鮮于來而己。嗟乎！君父在難，不能得諸將一援手，又重煩使者乎？

論世編卷八

于子集

張和仲以契烈間闕跋涉困矣而氣不暮敗矣而望不挫操曰英雄謂曰英雄周陸程邵無不備焉何也迄其生平言論賦詩有王者之度應遠非孫曹比也

玄德一念不忘救世讀其面存許記語絕快其百尺樓上人

陶稚圭曰陳登敬玄德敬人有眼能令他所敬人皆足重不然奈何果乎人之敬也

玄德漢末名士觀其遺令賦標尚存往事得失思仇覺已洒然矣

張和仲曰昭烈遺令知其子矣惜哉未知孔明也何不曰嗣子如不可輔當擇劉氏之賢者立之乃溪合三顧南陽經營西蜀本願即孔明恢復之策亦得以大展矣

杜于美曰功蓋三今國名威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楊鐵崖曰祁山之役關中響應于馬轉餉龍蛇走吳王業在此一舉失於制一魏延委一馬謖而延昭烈所親按謂不可大用則昭烈臨終之戒也

吳素衣曰文事武備儒家分內當具後世乃截然分作二家然吾於數千年而得五師李漢則漢壽亭侯諸葛武侯唐則睢陽汾陽宋則鄂王又得一人焉曰康節而不當其任

徐文長曰後漢前將軍關侯之神與孔子並行于天下然孔廟止于學宮關廟則工自都城郛邑下至山陬海涯以至邨聚墟落無不攝祠肖像據馬弓刀窮力所辦雖兒童女媼莫不踴躍欣欣惟思或後則過於孔廟遠甚

徐文長曰孔明最慎許可鮮所當意而於前將軍獨以為逆孝起倫先主為將軍報仇亡其國而不臨孔明大賢也先主英若也可召親將軍矣

桓侯流江縣紀功題名曰漢將軍飛軍精卒萬人
大破賊曹張郃於八濠立馬勒銘不曰賊將而曰
賊首書法謹嚴

屠赤水曰雲長鎮江陵北拒操東抗權孔明都不
為輔車相依之勢何也

唐荆川曰論者惜關侯之兵不先加於藏戈肯伺
之吳而先於露刃而拒之操嗚呼權操之不敵久
矣操且懾於侯之威欲遷都以免使先圖吳豈不
足以得志惟釋權而伐操乃所以為族也

鍾伯敬曰趙雲言操國賊先滅魏吳自暇又議給
運益州民田廬勿賜諸將多大臣風度後人僅知
其膽智

張西銘曰馬超據關中背操贖時為衛尉坐夷族
至潼關之戰超逼操幾死復破其城降玄德制賊
從正超真人傑矣春秋之義與賊異首無不與超
是也

朱晦庵曰魏延謂夏侯淵怯而無謀請從襄陽出
循秦嶺而東當于午而北十日可到長安勢如拉
拔武侯以為危計不與兵只是安從但道侯意中
原已是我底物事且延無請兵道意在制延然六
國荊州特角已失

馬超已歸漢猶字呼先主一日大會超領坐席不
見雲長翼德而拉仗刀立乃大驚曰我今乃知其
所以敗能當下領取禮讓為國學問

陳眉公曰嘗疑孔明所謂苟全亂世不識當肯竟
用何策及觀唐王鐸者以三百口并命於高錫油
始知孔明躬耕薄田醜女寡欲其處此沒知如此
世必如清苦乃得

孔明事業悲辭於州廬以之子房仇秦報韓年略
相似于房之有黄石公孔明之有龐德公亦相伯
也杜于美詩曰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
舊間處士節獨苦豈無濟肯策終竟畏難必舉家
隱鹿門劉表焉得取

尹遂昌曰孔明一世之龍扶翼正統之志昭如日月可與遊如立此名者曰曰語或經目書劉脩訪諸葛亮隆中與華野渭濱之聘十載一帝嗚呼三代以來如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
高存之曰三國人材極多惟孔明高卧隆中三顧方出是何等行藏若苟或諸人一生盡忠不過成就了賊做耳
張和仲曰管樂非孔明儔也孔明自以管樂蓋有漢意比管仲耶樂王也此樂毅耶復仇也日寓興復漢室之志

陳眉公曰劉焉震異國璋遂歸誠曹氏皆漢賊也孔明在竹廬已料操必取蜀取蜀與關中相連操史難却且璋罪人也孔明欲中大義於天下舍蜀將安往乃東坡非之誤知
楊鐵崖曰龐士元亦力勸取蜀龍飛鳳翔不虛也

劉已張松皆先就操以操之點而失之松然豈即已哉操既得龍蜀中一日十數驚時玄德已定蜀猶如是况璋乎璋之當蓋亦度之知且非玄德放髮山林之誑東吳之師亦不能不動也
胥赤水曰操營許都孫伯江充天下事已去矣先主尚無栖足地劉氏不絕一綫耳孔明方高卧一見即許以三分甫出而馳驅所謂如雲如雨者了無足當旗鼓誠千古之才也難在御諸心金不見雄豪竊驚之氣吾安敢謂三代以下人

魏宣山曰先主方正位熟舊已凋落天不祚漢可卜士元三十六歲法正四十五馬超張飛不及五十霍峻四十馬良三十五孔明止五十四徐庶辭別玄德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伯之業者以此方寸也一語知其終不事操不獨以母死之故

陳眉公曰糜任俠擊劍一朝折節學問平躬掃陳不憚艱苦初得遺會逢肯止欲發舒所懷方寸既就即幡然易慮終身沉冥悲夫

高存之曰武侯抱中無事問居抱都長吟在軍中雖終日戰卻如無事一般心常安靜故神化不

武侯嘗言先帝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不語故也若劉景升歲殺有何益於事武侯為相十四年蜀新造平旅數興惟而故耳

黃東荪曰童子正誼明道之論其見之發揮者伊洛諸儒若見之行事惟孔明耳

徐養齋曰漢儒之學見到靜子惟孔明一人

裴晉公曰詳求往哲開國之本事君之節立身之道治人之術無匪備者四者儉惟武侯矣由僻陋以感雄圖出封疆而延大政兵食足而民無怨咨懽華夷而使之心服法嚴不問親疎精練不遺纖細德化所被矣兼見思可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

出師二表東坡以為與伊訓說命相表裏但孔明安得桐宮諒闇之主而事之哉

陳潛室曰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予以典禮樂許之

張西銘曰以漢言之魏為讐而以蜀言之吳為讐首孔明先魏後吳者孔子宗周之義也屠去水曰藥斜谷火懿父子相抱哭天乃大兩劉虞仁厚為眾所推固辭不得至出奔自絕公孫瓚獲之暴之烈曰約曰三日若兩即不復殺竟不復命也天不得而主

武侯木牛流馬能使數萬之眾崎嶇險絕而食有餘奇矣後世用兵動憂轉餉或至持糧之多多於荷戈而未有能講求其法者儒者遂謂小半輕捷便用有如牛馬然則何呂云祁山以木牛運斜谷以流馬運也況蜀志詳載其說至頭腹背助舌萬之部寸尺具在豈小半耶

張和仲曰司馬懿出奇制勝變化如神。惟甚畏之。孔明以步卒千里西行。懿乃騎三十萬。僅以自守。來不敢拒。去不敢追。實謂通之戰。其交即敗。不能復出。姑以待覓為名。然其所謂計者。不過望其死而無他術也。乃孔明特以輓輸故退。及難明渭濱木牛流馬。既成長策。補運一二年。懿終不戰。則其國謀之其君疑之。其民輕之。固不免於戰。則敗耳。其如星隕軍前。漢運方盡。無與人謀也。孔明存此何等關係。奚論身校簿籍。食少事繁哉。噫。豈懿能料此。而孔明顧不自愛乎。

胡致堂曰。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城誠為可憂。若西止五丈原。諸將無事矣。懿蓋憚於逆擊。畏孔明也。五丈原。故為此語。以安衆心耳。孔明雖明而居民不苦。駐久而魏不敢攻。三代之兵若時。而其庶乎。

懿言我能料生不能料死。無以自解。卿為解耳。懿常立漢朝食漢祿。名漢臣。而率漢人為漢賊。拒漢又方自營家門。將復助賊。作賊人難生。其心之死。可知。孔明扶漢心。如日月。耶。死而心長。如此。彼鬼域陰翳。當之。烏得不狐疑鼠竄。

劉元城曰。武侯名太盛。故成功難。譬之吳越。知其國手。謹以待之。自不至狼狽。如淮陰拜將。一軍皆驚。是得使宜處。陸遜曰。蒙。成力亦以此。

吳州廬曰。三令劉據。紆綍。寄榮萬里雲霄。一羽毛字。字有意。庶知孔明。

諱及夏曰。武侯。葛巾。毛扇。指麾三軍。懿望見。稱為名士。嘆。去固安有名士。

孔明攻蠻。至於七縱。庶幾一事。至於絕無萌芽。馬謖送孔明南征。進言曰。攻心為上。嘆乎。有心如此。亦難攻矣。

鍾伯敬曰。不留兵。不運糧。孔明征蠻。善後長策。極難到學。自來才武之臣。非不能知此。能了此。誰也。

蘇穎濱曰。孔明遺李嚴。亟立。及孔明來。二人皆哭泣。有至死為每念此。竊思今世朝廷。點一人。惟點者之不悅也。而使排之者。借與此二人。其罪米誰在。

朱晦庵曰武侯出祁山三郡響應即如近年南北交兵淮淝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是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肝腦塗地莫之收存然後知侯之衆而歸不得已也

又曰孔明出師每乏糧不是不立根本孔明是殺賊不得不急辟如人有家被賊占了趕向外牆下住殺賊豈可緩牆下豈可久孔明上說一年死幾多人不得不急為之緩緩人便忘了

繼武侯東攻如琰之鎮靜帶之通敏而權猶言一朝無孔明蜀必亂矣勿謂三分之不能一也萬立之難百於一也

吳主皓猜忌暴虐酷刑朝士羊祜請伐之曰孫皓之惡適於劉禪吳人之困甚于巴蜀祜未嘗以滅漢為急也即朝臣亦多言不可者滅此朝食惟會及艾宜其皆不返矣

鄭省齋曰禪之無情宜不免昭之笑乃李煜歸宋詞章凄婉有故國之思焉馬令又議其大忌國破身辱之人瞻望舊都思與不思何往而不招諒

孫安國曰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戾雖屢北未肯上崩之氣繼不能背城借一自當退次東鄰以為後圖是時羅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精卒鎮

夜郎劉土陰狹山水峻隔絕激湍非舟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姜廖五將東吳二師方聞風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必亡耶且屈中有會情勢代起魏師之來塞國大舉追而舟楫靡資留則師老財匱以拔刀所石之衆攻將驕卒惰之師吳越燕齊之所以亡而存勝而敗也何以一駕臣之說而身為天子勿自因步乎周六料禪之素耳

謀周勃帝出降北地王謀起曰若理窮力屈便當背城一戰父子君臣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奈何降乎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不特昭烈不可無此孫即二祖得統正其始亦不可不正其終也

晉懷永嘉之亂昭烈曾孫玄孫蜀李雄著為安樂公嗣禪舊封蜀人之不忘孫可知玄昭烈子魯王永孫也

陳明卿曰治統至季漢始梁人品至季漢獨完諸葛思遠斬艾使戰沒其子尚策馬冒險而死武侯身藏軍務之志三世成都八百景何足為武侯頌也

姜伯約既有聰義深解兵機心存漢室忠勤時事武侯豈妄許人者學不傳清素節約不負武侯之教矣若社稷危而復安日月進而復明致死之義處其極難成敗何足論也但有遠志不在當歸悲夫此悔終天

鍾伯敬曰張裔傳云裔詣丞相咨事送者數百裔云人自敬丞相長史易子張君嗣附之疫傳欲吾惡讀者反謂丞相長史之不可一日不附也玄德言孔北海不知有劉備耶北海戲侮操視之隱然一敵國此皆孔公知己屠赤水曰世以孔北海為踈濶嘆此當今人品之所以不真而日趨於深情厚款小處曲謹也鍾伯敬曰管公明以方技自晦也其人實負才情而聞道者

張和仲曰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為彌牟鎮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畛者或刻而平之經旬突起如故一為變之水安宮王武子云箕張翔舒驚形宜勢衆石不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昔三蜀雲消之際瀕湯汎漲大木十圍枯槎百丈破罐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轟山裂及水既平惟八陣圖小石標衆行列依然故位六七百年洶瀉推激迄今不動殊不可解此精誠所貫天之所支不能壞也

楊升庵曰武侯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漢蠻洞獠左跼右跋以裂其勢外設方殿內境自德使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衆敵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叛蠻天威神莫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倖以服南中已禁之偏方僻之逐盜揀楚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怯蒞助燎自家而起噫逆移漢祚何侯星隕軍前也

實憲勅八陣以紀燕然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侯之前事後事世罕稱述君子獨遺恨於侯者此也

田疇為虞達表長安間關阻厄事說得透而虞已被害哭拜墓下復命去之北平素曾舉時皆不起躬畊養親歸者五十餘家乃為立約東三十餘條制嫁娶之禮學校之義衆皆便之北平翁然服其威信道不拾遺嗚呼烽烟中乃得此樂也董思白曰當田疇躬耕徐無山烏丸數據北邊不數年而鮮卑致貢於疇其密辛平烏丸近古一奇士也昔弦高商販者馮師以存鄭唐且九十餘歲秦以存魏晉遺賢之在野者也唐制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裴度烏重胤試之而効宗亦有以

義士三百復沂海諸州者魏勝也有以不知誰何之年五千保澄鼎諸州者張惟孝也然皆不及疇功之偉國朝久安人材靡於養養非不測之舉舉何以收奇士

屠赤水曰張魯道陵孫也。皆有功於蜀而魯以符法療疾歸之者更眾。民致米積巨萬。置義倉。衛路具宿糧行者得取。給不設官。吏皆以祭酒為治。犯法必三原。而後刑之。去蜀而南。悉封倉庫寶貨而行。操一討之不能克。後挺身歸朝。爵賞一無所乞。可謂有道氣象。五斗米賊者。操欲得龍以為興師之詞耳。史家不察。乃取襲而書之。無謂矣。
鄭某庵曰劉客非龍即鳳。前歌後舞入成都。曹瞞自是稱如龜。道何緣更作妖。史載魯自言寧為曹公奴不為劉備客。

屠赤水曰。稱衡之流。似最惡有生求必死。都知極而遇悲哉。士生不遇。則節落之下。若如麥飯以存餘息。何愁不死而投節如此哉。
鍾伯敬曰。劉政授郿原一家得全。政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耶。原治。自喜業解衣待矣。原義俠人止目為隱君子耳。王褒不捉筆者。四十年畏禍甚矣。乃步據乾飯兒。負鹽鼓其為人。比捉筆者何如。若此世無二君。智術何自論學。

朱晦庵曰。建安以後。中州人士。知有曹不知有漢。却是黨錮之後。則直氣折。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自有一種議論。以為漢謀奇計。可活國救民於萬一。此聽者不覺其非也。
鄭有齋曰。陳琳為袁本初作檄。操極盡醜惡。仍歸操。亦不恨。至武豐之於賈賓王及貴宰相。失人作賊。亦不能不求才也。

操辟懿。不就。辭以風痺。操怒。使人刺之。懿覺而懼。乃就職。嘆曰。此操之所謂禮賢。此懿之所謂抗節也。如。
蘇東坡曰。操所用皆為人役者也。文若操所謂設之子房。然終不免一殺。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蔣幹之為說。若亦愚矣。
按。抱朴子。操徵孔明。不屈。操謝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處汚君之朝。其待閔隸。亦有此義。奸人恥也。分寸仍在。

鍾伯敬曰劉曄將見操卧車中不言酷似舉子臨試溫舊本時也李鄴長安之禍本賁詡之謀詡不過欲自脫歸曹而使賊執却屬我官民俱盡詡賊之罪浮於李鄴

李平吾曰荀彧屢以高光之事許操矣又拒董昭九錫之請何也此所謂臨兩難思惟兼得史稱其執儀高整往還如此

陳眉公曰管幼安華子魚見金事不必優劣昔有浮屠宗果法一皆豪俠負氣相與為友值中原亂同舟下汴法見果數視其笠伺果起亦視其笠有金法即投之水後果視笠色勃法叱之曰期汝以了生死乃為一金動耶果即作禮嗚呼援世情我不敢望以管寧即款之擲法之投回首風塵豪傑自命尚可救得一半

鍾伯敬曰挾天子一題孫榮欲為之特以榮不壽故不成耳許攸亦以勸銘不能用惟或與操為之而成耳然而或亦勞矣

王季重曰鄧錡或斗同漢賊也然至陰而似陽則操為最今天下處事閱聖在二氏上目瞞口義莫不角前心諛匪惟尊之而又親之其理易曉也操意潛移漢祚必先潛移帝心帝許操之書曰日在天心在人二語足使操喪魄嗚呼普天長夜賴帝而正午宜與日月長明矣

屠赤水曰萬古奸雄于最腐心切出於漢操偶念及其處關公一段開張心膽大有英雄局量宜其半能成奸人事業乎烏第知此惡操之心抑為和成已又念操一生行事皆假此一陷正是偽托英雄局量然想至公孫述強為天子面孔又是假不成者

屠未水曰操言國家無缺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操辱天子試后誅鉏忠良斬芟無罪不可勝書近攻昨陵夏以皆窮之墟邑無人坑殺男女數十萬於泗水國家仰瞻焉人親帥將史幾操存王墓特置墓丘中即將操金校尉所遇瘞突無藏不露非人所為多論孔明一周瑜曾不敢抗此言欲誰欺也

鍾伯敬曰操滿腹幽暗若較之懿使覺光明操狠有熱處懿一味冷勝操有餘知

教清江曰元人詩欲盡焚長喙七十二噫不觀起筆谷之英乎老瞞毛骨豈真在七十二家間哉司馬君實曰看三國史識破一事操死而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世所謂遺囑付子孫必擇要緊語若纖細事即不暇矣操何人乃作遺令也諄諄分香賣履處置詳盡而不及禪代事蓋欲身享漢臣之名而實以天下遺子孫若曰禪代吾未嘗散為之

劉元城曰歷觀操生平事如枕園枕嗽野葛尺許飲鴆酒一盞皆遺令類耳操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此聲先揚使報者不敢害也

張和仲曰嘗疑操之不復姓後見一書有以識歸進者言古無以曹名官自漢以來史稱傷曹卒稱侍曹此天命也不復姓疑信此耳然三馬同曹亦識也亦時疑復姓矣

鍾伯敬曰漢明法憲頗峻其海王睦謂朝賀使和朝廷若問案人夫其以聲色御馬對中山王聞樂一解甚有戒心其果酒自臨也况正之於植乎絲求自試正遂其起釜中誨自取也

不既立抱辛毗頸曰辛君知我喜否乃其孫已不知為何人子也雖無師亦必亂

蘇東坡曰操將死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袁氏為戒當時漢中能指數十萬金為問其君臣皆內將內自相殘曰舉兵誅之此高帝之所以滅項氏也

倉舒死操謂丕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也丕亦嘗言我兄存願自其分耳倉舒在我不得有天下曹氏父子兄弟間乃如此
鍾明敬曰魏明機略述出文帝上、文一詞客耳明不死猶能用懿

車清臣曰漢高為新樂古音寢亡至魏得劉表雅樂即晉亦不復傳文中子援琴鼓蕩之什蓋妄言也

張和仲曰劉表雅樂即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自此後聲詩之道遂絕詩之本在聲儒者論義而不論聲奈何言禮樂哉

蘇武歸朝謂孝武園廟用太牢重其禮也。位典屬國何恨賞薄哉。于禁七軍皆沒而降操恨其臨危不及龐德。負三十年知遇者也。丕令劾武謂操園陵豈不幽矣。

鍾伯敬曰三代以後言水利者以漕惠漑自鄧艾七田以漑兼漕後世每舉一事必文法綏其後議論孰其中不敢復言漑即營漕已不給矣

晁無咎曰諸樊伐楚門於棠：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陸吳人之輕古記之矣孫堅從敵而榮遇他各以輕敗後雖賴瑜肅華以立國然權亦稍持重

李齊臣曰赤髯之從老瞞號猱非此猱之操可生窮孫劉乃不出此荆楚既平衆群雄於荆州而縱操於河內是操以荆為餌而滿天下也赤髯一戰後竟不能入中原者爭荆之過也

袁曹官渡之戰策欲襲許迎天子此一奇計備在吳瑜規取蜀此一奇計而策瑜皆隨公知逆也如索紹不能從田豐之策非虛襲許辭以子病則不得禦要於逆矣

方正學曰吳兒戲兵汙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慙色乃繞脫餘爐使謂燒船自退殊不為慚

朱晦菴曰權只合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孔明纔整頓得起權欺來戰兩陣便與倒壞當時已慶分荆蜀兩路進兵曹氏何可當也權只恐曹滅孫不獨存其謀益不可掩

操東下因得劉琮水師也表之死甘寧魯肅勸急取荆州為此耳

張西銘曰魯肅仕吳特為知己用身恒存江漢朝宗之思後來王猛亦有此意

李卓吾曰蜀誠一隅然得之輕諸侯漢高得之一四海孔明出祁山者六非欲長守蜀也荆雖動地然和敵以荆取天下都無論劉表黃統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橫友諒之傑而中原不能尺寸

吳以荆州借劉操方作書筆落於地彼誠慮輔車之勢已成也吳爭得荆州亟臣於曹公自知輔車之勢已失也嗚呼呂蒙陸遜特以素無遠名得行私智豈天下大勢乎平致江東破壞折入於晉耳

樊仙設饌自起蒲潯鄒之宗范諷為中丞見鄒於
關吏不知其槌之直也屑於小事而可界之將
相耶

張仲和曰仲長統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板散五
經滅景風雅鄭衆公死莫我陶家側取作酒壺寶
獲我心世言劉阮放達二子已先著鞭

權將迎操告之廷臣張昭受託於蒙公駁瑜肅之
榮及拒曹奏捷昭請欲舉勞榮謂若公孫海上
來所係輕重幾何而昭堅卧不起乎

屠赤水曰郁鴻守以自老曹爽不失富家翁所見
畧同嘆乎山愚之無忌知不顧從從侍苟金大都
如此非強為自寬語也

懿以識語忌牛氏作二槓鵠其持牛金可恨馬則
同槓而牛不共槓

李卓吾曰懿於至至善也敵之愛禮懿亦至非操
之於漢比也芳髮及莫人無劉祥之蘇豫皓之虐
乃廢而又弑而又廢甚於操至之暴况祥皓昏
虐君臣猶故也若司馬父子則國家重任崇挺收
肱心齊何一非盜柄乎

唐文皇曰晉宣皇兵動若神謀無再計而推眾西
舉與諸葛相持秦蜀之人勇怯非敵勞逆之路夷
險不同乃抑其甲兵本無圖志遺以巾幗方茲憤
心而請戰千里以詐示威杖節當門雄圖頓屈生
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文帝每事全佑明帝
忍死待君受遺二主依命三朝蕭何之妻霍光之
寄曹未聞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先翦宗
室夫用兵則東智而西愚輔主何前忠而後就宜
明帝掩面恥創業之初石勒肆言笑奸回之策

丁南湖曰史識七賢輕蔑禮法遺落世事然特會
曾飲竹林時然耳山濤來母負土為墳居官清約
俸入散之親故阮籍却武帝之婚沉醉六十日交
帝不得言稽康絕選部之薦皆名教所傷不可樂
以酒客視之也或秀伶雖無可考然亦身逢篡亂
托酒自全者惟戎以好利稱達可惟耳
譚友夏曰七賢名盛一時頹延之于其中無卻二

人曰五君山與王也不與

蘇東坡曰阮籍登廣武而嘆謂晉無英雄使豎子
成名或以指沛公非也正傷時無劉項使魏晉人

成名耳

顧仲方曰向秀擬玄風樂道耽虛寂神交漆園生
千秋若旦夕灌園息心機訪舊思遺跡心悲目影
琴淚落山陽笛

史言晉王功德盛大主席餞敬惟籍在坐箕踞囁
歌酣放自若既為從事聞步兵厨酒美復求為校
尉去職後常游府內朝燕必預者大人論比禮法
士為聲靈處禪中亦自不免但能游戲於禪
之内外耳

蘓東坡以文章豈在多一頌了伯倫

伯倫使人荷鍾自隨曰死便埋我世以為誕特自
諱言死耳古來知命達人無不如是白香山王東
昇自挽自志求法於淵明即康節臨逝自謂逡巡
一遭與橫渠溫公伊川談笑訣別伊川之沐浴更
初元定之安靜以還造化舊物于師魯揖布衣而
瞑晦菴易箚端坐精明不亂作書別勸禪伯倫亦
猶是也

陳壽先仕漢而稱昭烈曰儻僞習擊毬仕晉而作
漢晉春秋稱曹氏為篡裴松之宋人也被詔採三
國異同而仍用壽書漢晉春秋多採作註不做其
義例也

車清臣曰自晉承曹魏迄遞相襲禪代於是二三
百年無公論賢者每遭詆議

謨周疏言世祖初入河北望風慕德至者與疾
棺襚負而至史言周受魏封固疾不進受晉時與
疾詣雖又言其傾作軀棺蓋過於信書者李樂庵
謂讀書而不識字首孔光許敬宗柳宗元也何獨
三人

東小脩曰文章之道本無今昔惟辭多意寡銅刻
剪鏤魏以後所以不免於雷同也

論世編卷九

于：子纂

王弼州曰諸葛止而漢亡而魏亦止矣何也無諸
葛而魏之業成也

師廢芳群臣失色師流洋言諸君所以望師者重

師安敢避一經盡硬口辱顏另是一秘賊

髮紒論易說禮師向其為人鍾會曰武賴太祖

此一言先錄之殺髮不俟成實之办

王麟洲曰陳玄伯但見其上未見其下一語劉孝
標合引諸說以實其正玄伯岸之于其言千載漂
漂群之狀聖化有越德矣義形于色其玄伯乎
王麟洲曰晉武擬榮裴楷引老子以對自應至此
未可當言語科嚴仲文之於桓玄亦足稱耶

吳主數飛諸將計侵盪晉邊陸抗告其成曰彼專為我專為暴是不戰而服也然吳罷石城之守晉得戍戍遁以望困則實祐之計也飲醇酒者之所欲進也吳人之計耳

陸放翁曰實充何知力阻伐吳蓋漢季南北分裂
庸人習見以為固然先事言之以徹後日之中凡
陰為身計者多出於此與王猛先見臺廢千里不
可不察也

孫皓至晉武臨軒引見曰朕設此堂以待卿皓曰
臣南方之設此座以待陛下實充曰聞君虜人目
刺人面皮此何刑也皓曰人臣奸回及弑其君者
則加此刑快哉剝充曰矣令人轉恨誠如奪命

晉書稱王渾有器量而平吳之師方使帛伐大義以往其釀酒建業宮一語鄙拙陋劣足使三軍短氣此時公論泯滅并身命亦不照管一周處足以困之器量固如是乎

吳索衣曰晉初人品當以孫登為第一天下知其賢而不見忌於司馬子陵之流並鹿門氷鑑之超乘

李空同曰：孫登不言，稽康從游三歲，別去曰：「先生終無言。」予登乃曰：「知也。」而杳然，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杳然，而不用其光，其知也，杳然，而不用其光。用和在予識真，而以全其年。予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矣。登言止此而已。夫登未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巖栖而朝議，淵明嗜酒而苦詩也。逃汗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舍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肯不以為教。苦釣而天下不以為矯，孔子曰：「邪無道，其然足以容而盡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點。

杜預數餉維中權貴或規之預曰非以充益其免
禍耳預志立功而苦朝廷異意鋒起不得不出於
此不徒為免禍也唐人云縱令然諾暫相許終
是楚行路人

丘瓊山曰杜預為黜陟之詞言古者黜陟擬議於
心不泥於法末世不信心而信耳目不信耳目而
信簡書愈繁官方愈偽莫若委任達官各考
兩統歲舉其人定其優劣以名聞上優者起擢六
方者廢免劣少優多者平叙劣多優少者左遷徇
情者監司彈之音不能行至唐故而行之差為尤
等叙以四等善二十七景視暗加詢訪無實迹可
稽者固為勝也我朝立法三年一朝大明黜陟如
虞周舊制非澤以下所有但庶能貪酷罷黜多無
節操坐被空名如節惠之謫然亦每不歡眾心也

武帝未嘗言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此非貽厥
孫謀之道也何曾雖不宜私論然誠憂國之言乃
曾日食萬錢而子孫孫機修汰尤甚則誠貽厥孫
謀之道矣

石崇父子公侯為荊州刺史而行劫致富以丘弼
許璽而殺帳下告者以母兄盡室之尤而不博綠
珠一笛聲意一代所趨惟斯三者而已
李旻仕蜀五十千貫貨巨萬及請石崇傳王愷傳
歎曰我乃窮餘乞兒而人百倍恣橫以易乞兒一
聲

王愷仗吹笛小失聲韻使殺之使行酒若飲不盡
便殺之時晉武在也愷敢如此晉史言晉之興也
廢置紛紜代期逼其於積基樹本經緯禮俗恆
隱民業事有所未暇加朝無純德耻尚失士以
虛蕩放濁為通官以寵貽弄起為捷狹節信賊名
極強然以為灰塵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婦
女不知女紅中饋之事淫佚妬忌之惡父兄不之
罪故禮法改刑於此大壞如水斯積而決隄隊如
火斯蓄而離薪燎也崇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史所
論皆武帝時俗也

晋初鑿西蜀三吳之寶以為富君臣更相誇尚粘
澳蓋蠟代薪耕望蘇布金埒之衆粉珊瑚之樹焚
堆頭表疑此此習也至青麻則則恐不如羊車之
真

劉毅不及桓靈之誼晉武可謂能容而私門如故
也嗚呼索靖銅詒駭魯褒論錢神昔蓋始終於錢
而已

顧仲方曰南風扇靈陽鑄盡省友二十四友中滿
岳寶乳首慙懷禱神誡出自何人乎桂斯勿復論
阿母終相負玄醴染朱顏拜塵良足醜白首何所
歸一言誠不朽
楊升庵曰晉金谷二十四友有劉琨唐八關十六
子有劉栖楚其中行獨復者乎

高存之曰古來神奇感應無有如葬行之家者王
之奠孟之竹姜之衆其應一如呼吸梓誠直似與
造化鼎新

顧仲方曰家國無二理孝友不一途嗚呼王休徵
孝至誠有餘奈何長揖容猶戀承明廬位既登三
公太保亦何殊范曄何人斯終身不下車
又曰儀康何為死實忤權臣忌司馬墓神州得非
君父讐坐無西向席偉云淚梅野宦何依侍
中血濺衣

劉涓子曰王戎父涼州刺史渾瑊所歷九郡義故
致時數百萬戎無所受晚節乃握牙實卒遭急歿
酒親喪而毀瘠肯立杖而後起裴頠有滅性之譏
甚哉康之難具也
張和仲曰自古以廢立致亂者多矣獨晉武以廢
立不決致亂天之禍敗人慙恒出於意外如此

晉武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說而惠帝北遷、窮陰反
駕、瓦盆糜飯、秋桃以給、布食二幅、囊錢三千、以為
資、懷帝為劉曜所困、比屋無煙、饑人相啖、食十麤
之麤、麤屑以供帝、元帝詔方鎮有斬石勒首者、賞
以布千疋、然則天下窮人近在子矣、千疋之購不
六畜乎、

李卓吾曰、鮑盡殺操子孫而炎二十五子自相殺
惟存懷恩又斬哉、於是操雖不亡、思哉而苦心乎
哉、悲夫、

為晉武開逆欲之、基者鮑師昭也、經營篡竊者
為晉武受逆欲之、報者忠懷恩也、幽即操、席也、甚
苦所得幾何、
晉武居父母喪終三年、蔬食又能推而達之二千
石、是其所難、

董思白曰、抱朴子有言、子不夜行、安知衛上有夜
行人乎、夫科澤之士、以隱逸得志、不權知、不揚知、
人猶不能識、况彼像真者、亦豈有汲、今朝關之
德、知其所云為哉、
素小備曰、葛稚川止羅浮山、煉丹著述、不厭古之
仙佛、多由文字入、如梁陶弘景、居松風閣、夜披
經、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圭華從圓覺發悟、玄沙從
楞嚴發悟、何謂證道耶、

杜務伯曰、張子臺似鄙朴人、然其胸中不知天地
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禍患當何從
而來、

張茂先優游於賈氏、逆亂之朝而死於趙王倫之
起、知不亡晚乎、中台星折而不知避、安在其識斗
牛間紫氣哉、
胡致堂曰、王衍為司徒、多歷變故、不聞匡正一策
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豈知牛死排牆之下、當
知窟虛而墻實也、

陸機既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則崑山谷水。千里
萑蕪。亦何必棄而津。於辨亡論入推篇也。雲令
浚儀百姓。追思之。非山虎康野。此以機故。并見殺
顧官屬皆流涕。二陸似不同。

譚友夏曰。二陸千古才名。然于史論。深不擇而出
胞之所稱。韻之所遇。不能少愛也。大陸一生筆墨
只留得民動如煙四字。小陸天地則前戶庭已悠
二語耳。

胡致堂曰。何晏立論。以虛為宗。是遺形而下者。裴
頡立論。以形器為執。是遺形而上者。

屠赤水曰。晉史稱諸名士。競為清言。祖尚虛無。天
下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史氏之指。似謂晉人
用老莊虛無自然之道。禍其身。以禍天下。嗟乎。寬
哉。老莊之術。恬於勢利。收攝退藏。一絲不結。其
萬物不干其體。是曰虛無。諸名士與之有交。髮相
應。存惟事口吻。津。若莊鼓煽成俗。迄於江左。正
躁競為之禍。非真虛無之為禍也。
晉人清言。其極佳者。曰何有名士。終日晏語。此言
猶為近古。然名士晏語。筆甚於云。

方正學曰。管輅有言。善易者不言易。斯言也。晉人
清言。皆不如也。使天下之言。雜然陳於吾前。為古
累。亦甚矣。何善之足云。

張和仲曰。東漢之亡。降為公。愍帝玄孫。執尚用天
子禮樂。行漢家正朔。至西晉之末。前後討之。漢蓋
已歷五百餘年。在操懿之世。猶得自存。漢仁孝澤
民。不能忘也。

秦以望氣者言。五百年金陵出天子。故遷北山後
有言。北山得康水反利。孔明當嘆龍蹠虎踞。帝王
都也。孫氏稱號。似驗矣。孫安國以為數猶未及。而
以五百之期。屬之東晉。然自吳以來。都金陵。混一
者。惟國朝耳。

張南軒以晉元之臨江左也。本奉懷帝命以國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為藩屏。乃秉旣蒙塵不聞江左糾率義旅入衛王室。一祖避孽。拼渡江慨然有復中原之志。及從而割之。使大功不遂。快而三經淪矣。宜相王之不臣也。噫。南軒於君親之際。不能無痛焉。

陳王墨曰。東晉南宋之速。中原文物之盛。多占籍東南。數省國朝人才。此不如南。蓋氣鍾而特發者乎。

張和仲曰。世稱王導江左夷吾。然於敵之反也多可議者。敵與導書云。平京師。則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敢為此言。及敵死。所當加以戮尸。汗宮之法。而導請以大將軍禮葬。又曰。大將軍有相文之舉。與人言。恒稱大將軍何也。史家特因王氏方貴戚為之掩惡耳。

閔士行曰。君子之於人也。外跡而內親其故人也。惟恐人知。故茂知再。伯仁益起。

張西銘曰。祖逖亡三月。王敦反。武昌忠逆所爭。僅一問也。論者謂荒難之舞。素懷貪亂。能服義士之心哉。

庾亮召蘇峻。溫嶠欲率衆入衛。三吳欲起兵赴難。亮既拒之。孔坦守當利。諸口斷阜陵之策。又不從。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又不許。及國破。君危。宗社不守。宜獨任其咎。以一死謝天下。又不能。然則宜從導包容之說矣。必欲徵之意何若。

黃吉父曰。下臺忠廉。西晉人才之冠。嘗攷論古今人才得失。西漢當取其守大義。不取其務長。蘇東都當取其循正道。不取其尚奇節。三國當考心術。而晉當求氣概。

張西銘曰。綱目凡十一書劉琨。與者一耳。史臣痛琨獨禦鯨鯢。猶嘗其友賁謚人。近能巧琨何不幸多所見非也。

張南軒曰忠孝不兩全。此為既委質。不可避危難者言也。太真奉劉琨檄將命江左。豈無他人。而絕母之裾。無論太真所就事業不足遂。使太真果佐江左。克復神州。不足以贖其天性之傷也。

劉蓋友曰。自經略中原議下。桓宣度。珣。桓溫。褚裒。謝尚。殷浩。荀羨。諸葛攸。謝萬。欽。曇首。皆與選。惟溫功一罪二。他無及者。

鼓吏誤鳴。追鼓桓溫因之破蜀。似晉之應得蜀也。不知反以此成溫之叛。事會固不可一端盡矣。

孫安國作晉陽秋。直書溫枋頭之役。溫謂其子曰。此史遂行。自是閹君門戶。後人以此語并著於歲。噫。溫豈料反添却一筆晉陽秋哉。

自曹操有吾為周文王一語。而接踵追跡。有懿復有溫。不獨文王受誣。即阿瞞亦可勝悔哉。

溫謂孟嘉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取卿嘉非諸名士比也。不然。溫肯作此語。

溫平蜀集。參僚置酒。李勢殿已。蜀士莫不來。華溫素有雄情。爽氣如蘭。日音調。齊。蘇。叙。古今存亡。繫才其狀。嘉落一坐。嘆賞既散。諸人追味。餘言周。釁曰。但恨卿輩不見王。大將軍。爾昔。覆。尚。作此語。使敵過溫。莫未必曰。英物。英物也。

人言溫比王敦。溫大不平。及聞乃作婢云。似劉司空。輒大喜。可以觀。琨。

教東谷曰。凡志不可抑。而端溫實才士。止以持流芳。道與兩端。畢竟成就何如哉。

符西陽畢竟難就。

王猛謂溫曰。吾奉命除。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非三秦豪傑耶。然溫非不識猛者。猛不肯器。去至秦。卒為相。宜可以忘晉矣。乃至死猶以晉屬。符堅曰。江南正朔。相承。願勿以為國。猛未嘗臣晉而懷。故國如是。自與溫不相入。宜溫之別求三秦豪傑也。

溫都督荆梁諸州。居天下之半。據上流。晉猶欲以其弟雲為豫州。非不疑之。然不爾。強隣日迫。晉亦不能晏安。江沱矣。玄之所以自尊也。

王述快人溫一勁敵也遂少以性急二字抹煞之
可見江左之風

溫請遷都駱陽孫綽一疏讀之凄惻及讀述發軔

舊京之對覺與公舉體示相

王麟洲曰張翰本謂忘名却令一言千載

蘇東坡曰浮世功名食與眠亭鴈其得水中儻不

須更說如機蚤且為鱸魚也目餘

朱晦菴曰東晉收拾人望為晏安計不得已而用
一二吳人如顧榮輩薛瞻中州浮誕之徒後惟安
居較有建立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
又曰溫計九錫外未猶是半和秀才若他更進一步
晏安亦無如之何

張南軒曰桓冲上流之兵未見助益先已掃動人
心銷導聲勢謝安却之是也當時布置已定可知
矣

陸贄山曰秋青却從行人以此意今每命將調裝
托勢請行希冒功賞兵未動而紀律已無矣安石
度量真是將材

朱晦菴曰苻堅圖勢六國只為謀急一敗不振其
急亡晉因要做正統他使掃土而來所以無救初
令王猛攻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
燕堅突至古人臨卽意思安卽如不欲戰而堅踴
躍不寐而行師其敗何必待冰水乎
苻堅驅兵南下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方登壽陽城望八公山州木即撫然而懼曰此六
勁敵噫見可而逃知難而退皆未暇也

泚水一膜。晉不能更進一步。若因江左平日止圖晏安。原未嘗及此。視其運米枋頭。戍兵閩陝。一似仇霧已消。相忘無事者。其本謀盡露矣。
李長卿曰。倚里輩或疑偽設。乃抗言於輕士。慢罵之主。誰則能之。謝太傅即屬矯情。而諷咏於伏甲。既賓之席。不可及也。
祝枝山曰。謝安石大雅哉。若干人哉。舉姪奇勳。或曰。僥倖。諸聖折屐。或曰。矯情。駢語耳。

會稽王聞安石東山之遊。曰。安石既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名之必至矣。嗟乎。苟非真隱。其眼者。蚤已窺之。
殷浩以虛名自累。為桓溫所弄。納敗至死。不恤論者謂浩不出清名。可保。然其人要非解。皆可老蒼。浩言負者士之常。孔嵩言負者士之宜。字勝。

張和仲曰。陶士行仕浮誕之朝。動而見尤。荆林萬狀。然恢廊材。猷鯨理微。奮振起士風。立功立事。不難矣。且義旗既建。一度東下。子卷不臨。豈趙蔡州。連元勳。克集實主。齊盟乃還。然不有潛師歸藩。臣節益著。末年時疾。封府庫。去重地。如脫屣。不臣之。迄安在哉。夢寐之事。易誣折翊之祥。何據。特諸度世提朝權。而陶氏不顯。史有所曲。伯牛。
王麟洲曰。陶士行不辦段元規。未是豪傑。且收羅。皆白。可以譎取如是。

陳眉公曰。王逸少與浩書論北代事。識慮精深。了達時弊。誰謂翰墨人不曉耶。
徐文長曰。古人書。有自始闢。若舞劍器。據矢爭道。而得者。初不解其說也。及觀雷大簡。聽江聲。而筆法通。乃知之。皆言運筆。無與點畫。如所謂孤蓬自振。驚沙坐飛。鳥出林。驚蛇入州。無不言運筆。其言點畫。惟壁折屋漏。折釵。印。泥。雖畫沙而已。
却陵川曰。書雖法式。晉人然必造道。漢諸書多老練。世故遺落。塵累絕去。凡俗儵然。物外下筆。方過人一等。此以道追技。書法之原也。

歐陽永叔曰古人多能書然此人之賢皆傳
胡元瑞曰永和備徵名士盡傾而詩佳者絕少至
劉劭則首坐大令信知一肯竟之當行
又曰王謝江左並稱而諸謝縱橫文選王則寡
即非才其使然亦其好尚素之
周海門曰歆超謀逆私札自汙其名以紆親憂不
思于父而思於君乎如鄧攸不思於兄而思於子
何哉第五倫之於子姪所謂愛有差等理固當然
何謂私乎若郁悵知大義矣

王麟洲曰王子敬病篤道家上卑應首過問由來
有何異同得失于敬云不覺有餘事惟憶與歆家
離婚觀此見于敬平生無隱惡然以宋弘律之亦
不免也
閻士行曰王子敬兄弟一代名流初與椅甚脩甥
甥之禮郁超亡後息心生焉嗚呼世薄風流佳
名流為和率矣

孝武為張貴人所弑而晉固謂之覺蒙崩以太子
閻騁道于昏荒不復推問嗟乎是尚可以為國乎
王國寶初附道于武帝惡之更嬖於帝及帝崩復
附道于王恭誅之王恂以彼罪逆未彰侯惠布
天下然後順眾心除之恭曰比來視若一似胡廣
嗟乎一婦人敢作賊乎雖道于昏荒何至不勝一
婦人也

費補之曰晉史鄙陋可笑者非一端如論阮孚好
履祖約好財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必待傾身障麗
方分勝負許敬宗之徒汙下無識末坡以為人奴
不為過也
殷仲堪王恭幹略不長而王雅云天下有事必為
亂際何也殷仲如按人王闡於信人古今亂際鮮
不由此

司馬君實曰晉元遜居江表子孫不絕如綠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辰食惟明帝較有機斷而并止三年故以群賢輔之而不是一道子敗之而有餘

蘇東曰晉室之亡其君子非無盡智竭忠致命一人而卒不救此其病在自處如高不韞天下之辱事故柔脆畏縮為人所窺樂攻而無難知張和仲曰宋以後理學諸公不免又坐此病張凌虛曰士空談無實惟占地高者多來假托依附足以釀世風之弊

桓玄稱帝以上世名位不顯獨納父溫主於太廟子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然十一月稱帝明春出走其為祭亦不足歎矣何桓氏之祖有此幸也

桓玄稱帝耻無隱士求得皇甫嵩之給其資用使居山林微為著作郎又令固辭然後下詔旌禮稱皇甫高士此所謂充隱也然玄不能識者乃真高士何為反耻其無溫言陳仲子誰能作此豁刻自處擲去高士傳不讀恨不及見皇甫高士

譚友夏曰性命之理偶有所見總屬知解無關太始晉人所謂疊之處皆子瞻所謂龍肉也即子瞻自以為啖而不知已墮於談亦龍肉也

黃山谷曰南渡誠草長沙慰籍終風露八表半夜失前山遠公喬大社遺民文字禪雖非老翁事幽尚亦可觀松風自度曲我琴不須彈客來欲聞說觴至不敢言

淵明履真食紫在彭澤八十日耳而名迹遂以不
朽嗟夫飛鴻指爪偶留雪泥信宿游踪已傳流寓
安在琢碑耶

夏正夫曰縣樓坪：枕江聲五里荒山二里城彭
澤至今更幾令遊人開口說淵明

魏霍山曰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未有如淵明者也
同靜怡物而不幸於物有嗣宗之遠而不放有次
山之漫而無迹此豈小：近選所能窺其際耶
蘓東坡曰淵明詩外寬括而中腴似澹而實美
陳玉疊曰陶淵明劉靜修志事光明日月

林德頌曰刪詩以後風雅蕭條遂乎希聲晉陶
淵明有至味至樂之致無名利羈絆

朱晦庵曰紀遠唐林：節非不苦王儲詩非不儻然
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孫山則平生辛勤便足
為後人之笑背耳張子房之先相韓陶元亮之祖
事晉迹雖異其心一也

吳州廬曰讀淵明述酒荆軻等篇似欲為所欲為
而莫仲者

歸去來詞序幼稚盈室敝無儲粟：而求之糲
嗟乎其於解印綬亦不易矣

教東谷曰讀卜居篇羨美淵明之得歸其後復有
隣靡二仲之憂豈所云素心人者終不可得耶
陶淵明字元亮晉之更名潛黃山谷詩：潛魚樂溪
淵：明無由述即更名本意也其曰泉明溪明者
唐人諱淵耳

張和仲曰淵明不欲其子仕宋作青子詩以晦其
才不然恐為門第拔也

于美言有子賢與愚何其掛衷抱白沙顯和靖集
云未肯低頭陶靖節掛裏身外五男兒然能為味
靖則可不然正恐二公甚於靖節

陳眉公曰桃花源東坡云是辟秦人子孫葉仲操
石林云自晉宋來由此上作者六人或直云是靖
節寓言然漁人姓黃名道真又似有據
顧仲方曰少文此將樂鳴琴養清音橘丘三十載
了無天下心一彈流水響再憚白日沈猶傳金石
弄衡山如未深

孝武起王燭殿堞武帝所居蔭室見床頭土障壁
葛燈籠麻線排曰田舍翁得此過矣廢帝指文帝
像曰渠不惡不免為兒所頭大鼻何不黠令人黠
之使宋有當孫十億豈能勝其侮哉

宋孝武時刺史二十石罷還既各令進奉又與蒲
戲罄其貲乃止明帝作湘宮寺謂渠尚之曰卿至
湘宮未此是我大功德也渠惡曰此皆百姓兒
貼婦錢雖然猶勝二千石以供戲

顧仲方曰謝客多逆興登涉窮高深徒有鑿山力
而無蹈海心抽屨秘書府剖竹滄溟陰如何持浪
難遠謫始追尋空詠芙蓉句遠避榮華吟
陳眉公曰顧延之不喜見要人乃偏有凌喝呼競
尚不顧老臣雖一時權詞然而可悲也已唐崔仁
師致仕于澁為中書令數請托以干澁：每不從
由是父子相識去不如延之藏斗象中屏道側也

明帝以于昱幼盡除諸弟至休仁歎曰我與建安
少使款狎難難之中契誠實重然誠云者射兔竹
林堂除狂主事也又松蘿兄弟十人同賜死事也
如此熱誠、合一死但昱乃娶人子耳休仁輩之
死比松滋更厚

褚淵着黃襪只辨得奉璽統詣齊宮勸進休仁輩
更不顧

顧仲方曰世族與國華不遲恤其甥可憐劉氏甥
不及素家狗

宋明賜后兄王景文死詔以朕不謂卿有罪然吾
何能獨免請于先之景文方與客戲至有已復
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歛于納廬畢徐曰奉教見
賜以死方以勅示客作墨各致辭飲茶而卒景文
雖能處死不就然生此世事此主亦所謂見慣渾
閒事矣觀其愛感滿屋碑位可見也一士不可親
勅之賜也久矣

王敬則勅兵迎順帝臨軒解璽曰官先取司馬家
如此帝泣曰世勿復生帝王家王現在晉為
郎中至是為光祿掾半慟哭曰人以壽為惟老臣
以壽為戚嗚呼至貴上壽至此乃不准復可領
齊武令群臣賦詩王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武問
故曰臣若解詩那得今日喜此奴大為王儉褚淵
所笑

蕭叔達為竟陵王友王儉曰蕭郎不出三十肯不
可言中間失却一蕭郎何尚津也

齊高帝欲使黃金與土同價恐此頗難醉或上嫉
俗憤世之辭觀其學碑王導曰留此西和卿根一
語已足當清涼殿

齊紀僧真有士風請於武帝乞作士大夫帝以此
由江數操論可自請之及蕭驚引兵入闕弑昭業
立昭文瀛方作吏部尚書與客圍棋聞變竟局還
臥不問外事兄肅又遺其酒數斛曰可力飲此勿
預人事士大夫本易作宜僧真乞之也

陳眉公曰梁武集文錦為人歟形謂剪裁有率仁
起罷宗廟特年代之以魏然三蔡淮城死者數十
萬人雖盡晝夜合蔡堰堞漂入海者又十餘萬惟
鋒鏑者不與焉臺城之圍未足備也或以奉佛精
弘可末減乎

達磨東土之祖也承師遺言以震旦緣繁自南天
竺泛海行化三年始達普通中與梁武言機不界
折盧渡江留魏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傳法是可
嗚呼化行之難豈獨儒者東坡所謂無事討事十
聖皆然刪

湯若士曰達磨西來掃滅文字而能道人清法黃
毒初心亦用金剛經證入此方教體文為結習刪
蘇穎濱曰古之君子治氣養心其高不可嬰其潔
不可混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佛法與吾道同
也導之以禮樂齊之以政刑佛法與吾道異也或
以秦梁之敗謂佛法不足賴以觀唐之禍謂佛法
不可恃皆失之刪

養心養氣吾日孔子孟子在何處
吳臨以三教不備不足為元谷第聯
明梁人彭公可為所引誤

齊太子寶卷立，每令哭，輒云喉痛，羊開無髮入暗，俯仰既憤，奏大發，云：「亮驚啼求字，數出遊，亟為言先帝大頭，乃縛蘇為高宗飛，比面斬之，嗚呼，高宗為如此人，殺十五耶！」

顧仲方曰：於陵有良友，辟疆雖萬鍾，了真卻楚腰，樂在琴書中，南齊傳高逸，逃婚樂無室，刻山褚先生，于立朋松后，早悟甚，是篇世事方如矣，吉琳年十五，既能過登聞鼓，以中父冤免極刑，侃侃對廷尉，又能拒純孝之舉，論曰：父取名之原，自是一代偉人，又何必孝是舉乎？以人才薦正當。

武帝以來，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置五經博士，招納學者，又遣注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還經，明行傍者，以聞，時佛敎盛於梁，魏宣武親講大覺沙門自西域至者三十餘人，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梁武不獨事佛也，高歡謂杜弼以江南有吳翁蕭衍專事不刊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吾恐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為國。

唐丰水曰：梁武清淨持身，超朗離欲，其神采至使侯景不敢再見，非至人能若是哉。居移氣，養移體，習移志。

張西銘曰：順之十男，懿衍最賢，崔景忠之亂，懿授著入援建路，清路義同祖述，而拘擊守正，不能廢，累立賢竟死於謂衍，挾胤曾起兵，不煩干戈，坐收討胤之實，又無弒主之名，然愧伯氏矣。懿梁武生室有異光，身映日無影，幼能踰空而作，騰恭儉，終身布衣，木綿皂帳，一剎三載，長齋日一食菜羹，糲飯而已，雖居暗室，必理衣正衽，或著未嘗褻袒，對內監小臣，如過大冢，似此好一同恭尊，簡獨為掌文二字，所悞惜也。情不知而遷，道義異端。

昭明太子男女奔走號泣史稱其寬仁有王者度不止久而已也

董思伯以文之傳與不傳正其在淡與不淡才人之致無所不能而淡為玄味必由天資非功力可及也舊氏文選持興淡相及或思澗而取績竟之長或膚清而假觀終之麗或神怯如臨澌或材難如列肆何耶為

徐文長曰古有詩而無詩人蓋和字情非說也如也迨後世有韻有格有詩人未免有和無是情而為之者知六朝齊唱之
陶貞白雖在朱門影不交外物及歸松風庭院猶作三層樓獨處其上并物遂絕好采石六時獨游不止在朱門然也答梁武詩云山中何所有
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禮聘諸詢益已不勝其苦山中宰相之名時人那得知也

陸法和師動神從丹行龍躍扇舉而風迤后運而水分元帝倚以平侯景上與矣及功高見殺絕前意彼已前知口法和求道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豈窺人間之貴語更佳

謝朓三違易代而若避若就率用一法及其末也為何胤所遺始輕舟詣閩角巾自輿以柳疾辭職又素憚煩事多不覽而為台鉉兼掌內臺遂失眾望其年母憂奉詔攝職如故何哉朓小貴便能貴宗明處臣不以禮至此不能以責梁武乎

唐荆川曰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最苦最嚴無如沈約然其詩細辨鑄越連篇累牋竟不曾道出一好話其本色卑也謝明何嘗事此拘、且從肥臆流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詩其本色高也
張和仲曰天下事多掩障而不可解如沈約韻其一也約吳興人句於方言蠻語不識聲韻處生分列自東冬至輩鹽咸何處而不相通古人皆謬誤耶但約詩不自拘而後人反拘於約史不可解

顧仲方曰沈約初事宋要賈齊米宮如何說梁武
祥詔出懷中宜得斷舌罪參與並言同已陵比義
帝此亦一重睡

董思白曰潘陸沈謝等一佳句如下一鼓國營一
穩字如遇一導師使我有身後名不若生前一杯
酒斯言也用之名利之途則大善耳不可為著作
之林道也

魏師至梁元帝盡焚藏書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
文武之道今夜盡矣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此非書
之罪也辟之寶劍僅用以擊柱非劍之罪也戎服
聽講巡城以占書豈如是誠境上忙然前言戲耳
二國無隙必應不爾劍何不用乎

吳素衣曰孔祐隱四明山見谷中有錢數百斛視
如瓦礫祐有至行與管幼安同度而後不着聞者
管生漢末猶有尚德之餘風孔生梁陳之際宜不
稱爲悲夫

張西銘曰帝師之戰應將應酬即陵致書其言誠
痛湘東不省也梁之遺臣與晉同途今昭明何當
不至是後梁雖云自他三石然殿天不絕昭明也
張西銘曰陳文段衡陽安成段伯宗相去曾凡時
也昌次不當為天子則不死伯宗不為天子亦不
不死伯宗何與此羅其盡以是言也甚哉天子之
名生殺之權也

張和仲曰人多恨江統使我論致生民二百平羅
毒不知此時中原半屬戎俗劉淵晉陽石勒上黨
姚氏扶風蒲氏臨渭慕容昌燕其人皆久染華風
博學文雅與晉人埒而驍悍料梁陳毒之性非晉
人所能測視張華王渾諸人專事結納又勸任以
東南事可見矣中諸族遠未之去亦可復來也
至郭欽臨正平吳之後急荒但賊更不慮此矣
司馬父子甚敬劉淵王渾稱淵為長叔命子濟拜
為渾濟力薦保持之而彼謂晉為仇逆為拉朽宜
哉

晉武謂淵容貌風儀機敏鑒智由余日碑無以過也嗚呼秦檣漢武何人哉

劉淵稱帝尊後主為兄曰以懷民望也此時民望猶未歸晉乎

勃、淵族子、充虐酷刑射甲不入斬多人入即斬甲匠蒸土築統萬城雖入寸即并作者築入然未十年身死于執於魏見殺華方立即執於吐谷渾而亡城固甲堅引切帝虛證也

陳眉公曰石勒令人誦史能知鄰生計矣經生輩勿為勒輩所笑

屠遠之以勃、益山德兼為亡微靡一不備孰云可擬伯功哉野史謂勃、方政暴雷震死意其或然耶

張西銘曰曜之淫暴視聰少間而報同有執懷雖陽執應長安皆曜也二賊均乎試矣

屠遠之曰劉后之稱報必甚施事既暴與鬼之遠較理固然也獨惜以殷之孝元達之忠省之謀胡尚不明於逆順也蓋逆順不明自三國時已然矣

溪公答劉尹云君自見其來門自道如將遊戶此為簡文言之耳未如林公云澄公以石鼎為海鷗鳥

屠赤水曰佛圖澄鳩摩羅什以天下流毒方域出而救焉或乃謂秦趙不免連亡過矣
佛圖澄論敬慎云先民有言曰敬乎凶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也獨者敬慎之本其論豈可施之於當者不得不用勃龍嘆酒諸法

秦苻生鸞弓以見群臣錯錯鉅鑿常在左右即位未幾凡殺后妃嬪御公卿僕隸至五百人鑿頂剝面截肢拉腸剝胎鉅項者比之猶謂殺不過千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時苻暴長安盡則斷衛夜則焚屋耳餘亦殺七百餘人而不食六畜席尚起其同類乎

秦樊世謂猛吾輩謂之若食之耶猛曰非徒使君
畔之又將使君歎之去火怒欲殺猛而卒為猛所
殺嗟乎已畔復歎仍不得食世實不心肯豈知畔
之歎之正未堪坐食也去至死而不悟也

李卓吾曰猛氣度雄達士不參其神與即不與交
李生同

屠遠之曰相猛而將美哉劉十六國者堅乎恩均
踈戚民頌其能量足以包其類而竟不保一身也
何疑乎李特

吐谷渾絕迹遯而後之昌乃過乎免燕因馬而
別馬輒悲鳴而走天意亦人事也禍在馬而魔起
及於人何必作阿干歌哉

屠遠之曰李續直士韓景山已逆仰村也燕多得
人故敗而復起然其骨肉多猜輔兄推孤猶有一
玄恭

又曰岳之葬秦不得言叛歸燕不得言逆其摧敵
皆乘敗亡亦不得言雄直先世餘緒在故一時而
成刺復之功耳

屠遠之曰劉裕破慕容肆誅夷使人謂王師所臨
曾符姚之不若也正朔衣冠禮樂之所自也民何
望焉

姚弋仲曰語自稱義事趙無問其稱稱率用爾汝
將死則命子以事晉又非李嵩比也

殷浩使刺客殺姚襄刺客數輩皆以情告浩不得
已使襄為北伐前驅此經畧第一策乎出惟事

屠遠之曰巴岳非自亂墨史叛史迫成之也墨史
之毒使民即戎不得即華又不得而李氏能壯安
集牧師之幸已乃有如龔壯其人者生斯世三巴
不為之生色乎

張西銘曰田疇念烏丸賊殺罰蓋引雷兵出而盧
龍討之而不仕曹龔壯假李壽殺李特孫雷其私
仇勸壽歸晉不從遂稱齊齊終身不至成都奇節
似田疇不獨勸取蜀為功也十年天子不如百世
諸侯壽不解此矣

屠遷之曰石敦仁利而遠賊。蓋其前涼張軌安定名家也。皇甫謐張華為之延譽授以美官。乃自喜得伯者之望。跨據雄州。國危不赴。經術之為國患。雖夷虜之常不如也。噫。

屠遷之曰呂婆樓刀鐔工人。能識拔極天下陰受其賜。故食報于先。

屠遷之曰。靖跋扈之所以興。何其易乎。廣土若拾芥。破軍如摧枯。珪非有英傑姿也。藉令世少無元。亦惡能奮乎。然翊健之寬恕。異於他種矣。

魏百官無祿。高允于燕。操自給。州屋布被。厨中鹽菜而已。時允為中書令。貧富亦不係祿之有無也。乃能如此。所由不負翟黑子耳。

將雅稱高允。內文明而外柔順。與之處四十年。不見喜怒之色。宗愛用事。王公歸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司徒得罪。詔指臨河。聲嘶股栗。高子數陳清辯。主為赦。容雅密問以曆法災異。允謂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然允曆學實勝浩。魏所徵世曹隱。遂允為冠矣。

顧仲方曰。北史太武朝名士罕全身。閭閻高著作。年與道俱尊。二十七年即後。如鄙人執筆。誇弓刀。不如一清負。

浩欲大整流品。又書。詔改先世事。刊石郊壇。北人忿恚。而謂允之矯。風節可見。國書實浩。換允之引罪。誠難矣哉。

寇謙之自言。遇老子玄孫。授天宮前輪之法。其中數篇。老子手筆也。崔浩上書云。人神接對。手筆。然即河圖洛書。寄言於靈獸之文耳。未若今日辭旨。深妙。然則浩以五千文為敗法之書。又熱佛經。易。竟不免。

司馬君實曰。古之道家。列於諸子。而神像不興也。其後又有符水禁呪。至謙之遂合而為一。未晦庵曰。崔浩以老莊書為矯誣。不信佛法。自此子房而師。謙之于房。辟疑托。以免禍耳。他如真要做。

浩誅沙門梵經塔廟且盡沙門賢不肯至不一也
浩乃廢誅之乎況太子先世共事凡釀其窟室之
徒應坐者必脫去坑者或貧弱不能自脫也浩被
族誅其刑更酷於燒書坑儒馬室史禍哉

魏預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稅入市者人一錢罷
百官酒肉預徵豈有至六年之理不識當日民間
用何法供餽然又止是租調正額若後世雜泛及
耗折無更辨預徵之力况六年耶且云猶不足者
微而不辦也

魏孝文詔均天下田男十五受露田四十畝婦人
二十畝奴婢三十畝並省得賣諸宰民之官各隨
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符付此是限田未可謂均
田也
王弼州曰魏孝文、勝金世宗賈勝然孝文之俗
彬如也用夏之功偉矣
王弼州曰魏羽林軍燒張彝華殺彝父子而主不
問高歡因散財結客後缺竟代魏吁豪強窺伺可
慮哉

胡致堂曰自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斗格即有
薛琰上書言黎民之命係於長吏若惟求斗格不
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貴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
如數人而用何用銓衡又有卑維上書請不拘停
年三載黜陟乃後幾經明君碩輔而崔亮之法平
不能革何也以為任人則易為任法則易為公
耳豈知任人則人可責成為任法則法可詬訾
上下為公却難

徐之才勸高洋受禪。妻太妃曰：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終身北面天位，天不可奪。據之才以正謂不如。父兄故宜早升尊位，後洋弟湜殺洋于龍潭寺，湜殺湜于百年，想皆非龍虎也。嗚呼！之才之說，其南北朝受命之符乎？

張西銘曰：妻妃三子為帝，然皆以三十內外死。要之喪服，緋作樂淫虐，不道。山澤龍蛇，愛逆所聚，未可謂帝王之祥也。惟湜差勝，然股無罪，何不樂處致置之？

李集比其主，洋為桀紂，洋縛置中流，久之引出，曰：殞不及矣。又沉之，如是數四，對妃初洋大笑，以有如此人，龍逆比乎？未是俊物，然集不死於縛置中流，卒殺於似有所諫，臣抵一供御，因耳集未是俊物。

穆婆提謂齊主緯曰：國家假使盡失黃河，以猶可，作龜茲王人生如寄，惟當行樂，緯為無愁曲自彈琵琶，於華林園立貧兒，祔衣襁褓之衣，行之其間，一戲動賞巨萬，商賈買官，守令貪縱，民間謂之無愁天子，安得無愁？或貧兒乃無愁耳。

顧仲方曰：北朝首元宏，燥髮親民，藥俗改衣，祔衣庭列均天樂，崇文謁魯廟，近古祠三恪，書圖地朔，朔明堂生，斟酌卜筮，章平城文明，燦金匱，迴宮注，晉已數罪，憎齊虐嘆，正朔主江左，轉流落，顧仲方曰：魏收驚缺，魏已藏，雒陽街乃求，脩國史，穢史及蘭臺，崔浩直筆死，收塚首揚，友良史藏名山，勿為魏與崔。

李卓吾曰：宇文惠帝受禪數月而殺，弑陳武帝稱尊之二年而子孫已珍，蓋是亦不可以已乎？

周主邕之臨葬，拜老北而訪道而贊繼也，以尊葬，珪璣天杖，天臺陳主，隋之判國，分判階石，投籤而并寶繼也，以王針新聲，沉檀閣，此皆隨文眼中事，而又有獨孤悞我之悔，何哉？猜忌不足以辨矯飾也如此。

顧仲方曰子讀至隋而嘆曰何深一若斯之易也
惟其先世未聞有積德累功以邀天眷又未聞湛
恩穢澤以結民心而三百年分裂之河山旦暮歸
於版籍亦異矣倘其後僅得中十之亂隋當緣延
數世無難者乃戶口殷繁節藏充實煬帝反恃此
以亡亦由國體人才之不足以垂後也河汾一士
王佐自期而獻策不收佐命諸人亦無足采宜其
與秦同轍歟

楊素為周武帝詔武嘉之謂素曰善自勦之無憂
不富貴素應聲答云但恐富貴逼臣無心求富
貴使素終事周之節則武豈非以國士遇素豈
非以國士自期者哉及楊堅相而深自結納即不
免君昵其臣武其君不堪再讀矣

文帝嘗言朕五子一母可謂真兄弟誤矣若兄弟
以異母而有異心是忘父也父可忘母獨不可忘
乎後五子各相猜忌無令終者

張西銘曰陳後主日夜同八婦人十狎客臂戲製
詩廉服酣飲風流自命一旦戎服對敵空襟極枯
即端坐殿上猶云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國破身辱
而童心如故彼但無早釋干戈幸自寬此外非所
計也從登芒山復欣賦詩矣

任忠引擒虎軍在淮門陳所以一蹴而傾然忠先
獻議領假金翅三百艘分斷江路遂掩六合以為
疑兵又淮南如舊必關風景從江上諸軍可沿
流奔赴則援兵亦易集且緣淮立柵以守臺城兵
食皆足隋師不得進戰語皆有次第句以諸侯等
視之

陳明卿曰陳後主以酒亡國隋兵渡江只守將以
密奏告急方飲不感封高類至宮封猶在床未啟
也噫嗟乎或為藥國者子孫計痛飲其吾事矣

閻士行曰隋文欲滅宇文氏後元徒略盡而獨漏
於述大寶江都之難其父子為之嗚呼隋以天下
之力滅宇文而不足宇文以一夫之恨慘全隋而
有餘

因授撫而命將聞鼓卷而班師隋之名正矣遣使
中使各復不遜陳未戰而先屈何必更用高穎之
策以困民也

隋文作戰艦投枓蔽江而下曰彼懼而能改吾復
何求大哉王言但擒虎橫江宵濟賀若弼潛置故
船又不如是緣江交代而營幕被野豈不投枓之
指乎然曰為民父母豈限一衣帶水不救之耶晉
王斬丘倭於石關下以謝三吳紛攘竊中此亦
空谷一音暗室一燈

文帝正樂牛弘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作武舞
以象功業成萬寶常歎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
矣不如宋武語殷仲文正恐餅則好金石尚可留
也

寶常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為如古法雖存必
資於器

李卓吾曰隋文不奏吳罪恐傷後主心豈豈不好殺者哉嗚呼陳武不殺一口以代梁益先之耳方智非一口乎但如叔寶者日夕號泣誓井自匿以圖存顧先官號全無心肝何足用其猜忌哉

張和仲曰隋文蓄儲至不可計數積帛至無所容其者正稅減免陳境復十斗榷禁悉罷徵取之途既略又征伐營繕實費無算各其富何道致之也敗亡之餘雖口食猶足來百萬之衆棄米地積數寸雉水兩岍如白沙以大業之費而不能盡奇矣

丘瓊山曰開皇中度支尚書長孫平奏立義倉每秋民戶輸粟麥一石以下於當社安社司檢校以備凶荒此義倉之始也愚竊以義倉為法雖良但所司擇人不必拘於所屬專於所轄既得其人須過之以禮富公在青州活饑民五十萬莫以為兵者萬計用此法也

又曰隋自開創至大業初增戶過半因高祖建輸籍之法人無流冗賦從輕減奸無所容民懷其信也

范曄父曰隋文不任人故勞而功不及唐文

隋文以一水而棄市者三人以六月雷霆為天行殺今然所定新律去鞭鞭減族誅則永為後世法

唐荆川毘陵陳侯贊曰法典初起實附隋室侯與同事左提右挈匪流是同惟隋之故雲頭墜天義氣凜然杜伯之事理益有焉

晁無咎曰王通尊孔子其書較孟軻不皆醇然於
荀況楊雄未悖也其書所述世家次序其在弟子
門人若公卿大臣事業班、有見於唐然而不因
通書知之則并通並時或學于通而達皆無可考
曾莫有一人道之者篤信好學如韓愈於軻於況
及雄皆蒙明之而六曾不道通之學也
徐太室曰文中子語不襲孔孟但獎傳其義彼耳
食者安知

文湛持曰東舉子總美臨三井直是寓意耳河汾
登壇龍門獻榮辭眼迷離幾許攢眉不痛飲如何
可耐肩公云引河汾門下將相入醉鄉當以無功
為導師若爾東舉子直醉死矣

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從實錄禁風雲月露之詞求
遺書一卷齊錄一及此皆父中子意中事故不免
一出乃十禁不省安用累微

辛公義理訟未決不還閭閻民稱慈母訟多西讓
而止劉曠以誠恕應物爭訟絕息周固生州去官
吏民攀轅而哭者不絕按史二賢遭缺止於刺史
何也當是牛弘高基未定選舉法時耶或二賢
不令民請蘓威五教也

陳明卿曰虞世基杖告賊者故郡縣陷沒帝皆不
知也白面書生每有北狼子蹤
顧瑞屏臥國安可以及遜安不足以及國故人
君不畏冠而畏賊蓋民若吾方賴其力賴其財以
禦寇者也楊玄感李密一呼而從者十萬或三十
萬隋無民矣

朱晦菴曰漢室之初其選舉之見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為稱○晉雖不及漢然九品中正之選猶為近古獨隋煬帝盡廢古制專用文詞取士始建進士科而人材風俗偃同此趨於浮薄○

王荆石曰周漢求才之制已足殫盡之法長材負俗之士皆守職業奉奔走故其肯有饒寒之盜侯閭司寇而外半半片言歸命恐後也自科目操其權融敲曲辭得坐致公卿閣天下武夫之口而豪傑始有邪心

丘瓊山曰自魏置中正州郡縣皆有之俾區別人物定為九品吏部憑之以授官及其弊也劉毅有上品無寒士下品無高門之議然士猶畏公論恐有言之疵為終身累至隋乃罷之唯以文辭試士皆授課自進州里無復察舉之制矣魏法雖不能盡善而歷晉南北朝用之

陶歌庵曰嘗覽歷代選舉之制而嘆漢法之闊達也斯弛散材力田拙業拙揚薏苡不問能滯自隋特以進士科重唐不能盡變至宋中葉又去詩賦而獨重經義國朝遂因之以視兩漢止當文學一科方諸孔門之四科亦已狹矣况較語於純墨之外用人裁我朝設科以來版牒名姓其在就而讀之其賢者不必居顯位而識之顯矣生無稱焉不識也不賢位亦不顯不知為若何人亦已多矣惟名在詭辱位又榮顯不免觀其所舉之辭而羞之

陳眉公曰漢取士法能使小人不不得已而為君子○隋取士法能使君子不得已而為小人○湯若士曰自設進士科或謂先正文體亦寓選舉餘意至我國家全任法不任人進士科亦偶以此三年一度耳

賜帝工文詞不欲人出已右創設進士科自鴟可與高選無聞取士也唐文皇亦喜文詞宜乎不廢然亦不專以此取士也自後世額漸廣賢者亦多出其中非科目之足以得賢者不得不出於科目矣無害其為取士也但謂之試士則不可朝廷既用未試之士不得不疑即不免多為之防故立法繁賢者亦無展布雖得賢亦冗置之耳

賜帝收西京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納修文殿又令諸學士修撰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蒲博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治成萬七千餘卷故多著述乃尚妬燕泥庭州耶

張西銘曰淵妻寶殷女也少時聞隋文慕周自投床下恨不為男子救啜氏患淵之女禁紹妻也能招合羣盜悉歸於淵其武略豈下世氏唐公家庭其無志於天下者或淵耳獨孤信三女皆為后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又次生唐高祖三代以次興氣數亦異矣

胡致堂曰李淵起義雖不能上比湯武亦庶几聲罪之師何必詐勅羣兵擁立受禪稱臣突厥乎劉文靖智謀之士耳不識所以安天下立王業之基也

論世編卷十

于、于纂

張和仲曰古今殺降之甚著莫如唐高祖而項羽
白起不與焉薛仁果王仁李蕭銑無得免者其他
蓋不勝數也或謂出太宗意然太宗未嘗殺胡利
也

張于銘曰劉武周兵臨晉陽勢甚銳高祖下千教
云賊難與爭鋒可棄大河以東謹守關中而已唐
之所以握天下柄收攬豪傑發令群雄者以秦王
大計入關也所以能守關中者河東之障蔽也而
高祖不知此元吉守并下修軍政日夜縱獵惟載
宜網三十車晉陽臨不問戰守僅携婦女尋京師
高祖亦不遂罪

張西銘曰竇建德漳南世農重然識喜依鄧御堂
所重情世危就粟衆高難淹雖盡乎與舍隋祿官
隋官而反戈為逆者其情自殊迨兵次聊城生擒
化及奉表皇泰討賊之正唐公不及也彼王世充
斜聲卷髮偏上側媚迷惑開房之計誰州莊周之
書觀塗耳目苟延日月既醜鍾其主又建德之讐
也乃空國往援而秦王一舉而克狼狽就死悲夫
隋末群盜建意以下蕭銑李軌其足稱乎三人皆
興於寬大而亡於猜忌從來第天下為不此知

張西銘曰唐殺竇建德而赦王世充世以為失刑
未幾而劉黑闥反中原幾震古來踴躍有戰勁賊
假王未聞禍截戶牖彼無半城之寄寸組之賞足
以係累其心宵杜門鋤菜老我
又曰蕭銑梁高也統地廣浩西至三峽北拒漢水
南極交趾無不服屬視唐與晉陽尤順也一敗而
開誠解甲何罪乎總哀布情泥首軍前願身當死
無殺百姓即謂之仁義可耳乃以逡鹿一言即斬
都市史以奸言偽辯之罪當之豈心服哉

晁無咎曰：滕東王道彥方與虎項盟，即繫殺取其牛，嗚呼！邊帥之智自古而然，卷師猶可使彼言中國乃不可信如此。後雖欲為可信，尚可得哉？張和仲曰：太宗起義兵，而以官人脅其父，畏禍議始定，乃其後世之禍，自肅宗而後遂無正位長秋者，宮闈虛位，所稱皇子皆無寵，無威之人，事執既隔在外，惟宦官專橫，無復顧忌。自僖宗後，八世而為宦寺所立者六人，皆樹私恩而已。

蘇東坡曰：太宗起兵汾晉間，而建成元吉智雲皆護家河東，隋急購之，智雲被誅，而二子間遁赴太原也。嗚呼！太宗此時已不免借隋吏殺兄弟矣。晁無咎曰：唐高祖命劉文靖更定律法曰：本設律令使人共解，而往代多為隱諱，執法之官緣此舞弄，此言當矣。後世法既滋繁，瑣細牽制，巧者貪緣為奸拙者出入抵牾，可勝適嘆哉！

晁無咎曰：太宗圖逼東都，單雄信畏糧坐中，援槍而至，固數是求，正欲取秦王耳。而世勸訶止之曰：此秦王也，則惶懼遂退。然則秦王之威，繫人心已久，兵接止必倉卒聞名，忌其本圖智勇俱廢，而秦王遂免異矣。張西銘曰：建成元吉，執力學矣，足以殺世民，死元吉，元吉殺建成，元吉死，高祖拱手讓位，無言使建成世民俱死，度高祖亦不能問也。是無庸也。又曰：秦王功高，兄弟害之，嬰御讒之，能死何怪漢殺信布。

丘瓊山曰：化國家為國，由汝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已與世民言之矣，其立何疑？乃謂以若遜而立建成，唐祖上甚不察於表裏，且背之聞哉。以天下讓古今幾人？太宗其人乎？僅以天策上將之歸，天子旌旗之禮，謂足以弭縫之乎？似此特與太子樹一敵國，古來有是乎？不得已而擬之漢果，玉高祖之處此為計，為上苦矣。乃建成元吉又不聽秦王出也，恐立世民事亦不了。

晁元舒曰太宗始造唐者也。卅太子不心釋也。既
辭矣。難起而辟可也。雖歸天下。猶當求我。何至援
弓矢。戕同氣乎。周襄王於平樂王城。而處於紀建
成先也。獨不能須臾待耶。
尹遂昌曰太宗盡殺建成元吉于孫。武氏之禍太
宗于孫。職滅我盡昭之報可畏也。

楊龜山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計勝人。然不可以計
敗。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收。無制之兵。有能
之將。不可以勝。此孔明語也。古今惟孔明知兵。次
則李靖以正出奇。為清法部。
徐文長曰曹孟德解孫子及李衛公與太宗談說
多非孫子本意。然二人用兵往。出孫子山。

石守道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
出師。還則將歸於國。無養兵之費。將無專兵
之患。惟此得古養兵於民之意。
陶崇庵以趙充國以屯田制諸羌。而其後伊魯涅
中金城之間。注有田官戍卒。至宋祇營許下諸
葛出斜谷。羊祜實淮襄。功績卓然。言此者。宗之
然皆以軍興佐旦夕之急耳。至唐則府兵。而其法
大備。置營田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洵鎮軍所領。茶
布天下。其功庸頗省。收率之多。必皆決於尚書省。
不輸不調。而兵食足自周。以此而兵農復合。
陳潛室曰。唐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已
得古法。而家法不立。故子孫不能傳遠。

未晦養以井議之行。須有機會。經亂之後。天下無
兼井之家。方可給田。如唐值積亂。方做得。若平世
誠為難行也。

丘瓊山曰。亂後給田。宜可行於一省。然生齒日繁。
終歸樂廢。歷代雖有限田均田之制。多議而不行。
行而不久。莫若酌下田之法。以田一項。配人一
丁。當一夫之後。又以田之高下。定力役之多寡。庶
其可久。予宗林點政本書。晦養策策皆此。然恐
耶氏過重。

丘瓊山曰。今之吏俸。率不足以養廉矣。然國家歲
計有常數。且革輓之費。咄作之若。徵輸之慘。又不
可不念也。惟唐宗贓田。猶不失古主田遺意。

顧仲方曰。劉裴同宿時意氣。頗相取。城頭望烽。頗
于歌。予且舞。一朝柄國權。反目成豺虎。方知名利
危。亂離未為苦。

黃吉父曰。自董子限民名田法不行。致紅陽陳占
聖州田至數萬頃。張禹買田皆極膏腴。迄斷為丞
相。多取縣田以為封邑。哀帝私宦官田至二十頃。
如并之如也。唐文皇口分世業言之。則可聽書之。
則可擬。世儒皆以為善矣。不知其時兼井已久。庶
家生耕進退之數。皆以空文上之。萬里之遠。豈能
核其隱蔽也。況貞觀末年。正田制。方行。以二十頃
賜征遼將士。宗已自亂之。於是公主田園而下。及
宦者名田。徧畿甸矣。國朝田制。寔勝於唐。然浙右
荆湘。謗名捷細。老泉頽潰之論。愚竊有望於今也。

范淳父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不以一職名。
官太尉掌武司徒主民司空主事。六卿之任也。唐
以當三公。且既有尚書省。而又設此官。是政出於
二也。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

是無針曰李密傳首京師故人笑之多臥無益
盜以不吝財能得士心近曰橫元弟為人也
朱晦庵曰人主以論相為難相以正君為難語云
私臣不忠唐太宗身兼將相然每事必使閣白然
後行

胡致堂曰諫官隨宰相入閣辦事此有觀致治之
本

古者軍執入告鄭之諫官後世諫官論師器授
之軍執叩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張禹銘曰史稱文皇用兵如黃帝近古未有北海
之濊悉為州縣突厥之強稽顙闕庭而高麗遼東

一隅之挫結恨終身而平之者則高宗也

丘瓊山曰太宗言一歲再赦善人嗚呼仁者大
仁之跡也三代以下明治道必曰太宗

程明道曰或謂貞觀之治可繼三代然則非
之意安在

程伊川曰漢大經正唐萬目舉

尹遂昌曰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纖翳不作其清明

氣象至今可想

曾子固曰自周文武之治十有餘年而始有太宗
太宗有治天下之志有治天下之材亦有治天下
之效然而法度非也

王濟之曰唐宗取士有進士有明經二科並行明
經即今之經義也進士則兼詩賦而進士得人為
盛明經惟士之拙者為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淳
懿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蓋非詩賦之能得人
而博學之為益於治也且古人之通一經通其義
可施之治耳今也則裂穿鑿窮年累月加偶得科
棄如弁髦然後從事於學而精力已無餘矣人

才之疎實由此也

陳省公曰考唐制舉武正史省已有八十餘科雖

云以詩賦取士猶不專用之也

胡于厚曰唐省題詩令傳者少

張和仲曰科即不足以為蓋人不知顏魯公中文

詞秀選科而才堪經邦科不與遂其風雅古調科

李杜皆不與而及第者薛稷也惟張曲江不負道

侔伊呂科

譚友夏曰予誦詩至齊梁陳隋而歎以定之予殆
哉詩至此時與填詞差一赤耳隋即當接元被唐
人啗餅

計有功曰唐此文章承徐庾之後陳子昂始變雅
正其作東方虬脩竹篇序曰文章道斷五百年矣
漢魏風骨晉宋英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齊梁詩
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盡每以永歎

陳眉公曰太宗一日侍呼關立本圖春苑奇鳥既
畢立本謂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屬詞而以丹青青
見知耶厥後之務焉大焉此即常仲將戒子孫
作字意士以書畫顯不免權倖中官之嫌又小人
暗托潤落名字之罪不止以藝稱為爵士也
司馬君實曰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中和者本也
容穀者文也太宗云治之隆替不由乎樂而證之
伴侶曲王對後庭花此所謂觀奔石而輕泰山者
也樂之清濁即由治亂也

封德彝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奔奏非
至公之法也自朱祐建議議於光武朝至此再見

陳眉公曰尉遲敬德晚年解雲母粉為方外遊又
項王上常燕食事佛不意二公乃有道況

顧仲方曰馬周忠孝士稟奇人莫知一詔下丹闕
遂為廊廡安卓哉避暑跡焉然生存思清風何繼
繼千秋此一時

程伊川曰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功不足暗也
魏徵之罪或當以功相減乃其詩云人生得意
氣功名誰復論似劉却徵詩意恐是感太宗建成
時猶誤到功名上

范渚父曰自漢高賜姓後世遂以為法而唐
尤甚古之賜姓同而此之所以別其族而尊其祖
後之賜姓異而同之所以就其族而尊其祖
王弼子曰王魏不比管仲蓋徵有妻焉曰高祖在
不統之乎臣也且王已先謫不與難宗儒乃優仲
何也或亦以其功歟

陳眉公曰文皇遴選五品子弟入弘文館抄書使以儻對資談博也三代以上漆文竹簡尤重艱難秦漢以還浸知傳寫自馮道母昭裔有雕板布衣畢昇有活板而書生求書較異見乃東坡猶重手抄蓋晚之於手時之於心抄六讀也若今刻本日富卯文之歲不可得考人間則吳錦名香茶置高閣或以傳耳目之玩供筵篚之用又別矣

董思白曰玄奘往天竺所至建刹標與彼師訓論無敢難者其為慈恩宗非蓋譯經布藏川達歲月之勞而已一時文士皆月露餘風至裴休梁肅房融而內典之旨始暢又不特起八代之衰也宋興而于瞻介甫無盡元祐山谷老人繼起於是祥悅之味溢於筆端凡稱白衣說法文字祥盡此矣

張西銘曰和戎五利起於晉魏絳然其說曰土可賈也曰穡人成功也曰師徒不動也此謂務以德服而已未嘗有賄賂和親之說如要敬者彼國以口舌得官安知恥辱事獨惜何良華耳唐之玄齡逆良稱社稷而六堅為薛延陀求婚而持議絕婚者為契苾何力超超所以惡文俗史趙充國所以惡凡公卿也舊蘇大義其蕭望之乎

陳眉公曰竊惟隋文唐文以振世之威獨憂心帖郝於佛乘知其奪孤欺寡切父射死柳心柳影動有餘慚不復寢而誅蕭傷陸顧山血海夜氣所息蓋不妄然隋唐之際經獅律虎六聯聯接錫於法宮殿廷之間如齒下得舍利光中現七佛幽靈變幻之迹又最著何哉蓋二帝混一之後皆能身致太平擲刀屠沽有宿本耶
鍾伯敬曰嘗見僧元明血書法華經其序為仁宗親製書御名國朝列聖尊信佛法最為有力而全不露迹唐宗不及也

鄭萊庵曰能仁氏宗教而用照情關衆事潤於木
食灰心室山蓋上減損危苦之極者也其得在斯
釘出枿陰翊皇化而其失或自喻其制過慧告巖
至越詢帛為師于燕於是會昌廣明欲一泐之而
不知非法之初也佛法初入中國至晉釋子最矜
威儀戒行時天下方放蕩而彼能是故至唐而大
盛唐以禪標本非不需轟雷震剽至棒喝威行禪
戒僅存文具然古宿尚有三月遠腹不作不食語
何嘗不撫和未機蓋如末切片茅蓋頂作紫衣相
耶

陳潛室曰蕪武與麒麟圖馬援不與雲臺皆有寓
意至凌烟閣則無之侯君集小人亦與

太宗時李淳風已明言有武王在宮中不特記
而已且武氏三物御馬太宗事也定應識其為人
乃反殺李五娘以當之何惟高宗
張和仲曰文皇以蘭亭帖殉葬見上高矣然梁襄
王以竹簡至數十半而易繫詞在焉不與孔辟同
功哉乃襄王則孟子所稱不似人君者也

陳眉公曰唐文皇以禪帖賜歐虞褚薛各臨一本
而與王書各異故云學我者拙似我者死若使依
本畫出終是第二右半米南宮上歲學作字人稱
似李邕心患之遂改其灋自李杜有詩以來元白
蘄黃上各有詩丈夫顧盼詞場須如鵬搏鴉鵲獅
將象憲不可似戀巢鳥但統一吓上水船運泊故
處詩學字學理絕相似

胡致堂曰新城三老啓漢高君臣之大義壺關三
老悟漢武父子之大倫荆湖三老猶能辨尊王之
無罪張公義尚以高宗不能忍而勸之耶

盧承慶考昔運官得之於容色舉止語默之際則
知憑文集之謬

徐勣自言我十二三為丞相時十四五為難當賊十七八為丞相其勣立武氏也而復葬推習耶惜不見其孫之微也

祝枝山曰敬業克蓋前愆忠存全矣凡忠存勿以成敗論

陸敬翁曰勣勣成武氏之惡窮極富貴而死以為得志矣安知彼婦陰懷忌毒果於背德敬業劉栢夷其宗曾不少念舊恩者哉後唐之郭崇勳亦猶是耳嗚呼彼武人勇於報復乃以此心揣彼婦思矣

張西銘曰莽篡漢為珠留單于怒曰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不拜命而入犯周武氏令武延秀納默啜女默啜怒曰我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拘延秀遣書數武氏罪朝士可知愧矣敬業起揚州山東蒙傑燕麥為糧伸鋤為兵以俟而魏元忠勣武氏急擊曰天下安危在此一舉與哉其所謂安危也

丘瓊山曰許敬宗立廢后殺忠良棄長子於荒僻嫁少女於夷貊其死也哀思古定謚曰繆成亨昏主之朝亦有執法特論之臣如此者

張西銘曰唐賊臣許敬宗李義府林甫杜欽三賊皆死贖下則皆窺間掖庭得縫席之助微矣哉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之徒造羅織經數十卷其刑有定百脉實百脉突地吼死猶愁求破家友是實等名又與敬俊臣炙炭訊問日未卧而興先入甕路巖奏三品以上賜死令剝取脛二寸以進并自罹其毒嗚呼當其遂迎取快竟忘計其有身

丘瓊山曰臺諫風聞言事始於武氏而後遂按以為故事說者遂謂委任臺諫之專嗟夫泛論事體風聞可也若夫糾劾伏護免恩必須指陳實跡乃許人陰私而怒溢惡泯沒被罪不得申理豈治朝平明之政哉

王辰王曰古者諫無常職。武氏令御史風聞言事。此非諫職也。特置私人以推壅天下耳。雖誦虛誠。不但廣搜波言路之支。亦可除殺言官之執。蓋言猶水也。用之灌漑。則神用之御激。則害。且言至衝激。則名通而寔塞。天下無所為而言者幾人哉。或外慷慨而中險仄。或始激而終墨。不可不察也。

丘瓊山曰。武氏革唐之命。開嗣以來。未有之變也。被袞冕。稱名號。受朝賀。僭然為人君之事。忘其為女。一時公卿將相群臣庶僚。隨其誅位。畏其誅。後靡然戴之。忘其為易天地之氣。至此。六氣甚矣。鄭有辭曰。武氏之衰。利極將廢。而猶得者。終故帝劫之。然不免授首魏。六似之。晁无咎曰。武氏似王莽。而才過之。此惡人而擇利害審者也。寧不知狄張諸人。將有為哉。自量以嬪人在此位。足以次且終吾身而已。天下之祚。必有歸也。又量承之者。終傷其子。不至於大戮。故曰擇利害。

張玄羽曰。狄仁傑如大樂菩薩。行忍辱。行非小聖所測。太常樂工。剖心出藏。求後臣無所施其酷。此時此舉。大省梁公手。陳明卿曰。武氏求奇士於仁傑。三問皆以張柬之對。姚崇亦同薦。竟用之。唐社稷之靈也。李卓吾曰。武氏之遷崇。嗚咽流涕。五王被害。崇獨全。

張西銘曰。蘇良嗣批僧類。不問狄宗。不禮諸張。久任不裏。圖兒諧皇嗣。王慶之請立姪。即殺之。武氏行事間。似中村以工太平山。德似母。而玄宗討韋氏。預秘計。決大謀。六似母勝中宗矣。王弼州曰。五王之復唐也。大哉績矣。雖然。有遺憾焉。夫武氏者。唐之大仇。臣子不共戴天者也。遽立宗室。雖景墨職。厥宗出中睿於藩。帝治而弗宗。於席可矣。

杜牧之曰呂公相女來和相隋文皆驂稱善相人然呂氏自為后至稱制通二十年楊氏自篡至滅三十一年年男女族屬誅殺大盡秦之呂周之楊皆大姓不知為家之福耶禍耶此牧之為唐之武言之也

楊升菴曰孔北海大志直節東漢名流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節忠懷唐之義士而與張拱四傑並稱以文章末技而掩立身大節附哉

屠去水曰馮元常見張罔臧曰取錢多官至進後作尉肆會屠以才薦為清強監察此何必自銜者後知之惟謂要師德取一錢官即敗而要竟以垂貧位台輔可異耳想賴受此一法之力

張說問道神秀執弟子禮退謂人曰師身長八尺龐眉秀目王伯之器也而慧能於是以形貌短陋不復度嶺禪遂分南北

朱晦菴曰曹洞宗說得細故法嗣中絕臨濟說龐枝大葉禪故久遠

祝枝山曰臨濟門風峻拔超情離見非上根一聞千悟無能窺其璞後

三修苦則

司馬承禎孟情立懷俗高隱之流非道士也觀其刺盧巖用繞一語鋒不可當能使終南減色

陳明卿曰長枕大被恐不獨為友愛之故蓋明皇之立既非遠長若云立攻則太宗之所難居者也諸王盛壯豈無異心或假此以禦之耳

丘瓊山曰唐之治負觀開元而已攷其所自皆因留意牧守親民之官也叶氣嘉生業為太平端在於此

李長源曰。府兵平日皆安田畝。自高宗始有久戍之後。武后以來。府兵漸墮。人所賤。百姓耻為之。又斗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効之。誘戍卒以幣帛。寄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其財。久戍鮮得還者。然猶不敢叛。個戀田園。恐累宗族也。自張說募長征兵。不土著。禍亂所由始也。且兵農既分。不可復合。

呂東萊曰。府衛之法。以極遠為重鎮。方鎮之形已成。但自天寶以後。朝廷以武吏為壯。民間挾兵有禁。而內不足以捍外。鎮兵反。即以鎮兵討。居重取輕之意。不復存焉。說者謂驍騎變而為藩鎮。未之考也。歐陽永叔曰。兵冗官濫為之大害。奸吏邪臣取濟一時。天寶以後。唐初之制蕩然矣。

霍渭崖曰。刺史楊濟坐職當死。明皇使杖六十。故之丞相裴耀卿。執奏曰。決杖贖死。恩雖甚。隱解衣受杖。士豈可贖。嗚呼。屈體貌以就吏辱。小人既無忌憚。君子亦昧良心。所以豪傑視山林之思變。故無忠義之士也。

馬贊與曰。秦漢以來。禮之用。卒不同。如火射將禮士相見之。賴遂廢。而聖節上壽。上尊。拜表。諸禮古無。今有。而千秋節始於明皇。玄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一。三詔乃至。謁見。不拜。答折而已。帝問其故。對曰。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係。臣鴻敢不以忠信見。後賜隱居之服。并州堂一所。還山。天子不拜。餘可知矣。但能答折。何必辭官。

世儒每恨房杜姚宗不見於文章非也其文所謂
布帛菽粟不欲與文士爭妍

皮襲美曰吾嘗慕宗廟乎鐵腸石心不能吐婉媚

蘇乃觀其文有梅花賦為徐庾體清便富麗

李卓吾曰盧象慎為相家無擔石儲將死薦宗璟

自以才不及姚崇每事推之大臣也

劉夢得曰宗廟乎以梅花賦投蘇味遼一感稱之

遂列於聞人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

悅而後驟首帝時時能自異

王弼州曰賀知章年八十六有疾冥然乞鑑湖為

道而宗祁傳之隱逸蓋祁自難進之士也

屠赤水曰裴光庭聖叢纓洋恩者祿頗便已貽害
萬世

白樂天曰古者州郡之吏牧宰選而舉之所寄之

僚公卿辟而署之歸史曾知幾故史也常所領掄

選也精今則一命以上悉委吏曹按資署官猶志

不給何暇於別臧否乎考名實乎

林德頌曰唐選法六品以下吏部銓才受職其始

也猶有諸事攷言之實後人流既繁其法試法之

弊益滋陸贄立計闕例所以矯集法之偏然不足

救也至光庭之資格則并試法亡矣然唐之銓

選不允往、除名流竄不至純任成法

胡致堂曰李林甫一言一日殺明皇三子而以利
權受封賞噫君之父子且不相保何日致此太平
乎○無乃奢汰逆欲○欲訟曲直○不暇別○有當刑倖
免者耶○

張西銘曰林甫同事興利諸臣其名穢其官臭天
下所共指斥也○惟林甫唯諾順成而不顯預其名
利既歸已旋殺其人陰賊勢莫不遺餘力並寵生
慈曰人之讐去已之嫉諸利臣所以死於林甫也
又曰林甫無學叢言陋鄙獨能揣知人隱情安祿
山甚畏之○雖冬月見必汗沾衣○宮闈之辱○范陽之

禍○彼方揣知而心喜○解袍結納以為固位之謀且
可借以驅除異已嗚呼養一人之欲而不慮其死
造天下之亂而不與其禍快珠焚骨豈償罪辜○
魏鶴山曰林甫身死未寒而剗棺扶口十九年之
恃入之貨還歸於宮子孫流離親黨披敗前日聲
勢一旦如飛煙浮塵不可搏玩與之同朝如張九
齡生榮死氣盡在人目楊釗曾不鑒戒隨以族滅

張西銘曰漢陽變立明皇下詔親征制太子監國
劉忠令三夫人說她衛士澤潁事遂寢疑哥舒翰
促之急戰而潼關失然京師尚可守忽唱幸蜀狼
狽出走者特楊氏姊妹兄弟欲借帝還歸故鄉耳
豈意護衛者之獨行耶

朝士趨附國忠張九齡曰此曹如何火乞兒一旦
火盡灰冷使當裂膚暴骨張家以楊右相為米山
故譚李邵之於竇憲有所在避留之法喆巧矣

蘇東坡曰開元末大臣守正惟一九齡

董思白曰：唐三百年名公卿以詩傳者，自曲江外
舉也。窮愁乃工理，或然乎。

林德頌曰：開元以前，詞人鮮不達者。天寶以後，詞
人鮮不窮者。第今製作行世，則景龍世撰百不
二三，大曆元祀十常五六，造物果除六巧矣。
柳子厚曰：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導揚諷
諭，本乎比興。或偏勝獨得，鮮有兼焉者也。張文貞
說以著述之餘，攻以興。張曲江九齡以比興之深，
窮著述，梓潼陳子昂其選也。

宋小脩曰：詩自須以三唐為的，乃今之論必曰盛
唐盛唐又必一二家，若維若頤，裕其發率以為不
可踰越，外有缺而未收之景，內有鬱而不暢之
情，誠為固陋。後有識者，矯之以性靈，而遂有以吟
臆當之者，情無不寫，景無不收，是又舍陋而得但
不，不不，不為率為囂，詩道又將病矣。此非作始者
之過也。

吳敬夫曰：三百篇何篇非樂府，而今必摹漢魏如
王仲初詩以纖意之事，曲盡形容，色採鮮花，意含
諷刺，雖置一位於風雅可也。

譚友夏曰：讀儲光義詩，寄托不凡，竟在六等定罪
中。詩文果不足以論人耶。

顧仲方曰：摩詰詩，終年常開闢，如何勞翰袍
乃秦朱門，無心調天子，翻為祿山使，空傳凝碧
詩。終惜青巖如。

嚴滄浪曰：詩不出辭理，意興三都魏以上無之，可
尋南朝尚詞而病於理，本朝尚理而病意，惟唐
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不俟視詩望其韻引而知
為唐人今人矣。

又曰：高岑悲壯，讀之使人感慨，求野刻苦讀之，使

人不懽。

開元間大醜，命三百里內州縣悉率所部音樂集
五鳳樓下，較勝負。元德秀時令魯山，樂止數人，連
袂而歌，于為千歲，惠秀自製曲也。明皇以為賢人
之言，然恐笙歌如沸，實未之聞。嗚呼！其開元之雨
淋鈴乎。

陳眉公曰德秀判衛州奏免庸調及和市雜貽三十萬緡老杜云盜賊未息得結草數十公落然參錯為邦伯天下之安可立俟也今之文士非必有德秀之文而非若吏俗即若吏單遂使辭家終不入循良傳奈何

又曰世道之變其源皆起於說隨元武山惡圖范隋里之會曲欲往切而刺之此為墨兵詩人無縱之訓也

司馬君實曰精數辯博奉捷遜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眾摧安史百萬之師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才知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天下之大知識天下之大溺死而不變斯義知攻城拔邑斬獲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國亂而定國亡而存斯功知嗚呼以理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猶不免流俗之謗踐况其峻峻者耶

胡致堂曰雷將軍面中六矢不斃賊畏睢陽軍矣卿以天道堅其軍心耶公云未識人倫焉知天卿二語破賊心膽足使夜過噫人倫天術同條共貫秦漢以後惟公業之才識真可相也教東谷曰南霽雲被執睢陽大呼弟兒以述其死文丞相北行王鼎翁作生祭文二公非不決者特愛之舍此莫助也

張和仲曰唐之睢陽宗之鄂元文允武千載相合間氣所鍾生兩異人

明皇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未食民獻豆麥飯皇孫手糊食不飽而泣獻者之功過於檢校進食使矣嗚呼天子亦不免暴殄之報乎

方丘學曰玄宗盡用胡人為將太宗之翁帶宿衛實始之

張味仲曰祿山之亂京畿豪傑多殺賊將史達應官軍相繼不絕殺而復起長安中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為空河間江淮諸道聞靈武即位徇國之心上堅及官軍至鳳翔從賊中自拔而來者相望嗚呼後儒多議靈武之事至誠為

纂通知太子若故常之節易耳不大負此日臣民之望。四方忠義之心哉。况太子初至平涼。夜馳三百里。文臣從者不及三十人。武人驕慢。大將至背關。坐言笑自若。太子曰。何難於此。而慕之。州萊荆林中。不少需冊寶之至耶。

尹遂昌曰。玄宗事邊功。令兩京諸州各立太公廟。以張良配饗。以白起輩為十哲。致祭如孔子禮。不倫甚矣。宜其以兵終也。

曾子固曰。天寶久不見兵。祿山反。天下震動。獨賴平原遂先見預備。是以用區區平原遂折其鋒。挽其勢。使賊不得直衝潼關。昔公兄弟功也。四方聞之。爭奮而起。一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唐固之以興復。乃公歷忤大奸。顯其憾。攝至於七八。猶不滿意。年致之死。然公終始不以禍福為秋。憂顧慮。非篤於道能如是乎。

昆无咎曰。魯公以耆舊熱德。縊於賊手。世言公尸解不死。開棺視之。如生。爪透手背。邢和璞聞而嘆曰。此所謂形骸後五百歲。雖藏金石之中。猶當辟裂飛去。

陳眉公曰。至大至剛之氣。在宗為子。瞻伯紀同父之議論。在唐則賴平原書法。董思白曰。魯公行書處。何人不受繩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但癡人不解說。說着端人正士書。便作箕子想。

朱晦菴曰。天寶之亂。將相貴戚近幸。皆已交臂降叛。順賊庭。又其擅強大坐而觀者相環也。而起義討賊。殺身滅族不悔。則遠方下邑。猶棄流落。天子所謂不識作何狀者。嗚呼。使蚤得識面。豈不能先發制賊。何至為仗節死義之臣也哉。

陳明卿曰。郭汾陽千載有數人物也。可當軋之九二。其遇程嬰魚。亦大難措手。非中原大亂。必中其害。

吳敬夫曰。令公聲色自娛。英雄結局可悲。讀陶翰塞下曲。燕歌行。念臨事割子。時功名蒙昧。吁。嚮往事。無無浩歎。

王弇州曰。中興佐命。如郭汾陽。辛酉平其時。皆年六十。使其不壽。一邊鎮神策。小將而已耳。甚哉才之未易識也。

張西銘曰或責僕閭懷恩始功雲中為子儀裨將烈士慕義何所不為嘆夫罷廢而不怨閭難而即行凡為所難為當日純忠惟郭汾陽一人賢如光弼不免摧兵快○可責懷恩乎帝終懷恩之死不言其反○上知譏人固極而自護其短也

蔡傳卿曰少陵八哀詩於李光弼有云青銳終營營風雨秋一葉言其畏程魚之譖有詔入朝遽延不行○素節凋落也

劉永新曰脩書爵位終終經目千三百六十二年郭子儀一人而已

陳倉令薛景先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江淮貢獻之蜀及靈武者皆賴以無梗一令乃能此而受恩最深且連戚里如均如垣已別受新恩矣蜀中爾君猶且引領屈指其人也悲夫

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聞明皇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後隨穎陽明皇自馬嵬與太子別遣使召泌一謁見太子於靈武太子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事必咨焉自是克復兩京三定儲君泌之功此其著者明皇既識泌矣然終不能用可以視泌之品格

李卓吾曰李泌部于儀皆先取范陽覆巢穴肅宗不從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矣蓋肅宗不繼巢穴也

屠赤水曰留侯武侯侯侯功功如如之念都盡直是為所欲為了當而脫手者耳

陳貞鉉曰留侯有德於呂氏良婢修陳於郭侯之識過伯侯矣

張何初曰南山松為宮殿梁、不復得為南山松矣無用化為有用者物也惟人能自有用化為無用子房辟穀長源衡山作用如是

祿山入長安大索三外掠民財謂之搜盜庫物又令州縣推按窮治取之所取悉輸范陽噫白衣山人早已窺其志矣

肅宗收京先與回紇約收京日金帛于女歸回紇從此所在停略殺戮云如約嗟乎兩京民日夜望太子至乃以此報之

范渾父曰肅宗欲以苟簡成功濫殺名器賞功收卒意用告身有至開府特追異姓王者爵姓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終易一醉噫屢奏帑藏充物古今罕儔去此幾五六載耳

丘瓊山曰肅宗時府庫空竭鄭叔清奏請勅納錢與明經出身近世國子生納粟輸馬例本於叔清張西銘曰肅宗雖名中興之主而實蓋戴之君也鑒於貴妃而仍不能遠良娣鑒於力士而仍不能速輔國朝恩

寢房瑄崇以親王為近藩賊中開之大驚危難之際統繫人心全賴此也而建寧王又以英果才略死廣平之幾危矣悲夫

張西銘曰李輔國矯詔迎上皇遊西內財生官違道劫達上皇驚幾墜馬入甘露殿執高力士于泣

曰微將軍且為兵死鬼以力士叱輔國令下馬納刀也後力士被竄而勞苦輔國稱社稷公何哉肅宗之所謂社稷也上皇以劫遷致疾崩蕃官房面割耳者四百餘人子為泣然曰賢於肅宗矣

張西銘曰孫山腸流床下思明身歸索脫二賊負國虐民即使身就檻車頭懸闕下未足明罪莫若假手賊子而翦滅始末宗族內遺孽而王師繼之斯職無遺類矣南而莽後而溫皆然蓋其人為五行所未有故其罰亦五刑所不及也

馮猶龍曰偽燕二姓四主傳二十八年孫山思明為戎首各為其子慶緒朝義所殺思明又殺慶緒李懷儔又殺朝義懷仙亦為朱希彩所殺皆下殺上未幾希彩亦為其下所殺一殺相承無或免者

孫山思明

柳子厚曰今之稱段太尉大節者以為武人一肯奮不顧死以取名天下是大不然太尉為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人視之儒者也當軍莊事一可紀予嘗出入歧周邠羅間老校退卒能言太尉署白孝德都虞侯段郭晞軍士及為注州實馬代民備焦艸輟事甚詳世傳嚴武欲殺于美一八氣謂武小事心友生豈有于美屈筆至此六後人詩文不以屈筆為耻因而浪猜古人耳

蔡寬夫曰：老杜謂張鎬、張公一生江海客，月長九尺，鬚眉蒼微，起遽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長。蕭嵩亦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然則鎬相業史不免失之。

劉益友曰：興豐收祠楊震，宦官收祠陳寔，遼水收祀魏微，祿山敗祭九齡，嗚呼！嗚呼！

唐功臣後者，委所在長史衛撫收如此，勛功之典猶不失周禮掌墓遺意。

雜編

元微之曰：予讀詩至于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終萃焉。蓋衆人之所專，山東人李太白以奇文取稱，若鋪序終始，出入經傳，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澹，屬對律切而絕棄凡近，則李尚不能厯甚藩翰。況臺與乎？

王介甫曰：予攷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其辭所從出一，莫之窮極。近得其遺篇，每一篇出，自然如非人之能為，而為之者惟其甫也。自予得之，而甫之詩其完見於今，嗚呼！詩之難，其有甫哉！

王山谷曰：北征詩書一代事，與國風雅頌相表裡。林德頌曰：東坡每稱顏書及杜詩。

陸放翁曰：今人不知杜詩字，尋出處，且如今人詩，若為之箋註六字，有出處，但不妨其為惡詩耳。

倪雲林曰：少陵詩非不絳處，然忠義激烈，因事興懷，得三百篇遺意。歲鏡月錄者勿擬也。

陳白沙曰：予美詩雅能，能將道理從自己性情上發出，便是精神。若作議論說知，離了詩之本體，便是頭巾。

張和仲曰：予美忠義無論具寄之篇章，即其衆苦窮窮得一官而上書論敵房瑄語，切直幾以得罪文士，誰肯？

陳眉公曰：非讀書破萬卷，豈能接人痛癢？予美大俠非詩人也。予嘗題杜集云：忠魂如飛神龍見，珠沉無底老龍知。少年卻悔輕吟詠，五十方能讀杜詩。

王弼州曰：岑參李益詩語不多，而結體換意多，平雷同乃信少陵如淮陰將兵多，蓋善。

吳敬夫曰少陵樂府皆古題以刺今事如前後
出塞皆指切明皇點武祿山驕橫特引而不發耳
今之樂府必沿襲古題摘古字句轉換成文叩其
托興茫無指必曰遠宗漢魏何也

胡元瑞曰大家詩如卓犖之虎骨腴踰與疏瘠
隨時有之名家如李都尉五千兵皆削楚銳士
奇材劍客然止當一隊子美之放太白之率右丞
龍標浩然無之

蘇東坡曰子美自許稷契人未必許也然讀其法
令牛毛等語是稷契筆口氣又云知名未足稱句
促商山芝王侯與謁議同盡隨丘墟領闢茅一義
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
嚴滄浪曰少陵與太白情好獨厚於諸公詩中凡
言太白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醉
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
其情好至今可想逃齊閑覽謂名相迥而相忌此
等俗情不可不辨

蘇東谷曰古人開卷必有素心之友與之杖履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千古尋幽以暢襟抱如杜陵有錦里先生青蓮之范野人是也
王介甫曰太白詩豪乃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何不自散也

陸放翁曰白豪俊軀人之句識度却淺每有索客之風悅其詞者不深攷耳

嚴滄浪曰太白發句開門見山

蘇東坡曰太白從永王璣當由迎駕不然璣之狂肆竄逃雖庸人知其必敗白能識郭子儀之為人

傑而失於璣何哉

吳敬夫曰常蘇州人品濬靜詩亦似之嘗言節
騷人如是物中不遠故常安於鮮食寒衣每焚香
掃地而坐其幽居詩所謂寒芳自安種菓詩所謂
窮訟非政成所致善自遠者唐第一流中人也
又曰常西澗詩歐陽子證云滁無西澗江湖亦不
到然常去歐久滄桑不一且常云春潮不言江湖
也至謂寔無其景不妨有其詩此語恐悞後人每
見今詞家務作佳題佳句叩之乃絕無此事造端
天譴代為顛顛

湯沐養曰詩之廢也久矣情之所不必至而屬對
需之景之所不必有而押韻又需之甚或性情杯
切而習語拍浮有本癡鈍而競陳情體吾雖未嘗
稱詩知其無當也

王陽明曰子美太自有造道之資而不能入於賢
聖者詞章綺麗之尚不以觀摩之也

陸儼山曰唐代宗廣德二年以國日蹙秋苗方青
即征虐政更非安石青苗比

馮猶龍曰自元載王縉束詘天下不問賊史者殆
二十年胡叔八百石他物稱是至有由也

呂東萊曰楊綰吏部欲去科舉惜為相半年而死
不及行也唐如陸贄楊綰論道皆有規模

胡致堂曰楊綰相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音
樂五分之四此所以戒其美為衆先也蔡絛省驕
從崔寬毀筆室則實畏之

朱晦庵曰楊綰用制下之日二十年積習已一清
養素自重之功也

陳眉公以常衮辭堂封嫡元載之序而世目為嫡
佞後世乃有大法因天變相率捐明年係何哉或
有云本職去志已泐無怪可抑是為得體
馮猶龍曰代宗豈未知李泌尚先試以理人甚矣
衮之愚其君也

丘璣山曰自古稱善理財者有劉蕡然歲漕止百十萬石運夫皆官底所用傭錢皆以鹽利又未開有所謂加兌而米無升斗溺者若今之運軍計其支給之數倍於所運之數又加兌無名之科至十之五而歲有所損溺者不講於安之法也王弼州曰富家國易富天下難富未開利之天下易富既開利之天下難且利下益上陰責最大自古為國興利之臣鮮克令終

安史亂後所在宿重兵供餉頻繁而戶口十已八九府庫已空其費皆倚辦於安置知院官於知諸道令月具其州縣雨雪之狀豐歉有端即先事應民所急以及蠲免救助變通有無曲盡其巧又厚值募善走者置逆相望覘報四方物價而食價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既獲濟民間亦無甚責甚賤之憂要既為楊炎所誅德宗密誣殺之罪不明於天下世謂利臣之報而利臣山妻無備莫裝廷齡若也以壽死竊下帝乃采之游如秦人之賦黃鳥蓋人之性情必喜所似德宗陰猜於察昭事

即無一能宜生相得而死相思也晏言善教知不知昭昭：少則不活人多則國用乏而所重缺難之况賑給多使俸史錄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莫能禁也其現財必以養民為先所用多士人又言戶口滋多賦稅自廣德昭昭利而立法即昭昭知是死而括富商借富儲稅間罪法終起民日愁愁而所得遠不如晏時知

蘇頌謂曰德宗持無常之心前勇而後怯陸贄有常勇性各當是以君臣異同勢宜去而不去乎弊於裴延齡之手悲夫楊龜山曰陸宣公援揀之際觀其諸奏知當即御數知無不言無不盡至於遺詔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能知進退張南軒曰宣公對君語多訕曰容臣退而思之非相木

陳眉公曰德宗初年疎斥宦者親任朝士未久而薛邕張滂等以儒學入仕文雅登朝眷繼以賦畋武臣宦官皆曰南牙賊私勅發巨萬而言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罔於是不知所倚仗失意此當責之君乎責之臣乎品格不重議論不確任之以事而不下為君者焉得無疲倦所以用人必責內外薦舉而行連坐法最善也

真西山曰古人未嘗不募民兵也必如馬燧之細馬隆之擄乃可古人未嘗不用客兵也必如賈誦之於羌却馬燧之於回紇先約結其大帥為得駕馭之術陸敬輿曰務輕費而樂轉徙晚於徭役敵本業而樹居處困於誅求而稅所以誘民為奸也

林德頌曰唐租庸調雖比漢制為重然獨輕於租猶有任土作貢制民常產遺意天寶之亂版籍燬亡田之受否不常而賦之在民已重誠不可不更定然事在本朝修復上最矣乃一切亂之而商賈園林之征盡求足於此終唐之世民生無聊之所由也

呂東萊曰商鞅雖變法而歷代稅制猶存自楊炎創法混為兩稅名救一時旬輸月送之勞而古制於是掃地矣

張西銘曰宇文融之括田守唐之法而務盡者也炎之兩稅變唐之法而務撙者也蓋則民慈提則法行民姑安焉然他備急供軍折估宣索諸名色已一之於兩稅尋以軍興加征召領和市雖陽避徵文稅外不加科率而有制既變伸縮任情所謂一之於兩稅者又倍之知國朝以天下墾田定天下賦稅制同兩稅而歲有常額非如炎之以大曆最多之數為額也然而民重有憂其惟稅外乎

丘璣山曰貞元初國輔宿兵米斗十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能十日以飛龍駝駝負米於永豐倉給禁軍六軍晚中呼於通會驛送入朝運米至德宗謂太子曰吾父子生矣因置酒相慶德宗處國殆不能如富民之處家焉有富家城居而無負郭半畝田無擔石儲而惟遠外是資哉李泌請歲供宮中錢百萬緡願勿受諸道貢賦及羅宣索而供錢之外貢獻宣索如故也但勅諸道勿令泛知而已進貨是德宗素志故庫司失落稅外方圓其徒實繁

司馬君實曰甚哉德宗之難悟也趙光奇論和糴強取不識一錢遠致行營車推斗甕而曾無所可否詔復其家而已四海衆民安得人言於天子而悉復其家也

白樂天曰今田疇不加闢而穀粟之值日賤桑麻不加槌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牟利者賤收而愈富益不知均節泉貨之權也莫若量大家之棄地計較帛為租庸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况即以充常平之粟又可免和糴之弊

黃吉父曰古之養士養其心後之養士養其身唐之策也論堂之庭盡室為國太學雖存終朝之雨流潦不停既夕之天列宿上羅廣文寒無擅助敬自卑鋤是并養身之政亦已矣米泔亂六館舉將從之柳子厚所謂倚老憐賢情深敗業者也惟陽城連道州諸生能仰闕赴訴豈公之漸清訓導太學賴以存乎

陽城為道州治民如治家民安而賦不登使者遠判官到州請讓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口先自因以待判官至大驚不敢問馳去判官亦知稅糧之不可先核乎

丘瓊山曰古之為理者必周知人殺以均其事後則康功興而從教化被風齊俗一也蓋國之有民猶康之有衆善治者必先知其故胡寅謂隋氏戶口十耗八九罪在獨孤后天寶戶口十耗其半罪在楊妃林甫元和戶口十耗其八罪在程昇皇甫鏐而不在諸亂賊也嗚呼不知保息之由徒拜其民數之既何哉

此國富固於戶口均後自為漏民諸言利者皆不知

張太岳曰李德裕不肯就試曰好驢馬不人行
以父廢為傭身十年後至宰相是唐時有此登進之路耳

張和仲曰唐至文宗衰弱矣武宗得一李文饒而相之威令遂振文饒上言曰宰相非其人當廢
罷至天下之政非不可不歸中書人君能知此則疫狀一流無自容處

張西銘曰帝舉招諭雲南吐蕃黎德裕出鎮成都維州內屬牛僧孺官詔運忠怛謀盡戡境上棄舊疆絕忠款罪在百世且吐蕃當日兵馬方衰僧孺而授惻喝自同虛杞春秋所為惡倭臣也
范澤父曰德裕裴度才器相伯仲裴以勲名終李以謫死立黨不立黨之異耳
文饒戒子云吾百年後平泉山居如為權執所奪以先人命泣告之然不免也柏玄欲取謝安宅嗣曾王欲取張柬之襄陽園以謝琨馬弄言而免李以此望後人乎

李文饒一美難和寶王丹砂費以萬錢此亦何味即不能味周顒之早韭晚菰蔡尊之紫茄白苣獨不能嘗李膺之秋風鱸膾耶讀其崖州答十九弟帖有云塊窮獨瘁注絕食惟以無末之年須作餒而之勉為恨一字一慘然矣

李在崖偶至一小禪院見老僧僻問多掛小蒲盧李云是藥物否僧曰非也李太尉當朝以私憾謫朝士於此死者貧道憫之為悲藏貯灰其中以待子孫之來耳李惕然返走心痛而平嘆乎人生會有相逢處不得在崖州路乃在禪院僻間耶

范渾父曰黨錮之始皆由忠邪雜進而主德不明
施其自相傾軋以成之也漢之黨以太學生相與
唐之黨以牛李之對策然漢尚風節故政亂於上
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多畏義唐超軌制盡致
窮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

卻二泉曰昔公在師與賊壘相去不幾舍而從容
如無事即諸寮屬方且談笑為樂形之歌咏公大
受之量於是乃見

裴晉公再相安於浮沉寇某公復入稍變到方名
益高則天下之望益重而久歷患難挫折已多如
裴有定占周原之謗殺有每事故朕之疑嗟乎浩
然之氣直養無富豈易言哉裴自贊画像云惟有
一點靈臺丹青英狀可以觀其養矣

張文潛曰世以白詩為率易吾嘗於雜中見其詩
州甚多點竄抹處殆與初作不侔
陳眉公曰今詩家祇為誤評長慶集所以動輒干
言

陳眉公曰白傳與楊虞卿姻家而不累於楊與元
稹僧孺最厚黨不與焉為裴度所愛重而不因裴
以進德裕素不樂不能害公功名之心也

樂天憲宗親試策所拔士也作樂府百餘篇識切
時事流聞禁中帝悅之命為翰林學士又嘗論事
不合曰陛下錯矣其敢言如此而或謂愛官職何

也

袁小修曰樂天子曠於世樂得失不能忘欣
然其解脫處去人甚遠
董思白曰白傳出處大似淵明動靜交相養賦公
初應省試之作何閑道之亟耶不俟參鳥窠辭也
袁小修曰樂天骨剛而情賦淵明骨剛情不賦
樂天自註云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
蜀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凡平生所慕所
感所得所卷所經所通所通一事一物布在文集
開卷盡可知也

宣宗平白傳詩云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

胡元瑞曰今人根脚不堅牢眼目不精利中無定見難任耳而警中晚不知元祀以後若端之鴻儒柳之精工樂天之浩博夢符之雄辯又有俊典如牧之藻綺如飛卿精深如義山慈客如丁巳藥置不視可予惟薛逢胡曾乃可覆瓿故知

柳子厚曰退之與予甚密苦予與浮屠游退之好佛未能過楊子楊於莊墨中韓且有取焉若浮屠往之與易論語合予誠樂之其於性情奧然不與孔子異道

服火靈犀醉紅裙與浮屠遊求官者例所不免而獨為韓公累人往議其後者佛骨一表累之也而表之說則傳矣實累韓公

陶歌庵曰學之病在不見大而溺於小照陳蓮夢苛細自苦其精意適足以周人之耳目而考其行能實無以異於庸眾此最足以棄吾道而二氏不

與焉退之著原道味然與二氏辯而其所謂二氏又非二氏也醫者不藥語速風顛徒責吐納導引之無益不亦迂遠濶事理哉關佛開佛者最淺莫如韓退之必如明道而後許之關然明道門人已歸於佛矣徐文長曰退之謂文暢欲開浮屠之說從吾徒而請乃美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而然耳此豈足以攻佛哉使暢束髮而翁中之千祿而驚急焉長男女便足為儒乎其論道亦稍病其文則予夙誦好之

陶歌庵曰退之為文惟陳言之務去而子厚歸之永母善今甫之文而病其摹古也因子固語之王乃易柱而鼓遂為詞宗至三眉山為永叔心折乃不道古人一字八子所以獨峙於作者之壇而無敢雁行至也

歐陽永叔曰退之與東野聯句使似孟詩與樊宗師作志使似樊文修慕其如此故作尹師魯志用意特深而語簡以師魯文簡而意深也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誦五行俱下使曉人深處謂此友有知必愛此文

朱晦菴曰退之闢大顓語濶大勝妙不泯不服其
接引歸儒文暢靈慧罕耳

李義山曰劉又闢韓退之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
賦詩在全郭上與宗師以文自任見六拜之後以
不能下諸公去入齊魯持退之金數斤行曰此使
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予嘗識之行之
行固不在聖賢中庸之列然而折人短長無所畏
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
無恨

裴楷於諸貴游輒取服物施窮乏柳公權銀括羽
化不詰海鷗司空圖置絹虞卿市人得取噫輸墨
堂容源岐二公用心當同則劉君為壽倘亦退之
本懷

柳子厚曰魏晉以來人不事師獨韓愈不顧流俗
犯笑侮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惟眾罵指目牽外增
與為言詞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
而來如是者數矣往閩庸蜀以南多雨日出則犬
吠予見南越之犬雪則蒼黃吠噬狂走累臥屈于
云邑犬羣吠之所惟也

東石公曰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梁之時塔廟如
雲緇笠如林天子為奴卿相授其半使後世儒
者以果報議佛其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不効疑佛
法名為崇佛實佛寃耳退之抗表攻擊方是善護
法者

袁小修曰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蕩然一洗雷同之
敝去膚存骨如春風吹而萬卉芳也國朝非無倡
言復古之士但求之字句執議甚徒勦襲舊套
恐終成白茅黃茅耳

茅鹿門曰子厚不竊不能搜柳永削僻清衆之勝
然非二州山水之怪且奇亦無以發子厚之文却
是兩相連遇

讀子厚賀大夫書可以觀一肯薦舉法
陸平泉曰王坦之作廢莊論多用莊子李翱作復
性論多用佛語柳宗元漢於國語作非國語此文
章家之標幟入室者

蘇東坡曰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
妙絕古今

韓退之曰使子厚在臺省如為司馬刺史必不退
斥然不斥不久窮不極不能力於文章如今
之必傳無疑也嗚呼使子厚得所願至將相亦不
以彼易此矣

周恩惠曰元和中士皆以才顯惟任父一黨惟恃
窮荒蓋才足以起人之忌無敢蓋及以負天下之
謗也惟程昇最下得以自述

祝枝山曰王井文當推初政大有可觀史家以訓
注死并入一綱

徐以清曰李師中跋扈聞朝廷相杜黃裳謀逐寇
方被下而相業已成乃或久據台席而以蒙蔽為
戰勝者師中華相賀矣

后契士仆碑殺吏使天子不得其法韓公不得有
其文裴公不得專其功偉哉

諱友夏曰聖賢豪傑之事愚拙者能之如石孝忠
推准西碑安民乞免錮名其育中少計安當也
士君子只若不愚不拙

邛州盜起官軍日有俘獲主將不問意斬之有婦
自言方績麻官繫以來不知其罪嘆乎有何罪
朝廷領賞加爵例急需此耶

蘇明允曰宣宗威斷強壯計記嘗纂邛州縣雜事為
慶分誌故語于延陵曰卿到邛州政善惡朕皆知
之夫遠方之民所見不過守令據案執筆吏卒高
外箠械滿前已駭喪膽矣其謂京師天子之所極
當復如何雖歌之訛之至於羣朝眾罵朝廷不知
往、然也

陸貞山曰韓退謀攝明兵事昭宗於艱難志士
仁人也及將全忠力辭相位以去而昭宗被弑其
人可知乃為香奩集所污

賈補之曰韓渥工靡麗之外當時習尚如此李白
王建元稹皆以此為長惟孟東野高竒古獨超
習俗

張和仲曰：鄭縈自言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彼謂笑殺天下人，亦笑之耳，不知其志在托退圭角不露也。其治廣州黃巢不入境，去後餘降留庫，盜相戒莫犯，必素有以服之矣。五代韓熙載不欲為千古笑端，以聲色自晦，即此意也。

黃東發曰：自知其必能相而功成者，古今一伊尹也。自知其必不能相而速退者，古今一鄭五也。嗚呼！伊尹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鄭五者，斯可知矣。

王辰玉曰：漢之文唐之詩，其盛衰必驗於國。蓋天下所肆習，固上之注向，倭人之趨，至於覆瓿而孔子先之以放鄭聲，聖人蓋慎救之也。

湯睡庵曰：攻之者寇，則氣有所獨鍾。如唐之詩國朝之經義，是矣。然詩之遂寬而遂難述，耳目見辭動可採也。人得以聰明才力滿意為之，經義之遂約而易尋，我態時情無所復用，而一受成於聖之諦王之制，故詩久而愈入於人，而並工舉義一遊辭，其詔令即有沉頓枯削之憂，求其神理可卜賢不肖壽夭窮達之舉，蓋其遂約也。乃今之文則平淡奇藻悉從拾得，連牘而進，未見自置一語，嗚呼！於文也，拾而於詩也，伺今之能文能官者乎？

楊升庵曰：中和末，犀盜多不耕，糧惟車載，鹽尸以從，關輔東南極目千里，無復烟甍。東都居民不滿百戶，荆南止有一十七家，生人之禍至此極矣。秦少游曰：愚民為盜，弄兵以為假息之計，斗材氣，革不足為計，獨其間有豪傑自命，同氣感氣，如巢之流，六犬中之盧馬中之驥，而惟魯少文科目不能籠頭為可慮也。

黃巢殺人遇之無污免者，獨與一僧善，偕亂之日，戒僧先自匿，僧入空樹，試刀被斬，何巢之欲誅一人而不能也。

蘇瓊山曰唐巢入潼關唐之兵餉皆無有也時僖
芝說七期矢鳴噪平日官僚坐曹分局何事舟車
日華月運其物安在

吳景衣曰唐末藩鎮縱橫宰執每倚以重而白馬
驛之變死於濁流者數十人衣符之禍烈矣然石
勒排牆死者三千人爾朱榮河陰之役射殺者二
千人不更酷乎考之二朝濁亂尤甚尚有清流骨
自污其身者乎然石商未受報之酷亦不減於未

丁南湖曰求之二千載間主於逆族能自拔者三
人司馬季武攸緒朱全昱也

張西銘曰唐蒲鎮河南山東輕重常繫之魏之得
失石晉燕雲之恨南宋中原之痛皆以是夫

蘇穎濱曰唐之衰也燕趙之人八十年之間百戰
以奉賊臣竭力致死以抗天下之兵若以為忠臣
義士之所當然夫勁勇沉靜推鈍少文其俗也蓋
常苦士大夫之寡矣

蘇明允曰唐三百年文章家史才罕無一人不論
丘明達國乃至韓愈亦無與比肩者
黃吉父曰唐史詳矣然前以文皇之觀史而玄齡
不得行其意又以敬宗之曲筆張說之祈改而是
非不定惟韓愈順宗一錄贊伸其意又有宣宗之
寵賜遂無全篇

文衡山曰或謂舊唐書文體平弱事多遺漏而宗
人重修乃不如舊甚哉作史之難也心術有邪正
詞理有工拙聞見有淺深而隨以異然三者又恒
不能相及如歐宗大手筆猶有事增文減之失也

楊升庵曰劉昫未嘗以文名也宗歐則皆文人然
前載晦澀大不如昫而國張公謗錄載數事以舊
書証新書之誤良快人意即姚崇十事改易失實
文極不通真可慨也

宋子京曰予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觀古人文宗
迴看五十年前作魏汧欲死

顧仲方曰遺史黃綬二千五百年人物然僅八十
萬言而止後世太平英損益之也彼唐三百年耳
而紀傳倍之乃增一人不為多減一人不為少其
述公卿遷擢本末似仍家傳之文其序一代行事

並業說耳

蘇頌清曰五代之速亡梁不足論周之亡也適遭聖人之興不能以自兵無怪若夫唐晉漢其子孫材力智勇皆有過人者而終以敗亂則以其易取天下之過也易取天下故功臣負其創業之功契丹恃其驅除之勞以要之不誅下不可以久安誅之即以太天下之就也

顧仲方曰歐陽子序五代死節之士三人耳嗟乎忠義不祇猶在武夫悍卒

張和仲曰窮之篡也并從相繼三十年而少康滅之莽帝十八年而光武滅之玄帝一年而宋滅之其亡也無論修短皆以伏誅害米溫猶是也歐陽子五代史自負不失春秋之義則宜且書米友珪殺米溫唐兵入梁米友珪自殺敬翔李振伏誅豈不足以為天下勸史宜稱四代而以溫事附之唐宋若莽之在漢玄之在晉然

陳眉公曰唐莊宗凡出兵必撰詞使軍士揭鼓而歌至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繞轉樂聲齊舉能令人忘其死亦兵家一奇也歐陽永叔曰莊宗之凱旋也歌梁君臣之奔紫微父子以組入太廟還矢先王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天下已定一夫夜啼倉皇東出亂者四應至於誓天斷髮不免亡滅僅困於數伶人耳又何其逸也

胡致堂曰明宗與物無競性不猜忌其焚香祝天之言發自誠心無疑丘璣山曰綱目於明宗多起詞諱其無利之心也

五代以殺為雄仲管人命明宗頗有仁心獨能遇事救接石敬瑭殺二幼童下詔自劾減膳十日明宗觀倉吏受納吏故為輕量明宗言倉廩猶藏動經數如此豈免折閱乎曰詔石取二升為鼠雀耗此耗之始也而本於吏欺宋祖遣使監收後此弊應除矣

張全義在維四十年有古循吏風維民何幸當斯世遂有終身不見酷吏者百姓言張公見聲未嘗笑見佳麥良繭乃笑耳

董思白曰全義安集流民設屯將給牛具種食每邑得勝兵七千河東賴為長成其教耕教戰用古井唐府兵遺意此大勝於募市井之將手而又可收其感恩圖報之功惟在民饑盜起之時耳

王弼州曰讀史至六朝五代未嘗不掩卷嘆也然帝王而盜賊亦未有如石敬瑭者也

丘瓊山曰燕雲十六州自陷石晉不通風教者四百三十二年矣至文皇遂國之以定鼎地固有運乎濠有王氣周世宗已有先見然方面大耳日侍左右即不知也

陳明卿曰世宗見元鎮均田圖曰此致治之本也期以一年均天下田真可以稱英主

陳眉公曰世宗有言農夫百養甲士一奈何以民命易無聊故沙汰簡升士之精強近代罕比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而惜也天命屬宋遂不永年陸放翁曰周世宗先取淮南除腹心之疾却不乘勝取吳蜀楚越而先幽州奇謀也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不能復取幽州者兵已疲於四方矣故雖得中國而勢終弱非世宗之本謀也

閻士行曰齊臣父野人語也後世乃有之魏靜帝以父璽為大司馬後柴守禮為周光祿卿不識當時稱謂何等政事殿最何以處分陸放翁曰吳越在五代最為安樂少事然讀史其廢立誅殺猶如此斯時吾家守農桑於魯墟梅塢之間無一人仕於國者保家蓋有法也

張和仲曰五代人材王朴為冠乎邈榮宋興攻取先後不能易也論樂律宋大晟樂不能易也論星曆宋欽天監不能易也

唐荆川曰諱景非謂宋齊丘夙肯異黃法稠人授以化書令序而傳之齊丘卒尊為已有嗚呼雲房之遇純陽子也曰塵心難滅我之求人甚於人之求我不欺一念功行起矣有以此

蘇穎濱曰士生五代立暴君臨將之間與虎兇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誠無足戀乃如馮道者似不欲為所欲為嘍乎大義既斷雖善論者不錄也吾覽其事而竊悲之陳君公曰馮道云但知行好事莫問前程康節則曰不量加雖善亦不為也馮言顯者事郭言隱者事

教東谷曰羊角哀不肯欠伯桃一死程嬰不肯欠公孫杵臼一死可惜王溥范質欠他周世宗一死

劉元城曰劉鈞不忍劉氏不血食一言辭直理順所以太祖取河東獨難不然太祖乘破竹之勢河東有敗亡之兆非敬也

陸平泉曰郭恕先自放於酒常從傭丐飲曰吾所將皆若輩也元次山亦然嘗作弓論或詆其太下

于于子素

祝枝山曰：趙匡胤北征，母杜氏及眷屬盡在定力院設齋。有司將搜捕杜閣嬖，曰：吾兒平生奇異，人言當極貴，何憂也？胤之將行，密告家人曰：外間訖如此，將若何？其母引鈇杖擊逐胤，言曰：夫臨事不為，乃來家恐嚇。婦如及受禪，有能失其輩，上胤曰：願曰射我，也。未到你做在如此，豈出人心推戴乎？宋人宜為國諱，史猶存其實如此。

宋祖一日罷朝，俯首不言者久之。內侍請其意，曰：早來前殿指揮一事，偶不當，火官必書之。又一日，後苑彈雀，有叩殿前急奏者，及出覽殊平，帝怒曰：此事何急？曰：亦急於彈雀耳。因大怒，舉鉞撞之，隨其齒，其人取畫懷之帝曰：將去，訟我耶？其人曰：臣何訟？史自書之，帝乃慰勞，人賜以金，可知宋初猶重史也。

宋晦嘗曰：周世宗天資高，尋得玉井，未用做許多規模，即如禮樂律曆等事，想他都理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不枉却許多事業。

劉元城曰：錢氏父據兩浙，李氏不能侵。李氏未平，藉使錢王納土，既須遣兵鎮之，又未必能服，所以入朝不器。及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太祖遠見，趙相與晉王皆不解，何況臣僚？劉子盡賜錢王，人皆以安其心也。

屠亦水曰太祖自言漁獵重門正如我心少有斜曲人皆見之周世宗親以孫子家婦娶而授我陳橋之事臨謀秘計可謂先知神矣測何云人皆見乎

陳明卿曰曹彬下江南太祖賜以劍命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古者不輕賜劍如彬者乃可也

宗祖好書在軍中未嘗釋卷求遺書不吝千金為購曹彬自江南還詣閣門進楊子云奉勅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舟中所載圖書而已他日勸讀普讀書若彬則不待勸且可免十萬貫塞破屋宇之請乎

彬每冬月禁營造曰牆壁朽敗將者能存心尤難南一隅其冬月之牆壁朽

張舜民曰趙普起第外門皆紫棟後庭制作雄麗見者悚然太祖幸其家喟曰此老終是不純噫吳越海鏖半部論治大抵如斯

普甫食藝祖廟魏徵可謂不遇然與朽骨同葬泉下及來生大馬之志人未為慚也

普疾惡甚惡因命道流禳謝其所上章普自押密封焚之不獲風掣起落朱雀門詞曰情關母子單及自出於人謀計協臣民子賢難違乎天意乃憑幽崇還此強陽眼臣氣血之哀肆彼魔呵之厲倘合帝心誅既不誣枉

營蔡幸原臣死事堪永謝於未瑋普竟不起

唐荆川曰宋祖立弟若果樂從毋命何不明告在廷共守次及之誓而使光義正大弟之稱乃藏書金匱伏誣宮人掌之何也是不欲其言播於群聽以待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於此之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則是初無此事太宗既得位普以太后遺命文飾之姑以惡弄其弟姑使知有以次相及之望事定乃徐求其罪而翦之乎

張和仲曰宋之兵鋒國勢實自趙普方曹欽取幽州時遼多隙可乘又宋周世宗一日取三關之餘威輸成功可必也普非不知其能而不勝嫉媚之心巧為之阻自是畏難苟安以及金元之禍是普之一言而北狄百年之患也金匱渝盟普何足責

諸通於利普影心服

林德頌曰：夫國勢貴強而惡弱。吾曰：貴重而惡輕。本朝卽民養士，習於寬象，不免廢弛。然立本固，風俗定，國勢誠重，不強何病焉。

漢邊患在北，唐在西，宋有二患，西北兼焉。

蘇明允曰：吾宗設官以小係大，緣章繩職，總合於上，雖地遠萬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童子馳傳捧詔，召歸京師，則解印綬走，惟恐不及。如此是強秦之執也。然天下之病常在於弱，噫，有強秦之執而反自弱者何也？習於忠而怯於威也。賞數而加於無功也，刑弛而兵不振也，官吏曠惰，罰不加也，多贖數赦，冗兵敗，將法不行也。寇胡凌蹙，歲幣之恥，不為怒也。

周仲簡曰：本朝進士，初不如唐制，兼求人望，其建朔名法以程文為大，而則自周起。真宗朝人然韓魏公以蘇氏兄弟人望，奏移試期，待瘳病痊，則猶入望也。及孝宗熙寧科舉，論謂進士不過入仕一途，文格萬下，真幸不幸耳。何氏分輕重也。孝宗意亦自重人望，予至主舉往，往不以收求為諱，然亦多因此得人。

林德頌曰：昔者周之鄉舉里選之制，閭胥既書其孝弟，族師人書其仕，黨正又書其道藝，所書者非一人一月，吉既歿之歲，終人考之，三年大比又考之，而所考非一日，則由閭胥族師以及卿大夫而學，由學而司馬，無非平日之所以教者，自善教之法變為客為吏，小學日壞，而天下日亂。漢雖不能復，猶放選舉之意，嚴舉主之罰，唐亦用漢法，二代得人，多賴此也。國朝既嚴舉主之法，學校復有同人教養之實，且今聞令望素著於鄉閭，不惟有司采之，即同列亦得而推之，何公論之昭如是也。

丘猶山以禁制內外官責令在廷大臣薦舉其保舉後
有變即誅盡若事未彰舉密主得先首不首則連坐又
重列流品伎術出身無得佩魚中書樞密諸司史無得
知州軍事及提刑審記省官益傳所以一代人才漸
昂矣落

蘇東坡曰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國制本不至什一然
天下嗷然以賦餘為病者歲久而奸生偏重不均之
患也

尹遂昌以宗制各郡門有激賞康遇盜蕪守開庫募女
盜多立擒即有慈幼為有乳姬遇戲侵及貧人于多
者不得稟許抱去為育之書其生平月日或無子輒來
取即自無忍於養子者

屠赤水曰宋祖誓詞不假士大夫容錫太廟史室惟新
天子願見朕封獨久一誦雖近侍不得入也哉萬里
則時重賊吏一曲犯者不止疏職蓋謂家計成而罷閑
非所懼也嗚呼紀夜之林越閭之牀強暴何憚焉宋祖
誠慮此

王弼川曰官之繁設也財之繁取也上下之繁相待也
至宋極矣漢輕於唐輕於宋國朝之初實酌之
曾子固曰太祖之心無一日不在百姓

祝枝山曰宋祖孫后使王繼恩夜召德芳繼恩徑召晉
王大雪中徒步入宮后見晉王愕然既而謂晉王曰
吾母子之命托於官家矣夫傳羊舍予亘古所無必有
成命王何以勿入宮后何至有托命之語可疑也且
叔繼大統后應有德色何以愕然也可疑也無論燭影
斧聲即以傳位大禮所當召某皇子僚屬揚求命何以致
二子不得在側必有屏之而不能至者可疑也及既即
位而史賜名開寶止餘一月而急改元建隆不軌之
併舍病則遷之主第三王皆不良死至此而無可疑矣

祝枝山以陳橋之變。詭實尸之。太祖之志。太宗之謀。趙
普成之也。後稱晉王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幸普
家呼普妻為嫂。意無故而輕自降尊。此黃袍當將士
所加。

野史載。金帛穿腹有綴。額太祖組時狀。後入汴。悉取太
宗之裔以去。又載王合甫為秦王後身。一僧勸其入相。
勿念舊報復。吁。可恨矣。

何叔正曰。太宗詔太祖建美子。並稱皇子。以示一體。其
矣。建美之為。凡所惡也。太祖子為皇子已久。不必太宗
之詔也。至建美身為齊王。子為皇子。何說乎。世豈有以
其異日當為天子。而預立其子皇子之理。非常不正之
號。可以知太宗之用心矣。
陳明卿曰。太宗母子間論。均非一日矣。然杜后。以不
以一言而殺其子孫數人也。開國之初。婦人攬大計。示
之終不振以此。

張和仲曰。楚王元佐。太宗嫡長子也。少甚聰警。貌絕類
太宗。建美之遷。救之甚力。及建美死。元佐遂發狂疾。太
宗廢為庶人。嗚呼。泰伯之諫。其迹隱。李札之諫。其慮深。
元佐此舉。可以追蹤十古。龍川別志載。太宗將立元佐。
堅辭乞立太祖子。由此而廢。實非疾也。
元佐立。廟見還宮。民擁道喜躍。獨太宗不降。辭不可受。
不可為之子。且然。況為之。兄若弟若。若若者哉。

何叔正曰。太宗即位後。諸告多成。飭諸臣。無一語及
太祖者。古未有也。乾元樓觀。登諭近臣。以五代生靈凋
喪。一時謂無復太平之日。朕躬覽歷。政萬事。麗理上天
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在人。蒙正侃。數語雖為都
城外饑寒者請命。恐亦激於此也。

劉崇齊以德昭之說。由太宗德芳似是大疑。然李煜錢徽皆歸罪奉朝請於京師。其年之月皆其生日也。太宗於二人生日。遣使賜以器幣。與之燕飲。皆飲畢。暴卒而併之。年也。為徽期七日。史言其善始。今終福履之盛。則德芳之事。豈可問哉。

祝枝山曰。崇祖事。辱乎太宗事。薄先於人情。當作何理推驗。大抵逆取之際。崇先不免以親尊二薛。附春秋之義。而歐陽玄開考不能燭而定之。耳不知春秋誅意緣事以求意。此事彼則揚意刑賞不誅。抄周諸侯事。各有史孔子筆削不亦贅乎。

馮猶龍以趙普以段廷美餅太宗而相位復。秦檜以歸淵聖恐高宗相位固。至隱為人為所窺。終始一轍。崇王牒起於至道。然太祖本支。筆云同姓。惟太宗以來。稱宗室云。似已別號。先為北棘之兆。

宋祖積金帛於左藏。為平幽燕計也。一日太宗入視。曰金帛如小。用何能盡。先帝每其夢。何其過也。詔改為肉藏。初宋祖欲都長安。太宗請其故。曰吾將據山河之險。而汰冗兵以安天下也。太宗曰。在德不在險。太祖歎曰。不出百年。民力殫矣。噫。王者必念百年後之民力。乃可。

馮猶龍曰。太宗既謂金帛用何能盡。榷茶酒又何為。

蘇東坡曰漢有戡夷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敝者未嘗有常屯之兵。惟虎符調發而已。唐置十六衛其兵無事力耕積穀以佐郡縣之儲是以其兵強于累閭中而天下不敝。今之兵不耕而聚於原畿三輔以數十萬計皆仰給縣官有漢唐之害而無漢唐之利矣。

朱晦庵曰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或作陰韻詩臣僚上章乞免和及下君勢君臣以此度日而已。吳越王時每計稅至三斗。宋初王永使浙舉令輕減故南渡餘衆力耕血戰為宗立社稷者百數十年。

大石室曰希夷先生本儒者既由虛無凡作詩歌皆擺蕩世故披聲削音蹊穴易知所修益高。疏老而嬰動如神人海內愚童輩推尚之能道之。胡復湖曰宋一代易學希夷先生先天一圖開象數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于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

朱晦庵曰先天圖真是精微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竟失其傳惟方外之流陰相付授以為斗室之秘至於希夷乃反之於易而後復明於世然與今之周易次第行列不同世或疑之此啟蒙所由作也。

唐荆川曰陳國南舉唐長興中進士不第隱武當山詩云他年南面去記得此山名嘗從桑白驪從少年數百欲入汴州中途聞祖登極大笑墮鏢曰天下從此定矣遂入華山為道士前此多遊四方有大志而太宗謂博獨善其身不識耳。

陸士魏野不求聞達為詩精甚真宗召之不至整
居陝之東郊帝自汾陰還命國其所居觀之明年
又賜陸士林通紫帛通懣怙好古衣食不給要如
也平之抗之孤山為墓廬佩葵馬所謂陸士者不
柳無所和於世上不欲為世所求也柳陵赤松之
外皆謬於封地所以報君相之知耳
陳眉公曰予嘗笑林和靖重與宦不解事而又有
三百樹梅花不拒漁郎

种放辭辟以母命也母沒數朝京師為起居舍人
求封西祀無預專營田產餘與服強市爭訟至為
郡守批類且條上其陰事有詔令放徙居避守杜
鎬錢贈以北山移文辱之甚矣異哉此母能制此
子

丘璠山曰古今言農田水利者惟周官溝洫因水
勢防必因地勢二言盡之矣古人蓄泄有法故時
無水旱之憂災不至捐瘞也太宗真宗時令江南
北各奉穀種以防水旱給種而免其租民利之得
通變之方

陳翁公曰帝王之學感於應宗亦多古文之至自
真宗以下皆有御集至數百卷
朱晦菴曰真宗封祀糜費巨萬惜不曾做得一事

張太岳曰宗議頗多文法牽制不能用處落奇偉
之士張平崖有霸王大略當時用之亦未盡其才
也
陳王聖以王欽若孤注之說極為得情但亦有可
論者宗真宗正五代革命之期也此等大興師若
復委之一將焉能使人心無疑某公勸親征豈得
已哉宗之統後世方許之以正耳當時亦何以異
於前朝乎天書亦是此意

張和仲曰宗祥瑞帝孫天書降一國如我在澶
淵盟後當遣史而悟其意其丹旆其主稱天后稱
地一歲祭天不知其幾繼而手接飛雁自投地
皆言天賜祭告誇耀之宋人見其君有散兵之意
做此以動敵人之聽予然而不
蘇明允曰吳丹輕中國久矣自景德以來守盟無
變者其謀豈不曰百戰而勝人雖屈而我勞
馳一介之使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吾日以富彼日
以貧然後惟吾所欲為也

援公自永興被公魏整送以詩云好去上天拜富
貴歸來平地作神仙公不悅及在通州始書此詩
於壁朝夕諷詠史稱公東道嫉邪不為流俗所惑
野真知已哉
洪容齋曰王旦為相預天書祥瑞吳清議而不能
決去野贈以詩有西祀束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
船遊之句臨終命僧服削髮而歛何見事之每遲
也

呂夷簡之相決於守郡且乞不稅農器一疏若在
後世不斥為讀擾即以為故弊耳
陳眉公以李流引燭焚脂以但道臣流呂為不可
固旋就揮日之手或言其已甚曰唐李藩之取筆
筆詔也已言之矣所謂出今日使不可止者也雖
然若以今日時勢言之即藩流在要自難印

賈黯見杜衍惟以點生事為問謂點名在第一
其學不問可知倒慮其近退為禱樂拘莞耳意近
退不啻扣叩與言學也
陳眉公曰祁公名高若認作問舍求田則醍醐香
成毒鴆
朱晦庵曰楊億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釋
氏許以知道則於死生之際宜有過人者而方丁
謂之逐菜公也呂他事台億即至大寢八角磨盤
之詩安在哉

楊升庵以宋之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所遺二
事真宗臨揚州之卷降輦步平重其介也仁宗罷
晏回聞富弼母喪三代令主不過此矣若徽宗之
於京師南宋之於秦韓史則謫予交卸名弱主畏
豪奴書之祇辱耶

張咏仲以夏殊西伐揭榜云有得元昊頭者賞五
百萬貫而平王昊因以密榜置市云有得夏殊
頭者賞而貴若以予論不值一文而費費矣
出瑋形于也為定帥時嘗語三司使王駿曰河西
趙德明有子朗勸德明勿以馬資鄰國勿以貨殺
邊人年方十餘嘗使人誘致之不保後因圖其像
觀之其英物也十年後西方常有警正在公秉政
時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木不然恐無以應緣後
仁宗寶元中元昊反駿正為樞密使仁宗問邊備
不能對謫歸州始為人言如是此可以知易帥之

不易蓋曹公不以謫去不然豈能備西事也
平崖將亡上疏願與丁謂同斬慶之深也葉公以
燕羊逆謂令家僮縱恣身在謂不足殺耳
春秋無將漢法不道謂授指宋綬召為葉公謫詞
也綬不用而留以謫謂善揣厚立主功多之表
克責叙恩之書皆是一去惟此意外

朱晦庵曰仁宗不肯安於小成然却不甚通曉用
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只是慈仁民戴之
如父母昇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惠像他
至誠惻怛能動人也
劉元城以明呈其珠玉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末
年日暮晚正是一個見識至仁宗蔡絛出於天性
若非大臣問疾無由知其黃絕被漆吐壺

是無咎以仁宗制度。光明纖悉。未可建議。三代同風。然聖哲長養。四十二年如一日。功成於久。天意得而樂生焉。有古人致治之實者。戰伐屢構於邊。亡將覆轡。而遠戍戢武之歎不起。水旱間作於時。公寤私議。而流離死亡之怨不歸士教於未習。學問淳潔。豈能皆本經術尚理道。而文采足以赴用。論議足以忠國。民粗於安樂。風俗著美。豈能皆守禁令如廉讓。而款款足以相慶。患難足以相卹。根本結於人心。其甚大。而歸於流隄防。小跡額出於大。而有容緩而不迫之適耳。

丘變山。太叔突有實心行寔政。惟宗之仁宗廟號不虛。孝宗之孝。二廟宜為稱焉。吳素不以宋神宗聰明絕人。富歸明。橫橫渠皆在朝。獨與介父有膠漆之契。惟仁宗能早知其心術不端。

黃山谷以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灑。如光風霽月。雅意林壑。初不為人寬束。林德頌曰。世謂見有太極。而周子加言無極。疑涉虛無之音。嗚呼。為是說者。盡不於吾心驗之。蘇東坡曰。夫子豈我華造物乃其徒。朱晦庵曰。鳳鳥河圖。孔子未嘗不推之天也。濂谿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其天之所召為斯道之傳者乎。韓曰。衛卷十載。聖達言淫。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固不盡意。風月無邊。庭竹交砌。

祝枝山曰。周子嘗言。吾此妙心。實得啓迪於南岳。龍明於佛印。易道義理。靡遠之說。若不得求林間。迹拂拭。豈能表裏洞然。朱子言濂溪之學。不知其傳之所自。以此也。唐宗之諸師。不令儒釋平等。開華俱如束林。即朱子亦言。有省於禪。禪師書大慧。寒山之流。朱子皆從周道。周程著書。多明露佛經。全語朱子。則多取其意。而節取其詞耳。朱清臣曰。濂溪不言格物致知。徑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

高存之濂溪贊曰。先生三代以後之聖人乎。無敵。

迹之可尋無聲臭之可迹即無極太極、無極

聖人洗心退藏於密以此

丘嫂山以濂溪不肯使介父相見一時豈使燭照

平日知人隱微也司馬公不如

陳明卿以周子於趙清猷猶熟視其所為士可輕

附知已哉噫其惟明道乎

王陽明以濂溪自註主靜云無欲故靜於通書云

無欲則靜虛動植是主靜一說實無動靜定之以

中正仁義即所謂太極而主靜即無極矣舊註或

非公本意

吳素衣以濂溪平日樂山水適意處徜徉竟日體

獨不給俸人多以周宗族奉賓客嘗得疾一日取

姑姓友人視其家服御之物止一被篋錢數百而

已令人拘視謂學每自托於風流似此乃可謂風

流耳

濂溪治疑獄一訊立辨長史奇醜語不合即置手

批委告身以去在薜卿雖荒崖絕島人迹不至處

猶緩視徐按務洗冤澤物其任止一秉孔氏家法

志在及民未嘗計官之大小也公拙賦云天下拙

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所謂克齊之吏乎

陳有公以富歸范同在西廊時上蕭爭策下殿不
失和氣正如推車于人其心止於車子可行而已
非自為也若後世排擠喧闐方紛不休竟忘車
子已覆

方泊定以狄武襄本拱聖軍士既貴仁宗令去其
而文對曰欲留以為天下軍士勸不為大將之識
蓋有大臣風度焉後世往往諱覲攀而文章綴何
也

劉益友曰先鄉河陽之捷本於亂中乃曹彬江南
之攻本於匪中劉狄青斬陳瓘諸將愕眙莫敢仰
視所以敗僕智焉
洪容齊以富公真宰相歐陽真學士也老真中丞
胡公真先生時有四真之日

陸放翁以吾宋太平最盛時京師多偉人巨公而歐文忠詩益稱文如尹師魯詩如石曼卿非其比也永非平生不敢望聖俞推為詩老蘇公多不可古人而法簡和潤明詩及先生二家而已
歐陽永叔以古之判雄之人多負高世離合之志
無幾乎汗之午國於無聞或老死而幸一試猶克少施於天下石曼卿與世離合又不幸不得至中壽悲夫

張和仲曰韓范治陝西賊破賊然失二奇士華州有張吳二人果舉不中策自負縱橫才游塞上觀山川有經略西部意欲干韓范又耻自屈乃對詩后上使人抄之市而吟其後二帥召見之蹇蹇未用聞已走西夏金不乏力出奇不能動其聽乃即其都門之酒家飲終顯壁署云張元吳吳通者孰見見元吳詰其不問國諱二人大言者曰姓尚不理會理會名耶於是疎然異之日尊寵用事抗朝廷矣

張南軒以溫公收新法或勸以防護忠使他人必答以苟利社稷違恤其他溫公則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更不論即已神宮可想見其平日所養陳眉公曰溫公通鑑無論其書只此開功大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果得其道若而不為疫只是他無欲不肯將精力在嗜好上分去耳
文簡山曰溫公開局辟名如范忠宣歐陽文忠唐修天官五行志召專門家如李淳風一行至魏收直東觀鄭樵入秘書則皆得自請金匱石室扶扁抽藤酒饌筆札給賜尚方歷代之於史如是可行

於今乎

劉元城曰先生言誠自不妄言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終日所言自相掣肘而矛盾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誠之一字更摸不破縱橫妙用無往不通以此杜門獨坐其樂上無窮也
屠去水曰溫公自少至老語未嘗忘長作通鑑外首尾具書淳篤君子也但其殺蜀帝魏不可解或曰公司馬乎後亦不免於殺
蔡西山曰溫公嘗書心經贈僧題經後云退之排佛而稱大顯觀其言於佛不為無淨所排者迄耳

劉元城謂公諡知佛法

丘璣山以宋以前人皆無諡文正恭仁宗特賜夏
竦過公上疏力爭仁宗從公改諡而公薨卒諡文
正始無恭矣

溫公嚴助後行差役法期五日同列多病其太趣
即東坡猶以為未便而蔡京獨如約可以觀京平
日使民之權矣

陳眉公曰溫公不信形家言欲禁其書盡付之火
然攷古人族葬固有家人掌公墓大夫掌邦墓辨
其尊卑上下而葬之文漢藝文志亦有形家言但

不傳耳唐宋儒者頗尚其術而廢則自祿相地予
甚疑之及讀吳州廬集有云參同契攝生事也弄
書送死事也不可不知於是始悟攝生迎生氣之
初送死收生氣之止特未得快士相與証之

王辰玉曰呂公弼以舊相勅部謁時以小官說書
程贍尸母以布衣持傘古語是不惟其官惟其人
也

朱晦庵以李文靖為相四方言利害一切振罷積
得許多弊事問執政後意弱不理所以激出荆公但
一齊要整飭不暇擇人亦不識人所以支離穿鑿
神宗亦是不世出之主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用人
只一向傾信與富公却不合與群臣議亦多不領
略與荆公說即有於吾言無所不悅之意所以荆
公得若輩專當時若生今真學術那裏得朱紫荆
公亦是不世出之才其文雖穿鑿只為學術不正
使不中節拍

陳眉公曰青苗即變古常平法為之豈知常平之
制項項可行於封建之世不得行於郡縣以後教
同然而而安石執拗故不察
張和仲以均輸即桑劉舊法漢唐行之而民利宗
行之而民病蘇介父張官置屯峻立刑法以抑勒
之也

司馬君實以力養民之所生而有錢非民間所產
今之顧從有司行法惟錢是求富者猶可貧人日
困矣

蘇頌謂以唐楊炎為兩稅祖備調畫兼之矣今兩
稅如舊奈何又收其免役錢

卽伯溫以吳蜀宜雇役秦晉宜差役

蘇頌謂以保馬之法郡縣間視小不中度斥不復
用權在賢貳民間持金買馬不可得民不堪命
保甲之法于軍扶縣官之教以邀其父兄豪猾猶
擅弓劍之技日暴于御黨河朔京東之盜皆其餘
也青苗之法于實出納吏緣為奸俵散押配踰限
鞭笞民皆自恣自官而及私率貳二而得一自私
入公也亦如之且錢積而粟帛不售吏卒在門民
號無告歲暮寒苦不得休息及不若富民求青于
本之儲官不為理而布縷難收菽粟百物皆售也

蘇東坡以文以達志思以道之氣居達之古人之學所以道其聰明廣其聞見志正氣完所以言也王氏之學杜人才識室人耳目幾數萬言其為士之術盡此矣正如悅樂樂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飾而成罷矣

陳眉公曰科目之設士趨所向惟上之驅耳安后言不意驅進士為學矣此亦自悔甚矣豈知流弊於無窮矣安后又言士子當以天下為己任乃閉門作詩賦乎不知閉門作經義亦復何殊也新法之弊在一時獨制科之弊在後世矣

秦少時曰家貧無書親戚時有見借以足誦誦卿閨士人皆從事新書每有所疑無從致證以是溪居蘭水不與世人相通

陳後山以王氏學專誦章句世謂之轉搬愈發無藏餘但有所欠

楊升庵曰韓公為西帥偷兒得入財內周防疎矣世以語賊取者為難雅量不知國辱身死罪莫大也鉅魔之悔可必乎

鄭省齊以陽琳於蔡邕劉裕於司馬楚之承乾於于志寧張顥於嚴可求劉苗於張浚其刺客皆不殺也

陳眉公曰今之公卿賤士久矣有手不接有口不啗有睛不轉有耳不聞若士而至於廢其書其罪可知乃韓公反召以此薦士史言公危疑之際知無不為彼知有國不知有己

陸儼山曰韓公勲業甚偉閩古堂記所謂撫中坐嘯恬然終日予之舉為有既予觀此則知其所本宋之理學已端於此

張和仲曰范公一日特舉禮經之中庸示張子厚斯時漁雅之學未興豪傑作用豈無所本

閩士行曰范文正不獨熟名夙絕法施後世蓋深於六經之旨踐道學之實而泯其名者也如授孫明復狄武襄春秋胡安定禮樂純仁卿飲酒禮宗儒公其首也東坡言天聖中公為萬言書上宰相天下傳誦及公出入將相平生勲業無不具在此

書踐履可見矣

朱晦庵以范文正負劉大之氣做秀才時平生許多事業都理會過若在今日早已一筆勾斷且秤秤得到第四章五等人范欸：方列臺諫如何得事成

丘璠山曰宋與契丹以白溝界汗去邊二千里且仁宗盛時而范希文議脩雒陽宜一時皆以為失體不知一旦禍機之發有不及措手者我文皇遷燕即金元舊都也永樂初又棄太寧今北居庸東北古口西南紫荆皆逼近無可退步處此自將

待邊之意全之患在元之患在民金患土崩元患瓦解鑒不遠矣

董思白曰文章章法雖不足為希文重然就此道論公實開一代之先

屠赤水曰希文恩隆九族餘及疎屬罷官之暇不能具還裝駕一罷馬以行如斯人那復可得

英宗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司馬光范純仁議前代文廢入繼多宮中晏駕臣下議立非如仁宗當康歲之年簡擇聖明以為繼體陛下親受詔命許為皇子且問安視膳孝德已彰仁宗遺詔誕告萬方皆稱皇子承祀億兆欣慕無有間言禮為人後不稱私親濮王自有繼嗣宜準期尊親屬封贈王廷議宜稱皇伯而不名獨歐陽修以卷服大記為據議曰禮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養之文則服可降而名不可毀也若本生稱伯前代皆無典據平從修議稱濮王曰親按卷服記服之降祇與稱謂無與且云其父母者猶言本生非有意義也脩乃據為不稱皇伯之斷脩文章弱天下豈肯如此說經乎況伯之稱無典據矣一父一執一伯也據也一父一親之稱如和降也

劉宗辭曰脩贊仁宗立後又贊英宗背父逆命之罪難詞

歐陽一代文宗國朝世廟時祀之學宮無不可但所以崇祀之故則非益英宗事與世廟未別

陸儼山曰富公嚴重每言辭皆屬致仕居維韓公在相位歲久遠人為富公生朝上壽公不報但云老病無書而已邵伯溫云公以濮議求去永與歐公絕歐堯公亦不與祭嘗曰永叔欺韓公

王稼軒以永叔廬陵人晚年喜穎慨然有終老之意作思穎詩南京後多思穎之作自云韓穎之志未嘗一日忘也容齋隨筆云永叔父崇公莫故居之瀧岡而無一語及松楸嗚唈崇公一子四孫終為人瀧岡之上遂無復歐氏之跡矣此詩不作可也

陸放翁以駢體之文起於漢魏之際極于齊梁唐獨賢之天下一律至韓柳而其格大變學者翕然宗之然此格終亦不襲韓柳而江左諸詞宗而本朝楊劉之文擅天下亦駢體也至歐陽子起然後掃蕩無餘後進之士雖有工拙要皆近古如所稱駢麗之篇令人讀之不能終且坐睡矣而況効之乎則歐陽之攻在文章過於韓柳矣

永叔狀五代文體卑弱游隨州偶得韓文於廢麓中苦心援贖因為古文遂冠一時嗟乎退之起八代之衰曾未久而遺文為世捐棄文風衰落已極

疑卑弱乃文之常而興起則偶耳

東坡問永叔五代史可傳後也乎曰脩於此竊有善惡之志坡曰韓通無傳謂何永叔然然五代史書錢氏厚歛事極鄙褻通鑑皆不載或謂歐扶忠按此則東坡所疑不止一韓通

弟展門以太史公所讀先秦之籍似入天子琬琰之藏陳古異鼎犧尊雲罍為觀永叔所讀殘唐之籍特入邨家所可指次闕遺裁食耳宜其文之表見僅能至此若其序事之逸獨得太史筆意

陳眉公曰歐公好士天下一人士有一語之中於
通不遠千里求之或有畔之者不介意好士如
故此祿傳之東坡朝得一士朝以告人莫得一士
莫以告人甚則驛館旗亭忽見佳句吟詠不已皇
皇然物色之此意于今太寂也

祝枝山曰脩負一時人望位宰輔而奸許人陰私
卒亦多為人糾舉後學以文宗歸之故至今不能
置議

陸儼山曰易言臣不弑則失身然非言隱秘也趙
清獻公書之所為夜不焚香以告天蓋不敢告者
不為也乃所謂密也密在不敢為非在不敢告

陳士業曰先天圖泰運以來未盡之秘也康節得
之穆伯長太極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茂叔亦得自
伯長而宋文之宗歸柳公始於伯長則是道統文
統一人倡之集竟不傳可嘆也馬端臨通考焦弱
侯經籍志皆列穆脩集三卷

文山曰往時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
防水利等齋使士于各呂名求實當時程顥徐積
呂希哲皆其選也嗚呼以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乎
歐陽永叔以仁宗祓學者有師惟胡先生珙之
從湖州來居太學者自遠至太學不能容言談
舉止過而知為胡先生弟子科目浮華之習一變

朱晦菴即于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
應覽無際于探月窟之攝天根閨中今古靜裡乾

坤

陳則卿贊以克夫三十而歸曰道在是矣則安樂
寓不出此意步人知

程伊川曰吾從克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豪傑
內聖外王之術也惜其無所用於世物理上正大
踐漏泄他天機

朱晦庵曰克夫本是要出來有為的人然不肯犯
手纔覺難便拽身去詩云施為欲似千鈞弩只是

不要發正于房一流于房說說一句承當者便須
百鍊

呂東萊曰克夫在雒陽環堵躬糞以養親處之裕
如自云平生未嘗雖肩時州府以吏法不餉饋寓
窮乃為善狀以代酒性高潔而坦夷中外洞徹
人無賢愚貴戚皆悅然相接自云惟大病則不厭
支小疾有客對話不覺疾之去體也

陳眉公曰李挺之克夫師也克夫事之甚謹然小
不當意呵斥罵詈如役廝隸初克夫栖蘇門山讀
百源之工挺之叩門來盡掃去其簡冊篋曰直校

曰性命先天之學蓋把橋平履之意也克夫不以
道學名于房不以俠烈名也

程伊川以克夫少時自雄其才謂先王之事可以
立致為學堅苦刻苦不稍不睡不就席者數年力
慕禹述及學益老意益邵玩心神明頓然其慨浩
然其歸在雒幾四十年兒童奴隸亦惟喜尊奉故
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先生厚風俗之功多
矣博聞強識而終不入於科學先生與于房二人
而已矣

朱晦庵曰康節之學原於希夷以四起數疊一推

去有易以後無人做得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每
見一物便已成四下但才到二分以上使怕軋方
終使知有始終他從起處推來至交承處看得分
曉

楊龜山以皇極經世書問孔子所未言者
唐荆川以白沙云于美詩之聖克夫更列陳言克
夫深入杜詩之興而又能有所自得也識學者
先生一人乎

素小修以即于言學和知學和知學三代以下
真樂惟有邵子蓋樂生於覺者也洞先天之秘一

切禁林糾纏如鑑覆雪其心休矣故隱者不可不聞道若借枯於物以內卷其心者其力微所謂寒入火室暖自外生也

陳眉公以章博求傳康節數學曰君之才於吾學一刻可盡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他處慮漸盡心中豁然乃可相授知人哉

王辰王曰數隨理其豈有二哉世以程子卷印子問畫謂印之數屈於程之理是耳食者

富公相致意堯夫若可出當以官職配否則命以先生處士堯夫答詩云若進豈敢禁史責既開安

更用名為舉遺逸不純及疾篤聞有新報猶疑收却此州境豈獨為不禁史責哉

祝枝山曰堯夫高明純粹范希文司馬君實才德全備表裏純是今所定為道統皆不與何也

丘瓊山曰安石以前所謂明經者墨書帖義記誦而已自安石作三經製為經義之式以一天下豈知其弊遂至經文割裂題目瑣碎窮力綴緝重而習之老於拘局之見雖名濂雋閎濶然於古今治蹟當世要務皆所不暇甚至史冊名目字書偏旁之不知可喋也士于所過者程文耳弄委蕭麗淺拘泥經緯欲萃其幽先將師儒乃可

張和仲曰安石於三禮廢經用傳至今仍其陋不可解也廢春秋之謂斷爛朝報言災異非關人事然則春秋所載皆誣也孔子不語怪非謂其無特

不語耳力就分明有惟獨無哉

朱南軒以讀書進舉已自是知了。若又因應舉而不讀書則是不和之求。所以賢者貧賤躬耕。胃火沽然。

丘瓊山以通經術明道。該方脈引經斷獄。隋人作八字例已文。漢義晦非古人易曉難紀之音矣。無寧中置刑法科。立律學設教授。是使人以刻薄從政。何以為循良勸哉。

陳明卿曰。宋以仁厚立國。諸州歲出糞。糞給種。優卹之法。策詳安石秉政。詔以常平惠民。諸倉錢斛為青苗本。貸者納息。盡責倉田而良法無幾矣。

劉元城以介父之不可動者八字曰。虛名曰實行。曰強辯。曰堅志。當時以天下以介父不相為屈。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說實行也。議論若前。貫事經史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出任意欲行一事或可用。元主既福恐之得回。此老正不可以此私故曰堅志。

仰堯夫與門生故舊書曰。新法固難。然惟正人在。孰能寬一分。即愛一分之賜。若盡撓却。却何益也。

程明道以新法之行。吾黨爭之太過。須兩分其罪。

朱晦庵以論青苗。惟求坡元弟說得有精神。餘皆說從別處去。

介父言小人變法以君子守之。介父雖知恐。雖知此溫公所謂青公以自售者。非介甫所謂變法之小人乎。介甫為使君子代之也。介甫在金陵一日放魚門下士獻詩云。直須自向池邊看。今日誰非郵校人。介甫誦久之。

楊升庵曰。安石何功。死而從祀孔廟。且及謚也。東禮及國姓號及諡。皆不若安石為是。元祐中安國貶死。旋游流達方。而安石之祀至南渡仍不改。是

非何在此也。

王弼州以程氏與介甫有齟齬。故寬之。朱子因程氏而與之過矣。

黃鄮山曰。考亭不免性氣。昔與汪玉山往還。書論東坡事。玉山亟推東坡。考亭方辯之。玉山再護前說。以此有寧取介甫之語。本出於激。非平日正論。然介甫亦僥倖得此時救數語。

陳眉公以介甫身後。每歲寒食。士子掛紙錢家上。甚崇宋之不振也。不亦宜乎。

方正學以盛世天下大同無間其英粹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士之士父子兄弟多駢發並見而宋尤盛

陳眉公曰乾德丁卯五呈紫臺為文明兆予謂惟長蘇足以當之論者謂子瞻似孔北海子由穎管切安然觀二蘇易學士學于瞻實道人也子由其道伴也

劉元城曰士大夫只看大節一節細行不足瞻也東坡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雖與溫公議論不合非隨時上下人也

車清臣曰東坡極慕樂天然養氣之學大勝樂天七千里渡海真是快活直云平生萬事足所大惜一死海外詩文非貴無纖塵那得這般語詞貴禪之曰子瞻雖調藉勇於為義如事涉官政易指為恩怨無不奮然行之

張和仲曰子瞻論春秋以來同避寢還都終不復振而獨於王導三致意未久其事皆應

呂大防欲引熙豐舊黨調停平夙怨誤矣此輩之悲易乎予小蘇不能計是非不計利害也林道頌曰蘇穎濱嘗言漢景武間尚書古文七氏詩春秋左氏傳皆不列於學官世讀之者少惜遠不得見聖人之全書故云然也古史之作正是此意豈疑遷與詆遠哉

董思白曰安道永叔介父伊川或愛或妬皆足以重子瞻知之真也若蚍蜉之撼無損於天蒼蠅之憎等於飄瓦

陳眉公曰東坡玩侮伊川至謂之奸未嘗假以詞色而章子厚每以譴困溫公、求教東坡、為解之知所以處溫公而不起所以處伊川、疾東坡無禮法豈亦無處之地耶
屠去水臥象平嶺表餘生相傳仙去隣媼夜失運
勢垂老無家每想斯人潸然淚下
東坡一生如鵲遠樹三匝無依欲結楚傾亭終身

不得登揚徐洞何足苦惟是四海知己僅一子由
萬死南榮止此一念乃以求田拙計令江水之誓
與聽雨之約付之他生兄弟而已悲夫

陸儼山曰坡文自宿州符下平入候宮存者六諦其名宣和中上章道士言坡為奎宿始馳禁購其遺之一紙萬錢月林堂額三字以五萬歸之天府及金人犯闕輸運而去所積又空坡之筆墨亦多升沈流落也噫

陳眉公曰惠州之簽官舍民壓楚蕩無餘而東坡白霍親居六如亭且為葺治簽犯潮吳氏歲寒堂將火以內翰歲暮故度兵救之嗚呼一時疾賢如仇歸文若禁崇盡乃不忘情何哉
又曰林希於于瞻賀感詞一人之身乍賢乍佞

乍炎乍涼閃倏一至於此然州制訖上投筆曰壞了一生名節嗚呼科舉除技也

劉莊輿摘五代史為糾繆示東坡、曰往歲王介甫欲賊修三國史賊不放當正畏如公等拔捨其後耳雖然吾為三國惜也已

陳眉公曰二蘇晚年風節益峻整而不露文章益醇淡而不雜胞中湛如古井之沒落如槁葉之木恨老蘇不及見耳

董思白曰于瞻筆鋒從史典中來名為從橫雄黨口業

朱晦庵曰濂溪在當時人如其有德風道氣惟程太中知其學

高存之明道先生賢曰大學聖學中庸聖心也匪由聖學寧識聖心哉二書之秘教萬世無窮者先生也

朱晦庵曰明道少年好獵自言一見濂路無此好矣此處非人所及

程伊川曰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衆人所謂礙法者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為礙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龍小補焉則過之

朱晦庵曰明道中臺議事一言使荆公愧屈同列異意上稱其賢至謂不可得而議

程伊川曰明道教人而人易從起人而人不忍殺傷者獻其誠暴揚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

劉安禮曰明道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怒厲之容

黃山谷曰西風壯夫淚多為程顥滴

謝顯道曰明道善言語並不下一字訓詰優游吟哦使人有得處

馮天池曰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能與戰者同甘苦堪人所不堪嘆乎惟其聯在事外而後能任天下事○ ○ ○ ○ ○ 鄧非望曰

明道在邠邑政聲未聞當路欲薦之輒因請其所欲明道曰薦士者問其才之所欲堪不問其志之所欲噫才之所堪破格不易志之所欲邠邑不辭

明道嘗言人能將這一个身公為施和天墜勤物中看則有何妨礙然安石當國公決意乞歸祝枝山曰明道遇家忌曾於長慶寺修冥福見僧威儀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自言於華嚴心融意會以其所得書於雲菴寺高存之曰伊川言明道出入釋者幾十年明道實從祥叢打過來

吳素衣曰程伯子治扶溝為蠲除均惠法凡頑民
適稅因赦獲免者後稅必令先輸古之遺愛也
唐荆川曰後之為蠲災之說者吾知之矣有司以
災上於計府也主計者有例裁其十之三故雖遇
大飢蠲止五六然又有例止蠲留者是五六而不
得一二若使虛蠲不及五六則一二亦當遽如
如遍體殘矣而益以一毛然此一毛又未必在民
吏胥預知蠲詔之下匿而不布也而鞭笞競行程
轉急至易輸之民一無所須而後出詔而揭之
則固無用於蠲矣其未輸者則雖無蠲詔而鞭
亦不及焉者也

謝顯道曰昔在二程先生門下明衛龍愛龜山伊
川龍愛定夫氣象亦各相似
尹和靖以周恭母持身嚴密少登萊所謀母黨之
女雙椿仍娶也甚相得伊川曰顯未三十時亦到
不得此
胡康侯曰龜山洞居和樂可執裁決危疑不動聲
色朝廷延禮置之輕輶席或以為蔡氏所外此公
無求於人彼安能挽之當時若聽用也須救得一
平
朱晦庵曰顯道英果明決宰應城胡康侯以學使
者行部不敢問以職事願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
卒植立庭中如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游定
大之清德徒隸皆知其名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
俗楊龜山天資出人卦寶簡易所見一定皆二程
高弟非堂觀與然下榻皆入祥學去
侯師聖曰浮雲富貴當今惟胡康侯一人
朱晦庵曰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侍坐後
見數盃後謝出師表豪傑士也只是不通掄點致
堂甚畏五峯議論精人不可不逢敵已

太中和澤州二程隨侍一日同過僧舍伯子入門而古從者皆右伊川入門而左獨行伊川言此願不及家兄處益嚴必寬難也昨日本有戒心却無今日本無爾心却有稟受原自不一

朱晦菴曰明道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刻方道同而造德則異

鄧志完曰程伯子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并子不比伯子叔子有通不得處

張橫渠曰二程從十四時使銳然欲學聖人不可年脫

唐荆川曰伊川在洛註周易及選洛客色義大勝平昔自謂是學加又言吾受氣甚薄四十始強自以忘生強欲為深恥七十後諸書過目不忘此所謂老于早服重積之旨也

鄧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鮮于侁嘗論顏子之樂謂所樂者道伊川曰知說有遠可郭儔不是顏子笑

潘悅之曰予夙慕伊川過雒就見之時黨禍正起伊川避不出固請乃出予展師弟禮請教伊川問汝為善二其義何若予以為易已也曰此不難曉先生曰雖然今所謂善古所為利也予為下邦自聞此訓悟一生之非

吳素衣曰伊川以布衣為帝者師此是千古盛事其議坐講爭折蓋將為後世立師極不為一時之遇不遇也明道云異日能尊師是吾弟若接引成就則不敢讓

朱晦菴曰伊川門人布滿海內炳如日星以今觀之皆不滿人意

又以伊川臨卒或謂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公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蓋謂要用便是而心

祝枝山曰宋人記正叔入佛寺與門人皆如素康節入寺必拜程則否有問以佛經者亦不詳說款東谷曰蜀布衣巢谷年七十三嘗于瞻於海外死諸達僧人卓契順徒步往唁于瞻問之無所求曰若有求即入京師矣嗚呼程始言斬程順萬段亦不救觀卓語知之

黃古父曰今言學者主胡之言數學者主堯夫言理學者主二程然明道敬禮堯夫伊川蔣邇之門瑜程氏蓋得於胡邵君子必原其異而合其同也持其後胡邵之傳察之惟二程後家傳人頌故生同異之見耳惟理可以闡經惟理可以定於胡君子明經云林德頌曰程蘇之學皆正傳程蘇之門皆正人也所惜者以小忿細嫌水滙之與鏡塵而搽戈相向元豐小人即悲刺骨來問有不得諸賢今日之相攻者即可為明日攻諸賢之資也可嘆哀也

陳眉公曰劉元城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蓋地瘴未必能死人也死人者仕瘴耳急欲橫賦剥下泰山此租瘴也深欠巧詆良惡不似此刑瘴也攻金攻木侵辛氏科此役瘴也廚傳是錄聲色是求此故瘴也

程伊川曰順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學即充夫司馬若實也于學之氣似明道

游定夫曰子厚學成德尊然猶自秘明道語之云慶今之輩當隨資敬之子厚用其言故聞中學者與雖人益

楊龜山曰橫渠自言孟子以後無他見識雖正叔橫渠亦自不許他

朱晦庵曰橫渠作正蒙默坐徹曉其教人云夜間自不合睡他用力最親切可畏

伊川年十八上仁宗書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弘

橫渠謁范文正公談兵事年亦十八伊川猶父兄之學橫渠少孤自立為史奇特也晦庵亦早孤

蔡君謨曰范純仁安置永州時年七十兩目俱廢聞命即就道或又以好名議之嗚呼近世惡直言動以此絕人扶才蘊知而各藏蓄收斂變賢為愚以避好名之嫌國事廢弛莫之察也人主却為以歸祿賜和哉

文衡山曰古國學之制以養公卿大夫之子從父兄於京師者耳至養成人才則并重於黨序遂序在宋則范文正定取士之法程子有學制之議又慶曆中宋祁王拱宸請詔天下立學士皆主著而散之行三舍法自三代呂下學制至此為詳明焉至於今則凡州縣無不立學者有司之舉禮部之選皆不出於學然推究其用不知於古學制有合焉否也

陳眉公曰吾觀今之所謂祿養者。希。禮。也。養。也。說。不。得。服。官。在。外。常。不。相。見。即。畫。錦。歸。來。名。為。省。親。終。養。而。友。朋。交。際。出。入。勿。一。父。母。化。為。路。人。賓。客。甘。義。化。為。供。應。其。捧。觴。上。壽。疴。癢。溫。清。之。檢。點。復。幾。日。乎。近。古。以。來。尹。和。靖。真。孝。子。也。然。尹。母。之。達。識。令。之。為。人。父。者。亦。罕。矣。

王弼州曰宣仁之革命也其功大其事變雖然吾不願有此也女惠雄知大定之革命亮也其事變其功大雖然吾不願有此也宋不復中原矣

林德頌曰誦石徂徠聖德詩蔡君謨新除諫官詩而知慶曆人才之盛也。觀古靈之薦稿文德之黨碑而知元祐人才之盛也。噫五閔彫逝人物彫弊陰極而陽萌乃扶植推輓豐芑之仁數世以賴休哉

劉元城嘗言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四人今惟安世在耳公為此言實宣和六年後京下博得志紹聖崇寧兩舉不附已者入籍至三百九人而建炎中例如秦檜公論不明因於邪正混淆此非細故

嚴浪浪曰國初之詩高沿唐人至蘇黃始出自己
裁山谷用工尤為深刻法席盛行一時稱江西派

自謂唐宗而學者遂以為唐人止於是矣

陳子貞曰江西派又壞於楊誠齋

唐荆川以讀山谷老人詩真有憑虛欲仙之態自
覺與古味少緣矣此人似未嘗烟火食者唐人似
未有此

陳眉公以山谷戒行精潔而不免作艷詞人爭傳
之秀鐵而呵之曰翰墨之妙思施於此乎吾輩或
慎於口而往、犯於筆

又曰詩至于詞蓋難言哉晏元獻未嘗用一綺羅
有澤語東坡一洗網繆宛轉之度快矣而晁補之
獨推秦七黃九三影三變以為本也

陳眉公曰洙泗之間楚狂接輿濂洛之間楚狂朱
芾也

董思白曰老米自言吾書無一點右軍倍氣而稱
許半山山大蘇詞橫絕千古超出一代而六稱許平
山吾為半山惜多此一相

文文山曰蕭中有二蔡一派君謨一派京也今京
之後人每與入自詡詭為名謨齊喙乎世間羞耻
事乃至有不得為孝子慈孫者矣
董思白曰世稱極黃米蔡實是京今悉屬之君謨
此亦一哀歎

徐養齋以龜山只是輕於一出不在京之薦與否也時有可為薦者不可勿論若許魯齋則又非龜山比

張荃翁曰宣和間高麗使來以國王病奏求醫及所遣二醫歸言王館之執謂曰小國荷天子恩不敢忘聞將用兵遼兄弟國苟存之猶足為天子擇遂女真不可文也願歸告天子早備之嗚呼荷天子恩近臣不如外國耶

王弇州曰：發外蒙、自王黼童貫蠹中國及君心則自京

陳眉公曰：蔡京從州縣求羨昧皆以常平糴本充首及帝命來歲豐加糴常平米京每奏某處糴本若干萬數其實乃是度牒嘻！此國足民盡仰於僧矣

徽宗命蔡攸副童貫北伐既行帝語京曰：攸辭以奏言功成後要問朕覓廿四五都知其英氣如此二人乃寵嬖也帝能容每如此

京專政日久玉子攸權執相執執亦各有其黨間之遂成讎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父所甫入遂執父手作奴狀曰：大人脉舒緩得無有不憚乎京曰：無之攸出客私問京曰：君不省耶欲以疾蔽我耳嗚呼方入也即執手問疾脉無疾而預憂其疾乎子猶是耶

攸軋京。不去乃與童貫以朝命往取謝表京以
事出意外失措誤陳云京已薨老宜去云。此二
公所知也。左右皆失笑。謫詞有以前聖貽謀憲度
掃蕩無餘。一時異議忠良。咄咄殆盡。如此詞攸亦
授意否。不然。思執筆者不敢下也。
費補之以蔡條於文墨本無所解而所著書極多
大抵欲以嘉言亂人聞見耳。至談叢所載其家濫
賞可醜之事大書之意在諱張其智可知。

宣和六年禮部試進士者至萬五千賜第者至八
百餘人。宋初止三十人。太宗寬額遠及百人。冗濫
之始明者然知其意宣祀可知。

張翥於京塾為師。道尊嚴一日語弟子云汝曹
學走未曰先生教某徐步曰非也天下被汝翁作
壞旦夕賊後學得起所以速死。嘻賊後來可走陳
東未捕賊却難走也。
蔡京秦檜相各十八九年史彌遠至二十六年自
古所無宋何以堪。
趙高為中丞相龔澄為內太師非外庭官也童
貫則實為太師矣秦漢唐宗之亡皆因宦官。

費補之曰濱州劉處士世農家未嘗讀書事師九
歲後漸不語問者思作字以應所書語輒驗他日
徽宗聞三使聘之不出賜錦高尚處士後金兵
至或就其虛地居之皆免兵火一日忽書曰以
欲殺躬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人以文章學問
殺天下噫先生不止於儆此治周孔之語也。

陳眉公曰君子避穢操無穢之舟小人用黨吹含沙之矢以却復為氣節以隱然為學問之什門而六者數窮一錢孔而窮者百端迎則藏頭膝脚緩復着腰仰山宗之危也不在邊庭徽宗欽龍鱗薜荔一本輦費踰百萬良徽珍禽則狎聞清道聲望而羣翔者數萬飼以梁肉豈盡人主之僻遂迎自無所不至耳嗚呼此五國城憂端若木

屠赤水以宋之於金也畏之如席郭正之如琉璃然將士擊弓礮必奮然思一戰者猶塞滿都城內外李經一書生尚能躍馬雜兵奏捷大創徽宗雖恒怯人心則殊異於今日矣

朱晦菴以欽宗勤儉慈仁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賢奸之辨不明所以無劉決遂至播遷之禍言之令人痛心

邵二泉曰李忠定公忠義激烈千載下猶能使人興起考亭以天生弭亂許之史亦稱其有武侯之志

教東谷曰宋誤執諸侯有紫死社稷之義舉族北棘寃原而論李伯紀不能無沾此等忠孝之東可謂忘時

黃吉父曰漢兵財在郡。故部衛并境支凶荒。然
聖帝以後。至於唐。則以財在外。而台福蓋不在
而聚於藩鎮。所以禍福而難也。自藝祖以方鎮
兵財分之。守倖而捍禦率然之備。約略如漢而靖
康之難。守臣統兵入衛。遇敵無濟者。實以介甫
法盡收兵財之故。嗚呼。朝廷之財。和和州縣以入
之財。根和民。自括民財以入州縣。括州縣以入
朝廷。而守不得職。但供轉輸。應期會而已。臂指拘
牽。氣象蕭索。兵萌民疫。流為群盜。以此稱富國之
謀。可乎。

陸放翁曰。金叔達宗室。有司為之搜捕。不遺餘加。
然比其去。獲免者猶七百人。則義士所匿也。

高皇記宗事曰。徽欽在沙溝。有僧為語。宿同一人。
鍋內油一人。馬足泥徽欽。沒腎驗徽宗尸。無人餘。
欽宗日夜撫而號。忽一人持鎗至。挑尸去。入一山
谷。有池。訃誅浸油燃燈。即投其中。欽宗大呼。投入。
有聲。僧止之曰。不奉命不得入也。後金主出德遼。
主欽宗皆從。忽一飛箭至。遼主仆地。鐵騎即圍而
踐之。欽宗急憶僧言。乃上一崗。自投下。鐵騎亦圍
踐之。按宋史。檜和謀成。高宗哀詞請迎。上皇巷歸。
則檜為之也。陶南邨本燈錄。藥之說。信矣。檜之通
金為金私人。其事蓋明。

宋史載帝氏與徽宗極同歸朝野道記又載一事
帝將祭欽宗挽其裾以顧歸語九帝迎我得太
乙宮足矣帝為誓曰吾不奉迎聲吾目既歸所見
大異遂不得復言遂失明有一道士為治左目即
明日留取右目以存誓言帝大驚起拜道士拂衣
去嗚呼九哥不忌矣雖然徽宗之樞檜能欺天下
豈可令欽宗歸哉九哥自不得而主之也

陳眉公曰靖康之禍宗室朝士臨入金者盡沒為
奴婢使供作務每月人給餅子五斗令春自給每
歲支麻五把為衣終歲裸體思饑有象之者令執
轡方得暖氣又令出承漿更至火邊皮肉脫落相
枕而死嗟乎此孰非帝王苗裔衣冠士族將相名
曹也兒曹宜各書一通置之座右須知白布一裹
黃藤平覆吾曹天仲云摩知

論世編卷十二

于子慕

羅景綸曰國家一統之業裂於王安石其裂而不復合者罪在秦檜渡江以前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腑不可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針砭

張和仲曰宋高一隅偏安金人括盡金幣倉庫貧窘民間可知所恃者一時宗韓劉岳在事招撫山若江海豪傑劉錫氏兵計所得兵百餘萬以是立國耳史傳每言諸處用兵多至幾十萬嘗以為疑不知其兵其餉乃出於此也

祝枝山曰宗澤修治東京請車駕至二十餘秦皆為黃潛善所匿憤甚疽發於背臨歿猶連呼過河者三歿之數日將士去者半其豪傑初來歸聚城下者復散為盜而中原不守矣澤與張浚皆中興功臣澤之功論者比之孔明庶幾矣浚知人不明功之所在過即隨之其忌岳飛殺曲端薦秦檜過大功難贖也浚得從祀澤不與焉何哉

陳玉璽曰南宋奢侈嘗疑其疆宇日蹙不知何以供之更考北宋歲幣甚多此時稍稍息肩矣

李伯紀論兵云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後可言和南宋始終大勢不出此二語噫後之言兵者大抵皆反此

朱晦菴曰紹興初只斬一陳少陽已成江左之勢極動而不可返也

吳素衣曰靖康之禍當始於何時或謂羅李綱以謝金人使知必至有此愚以為不俟此也章惇相陳了翁問今日為政何先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辦宋室之禍已見於此惇奸知不可除天下怨毒知不可解上天震怒知不可回雖有李岳諸賢知不可成功也

姜寅亮勸高宗廣求藝祖後於是孝宗承統而德若之後三傳理宗承統而德昭之後五傳所謂人心即天意也要奏劄畧曰崇寧以來談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舊屬餘皆謂之同姓致使昌陵之裔寂寥無聞鼎進襁褓僅同民庶仰違天監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無回鑒之期元元未有息肩之日也

蘓雲卿曰張德遠惜其長於知君子短於識小人噫惟不識小人雲卿所以遠避長於知君子君子已不樂就矣

周草窓曰張浚符離之敗五路之師兵財掃盡無餘乃以殺傷相當為解仍行賞轉官蓋以其時在朝者多浚門下士耳

陳明卿曰宗岳恢復秦檜通金皆有定謀故清涼居士逍遙漸上

吳素衣曰漢壽亭侯岳鄂王為將皆好春秋二公之學實是春秋第一義如降漢不降曹終身不言和方得孔子心訣

高宗從胡安國言不讀左傳潛心春秋置胡傳於座右廿四日讀一過可謂勤矣但不知復讐一說用何解

韓王在大儀以和議被召即日班師因下令束裝伺使入金乃潛師奮擊大敗兀朮岳王在偃城金牌至多勸勿班師王言此乃飛反非檜反也追論者猶惜其過於守法而晦庵謂其直向前廝殺似

未諒此際從容

高存之曰岳韓劉吳治外李張趙治內南渡之宋賴以存耳然一秦檜足以勝之是以君子惡高宗也

陳眉公曰嶺南多毒即生白蘞金蛇湖南多氣即生薑橘菜羹有是疾即有是藥只庸醫拈不着耳高宗已拈着仍棄之所謂托疾者非耶

朱晦庵曰趙丞相中興賢輔一人而已然好伊雉之學人多以是欺之他不大致理會

陳眉公曰自俗學興正學皆失其傳矣即有大先生主盟當世而體名逐利之徒已別尋徑蹊厚而耐焉然魚龍玉石辨之不易故今之芳蘭秀芝往往出於山澤村僻耳

陳眉公曰宋沈與求言近世人才視宰相出處為進退吁古今脫此局者鮮矣予謂黨之一字宜論於宰相當路之時不宜分別於宰相捐印之後王辰玉曰東漢北宋諸君子不幸與小人並進不得展布而南宋賢相亦始合終睽代宵人為驅馳惜哉

羅景綸曰乾淳以前太學風尚質素國有大事議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士甘清苦而偉績相望有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之語

祝枝山曰乾道中定十三處戰功獨不及岳家蓋檜之黨威掩之也

張浚

明州

韓世忠大儀

吳玠和尚原

饒風嶺

劉錡順昌

皂角林

張子蓋

海州

李寶海道

邵宏淵

月浦橋

虞允文

采石

李道光

化次湖

王寅汲靖

離山

邱瓊山曰古今水師周瑜赤壁與允文采石可稱奇矣而允文尤難瑜主將允文書生也瑜擁重兵允文七十而敵四十萬瑜有孔明允文孤軍也

張侗初曰宋人云城門開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開乃今知非虛語士大夫小急小怕大急大怕而不急不怕乃更過之

朱晦庵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兩邊纔得傳勻後世都不然方朝廷無事小人安享富貴專事排擠遷竄之禍詆誣之詞歸於君子及撥擻多故之秋忠臣義士犯水火蹈白刃小人又未嘗不得志如汪伯彥黃潛善初相高宗事事蒙蔽阻抑致亂後來謫廣中正中原多變却是好好送他去避亂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

文衡山滿江紅詞曰拂拭殘碑救飛字依稀堪讀慨當初倚飛何重後來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憐事去言難蹟最無辜堪恨更堪悲風波獄豈不念中原感豈不念徽欽辱念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秋休設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達其欲

陸儼山曰張俊善須臾罷兵後歲收租六十萬斛今浙西能着此富家耶優人云但見張循王坐錢孔中無覓將星處當是實錄

徐養齋曰三代漢唐禍多由於婦寺惟宋則熹以陰邪之士大夫

朱晦庵曰高宗初時喜得佳士不過謂檜能擔當和議耳豈知被他一入手更收不上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檜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却與他通殷勤不絕即貶竄將去當時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多墜家聲獨胡致堂兄弟有樹立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奉奉比至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贖如欲論去之人自為章疏以授言官做得甚好人多識之檜不死直欲為張邦昌之計

檜既殺趙鼎下其子汾於獄將因汾盡殺吳議者
令汾自誣與張浚等五十三人謀大逆獄成病亟
不能書妻王氏扶令執筆筆舉復落而止至死不
能語惟流涕而已十恨鬼萬怪一時都盡
李卓吾曰檜死高宗言朕今日始免桡中帶匕首
觀此則高宗一身不自保而能為忠良地乎
張和仲曰秦醜謬死莫江寧鎮國朝成化間盜發
其塚獲寶貨鉅萬居民執之司法者某未減其罪
又金刻南遷錄序諸臣功備載檜為國閭事醜
迹畢露此二事大奸所不能防者

王明脩曰檜殺岳氏父子其從閭嶺者猶賑以錢
米得活時有知閩漳州某建言岳氏叛逆之裔不
應復留乞絕其所給檜以其奏札付岳氏嗚呼士
為一官所鈎喪心遂至如此不欲著其姓名汙吾
筆墨也

真西山曰洪皓之節高宗以為忠貫日月蘇武不
能過而既達冷山之北即竄瘴海之南止以密奏
敵情乞師進擊一恨檜肯遂死於讒然卒後一日
而檜亦死則命矣

朱晦庵曰舉世無忠義這些正氣忽自施全身上
發出來因朱子此言續綱目得以特書
任元受曰上愧漢庭初乏朱雲之請劍下慚唐室
未聞林甫之斷棺遂令存歿之間備極哀榮之典

陸放翁曰煇王氏子楷肯後無日不鍛酒器兩浙轉運司特置一局給煇第記十九年營辦諸務設官吏甚衆一猫偶失臨安府為圖狀百本張之市又捕繫居民効兵官行求

楊升菴曰金海陵既死此時若非主屏臣奸劉錡雖病允大方銳其策一行加之以唐鄧義師豪傑並起人心如此長安之復甚易於武穆之時也

王稼村曰陳平甫作長編續綱目也其書法多可議如亮殺母而來而以弒書予於是有提綱之作與均異者三百餘條

車清臣曰孝宗極有志真應恢復之運而光堯艱難之餘朝士習安置之度外惟一陳同父慷慨議論已羅重法矣帝特赦之尋拔制科第一乃衆共駭愕以為怪人也噫

陸儼山曰孝宗立太子赦內一款云當為人曾孫
四世存者特與免二親色役科數一年前代之恩
曠蕩如此

張荃翁曰王相欲差辛幼安一帥周益公堅不可
王云幼安帥才公何不用周云幼安所殺人命執
筆者當之觀益公言想天自有連坐法耶
黃真卿曰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止八字曰叔永者
斬剛羅者配先生這言見得他才若八字兩榜便
亂道

吳草廬朱子贊曰義理元微蠶絲牛毛心胸闊豁
海濶天高
黃勉齋曰羅仲素龜山門人也清介絕俗里中人
鮮知之者章齊師事之或頗非笑章齊既得中原
文獻之傳晦菴方幼已知其說而心好之慨然有
求道之志

黃勉齋曰章齊病且革囑先生曰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屏山劉房中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必往事之惟其言之聽吾死不恨矣先生
既孤奉以告三君子而栗學焉特年十四耳
致中以鄉舉詣大學時祭京用事士不得挾元祐
祐書犯者罪至流名為一道德以鉗異己之口致
中慮程氏之書失傳乃潛訪得之夜深下帷抄而
且誦盡得其本末即章錄牒揮同事而歸適毘陵
請業龜山章齊早與為友其卒也以後事為寄致
中經理其家教晦庵如子以女妻之

胡藉谿康侯從子也而學於康侯隱居屢辭辟命
郡守強之甚力始就教職後請祠歸檜用事無復
當世之念力田膏藥而已及檜死以秘書正字起
即疏^去金必敗盟宜起甯將劉錡即求去
劉屏山知兵喜佛法不仕所與遊多天下知名士
獨以遠大期時菴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終身
佩之卒之日賦詩彈瑟如平時

李延平亦師仲素豪邁勁特樂道不仕人罕知之
鄧天啓目為冰壺秋月澄徹無瑕瑕時庵二十四
時始師事之云自見李先生學就平實

黃勉齋曰先生五十年間立朝四十日耳而言論
規畫正大宏偉不己概見出而治民其政永為後
世法或問時政溯夫語及國勢慨然感動或至泣
下然其難進易退終身以之

陳明卿曰我行黃巖入先生祠向當年水利田功
一郡賴之與瀛溪明道並稱嗚呼君子學道其濟
物也夫

晦庵修舉荒政社倉之法頒行天下為浙東提舉
鈞訪民隱屏車屏徒從按行境內人不及知郡縣
官吏望風引去所部憚其風采舊以釐革帥澤日
有大囚十八人未決忽得趙丞相密報已立嘉王
即藏簡入獄立斬之時不知學宜以為迂至於以
六以為昧何也孝宗賢主也得晦庵所上封事時
漏下七刻已寢猶秉燭讀終篇又嘗言朱熹曰可
觀則既知其學又知其說矣而亦不用何望於光
寧哉

張和仲曰晦庵去國侂冑勢益張偽學之攻日急
至謂逆黨猖獗竊神器從游之士依阿異儒者
更名他師或過門不入或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
自全而晦庵講論不輟曰學徒真偽須辨得此銀
鍊一番夾雜者無延矣晦庵未嘗以偽為諱

晦庵致將墜言者猶慮四方聚會令守臣約束未
久而禁絕即有致仕思澤之命能冒死即舉贈官
易名之典可知偽學之禁非淨宗旨也逆黨謗本
不足動朝廷也

李栗庵曰周程張子之道明矣然於經言未遑釐
正一時從游之士或昧其旨惟先生勒成一家之
言印色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代之文獻以定萬世
法表裏源流若別黑白善數一二渙然水釋怡然
理順孔孟以降十五百年讀者未有貫徹融會如
先生者也

黃勉齋曰先生所居僅障風雨自奉充腹藏體而已於經史每深求道意一字未安累日達旦不輟遇興至觀一水一石稍幽清處目不移也命酒兩三行又一易坐大醉則趺坐高拱經史子集以至雜說舉輒成誦微睡以時歌吟氣調清壯

魏鶴山曰朱子易得於邵子為多不讀邵易茫不知邵家本義之所以作

劉靜修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

錢緒山曰朱子晚年曰靜久悟聖學之淵微悔中年著述作書遍告同志若云向來病痛常苦求之大過強探必取措辭煩瑣自詎人之罪不可勝晴也陽明先生喜其晚年之學手錄定論以為學造與之合

高存之曰朱子言中年以後須少讀書少玩索明

道云云凡事皆不愜以怡養古人重養皆如此陳有公曰朱子家禮未成而失之歿後乃出就中有與晚年之論不合似未可遽以為成書也高存之曰古來聖賢成就各有脉絡源漢明道與顏子一脉子靜與孔子一脉康節與曾子一脉橫渠伊川晦菴於世上事無一不理會祝枝山曰晦庵臨訣曰到此輪黃面老子一著公平素亦有修習其卒亦是空亡門人恐有異議者歟時倒卧之此說得之公門人口傳

黃勉齋曰先生於天官地理律曆兵陣皆洞究淵微詩文字畫騷人才士所疲精竭神者至先生動中說絕往來流傳海外

陳有公曰晦庵無深得吳道子筆法而書則自言學曹掾人曰天下字被蘇黃寫壞

王陽明曰學至周程以後古之益詳析之益精至於今遂廢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又皆宗孔孟記誦之外無學矣吾何以釋光之思哉朱子晚年深悔舊說之誤思改正而未及其心遂無以自暴於後世也

此天也曰文公遺教 本朝遵之如金科玉條純師純法

王麟州曰建隆之間游定大楊中立羅仲素李忠中朱元晦胡康侯劉勑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墳在焉名海濱鄒魯元晦祠稱廟坐 國朝命也公之裔五經博士家焉

洪武中建安朱氏以譜牒進 高皇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倍仁四代而已伊川祭始祖晦庵不祭以此意

楊升庵曰文公列王安石於名臣錄稱其道德文章又章可也道德何以稱焉蘇文忠忠義乃謂使其得志禍史甚於安石文公謂孔子但有先褒之善無預貶之惡此語殆兩失之矣至譏邵王之橫又稱檜之肯力於孔明則名之為 或門人記錄之過乎

黃東發曰乳母之盛稱晦庵東萊南軒二先生獨晦庵得升龍馬講學最久

朱晦庵曰南軒在家庭已得忠孝之傳又學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其見諸論說出於前哲所微言而未究者措之事業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胞次洞然而不雜功利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天子方嘉其績而降命不永業不免終焚闕道卑陋就既足明於一世

朱晦庵祭南軒文曰我衡茅之士兄喬木之家兄高明宏博我猶狹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盡以是而傳之未商雖隱頭之式昧寶交須而共濟蓋繼終往反幾十有餘年不乃同歸而一致

朱晦庵曰向伯恭說少斗性廉暴得力論語遂一時平了終身不復有怒如伯恭方是變化氣質者究制度若舉所長設論今古則惟同父而伯恭燕之然少儀外傳多瑣碎人所見不同蓋只愛看人大體大節磊磊落落處這般瑣碎便懶着伯恭又多引思恥之說此最富義

吳民表曰東萊以譽望取士有唐人遺意似松而實公也得陳君舉兄弟

晦庵貽象山詩云川源紅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却去尋春象山色喜曰元晦至此

劉宗齊曰子靜專德性晦庵以道問學為主去短集長康幾不墮一邊耳

朱晦庵曰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切實工夫惟喜與子靜二人而已浙東學者多于靜門人顏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使教然有不可犯之色朋輩却覺不振

王陽明曰象山之學簡易直捷真接孟氏之傳

吳素衣曰陳同父豪邁有經濟才與朱子書有開拓萬古心胸推倒一時豪傑之語朱子以功利少之同父當三臨獄幾為忌者所殺素老一第不用而年亦子蓋有說焉使同父遭遇位將相亦不過李韓宗岳諸公也畢一生精力曾不得自全之所試以今日追論朱子之著述實足當同父之言矣

薛方山曰蔡牧堂博通羣籍性高簡廊落不干利祿子西山從晦庵先生游於書無不精詣以禁學誦死衢州教三子曰勿以吾故自懈三子節齋九峰復之各傳一經蔡氏之學三世一轍三子躬明學傳於世

薛方山曰：胸翁居山谷三十年，獨勤齋日侍左右，纂集考訂，功六獨多，作滄洲精舍，成曰：他日便可請直鄉代，即講席及病革，以深衣授之，曰：吾道有托，無憾矣。

阮曾試進士法，必令書不是偽道學五字，獨禁中行，不願考校餘人，必如劉書說矣。嘆夫數策不善，不對而出，尹和靖何人也？國朝六章有陽明門下士。

東萊以舉業教浙中，朱子以書規之，呂答曰：若不聞此一路，則法堂前州深一丈矣。噫，勸獎之意，雖動，似不若茂叔之不除庭艸也。

朱晦庵曰：制舉之弊已極矣。所取文字皆輕浮，此最可憂。不在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潤處變，似東晉末，其文都無着實。

丘瓊山曰：晉宋猶不純以文取士，若今日將因文叩其兩齋，日就卑弱，可不念哉？
虞邵庵曰：真西山大學衍義，以聖賢之教明帝王之事，據已往之迹，為方來之規。觀鶴山加意於儀禮、周官、戴記及九經要義，據事別類而錄之，皆所謂不離術器，即極崇之禮教也。

葉水心曰：為文辭如鴈客，或雖金玉器，無生然不免於假借。予文羅列，僅楚瓦盆，却是自家物色。

袁石公曰天下治亂視史治污實而已世之教也
士大夫競獵華譽以城池錢穀為俗史事嘆夫宋
之孟璞玉少隨軍伍其則荆湖首道三海倫十隘
作公安南陽書院以待湘蜀士之歸者史言其土
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宋之耻卒得雪者
俗吏孟瑛有力焉余今之士為吏皆倖倖吏又何
悲然古有鳴琴飛鳥裁花種柳者亦未必不作俗
吏事也

王稼軒曰古者民務農桑家有餘積土之人俾民
自藏以待水旱之災疆場有積若鄉里有委積所
謂富國耳戰國平糴已與古異雖不免藏富於官
亦尚為民計也漢真高車告傳錢史非之唐行青
苗征竹木火土非之然獨取其民不加賦今之歸
為善理財者惟求多於無聊之民墮以本根之地
而尋斧也殆矣哉
陳君舉曰藝祖垂裕後昆以愛惜民力為本今州
縣豪奪若削面折變科數押配賦罰皆非制也天
命之永不永係民力之寬不寬矣

周仲自曰能曹王戰國習開孝宗銳意時事而欲
倖其於茂陵不知其時已非自非誅戮耳及至其
晉以清和而衆惡歸焉多非事實
止州州曰楊國忠科祿山反李訓崔胤攻宦官仇
冑之復讐公其事其心者也
秦檜賈似道子孫易諸臣像或避之他所恥在後
嗣史弥遠死竟忽歸家作詩曰早知袍影須史事
悔把是鸞瓶死分恥在冥途

丘璠山曰元符金去金傳宗一百六載耳又皆在
青城營也嗚呼梁王荆王五月九人手族祇曷曾比
韓南渡之危弗酷於此矣太后皇后間闕和林楚
毒萬狀曾青衣五國之羞弗辱於此矣幽囚照碧
慟哭雙溝曾一望悼額四顧潸然之悲弗苦於此
矣守緒自縊承麟死於亂兵曾竟消雪嘗淚濕水
天之痛弗慘於此矣索之宗者貢之元敗於元者
備於宋胡為乎

又文山曰三辰不軌拔士為相抱軒隆中仗策軍
門固逢振章甫之流也漢以下法度凋疎一時人
才凋僅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
乎爾然至禍變叢生人物凋落奈何不少變之哉

張個初曰陸秀大湖危正色講大學或笑其迂不
知名皇莽救於事無絲毫益與失其常度不若從
容待盡為得於死也

屠赤水曰文山聲妓滿前而臨難棄妻子不為動
也猶龍武

陳有公曰文陸二相間崎嶇於席口鯨鬣之間
而省客將士隨之者如金百鍊而愈勁水百折而
必求其心也嗚呼誦無向遶東浪死每為心怖

謝疊山與留夢炎書及對魏天祐語皆明以程嬰
自比其時荆閬連兵人言方及趙氏公既不自晦
少主猶得食三百六十項田幸矣史言公天資嚴
厲風所孤峭信哉

楊非庵曰：虛陵劉須溪評論書人，知其學不知其行。張忠贈以詩，尹漸翁贈以詞，皆比之淵明。同時合志有閩之謙、昂、羽、檄之胡，餘學慈溪、黃東發、味眉、家鉉翁，皆不為元辰。

陳眉公曰：須溪當宋家不造，因交阻蜂烟翳天，刀鋸曜日，車鐸馬鈴，半夜憂；馳枕上書生偷從牆隙戶窺窺，莫敢正視，而乳數枝殘書且誦，且批自寬於須臾，無死之間，正如箕子、麥秀、屈子，雖駭非笑，非啼非文字也。

陳眉公曰：宋儒明經之功甚大，然以多樹敵終不能勝其故，有三：諸子之書汪洋自肆，近於狂；二氏之書恬澹寥寂，近於狷；世無仲尼，不易裁也。而與為敵一也。漢儒網羅百家，收拾遺文，為後儒地，譬如漢有陳、董，難之功也，乃以為叛而與之敵，二也。即宋諸儒中，又互相標榜，迄無定論，本無敵也，而又為敵三也。

袁石公曰：宋有腐學而無腐人，國朝有腐人而無腐學。

朱晦庵曰：風俗浮淺，士大夫中所稱賢者，不過守文墨，按故事，說得幾句好話而已。如狄梁公、寇萊公、杜范、雷韓諸公，規模事業固未嘗有講求者。文衡山曰：宋季學者，簡便日趨，儉薄自盡，深中學貌，動引前輩以為淵源，謂之涵養性真而究厥所存，多可詠者，嗚呼！是豈師之過哉？

周草窗曰予聞吳興沈仲同之言曰衡學之名起於元祐誠為極盛然後世之假托其徒不類所為僻陋人不取議經其指摘人不散因所托者高異日必為國禍予時少頗有嗜其甚矣之歎後似道當國恐人分其勢故借崇學之名擇其尤不解事者列之清班似道不善掣肘然至無事墮壞國隨以亡是仲同老儒言不為過也

屠赤水曰南宋臨安衛士所聚後多不驗其有奇中者則復華也老者叩其術曰今之刑殺冲擊者貴人也否則不可推曉觀於宋元之際亦可思矣

陳眉公曰元兵入國朱浚執欲令其降曰豈有朱晦翁孫可降者遂自殺朝奉郎張唐南軒孫也起兵復湘潭等縣兵敗六被執曰我欲見魏公地下即遇害此可識二公家教道學不易言也

文山跋劉父老像云州有父老若干員每月給俸郡守歲二月出郊勸農田里有疾痛水旱則此父老得以其職轉聞文山之時宗猶有遺澤之存如此

張和仲曰：牧六陵遺蛻者，陶南邨云：唐莊宗吉
謂林壑周州自志陵使羅銳不一也。然事本秘密
宜同有此舉而不相知聞耳。以見宗之亡已久
而猶多義人也。

吳州盧氏鄭特立續印子經世書、法視昔尤謹
謂興國無所承亡國無所授者各為系、漢至陳七
代為一系、魏至宋十代為一系、遼金國朝又一系
也。此論也。世儒未及也。

方正學以元之初有一二賢者建議用寬大為政
民之安之嘗聞其時風俗富民或受柱席於縣官
如庭戟而託焉其心大恥掩面不敢見人則里中
平者與其所殺平為酒而被除之然其人終身以
為病未久也而俗大變矣無論詬訾鞭一百扶而
出於外揭其鉗諷以示人或弟子誣其師子姪
證諸父兒童設機陷女婦事進譴黜胥吏閭口
肆然取其下奸民豪猾妄訴欺冒而輕犯法豈
誠不畏死哉彼見死者之多不知畏也罪不當律
不知畏也生無可樂不知畏也

張和仲曰元滅宋時公卿多受方略効用許衡
獨以兩國生室為吉及卒命勿立碑請諡考其生
也在金太和中又新鄭人非宋產也乃能持大義
未可輕論
高存之曰以魯齋之志魯齋之愚而金華四先生
不學也

自漢至於元曆四十餘家漢三改唐七改宋十八
改歷代皆有算學輯四門博士與儒同科九章之
歷大明有許平仲郭守敬出為元用之作授時曆
自是真學不復立
郭守敬製渾天儀天官家謂自維下邳以來獨為
精密

留夢炎降元：主極其鄙薄，謂于昂曰：彼宋狀元，位宰相，依阿非容，而趙呂夢炎奸謀能斷，對一日元主，又命于昂作詩嘲夢炎，此類在于昂本必聞，筆而詩竟成，有狀元曾受四朝恩之外，嘻，兩失之矣。夢炎謀斷，謂能遁于，謂能投文山乎？若云受恩，留非宗室。

文衡山曰：嘗視文敏書，洪範於所畫，其于校道圖，文敏嘗註尚書，此似非出無意。

沈石田題于昂畫蒼溪圖曰：兩岍青山煙蓼紅，獨無一計種瓜田。

丘變山曰：元史言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地耶？伯顏急其不下，後居民運土為壘，并人築之，殺人並膏取油，作砲城陷之日，屠之，止存七人，伏橋下，獲免。伯顏前此潛兵渡，又屠沙洋，而中國之人，求史筆者，乃為之諱，比之曹彬，不識其故也。

敬東谷曰：昔人觀洛汭而思禹功，曰：微魚，吾其魚乎？元初欲盡殺漢人，以中國為牧馬場，楚材以稅糧金帛之數進此禹功也，嗚呼，危哉！元史額外之課，凡三十有二，何多也？想其時法紀不儆，奸人虛設名目，以漁私利，未必資國用也。

王洪州曰元至正稅大抵以唐為法內郡曰丁稅地稅即租庸調也江南曰夏稅秋稅即兩稅也自得江南盡毀天下城壁謂之天下一家民聞有弓矢者坐以重刑將皆世襲不能操兵虞伯生曰今天下守令皆以勸農禁衛故郡縣治前壁皆無叫織圖

丘璠山曰漕運自來惟以給邊方輸運曰轉置轉般倉相通送其用以足國則自元始然猶有海運開會通河分三四道以達且運夫以鹽為傭至今考役傭夫半長運又獨倚會通積儲未見其害其如征戍之卒日少何

吳文炳曰元世祖創業之初諸政井然可觀多因宋舊餘六倣此古而成得非所謂依樣之畫乎六賢乎哉張洞初曰世祖大元制典分江南人為十等一官二吏尊之也九儒十丐卑之也故以孔子為中賢至武帝朝始改然天變不足畏崇儒六非本意可知

陸儼山曰元郡縣學皆有田供師生廩餘即鐫書板以足一方之用非國帑也故校讐刻印頗精國朝初悉收入國子監學田六廢無復刻書今之郡縣進化為泰山無字碑矣廉希憲言吾國興於朔漠斯文不絕如蠶崇儒之意以此

屠赤水曰胡元易位宋學猶存祝枝山曰元人固守宋說其名著者其似切或少異名乃更下其付掾至於今一成而弗返也

振和仲曰宋少帝降元、以其公主配之一日晏
群臣少帝先至立殿柱間元主望見覺有一龍蛇
蛇上柱疑之後少帝知其事遂乞為僧往吐蕃學
佛法居沙漠晚生一子時明宗亦在沙漠與公主
往來遂以子并所生母去即順帝也世長沙漠宗
立國忠厚之報乎

王弼川曰金之有世猶漢之有文嘗怒其子用華
信曰易世其象矣元不忘舊故不絕

權葛溪曰至元以來權臣赫、跋扈有重名者皆
死於帝手而死者不知以爲權臣殺我也帝之
非優柔昏惑者而所以不殺於心則以陰嘉之故
人若居九重之尊惟求陽剛之德者能之

權葛溪曰至正間立太子明詞曰家法曰齊心法
曰正存心養性都守身為事親之大任賢去邪都
知人爲安民之方勿謂寧吳之高一意誠而庶幾
應勿謂宮庭之興一言善而萬方知帝命倚納敢
太子秘密法者也听天下之徒訓也久矣

至元間分遷廷臣為諸道點陟他命察官吏問疾
若禮卑年賑貧之費善民起淹滯所至如巡按民
間諒曰官吏黑漆皮燈籠秦使來時添一重江西
布衣黃微上官使者不遵詔命務取民財甜口結
舌吁此時猶得以布衣言事燈未甚黑耳

丁南湖曰許白雲制行甚嚴教人至誠諄悉內外
彈盡為學者師垂四十年隨人才分咸有所得獨
不放人以科舉之文曰此義利所由分也郡以遺
逸應詔有司請正文辭皆英能茲後許縣前許也

馮猶龍以白雲先生受業仁山先是何文定墓王
文憲柏與仁山歿後其學猶未大顯至白雲益著
何學於劬齋金學於王師事何皆傳考亭之學
一時又有嚴人陳磻胡一桂皆以講學見重於時

高存之以倪雲林先生書畫。紳翁市賢叩無不應。而獨不可張氏立揮其造門之輩。以是幾不免矣。乃恬然殺身不悔也。張氏雄據江右。一時才名之士。旬刻其門。舉世混濁。清士乃見。令聞故老說先生遺事。猶使人欣慕。張氏自拔其沈酣流俗之氣。嗚呼先生之所磨礪者遠矣。

陳眉公曰。華之先多隱德。好施而豪於贊。袖君先生當元季時。兵亂。及衆鄉保。死士以得家室。乃散金捐產。殿其閭里。不惜終身。旅困不悔。一時高賢如張伯雨。倪元鎮。陸天將。楊廉夫之流。樂與先生友。無不招携。盡落結契。相靈。迄入國朝。猶不棄仙。以逆民終。先生以至孝奉母。以高節砥行。呂大智。金身。詩文。無後集。以黃楊名。陳子貞。猶悲其遇也。

仰見獨以自昔有道之士。終身不入名。性清節廉。節二公子孫於今。暮。空皆冥然自晦於窮山絕徼。吾滑九成閣。可以為今代之靖節。而予老矣。吾宗諸老。往往以不見達。給先躅者。為扼腕。九成謝絕。予旌纓帛之振。漫浪於世。故紛紜之際。無隱士之名。潛合隱士之行。今亦過半百矣。行將優游南邦。幅巾短褐。以老後之傳。遂民其舍之予。

陳眉公曰。吳仲圭。遠於弓旌之外。以書畫詩歌為樂。既老。自為墓題曰。梅花和尚之塔。楊龍舍之而。知先生師事思陵。抑天驕。得先天易學。言機祥多中。斷碑生前。晚禍身後。奇士也。世獨以畫知也。

湯若士曰世論人恒言漢唐宋以今觀於元亦何
謙十一也李公東垣孤耿慈惻隱微必敬蓋至性
躬行者即其醫學文字精卷有法度未易及也
王弼州以漁洛而前其學博而晦其詣淺然其人
材大漁洛而後其學精而純其詣深然其人材纖

宋景濂曰人多咎賈魯與河役汝穎致乾不知元
之以紀經盡地風俗日偷即不與後孰能無從
起乎

暑赤水曰漢如寶晉如華唐如韜宋如冠雖瑕瑜
不掩而究其品各有可和此人有傑出者元宋之
遺也至國朝人物雖體氣高亮然猶必考其素若
子觀世宜必於斯
胡元瑞曰凡詞場稱謂非必齊名特取遠近示而
已況其前後更無闕於後者惟元之虞楊范揭差
近亦偶然耳

李卓吾曰自古帝王其所緣起者景寔且弱而所就者神速至大至正未有如我高皇者也自其托身皇覺之日已憤然于元史之貪汚虐民而欲得而甘心之矣起自濠城以及受命無一不念小民之作禁論諸字出於惻怛至誠前代無可比者

屠赤水曰自古帝王開基武功文治之盛無及高皇者至儒佛二氏與儒教並崇尤為度越尋常

瞿昆湖以因陰出帝定計政守大江以北岳陽關中若巴蜀則重山複嶺為通龍水行刺而不平陸行險狹難輒止利自守不利攻取大江以南得金安若斯楚則進不足控引退不能安定百戰之區偏霸之國也漢高起北故據鄭中鄒根本西北而東南後也我皇袖起江右故以金陵為根本東南而西北也至於元氏自守不暇非項氏比

陸儼山曰我朝興地前古無比盛矣哉然有可疑者一充舜時真為帝都四方皆二五百里也今與之北能幾何耶三吳在古不入職方民與蛟龍雜處若空其地然今雖無斷髮文身然地最下古遺跡無改而財賦日繁惟恃區區開藥難叨詔善

薛方山曰元之亡其臣之死節者終衆矣土屬
宜也。華人何以死哉。故或以為可以無死也。嗚呼
為此說者其必輕委身而事人者乎。高皇之禮葬
與處祀施於盡力於彼肆毒於我之人豈非曠古
今而獨絕哉。

茅鹿門曰元俗反覆欺侮訛言繁興故我高皇欲
力變之持著一令曰說操者斬自此誅殺數多大
略以言語坐他罪以情輸者往蒙宥嘗聞故老
述成敗之俗猶尚椎朴恥言機利近漸非其舊矣

鍾伯敬曰士誠勢窮而戰及被獲終不屈其強
悍之氣可與西楚齊名
亡國餘孽前代多以為患而我高皇於崇禮侯之
歸行之不疑以天地為度也

鄭漢泉曰我高皇以武功創業頗喜着儒始置四輔官

李卓吾曰世固有謀其政而不在其位者從古之所未有而於金陵靜誠陳先生僅見者也當時高皇尊禮諸公鄉無敢望先生者而爵賞無一受也後此而姚恭靖亦可謂能處身於過主之際者乃慙一少師終身殿陛上稍優於劉誠意而已矣視先生不太遠乎嗚呼胡惟庸之藥不待嘗也天官之九叙不待歷上下也吾故以靜誠為我朝名臣第一也

李卓吾曰青田公人品識力實在留侯上公中喜以太直故晚而上頗愛薄以劉故然公精曉天大妄有不知己之死以在洪武八年已死之年僅六十有五也觀公簡以天文書授長子今上之又為書以授次子仲璫今惟庸收密牋及惟庸之敗生更減者數萬果思公言台長子拜官襲封增祿劉直之所貽也及仲璫為靖難忠臣長子及孫薦皆前年校書上非無意

徐文長曰智果別族為輔此別族之效者也元滑翁壽為劉基族處及基雄略觀愈風雲不利於族乃析姓此無効者也
屠赤水曰伯溫識高皇於十年前其識似過于房神其秘謀亦不減也
一結局輸了

李卓吾曰歐陽駟馬尚馬后親生女一犯茶禁即置極典為天下橋樑上昭揭明白矣故后亦不請貸也李太師七十有七猶未知此乃從和假衛卒三百人治華陽明得意何哉

王弼州曰初下建康。及弼與陳友諒。則實高帝自行。而其他十七皆大將軍戰功也。大將軍麋瑊。仁武沈毅。策勳勞而不伐。夙夜匪懈。與功名終。所以處君臣之際微矣。

王弼州曰。愈以敗戰深入。名勲最多。而不甚偉。然汗馬無寧歲也。或云高帝未。勲臣鮮自保者。得死為幸。然以愈之忠順。無論帶礪六王。雖為畢萬可也。而以大死。子游襄陽。襄陽人至今稱之。

李卓吾曰。鄱陽死事三十六將。如丁侯。首已斷。猶握刀立船頭。若剛壯何勇也。然誑漢之功。康郎屈祭。宜首歸侯矣。士之所以樂為死也。然捨命王猶

王弼州曰。湯和戰茂績何寥。也一追挽一不利。毗陵酒誼。至煩廷訓。而其後爵至三公。贈真王。使蕃之錫。諸勲舊不能望焉。蜀離令終之辭。一語基之矣。然子行登萊海上。及吳越間父老。歷指烽戍。言信公功。嗟乎。高皇之善使人也夫。

張和仲曰洪武十五年試士以經明行脩為一科
工習文辭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言有條理為
一科曉達治道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科以上
為中三科以下為下使永遵此制而試蓋其法何
患無才士哉

李古冲曰洪武中用法不測誅殺過當雖曰刑用
重典然開之前輩多在十年以後前殊不爾

李古冲曰我皇視祖聖學起係以朱子註為迂無
進講多有辨說

王濟之曰晉中台星拆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至國朝常辨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不互相之應然乎北斗星各有所主分野而第四星常不甚明

周顒像事涉怪異出高帝自撰省後儒無限攻排溫涼燕溫涼石此前代終禱祠而求不可得致者也

吳素衣曰朱子精天文詩注至天體左行旋日月星辰右旋蔡九舉不精天文故書注隨天左旋高皇曾改正纂三百有六句註溪明天象可知洪武刊行書傳并及其他注說多改正其書今不傳蓋永樂中翻五經大全仍行蔡傳士于業舉義不復他考也

屠赤水曰青猶受封爵遺于孫惟鐵窮道人鐵窮而來鐵冠而却秘寶無神馬似特為真主一出千古無匹

李古冲曰洪武中凡制誥碑文祭文悉出御製設
殿閣大學士不過視州縣政事悉付六卿

李古冲以自元禮讓政罷吳民瘠傭汰潰不經高
帝以豪強欺凌小民召諸民郡富民入見勸諭糧
誦多者罰至七斗五升至十三年始得量減

永樂初封建諸王皆嘗立朕為嗣則高帝易
儲已有定見特以劉三吾奏晉二王之說為礙耳
後二王相繼薨劉六暴卒事卒不成何也豈所云
殺運未除者耶六以太孫之仁孝乎

屠赤水曰金陵為六朝偏安地此特以往事論形
勝耳高皇帝或豈使失之成祖北遷出控幽燕六
一時長策但而都建識如萬金今朝廷設館輕
南東北日甚仕者動稱南僚為閒局恐非並建本
意

祝枝山以元修宋史義例蒙昧形跡拘忌後世襲之不復有史知原其故則曰纂修之日不擇其人而惟其官如也

鄭者齊以古史家於幽暗事無所諱於紀傳必著論贊惟元史皆不然明其時危素仙果賢餅餅嘆其兵符一語輕書之則元事在當時已荒忽如此

王濟之以古史官在天子左右宮中有起居誦故所記後世讀之猶似親見當時行事又世其官故通者知典故我朝之制翰林皆史官立班遠在殿下全成化以來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書凡遇修史職掌史官諸司前後奏職各六部為六館派諸人雜合成之其立傳者例止三品以上六任紀其出身官階遷擢年月而已如此後世將焉所取信乎

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

〔清〕魏裔介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鑑語經世

編二十七卷》提要

鑑語經世編自序

古之史皆經也。國書春秋是已。而史自爲史矣。司馬子長變編年爲紀傳表志。蓋仿前書之遺意。司馬君實復興紀傳表志爲編年。則春秋之舊例也。然大書特書。未暇筆削。升戰國以來事蹟燦著。善惡臚列。凡國家之所以興衰政治之所以得失。天道之所以運轉人事之所以推移。與夫禮樂名物山川險易賢否用舍兵法奇正。莫不備焉。是以宋英宗悅之。賜名以通鑑。神宗親爲

御製序。成仁宗幸世度路之韓王山。爲人

詳釋者也顧其爲書必帙浩繁斐牖繩
樞之士既非力之所能購臚緒紳先生
家有是書者在在不暇讀讀之而不能
竟竟之而不得其要於是汨汨於腐儒
老生之說如今坊間所刻綱鑑之類

五經世編

解史學之失久矣又何問經學也余自
甲辰以後閱溫公資治通鑑及王宗沐
所增定宋元資治通鑑一週又三年再
閱一週乃錄其要者曰鑑語請正於宛
平少宰孫北海先生

此經世之

再志勅命孫曰鑑語經世編余雖暗從
之適辛亥歸里廣平侍御齊元著借本
鈔錄于子索歸又閱一週創印增益每
段之下詳畧不等識其所見而論之謀
付剞劂以廣其傳然田薄貲訥僮窮之
餘易置梨棗數歲始竣其工蓋前後有

五經世編

三

十年之力焉嗟乎司馬溫公之勦爲通
鑑也殫十九年之力稗劉歆劉恕祖
禹之長當時能讀之者已鮮溫公自言
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猶盡一紙已
欠仲思睡余之爲此書也夜夜孜孜獨
爲慙勉纂述十八代之菁華竊附錄

明國語之義錄古人之書其事較易取
通鑑十分之一讀之者亦較迥然讀此
書者固能悉通鑑之大畧略不讀通鑑
全書亦無由悉此書之本末得評說之
源流故余望世之君子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以經術史未可窺一斑而遂視爲

全豹也

康熙十四年歲在旃蒙單闕日鏗析本
之次相鄉魏喬介序於里中之鑑湖草

堂



卷之二

李克論利

吳起論德勝

下思論衛侯君臣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

孫臏敗韓殺龐涓

趙良說秦

說趙肅侯合從

司馬錯論伐蜀

燕昭王築宮事郭隗

武公論周不可圖

商廉制頭之交

魯仲連論田單伐狄

趙奢救閼與閼

范雎說秦王遠文近攻

觸龍說趙太后

丁明論山東與秦

韓信登壇對

目錄

毛遂說楚王定從

魯仲連義不帝秦

卷之二

論爲將六術五權三至

斯義卒說燕歸趙王

項羽殺卿子冠軍

項羽鉅鹿之戰

卷之三

沛公約法三章

韓信登壇對

三老道公逃說漢王

韓信背水破趙軍

李左車論先聲後實

高祖論天下得失

韓信說高祖都關中 曹參爲相國

東南盛王趙世書

賈誼論積貯書

張釋之論張敖罪

賈誼陳政事

賈誼治安策

賈誼治安策三

賈誼治安策四

賈誼治安策五

賈誼治安策六

趙主書具事

除肉刑

今二千石各脩其職詔

班固贊文景媲美成康

董仲舒賢良策

董仲舒賢良策

董仲舒賢良策三

司馬相如上書諫獵

及贊為上書都尉

河間王大雅不奉

典康求孝詔

徐樂言世事故

荀悅游俠論

吾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班固武帝定朝野論

武帝求賢詔

王吉諫昌邑王疏

漢宣帝稱中興

尚德緩刑書

徐生曲突徙薪

漢遷入為水衡都尉

魏相諫學匈奴書

二疏移病上疏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第九國上屯田十二便疏

漢家以罰上道難走

張壽昌常平倉法

卷之五

賈捐之罷殊匡判

劉向為甘延壽陳湯

谷永訟陳湯疏

劉向諫牛家封事

賈捐之辭同韓厥其養太尉於長信宮

劉向諫起昌陵疏

谷永論神怪疏

朱雲上書斬張禹

劉向品與禮樂

班彪漢成帝贊

耿育寬恭陳湯

仲丹諫其皇不宜立廟京師

班固奏書

班固

王嘉上時政疏

鮑宣上書民有七亡七

楊雄諫不許舉十朝見疏

翟義起兵討王莽

班固論漢諸侯王始末

龔勝不受莽祭酒

楊雄著法言

班固王莽贊

鄧禹說大司馬秀立高祖之壽

卷之六

封卓茂為褒德侯

馬援知帝王自有真

班固著王命論

陽寶器聖書

班固奏十周歲事

班固全功臣

帝曰：論不設西域，穆後

報賊官馬武息解

穆帝有養老禮，幸太常府

馬皇后德冠後宮，班超復通西域

東平王奏諫為郎中郎，節發起喉已

馬太后不目諸舅，馬太后再申封諸舅

詔三公，班固捕死漢中太守得免

徐防請依博士章句，由是論官能服易後

梁平論儒風衰矣

仲長統論三公以典策免

後漢書

楊震四知

司馬光論樊愛聘召，李固與江夏黃瓊書

左雄上疏言吏宜久於其事

卷之七

崔實政論

荀爽對策論作禮，袁閭濟身土室

中屠蟠免於錮錮，公卿會濟賈太后配食

司馬光論三互之禁，蔡邕上東士封事

晉書等避亂遼東，田疇調祭劉爽

曹操遣袁紹於官渡，周福論實子不日進

荀悅奏中金五篇，仲長統昌言

劉備見諸葛於隆中，葛亮說孫權擊曹操

周瑜論曹操可破，川崎不受封爵

和洽與曹操議止牧，曹操下令

諸葛亮論治蜀，趙雲漢水之戰

司馬光東漢教化風俗論

司馬光王霸正固統論

卷之八

辛毗直諫，諸葛亮與羣下牧

楊顯謙諸葛亮書，諸葛亮收服孟獲

後漢書

諸葛亮前出師表，諸葛亮後出師表

諸葛亮論孫權不宜紀

擇建支子繼太子昭，曹植乞朝親疏

薛綜諫孫權征還事，諸葛亮忠武侯

主觀命名謂子，萬堂隆諫與士功

司馬光論劉琨考諫漢

曹問六代論，盧欽論徐遜通介

王祥孝義，竹林七賢

魏舒對策升第

卷之九

杜預爲無學之課

韓紹王

范曄終於廢車

羊祜廣論伐事

荆吳分職如漢氏

王衍等清談放達

裴頠者崇有論

江統作徙戎論

魯褒作錢神論

劉頊曰

劉弘上表解怨釋兵

周顒陳都世事

祖逖渡江中流擊楫

于寶西晉論

卷之十

熊遠論時事三失

陶侃恭勤終朝

溫嶠推陶侃爲盟主

溫嶠謂陶侃使敵

晉書

目錄

六

陶侃滿盈自罷

顏含論性命

劉翔論江南士大夫

桓溫伐蜀

俞歸論張重華不宜稱帝

王猛見桓溫談世務

孫綽論遷都洛陽

謝安王坦之盡忠補衛

秦苻堅違衆議謀伐晉

謝玄謝石等大破苻堅

劉裕起兵討桓玄

劉裕伐南燕

韓延之復劉裕書

崔浩論劉裕

卷之十一

謝靈運祖過吳生

韓紹王

吳江夏王黃恭

設多史文信四學

政治世稱元嘉

劉勰祖論進兵

周朗直言時弊

魏拜高允爲中書令

裴子野論分文部

書置二人

裴子野論宋失淮北之地

沈約論宋室本根無庇

沈約論宋明帝即位

卷之十二

宋順帝禪位於蕭道成

晉書

目錄

七

李崇彈盜

魏高祖論長城之利

高文公仁恕簡計

韓麒麟增蓋穀租備賑疏

降祀祖考於私室

庾淹論帝不宜用朝服

孔稚珪論置弊除復

魏文書與華臣論選問

魏文帝家法風易俗

卷之十三

梁武帝論天鈔

韋處等大敗魏人於鍾離

許懋論封禪之非

魏主專尚釋氏

李崇請脩明堂太學

李場論佛

張普惠論后父不宜稱父

張普忠諫魏王過崇信

魏王威王澄疏請解城守僧徒併

崔亮為監年格 北魏君臣論修

魏辛雄上疏論賞罰 爾朱榮破

高歡大破爾朱休 沮水

宇文泰任川蘇韓 丹陽陶弘景辛

宇文泰敗東魏 於渭曲

賀琛啓陳時務 蘇綽以喪亂本牛為已

車親杜弼移梁朝檄 蕭介論侯景不應資

宇文泰籍民為府兵 周弘正等論還都建康

魏書卷之十四

尹德殺說蕭齊 陳霸先襲殺王僧綽

卷之十四

齊齊定刑律相國法 朱瑒致書徐陵求下

柳莊論傷寒 魏齊

蘇威以笑言為已任 始行新律部

開皇之治 以治而威

柳或諫勸於魏受 李謩論文體

後主遊東園歌 房彥謙知天下

梁魏論傷寒 魏齊 王通學業不

魏齊父子兄弟相忌 隋煬帝行

劉洸對牛弘佩令史 裴短唱導通市面城

卷之十五

孫伏伽疏論開道 徐文遠各李密

世民據武牢拒賁建德

唐定田租 魏齊 傅奕請除佛法

太宗論止盜縱欲

太宗論中書門下詳宜書同

司馬光論治之端替不山於樂論

房杜賢相 張士素諫營建宮室

論隋文帝不明而喜察

魏書卷之十五

魏徵論民易化 長孫皇后賀主明臣直

魏徵善始克終十思疏

馬周論思結人 論創業守成難易

停翠臣樂封刺 傅奕不學佛書

魏徵與裴定五經疏 褚達良謀發兵戍守高昌

朕公一鏡 罪蕭瑀崇尚佛教部

教太子俯身治國 房玄齡諫東征高麗

卷之十六

諫立武氏為后 裴斐牋近詭無實

登注官資為下之法 裴議請許敬宗為

親元忠告遷葬之事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 叔玄同論銓選之弊

陳于昂論羅織之害 徐有功蹈道依仁

狄仁傑勸太后召還廬陵王

狄仁傑安撫歸降 吳兢疏諫猜忌相王

卷之十七

唐懷慎每事推賢 宋璟蘇頌同平章事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司馬光論太公廟配享上哲

韓休守正不阿 張九齡知安祿山有反相

崔鴻宗廟不必加邊豆議

韋述請依儀禮喪服 張九齡諫太子不可輕搖

楊貴妃妬悍有寵 府兵日苦墮壞

林甫國忠相繼為相 顏真卿舉其平原

顏杲卿下門死節 哥舒翰兵潰寶

楊國忠楊貴妃為相 李泌與太子為布衣交

張興晉職 李泌論貴功官爵

廣平王猷收復西京 李泌論建寧王之寵

張延許遠死節 司馬光論姑息之政

楊綰論張

楊綰論張

顏真卿論不銓舉以宰相

楊炎改作兩稅法

卷之十八

郭子儀以尊駕天下安危

陸贄論天祿山人 顏真卿拒李希烈

與元放部 陸贄論瑒林甫

陸贄論華帥舉志 裴高論盧杞不復用

陸贄論區處使事疏 李泌論府兵宜復

李泌論保全功臣 李泌諫廢太子

德宗與李泌論宰相 陽城伏闕論裴延齡

裴黃裳論治道

白居易論吐突承璀不宜為都督

李紇論魏博不必用兵

李愬雪夜入蔡州

韓愈諫迎佛骨 刺史領文郡兵馬

李願論進欲易生 裴潯諫何力士樂

裴度論入鎮理比處

裴度論入鎮理比處

裴度論入鎮理比處

裴度論入鎮理比處

裴度論入鎮理比處

裴度論入鎮理比處

杜牧原十六衛

杜牧戰論

杜牧字論

杜牧孫序

司馬光論唐文宗不能去朋黨

劉從諫表謝莊淮等寬死

魏驥諫召李本女入宮

李德裕論政事出於中書

杜牧上書李德裕論澤潞

李德裕平澤潞方略 中書論召杜牧出

司馬光論宦官之禍

魏驥世編 目錄

卷之二十

晉王破宋兵塞兵

晉王拒蔡軍於相鄉

晉王大破宋軍於相鄉

張承業諫晉王稱帝 馮道論農民困苦

劉智遠舉兵向洛 郭威長圍田河軍

劉審交有傳碑

罷營田湯民爲永業

戒晉王遣令薄葬

斬樊愛能等以肅軍威

歐陽脩論馮道

司馬光論馮道

韓琦諫世宗親決政 命將軍遂練士卒

王朴獻開封策

司馬光啓論開禧狀 周世宗晚賢

魏徵相世宗贊

卷之二十一

杯酒釋兵權

初置諸路轉運使

還禁衛兵防封樁庫

還都洛陽不決

大祖規模弘遠

陳搏論脩練

曹武惠良將第一

諸臣論宏武兼守

王宗沐論靈州

曹瑋請捕滅趙德用

李又清忠良建國

史邦丹約成漢和

李奧論祝分陰

魏驥世編 目錄

卷之二十一

夏竦疏論邊事

范仲淹張方不洽邊事

范仲淹意在招納

富弼出使契丹

歐陽脩論朋黨

裁損給予入仕

詔行科舉新法

呂夷簡軒輊有術

富弼救活饑民

狄青討殺智高

狄青破僭智高

文彥博富弼同州

馬星習爲之變

邵雍學有源流

邵王安石爲三司度支判官

司馬光上之制子

史臣論仁宗厚禮

卷之二十三

廷臣議漢王典禮 呂海論王安石墓詩

司馬光論祖宗法不可變

司馬光論青苗之弊 張載為崇文校書

蘇軾論新法不便 范鎮求去致仕

兵制有禁廂鄉著 司馬光論募役之非

史定科舉法專用經義論策

劉摯論大臣薦國 周濂溪得孔孟本原

蘇軾言惠鄉傳法護法

郭慶節內聖外王之學

張載論前聖所未發

富韓公上遺表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程顥題明道先生

范保甲法 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

司馬光身御社稷 司馬文獻公呂公著卒

崔陽上書分別忠姦

卷之二十四

范忠宣口占遺表

朱熹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蔡京有罪免 直秘閣程顥卒

歐陽修出於杭州 徽宗君臣荒淫

自陽時為秘書郎 利誘道論遂不可伐

劉器之真鐵漢 陸游罪已

楊時諸王安石配享 崔鶴論秦亦可新

金人以二帝北去

卷之二十五

張說論天下根本 李綱論規模之序

宗澤捐軀報國 范宗尹請立太祖後

岳飛平襄漢謀營田 李綱陳陳戰守緩急

徽宗縱欲收兵 楊文靖程氏正宗

胡安國論程頤學術純正

胡安國述春秋傳

李綱論和議賊

胡銓論詔諭江南賊 劉黈順昌之捷

岳飛奉詔班師 岳飛著忠得勝

洪皓等山使不辱 秦檜病死

朱熹任重致遠

虞允文大敗金主亮於朱皋

張浚不主和議 陳俊卿陳備禦之策

張浚論境內事 劉琪前宣撫荆襄

張浚謂義利之辨 呂東萊中原文集

下公數論治法於諸路

劉光祖言定國是

與德秀上修省書

與德秀疏絕金人歲幣

趙方藩屏一方

所端所結黨僥

錄張叔昌祖諫陸九淵子孫實谷有差

金主遣難入祭

與直院斯文自任

蒙古定戶田賦稅

趙復儒學見重

封周張程等伯曾朱熹並從祀

許衡以道自任

劉秉忠無書不讀

許衡家園子祭酒

江正信教特二策

許衡著世編

陸秀夫正務五朝

陸秀夫負帝入海

文天祥請死數回

之二十七

黃河發源星宿海

文天祥萬變不逾

猶因不召之臣

謝枋得廉頑立懦

不忍宋淪錯大變

李元禮諫幸五台山

陳天祥諫征八百媳婦

加封太師李鼎文官

周沙平步自誅

二歲開科取士

周沙平步自誅

二歲開科取士

陳思謙言銓擢之弊

司諫受業於金履祥

詔脩遼金宋三史

張巖博通群書

遣使巡行天下詔

張根翰安選備戎

陳仁祖諫脩上都宮闕疏

元順帝贊

靈語經世編目錄

靈語經世編目錄

世編歷代帝王年號

周紀

威烈王 名午 在位二十四年

安王 名驩 在位二十六年

烈王 名喜 在位七年

顯王 名扁 在位十八年

慎靚王 名定 在位七年

赧王 名延 在位十五年

東周君 名湣 在位七年

右周曰威烈王元年丙辰至東周君于凡

秦紀 附六國 秦王政 趙魏子嬰

王共一百七十七年

秦紀 附六國 秦王政 趙魏子嬰

始皇帝 名政 先即王位二十六年

二世皇帝 名胡亥 在位三年

右秦自始皇乙卯至己卯即王位二十六年

始皇即帝位庚辰至二世甲午共十五年

楚紀 附楚義帝 西楚項籍

高祖皇帝 名邦 在位十二年

惠帝 名盈 在位七年

高后 名雉 在位八年

文帝 名恆 在位二十三年 元年 後元

景帝 名啓 在位十六年 元年 中元 移元

武帝 名徹 在位五十四年 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元封 太初 天漢 太始

征和 後元 始元 元鳳 元平

昭帝 名弗陵 在位十三年 始元 元鳳 元平

宣帝 名房 在位二十五年 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元帝 名爽 在位十四年 初元 永光 建寧

竟寧

漢紀 附漢 漢代帝王年號

成帝 名珪 在位二十六年 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哀帝 名欣 在位六年 建平 元壽

平帝 名嬰 在位二年 元始

孺子嬰 在位三年 居攝 初始 帝王莽 其位十五年

建國 天鳳 地皇

淮陽王 名玄 在位二年 更始

右西漢自高祖乙未至孺子嬰甲申凡十二主

共二百一十四年 附王莽篡位十五年 淮陽王

二百一十四年

宋漢紀

光武皇帝名秀在位三十四年建武 中元

明帝名莊在位十八年永平

章帝名炟在位三十三年建初 元和 章和

和帝名肇在位十七年永元 元興

廢帝名隆在位八年延平

安帝名祜在位十八年永初 元初 永平

建光 延光

順帝名保在位十九年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漢紀

沖帝名奐在位一永嘉

質帝名璜在位一本初

桓帝名志在位二十三年建和 和平 元嘉

承興 永嘉 永康

安帝名祜在位十八年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獻帝名操在位十八年初平 興平 建安

右東漢自光武乙酉至獻帝庚子凡十二帝

合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紀

昭烈皇帝名備在位五年章武

後帝名禪在位一年建興 延熙 景祐

炎興

右後漢自昭烈辛未至後帝癸未凡二帝

十三年

右西漢東漢後漢凡二十六帝並王莽十五年

共合四百六十九年

西晉紀

武帝名炎在位二十三年泰始 咸寧 泰康

惠帝名衷在位十七年永熙 元康 永康

東晉紀

懷帝名繼在位六年永嘉 光熙

愍帝名遹在位三年建興

右西晉自武帝乙酉至愍帝丙子凡四主共五十二年

十二年

東晉紀

元帝名晞在位六年建武 太興 永昌

明帝名昱在位三年太寧

成帝名昱在位十七年咸和 咸康

哀帝名昱在位二年建元

觀帝	年改元者二	永和	月十
哀帝	年改元者一	隆和	興樂
帝夷	年改元者六	太和	
簡文帝	年改元者二	咸安	
孝武帝	年改元者二	孝康	太元
安帝	年改元者三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帝	年改元者一	元熙	
右康帝	自元帝丁丑至恭帝庚申凡十帝		
一百四年			
右東晉	自武帝至恭帝凡十五帝共合		
傳記總綱	當代帝王年號	五	
百五十六年			
南北朝			
宋紀	附凡朝號		
武帝	年改元者三	永初	
少帝	年改元者一	景平	
文帝	年改元者十	元嘉	
孝武帝	年改元者二	孝建	大明
廢帝	年改元者一	景和	
明帝	年改元者二	泰始	泰豫
蒼梧王	年改元者一	元徽	

順帝	年改元者三	另別	
右宋	自武帝庚申至順帝戊午凡八十共合六		
十年			
齊紀	附凡朝號		
高帝	年改元者四	建元	
武帝	年改元者十一	永明	
明帝	年改元者五	建武	
東昏侯	年改元者二	永元	
和帝	年改元者一	中興	
右齊	自高帝己未至和帝壬午凡五十一		
傳記總綱	當代帝王年號	太	
十四年			
梁紀	附凡朝號	北齊	
武帝	年改元者七	天監	普通 大統
中大通	大同	中大通	太清
簡文帝	年改元者二	大寶	
元帝	年改元者一	承聖	
敬帝	年改元者一	紹泰	太平
右梁	自武帝壬午至敬帝丁丑凡四十一共合五		
十六年	北魏凡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而分		
為東西魏二			

陳紀 附北朝後魏

武帝 年改元者一 永定

文帝 年改元者二 天嘉 天康

廢帝 年改元者一 光大

宣帝 年改元者一 大建

後主 年改元者二 至德 禪明

右陳自武帝丁丑至後主戊申凡五十二

十二年其北齊凡五十二共二十七年其周

主共一十六年

附紀

北齊 附北齊後魏 歷代帝王年表 七

文帝 年改元者一 開皇 仁壽

煬帝 年改元者一 大業

恭帝 年改元者一 義寧 後帝 隋

右隋自文帝己酉至恭帝丁丑凡四帝共合

十八年

附紀

高祖 年改元者一 武德

太宗 年改元者二 貞觀

高宗 年改元者一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龍朔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中宗 年改元者一 景龍 景龍

睿宗 年改元者一 景雲 大極

肅宗 年改元者一 至德 乾元

代宗 年改元者一 廣德 永泰

德宗 年改元者一 建中 興元

順宗 年改元者一 永貞

憲宗 年改元者一 元和

穆宗 年改元者一 長慶

敬宗 年改元者一 寶曆

文宗 年改元者一 太和 開成

武宗 年改元者一 會昌

宣宗 年改元者一 太和

懿宗 年改元者一 咸通

宗 年改元者一 咸通

宗 年改元者一 咸通

宗 年改元者一 咸通

宗 年改元者一 咸通

宗 年改元者一 咸通

宗 年改元者一 咸通

宗 年改元者一 咸通

具宗 名在位一十 年改元者五	咸平 景德 大中
天禧 乾興	
仁宗 名在位四十 二年改元者九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英宗 名在位十四 年改元者四	治平
神宗 名在位十八 年改元者三	熙寧 元豐
哲宗 名在位十三 年改元者二	元祐 紹聖 元符
徽宗 名在位十六 年改元者六	建中靖國 崇寧
政和 重和 宣和	
欽宗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靖康
右北宋自太祖庚申至欽宗丁未凡九帝共 一百六十八年	
宋 開金 西遼 西夏 元	
高宗 名在位三十 六年改元者三	建炎 紹興
孝宗 名在位二十 七年改元者二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 名在位五年 改元者一	紹熙
寧宗 名在位三十 年改元者四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理宗 名在位四十四 年改元者八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改宗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咸淳
恭宗 名在位二 年改元者一	德祐
端宗 名在位三 年改元者一	景炎
帝昀 名在位二 年改元者一	祥興
右南宋自高宗丁未至帝昀凡九帝共 一百五十二年	
自南北宋自太祖至帝昀共合三百二十 九紀	
開祖 名在位三 十一年改元者三	子元
成宗 名在位十 三年改元者二	元貞 天應
德宗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王元
武宗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王元
仁宗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王元
英宗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王元
泰定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王元
明宗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王元
文宗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王元
順帝 名在位一 年改元者一	王元
右元起太祖丙寅至順帝丁未共一百六十二 年	
自世祖至元十六年已卯滅宋	

丁未歲大統官計八十九年

歷代帝王身說

非子思焉能直言若此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周顯王十四年

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周顯王十四年齊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復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徒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

原缺第一、二葉

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
按國語王孫圉對趙簡子其言觀射父左史倚相
固已先得此意而大學約其語曰惟善以爲寶
王四臣將照千里語較美而識明達信哉戰國之
賢君也

孫臏救韓殺龐涓 周顯王二十八年

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
救孰與現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
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齊
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

孫臏救韓 卷之一

四 周

有破國之志韓見必東面而愬于齊矣吾周深結
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
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
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
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
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
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
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竄明日爲五萬
又明日爲二萬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

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必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
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
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
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大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
大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
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勝與我同
按齊師直走魏都此攻其所必救也齊師既退全
軍而返涓之名亦可以成矣秦軍倍日并行而逐
敵復命張師爲將者所宜深戒也

孫臏救韓 卷之一

五 周

趙良說前君 周顯王三十五年

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
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
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
謬謬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
五羖大夫刑之郤人也魯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
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魏三
最皆君一教刑罰其爲相也然不坐乘者不張蓋行
於國中不從小吏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
流涕童子不歌謠者不相杙今君之見也四鄰人

景監以爲十其復政也。愛公族。殺傷百姓。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廢公孫賈。計日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驕。弱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關。執者旁車而處。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昔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敗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商賈商於之。實能秦國之政。而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拔兵。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亦從居五月而難作。

按司馬遷論商君。天資刻薄人也。然以商君之刻薄。而趙良謬謬言之。其曰得人口恃德。殆非戰國

功利之習。而有懷仁負義之風者。商君知其言之善。而不從。溺於權勢。而昧於明哲保身也。若范

蠡蔡澤。見機明決。其賢矣乎。

說趙肅侯合從。用顯王三十六年。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誡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是以天下地圖案之。趙之地。五倍於

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倍力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秦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煩大王無計之也。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損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君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養之。以約於諸侯。

按戰國之時。秦日以強。六國日以弱。而莫善於合從者。然非修仁義以自強。從亦豈能久乎。

司馬錯論伐蜀。用顯王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爲道險

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向市也。而王不爭。臣請於武關。去王業遠矣。臣請以天下之

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後世者務博其德。三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民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射狼狽羣羊。得其獐足以及廣國。取其材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破已服焉。故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割地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功。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川。將

韓策報事

卷之一

人

周

三國并力合謀以圖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魏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按秦士多尚狙詐。司馬錯有以伐周爲不義。具足卓矣。況已割自古富饒秦得之。茲以強大誠可謂善於謀國者。

燕昭王策宮事郭隗

周襄王三年

昭王於破燕之後。事死問孤。與百姓創其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燕之困亂而襲破燕。燕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則足以

先王之恥。郭之禍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請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謂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今上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爲隗改華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刺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爲亞卿。任以國政。雪恥非得士不可。得士非身事之不可也。郭隗車馬之喻。可謂切於事情矣。昭王能用其言。卒得樂毅以破強齊。有以也。余嘗驅車保陽。有所謂郭

策報事

卷之一

九

周

村者。隗之故里也。蓋爲之流連而不能去云。武公論周不可圖。周襄王三十四年。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燕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義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助兵。雖然。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然器在焉。故也。夫虎肉勝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鹿。掌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樂毅之說。是以肥國。謂楚之名。是以攻之。今子欲

之其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其至矣於是楚計策不行

拔馬錯請知伐周爲不義秦惠王能聽之况楚

與齊韓共謀二國其肯從之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東周武公之論不惟辭嚴義正而理勢灼然如指

諸掌應與王孫滿之對並垂天壤

蘭廣制頤之交 周赧王三十六年

趙王歸國以蘭相如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

我爲趙將攻城野戰之功蘭相如素處人從以口

舌而位倍我上吾羞不忍爲之下宜言曰我見相如

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

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取相如曰十

視廉霄軍號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

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

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

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

家之急而後私勢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

遂爲刎頸之交

按自古國事之壞皆由於大臣不和倘先私讐而

後國家時事尚可問乎若相如之舍廉頗之怒

過皆可爲後世法也田實之於漢牛李之於唐蜀

朝洛之於宋豈不愧乎

晉仲連論田單攻狄 周赧王三十六年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

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

之難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

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頰攻狄不能

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臣不

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觀

黃立則仗鐃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丘矣今日

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

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汗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

也當今將軍東有夜色之奉西有涓上之娛黃金積

帶而勢平瀟灑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

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擁城

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按單爲齊之功臣名將而虛懷於魯連先生如此

生死之論其義之也乎矣豈但一攻城爲然耶

趙奢救閭與之圍 周赧王四十九年

秦伐趙閭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

皆曰道遠險阻難救同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阻
猶內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
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諒者死秦
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
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
復益增糧秦聞趙軍趙奢善食遺之聞以報秦將
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糧關
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
去關與五十里而軍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
軍士許歷滿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
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而必
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諫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
歷復諫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
即發萬人趙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
秦師秦師大敗解開與而還趙王封奢為馬服君與
廉藺同位以許歷為國尉
按關與逼近邯鄲言難救者非也然道遠險阻若
整兵直進則秦將托之於險弗得救而關與非趙
地矣奢之堅壁二十八日示之以怯秦將遂開
之後卷甲而趨已過險阻乃可以集其

陣以待其氣盛先據北山以得地利皆成敗之
之機也此意者許知之許歷適與之合耳然秦之
受諫謀大帥之才也其與廉藺同位宜哉
范雎說秦王遠交近攻周報王四十五年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
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
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折齒雎伴
死秦以賈置廁中使客酌者更溺之以黔後令無妄
言者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
秦貴中死人魏齊辭曰可矣范雎得得出魏齊復召
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匿更姓名曰張祿秦
聞者王稽使於魏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
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范雎伴為不知求卷而人其
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諺曰秦安得王
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
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旅之臣
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事處人骨肉之
間顧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工三闕而王
政討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

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存社稷而死者，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莫肯言秦耳。王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淵先生而有先生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羆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附秦，非計也。齊潁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趙則附，趙附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罷矣。齊罷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其事。按范雎，穎川之士也，以諫逐之，臣而奪其侯之德。

故非危言不足以動之。然穰侯代齊，附秦，自具封邑，非計之善者。故有以攻難之言，其後秦不用其策，以兼并六國，唯之揣摩，勝於張儀遠矣。
 周龍說趙太后，周都王五十年。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體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體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腹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妾竊愛之，願得稱黑衣之缺，以衛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太后曰：「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婦人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嫗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乎？愛燕后，則

王也哉人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不繼於趙
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此其近者
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
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如尊長安君
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
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
后曰子孫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按觸龍說趙太后妙在委委婉婉從少子說入而
爲之計久遠則莫若及今令有功於國此固子之
意也

以不得不從之勢也若敘述之妙愈澹愈真直可
與左氏伯仲

子順論山東與秦 周赧王五十六年

子順相繼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言不見
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居人之官食人之
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仕人謂子順
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
亦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策於家新垣固請子
順曰賢者所在與興化致治今子相親未聞異政而
仰曰意者已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政以義事之因不獲安歟以不暇何化之典昔伊
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
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敵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永安二
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
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按子順孔子六世孫也陳大計不用其退宜矣時
死病無良醫之言何其哀耶自此至秦始皇二十
五年并天下凡二十八年

王遂說楚王定從 周赧王五十七年

楚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
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
遂自處於平原君平原君曰賢士之處世也猶若
維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
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
也先生不能先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
使遂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
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
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曰臣聞而言之日中不食也
楚王曰臣聞而行之日中不食也

與而君言拔何爲者楚王遂接劍而前曰臣之所以
此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
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
則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
諸侯宣其士卒衆多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
步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衆
天下弗能當自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
楚戰一戰而舉郡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
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合從者
楚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
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
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
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歟者吾
君歟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
招十九人曰公等和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
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
不敢相天下士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
申君將兵救趙

也言士之抱負現而不肯自薦者又何
仲連義不帝秦周赧王五十七年
魏使將軍新垣衍開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其
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
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
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而不顧然之
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
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
王仲連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
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醢醢九
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
嘆故拘之羈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齊萬乘之國
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捧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
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乎况醢脯之醢乎
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
則凡變易諸侯之大臣殺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
賢令其所憎而與其親或彼又將使其子而殺其
所賢令其所憎而與其親或彼又將使其子而殺其

六○國○惟○越○楚○則○可○以○與○秦○漢○而○自○長○平○之○敗○而○
 已○微○矣○受○楚○秦○祠○春○秋○而○為○之○臣○子○矣○微○仲○連○之○
 所○以○為○大○下○士○也○微○仲○連○而○仲○大○義○者○其○子○房○博○
 浪○之○惟○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史記

子

月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

前部魏晉余貞卷

男勳 岐

嘉彤

世奉

論為羽六衛五權三至秦昭襄王十二年

孝成王臨武君曰請問為將何難曰知莫大於衆疑
 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則止矣不
 可必也故劉統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則謂欲必以信
 惠舍收欲欲以固使舉進退欲安以重欲以進
 意欲觀變欲遷則欲以五以參過敵決戰必行吾所
 謂無行吾所行也○謂六衛無欲將而急勝無急
 勝而忘敗無威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節其言凡
 此五欲熟而用財欲泰大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
 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
 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大是之謂三至凡受
 命於主而行三年三年既定百官得序卒將皆止則
 主不能言敵不能攻大是謂之至臣思必先事而中
 之以微終始如知如大是之謂大吉凡百事
 之成也必在慎慎也必在慎之故微勝為吉
 急勝微則吉勝微則微微勝則微微勝則微微勝則微

柏鄉魏晉介貞菴集 勞勩 校 孫 世孟 世孟 世孟

沛公約法三章 漢高帝七年

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
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
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
去秦之苛法吏民皆按堵如故此吾所以來為父老除
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將軍至
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此

而定約東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薛縣邑告諭之秦民
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
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
拔秦之惡極矣秦自商鞅用刑之後法令繁如牛
毛不特山以東之民以口為言即關中之民皆羅
然喪其樂生之心也沛公入關而約法三章盡除
苛政湯武之弔民伐罪不能過也秦漢四百年大
業已定於此

韓信登壇拜將 漢高帝七年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

人計策信辭謝曰臣聞王曰今東鄉舉權天下豈非項
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義孰與項王漢
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
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項王暗
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仕屬賢消此特匹夫之勇耳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聽計從人有疾病涕泣分食
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綬敝忍不能予此所謂
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
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遂其故
王而王其將相又遷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
此

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
故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
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鄲得脫秦父兄怨
此二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人武關秋毫無所害秦皆法與秦民約
法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聽細人之說秦民

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見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信烏路語。

知天下民心之所向四羣策羣力以定之與信之
所以爲國士無雙也高帝取天下信之功十居其
七八有才如此而不能學道諱讓以居之至於夷
貊宗族雖高帝寡恩亦信有以取之也是以范少
伯之浮游張子房之從赤松子遊君干稱之以爲
有明哲保身之智焉

三老董公述說漢王

坐忘經是經

卷之三

三



臣聞顯德者昌建德者公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故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其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救三河士南浮江淮以下順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按楚漢之際諸士如雲然知大義而合於存義者莫如三老董公此良平之亞也豈當增補哉

漢所可望其涯際乎高帝能從其言爲義帝發喪
○登罪致計項羽之亡成於此矣乃三老不入功臣
○之列何也

薄信背水陣破趙軍

韓信張敖以兵數萬東擊趙逆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敖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蹙其輜重足

鑑諸釋世續

● ● ●

日 漢

西漢

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附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于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謀詐計曰韓信兵少而義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未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激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還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攀山而至趙軍諷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古漢赤幟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喜韓信應曰諸信曰趙已先解便地爲壁且彼未見也

大將旗鼓未青事而有。言其險阻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伴棄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軍空壁中。漢鼓遂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皆殊戰。不可收。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其候趙軍。皆拔趙旗立漢赤旗二千。趙軍已不得信等。欲還歸壁。皆潰。赤旗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逃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効首虜罪。

卷之三

王

漢

賈限曰。信曰。兵法有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云。陷之死地而不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人自為戰。今予之坐地皆走。軍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更廣及也。臣等謂軍言也。按左軍之計。果行。信兵必不敢出井陘。然信或將由他道以襲軍。處不必定出井陘也。昔水之戰。最奇。輕騎二千間道軍山而望趙軍。武安君已入信。

軍中矣。凡行軍。越利而不顧其後。未有不為敵所擒者也。信之用兵。誠善。然亦無知陳餘之權術。故得伸縮如意耳。假令左軍為將。信之憂方大。故曰君不擇將。以其國于敵也。人君焉可不慎哉。

李左車論先聲後實。漢書卷三

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故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者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虞。何足以博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信虞而虞。在秦而秦。非應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

卷之三

王

漢

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今僕委必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輸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驕且持。糧食單竭。燕既不暇。亦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下。則朝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知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信然則何自而破武

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討賊如拔山傾五
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遺
上本咫尺之書恭其所忌于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已從而東臨我雖有智者亦不知爲計矣如是則
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
韓信曰善從其策

按信千里轉戰破魏與趙以此勝趙人必不敢
戰且必求救於秦則漢之兵我食項羽乘勢將
復取趙天下之難未已也衣車先聲後實之論誠
爲灼見事機信廉用之燕遂從風而靡所謂一鼓

餘諸將皆稱
卷之三
十
西漢

者賢於十萬師也觀其才智豈在信之下哉
之後鴻飛冥冥不復表見抑又奇矣

高祖論天下得失漢高帝五年

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敬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
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
祖下陵封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
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殺之此其所以
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
中央勝千里之外者不如子房與國家撫百姓給餉
餽不絕糧道者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

敗吾不如韓信三者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
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
也臣悅服韓信曰善

按高祖起王陵武人也但知攻城略地故其言
足取高祖歸功於三傑而且曰吾不如并掃逆大
度者身能有足自後世人主自矜廟算日有入
已定成害功臣者視高祖矣漢人然高祖之取
天下雖得力於三傑而約法三章以仁勝暴則又
其所以有天下之本也

東漢說高祖都關中後漢中五年

德清
卷之三
人
西漢

人妻敬成陳西過洛陽脫輓格衣羊裘四舍人虞
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解衣妻敬曰臣衣帶衣
帛見衣帶衣利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
上召見問之妻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之先自后
我上曰然妻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之先自后
覆封部積德崇善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
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
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
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
盛時天下和平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

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榮陽成，舉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正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律也。且大秦也，置天下於萬里，以爲國，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下有難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天下大興，入關不拯其九，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天下棄之，之地，此亦拉天下之，而拊其背也。臣聞秦臣李斯昔山東人，平言周主數百年，秦二世卽匹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散關，倍河鄉伊洛，其固亦是特也。上開張良，其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測數百里，田池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固也。關中左崑崙，右隴，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越之利，阻三函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侯侯安定，西指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交轡，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

被建都之地，自當以關中爲第一，次者燕，次者洛陽。

又次則河內，彭沛之間，金陵，廣陵，一關，一關，四戰之衝，風陽地，瘠民貧，皆非王者之所，且其地，東之見固確，得于房指陳之，乃愈昭然，許日事爲西，深長安，城所謂用言如轉圜也。

曹參爲相國，漢惠帝二年。

參聞何亮，告名人起治行，吾將入相，弟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雖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近何約，史史之言，參深欲粉飾名者，排斥去之，日夜飲酒，

史史之言，參深欲粉飾名者，排斥去之，日夜飲酒，

酒鄉大夫以下，及賓客見參不事，參者皆欲有言，參概飲以醇酒，開飲有所，復飲之，而後去，參其開說，以爲常，見人有相逆，專掩覆蓋之，府中無事，參于宮中，中大夫，帝任相國不治事，以爲費少，參與使宦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管諸二百日，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言也，至朝時，帝議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上曰，君假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

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服之曰蕭何爲法。較者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按高祖初。顧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禁奸。蕭何謀。秦法。室於時者。作律九章。則其法亦必宕義簡易。而非若秦之煩苛。酷虐者矣。曹參爲齊。和師蓋公治遺貴清靜。而民自定之。言至其相天下。亦用此意。蓋利民之久。出於秦。故凡事從寬大。與之休息。誠漢代之實相也。後世功利之臣。好言變更。以致天下多事。如秦弘羊。裴延齡。王安石之流。指不勝屈。大約割削生民之脂膏。損傷國家之元氣。因言利而變法者。其害爲尤鉅也。爲君相者。可不深以爲戒哉。

賜南越王趙陀書 漢文帝元年

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東外奉北藩。守代道。理遼遠。竊藏懷恩。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亡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應侯書。求親見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漢書

朕以王書。罷將軍。傳賜侯。親見弟。有真定者。已遣人。有別。修治。先入軍。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公。十朕不忍爲也。朕敕定地。大牙相入者。以問吏。曰。高皇帝所以令長沙土也。朕不得相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守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以一系。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亡者不爲也。願與子分業。消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

按文帝謙遜。以天子而賜書。發漢云。朕高皇帝側室子。及兩帝並立。純是聽化。宜野性之心。朕也。雖兩階十有。何以加焉。

賈誼論積貯書 漢文帝二年

堯子曰。倉庾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蠶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戢也。而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戢。戢賊公行。莫之減止。

卷之三 漢書 卷之三 漢書

且治者非愚則欲皆事實知治亂之機者也夫治
火○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
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
因○導○治○安○之○策○欲○詳○擇○焉○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之
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令○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其
革○不○動○何○奴○有○暇○百姓○素○擾○生○為○明○帝○設○為○明○神○名
界○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聖○太○祖
與○漢○以○比○立○綱○陳○建○為○萬○世○法○雖○有○愚○幼○少○肖○之○嗣
猶○曰○家○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
況○下○無○疑○此○非○難○也○

史記卷之六

拔抱火積薪之喻最為警切蓋文帝之時天下無
事○恩○說○之○徒○交○口○而○顧○而○前○之○所○見○在○一○代○綱○紀
之○大○察○安○危○於○泰○形○勢○王○佐○之○才○也○

賈誼治安策一漢文帝六年

夫樹國固必相慶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美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令○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
子○而○邪○而○爭○令○矣○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
通○德○澤○有○如○焉○猶○前○如○是○况○莫○太○諸○侯○權○力○且○十○七
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七
所○留○傅○相○方○屏○具○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

原缺第十六葉

寸之地一人之聚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
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失○植○遺○腹○朝○委○喪○而○天○下
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謹○擇○而○久○不○為○此○天
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人○幾○如○一○指○之○大○豈○如
版○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拍○檢○身○處○無○聊○失○今○不○治○恐
為○銅○疾○後○雖○有○肩○輿○不○能○為○已○病○非○徒○難○也○又○苦○蹙
茲○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思
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王○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口○非○徒○病
瘡○也○又○苦○蹙○豈○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史記卷之六

按漢之分封太至文帝時其勢已過其病已深
若○人○之○壓○大○如○要○擠○大○如○股○必○成○銅○疾○此○賈○生○所
為○痛○哭○也○起○何○樹○國○固○必○相○疑○之○勢○是○一○篇○扼○要
其○處○之○方○則○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天○帝○如
其○言○割○地○定○制○豈○有○七○國○之○變○哉○中○間○論○樊○鄴○絳
灌○一○段○尤○為○明○快○蓋○復○主○父○假○裝○其○餘○論○漢○武○用
之○無○復○王○侯○之○變○治○安○策○中○此○其○尤○卓○然○者○

賈誼治安策五漢文帝六年

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但優下賤得為后飾且帝之
身○自○衣○赭○綬○而○當○民○病○屋○無○支○柱○天○子○之○后○以○絲○世○

領唐人發妻葬其屍此臣所謂列也夫百人之不能
能承一人獄天下之莫胡可得也一人初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之莫胡可得也俄樂切於民之肌膚
獄其以爲憂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由君
道禮義秉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處。奈何日敗
泰人家育子壯則由分事養子壯則由贊。惜父特
感有德也。辱取其帝立而評語抱哺其子與公何保
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貪欲
者以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爲虛相
說而上以制度乘禮義捐康和日甚。可謂月異而歲
錯諸事皆難。卷之三
不同矣。還利不耳。應非頓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
而大聖特以傳書不報。獨會之同。以爲大故。至於俗
流失。喪壞。因循而不知怪。慮不勤於身。以是爲
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同心。而鄉道。非俗吏
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使民而不知大
體。陛下又不自憂。漸爲陛下情之。豈如今之托制。令
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當定
焉。世常安而後有所持。猶矣。若夫無制不定。是猶渡
江河以雜。舟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司爲長太息
者此也。

後漢書前漢書人而民之情者。後言。治。秦俗之
壞。以而深以俗吏爲不足恃。宜早定經制。俾有所
持。循乃效治。維維之大端也。
賈誼治安策四 漢文帝六年
夏殷周爲天子。皆數十世。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
不盡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
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適生。國事以禮。有司
齊肅端冕。見之南鄉。過闕而下。道廟制。故自爲亦
丁而教。固已行矣。後提有議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
以道習之。廷士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
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
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
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
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
習貫如自然。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化。化與心成。故中
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
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誦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
非斯。則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
其殺人。忠諫者謂之誹謗。

人若艾草管然豈能禁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戒秦世之所戒惑者其微迹可見也然而不遵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其心未定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則其化易成之精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則左有而右不義學之人而同等者欲不異及其長而後俗累數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難死而不相若者則教習然則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最急夫欲得而左右正則太子定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善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特務也

手

四

按太子天下之本欲太子之善莫如早論教與選左右昔秦以趙高傅胡亥焉得不亡誼之策可謂可矣其後人主教太子雖不能如三代之盛然頗知尊重師傅講求義理以晏安滿惠此舉舉小為戒皆說此策有以發之也

賈誼治安策五漢文帝六年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罰以懲惡

先上節之或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猶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實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眚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日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將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明應於外矣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疎廢則大敗此以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於上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而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同

卷之三

主

四

以異在天下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千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故大驗耶人之言曰秦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廢周秦事以觀之也

按此策大意謂治天下在定取舍法令不如禮誼刑罰不如教化觀之殷周與秦秦國長短其理彰彰甚明治天下豈可不以禮為先哉議論正大即千與氏不能過刑威之請子獨董仲舒有儒者

西漢

1992

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有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非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鉞劍櫓之地。各有功。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早。前擊後解。與全敵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跽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無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鋒同。此

例。之。足。非。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稱。進。退。有。節。伍。進。前。則。何。奴。之。兵。弗。能。當。也。村。官。驍。發。入。道。同。正。則。何。奴。之。軍。箭。木。為。非。能。支。也。下。馬。地。圖。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何。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何。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下。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何。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內。擄。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促。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狀。而。不。振。則。傷。之。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襄。襄。之。勇。來。歸。道。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何。奴。同。賜。之。甲。絮。天。動。弓。利。矢。益。以。邊。塞。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智。信。和。其。心。者。以。能。下。之。明。將。勝。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騎。有。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衝。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錦。書。龍。答。焉。

按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錯之言兵貴於擇將。而兼用其長技。後代多有師其意者。要亦策士之。未盡合於師貞丈人之意也。果能擇良將而用之。則長技豈止於五而已哉。

徐肉制 漢文帝十三年

齊人會令。淳于意有罪。請刑。部議連繫其安其少。又
從第上書曰。後文為吏。皆中皆稱其廉平。今生法當
刑。安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以
過自新。其道無得也。安願沒入為官。以屬吏刑。非
使得自新。天子憐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惟君子
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或欲改行
為善。而道無得。牛馬之類。夫刑至。雖支體割。而
終身不忘。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
哉。其餘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以
有年而見。具為令。

漢書卷之三

改肉刑。漆海。非為民父母之意也。文帝因經案一
書而易之。仁及萬世。後世君臣。乃嚴有欲復肉刑
者。其亦不仁之甚矣。

令二千石各脩其職。詔漢景帝後二年

詔曰。雖文刻錢。傷農事者也。鑄錢。纂組。害女工者也。
農事。陽剛饒之本。女工。宮剛寒之原也。夫饒寒並至。
而陰。因為非者。三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
祭。祿為天下先。不受爵。減太官。省繇賦。徹天下務農。
蠲。素有蓄積。以備災。官。蠲母康弱。桑母暴寡。老。皆以
壽終。幼。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各節。

原缺

鑑諸經世編卷之四

拓齊魏裔介貞港纂 男勳 駁 孫 世宗

里仲舒賢良 武帝元元年 為形

道者所歸 適也 仁義禮樂 昔其也 故聖

王已沒而 卒數百歲 此皆 樂之

功也 夫人 徵安有而政 亂國危者 甚矣

者非其 錄者非其道 是以政日 以什減也

周道衰 禍非道也 由厲不歸也 至於宣王 思

昔先王之德 興滯補弊 明文武之功 業周道燦然復

興此以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 孔子曰 人能弘道 非

道弘人也 故治亂廢興 在於已 非天降命不可得及

其所操持 許繆失其統也 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

方 四方正遠近莫敢不肅於上 而內有邪氣 奸其間

者 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草木生而萬民殖 諸福之

物可致之 祥莫不畢至 而上道終矣 且子曰 馬不

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 自悲可致此物而守卑賤不

得致也 幸陛下貴為天子 富有四海 若得致之 位操

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義。行而思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本應而美。其美致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得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不犯者。教化行而民自化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有且之。

卷之四

二

西漢

治故立十四年。而以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羣頑。抵冒殊辟。執綱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承秦。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教此策言仁義禮樂爲達於治之道。故治天下以教化爲大務。當立大學設庠序更化善治。則先聖之道可復興耳。

董仲舒賢良策第二 漢武帝建元元年

原缺第三葉

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以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禁暴虐百姓。與奸爲市。貧窮孤寡。宜苦失職。甚不解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氣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郡中。郡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難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難累月。不立爲輔。故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是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明賢。賢不肖。皆欲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

卷之四

三

西漢

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

按前策已言重教化宜立太學之意。此策又申明前意。而復言長吏之應擇。則侯郡守二千石。歲貢吏民之賢者。故杜綠德。誠致治之先責也。自漢以後。歲貢遂爲取士之大典。與今之歲貢則非也。

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賤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勸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歲。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夏桀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正之處。故政有罷而不行。舉

錄漢書世錄

卷之四

五

百漢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以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者。所繼之教。常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衡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尚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奪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禹。三聖相受而守之。一

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然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政。效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其是天道。以古準今。一何不相建之遠也。安所損益。而陵滅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施於今之理。願天子亦有所分子。予之者。去其角。而食其肉。而食於功。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而意者。決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視人。而民之。所以爲冒。若不足也。身寵而職高。位家溫而食厚。祿

錄漢書世錄

卷之四

六

百漢

因來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知之哉。民日削月侵。遂以大窮。富者奢。貧者急。若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以重。而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庸人行哉。夫求財利。營私。害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而無不能化民者。大天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未嘗有君子之位也。負且乘者。小人之甚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庸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而爲庸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而爲庸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

舍公僕仆之相界然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立。臣聞民知所從矣。

司馬相如上書諫漢武帝建武二年

臣聞物有同類而終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耕極畝。辛然遇戰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莫不及還。輦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逐家之伎力。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

敵下。而竟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前有狼。後有虎。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荆棘之難。而內無存裝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幸之重。不以爲安。而樂由於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竊恐陛下不取也。恭明者遠見於未萌。而制者遠危於無

光。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上善之按相如一生文章。併罷屏後。獨此書忠諫詞。亦簡切。故可以傳。

及黠爲主爵都尉漢武帝建武二年

如黠爲謂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黠往視之。不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黠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

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黠。多病。臥閭閻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黠爲人性。保少禮。而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好文墨。儒者上曰。君欲云云。黠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古虛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驚懼。上正冠坐石。曰。世矣。汲黯之黠也。羣臣或數譴黠曰。天子置公卿補劾之。臣寧令從諫不意。所主於不義乎。其

位繼愛身。秦晉朝廷何點多病。病且滿三月。諸醫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壯助爲請告。上曰。汝點何如。太史勅曰。使點任職。必官無以喻人。然至其輔少止。實感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百亦不能。麾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點近之矣。按。點。歷。歷。而。廷。臣。中。當。爲。第一。以。武帝之威嚴。而能容之。亦可謂之知。德也。使人。服。點。以。平。則。立。少。子。行。周公之事。不。屬。霍。光。而。屬。之。點。矣。嗚。呼。從。使。不。意。陷。主。於。不。義。者。按。點。比。行。於。世。如。點。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者。何。不。樂。見。也。

續通志

卷之四

九

西漢

河間王德簡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西方善

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
半多浮辭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朱觀樂古
事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道衣必於諸者由東
諸儒多從之遊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上朝獻雅樂對
二驛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雅樂而音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大樂官常春輝河間王所
獻雅樂歲時以備教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上
中封常璠以聞曰王身端行示溫仁恭儉爲賢王

明知深察惠於縣寡大行今奏議法聽明辟却日獻
諸日獻王

莊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
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
危。不可得已。是故吾人以安。安。爲。禍。毒。無。德。而。富。
貴。謂。之。不。幸。漢。興。王。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卒。多。驕。
淫。失。道。何。則。虎。狼。放。恣。之。中。居。統。使。然。也。自。危。人。猶。
繫。於。刑。係。而。見。寡。公。之。倫。乎。夫。大。雅。卓。爾。不。奉。河。
間。獻。王。近。之。矣。

按。則。三。言。計。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

續通志

卷之四

十

西漢

封先秦猶言秦先謂求焚書之前舊書即謂周官
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書也三雍宮謂辟雍明堂
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劉三雍
宮者。三雍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宮

興。舉。舉。舉。詔。漢。武。帝。元。初。元。年。

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與卿舉孝廉幾成風詔
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八道行廣育我師
今或至閭閻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猶行之若
子。乘。於。上。而。不。進。賢。受。上。賞。者。不。可。謂。之。道。
也。其。議。之。不。不。舉。者。罪。有。可。罪。也。元。初。元。年。春。詔。當。

以不微論字察康不勝任也當見

按典康舉孝致治尊無之大務詔書頒行
往視爲故事不肯相察故武帝議加以罪可謂急
於求人矣迄於後世其風相襲往往以連坐爲
大運坐者前懲之云爾甘心嚴賢竊位之罪烏能
違也

徐樂言世事疏漢武帝元朔元年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上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
上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
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邪曲之舉非有孔曾墨子之

忠事權世編

卷之四

十一

賈

賢陶朱伯頌之富也然起窮巷奮神於偏袒大呼大
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士不恤下怨而上不
知命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孽流之所以爲貴也此
之謂上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上崩何謂瓦解吳楚
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豈非稱萬乘之君帶
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而足以勸其士民然不
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會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
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元帝之
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叛之助此
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

之明要賢主之所宜審意而深察也問者關東五穀
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爭惟數
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全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
動者上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
之機節之廟堂之上而銷未萌之患也其要期使天
下無上崩之勢而已矣竟無作

按瓦解則可以再覆士崩則難以復收故賢主觀
萬化之原勿使民生易動引秦之末世及七國之
變可謂議論明切

徐樂游俠論漢武帝元朔二年

徐樂游俠論

卷之四

十二

賈

世有三逆德之賊也一曰逆侯二曰逆設三日遊行
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
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
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
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
之所憤也國有門民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
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逆之作生於幸
能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明下不正則亂不立綱紀
弛廢以援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虛僞爲利害不
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

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善惡謬於衆譽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見輒小人犯法奔走馳勢越職僭度飾華誇實競趨時利徇交見之尊而崇賄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饕餮之好抱莊周之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公務衆於官事於是諛作云而正道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私譽聽其言而責其實其名而審其實故實不應其言者謂之虛言經傳集

主

西漢

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
事夫其類者謂之因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
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謂無所
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
家之紛亂豈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義文之以禮樂
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

彼三游之風處於戰國衍於兩漢侈於魏晉六朝
流毒諸儒於是非賞罰淆亂而不知所從其禍遂
中於人。彼國有心治道者當正其制度從容以
漸興之。始於求學。而進之以生事也。散關

人生

也散州

發之論引伸之。

五丘壽王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戢邪也秦兼天

折鋒刃其後民以
兵革相繼李犯法

不勝幸以亂臣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

知其不足恃也。魯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

有事也。愚聞王舍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

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

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

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

金瓶梅詞話

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

按禁民攜弓弩則行者無以備寇道路叢足矣恐

邪人扶之而更不能禁數語洞見事情後世又有

禁民畜馬者然驛遞之傳乘邊境之防禦所需甚

多○倘○其○缺○之○例○所○取○資○亦○奉○爲○計○之○得○也○哉○列○資○

安民亦在乎於政治之間加之意而已

班固武帝定朝鮮論

玄覽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朝周而後其民以

以受實計。蓋有司之人。多其

以新佐相盜者男及入爲其等以爲

八五十萬難免爲民俗積羞之。每歲無所得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得其田野飲食以遷豆部邑頗放效吏往往以孟器食都初取吏於遠東更見民無門戶及買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化禁變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天性未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

設浮浮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按班固述箕子治朝鮮之法仁賢之化豈三方之外所能及乎其後隋唐之際風俗乃大壞然吾國之佳使高麗者云衣珠食粗費用儉約婦女有風

操且見其來朝者上下之間彬彬如也嗚呼此其爲聖人之所樂與何陋之有哉
武帝求賢詔 漢武帝元封五年

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折旋之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量材授職勿遺賢士事雖按武帝以名臣文武欲盡故下此詔求非常之人不拘負俗之累蓋野隨之士惟武帝能用之御之有其所也此或以秦皇漢武並言然秦皇以六國爲

無知人之明如趙高李斯之流皆大臣巨將而任用不疑故七廟傾轍武帝有知人之明恭養濟隨材器使罷黜百家焚書六經消海內其後茂如興太學好儒術然河連而取南越平東越郡尉何見明君之德哉車師定朝鮮威震四方其修治洛陽以爲德矣烏可以征何如神仙而達與秦皇保視之手余後以知人不知人而判秦皇漢武之得失焉
王吉諫昌邑王疏 漢昭帝元平元年

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街馳騁不止口倦摩叱咤手苦於華簪身勞摩車與朝則昌露露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冬則爲風寒之所壓薄數以喪麗之王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誨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斯斯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御極之閒哉休則悅仰屈仲以列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履新生故以練誠忠意精以進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壽考之志雖有喬松之壽美聲廣服矣而

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壽。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
則紀代親之樂。本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
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予也。於位則臣
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雖介有不具者。
於以上問。非愛國之福也。

按古之言可謂忠矣。乃王但賜牛肉酒脯。放縱自
若。宜其族也。

漢宣帝地節二年

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鷹
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教奏
錄錄世結

卷之四

七

西漢

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選。及有異善厚加
賞賜。至於千孫。終不改易。振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
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
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實其言。有者實不相應。必知
其所以然。常科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休歎息。怨
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良知其將
久。不可改。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
以重書賜。賜秩賜金。或尊至關內侯。公卿大夫。則選
諸所表以賞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是為盛。科中興

按漢宣中。與由於知民事之艱難。而尤加意於二
千石。西漢之治。於斯為盛。

前德綏刑書 漢宣帝地節三年

臣聞齊有。即之。而桓公以典。皆有。麗姬之難。同
文公用。伯。趙王不。諸呂作亂。而奇支為太宰。
錄是親之。禍亂之。將以開聖人也。夫。繼。之。後。
必有。其。之。思。此。賢。聖。所。以。期。天。命。之。也。帝。即
世。金。用。也。洋。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同。春。秋。
正。即。位。大。一。統。而。始。也。陛。下。初。登。至。也。天。合。符。
錄錄世結

卷之四

八

西漢

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游類文。降民疾。以應
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
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
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賊。以刻為明。深者戮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
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
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獄。歲以
萬數。此仁聖之所以為也。太平之世。凡此也。夫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何求而不得。故
囚人不勝痛。則傳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同。帝。即

以明之上奏畏罪則毀錢而周內之養養當之威
舉國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
罪明也故俗語曰盡地為獄譚不入刻本為吏斷
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有法制寬刑
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按溫舒此書深發獄吏慘刻之情鍛鍊之尤是以
動人主斷聽之心極元元株連之命題詩書所載
古大臣之告其君者不能遺也史稱宣帝之世十
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然大尉之計族以萬數
安保其不冤此不過溢美之詞耳自溫舒奏後帝

心感動乃下詔置廷尉平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
幸宜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若鄭昌刪定
律令之言亦可與溫舒互相發也

徐生出突徙薪漢宣帝地節四年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囚夫奢則不遜不
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眾必害之霍氏
乘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
以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奢侈陛下即愛厚之
抑制無使至也書三上輒報問其後霍氏
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

以其直諫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近
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
里共救之卒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
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而受者人謂
主人曰那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於火患今論功而
請賞突徙薪無恩澤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

乃悟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霍氏且有變
防絕之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製土出爵之費臣無
逆亂誅滅之虞非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昨陛下
察之責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爨灼爛之右乃賜

福帛十匹後以為郎
按張固贊曰霍光受誣辭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
寧安社稷擁昭立宣漢周公南面何以加此然光
不學也衛問於大將臨戎邪謀立女為后湛溺
滿之欲以增顯貴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司馬光曰霍氏之禍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
宗何也夫霍氏人君之器也人臣號之久而不
歸鮮不及也雖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
使其食大祿奉朝請亦足以激盛德矣乃復任之
以敗授之以兵及事發雖欲使家無遺類

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

亦少恩。說余按固之論。歸咎於光之不學。無稽。蓋之論。歸咎於孝宣之少恩。要之明哲。身必出於學。固之說。帳勝一籌矣。

黃遂入爲水衡都尉。漢宣帝地節四年。

先是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黃遂。上拜爲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常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

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賜黃金。賄遣丞相傳至渤海界。郡問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還。還者。書教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終而持鉏鋤。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好末技。不用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名曰口率。種植畜養。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口何

爲。帝牛。但能勞。冰。循行郡中。皆有台榭。綠。正。是。按渤海之盜賊。起於歲饑。故遂不煩兵而解散之。躬率儉約。勸務農桑。俾家有畜。積。訟。止。息。海。可。謂不負任使矣。是歲。北海太守朱。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而遂。以政績入爲水。已。郡。宣。帝。留心吏治。拔其。置。名。實。神。其。數。舞。非。後。世。之所易及也。

魏相。字。何。長。安。漢宣帝元康二年。臣聞之。故。詩。謂之義兵。兵義者。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憾。小。故。不。忍。憤。起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士。地。貨。資。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見。賊。於。故。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中。乃。天。道。也。問者。何。似。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木。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雖。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恐。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之。變。因。此。而。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牛。

魏相。字。何。長。安。漢宣帝元康二年。臣聞之。故。詩。謂之義兵。兵義者。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憾。小。故。不。忍。憤。起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士。地。貨。資。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見。賊。於。故。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中。乃。天。道。也。問者。何。似。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木。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雖。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恐。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之。變。因。此。而。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牛。

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牛。

事。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皆是以公
小愛也。今左右不愛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忿於遠
夷。始孔子所謂吾惡季孫之愛。不在顯愛。而在隱
之內也。

散何叔散遣兵擊卓師用者。宜帝與趙充國議出
兵。雖其有地。使不得復擾西域。相以爲師出無名。
直經國之遠。風俗薄惡。而以告君。此則賢者或
將以爲難矣。夫大抵勞民傷財。莫過於用兵。其害甚
中國。是成遠方以爭無用之地。相之輔。其害
固非一端。而此其大者也。史稱其好觀漢書。及

後漢書世宗

卷之四

三

四

便宜章奏。效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賢臣
賈誼。趙主。鄧通。等所奏。請施行之。又觀自四
方異聞。逆賊風雨。災變。可不謂賢乎。

二疏。務南上疏。漢宣帝元康三年

皇太子年十二。詔論諸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
吾聞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
名。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
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
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
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歸鄉里。日令其家賣金。共其諸族人。故舊。皆
親。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願立產業。名。廣曰。吾
老。將不念子孫。廣。顧自有舊田廬。今子孫。勤力。其
足以其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益。餘。但。後
子孫。急。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出。其。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
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臣。也。故。樂
與。鄉。黨。宗。族。共。其。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
族人悅服。

後漢書世宗

卷之四

三

四

及矣。漢宣之時。去古未遠。疏廣。愛移。病乞骸。此
亦仕宦之常耳。乃道路稱賢。歎息下泣。可以見
成名立知足。知止者之未易幾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漢宣帝神爵元年

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盡。會。而。功。施。普。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果。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
筋。苦。骨。終。日。乾。乾。及。至。巧。冶。鑄。子。將。使。器。督。經。公
輸。制。墨。雖。崇。堂。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滿。者。用。朴。得
也。唐。人。之。御。馬。也。亦。傷。吻。弊。策。而。不。進。者。用。金。駕
也。師。勝。衆。且。王。其。健。記。薄。良。附。良。周。流。八。萬。里。一

息而進人馬相得也故服絲綈之類不告威
暑之暑然猶狐貉之援者不憂至寒之懷何則
其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內也
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齊相設
禮故有台合之功錄此觀之若人者勤于求賢而
於得人入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遺選也圖事
於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制誠則上不然其信
進仕不得施多斥逐又非其意是故伊尹勤
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奚鬻子飯牛
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遇聖主也運籌合上
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開其忠任職
得行其術訓符勳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
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風烈龍興
而致雲蟬蛭俟秋蟬蛭蟄出以陰易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
世平主聖後又潛自至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運鍾連門子
騶烏號稱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得賢
臣而弘功業俊工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
俱榮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乎若巨魚躍大壑其得意者此則
胡禁不止且化盡四表橫被無窮是以聖主
不偏寵章

不嫌傾側而應太平之貴家履歷之聖得休徵
自于壽考之延無容避根承承萬年何必假
若彭祖之延無容避根承承萬年何必假
振猛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而宋
張徽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志車馬之
方士
帝之術太平庶幾可與也夫
家後則壽考無窮方士何益哉
趙充國上屯田十二便疏漢宣帝神爵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
百勝之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豈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微遠告就利愛親
戚畏死一也今虜以其美地薦草懸於寄託遠避
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
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勢雖未即伏辜其決可
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千餘人及
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
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田以為
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
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一也
民得耕牧作不失農業一也軍士一月之食度支

本仁德性任賢使能貴善惡惡示暴慢而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故今有司者日升月白聖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德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之說彼儒者君子是與為治而不可得其偏而用之乎是與為治而不可得其偏而用之乎太儒也使漢得而用之漢治者是而此等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開於治者必非氏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非所以訓示于孫垂法將來者也

孟子卷之四

按王霸之論詳於孟子而後世不明其說往往以仁柔平易為王道夫王道雖寬裕溫柔蓋常不發強剛裁易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自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其為君之道未始不遵德而禮刑政兼用者也未有不遵德揚善順天休命者也故觀尚書一部博學而禮則知王道之準繩觀春秋一書筆削是非則知王道之作則烏有偏於仁柔平易而可謂之王道哉蓋公論王霸未盡合於孟子其論偏者則是已後世論王華章無經濟之實而自命曰儒宜其

此利權之上甚而言復井田復肉刑斯又儒者之迂而廢者

國史初臣於麒麟閣漢宣帝甘露三年

主以戎狄肅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省曰將軍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陳增趙充國吉光年約德榮五賀蕭望之蘇武凡有功者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者中興有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蘇贊曰孝宣之治循實處奇綜核名實政事文學

法學之士咸精其能悉於技巧工器器械自天子至士庶能及之亦足以知支稱其職民安其業叙事亂推公固首信威北夷親于慈孝尤祖家承後嗣可謂中興仲德殷宗較孝宣之世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自貢水之有也而究其所以致此者政事之精而帝之功亦茂矣歸美殷周圖形麟閣

漢書卷之四



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復嗣表昭昭其明
漢陛下深置聖思

按向之封事指陳外戚王氏之禍將有表聖之樂
昭昭其明成帝雖召見數息其傷終不能用其言
所謂安其危而利其善樂其所以凶也

是後仔辭同登載共養太后於長信宮
漢成帝
鴻嘉三年

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飲與
婕妤同坐婕妤辭曰觀古圖賢聖之君皆名臣
在側太子主乃有嬖妾今欲同坐得無近似之乎

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人言班婕
妤流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亦為婕妤賜封曰稱其

後上徵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
幸有女弟復召入妾性尤嚴料左右見之皆噴噴
貴有宜帝時拔香梓士神方成帝後以此禍水

也漢人必矣姊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婕
妤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請告皇后班婕妤有秋婦道

視訓後宮及主上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
宮后婦訓皆誅死祝眉陽故都寺問班婕妤對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終非尚末業願為邪欲

以何望使聖主加不愛不臣之禮如止無好惡之
制而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故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
弟驕如婕妤無久見危乃求其養太后於長信宮上
許焉

後班婕妤可謂賢矣不以為后而為婕妤漢臣於
此矣

劉補諫趙婕妤傳
漢成帝永始元年

晉武王封公承順天地以養萬民之端賢者臣
臣也相戒況於乎世不守樂嗣之禍屢受成起之
異者手雖風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命命聖業妙

處清經傳
卷之五

有德之世考卜窮究之久以永宗廟重和心寒天
下子孫之所信恐魂鼻今乃需情縱欲使於卑賤
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惡莫大焉里
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上天人之所
不子必有禍而禍中道皆共知之朝廷若一言
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上使侍御史收轉輕按延秘

按輔宗室之臣也其言激切為社稷計耳成帝乃
收轉按延秘後雖殺延罪論為里語豈不知其
言之正哉特明諫臣之忠大

婦人后兄平八人獨弟曼早死不候太心憤之曼妻
婦樂供養東宮子弄幼以不及等且其聲兄弟皆將
以五僕子乘時侈靡以與馬警邑侯游相高弄因出
節為奉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服
兄子行其教循又外父吏役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
將軍風府弄侍狀貌賞譽亂首躬面不解衣帶連月
風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擊校尉久
之叔父成都侯商上青鴈分戶邑以封弄長樂少府
莽崇侍中金鈔中郎陳湯等皆當要官士咸為弄言
能節慶世續卷之五
上由是贊弄太后又數以為言五月乙未封弄為新
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敬爵位益尊
節操愈謹飯與馬委委飯施賓客奉無所飾收歸省
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道者更推薦之游者
為之談說虛譽隆洽俱其猶受矣數為激發之行處
之不慙惡害私買特婢兄弟或顧問如弄四日後弄
軍象子元無干弄聞此兄復責言弄曰奴何弄朱博
其情求者如此

按人品邪正在於真偽。故夫子立觀人之法曰。悅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而又與子

卷之四

卷之五

四

[illegible]

卷之五

買受

其言曰達之辯所以爲里道人心計也王莽以懷
 誠之臣矯爲奸計文結冠帶此天下之人有也彼
 其富而且貴意欲何求盡見漢家凋敝欲行幸輔
 之機以行其私雖其初本必有篡弒之謀而非有
 忠君愛國之忱也乃一時之人爲其所愚卽省上
 加策崇金涉陳涉者俱入其彀罟之中何漢王安
 石有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曰王莽譚恭下時促
 使當年身便死一生其始有誰知愚謂王莽之爲
 易知若安石能情事理言端而辨行剛而堅少王
 莽之流非唐諸呂諸葛亮能早識其奸偽乎後世君
 生傳聖集編卷之五
 相於聖情求名之類其機察勿使誤天下蒼生也
 劉向諫起昌陵疏漢成帝永始元年
 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在郭之醫
 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因南山猶有隙矣死者
 無終悔而國亦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邪計也孝
 文皇帝違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丘嫂皆小葬其甚微其賢厚乎亦承命
 順意而薄葬之此誠本安民之義也今之不然凡下葬
 毋於防墳四延陵卒

朱雲上書斬張禹 漢成帝元延元年

以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凡

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人所不至者。也。

尚方甄拔。謝佐臣。入頭以屬其餘。上問進士。

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急召小臣居下詔上廷

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柱橫折雲呼曰

下從龍遂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

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

卷之五

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

非。同。當。客。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歟。

後得已。及後當臨。檻上曰。勿易。因而轉之。以旌血。臣

按成帝拜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以吏民所言

氏事禹。而出自兄年。老子孫。病說詞以對。成帝

遂聽禹言而不疑。王氏雲。明之辭大。直臣也。知

其直而不用。獨何心哉。

劉向請興禮樂 漢成帝劉向元年

捷爲郡下水漬得古幣十六枚識者以爲晉餅劉

因是說上宜與薛雍茂序陳禮樂隆雅道之

日不能具體。鹽以養人爲本。如有過。若是過而養人

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

可謂定法前則筆圓筆救時務也不於禮樂則曰

不敢是敗於殺人不敗於養人也爲其乳母管祿之

謂小不備因是祀而不爲是去小備而就大不備也

大教化之止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

也教化所待以爲治也則法所待以爲治也

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曰。京師有詩。

逆不順之子。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遑出。不覺

卷之五

五帝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亂繼以漢

濟遠倍。貪饕。設不開。理不示以大化而獨取以

期終じ不重。

按何顯宗字。諱刺王氏。賈董之儔也。使成帝能

用之興化致治何難而阻於王氏之室也悲夫

班彪漢成帝贊

晉姑充後宮爲妃奸父子昆弟侍嬖嬖數爲臣言成

齊得解容義丹。立不內顧。不欺言。不輕拉。臨期。

淵思博覽若神謂世穆天子之言矣博覽古今參

受直辭公都奏議可述遺世誦乎上下和聲然則於

濟色通氏亂內外家招制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
王氏帝漢國命哀于短神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
來者猶矣

漢武帝博覽古今亦聰穎之資也然事於酒色則
神智昏昧故趙氏亂內外家招制矣感守心大經
義不羅還王氏斥遠飛燕乃聽兩上之言以承
繼方進當之竟何益哉蓋古王民之禍始於
色也威福已即王氏亦白求退矣

漢書卷之五

昔延壽陳湯爲聖漢粉飾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
之恥而延壽不獨之君保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此其
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宜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
鳳皇山郡賦曰虎遠垂無警備會先帝寢寐然猶重
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不相臣衡
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自戶此功臣職士所以失望
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輟國
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頗有功使湯與然
徒見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尤重

西漢

卷之五

上

西漢

通道令咸平非衛之臣族暨及身復爲邦及遺虜所
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邦支之謀
以揚漢國之威夫授人之功以復漢人之身以扶
漢豈不補其且安不以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
帝累年師倫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臺位會嚴之
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仰望國事正
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聖世功
皆未久反聽邪臣譖逐斥遠使逃以爲死無處所
廷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可及而湯道
人情所有屬同知此舉復破紀節骨格形體猶復
制於唇舌爲羣邪之臣所譖逐耳此臣所以爲國家
尤戚戚也

拔劉向答不書爲陳湯訟功而此書尤爲激切流
痛令人感慕子聞章鼓則思將帥之臣有以也
師丹諫其皇不宜立廟京師漢哀帝建平元年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
可亂也今定陶其皇太后其皇后以定陶其爲號者
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
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其皇號已
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十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

任職者人請下能不自過亦宜可謂畧令盡力者有
所勸此方急務國家之計也

勝之有臨民之要職也官帝時最重之其後權

臣之權漸重治亂之說亦非迂闊

通鑑上卷卷之五 漢書卷之五

帝見孝成皇帝外親持權人入宮所以充塞

朝廷妨賢人路洵亂天下奢泰凶度窮困百姓以

日食且十星出起厄凶之變下民怨

何反覆也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

一亡也黃足賦租稅二亡也貪吏受取

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小民四亡也苛吏錄役

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

劫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亡也吏賊

民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

橫徵酒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嚴懲饑饉六死也時

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得望國安誠難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

貪殘成化之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在重位有責

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

痛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而從為貴

為粉飾如臣等為愚陛下惟臣等之誠實也

豈徒使臣等美食大官車馬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大

之天下也陛下上為聖人下為黎民父母為七牧

養元元親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人貧民食下厭

衣又穿空使下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

教將安所歸命乎李何獨與外親與中臣輩賢者實

賜以大爵數使奴從賓客果酒香肉香頭腦兒皆用

故富非天意也及汝目使傳商功誦封大官前非

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

其人而累天恩其服豈不難哉方勝後孫宜陵侯

也夫若爵足以召果豈可用無意盡人之誠世尤制

者也官以時罷退及外親勅重水通都衛者皆宜今

休歸傳身名復大司馬傳身名使領外親故大司馬

利武卿等被丞相孔光廢左將軍彭宣經皆更轉上

位皆歷三公獎賜為司馬而國皆廢還舉可大委任

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

以功高者甚衆會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人

下之心為心不待自身決意而已也

搜人君在勤以天下為己之天下以官爵為己之

官爵故往往志廉縱肆任意子奇然不知天下乃

天之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苟失其道則拂乎人心而天命去之矣哀帝之時民生凋敝已極七八七死可為流涕太息方且尊寵佞幸之臣斥遠經術之士宜諸雖刻切而未見采納所謂吾木如之何者也

楊雄諫不計單于朝見疏 漢哀帝建元四年

臣聞六經之治資於未亂兵家之勝資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固多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臣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障明

是步不敢遠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強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與

以高祖之威望三十萬眾困於平城時青蒲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時匈奴恃侵大臣權貴適之然後得解反孝文時匈奴侵塞北邊侯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一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勞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擄其前後十餘年於是降

西河絕大舉破黃龍王使匈奴其地迫得逐北其居胥山澤於結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自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其水和親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世世然無量之口役無量之人快心狼望止哉以為不害於者不害於費者不害於是以然有黃之而以催餼慮之象逐府庫之財填虛山之

擊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榮心欲掠焉孫侯

公土乃發五萬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既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愛兵若雷威耳雖安有寧反尚亦南將軍故北夷平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

神爵之間竟光神明鴻恩澤洽而有匈奴內亂五單于

計不謂制自此之後欲知若不距不欲者不能何者外國天性禽畜形容魁健自力枯氣難化以善易緣以惡其意難諷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舉貨大尸虎血破堅殺軍如數之難也既服之後慰撫撫循交授降遺威懷制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頭烏桓之壘探如箭之發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族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降二時之勞固已舉其庭掃其閭靡餘而置之

蓋此舉餘莫止下爲不然實中國之弊也
此之舉矣前世事之故其未易可輕也今事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車得已者也奈何臣以
賦之辭以無目之期消往古之恩開將來之障
疑而障之使有恨心貞南言綠往辭歸於涉因
自記終無上面之心感之不可動之不能爲得
大受子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
然即兵革下川而憂患不生不遠室有障之機雖
若勞心於內辨者敏學於外猶不有未盡之聘也且
蓋語經義編卷之五

作者國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皆
居烏孫能騎白龍堆而寇西邊誠乃以制匈奴
百年分之一日失之費十而受一臣竊爲國不安也
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賊以遏邊南之禍書奏天
子帝爲

按子雲文士其論列邊事詳後乃爾雖量賈不能
過也

雅義起兵討王莽王莽居攝元年

東都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王宇謀曰
新都侯執天子也今天下故持宗室

寵了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民氏家其
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藩天下無首服從莫
能立界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
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討不當輒
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今時命不成死國埋名
猶可以不懸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數年十
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
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
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
平王乃升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
蓋語經義編卷之五

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矯殺孝平皇帝篡天子位欲
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其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
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
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
按翟義之起兵有合於春秋之義與徐業討武
氏其事正同雖義敗無所成就然未可以成敗論
也

班固論漢書侯王始末王莽建國二年

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千有餘所以親親賢賢
盛矣深恨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衰則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趙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蓋。萬勞使者。要說至以巾綬。就加勝身。勝雖不受。使者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部詩之。使者五日。幸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卿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為平上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有意。必為子孫遺大業。卿等自使者。勝自知不見。勝即謂卿等。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且再入地。詔以卿等事。二姓下見。故上漢勝因。教以棺飯。喪事。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遷柩。傳祠堂。諸君。迷不。能。盡。其。意。之。五。 西漢

復問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

按龔勝素負重名。平準值莽篡位。安車駟馬。極煌。闕里。使者太守候問。起居。子弟。門人。惟親從。幸以。免禍耳。非卓然有守。勝不為所役動者。而勝不以。一身事二姓。絕飲食而終。可謂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者也。是時又有郭欽。請詔。皆以病。免官。卒於家。陳咸之骸骨不應。非詔。令其三子皆解官歸鄉里。尤為人所難。薛方堯葬在上。十有渠山之對。雖係。詭辭。然遇言保身。亦有合於明哲之義。是以聖人。云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豈非上人持躬。世之律令哉。
楊雄著法言。上并大原五年。

是歲楊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為郎中。事黃門。與。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并賢為三公。雄。人上。所薦。莫不。出。而雄三世不從官。及。恭。止。雄以耆老。久。大。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東。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智。解。大。抵。誣。管。聖。人。即。為。格。迂。折。難。說。辭。以。凌。世。事。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輪。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亦用。隱。之。 西漢

號曰法言。抱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笑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龜。倫。龜。鹿。侯。巴。師。事。焉。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問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楊。雄。言。立。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願。君。與。譚。不。及。見。也。此人。吸。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言。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主。深。而。論。不。詭。於。聖。人。則。必。度。越。諸。子。矣。
按雄之好學。深。漢。名。儒。也。劉。奉。美。新。見。讓。於。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續世經像之五終

嘉乎

世唐

相鄉魏齊介貞巷墓

男勳 岐

世唐

封卓茂為襄德侯

漢光武建武元年

世唐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記已在於清濁之間自來髮至自首木皆與人作平鄉當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安平間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都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

鍾離經世編

卷之六

一

東漢

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獨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郡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少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蔽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方強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人法禁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告其手是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移

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鄉城聞者皆里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寄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中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襄德侯司馬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魯舉季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教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靡沸彼推堅附嚴之人希慕便耕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賢建霸吳之業故於草萊之中賓諸葛公

鍾離經世編

卷之六

二

東漢

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按茂之為密令視民如子而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則不易之名言也況王莽居攝即以病免歸家居二十年其人品之高亦可見光武以為名冠天下而封襄德侯豈不足以康頑厲懦也哉馬援知帝王自有真漢光武建武四年陳壽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州署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感陳陸衡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郵單衣交讓冠會

百官於宗廟中立。舊文之傳。連勢旋旋。騎著。車
居。折而入。禮。拜。官。屬。甚。盛。欲。授。以。封。侯。大。將。軍。位。
賓。客。皆。樂。而。接。曉。之。曰。天。下。雖。未。定。公。孫。不。吐。哺。
走。迎。國。士。與。同。成。敗。及。修。飾。名。稱。如。何。人。形。此。子。何。
是。久。惜。天。下。士。平。因。辭。歸。謂。曰。子。陽。升。底。柱。耳。而。
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焉。乃。使。接。奉。書。雉。陽。授。切。
劉。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和。情。生。連。
笑。謂。接。曰。卿。遠。道。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悉。接。頃。首。
辭。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
公。孫。連。同。辭。少。相。善。臣。前。至。蜀。連。降。義。而。後。進。臣。臣。
三

東漢

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利客。客。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
曰。卿非利客。顧說客耳。接曰。天下反覆。盜名守者不。
可勝數。今見陛下扶席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
有真也。

按接之謙度不在鄧禹之下。

班彪著王命論 漢光武建武五年

既焉同於班彪曰。往者周。以戰國并爭。數世然後定。
意者從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造與在於一。
人也。豈。周。之。廢。典。與。漢。殊。異。昔。周。得。五。等。諸。侯。從。
或。本。根。既。微。枝。葉。無。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

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
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
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仰真之。
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
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謂。同。辭。方。今。維。新。帶。州。城。
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誦。吟。思。仰。漢。必。復。興。
可知矣。葛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
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
逐。而。奔。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
以。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

東漢

以命禹。禹於稷。舜。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
亦。竟。之。神。堯。據。大。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故。為。
見。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
功。德。不。紀。而。得。屈。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於。布。
衣。今。遂。其。故。至。且。天。下。於。逐。鹿。幸。提。而。得。之。不。知。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矣。此。世。所。以。多。亂。臣。賊。
子。者。也。夫。饑。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
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
之。富。神。明。之。祚。可。獨。而。妄。處。哉。故。雖。貴。位。會。竊。其。
權。柄。而。如。信。仰。雖。如。梁。籍。成。如。王。莽。亦。謂。饑。饉。伏。質。

卒醢分製又况公磨前不及數千而欲謂知天位者
摩背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官貴不嗣止嬰勿
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
宗此於無窮垂業書於春秋而光大人丈夫之事序是
帝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慶陵母知典卷此二
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
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捐軀生之說舉
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以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
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豪彊符應其事甚
多而總推舉之六

五 東漢

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
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總信布之機鏡
聖運應之譬說書神器之有授母食不可異為二母
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祐其永終矣豈不盛哉
遂避地河西
孩天下有變四方乘亂而起者往往割據州郡輒
欲貪不可異以致殞身滅宗者不可勝數彪言神
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而盛稱漢高之大畧蓋明
於天人之際確然知光武之中興矣聞高祖中人之
材耳論數州之地無功德可紀乃思聰明令

六國尉陀之計豈不謬哉此所以終於滅亡也雖
然彪之此論不特思切深富足以息後世奸雄
觊之心豈小儒所能測其一二

賜寶臨重書 漢光武建武五年

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實有
戰欲速立和文輔微國當勉率功業欲三分鼎足
衝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
之國今之議者各有任焉尉陀制七郡之計王
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

六 東漢

置書至河西河西皆為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按有分土無分民帝之言何其大也明見萬里周
出於天授而寶融決策東向可謂識時順命其懸
庸封爵慶衍子孫也宜哉

詔徵處士周黨等 漢光武建武五年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王京師黨入
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
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
乃肯就車及陛見帝逆黨不以禮揖伏而不謁從
賜爵同時俱還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戰

華名庶幾二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國圖之道不如臣言伏願安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實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版麻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并詠議大夫不肯受去徘徊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政无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宋陽疾病不任進道遇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

卷之六

東漢

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遠拒之良應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

按諸人之中子陵最為高致范文正之文得之而余猶以為未盡也

保全功臣漢光武建武十三年

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屬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政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賀復知帝假下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教儒學帝亦思念戰完功臣爵土下令以吏職

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望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簡有千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園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園門養成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雖高客周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相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絕者

卷之六

東漢

按光武保全功臣完其爵土不責以吏事絕猜疑之端久帝勵之盟其盛德過於高祖遠矣

保全功臣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陳曹宜為雒陽令湖陽公主素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宜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宜欲筆殺之宜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宜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言請得自裁即引頸擊楨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

頭謝宅宜不從便使領之宜兩子膝座於不肯俯主
曰文叔爲白永時藏匿隱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
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戲
須令出賜錢三十萬宜悉以班諸吏山是能擄擊李
弼京師莫不震懼此當作錄

按董宜疆項誠良吏也賜錢以作其氣則秦霸自
然歛跡帝之聖心治道於此見其一也

班固論不設西域都護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孝武之世國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越乃表
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阻絕南

匈奴之患卷之六

九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遣使文
帝玄然安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賄犀布
毒瑁則建珠莊七郡感荷舊竹杖則開犂犂越蜀開
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域四面而至
於是開光順廣宮室盛饌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
樂四夷之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賄遺贈
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
權酒酤稅鹽鐵諸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
民力稱財用竭因之以納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
指之使始出衣繡杖笏斷斬於郡然復勝之是以

後漢書卷之六

卷之六

本年遂棄新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訓
將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懸度
之既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堯所以界別
區域紀內外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
統一舉動何數不相親附何能得其馬奇貨而
不能兼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
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矣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
西域恩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於漢願諸都
漢聖上達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
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御走馬義舉之矣東漢
於是時郡善王安上書願復還千人侍更諸郡護
都護不出誠道於匈奴帝報曰今使有大兵未能
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都
善軍師復附匈奴自常情論之必以爲西域諸國
窮風慕義深設都護以慰其請諸國協力用兵不
多可以生收懷遠之效矣然匈奴之心而帝獨謙
讓不遇者深思遠慮恐大兵一出勞民傷財不可
繼也嗚呼帝之愛民至矣史臣深贊其美號之以
大禹周公太宗又吳越焉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郡城城官馬武息民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明後侯藏宮揚雄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
信窮則倚首安則校盜虜今奇殺死旱轉赤地疲困
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繫在陛下禍不再來
時或易大宜宜固守文德而隆武事乎今命將臨塞
原縣購賞驗告商胡嬰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
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遺數年
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
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未能制胡弱能制強
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
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者安食人有者越

卷之六

王 陳漢

越滅之數歲必敗今國無事故憂變不息百姓驚
恨人不自信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君恐季孫
之憂不在顯更且北狄尚強而屯用警備傳聞之事
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顯荷
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按漢宮馬武之言欲聯鑣衛霍也使帝深聽之兵
端一弱貽害生民詔書所報不務廣地務廣德居
守然有千羽兩階之風
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冬十月壬子上帝辟雍初

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和榮為五更三老服都紵
大袍履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報來與到辟雍
禮畢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
堂天子迎於門外交禮道自辟雍三老并自賓階至
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止腹天
子親袒割牲執爵而饗執爵而饗禮畢引和榮及第
五更前而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和榮及第
于升堂上自為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詔賜第
之人歸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第
顯內侯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

卷之六

王 陳漢

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為太子受尚書於和
榮及即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
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爵諸
生或避位發難上諫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
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太醫
相視於道及駕上疏謝恩漢還爵上帝幸其家同起
居人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綸茵帷帳刀
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大問疾者不敢
復乘車到門
按三代以後五更三老及尊師重傅之禮不行公

矣明帝乃能行之。蘇子康夏歷開之。雖然明帝志復禮樂。乃因夢見金人而遣使天竺求得其書。以爲無教派爲宗。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伊蒲塞沙門之徒徧天下矣。此則好異之過也。嗚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中正而已矣。豈好異哉。異則非中正之道矣。孔子曰。索隱行怪。不尊人心。之所以不古者。則佛門之徒爲之也。帝亦安能棄其責歟。

唐高祖武德元年 唐明帝李元二

卷之六

甲子。生貴人馬氏爲皇太子妃。太子。后。後之女也。先武后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扶同列。禮制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即位爲貴人。時后寵母妹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白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特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有進見者。每皆慰納。若數所寵引。懼加隆遇。又有可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

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絲。朔望請姬主朝請。望見后。復衣練裙。以爲滿殿。就視乃笑。后曰。此緒特宜乘。色。改用之。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辭。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罷敬。始終無衰焉。

按馬皇后德冠後宮。蓋得伏波之家教矣。周之奴妾可媲美焉。

京超復通西域 唐明帝永平十六年

因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衡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起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有變。遂夜殺之。并其妻子。明日。大破之。超乃還。鄯善王廣奉起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有變。遂夜殺之。并其妻子。明日。大破之。超乃還。

卷之六

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問侍胡。意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其飲酒。因激怒之曰。卿等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數日而王廣曉敬。卿等如令。鄯善收善。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困之地。死生從司馬。馬口不久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惟有因夜以大破虜使。使不知我多少。成大驚。官屬皆曰。然也。誠

此則則部善破膽功成事立矣。泉曰：當與。遂
起怒曰：古曰：災於今日。從。文。俗。吏。聞此。必。怒。而
死。無所。名。非。壯。士。也。泉曰：。夜。起。遂。將。吏。士。
奔。勇。營。會。大。風。起。令。八。人。持。火。焚。營。後。將。曰。
火。然。皆。品。鳴。鼓。人。人。悉。持。火。焚。門。而。伏。都。下。
順。風。縱。火。前。。勇。營。眾。離。起。于。後。三。人。吏。兵。
斬。其。使。及。士。三。十。餘。級。餘。眾。百。人。悉。燒。死。明。日。反。
還。告。。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不。
行。遂。。心。獨。樹。之。手。恂。乃。悅。超。於是。召。部。苦。手。
廣。以。勇。使。首。示。之。一。圖。廣。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

卷之六

東漢

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于。為。
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米。更。遷。使。使。西。
城。帝。曰。史。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遣。乎。今。以。超。為。軍。
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賓。欲。益。其。兵。超。頗。但。
將。本。初。從。三。十。六。人。曰。于。賓。固。未。而。遣。今。將。數。百。人。
無。益。於。強。如。有。不。虞。多。益。為。累。耳。是。時。于。賓。王。廣。德。
雄。張。南。道。而。何。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賓。廣。德。
禮。意。甚。疎。且。其。俗。倖。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
驕。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遂。因。私。來。比。就。超。請。馬。
超。審。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即斬其首。收私米。比。發。皆。數。百。以。至。首。送。廣。德。因。責。
謙。之。廣。德。悉。拘。超。在。署。誅。賊。虜。使。大。德。悉。即。發。
奴。使。者。而。降。超。車。賜。其。王。以下。四。鎮。懸。為。於是。諸。國。
皆。遣。千。人。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重。通。焉。
按。班。超。擊。斬。虜。使。又。斬。至。首。其。膽。識。奇。絕。威。震。口。
城。與。國。家。之。虎。臣。也。而。三。十。六。人。者。亦。非。。其。
流。矣。久。鎮。疏。勒。徵。還。之。日。王。侯。以下。皆。號。泣。送。之。
超。馬。脚。不。得。行。又。何。其。善。於。撫。綏。遠。人。也。其。在。且。
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
貢。賦。雖。山。何。奴。衰。困。力。不。能。及。而。超。之。功。亦。偉。矣。

卷之六

東漢

東。平。王。蒼。謀。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
竊。見。先。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視。始。終。之。分。勤。勤。
惡。惡。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才。無。遠。承。奉。遵。行。謙。
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聞。邑。之。興。始。自。魏。秦。古。者。
丘。陵。且。不。欲。其。著。明。豈。光。榮。郭。邑。建。都。郭。哉。主。遠。先。
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望。
致。和。氣。前。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足。祖。廟。之。美。

臣者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

按建武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

皆用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

高終始之義景帝能遠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

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

頃無山陵��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

陵同體永平十四年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無

得起墳萬年之後掃地而祭杆水肺穢而已過百

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人供給灑掃敢有所興

作者以祝諸宇廟法從事焉呼世祖與顯宗法於

馬太后不封諸舅漢章帝建初二年

貴侯勇猛謀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可及哉賜
不及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帝之法
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拾遺夜而親屬犯之不
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
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
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常傷
心自歎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
閭起居者如流水馬如游龍拳頭衣綠綈領袖正
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服用而已
冀以照愧其心猶憊息無憂國忘家之處知臣者
重裝西京敗公之禍哉
按西京外戚呂氏產寶嬰上官桀安父子霍禹
等皆被誅太后之不封諸舅誠愛之也而文之溫
厚爾雅亦居然西京詔令凡爲貴戚者宜書一通
置之左右
馬太后再拒封諸舅漢章帝建初二年
帝省詔悲嘆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
爲王也太后誠有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
凡前封年尊兩校引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刺

母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猶遲太后張口舌及覆公之
 恩令兩舌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
 辱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
 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
 之後等貴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所貢之未其
 恨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祇上奉祭祀下求治飽
 耳今祭祀則受太官之賜衣食則掌御府餘資斯豈
 不可足而必當得一操干吾計之號矣勿有疑也夫
 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駁遣變異報償數倍愛憎差
 夜不安坐臥而欲先嘗外家之封違慈母之奉孝乎
 吾寧剛急有例中氣不可不順也子之沐恩由於今
 母已冠成人則行子之志念帝人君也吾以未諭三
 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
 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令餘弄孫不能復關致失上
 乃止

按歷代母后往往念其外家以封拜爲榮卽謂諱讓不過虛文旋卽受之矣馬太后再中
詞愈峻其情愈直可以爲母后之儀
取法也

安靜之史懌懌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粟城今
蜀方丈民同聲謂之不煩邇來石他異斯亦始近之
大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
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謂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即
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施恩舊令猶厭意焉
按此詔有文景之風

班固捕死漢中太守得免漢和帝永光元年
初班固奴書誣罵洛陽令种說說固建考實氏
奴誣固死獄中固答者淺書尚未寤詔固女弟
妻駱離而威之華囑訟囚之序事不激說不抑抗

盧諶傳傳錄 卷之六 圭
 顯而不檢許而有體使讀之者費聲而不厭信義止
 能成名也固讓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
 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敬殺身成仁之爲美則謬仁
 義廢守節甚矣初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漢
 中郡亦當遣吏戶曹李邵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
 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公之禍可殫足而待顯明府
 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執之邵不能止詣求自
 行許之邵遂所在迎雷以絕其後行至扶風而還
 國凡交通者皆免官免官漢中太守邵不出焉
 按邵則良史之才也其後漢書中邵而顯明府

人於浮徙之類可以方為廢運矣乃為實憲賓客
幸受其累悲夫然非奴馬縣令亦焉有此禍乎故
君子之取貴乎有法也

徐防請依博士章句 漢和帝永光十一年

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伏見
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
生靈路每有策試輒與評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凡
子稱道而不作又曰吾黨及史之闕文今不依章句
妄生穿鑿以違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遺傷道術浸
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義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

精務本儒學所先也為博士及乙策試宜從其
家章句闕五十難以見之解釋多為上第引文明
省為高說若不依先義有相伐正以為非上從
之

按兩漢最重經學漢官儀曰光武中興恢弘稽古
易有施孟梁丘賀京房書有歐陽和伯夏侯勝建
詩有中公轅固韓嬰春秋有嚴彭祖顏安樂禮有
戴德戴聖凡十四博士博士弟子歲課甲科四十
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
人為文學掌故乃天子稱制選為博士故曰

之士問有鴻通之備也徐防此疏意在尊其師
說依從章句蓋師說既由經制校定頒於博士則
其義必正若人自為說妄生穿鑿畔道之端日以
生矣唐人雖以詩賦取士不亡明經之儒至宋而
經學益精惟朱考亭之章句尤得孔孟正脉故昭

代宗之以為準則象山雖天資高明然未能誼疏
涂次但自言其所得之大意譬若千張才高意廣
不若千夏之篤信謹守也明之大全誠不刊之典
而其後儒者若蔡虛齋蒙引林希元存疑皆可以
與章句相發明經義講章張闢老而解良有裨益

語經世編 卷之六 三

其他諸家講義紛紛俱可報罷彼談空說妙流於
虛無寂滅而不知窮經者其學無本如燕沙作傳
終不可得而食也故愚以為今之教士者但當確
踐功令明正其句讀詳解其註義循序以漸進熟
讀而精思至於會悟二字且徐以聽之蓋循序漸
進久之自有會悟故孟子云博學而詳說之將以
反說約也又云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進君子
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又云君子引而不發躍
如也中道而空能者從之蓋明以金針示人天而
或者乃曰奈人焚經而經行漢大儒經

不謬然依漢儒疏義之功與宋儒並尊於學官可也

唐堯詢貢龍眼荔枝 武和帝永光十五年

項山舊貢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條晝夜傳送歸武長汝南唐堯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賦為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為鳳登南州土地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觸犯死囚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帝下詔曰是國珍嘉本以薦奉宗廟如有傷害宜愛民之本其赦大官勿復受獻

唐堯上書

卷之六

按龍眼荔枝為奉宗廟亦貢獻之佳品但必用生而者則勞民其矣唐堯上書和帝即赦大官勿復貢獻亦可謂能愛官也其後唐明皇寵麗妃于歲獻龍荔枝驛騎走馳民受其敝杜牧之作詩諷之曰長安則百城咸山頭十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可為後世鑒戒也

樊榭論諸風受災 漢帝延平五年

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于天而天下不遠啓聖然猶投戈講道息武備而天下歸心政尚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

觀此生自諸儒並職四方欣欣又多數名儒有在鄉廟每惡會則論難衍衍其求政化期門羽林介眉之士悉通孝經化自聖躬流及蠻貊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承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儒弗不講儒老就論浮麗忘喪窳之忠習護議之辭臣深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依聖主講習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儒士大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按大學之言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格身為本皆不可以不脩身則皆不可以不學也東漢諸君則知習學由光武明帝崇尚儒風至於介出之士悉通孝經可謂大化旁洽矣準之此疏有益於人主治理也

卷之六

仲長統論三公以災異策免 漢安帝永初元年

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急發臣之竊命殆在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非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賢視其堂廟用其私人內走京師外布州郡顛倒賢愚貴易遷舉疲驚守境貪殘教民撻撻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於怨氣連作陰謀

少和三差虧缺性異則主蟲孽食穉水旱爲災此皆
威靈之臣所致然也臣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
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矣又中樞之選三公也務
於清整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押鄉曲之
常人是足以居斯席邪勢既如彼選又如如此而欲
望三公勲立於國家豈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
之於鄧通可謂主愛而猶展中屠嘉之志大見任如
此則向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道世所感賢賢諸託
不可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豈可恃弄正
者哉愚者任之重而責之嚴今者一變而責之重

光武尊三公之重至今而猶不廢三公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勢異也今入主權專委三公分任貴戚而位在病民卒用失矣趙壹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故然後可以分此界矣
賈音茂
按漢三公之職卽宰相也其名不爲不尊而權乃不在焉非至光武始然也自武帝請宴後庭用宦者處機機至於宣帝專任恭顯而丞相御史敗矣
仇事歸臺閣其所由來者漸矣此皆長統所以昌言也其宰相之設歷代不同或曰左右相或錄尚書事或曰僕射或曰平章政事或曰參知政事或

曰大學計有有名有實者有名無實者有任之而治者有任之而亂者要在擇賢信用之前已若政出旁門多門則未有不爲亂階者故人君選用三公乃輔政致治之本也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邵等。列於朝。又辟弘農楊寶。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之。孤貧好學。明臥陽尚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西夫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累人謂之脫輅而震志急。騭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楊寶四知。

餘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
舉荊州茂才王審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該該
曰故人知君若不知故人何也審曰暮夜無知者實
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者審慨而出後轉
丞郡太守性公廉于燕常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爲
謂能棄實不有日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
之不亦厚乎

按楊震四知千古名言蓋由千牛見有黃犢之說
故云以冥冥隨行也君子哉若人乎

審之金未聞自暴非南廩也後

施善人豈有爽哉

度謂涼州不可棄

漢安帝永和八年

謂者歷參說鄧騰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

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議騰曰譬若

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

郎中諫國虞謂言於大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

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勳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

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周

車外此不可二也虜曰關西出精關東出相烈士

臣多出涼州上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

入者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

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

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

而棄之民庶安上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

夷狄誰起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說因天

下之變敵乘海內之虛耗豪雄相聚量材立師驅氏

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貴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

不足當聖如此則函谷以西關陵舊京非復漢有此

不可三也誠者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亂合從

注而無阻極也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勝敗

卷之六

主

主

謂因諸葛收難涼上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

諸將各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勳內以均致防其

邪計焉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西州豪

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騰由

是意謂欲以吏法中傷之合朝歌賦實今等數千人

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謂為朝歌

故舊皆爭之謂笑曰事不避難臣之遇也不遇榮

謂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河

太守馬援後日君儒者當謀議廟堂乃在朝歌其

君愛之謂曰此賊大半相集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

為憂後日何以言之謂曰朝歌者韓福之鄉背太

行馬黃河去渡舍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

數不知開倉招聚劫賊其守成舉隨天下右臂此不

愛也今其泉新恩難與爭鋒兵不厭難願寬假

家勿令有所拘聞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

自擇史以下各募其攻劫者為上傷人論查者

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取得百餘人謂為委會悉貫

其罪欲入獄中謂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

百人又謂遣貴人能縫者備作戰衣以厚其德

有出市里者又謂會之誠由是

卷之六

主

主

皆平

按謂竟不棄京州所門國家安危甚大若朝歌之
勝固易耳鄧國城賢如能欲以吏法中傷人安
在其為推進賢士也

司馬光論英英聘書 漢明帝永建二年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
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其處而害將及身
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因為其有若於
國家非以利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
智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

卷之六

主

手

而致之屈已以訪之克已以從之然後能利澤萬子
明其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
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
節而不敢邀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
政之亂而不可輔乎舉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
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
已厚矣政已治矣舉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扣關而
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雖舉者務在
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
主有能舉賢德則天下歸若蟬之

主恥不能致矣至誘之以高爵脅之以嚴明使使誠

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
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
家庭行誼隆於鄉黨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
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士也

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范武
之遇周黨以顯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
升之誣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節節以選
舉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
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沙正

卷之六

主

手

邪之流其得免於墮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按古來處士有真有偽自舉而而已然矣其真者
才德俱全有體有用舉之嚴窮之上經邦論道其
偽者類之而不錄可也司馬公之論得矣若聘之
而不應則非義也應聘而不仕則非禮也既仕而
即去則是巧於取官欺世而行詐也漢之樊豐明
之陳白沙皆不能免於斯譏焉謂孟子不見諸侯
章則斷斷定矣

李固與江夏黃瓊書 漢順帝永建二年

君子謂之夷隘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謂之夷隘

鑑諸經世編卷之六終

靈蘭秘典卷之七

○

信鄰魏晉介貞堂集

1998

法寶藏

海影

世系

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治亂無常
不恤政變其而下言雖安危莫不自禍或荒耽嗜
慾不恤萬民或耳於讒說漸蝕忽典或自厚其
鄰朋貨與見信之徒冀守祿取祿塗之計言曰
此是以王綱縱弛下智士多伊於下悲夫自漢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978-0-07-304908-1

東漢

以爲三百五十餘人。食令居他上下。意猶有甚焉。
然歲復思中興之期。且濟將逐世之。在於輔佐。
漢孝枝柱邪僻。隨風義。要指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故聖人勞備。遭時定制。步驟之義。各有云。識不獨。
八以不能肯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齊粟公以來。
並表公以臨人。景公以悼。其不同。序急與務也。
俗人拘文章。不達權制。奇偉所聞。謂忍所見。烏可。
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摘。苟。
何者。其類士。關於時。惟安習所見。不知。則。况可慮。
然荀子。事由尊卑而已。建者。或於名。而取策。且。



片光相對者獨危坐而泰見而里之因請前
且日我難為泰謂為已設春分牛食摩餘半皮
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南賢哉遠矣郭林宗精
試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
脚助令從學奉為盛德鉅慮孟敏客居太原荷甌墮
地不顧而去泰見而問其意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
益泰以為有分決與之自知其德性因勸令游遂
知名當世陳留中眉嬭家貧為漆工鄧陵庾亮少
給事縣廷為門士泰見而奇之其後皆為名士自徐
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多

東晉書卷之七

按范滂稱泰隱不違初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請
侯不得友真無愧有道之稱

荀爽對策論賢禮漢桓帝延熹九年

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象禮之中皆禮為
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衆節宜其
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
無節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
克壽傳曰敬近道履執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改軀
誠可痛也臣聞後官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僕復在
其外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始百姓窮困於斯

東晉書卷之七
初太尉袁粲三子咸達曉成生紹達生微達曉皆有
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粲以達曉宰相家與之
同姓推崇以為外戚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
它公族同紹壯健有威容愛士養賓客輻輳歸之
輻輳衆議與街衢衛亦以使氣陽達從兄子閔少
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達曉數饋之無所受問見時方
廢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稱非後世
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霸者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
三御也遂起即欲投迹榮林以母老不宜遠遊乃
築土四圍於屋不為戶自屬納飲食得恩賜時往

袁粲清身土室漢靈帝建寧二年

東晉書卷之七
末幸得有一皆道此使成妃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
按妃匹之義本以衍嗣嗣繼家祚則貴為天子亦
宜有限制而人君好色則戒往往博采民間女子
幽閉深宮干傷和氣因而寵恣無度危于政事久
之精神消亡遂不可救味荀爽追欲改軀之言誠
可痛也然豈獨人君哉公卿士大夫以此而惑盡
心志以致殞身喪家者不可勝數矣故莊席之問
君子所深戒也

就初便自掩弟妻子莫得見也
年卒於士室

扶鉤黨之禍漢之所以亡也袁閭為袁逢從子家
門富盛自可以免於株連而潛身士室遺人進俗
其親郭泰之明哲保身申屠蟠之見幾而作隱所
趣不同其意則一也

申屠蟠免於黨禍漢靈帝建寧二年

初范滂等非訐執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
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
曰昔武園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

繼諸經世緒

六

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陽之間
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榜等果罹鉤錮之禍唯
蟠超然免於評論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於王庭
以正小人之罪而終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
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
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賊否人物激濁
揚清掠地蛇之頭食狼之尾以至身被鉤錮禍及
朋友士類殲滅而固隨以亡不亦悲乎

後世通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處世之則必擇
確矣

公卿會議賣太后配食漢靈帝熹平元年

賣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愛思感淚交已崩於
宦者積怨賣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令數
曹節王甫欲用貴人體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
大業豈宜以貴人葬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誅
太后而以賣氏人訛附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
趙忠監讀太后李氏病扶輿而起持紼自隨謂妻
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

繼諸經世緒

七

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
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長家母臨天下宜配先
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
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道時不造
運居空官不幸早世家難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
誠失天下之望且獨貴人家符發掘骸骨榮與
賊併尸魂靈汗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
球議色色使仰出球口陳廷尉建此議其健若曰陳

齊既廢皇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
言之遲而受罪宿昔之愆也李成曰臣本謂宜爾
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首飾王市猶爭以
爲皇后家犯惡逆別葬聽陵武帝無廢后而以李
夫人配食今黃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成復上疏
曰臣伏惟章德皇后德著恭儉安恩圖后家犯惡逆
而和帝無異葬之禮原期無取降之文至於衛后孝
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
親尊國制且獨立立明太后以陛下爲
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爲母乎母無肥君宜
葬之

合葬宣陵一如舊制

按竇太后配食祖廟本無可議故宣監頭表人使
賜望趙忠監議作色愧仰其情應凌人故稱如畫
幸康球下議李成上疏合葬宣陵倫格獲正漢廷
臣子可謂不負於君父也

司馬光論三互之禁漢書帝永平四年

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賢而任
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私法雖
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執其本故也及秦
衰也而官之任下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

功者以簡文不賞爲讀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分操而
天下大亂所以然何哉遂其本故也孝靈之時朝史
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桑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
以今視之豈不適爲笑而深可爲戒哉

按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
也是時蔡邕上疏云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
於幽隄並以才官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万樂以
朱例乎想謂衰亂之世法制繁苛無關大體聽其
言似有一偏之理施於用竟無參變之益上下拘
滯率於文法而天下日以弊矣爲讀者所宜切戒
也

蔡邕上疏士封事漢書帝永平六年

初帝好文學自造是歲邕五十歲因引諸生能爲文
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禮節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皆加引召送至數十人會中祭酒樂松賈嵩多引無
行趨勢之徒置其間意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
不次之位又久不親行郊廟之禮命詔羣臣各陳政
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氣五郊清廟祭饗養老備
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香園祿
賓宮內諸生及吏卒小吏廣開不行志禮敬之大任

武之世郡縣幸康。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
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漢之得人。才之
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
施政。後日親省篇章。郡以清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
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獲利。作者號稱。其高者頗引經。
訓。以喻之言。下則連偶。僞語有數。非假。或竊成文。虛
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奉次錄第。其未及者。亦
復隨章。皆見拜舉。既加之恩。復復收改。但守奉祿於

東漢

已。不可復使治民。及在州郡。者。皆會諸儒。
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後大文。
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
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帝乃親理氣。北
郊。及行禘祫之禮。

按漢自文景以來。舉孝廉賢良文學方正。而皆試
之以策。此所以得人爲盛也。辭賦雖小技。且不可
取士。而引於若輩。帝引召諸生。鴻都待制。
心開。辭優之。後世人主效而尤之。若此之。雖
足。則治。理。乖。外。甚。誠。放。於。亂。也。如宋之崇宗書。

盡無不備。而委用匪人。沈溺聲色。卒致亡。其
明驗也。夫經方致遠。在於修己治人。之大道。又何
庸。謂。於。未。技。乎。

管寧等避亂遼東 漢獻帝初平二年

公孫度。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
寧。郭原。王烈。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爲友。嘗與歆
共。歸。菜。見。地。有。金。寧。抑。腳。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提。而
歸。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郭。原。遠。行。遊。學。八。九。年。而。歸。
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後。以
覺。惡。酸。菜。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然。是。共。生。

卷之七

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
既見度。乃處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
北。示無還志。後漸米從之。旬月而成屋。寧每見度。語
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習組豆。井學者無
見也。由是度安其賢。長化其德。郭原。王烈。直清談。以
格物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
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遣原還歸。度聞之。亦不
復追也。王烈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
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遂請罪曰。則擊是甘乞
不使。王。彥。方。知。也。烈。明。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疋。或。問。

其故則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厭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彼與布以勸爲善也彼有老父遺骸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骸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蓋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遠處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爲長史烈辭之爲商賈以自給乃免

按管寧邵原王烈處亂世而避地以全身昔一時之賢者也華歆少亦有名然提金而擲人已知其優劣其後助不爲募遂盡喪其生平爲士君子所

魏書卷之七

魏書卷之七

田疇謂祭劉虞漢獻帝初平四年
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志虞乃備禮請以爲擇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充斥官率仇爲衆所抗願以私行則於得達而後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餘俱上西詣幽州備上直趣朔方節調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賜以天子方蒙應未安不可以爲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謂祭處虞於章未天泣而去公孫瓚

怨購求獲疇謂曰汝不從章報我何也疇曰侯室衰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得守義之臣時恐燕趙之士皆將領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此乃釋之時此歸無辜李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皆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人徐無山中皆深險平敵地而後射排以養父弟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父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計時有恩誼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疇乃

魏書卷之七

爲約束相安協化盜詩於中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

凡一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授之義通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翁然服其威信
後田疇擇地而歿其意欲報公孫瓚之仇後疇爲袁紹所攻自焚死又紹曾拔疇臂中不可謂不即疇者特以爲桓多殺其本郡親族意欲討之而未能故因書報之辭作虛龍鄉乃劉瓚所敗而袁尚袁熙無爲公孫康所害疇之心事有所不忍故將劉公之屍不受後疇其心自難見其言

者也。讀上古義士。盡余別有。

曹操敗袁紹於官渡。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

出軍。穀少。而饑。臨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長。

官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八月。紹進營。稍前。無步。

騷爲屯。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糧少。紹。

多。及歸。紹者。操患之。與荀彧。議欲還。以救紹。

咸曰。紹志聚軍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子約當。

守。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

衣之雄耳。能幾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

以。大順何向。而不。令。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榮陽。

成。阜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

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書地而守之。操其戰而不得。

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

失也。操從之。乃擊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官渡。

其將韓猛銳而輕敵。乃遣偏將軍河東徐晃。與史。

進擊猛。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使。

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

沮授說紹可遣將奇兵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

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心。排我。許下。餘守勢。

必空約。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計可拔也。許攸則未。

天子以討操。操威禽矣。如其未。可令首尾。命被。

之必也。紹下從。故怒遂奔操。操曰。爲之奈何。攸曰。公。

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

氏困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

軍。操。衛。收。縛。馬。口。夜。從。間。道。出。盡。捕。其。糧。穀。於是。

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

操。退。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操。降。者。操。盡。

阮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校。

自高矜於從善故至於敗。

按紹幕中如沮授田豐許攸張郃皆智士也。倘能。

用其策。敗操必矣。而操謀自用以致敗。父子俱。

死。爲天下笑。此東之謂。豈其然乎。

同。論。贊。子。不。宜。送。操。操。是。安。七。年。

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召孫權會。張郃泰。操。

猶。不。決。權。引。周。倫。黃。權。大。人。前。定。操。曰。以。之。

初。甘。不。滿。自。里。之。地。操。引。黃。權。大。人。前。定。操。曰。以。之。

傳業延。九百餘年。今。當。算。其。數。操。曰。以。之。

家言精微多將士用命焉山為制有勝焉焉焉焉焉
勝人不思說有同通進而欲送性
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者不
胡於人也極不過一候印侯從十
能幸美以人下將軍事之未晚若
公之不取焉能害人災夫人曰公
仙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
下送質也改其兄事之還

按周喻之才不亞於諸葛孔明
小破公謂之雄才
士
東漢

美豈不信哉
荀悅奏申鑒五篇
漢獻帝
十年

為政之術先屏四患乃零五政焉
悅各政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
采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
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勒
費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
於考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
俗無姦慝民無注恩是謂正俗榮

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
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
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
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
用之軍旅是謂乘威賞罰政之柄
愛其財也費妄行則善不勸矣不
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
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
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
固簡而不忘疎而不失垂拱揖讓
而海內平矣

按荀氏多才或彼未免為操用而悅在天子左右
蓋必持正自守不尚諂媚之人也其所治四患
崇五政蓋得先聖之遺意焉非後世功過之士所
能及也或謂揣摩天下之勢應敵設謀以一時
之勝悅未必能嗟乎悅能之而不屑焉豈不能
耶吾是以重其人高其品焉

仲長統昌言
漢獻帝建安十一年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志
分故戰爭者起焉角智者勝焉
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議
原缺第十八葉

於新野備器之慮。謂備曰：諸葛孔明也。孫權也。將軍也。顧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備曰：此人可與見。不可。則也。將軍宜往。為顧之。備由是請亮。凡三往。乃見。因厚人曰：漢室傾覆。孤不度。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驢。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水。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而

卷之七

五

也。北民殷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略。外顧時勢。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按隆中之計。已定三分。但亮之初意。欲跨有荆益。而得益之後。立德君臣。安休無忌。無薪薪。營肥之意。遂令孫曹構謀。生失荆州。奇亭。獨發憤兵。報復。是敗而殂。以是而關王業難矣。故然漢漢於將。者諸葛忠武公之力也。

諸葛亮說孫權學曹操。孫權帝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南。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柴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義而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交夷大難。累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速事

卷之七

三

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雄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到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懸之曰：必敗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

附操者僞兵勢耳。非心腹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
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兵必矣。操軍數必北
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楚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
於今日。權大說。

按荆州既破。劉豫州欲依蒼梧太守劉巨。巨則不
足依也。幸魯肅奉權命說備。亮與同往。因得以說
發孫權。其言操犯兵法之忌。亮人不習水戰。誠恐
明快如指諸掌。故權聞之。以權夫亮。三代之佐也。
而兼說士之長。精孫吳之畧。此司馬仲達稱之爲
天下奇才也。

諸葛亮傳

卷之七

周瑜論曹操可破。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
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代父
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
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
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
西。爲曹後患。而操舍此。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
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
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行自將。將
軍高陵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

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
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
勢不兩立。君言當擊。其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
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
同力罷會。

按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公瑾之見卓矣。而知
彼知己。是以克奏膚功。誠江表偉人哉。使天假以
年。天下事未可知也。

田疇不受封爵。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諸葛亮傳

卷之七

三

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謝以死
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
獨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
博議。世子不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寶。宜勿奪
以優其節。尚書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
猶欲候之。疇素與夏侯惇善。操使惇自以其情喻之。
惇就疇宿而勸之。疇指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因
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多矣。
豈可負盛寵之舉。以易贊歎哉。操聞救。遂不封。
於心乎。將軍雖知疇子。猶復如此。若

最死則首於前古未平游淫橫流梓具以各據排明
然知不可制乃并為議耶

夜間時奇士其直未易測也其義地其志其
其夷余嘗作論述之嗚呼不有聞焉明氣如晴之
心哉千載下情為流澤

和合與曹機議立教廣獻帝建武十四年

天下之人付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
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何足之議更有
清節衣來好車者謂之不濟形容不飾衣裝儉者
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汚辱其衣蓋其與此何府
案諸經書卷之七

大吏或自學進禁以入官寺夫立教假借貴處中
而可繼也今第一廉難堪之行以檢外禁勉而為之
必有疲弊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說之行
則容隱為無操善

按者係是埃風借財力邪天說後人窮有困者
所宜深戒也而激說之行又飾偽亂真故貴於得
中也夫子不云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治其有見
於此乎

曹操下令 漢獻帝建武十五年

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微大知言之十惡為世人之

所以愚欲超日政教以止名譽故在濟南降去獲
平心選舉是以為疆豪所忿惡致家禍故以病還鄉
里時年紀尚少乃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
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
能得如意微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
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
而遭值董卓之難典舉義兵後領兗州破降黃巾二
十萬眾又討擊袁術使窮沮而死摧破袁紹梟其二
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
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
稱王或者人見孤強盛又性不信天命恐妄相忤度
言有不遜之志每用欺欺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
商之要也然欲事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華歸
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
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
而處實禍也然兼封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
未靜不可讓位至於已上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
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威
孤之責也

按操為中常侍曹騰養子本非閥閥名族而幼好

諸葛亮論治蜀 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數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德。且客主之義。宜相得。下順義刑。免其怨。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立法嚴。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能之以位。位輕則廢。廢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儆。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思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德諸世續 卷之七

有節寬恕。非特懲劉璋之弊也。過當漢水之義。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過要隘。陳漢中。劉備曰。曹公雖無能為也。我必有後川矣。乃飲眾拒降。終不交鋒。操還。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逾期不還。胡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觀之。偵操揚兵大出。雲奔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關且却。魏兵散而後合。雲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候旗息鼓。魏兵疑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魏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且自來至雲營。視將戰。曰。子龍一身萬敵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山漢中諸軍還長安。劉

德諸世續 卷之七

按用兵之道。不遇曠野。敵之將習而兵多。我若有隙可恃。是不宜速戰。但當嚴兵自守。彼饑還不繼。其道必矣。此劉備之所以拒操也。况有趙雲習勇。之將。若分出客兵。絕其歸路。斷其糧食。失操之所以連去乎。司馬光東漢教化風俗論。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教化者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者天下之

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遠於然。後知其為益之人而慶功之遠也。光武遺漢中表。聲下厚。佛香起布衣。都牧痛結。征伐四方。日不暇食。乃能致前經術。實遠儒雅。則唐學。精明禮樂。武事既成。文德亦治。繼以孝明。孝章。遂遠為法。麻痺拜者。慎經明。通自公卿大夫。至于群輩之選。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光武所士。皆用孝章。選有數千事。亦蓋太學。足以敷宣於上。修成於下。其忠厚醇儒之士。豈能取類於儒林。亦見嘉於衆。忠厚醇儒之士。豈能不著於朝。延津見棄於鄉里。則三代既已廢允之。是未有若東漢之遺有也。及孝初。以得貴戚權。要作用事。貨財無算。賄賂公行。賢愚懷恨。是身顯則可謂亂矣。然猶不重於公卿之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等。皆陳善。李固之徒。而引廷平。用公義。以挽其危。下則有奉承之上。符融。郭泰。范滂。許都之流。立私論。以救其賊。地以威。節雖獨。而風俗不棄。幸有綱目。秀。鍾。覆。升於前。而忠義者。憂氣起於後。則雖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千之賢。遺者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社稷。未可量也。不幸承後。夷狄亂之。作重以桓靈之虐。保泰益固。

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虎臂。積多士之憤。蓄同胞之怒。於是何進召召董卓。乘機袁紹之徒。奮前搆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黎民塗炭。大令隕紀。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雄互相吞。聲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親武之暴。及劉仇。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背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殺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卽是說之教化。安可假風俗。安可忽哉。

按三代而後。東漢一代。教化風俗。最爲醇厚。宦豎乘機。鉤竊致亂。人盡去。乃邪國殄瘁。大義起而乘之。矣。前有董卓。後有曹操。豈不哀哉。

司馬光王霸正兩統論 賈黃初元會

天生蒸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石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責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於庶幾。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主德既衰。亂大之國能陣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後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擧世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泰爲間位。在水火之間。開加

不子於是正問之論典矣。漢室傾覆，三國鼎峙，晉氏失取，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非訛。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輳，宋都入汴，北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已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而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夏仁恭，大小強弱，政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漢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受？拓拔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受

者為正邪，則劉石慕容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蕭蕭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僭上？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敘國家之興衰，若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取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當加壹九鼎，傳於後子孫，雖微緒構遺，猶承祖宗之志，自紹復之業，何力與之爭善者？昔其故臣也，故今用天子之制以臨之。

原缺

通鑑綱目卷之八

拓拔魏晉介以秦蘇

男勅

世合

幸此道深

帝徵義武劉士平，東土為劉宋所破，劉氏後

卒司以為不可，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見帝知其欲謀，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任士家，其計安出，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置之左右，則之謀，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昇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而而引其深，帝遂衣不，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我何太急邪？曰：今使，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不敢不力爭，帝乃，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雍榮哉！曉封曰：於，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劉宋時

魏文帝黃初元年者通鑑以魏紀年故仍其舊紀述其文非正義例也

諸葛亮與群下教

魏文帝黃初四年

大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離相遠親關損矣遠親而得中猶樂敵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最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水相敬告荀彧慕元直之十一功宰之勳業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

按宰相之道在於休休有容此孟子所云好善優於天下也乃胡賊之流往往喜於提提竟開直言

卷之八

二

五國

稍有違拂淺者形怒於色深者懷恨於中矣以致人皆面從事多瞻顧觀諸葛公下教期於衆思廣益忠國少過豈後世之相所能及乎庶幾有伊周之風焉

楊顯諫諸葛亮書

魏文帝黃初四年

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設請爲公明以作家營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馬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暇所求昔足雍容前悅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

婢爲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同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兩吉不兩從道死入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顯卒亮垂泣三日而

論通鑑諸葛亮

按得顯之言深達治體而亮自校簿書不辭其勞者以蜀之紀綱未立故事無大小無不經心也昔杜于美詩云運籌萬計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知孔明之心矣

諸葛亮收服孟獲

魏文帝黃初六年

王

五國

孟獲收服餘衆以拒亮獲素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衆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去不去日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未昌祥柯越得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諒亮亮曰若照外人則當留兵兵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思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屠殺之罪自嫌棄重者將得人

終不相信三不也。今吾欲不雷兵不運糧而網
從相定漢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僕孟獲等
以為官屬。出其金銀財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
自是亮之世。夷不復反。讀者韋

子按七縱七擒諸葛公之用兵。可謂奇矣。而陳壽乃

云用變將畧。非其所長。多見其不知量也。然其善

在。在於不雷兵。不運糧。夷漢相安。有益於軍國之用。

諸葛亮前出師表。魏明帝太和元年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

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

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

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

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禪。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以為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
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矧此悉
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
以驅馳。後值頃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
間。而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
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
息。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
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也。至於斟酌損益。進退忠善。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勝則治臣之罪。以告
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禪允等之慢。以
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諸善道。察納雅言。深追
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
知所云。死無恨也。無與復一。臣死。不顧後世之

夜亮之此表可以質天地。治鬼神。千載而下讀之。令人徘徊不能去。蘇東坡曰。孔明出師表。讀而盡。而面不埒。與伊訓。說命。相表裏。知言哉。

諸葛亮後出師表。魏明帝太和二年。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幹敵。然不伐賊。王業亦因。推坐而待。臣就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非和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升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死難。以奉

魏書卷之八

三國

三也。曹操五攻昌黎。不下。四越渠。不成。任李服。國之委任。復侯。而夏侯。先帝每稱。為能。猶有此失。況臣。下何能必。此臣之小。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年。然。趙雲。陽。馬。王。周。之。丁。立。自。劉。鄧。銅。等。及。而。長。屯。將。七。十。餘。人。突。而。無。前。實。更。青。差。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勞。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國。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

魏書卷之八

三國

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復。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孫。權。躍。躍。不。稱。帝。先。事。如。是。操。可。逆。見。臣。胸。中。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也。解。諸。曰。解。諸。貢。黃。宗。翻。按。公。之。前。表。明。討。賊。典。復。陳。罪。責。難。之。義。此。表。則。言。王。業。不。可。偏。安。受。託。伐。賊。不。計。成。敗。利。鈍。嗚。呼。公。之。忠。其。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諸。葛。亮。論。孫。權。不。宜。絕。魏。明。帝。上。十。三。年。

吳主使以通尊二帝之議。有告於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紀其盟好。丞相亮曰。雖有背逆之心。入矣。國家所以畧其勞情者。乃之。拔也。今若加顯絕。誓我必深。當更移兵東。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才尚多。將相相。未可一。則定也。領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後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足不能升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

卷之八

三國

不能越江。情。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當分。裂其。通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勝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借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魏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

按曹丕篡漢。亂臣賊子也。春秋之義。不容一目不討。若孫權則自稱帝耳。較之於丕。固為不侔。若顯與之絕。則又樹一敵。分兵東。一州之地。固難支矣。此亮之所以熟計而。有大約在天下。

擇建支子。謝太宰。魏明帝太和三年。

謂曰。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禁止。統而奉公。義何得復。故私親。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授立。而霍宏等。引八泰。惑漢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霍。落。委。使。比。長。信。教。昭。形。於。前。殿。重。四。位。於。東。宮。僧。差。無。度。人。神。弗。佑。而。非。非。師。月。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幾。有。元。

卷之八

三國

其今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取為後者。尊之。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於典。

按鑑註。謂帝無子。知必以支子為後。故擇下此語。以約飭為人子為人臣者。要之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自是不易之禮。但建立之。皆。明。白。備。洽。彌。其。說。則。稱。皇。立。廟。相。踵。而。行。而。臣。子。持。論。者。必。為。所。非。罪。矣。可。不。慎。哉。

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周文王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伏惟陛下查帝唐欽明之德體
文王翼其之仁惠洽遐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
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制之路
通慶平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惟惠施恩者矣至
於臣者人道紀緒至細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
交氣頓隔人事教人倫近且好嫌不通兄弟乎絕古
內之開塞慶平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附屬之
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承無朝親之望至於

魏書

卷之八

一

三

注心皇極結情紫閣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其雨之心願陛下沛然垂
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故骨肉之歡恩全怡怡
之爲義妃妾之家音沐之道咸得再通齊議於貴宗
等患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
於理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
授授若以臣爲異姓備自封度不復於朝士矣若得
前遠講武武亦澤未組諸音故期馬奉車恩得
安宅京室後觀明華出從華益入侍策故承答聖問
松道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此誠

魏書

卷之八

十

三

應鳴君臣之哀中諫常揀置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
之義終懷夢我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輒然割處左
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
展未嘗不聞樂而捐心臨鵬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
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陷霜臣初
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
罔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
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千日不爲福始不爲
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
聖世有不景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賔之義宜
熙章明之德也
按曹魏黃初以來法禁嚴切至於親姻皆不敢相
通問故植上此疏然植以多才見忌其再來自試
雖以優詔答報而終無親洽之實蓋察之已甚豈
文辭所能動哉
薛綜諫孫權征遼東魏明帝青龍元年
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劍頭以血染車何則
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猾小國
無城障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鋒鈍犬羊無政律況合
克誠如明詔然其方七塞塙費不貲民習鞍馬轉

從無常幸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馬驚欲奔
一也加又洪流漂漲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
免候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責
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暑毒其土鹹
水寒其下清生流難轉相滲染凡行海者稀無此患
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
虜將滅海內垂定乃建必燃之圖尋生危之計忽九
州之同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關以來
所未嘗有斯誤事倣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

安席者也

論

三

二國

按鑑公孫淵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遣太常張
纘就金吾許昌將軍賀正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
錫備物乘海授關封關為燕王淵知吳遠難恃乃
新張編許晏等首送於魏悉沒其兵資珍寶吳主
大怒欲由海道自往擊淵故縱陳此疏夫淵在遼
東去吳甚遠奉表稱臣誠仍未必其時大臣自顧
難以下昔諫以為淵未可信而權志氣驕盈遂信
其言既而殺使沒貨乃氣踊如山欲自焚風至
頭以擲於海大海悲淚不特頓復可哀即

有不敗非因國之遺千卒臣諫者甚多雖陳尤為
明切亦足以見吳之有人也

諸葛亮忠武侯 魏明帝青龍元年

諸軍還成都大赦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
主曰成都人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
餘亮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
餘帛外有餘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子張
郃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遺不阿近爵不可以功
取刑不可以責執見此賢思所以食忘其身者也陳
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德百姓示儀貌約官職

從制開誠心布公道

三

三國

意者雖親必謂服罪輸情者雖重必稱辭謝巧飾
者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
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肖終於邦域之內咸
畏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
明也可謂議治之良才管仲之亞匹矣
按忠武侯王佐之才擬以管仲非其匹也善哉朱
子之言曰孔明擇婦正得與女奉身調度人所不
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藹固已得於天資然猶
意其待處之所以日昃矜勞感泣之所日憂隆

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危
 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
 同其光明可也。詳見二先生之言。侯之生平，固已
 得其大端。若夫其足以格鬼神，足以動天地，活
 國難，寬猛之宜，用其盡新界之操，毗翼幼主，始終
 無間，則其大矣。然而後已，其望之於侯乎？或謂侯
 不救荆州，不謀東晉，不從魏延，子午谷之謀，為失
 計，不知曰：蒙詔討還，請不及上庸，迫近胡越，視之
 人事，則近侯亦莫如之。何公吳之舉，謀者甚多，况
 侯之明智，豈無動阻？但大臣職在審勿，不欲顯言
 之於外耳。昭烈執拗，侯固不能令其必聽也。延雖
 能戰，未必先佐，勝雖難者，豈遂無人攻而不可克
 得安歸乎？是皆不足以議侯也。侯其不可及矣。
 王昶命名調子，蓋明帝者，龍四年。

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兖州刺史
 大原王昶應選。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懿，口說名
 其子曰淵，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
 曹顧名思義，不敢為越也。夫物達成則衰，晝說而
 後，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

君子戒於國，常也。夫能相以為仲，讓以為弟，所以為
 靈，野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
 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况
 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
 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
 彼言妄矣。當則無怒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以報
 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
 按懿註和之所以戒子，疑如此。然高貴卿公之難
 王沈陷於不忠，平吳之役，王渾與王淪爭功，為伏
 波萬里還書以戒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國之主自謂不凶。後至於賢聖之君自謂凶。然後至於不凶。今天下形敵民無儲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典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服榮之士不能投命虜廷矣。

按陞之此疏。善於引證。中間吳蜀一段。易心而度。尤爲警切。故曹叡覽之。亦曰。觀隆此奏。使朕懼黃而隆疾鳥之疏云。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蓋逆理司馬氏之事也。

司馬光論劉邵考課法 魏明帝景初元年

魏書卷之八

十

三

爲治之要。其先於用人。而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雜。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煥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爲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勿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論議通新。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可謂之。

寬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論謀於人而決之在已。雖考其於迹而察之在心。然其賞而爵其官。主情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疎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洵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失。考求其迹。則文具實。然而不能察。雖復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

魏書卷之八

系之八

二

三

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爲上人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宰。天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何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安在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彼解之。京房結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故曰。陟。既。平。然。

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卽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
且夕之效也事故有各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
統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卽不
得其本而奔趨其末者也

按考課之法自不可廢但宜寬而而不宜煩碎也

曹剛六代論 魏主芳正始三年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
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
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弊以爲小霸見奪於是廢五
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

魏書 卷之八

二國

以爲藩衛譬猶支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爲之寒心
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
哉故漢高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達
成帝業何則伏深根者難爲功摧枯骨者易爲力理
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梍子弟及諸呂擅權國危劉
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強大磐石膠固
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欲天下之治安莫
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於孝景徵用威
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非高祖封建
支葉而寬之過衡急之不漸故也

人難掉尾同於體體或不從况乎非體之尾其可掉
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遂以陵
夷子孫微弱衣食相殺不而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
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宗室諸侯或乃爲之
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

於惠文之朝而叛運於哀平之季也徒以權輕勢弱

不能有定兩損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

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鑒秦

之失策喪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間宦用事君孤立於

上臣并權於下錄是天下亂沸竄凶若爭宗廟焚爲

魏書 卷之八

卷之八

三國

大魏之興於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
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
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帶
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
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
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皆無一
人間肩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
虞也今之用賢或題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帥之帥而

宗室有文者必限小孝之幸。有武者必置百人之生。非所以勸進賢能發異宗族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也。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齊其乎爾。

曹孟精忌。特宗室甚薄。親親之道未聞。封建使有盛名。曹氏見其衰弱，異以此感。曹氏亦以曹氏之義也。然曹氏身柄國政，猶見拘於司馬。即封建諸王，力弱勢微，烏有濟哉。蓋明帝廢族之時，深念後事，以曹字爲大將軍，與夏侯族曹氏曹

等輔政，未嘗不防他姓之強而獻舉輕言劉放孫資。遂因而問之。召司馬懿與相參。懿之奸雄，出神而胸安得不效尤而取之也。以冀而得之者，仍以襲而失之。天道循環，豈特人事也歟。

虛飲論徐選迦介 魏主芳嘉平元年

選以清節著名。虛飲嘗著書稱選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伏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爲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飲答曰：往者毛孝先輩，李注用事。

清素之士，千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按立身行已，期於適中而已。守我之常，以待世之變，故可貴也。若隨俗變易，則亦世俗之人耳。徐選之通介，自人論之，則然。在選未嘗改其常。是欽之立論善矣。

王祥孝義 魏書高貴鄉公自傳元孝

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于覽祥往主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于覽

千敬。每見祥被楚杖，輒流涕抱持。母以非理使祥，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解爭而不與。母遂奪反之。自後母賜祥，輒先嘗。母懼覽致靈，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二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喪，祥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徵爲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事國不空別駕之功。

按王祥之能孝，世所共知。而王覽之孝，則罕聞。

之大孝弟德之本也其後不冠甲於江表宜哉

言休七賢選完卷元三

思郡儒康文辭壯麗如言老壯而尚奇任俠與陳留
阮籍籍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國劉
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
酒昏酣遺落世事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
人期客對者求之籍謂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卒得
一號吐血數升發棺竹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
校尉何曾惡之而籍籍於司馬昭座日卿縱情肯
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
也

卷之八

三

三

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
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謂人宜損之四裔無令汙染華
夏昭愛籍才常權輿之曾養之牛也阮咸素幸姑嫜
姑將嫁去咸方對客遂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劉伶
嗜酒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鉤隨之曰死便埋
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鍾會
方有寵於司馬昭聞籍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對不
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米何所見而去會曰
聞所聞而米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山濤為吏部郎
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涕而辭濤武昭

聞而怒之康與康平呂安親善安兄也評嘗不孝
為正其不然會因譖康常欲助母丘倫且安康有盛
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嘗時亂放宜因此除之昭遂殺
安及康康嘗語隱者汲郡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
平免于今之世矣

拔竹林七賢世莫不號稱之而其賢愚大相懸絕
王戎鑽核鄙不足道阮籍猖狂縱情背禮洵名教
罪人也山濤向秀阮咸亦非有卓犖之行劉伶酒
德一類寓意深遠殆未可淺測之稽康軒輶震舉
放世嫉俗卒受顯命之譖國賢者之厄亦由小多
也

卷之八

三

三

三

魏舒封侯升第事元帝景元四年
昭孫任城王舒為相國參軍初舒少時過帳下為鄉
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時亦不知之使守
木確每數日舒環數百戶長我顯貴矣舒亦不以介
意不為毀屑之舉惟太原王斐舒曰斐當為卿
卿當振其腹之舒受而不辭

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平業勸令不就以爲高舒曰
若試而不中其責在我安可虛稱不就之而以爲己
榮乎於是自諱百日常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
將軍鍾離長史後每與泰佐射舒常爲畫策而已後
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主
愕然竟有敵者能數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不有
如此計矣豈一事哉及爲相國泰軍將朝辭務未嘗
見是非至於慶典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
多出衆議之表昭漆器重之
按人生患不力學耳如魏舒百日而習一經對策

升第爲昭名臣今人數年而不通一經宜其終身
無門也

卷之八終



鑑諸經世編卷之九

相邦魏齊介貞池某 男勅較

杜預爲魏勝之謀晉武帝泰始四年

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
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
愈繁官方愈僞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
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
中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繁就簡仰之易從也夫

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

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
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
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
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
曲以法量也其優劣有精不可公論者當委監司隨
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願雖有考
課之法亦無益也

按唐虞二載考績三考黜陟南明然九載爲日太
久變而通之如甄言六載爲合宜也取大捨小去

齊就簡考課之法庶可有乎

新紀王哀帝武帝泰始九年

山諸薦登紹於帝請以爲秘書郎帝發詔徵之紹以
父康得罪屏居私門欲辭不就高祖之曰爲君思之
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帝以
爲秘書丞初東園之成文帝問條屬曰近日之事誰
任其咎安東司馬王侯籍之子也對曰貴在元帥文
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山斬之侯子哀將父非
命隱居徵授三徵七徵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處於
臺側旦夕舉相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
嘉詩經世編 卷之九 二 西晉

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之廢琴
我家貧計口而用度身而費大或償之不受助之不
貽諸生各爲列琴哀無棄之遂不仕而終臣光曰昔
舜誅驩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稽康王侯死皆不
以其罪二子不仕皆室可也稽紹有無蕩陰之忠始
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被入臣無替君之理若死以其罪何敢生怨死非
其罪則赤子心之所深痛也尤之論題矣

范曄終於駿車 晉武帝泰始九年
是歲詔陵園公曹芳不初芳之喪遂念哺也太宰中

郎陟爾范曄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
不言疑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婦官大事輒密諮
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眼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
旨子香等三人並棄曄舉經人事侍疾家庭足不出
邑里及帝卽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疋
以文疾爲辭不敢受曄不言凡三十六年八十四
終於所寢之車

按范曄之節奇矣喪所乘車者不履其地也終於
所寢之車者守一而終也其子香常著劉楊優劣
論前後辟奉皆不就邑人臘日登新其樹人有告
者喬陽不閱邑人愧而辭之番曰卿節日取來欲
與父母相歡樂耳何以爲父子品行如是豈有
後於首陽之意哉意氣有雲奔之際而有守義不
屈如斯人也

嘉詩經世編

卷之九

三

西晉

羊祜疏請伐吳 晉武帝咸寧二年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臨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
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
人而成不一大率將滅則其役無時得息也屬平之
時天下皆謂吳當升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
之難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

日者輕重不齊。弱異執。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
 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遣兵之
 日。皆無藩籬之限。乘勝靡奔。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
 烏檀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
 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
 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已蜀。而大督兵力
 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
 下困於死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
 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
 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潤之。吳當天下之衆。執
 臺。帝經世編。宋之九。四。西晉。

核。祗役吳之衆。方畧進取。人情時準。如拾諸掌。所
 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也。其告武帝曰。取吳不必
 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吳舉杜預自代。
 爲國得人。南州民聞。歸卒爲之罷市。巷哭聲相接。
 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墮淚之碑。與峴山俱。謂千
 古夫子。所謂古之遺愛。其斯人與。晉管臣中。當推
 爲第一也。
 刺史分職如漢氏。晉武帝太康元年。
 諸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
 今天下爲一。當翊戰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悉
 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簡
 瑣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實屬者六萬餘戶。至於
 服從官役。幾五千餘家。二州郡。唯兵是鎮。又寧州
 諸夷。據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恨以示單虛。
 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承寧以
 後。盜賊起。州郡無備。不能會制。天下遂大亂。如濤
 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按漢之刺史。專主巡察。原未領兵。其兵馬之權。太
 守兼之。有大叛亂。則朝廷命將以出。至漢末而刺
 史之權。乃重。內親民事。外領兵馬。如近世之巡撫。

也。武帝去州郡武備。開草莽。好雄視之心。突光
邊。應遠地。非其威尤不足以鎮之。治天下者。焉得
狙一時之安。而忘百年之慮也。

王衍等清談放達。晉惠帝元康七年。

是時王衍爲尚書令。南陽樂廣爲河南尹。皆清談
宅心。事列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
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標準。衍神情明秀。少時山
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嘗見然談天下蒼
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冲約。與物無競。每談論
以約言析理。服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
鑑語彙編 卷之九

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王澄及阮咸咸從
于脩。泰山胡毋輔之。陳國謝鯨。咸陽王巨。新蔡畢卓
皆以任放爲達。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爲非。胡毋輔之
嘗圖飲其子諫之。問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
不得爲爾。輔之歡笑。呼入其飲。畢卓嘗爲吏部郎。比
舍郎顧榮。因醉夜至。寢間盜飲之。爲寧酒者所縛。
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教內自
有樂地。何必乃爾。

按王衍樂廣爲清談之標準。而王澄阮咸之流。皆
縱酒放達。不脩檢制。風俗由此而壞。國勢由此而

傾。爲治者所宜急。屏也。樂廣名教樂地之語。談言
微中。非澄咸可比。若王衍之爲人。羊祜告之於賓
客。山濤議之於初見。石勒責之於瀕死。桓溫嘆之
於北伐。則其虛名而無實飾。詐以誤國。假清談爲
納交之術。營三窟爲巧宦之資。亦彰彰較著。難以
欺世矣。雖然。晉人崇尚王衍。而衍崇尚何晏。何晏
之學。祖述老莊。老莊以虛無爲教者也。其流劇乃
至如此。是以治天下者。必兢兢焉。慎守夫先王之
仁義禮樂。以爲移風易俗之具。而士君子修身立
行。斷無取乎斯隨之爲也。

鑑語彙編 卷之九

裴頠著崇有論 晉惠帝元康七年

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
也。蓋有飾爲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虛際空無
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
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
者。鮮不獲濟。屈於所習。因謂虛無之學。誠不可蓋。一
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與功利之用。高浮
游之業。卑輕實之貴。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
衍其辭。誦者贊其旨。立言稽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
不親所職。謂之雅遠。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無

偏之風彌以陵遲。放者因斯。或倖吉甫之禮。忽容止之表。遺長幼之序。混貴賤之殺。甚者至於稊程。褻慢無所不至。士行又虧矣。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爲。已分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來非爲之所能。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爲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聲。非無息之所能獲也。俱荷鼎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無矣。益於已有之羣生哉。

錢氏經世編卷之九

按鑄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謂物成。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爲用無窮而貴矣。王行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弛廢職業。故顧者斯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頗論亦不能救也。愚謂聖人治天下之道。禮而已矣。禮者。動靜之不渝。始終之一致也。自天地之生物。與聖人之盡性。皆無妄之理。爲之何得。謂之無哉。謂之無。則所謂不誠無物也。顧之論。雖未足知聖人之道。然亦近於聖矣。後世異端所宗。

皆此無之一字。如所云。父母未生以前。至於備者。亦惑於其說。如然而無有乎爾。謂五子言無也。其悖謬至於如此。洵聖道之罪人哉。

江統作徙戎論。晉惠帝元康九年。

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舉事未罷。徙馮胡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吾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原其道路之權。今足自致。各附本類。反其舊土。使屬國無夷狄之聚。之戎晉不難。並得其處。縱有霜夏之心。風靡之。齊州絕遠。中國隔開。山河雖有寇。所害不廣矣。并

金華縣志卷之九

九

西晉

州本匈奴集。之寇。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區。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威。可爲寒心。正始中。胡丘儉討句騭。徙其餘種於榮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率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繁。此等皆可申。謝發遣。還其本。誠慰彼。旅旅上之思。釋我華夏。外之憂。惠此中國。以教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

按晉清之見貴於本朝。統之此論。思慮深防。使君相能。應其言。安有劉石苻姚之禍哉。其全論並見。

盧希聖世編

卷之九

十

然夫明明上天豈欲亂天下者哉

尊義作錢神論晉惠帝元康九年

帝為人過嚴晉在孝林固聞蝦蟇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時天下竟饑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由是權在羣下政由都門執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泰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觀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黃金入紫閣危可使安死可復生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急爭非為不勝而得非終不投怨結非銀不解今聞非豈不益發

光氏言賢王等原委甚明且曰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凶險為功伯固必濟遇否能通遭敵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變易權之動而遵履車之軌何哉愚因此而推論天下事升禍之所在皆可以轉移凡亂之所萌皆可以潛消其機權在乎轉移之得其宜耳故老馬之弊文帝之也安史之亂明皇不之慮致致五帝重趙其嗣為之固也黃巢之入長安李自成之破燕京尚駢左良玉為之翼也人事不盡而亂之於天命之通

盧希聖世編

卷之九

十

劉頌上書言政晉惠帝元康九年

自近世以來法漸廢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事同議異獄有不平夫君臣之分各有司司法儆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產故使大臣釋滯事有府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性犯罪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矣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矣夫

中朱衣當李之士受我宋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按天下大器聰明者尚難於守以愚帝之體臥而居其位固夫之將欲以智也况其行庸庸三綱滅紀數出多門貴賤不什數以以付子故謂律與錢神之論則財事可知矣是以以錢理者皆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鑼自見其後在荆棘中耳彼鼓茂先幸而不實愚甚良想而無恨葉典禮而附賊后此卒忠所為洛凱也刃加於頸又誰之惡乎愚來亦有子遺慈慈者夫實何人哉

按守法者人臣之事也。惟新者人主之事也。故上不可無道。揆下不可無法。守律令所載。括其大綱。而已。天下之事無窮。非律令所能詳盡。則臨時議處。亦斟酌於情理之間而已。必一事自爲一例。而例又不一。姦吏因緣得爲淺深。豈能免哉。頌之此書。言其大槩也。

劉弘上表解怨釋兵

晉惠帝永興二年

表曰。自頃兵戈紛亂。蒼生塗炭。生於羣生。災難延於宗子。今日爲忠。明日爲逆。窮其反而互爲戎首。或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

郡諸將。各執其志。卷之九

上

賈

降無備。得之。臨中華。有杆軸之用。而股肱之臣。不惟因循。職事尋常。自相楚割。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自放於十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諸將越等。今兩拜。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就。諸書。擅與兵馬者。天下其伐之。

按武帝貽諫不善。以惠帝之尊。而授以大器。以賈氏之兇。而樹立中宮。遂就姑殺子。流毒播神。播毒海內。事願崇富之徒。驕首流。而又損順之。事轉相殺。害繁。應珍。而夏丘。據自有天地以來。其禍未有如之之險者也。然皆由於賈充。試付而

武帝身之三綱大壞。殃及子孫。天報昭然。豈曰述數之不幸哉。

周顒陳頌論世事

晉懷帝永嘉五年

周顒奔琅邪。王廙。濟以顒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議國相。亦遣。龍道江。見。府微。謂顒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軍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其論世事。退。謂顒曰。向見。督。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顒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慨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

卷之九

上

賈

顒道。上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非以取才失所。先自室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如有耆老。一節。顒感朝廷。委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儒人。王職不。法。物。墜喪。大欲制達。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實。信。謂。我。卓。成。於。審。舉。顯。朱。邑。於。相。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從。從。

按王導才望。亦東晉之巨擘。然非夷吾。庶也。陳頌之論。切中時病。矣。而導猶狗彘。豈能克復神州乎。

劉進漢江中流擊舟

初范陽祖述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宿中夜聞雞鳴琨現覺曰此非尋常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府以爲軍諮祭酒遷居京口糾合驍健首於府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迷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重風響應者矣府素無此伐之志以進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以年三子定不給親仗使自召募遂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

集解卷之九

西晉

流擊舟而晉曰祖述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按晉人雖清談廢事而豪傑之才尙自不乏劉琨調略短於智慮非祖述之比也若陶侃之遲覺自勞亦有致力中原之志清元帝微弱不能驅策之耳

于寶西晉論

晉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敬衛以御物而知人善柔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衆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成

無異國用繼前烈至於世祖建平皇極仁以厚下儉

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府廈之舊城班正朔於八荒于時有天下養府人之謫雖太平未洽亦是以前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功陶尹無其職之貴朝爲伊周成樂臨國政遂表於亂人操其爭散於四方方當無鈞石之鑠關門無藉車之固我獨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才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綱而得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固根深則難拔理難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受

集解卷之九

五

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善樹本如此其固今昔之體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家純德之人鄉之不二之老風俗淳樸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誕爲貴而廢名檢行身者以放蕩爲選而狹節信道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剝頹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史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嘆焉以爲友康矣自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屈辱於貨欲之塗遂有爲人擇官官者

為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遲超越不抑資失德

悠風塵皆奔就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食者

女工任情而動有逆於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弟之

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

本必先頹其此之謂千故觀阮籍之行而覺其教

之所山蔡氏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難考

吳之功而將降之不讓思祭氣之謀而寤成私之

有費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成之奏

錢神之論而觀龍路之彰其風國勢既已如此難以

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恩博以放

蕩之德臨之哉廣帝承亂即位藉以嚴臣恩帝將播

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

復取之矣

按此論蓋括發賈長沙不能過也

晉書世祖卷之九終

晉書世祖卷之十

庾亮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世唐 孫 世晉 讀

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梁益門用諸
軍州刺史荆湘上女相愛侃性聰敏恭勤終日
欲勝危事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諄人曰
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
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
或以談戲廢事者侃取其酒器搏之其悉投之於
瓦將吏則加鞭打曰撈捕者汝猶奴戲耳老莊浮華
非先王之法言不爲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達
乎此足自謂矣遠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
所致雖微必慰賜參佐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詞辱

按晉之風俗靡弊極矣侃以勸勵矯之是以克有
成功

溫嶠推陶侃爲盟主 晉成帝咸和三年

更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
聞會南陽范汪至等陽言峻政令不立貪暴縱橫威
已兆雖強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
納之亮許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
亮曰陶征西位重兵強宜其推之嶠乃遣許護王愷
期詣荆州遊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顧命
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則乃
願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
二日午南參軍榮陽毛寶劾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
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旋
猶當升示不覺其自爲攝求邪宜急起信改書言必
應俱進者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喻意情卽遣使者改
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有衆七千餘於
是列上簡書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溫浚登舟
陶侃復遣龔登還嶠遣侃書曰夫軍有進無退可
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
舉諸郡軍並在而次雖須仁公軍至便齊起仁公
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或下輕任
重實惡仁公篤受遠近成規至於首啓戎機一敗有
辭僕與仁公如有尾相衛爵齒相依也或或者不達

向者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每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枘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瀕緇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眾見救。况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僻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饒饒。將來之虎。乃當甚於北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昔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愛子之痛。今約峻因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聲。咸皆切齒。今之進退。若以石投卵耳。若復召兵。是為敗於殘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愈期謂侃曰。

蘇峻若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歸。晝夜兼道而進。

按嶠忠義所發。詞旨慷慨。再造晉室。洵其力也。唯侃為國方嶽。不急君父之難。再三邀致。乃戎服登舟。委棄之節。有違心矣。

溫嶠留侃破蘇峻。晉成帝咸和三年。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人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部多提人情。轉相朝上。晉西軍者皆曰。峻既無有驕失。其從驕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

終歲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史卷賊及累戰。不勝。嶠亦謂之。騎軍食盡。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要無良嗣。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拔弱。二房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將。徐來珍賊。不為曉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戰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眾。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因逆。滔天何憂。不滅峻。曩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重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問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祥。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眾獨返。人心必沮。沮泉敗事。畏旗將迴。持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謂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長。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重鑒齊三軍。示眾心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其往者。札沒非不。嚴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國不可破。邪。賊亦畏。非昔勇健。公可試與寶。使上岸。斷賊資糧。名賢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根。矣。魏素之加寶督護。而進

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眾
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騎軍毛寶燒陵
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出不去庚午戰峻墜
馬斬首

按淵騎既侃合兵討峻久而無功侃有去志侃去
則騎孤軍必敗峻勢益張侃雖據上流其能保乎
嶠之詞嚴義正足以疎勸陶公而毛寶李陽皆有
忠烈之氣至於燒峻積聚尤爲急者此與曹孟德
官渡之意同大抵兩軍相當非出奇無由制勝而
帥者三軍之命尤不可少有疎虞也師克在和音

之不匹嶠之功鉅哉
卷之十
東晉

陶侃滿朝自魏晉咸帝咸和九年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堂自懼不預朝議屢欲
告老歸國俸吏等苦謂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還位遣
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
章制江蘇梁交廣諸軍八州刺史印傳奉鎮軍資器
仗牛馬丹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
事付右司馬王愷則加督護統領文武甲寅與事出
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愷曰老子婆娑正坐諸
君乙那委於樊鄴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殺善斷識終

鑑審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埒
道及堯尚書梅陶與親人曹徽書曰陶公機神明察
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
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按侃之用兵雖不及孟德而忠順勤勞則亦孔明
之流亞也石頭之役以不預殲命少有遲回不及
嶠之奮發然卒討賊立功過而能改不足爲病鑑
語謂侃侃在西漢魏末豈有非分之圖哉晉史所
記夾指之事蓋魏之委蓋庾亮之黨所致之具是
甚然之宜其鑑明復爲千古高人也

卷之十
陳晉

光祿勳顏含以老選位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
隆重百僚宜爲隆禮太常馮悺以問含含曰王公
貴重禮無偏敬隆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
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問馮
思問汝於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爲之
含曰年任大位在人俗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
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者鍾後化二十餘年
年九十三而卒
按性命之理世多惑於其說而不知其理之所由

夫天命者運數之自然性者天理之在焉人能解
在我之德而順自然之理則有不失其
正則居易以俟自天佑之矣
觀顏合數語可謂深有意義者故以郭璞之
善筮而合不款為此事每九十有餘則可謂知道
之量也

劉期倫江稱士大夫

乙卯風暴者幾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
南州牧大將軍于燕王曹芳典策皆從妹禮又以其
子儁為假節使北將軍張遼走賢王賜軍資樂

金華經世

卷之十

入

東晉

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
守封臨泉鄉侯加黃騎將軍尋翔固辭不受胡疾
江南士大夫以翔者曹魏相向晉西朝貴宴集謂何
允等曰四海板蕩卷三紀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
乃廟堂焦思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
沔肆情縱欲以者靡為樂以傲誕為賢容謬之言不
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允等甚怒
遣兼大鴻臚郭紳持節詣轉城勸命燕王與翔等偕
北公卿渡於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責一旅以滅
有窮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蔓草猶宜早除况寇

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水能登清北方止
當從事已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併壽而有之據形
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
謝廣曰是吾心也

按江南士大夫奇儁者固多然居山水秀麗之地
聲伎采曼之鄉往往有肆情縱欲以晏安為鵠毒
者如江總孔範之於陳陳仲微之於南唐賈似道
之於南宋蓋樂於流俗而不能自振也然則
運成敗在於臣子賢愚臣子泄泄者皆以事將何
濟哉觀劉翔所言是令江南士大夫愧汗浹背而

金華經世

卷之十

九

東晉

謂巴蜀為形勝尤知兵勢中護軍謝廣雖為辭
豈真有槍石虎賊李壽之界乎桓溫才智過人克
蜀之舉足為江表吐氣而臣師又不終生民之塗
炭無時而已也哀哉然劉翔之議論如此江東無
其比已

桓溫伐蜀

晉穆宗永和二年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晏相虞
喬簡之曰夫經畧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下於晉
中不必待衆言皆令也今為天下之患者初蜀二寇
而已蜀難險固比胡為難將伐之宜先其易者不

勢無道官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閉關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環之子也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即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諸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小而寡人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必不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按相溫伐蜀得袁喬之力為多喬之所論與司馬錯之議正同亦由李勢無道中外離心故敢冒險而進假如勢守禦有素上下協和則溫亦未易入也大抵伐人之國必先察其君之昏明故曰乘弱攻昧取亂侮亡溫與喬其知此矣然彭模之戰聚去奎觀乍橋之役失及溫之馬首非袁喬之愚切難不敗矣人虎穴得虎子誰在子將帥之得人耳

恭老泉云鄧艾親兵於蜀中非劉禪之廟則百為之師可以坐縛知彼知已百戰百勝用兵者其亦詳審於彼已之間而可歟

俞歸論張重華不宜稱涼王 晉穆帝永和三年

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長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今曾不如許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棄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其撫州主為涼王人臣曹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曰吾子失言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及周之衰吳楚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無夷裔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而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殊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君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若帥河石之衆東平胡羯修復陵廟迎天子近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按此等文字逼真左丘明矣俞歸可謂不辱君命

王猛見桓溫談世務晉書桓溫傳

北海王猛少好學。偶值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愀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被褐請之。問曰。當世之務。若無入溫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著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桓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

卷之十

王

東晉

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

按王猛之才。不亞於桓溫。溫雖北伐。但欲伸威境。外以懾服江東。非真有弭民伐罪之志也。故猛之言曰。百姓未知公心。發已窺其隱矣。溫欲與俱還。猛辭不就。蓋知溫之不能用已也。假若溫有請葛武侯之忠。猛寧不棄裴以就之乎。

孫綽論遷都洛陽晉書帝紀

而年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出是

晉書王猛流江表。已歷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人者。龍成行。雖北風之思。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文。明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細皮。遊城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休養之思。豈不難於聖心哉。溫今舉議。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之樂。除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權臣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變之。舉取於窮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棄舊業。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得。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冒亂之鄉。將頓什道。寧願漸江川。僅有達者。武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

卷之十

王

東晉

也。恆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掃平梁許。清查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已有復遠京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奈何捨百勝之長理。奉天下而一擲哉。綽亮之孫也。少慕高。尚者。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若遂初賦。而知人國家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溫溫曰。在肯喪亂。忽涉五紀。成伏降。雖懷內此。春言。則頗慨歎。後知欲剪脚三軍。湯武以成。摩清。

中幾先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委之高算但洞守丘墟所營者賈餘始之勤故勞瘁也事果不行

按晉之兵力人才可以收復中原因君臣安原無報雪之志心江表恒溫請遷都洛陽其意非不忠也然果有成算王述之言得其情矣然遷都未可遽行而遷都之謀則又不可一日而忘也神州陸沉百年丘墟以偏安江左焉得計當華諸子豈不有愧於桓溫哉

謝安王坦之盡忠輔衛 晉書卷之十

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詩中王

坦之迎於新亭是時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及朝士有位者皆戰懼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日部超常為溫謀主安與坦之見溫使超臥於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部生可謂入幕之賓也時天子幼弟外有賊臣安南

之盡忠輔衛平安晉室

按自古強臣移人國社必有奸臣內應如劉放華欲賈充崔胤之徒是也乃謝公之從容雅量生死富貴置之度外溫固心竊服之而息其妄念矣夫以坦之名流且倒執手版而安從容談笑消弭禍變則安之鎮定誠未易及也

泰有堅違眾議諫寇晉 晉書卷之十

泰王堅舍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畧定唯東南一隅未肅王化今畧計吾土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福書監朱彤曰

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職晉主不銜壁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然後回輿東還晉成僞宗此千載一時也堅喜曰是吾志也尚書

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踵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雖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大差孫皓皆保據江朝不免於今

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慮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建虛無道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舉兵借穀以待其變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街衢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平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二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靈二也我數戰克虜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事如此吾復何望吾懷兵百萬

卷之十

東晉

資仗如山吾雖未爲令主亦非闇劣乘累提之勢擊乘公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圖此殘寇使長爲國家之憂哉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勢將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愛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羗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猗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侮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按晉未可伐其理甚明有堅違衆悞諫始天奪其是也僅存附錄其尤爲灼見乎

謝玄謝石等大破苻堅於淝水八年堅乃謂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彤來說謝石等以爲逼弱其勢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苻堅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逐破也石聞堅在壽陽其軍無不戰以老弱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琰與弟琰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果成阻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捷之戰成及弋陽太守王謬又兵斷其歸津秦主騎尉滑孚赴淝水士卒死者萬五千

卷之十一

東晉

八號秦陽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勁敵何謂弱也撫然如有三邑秦兵逼淝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若懸車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却使晉兵得渡以交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遇之使不得上門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輕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秦兵進

不可復止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謝琰騎
界陳欲以陣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
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踏藉而死者蔽
野寒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
不敢怠草行露宿重以饑寒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
却朱序在陳後晉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
大錫徐元喜皆奔秦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
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失單騎走

按淝水之戰說者以爲晉徵天之幸不盡然也夫
晉之君臣和睦未有失德此固天之所助而謝玄
謝石劉牢之等謀勇兼備實皆名將也夫兵之勝
敗前鋒最要秦將秦成阻澗爲陣劉牢之直前渡
水擊成新之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秦人固已奪氣
矣及逼淝水而陣又中謝玄之謂其兵家之忌蓋
首兵渡水則其氣自倍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
也况秦兵一退不可復止平日之紀律安在乎人
徒知玄石等淝水之戰不知玄自廣陵救之戰敗
俱難彰起又敗之於盱眙又敗之於淝水同秦人
之所深畏也倘非朝廷有謝安

謝石劉牢之等謀勇兼備實皆名將也夫兵之勝
敗前鋒最要秦將秦成阻澗爲陣劉牢之直前渡
水擊成新之士卒死者萬五千人秦人固已奪氣
矣及逼淝水而陣又中謝玄之謂其兵家之忌蓋
首兵渡水則其氣自倍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
也况秦兵一退不可復止平日之紀律安在乎人
徒知玄石等淝水之戰不知玄自廣陵救之戰敗
俱難彰起又敗之於盱眙又敗之於淝水同秦人
之所深畏也倘非朝廷有謝安

與玄石再造晉室而不矜不伐勞謙有終易之所
訓大車以載者也晉室名臣此爲第一流謝琰
侃王坦之彪之次之若王導者心術未光烏可與
之比肩也而或者以安履齋之折言其矯情鎮弱
鑑註以爲大兵壓境一戰而敗之安得不喜乎嗚
呼洵可謂之偉人哉

劉裕起兵討桓玄 晉安帝元興三年

劉裕從徐充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豁入朝玄謂王
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拔殷勤贈賜
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

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
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玄以

桓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刁逵爲豫州刺史鎮歷陽
弘豁之弟逵養之子也劉裕與何無忌同身還京口
密謀興復晉室劉遭弟叔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
玄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教曰天下自有英雄
苟爲失道雖強易弱且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
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教曰所見唯有劉平耳無忌
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義定謝玄憂懼一
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

是為一世之雄劉殺家無遺石之儲持滿一擲百萬
何無忌憚似其勇其舉大事何謂無成

按桓玄本非雄豪之才但以屈父之餘勢妄誕
狂逞值道子皆庸元顯孔吳劉牢之失物情遂
謬失措遂妄思禪代寢寢天物登御座而忽忽
已知天之不假易矣猶且矯厲苛細好自矜伐上
本繁興朝野思亂近劉裕之義旗西指玄已心膽
欲隨矣尤可哂者輕弱所載不遇服玩書畫驪馬
西奔自修起居注單心著述宣示遠近迂潤如此
凡上之肉也江乘之敗玄問吏部郎曹靖之曰卿

金書卷之十 卷之十 東晉

何不諫對曰惟上君子皆以為亮舜之世臣何敢
言夫以屈父篡逆而謀之徒乃北之於亮舜是
則使臣繼大何代哉有徒足遺蓋書史垂謫將來
有國家者所以貴遠夫巧言令色孔子也

劉裕伐南燕 晉安帝義熙五年

已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而
船艦輻重步進至邳邪所遏皆築城固其守之成謂
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
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燕矣鮮卑貪
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不謂我軍遠入不

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淄守固固必不能守虞翻對
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兵至台議征

帝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
宜據大峴使不得入賊口是時沮其銳氣然後徐
精騎三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
衆綠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
固枝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變除不苗使敵無所資
彼借糧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
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青
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孰勝以人事言之彼

金書卷之十 卷之十 東晉

來彼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
萬萬麥禾布野奈何受苗徒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
使入峴以精騎蹙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寧廣王賀
損益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以無日矣太尉
林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
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
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
從兵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琨矣今年國
滅者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後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恐
收鎮下獄乃撤舊梁父二戌修城障簡士馬以待之

劉昭道大略。兵不出。格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公本見。故而先喜。何也。昭曰。兵已過。豫士有必死之志。餘糧。糧。人。無。四。之。憂。房。已。入。吾。掌。中。矣。

按公孫五樓之計。明於兵勢。孫容鎮所利。亦不失為中策。乃超肯不從。豈非運數已盡。自求敗於乎。以與星所在。為不戰自克者。真章權之見也。

韓延之復劉裕書。晉安帝義熙十一年。承親師戎馬。遠履西畿。關境士庶。莫不惶駭。屏疏知以。遂王商事。且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款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家國。推轂委誠。每事詢仰。

王住以。從事見勅。猶自表遜位。况以大過而當。嘿然邪。而已表奉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而遂與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來小。處處。依期。物自有由。來今。後人之君。暗人以利。真謂處依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劉裕死於閭閻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說方伯。獎之以輕兵。遂使席上塵。歎懷之士。圖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昔將伐及朝廷。賢德。寺命。過日。若。諸。勞。有。開。道。於。子。以。下。西。之。至。德。寧。可。無。復。命。之。臣。乎。

卷之十
東晉

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述。都僧施之。昆明。矣。似。今天。長。亂。九。流。潭。濁。震。與。滅。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

按。督。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誦。王。文。思。在。建。康。性。肉。暴。好。通。輕。俠。太。尉。禰。衡。之。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權。殺。國。史。詔。誅。其。黨。而。有。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祿。悅。文。思。遂。休。之。令。自。訓。解。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祿。文。思。並。與。祿。書。陳。謝。祿。由。是。不。悅。收。休。之。次。子。文。寶。見。于。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休。之。上。表。罪。狀。祿。勸。兵。拒。之。祿。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故。延。之。復。書。

云云。夫。休。之。晉。之。宗。室。也。居。上。流。握。重。兵。素。有。得。人。心。之。名。故。祿。借。其。子。誦。王。前。事。而。生。事。端。休。之。表。廢。文。思。可。謂。處。已。非。庇。惡。者。乃。殺。其。子。誦。避。而。與。兵。不。過。欲。剪。國。家。之。枝。葉。耳。韓。延。之。之。疏。洞。見。肺。腑。讀。之。令。人。豈。淨。宜。祿。之。心。服。而。嘆。息。乎。

崔浩論劉裕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後。難。乎。果。能。克。乎。對。曰。克。之。曰。曰。何。故。對。曰。昔。魏。興。無。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備。

卷之十
東晉

而多病。兄弟爭事。終求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勝才何如。募兵垂對曰。勝之垂猶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啻尺土。討賊桓玄。典復晉室。孔會慕容超。南吳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竇融。國臣。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暇見其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喪其遠攻。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募其主。

卷之十

東晉

關中。草莽。雖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爾泰此。無異。清衣包火。張羅捕虎。雖曹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拔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有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善光也。劉裕之平亂。亂司馬德宗之貴。景也。按輩浩之論。可謂知人矣。但可惜者。劉以過人之才。起於布衣。既已被南燕賊。浩之論。可謂知人矣。但可惜者。劉以過人之才。起於布衣。既已被南燕賊。浩之論。可謂知人矣。但可惜者。劉以過人之才。起於布衣。既已被南燕賊。

劉夷。憂歸心。若命將出師。分取。

若之。雖當。望風。舍足。格。前。情。臣。扣。胸。請。罪。不。過。自。手。加。代。耳。然。後。鍾。督。鼓。恭。請。晉。主。復。於。舊。都。平之。業。豈。不。偉。哉。余之。何。勝。之。所。幸。驚。動。思。意。東。還。安。孔。夫。為。元。帥。疑。諸。將。使。不。敢。費。千。金。心。何。忍。于。君。子。有。以。知。神。德。之。不。良。也。

微簡經世編卷之十終

卷之十

主

東晉

其權重而政出多門天下之亂也自此始矣

與江夏王義恭朱文帝元嘉六年

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故性親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難事宜念我抑有者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閭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謹此若事異今日則予幼蒙司共常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懼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嚴不可滿三十歲者能省此益美西門安于

左○不○重○其○任○人○心○不○古○此○職○既○朝○夕○左○右○出○使○王○命○贊○襄○機○務○疑○其○權○之○太○重○故○往○往○變○亂○於○名○實○之○間○不○知○循○名○實○則○庸○才○亦○知○盡○心○奇○責○任○不○專○而○望○其○尊○主○庶○民○難○矣○甚○或○任○官○官○任○左○右○任○寵○幸○人○皆○可○相○乃○以○虛○名○滿○座○大○臣○微○賈○之○徒○猥○然○取○容○何○所○不○至○而○陳○力○就○列○之○賢○人○豈○肯○尸○位○諒○議○耶○宋○文○帝○之○初○政○幸○相○已○無○當○守○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幸○相○也○故○上○華○有○幸○相○頃○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之○言○雖○不○出○於○公○然○實○確○論○也○人○主○亦○擇○賢○而○任○之○可○以○是

諸○先○言○不○須○收○口○求○新○思○亦○氣○不○可○道○此○實○為○難○言○日○虛○無○清○靈○氣○人○能○理○事○者○而○從○之○美○自○出○不○可○意○言○出○之○河○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人○與○之○賜○尤○應○裁○量○言○於○大○事○難○為○小○臣○言○非○也○以○資○變○物○不○服○以○成○知○人○人○耳○聲○榮○華○適○不○宜○今○過○滿○酒○一○一○身○有○餘○皮○有○餘○骨○不○宜○多○言○言○多○相○見○不○數○則○微○我○不○親○不○我○相○復○何○由○知○家○事○也

按○江○左○自○元○帝○以○後○沿○晉○舊○制○風○流○談○論○事○實○爵○崇○卑○惟○論○門○第○布○衣○衣○士○莫○不○登○庸○在○位○者○刑○獄○文○牒○多○不○省○視○王○公○貴○官○室○與○不○省○制○人○主○不○知○條○情○之○意○下○不○省○議○之○事○蓋○施○爵○俸○悉○皆○奇○異○思○之○不○可○日○地○人○心○七○傷○平○實○一○風○俗○稍○變○文○安○之○治○所○以○在○此○一○句○與○兵○請○命○者○生○死○

者固如是乎。不。終殆天降之罰與。

設至史文儒學。宋文帝元嘉十五年。

傳章雷大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

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鶴籠山。使聚徒教。

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盧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

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大。

宗儒學為四學。元徽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大宗。

宗。今太宗以中書侍讀。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

久之還廬山。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

其德。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

儒事。經世。宋之十一。

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

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按文帝雅好藝文。而不知原本六經。格物致知。正。

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分學為四。

則其所好者。僅章句疏讀辭章耳。烏足以云學哉。

玄學尤為不必溫公之論。謂確不可易也。

政治皆稱元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而示覺。

百官皆入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見民有。

所。三年。開。之內。安。無。出。

供。止。歲。風。晨。自。事。面。已。問。同。之。間。得。謂。

相。聞。士。數。操。尚。鄉。取。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

言。政。治。者。昔。稱。元。嘉。焉。

按文帝之治。可謂美矣。然其政之。而。好。

以典兵。構怨為事。又烏所稱仁厚恭儉者。兵。

者不祥之器。人主所宜深戒也。

劉典祖論進兵。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青州刺史劉典祖上言。以為河南門。而。處。

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之。勞。不。暇。索。

勞。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華。有。暑。時。不。可。不。服。

魏。魏。經。世。宋之十一。

遠。赴。應。謂。宜。長。馳。中。山。據。其。關。口。以。民。人。尚。

豐。麥。已。向。熟。因。資。為。易。糧。義。之。計。也。應。謂。赴。若。中。

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清。潰。臣。請。發。兵。七。千。遣。

將。領。之。直。入。其。心。所。若。前。驅。克。勝。則。小。及。河。南。東。軍。

宜。一。時。濟。河。使。諸。實。難。舉。並。建。司。牧。以。初。師。而。

太。行。北。塞。軍。部。因。事。指。揮。隨。官。知。道。其。意。不。可。不。

其。懷。若。能。成。功。清。宣。可。得。官。也。其。意。不。可。不。

促。裝。求。伏。聽。勸。音。

按劉典祖之策。意在進。而。以。

前不能守又謂能取此乎哉天下豈有
世之才能之不在乎民無謀也則矣

周明直言時務疏文帝元二十一年

一、說也凡法有善於古而制於情者莫能廢焉至乎
二、反於體而安於俗者必違而事之今陛下以大才始基
三、不及自南一歲夫衣不過數染而必收實遺積累
四、累司日費常規時本時說是積帶貨者衣也西康
五、歲之制感德之具邪且細作始升以爲檢飾而車造
六、華奢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殷庶民制度
七、日隆見車馬不游貴賤視履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
八、物小民明已解脫官中朝梨一衣庶家晚已教學
九、珍麗之源實先官闕又設官者官宜稱事官官
十、置上候識未求務不應強仕且帝于木
十一、但宜詳置實友茂擇止人亦何必列長史
十二、從事然後爲貴品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
十三、毀以舉進人不察其所以毀譽毀譽
十四、者與惡惡則官退其害甚於此
十五、公家此無非也言事無所不

集詩經世編卷之十一

劉宋

主昏亂繼何哉諫令之本非實故也

按期之所言有關時政未嘗過激而時已不能行
竟以書奏忤旨自解去職甚矣諫諍之不見於宋
季也

魏拜高允爲中書令宋武帝大明二年

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徒官帝謂羣臣曰汝等雖執
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何朕言
之擊所官乞爾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
家數十十年爲益不小不遇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
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權來以自給
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
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即日
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細袍厨中鹽米而已帝嘆
息賜帛五百匹衆千斛拜長子悅爲長樂太守允固
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前史
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爲人相心者或之不信余與高
子游處四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所不
誑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
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佐士商之者
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爲然及司徒出朝臣於微微

集詩經世編卷之十一

劉宋

指陳貴司從聲嘶力竭。始不能言。宗欲以下伏地。遂
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數陳事。理中釋是非。遂請
青。讚高亮。人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此非所謂
屬。者乎。宗受方用事。威振四海。常召百官於都座。
王公已下。皆趨庭。望高子獨長揖。出此觀之。
漢長。可以以見。高子何抗禮之有此。非所謂風節
者乎。夫人。附木易知。失之於心。崔又為之於外。
此乃管仲所以致。於於也。

按高亮之學。問人品。游雅。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一
言足以贊之。矣。當振拔之。人情險。及動而多尤。

卷之十一 九

乃允。謂費自止。和。劉。湘。明。哲。允。滅。不。及。於。難。臣
還之。學。民。在。斯。影。

費子野論分吏部尚書置二人 宋武帝大明二年

官人之職。先王言之。前矣。周禮始於學校。論之。聖里
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宋。州郡積其功。能
五。帝。與。為。錄。屬。三公。委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
之。與。所。聞。者。果。故。能。官。得。其。才。雖。有。敗。事。聽。晉。易。見。
所。失。弘。多。夫。厚。視。深。衷。除。知。錄。舉。擇。言。觀。行。循。德。弗
周。還。公。萬。品。千。章。供。折。乎。一。面。庶。僚。百。位。惠。臨。於。一
司。於是。聲。風。遂。行。心。再。抑。止。于。進。務。得。兼。御。前。也。

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幕
四。其。庸。愈。乎。

按吏部銓選。最為朝廷用人。大務。而世風。靡。化。謂
貴者。多。故。簡。資。格。因。半。冗。登。庸。擇。聲。望。則。浮。華。競
進。二者。文。議。其。要。在。擇。之。於。始。而。已。擬。旨。不。及。兩
清。兩。議。不。及。成。周。此。三。物。教。萬。民。而。有。典。之。萬。世
不。易。之。良。法。也。

費子野論宋失淮北之地 宋明帝泰始三年

卷之十一 十

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
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
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費。不。感
恩。報。德。改。命。效。死。故。西。擺。北。勢。萬。內。塞。開。既。而。六。軍
獻。捷。方。謂。東。于。天。子。欲。買。其。餘。威。而。出。無。名。長。淮。以
北。便。忽。為。戎。惜。乎。若。以。暫。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
奚。為。而。起。哉。高。祖。曠。生。介。胃。經。略。疆。場。後。之。子。孫
日。風。百。里。播。種。堂。構。豈。云。易。哉。
按。還。盤。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今。張。宋。先。後
之。將。甲。士。五。萬。還。安。備。蔡。典。宗。備。成。威。德。皆。不。

安都等遣將迎夫安都等既已遣使乞降則當
最其前乎與之更始擇禦北邊為國一城今乃以
兵迎之使其疑誠大將外叛據險內起宋之為國
能幾何也人主御將之道亦務開心見誠而已
流約論宋室本根無庇宋明帝奉始七年
聖人立法垂訓所以必稱先王蓋由諸國修風是
昭之來世也太祖經綸之義雖弘隆室之道不足
咸土耶不寬古徒見兄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莫以
家情行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求活致以呵詞
之威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際乘之後人太宗

卷之十一

劉宋

因易簡之情據已行之典窮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
今程無此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覆奉命簡樂推
國政斯器展霜有漸豈水自至所由來遠矣
宋文帝殺彭城王義康已開刻齒之端矣明帝據
文帝已行之典剪除兄弟本根無庇是以諸道咸
得據而有之假使諸王尚在人心自有繫屬異姓
安敢屢萌同鼎之志哉嗟乎劉宋同姓諸王其亦
不幸而生於宗室之藉也
虎約論宋明帝寵任嬖臣宋順帝昇明元年
人君南面北重莫絕陪奉朝夕義滿鄉上結盟之

何富有司有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愚固無可謂之
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
通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親歡愜候條舒動中
侍奉無謬古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
不知風惡祖貴無庸虎威外無過主之嫌內有專
之勢勢領天下未之或慙及太宗晚運慮經衰
之統憚憚宗戚欲幼主孤立宋竊國權構造同
此矣

魏書

卷之十一

主

劉宋

彼人主每好託任近習探訪外事甚而羣臣之賢
否政事之興廢皆與謀焉不知彼伴為賴竊而外
市權於人以招取賂賂此沈約所以有以社狐虎
之說也宋之孝建泰始罔亂世之主後世號為
明者往往蹈之不可用為深戒哉

魏書卷之十一終



柏鄉劉奇介貞卷幕

男勳 載

孫

宋順帝禪位於蕭道成 齊高帝建元元年

世茂

丙戌加齊王妹禮進世子為太子 齊那宋順帝下
禪位於齊王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於佛蓋之下
敬則勒兵殿庭以叛與入迎帝太后罷自帥國人
得之敬則發覺令出引令升車收服諸敬則曰
見殺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蕭齊

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子家宮中言
哭帝迫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餽輔國千萬錢是日
自傳陪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賜為不知曰有
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
乃引枕臥傳詔使朓稱疾欲取齊人朓曰我無疾
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乃以王儉
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車出東掖門就東陽
問今日何不奏波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上
是華之從父弟也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舉車前
哭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免

後世之所謂薄情者大抵皆慕而已如於

而親晉因之不勒一鴉長耳尚且不屑對羣臣

大丈夫行事當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斷不效曹

孟德司馬仲達以人孤兒寡婦孤媚以取天下具

言何其壯也觀王敬則所云官先取司馬家亦如

此可謂由爾反爾矣乃當此衰亂之時猶有明若

臣之義者如謝朓之不解璽綬王琨之舉車稱尼

忠義之在人固未嘗盡泯也雖然袁粲之死於

石頭沈攸之權於樸林裴淵之上表數齊主逆惡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蕭齊

先後不同要皆忠於宋室者豈可以成敗論之哉

綱目皆大書而子之所以勵萬世之節也若褚

淵王儉以世臣華胄賣國與人其能免於亂賊之

誅也哉處士何點之贊切中其隱微矣

李崇與盜齊高帝建元三年

魏以荊州已氏授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為荊州

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鎮發陝秦二州兵送之

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安

但須一詔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

之遂輕將數十騎至上游宜謂魏民忠於魏

合邊成得齊人者惡之山是齊人其生
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蜂蟻之患久之便食
刺史竟土舊多劫盜崇命利置一樓樓皆懸旗
之處亂擊之方始聞者以一擊為偉大三大
項之聞聲布百里若發人守險要山是盜發無不擒
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按郭蓋之法因多然功今太急往往有常議之
不若責成大吏勿以文法而暗課督之自無
昔之警崇之置樓懸旗誠為善策然亦漢朝之遺
制也

魏高祖論長城之利齊世祖永明二年
秋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

救俱進不齋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思
六鎮勢分倍衆不固互相閼通難以制之高侯秦漢
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
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
則走終必德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
功可城三千里之疆弱相兼不遇用十萬人一月可
就雖有警勞可日平此長城有五利無遠防之苦
一也北諸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遠以通信

勞三也無無時之備四也歲常澆澆承得不價五也
魏主優詔答之
按長城之築起於戰國燕趙至秦復大修之雖一
時招民之怨然防邊禦狄易於控制拓跋氏起於
代其而高祖猶獻此議是誠設險守國經久不易
之策也

高文公仁恕簡靜齊世祖永明五年
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
十餘年未嘗有譴焉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帝命黃
門郎與侍扶侍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情同寒素

昔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拘拘不能為親念故
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其人多允
之婚媾流離饑寒允領家賑施咸得其所又隨其才

行薦之於朝議者多以初附問之允曰任賢使能何
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
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年九十八贈侍中
司空贈諡曰忠穆初以來作人豪貴皆莫及也
按允之為官固無可議矣而享年幾百思其如常
其於躬身養性必大有所得者矣故以仁恕簡靜
四字榮之亦可以想見其為人也二氏之德無

○言○長○生○乃○壽○或○不○永○是○知○人○生○貴○知○陰○陽○之○道○
○明○消○息○之○理○而○不○在○於○枯○槁○寂○滅○呼○吸○吐○納○也○
○韓○嶷○增○益○教○租○備○賑○疏○齊世祖永明五年

○古○先○哲○王○儲○積○九○稔○建○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
○斯○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
○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三○自○承○平○日○久○豐○稔○積○年○說○相○
○於○此○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絃○服○工○商○之○族○饌○
○珍○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襁○褐○故○令○耕○者○日○少○田○
○有○荒○蕪○穀○帛○帶○於○府○庫○貨○盈○於○市○里○衣○食○困○於○室○
○罷○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
○鑑○古○鑑○世○編○卷之十二

○昔○宣○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
○數○年○之○中○必○有○盈○贖○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濟○州○租○粟○纔○可○給○俸○畧○無○入○倉○雖○於○民○為○利○而○不○
○可○長○久○脫○有○天○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
○可○城○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餘○出○賑○所○謂○私○民○
○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
○按○教○荒○莫○善○於○積○穀○而○往○往○為○官○吏○侵○漁○故○家○
○濟○有○名○無○實○提○舉○之○法○宜○有○所○成○也○

○降○祀○祖○考○於○私○室○齊世祖永明九年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經○餅○鴨○雁○孝○皇○后○司○

○陽○明○高○皇○帝○肉○貽○諸○義○昭○皇○帝○著○鵠○炙○魚○皆○所○嗜○也○
○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帝○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
○為○吾○致○祠○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示○於○
○清○溪○故○宅○牲○半○服○章○昔○用○家○人○禮○臣○先○曰○昔○屈○到○皆○
○支○廟○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況○子○為○天○
○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侯○公○欲○祀○祖○
○賓○武○子○猶○非○之○而○况○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
○乎○齊書
○按○齊○之○取○宋○乘○機○違○命○非○有○大○功○德○於○世○也○宋○氏○
○諸○帝○在○廟○求○食○則○其○精○爽○猶○有○憑○者○是○宜○恤○其○子○

○孫○封○以○國○士○奉○厥○禮○祀○作○賓○王○家○庶○幾○有○合○於○義○
○矣○不○是○之○為○而○乃○令○庶○婦○祀○祖○考○於○私○室○書○之○史○
○冊○不○亦○鄙○乎○
○成○淹○論○事○不○宜○用○朝○服○齊世祖永明九年
○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欲○以○朝○服○
○行○事○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宋○衣○入○氏○庭○昭○明○
○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回○昭○明○等○固○執○不○
○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道○著○
○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列○
○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蓋○裴○玄○冠○不○以○弔○此○重○推○所○

知也昔季孫如齊求遺喪之禮以行今卿自江南達
來弔親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日
三國之禮應相準望齊高祖皇帝之喪親禮下彪來
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爲疑何至今日獨見要
淹日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不使之日齊
之君臣鳴下盈庭翟璜瞋目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
以素服屬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
廬舍謂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日三王不同禮孰能
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峻相顧
而笑曰非孝者無親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

卷之十二

七

齋齋

齊朝此既成服不可以弔唯王人裁其弔服然違本
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
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
史書之乃以衣帽給昭明等使服以致命已丑引昭
明等人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敬遣侍郎賜
絹百匹

按朝服而弔自非禮之所宜成淹辭理罪昭明
峻之所以見屈也然齊既遣使赴弔而服制之不
講疎亦甚矣即此一事知齊人之不及魏也

孔稚圭論置佐助教齊世祖永明九年

初晉張斐杜預其註律三十卷自奉始以來用之
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
吏得爲姦上謂心法令部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
刪定郎王植集定二注表奏之詔於卿八座參議考
正竟陵王子良德其事果議異同不能壹者備古今
求是處書成廷尉山陰孔稚圭上表以爲律文雖定
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竟寬狹結於獄中
竊時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
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
若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書策試高第即加
監書世編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人

蕭齊

能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詔從其請
事竟不行

按法律固治世之用然士子求志之始宜先仁義
道德根本既正服官習之亦未爲遲雅理之議抑
未也後世置律判於二場其亦有見於此乎

聖德顯宗疏用人極刑齊明帝建武元年

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
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教士人
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
何藉於皇家蓋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

雖屬

房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微墜於
草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
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
長錄重者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則罰之要在於
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大有罪雖極之薄人莫敢犯
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列之官欲
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無私迭相敦勵遂成風俗。陛
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
如仇讐是則吏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
蓋由於此謂宜教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按顯宗所陳多有可採蓋北魏之名臣也
魏文帝欲移厥易俗齊高宗建武元年
帝又謂陸敬曰北人每言北俗質樸何由知書朕聞
之深用愜然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題學與不學
耳朕脩百官典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爲天子
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聞見廣博若
永居北復值不好之土不免而增耳對曰誠如
聖言今日雖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帝甚悅
按魏之文帝可謂賢矣力行三年之喪起越累歲
仍詔群臣自非金華聽終三年喪而服哀是

稱重鄉飲崇更老改姓氏賜冠服遷濟陽雙園諸
祀比干之墓立孔子之廟教睦宗族褒貶賢偶
臣饑民視下如傷其於先聖先王之道孜孜行之
惟恐其不及也然致治之美由於好學而垂使恒
代之人無不知書是以風俗淳美號謂三代之後
而易有是士乎謹之曰文匪虛美已
魏文帝與羣臣論選調齊高宗建武二年
帝與羣臣論選調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此果
如何李冲對曰永審上古以來張官補位爲齊梁子
弟子爲致治乎帝曰敬爲治耳冲曰然則陛下何爲

專取門品不投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
知然君子之門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
故用之冲曰傳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帝曰非常
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彭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
門地不審魯之三和孰若四科著作佐郎曹顯宗曰
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
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項之劉昶入朝帝謂昶
曰或言雅能是寄不必判門朕以爲不爾何者
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此殊爲不可我
今八族以上十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

有七等者。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

明止爲一人。渾我典。騎也。

按用人之法。天下治亂所關也。自當選取賢才。不

必專論門第。然制體之中。固有鴻碩之彥。而世胄

之家。亦多幹練之英。是在人君者。兼收而用之。

斯世無遺才。元宗象賢者。固可以補其闕武。而道

著丘園者。亦得以奮跡。明廷矣。蓋晉以來。大約專

重門第。而亦參之以單寒。不能得其平也。親帝之

言曰。君子之門。情使無當世之明。要自德行純篤。

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其言

不爲無見。然所重在於門品。是以諸臣未盡以爲

然。而溫公亦非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亦復大學之

制。教育公卿人大之子弟。以長養其才能。而自

之。十有才能著聞者。察而舉之。合此二項。以

經史文藝。則庶乎無偏重之弊。而人才不可勝用

矣。

鑑語經世編卷之十二終

鑑語經世編卷之十三

柏鄉魏裔介貞菴集

男勳 毅 孫 世康

梁武帝論天命

梁武帝天監元年

世康

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

容問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難殫精之力。

終亦敗。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相有。令名者。皆物之

朝。止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

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畧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

蕭惠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與我

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

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害物心。我於時依而行。誰謂

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猜滅。公等

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義而。公等

兄弟離復絕。服宗屬未遠。齊宗之初。公等

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大命。如我所

殺。若無天命。何能行此。是公等自取滅亡。且也。武

晨卿門我聖。其生。卿自門。公等兄弟離復絕。服宗屬未遠。齊宗之初。公等

卿若能存。武承元之。公等自取滅亡。且也。武

鑑語經世編

卷之十三

蕭梁

諸上聞之日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等聞之
謂輒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漸爲
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振能走馬步地計
馬足以賦功此戰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
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
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遠等潛行木
底竊勸入城城中始知有不測之憂楊大眼勇
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捷魏城中爲陳大眼
聚騎聞之魏人始驚一將一將甲甲甲甲甲甲
甚衆矢貫大眼不臂大眼退去時口裏自語來降

卷之十一

版乘素本與魏自角如意以麾軍一日魏人萬方
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輒子點請下城以避箭
輒不許軍中驚輒於城上厲聲呼之乃定使人過淮
北伐弩發者皆爲楊大眼所著景宗募勇敢士千
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
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草所獲是役
始得縱弩放之命景宗等豫裝高麗使與魏人等爲
火攻之計令景宗與輒各攻一橋輒攻其南景宗攻
其北二月淮水暴漲六七尺輒使馮道振與盧江太
守裴逢秦郡太守李玄劉等乘關艦鼓擊魏船

軍盡燬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背從而焚其橋
大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所倚水又漂疾候忽
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
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身棄城
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長
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輒遣報曰魏人
喜不暇答語但呼曰更生更生諸軍遂北
吳軍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積生擒五萬人
敗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噓蹙不可勝計
按魏郡書上表言鍾離不可攻而魏主不從也

卷之十二

魏主遣使請中山王英議攻取形勢謂英曰
從兵必敗魏遇草服之奸謀善戰乎是言也言
成於火攻梁主之廟算有定而曹景宗輒一將
和協是以成功易曰師貞丈人吉豈不信哉
許德論封禪之非梁武帝天監八年
魏梁倚宗是爲巡狩而鄭引考經命決云周於
山考績梁燔神乎梁明刻石紀號此經書之曲說非
正經之通義也梁武帝一龜符春夏秋冬周備四
若爲神何具數也又如官古書所說七十二君經
人之明世賢民淳安得泥食檢王結總魏高安得

後儒不明其說而紛如聚訟咸失其指歸蓋之謬
可以破千古之謬爲姓名之主斷言之下一錄
假大有確於禮教也

魏上於武乾帝諸僧及朝臣講維摩經時魏主
尊高僧以小事經籍中書侍郎河東裴延壽上疏以
爲漢光武罷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講義帝
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廢
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聽聽座殿俱開然五經治
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

七

蕭

內外俱崩真像斯暢矣。塔像教盛於洛陽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水明寺。千餘間以處之。是土南陽焉。亮有巧思。魏主使與河南王甄理沙門統僧還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開基寺。神巖整土木之美。出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廣佛成於六朝而魏之顓宗不尚五經胡大
學寺至一萬三千條則沙門之多可知矣通鑑書
之以見其非於通鑑書之通鑑書之通鑑書之通鑑書
于是調停之見外何不崇孔子乎

李崇請脩明堂太學 梁武帝天監十九年

昔在宮闈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世稱一水之美而
水軍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今人者十之像二
爲九層浮圖樹地築臺下及黃泉所闢高九丈上
制復高十丈每夜帶鈴鐺聲聞十里佛殿如大柱殿
南門如雀門僧房十間琇玉錦繡藏人心目自佛法
入中國場廟之盛未有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
爲高祿遂都垂三十年明堂未脩太學荒廢城闕府
寺雖亦頽壞非所以還靈室構嚴刑高國者也今國

人

千鐘有學官之名而無教養之實飽異鬼絲絲茶南
箕上斗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南方摩靡之有省
承寧十木之一城瑞光村凡之力秀石空鑄琢之勞
及諸事優非惡者於三特農墮脩此製條使國容嚴
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府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按塔廟盛而學宮廢沙門衆而民力竭學言不用
深可太息

李陽論佛

○太○和○好○事○陸○民○多○經○戶○爲○沙○門○高○陽○王○友○李○場○上○
言○二○千○之○罪○良○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貴○

進爵宣城公。謚曰文昭。而其家子孫才識學問皆卓犖蔚郁如此。何自宋元明以來。人才寥落。令人有今不如古之感乎。

張善惠論。后父不宜稱太上。梁武帝天監十七夏四月丁酉。魏泰宣公胡國珍卒。贈假黃鉞。封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贈議衛事。極優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國珍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諡諡大夫常山張善惠。以爲前世之無傳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若獨上尊號之。左右莫敢爲通。會朝氏。下詔曰。

石乃指表以爲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門上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今司徒爲太上。恐乖繫救之意。孔子稱必也正名乎。比克吉兆。定而以禮改卜。在天地尊靈。所以垂至戒。成聖情也。伏願停道士之號。以光之廟。

按太上皇之號。始於漢高祖。尊稱其父。而後之繼祖。傳位於太子。羣臣上尊號曰太上皇者。未聞也。父而有太上之稱也。武則天立武氏七廟。號於此矣。是時他人皆不敢言。而普惠侃侃言之。洵無愧於諫議大夫之號也。

張善惠諫。魏主過崇佛法。梁武帝天監十七年。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其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逮遊於內。意禮性時人。靈未穆。思謂修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失願淑慝。威儀爲萬邪作。武躬致郊廟之虔。親耕籍田之禮。釋尊成均。竭心于政。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祿。已逆古令。簡約速成。永造清一。切不復更爲。則孝節可。

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節用愛人法俗則

按鑑言是時魏主好遊鵝苑園不親朝政魏主好遊鵝苑園不親朝政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故普惠上疏切諫如此於是魏主赦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陸見羣臣普用普惠之言也普惠之書北魏可謂直言敢諫之士矣

魏任城王澄疏請都城寺僧徒併梁武帝天監十七年

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僧尼寺各一條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爭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舍深始遠前禁自是卷詔不行私謁彌衆都

卷之十三

十一

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塵穢連魏主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太景明之制非徒使縑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憑藉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精懷法王之社稷內戒所不容國典所共棄也臣聞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郊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徙大外州亦準此

按佛敎貴於清淨故說法多在山林其後沙門依居市廛違犯戒律誠証愚蒙無所不為正釋氏之

魏主亮母年之格未免失人其後世明皇時裴充裴以侍中兼吏部尚書復舊制言之其庸愚流弊者者謂之聖書而才後之士無不謂之今用人不由此二者循資格則資才卑劣起遷刑習巧說場以資格待天下之中人而以其還待天下之奇士庶可以行之承次而不變也

北魏君臣議後梁武帝天監十八年

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五市戶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綈殿命王公嬪主能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綈解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

卷之十三

十一

高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綈過重額什於崇陽勝損足太后奪其綈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時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為榮後高陽上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囿皆於禁苑僮僕六千妓女五百出則儀衛塞道路歸則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埒於雍而性儉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河間王琛每歡與崇爭富駸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應戶之上玉厨高飾金龍此節嘗會諸王宴飲酒器皆水陸珍馬寶玩

制作精巧皆國中所有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寶物
引諸王庭觀府庫金銀綢布不可勝計。禮謂孝武王
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素以富自
負歸而說數三日京兆王繼問而省之謂曰卿之貨
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力。融曰始謂富於我者
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問卿似豪衛在淮南不
知世間復有獨備耳。融乃笑而起。一本錄作笑
按有善之世石崇王徽競相關富卒旁喪身。家
之禍招拔氏累世顯盛府庫盈溢若君臣對。融
免租賦以惠元元崇尚朴素以飾節操。則富於
民天祿可以長保官箴不玷素絲可以成風。融
官其親至於傷股損足亦西笑也。高陽王雍問
王琛窮奢極欲過於崇燈暴殄天物其能久乎。史
云融若貴驕後乃其衰微之漸足知視同替簾在
於人主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又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然則節者
處豐之善物也。

魏辛雄上疏論賞罰 漢武帝普通六年
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懼者一求榮名二
貪重賞三畏刑罰。同避禍難非此數者雖受重賞不能

使。其。意。更。不。能。釋。其。子。矣。明。王。深。知。其。情。故。賞。必
有。元。信。後。報。陳。賈。賈。勇。壯。豈。獨。聞。鼓。之。聲。見。旗
之。風。矣。不。意。數。日。敵。將。王。廣。等。主。而。樂。速。死。其
利。害。懸。於。前。後。能。千。能。耳。自。秦。臨。通。和。後。五。風。雲。已
息。數。載。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
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遊。勝。於。將。士。之。勳。歷。歷。在
目。軍。之。卒。然。有。家。是。使。將。士。無。所。勸。導。而。人。心
所。長。情。而。死。死。而。賞。不。退。而。逃。最。甚。者。而。不。賞
其。所。以。重。敵。奔。退。不。肯。盡。力。者。也。陛下。下。此。詔。家
不。賞。罰。必。行。則。軍。威。必。振。盜。賊。必。息。矣。疏。奏。不
報。

周李榮破葛榮 梁武帝大通二年
葛榮引兵同郡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燒掠
周李榮啓求討之九月周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
光帶鎮晉陽曰我身不能至處非汝無以稱也。自

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有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黑河陸數十里。其強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奇兵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有馬屋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過戰，刀不如鋒，騎軍士奮袖一投，置於馬側。至戰時，葛榮驚走，不聽斬，以持刀自衛。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

滄海桑田衆怒降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
 或更結衆乃下令各從所聚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
 是事情大喜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特出百
 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提其渠
 帥量其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經
 車送葛衆赴洛莫定滄瀛渡五州皆平
 按用兵之道必須用奇况衆寡不敵非出奇何由
 致勝爾朱衆之擒葛衆先潛平山峇以爲奇兵又
 分兵揚聲使賊不測多少賊之耳目既亂心氣已
 亂自然出而衆衆擊是以大勝也然數十萬衆

謝安嘗與客游山陰雪夜因飲
 正德湯等三千人以師
 不足集事欲割郢里兵
 以散曹所將孫習已具
 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
 爾朱兆帥匪勢三千人
 成散將戰馬不滿二千
 於韓陵高岡陳連繫生
 死志先望見敵遠責歡
 曰承安杆當與我戰
 謝安嘗與客人子何在
 曰承安杆當與我戰

其故曰或言聞天柱計汝在戶部言不長邪
且以君說何報之有令上與之奏遂獲歡
高城有將軍徵使文書不與之戰不與之
乘之故以左右時曰其前
後數曹以千計自學園山
與徐州刺史自處於陳略
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
散卒咸軍自去非還管也
仲達奔東郡

救周武之惡極矣此
今未有之奇慘也四
各據一方破之誠難
使

天光臨賀拔岳之言
歡危矣斯格說世
天乃假手於微以
年未易手也段部之
是天無親惟德是輔
兵方畧亦大有可取
人福祿先喪歸道
雷之死地而後生
陳也哉

宇文泰任用蘇綽
梁武帝大同元年
用武功蘇綽為行
郎中

帝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秦與僕射周惠達
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由以告蘇綽為之區處
惠達入自之秦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
對曰稱綽有王佐之才秦乃擢為著作郎與公
卿如是明也觀漁行至漢故會館顧左右有知
者秦召綽問之其以秦對秦悅因問天柱造化之始
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秦與綽馬餘行至
竟不設調署而還遂謂綽至夜問其家事
竟不設調署而還遂謂綽至夜問其家事
竟不設調署而還遂謂綽至夜問其家事

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
蘇綽制文按程式牛山暴人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
多通用之

按綽誠王佐才也
世有有為之主必有能者出為之用若謂天下無
才吾不信也
丹楊陶弘景卒
梁武帝大同元年

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
隱居茅山上早晚之遊及即位弘景
焚香虔受屢以手教召之弘景
焚香虔受屢以手教召之弘景

○領計大事無不先○諸○月○中○嘗○有○數○信○暗○人○謂○之○山○
○中○幸○相○將○波○爲○詩○曰○夷○甫○任○散○誰○十○叔○坐○論○空○豈○信○
○取○湯○賊○遂○作○單○于○宮○時○士○大○夫○就○議○多○理○不○習○武○事○
○故○弘○景○詩○及○之○

○故○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或○謂○其○他○去○
○仙○隱○不○可○知○要○之○清○虛○淡○泊○有○道○之○士○也○想○其○若○
○妓○所○作○之○詩○若○預○知○有○侯○景○之○事○者○然○則○何○不○陳○
○說○於○公○武○之○前○以○答○其○敬○禮○之○意○耶○豈○梁○武○老○髦○
○言○之○而○不○見○聽○耶○嗟○乎○梁○武○之○貪○縱○昏○瞶○杜○弼○之○
○微○文○盡○之○矣○弘○景○一○詩○所○能○惜○哉○

卷之十三

蕭梁

字文泰敗東魏兵於滑山梁武帝大同二年

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
宇文泰兩翼泰問其故對曰散鎮無河其長得衆心
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當散駐
失資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
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懼之兵遂其走監使無
道類泰遣領曰縣公達奚武假執事武從騎皆效
散將士衣服田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其軍中
因上馬騰營若晝夜者有不如法往律杖之其知敵
之計然而還散開泰下泰已與會合之計欲散

卷之十三

三

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嘆
賊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機
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
按宇文泰高歡皆一時之梟雄也泰置陣滑曲蓋
以寡不敵衆欲自掩其所短蓋從高歡用解律羌
舉之策則長安必覆泰之首尾不能相救矣火攻
亦必勝之策復爲侯景所阻之兩軍相背勢
無常驕則必敗是舉歡僅以爲免夜甲子爲人
其不被擒者幸也

賀陳叔陵時勝魏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其一以爲今北邊稱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
戶口咸落關外爾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
責削更相呼援推事微微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
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令繁數窮
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騷擾需用守宰則執
手聽其魚獵榮黜長吏又因之重爲貪殘竊有廉平
郡猶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焉賦之思民
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所以貧賤良由
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素積果如丘
陵列有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
盛語經世編卷之十三

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奇妓之夫無有
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貨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
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
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覲增其排墜
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者之比百費以成俗日見滋甚
欲使人守廉自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
糾奏浮華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
不能及茲故勉強而爲之苟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
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
司莫不奏事恒斗筭之人既得伏奏然便欲說說

是不論國之大體心在明恕惟務吹毛求疵厚服
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茲實由於此
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譏惡之心則上安下謐無
敬倖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
宜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
各檢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及國容戎備四方屯傳
郡治有所宜除陳之有所宜戒戒之興造有非急者
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養其財者
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

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
不止矣如此難以語富強而國遠大矣啟奏上大
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勅書以責琛琛但謝過而已不
復敢言時上優假士人太遲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
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煩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
費損江南久安風俗侈靡故東啟及之上惡其觸實
故怒
司馬光曰梁太祖之不終也宣哉夫人君聽納之失
在於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
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

不勞而收功遠言主約而為益大也。觀天賀琛之詠，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於其所長，詰食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固以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疏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主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好身危，覆拜絕祀，為千古所閱笑，豈不哀哉。

按牧守貪殘，風俗奢靡，使命繁數，所屬騷擾，生民未有不困者。崇儉黜貪，省事情費，誠為急務。而案

卷之十三

賈案

主推諉，飾非累舉，舉百言重人君之度，裁至於檢身則素親講錄典，多虛舉，舉公私損廢，琛未之敢言，使其正言不諱，其罪責不知何如矣。又按通鑑載上教尚文雅，疎簡則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奏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屈者多，王侯子弟多騷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理，每斷重罪，則終日不語，或讀及逆事，覺亦拉而宥之。嗟乎國之綱紀，度既已廢，誰而欲以婦人之仁，經世宰物，即成無侯景之事，亦歸於亂而事於奸邪，未亦之言，納發詐無忌之寇，使錄備交廣。

高祖深游於禁苑，社稷丘墟，子女屠戮，自謂已威。江都生民盡遭塗炭，悲悲好生者，顧如斯乎。此江寧恩王百世炯戒也。

蘇準以喪亂未平，為己任。東武帝中大同元年，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結，性忠儉，準任之。準平賊已，仕紀綱庶政，丞相蘇結亦任之。準能出遊，第頂署空紙以授，結有須，準分俸中，結亦或還，就知而已。結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則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陵痛惜之，謂公卿曰：蘇何書，平生

卷之十三

五

廉讓，吾彼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禮，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酌酒言曰：尚書生平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猶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扈落於手。

按自魏晉以來，全才實少。如準之忠，如結之儉，如瑤之俱諱，其措諸政事者，得則諫諍，失則諷諫。其言曰：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則人如嚴師。則名

縱橫之士所可及也周惠達稱之爲王佐之才亦宜乎

東魏杜弼移梁朝檄

梁武帝大齊元年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微止
之心上享薄兵車之命遂解禁南冠喻以好惡
長算委自我始罷兵息民彼與其利侯景
自生備武遠託關隴依憑竊僞逆上定君臣之分
相結兄弟之親豈日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
干戈對壘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遁逃之數江南流
寓之地甘辭卑誦延發圓身露言浮說卿可知矣而

卷之十二

吳

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迴轂羣
斷絕鄰好徵兵保境羅盜侵國蓋物無定力事無定
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段齊延
得句踐之師趙納驩地終有長平之役胡乃提疲
民焚城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微利是以吳段齊延
勝敗難投石之士含怒作色如赴私讐
依山傍水舉煙艇之斧被皓蠶之帛當
坐積薪而候燎及烽火驚交塵
土崩瓦解塲指舟中寄甲致下

重既殊服賜不等獲一人

齊書者所不爲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遺迹
求之可也後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
已大豈徒然亦意可見彼乃授之以
職使其勢得容委時雖乘便令
衡之職務謀將復作矣然雖
者易爲力計其難非孫吳
行陣曾習軍旅豈同劇輕之
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
於殷倒還不掉狼戾難驅呼之則反遠而聲小不

卷之十三

魏

則我運而禍大會應運望廷尉不尚爲臣白據淮南
亦欲稱帝但恐楚國公侯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
池魚使江淮士子割傷人物氣凶矢石之下云折
竭露之中彼梁主行無謂輕險有素射雀論功
盪舟糧力年老矣遽又及之政散民流
加以用舍力廢立失所勸懲俗飾習驚愚整
滿懷妄致業驟競盈胷治時淨災異降於上怨
滿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
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
必將禍生骨肉家世腹心

崔數無敗藏之虛空請熊蹯言
中實今實其時鵲蚌相持我乘其弊方便
精甲輝日四七並列百萬為舉以轉石之形為機有
之勇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於庭家之宮
靡靡遊於姑蘇之館但恐車之所觸輒劍戟之所
謀鋒已挫於焉顛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千孫蜀
之公子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加
驃騎之號凡百君子勉求多福之可也門七二十八
也

按杜弼之微文可謂曲盡情事矣而其議論梁武
也

數語尤洞然如見其肺肝可見矯為之行不可以
欺後世並不可以欺當時之議者也其後梁室禍
敗皆如弼言弼豈但文詞之士哉

蕭介論侯景不應資給 梁武帝太清元年

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雙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
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養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
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卓而為賊劉牢反王泰以歸
晉趙盾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解之性養
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為前朝
明讓之選位忝台司任居方伯

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曲宇文不容故復
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周國降
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入師失地直是
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輿國若國家猶待其
更鳴之晨歲暮之致臣竊惟侯景五月茂偉之臣
鄉國如履庭背君親如道莽豈知達意乎德為江
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惡臣料老賊使不
能朝政但楚襄將死有城郭之忠衛魚臨門亦有尸
諫之節臣奉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

按侯景狼子野心與高歡同起於命身自
也

詳萬端既與高氏有隙其初本欲歸命關內復
高澄以宇文泰壽識有餘恐燭其奸故托命於南
意欲得兵柄之役亦為高歡之所為耳蕭介之言
字字忠憫痛心切齒乃梁主老而昏憤未昇斯而
奸利既納侯景又與東魏通好為高澄所愚升以
致景之反謀愈火即日渡江賊于正德為之奔
臺賊之凶在旦夕耳猶幸援兵四集與之攻擊糧
食既竭自當退走眾軍合力懸首臺街可立侯也
而復聽其偽和運東府之米入於石頭十萬之與
食既足矣復何所忌况景以人臣舉兵犯關過焉

紀主錢徽宗廟景首波江以去望而受縛于主
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祖胞強
鎮定亦何苦於事也嗟乎天之廢梁久矣景之所
陳十夫切中道老翁之病彼雖亂賊蓋亦有以精
口矣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宇文泰請民為府兵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初魏敬宗以剛朱榮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
敗此官遂廢大統三年文帝復以丞相為之其後
功參佐命至實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
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肅河內公

卷之十三

五

蕭梁

得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侯莫陳崇
謂之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身相唐謂
一書圖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
為府每府一郡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
拔世國大將軍之名起於拓跋氏封爾朱榮位在
丞相上則亦不經之甚非人臣所宜居也而文帝
復以宇文泰為之後遂相沿成例有八柱國之稱
明朝尚有此制至於上之一字蓋為非官此等平
徐文貞公所以附庸之也三代而後
善而超於宇文氏恭泰與麒麟平

者數此百世所宜師法也

周弘正等論還都建康 梁元帝承聖二年

卷之十三

五

蕭梁

庚子下都將還建康領軍府軍制簡新太府卿黃羅
漢吏部尚書宗標御史中丞劉瑛等曰貴王氣已
嘉陵正崩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
廣州刺史蕭瑄言當由天子今使江生
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
正謂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與駕入建康
是為國誌王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屈
者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長計弘正
之曰東人勸東謂非長計西人欲西貴成長象上笑
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
卿以為何如眾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祖左祖
者退中武目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
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
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
下富貴耳上使衛士杜景豪上之不肯對上曰未去
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害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
全盛意亦安之至從爵祿等議
後建康非一統之都然龍蟠虎踞實備安之勝地

也。以故六朝分王三百年。若荊州乃秦之

○ 韻命布祀經尸歛以蒲席束以白茅外自古人主入國受禍如此其慘者蓋前古未聞

國城長幼被虜又失襄陽警乃數口恨不用尹德教之言

按尹德教所言亦奇計也然魏人多梟傑之將而襄陽已在于諸段中是以警不敢行恐又陷蕭輝之禍也警雖較器稍勝然既為魏附庸則亦非第之善者苟延歲月而已

陳朝光義殺王僧辯梁敬帝紹泰元年

初王僧辯與陳朝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頭吳質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石頭地

僧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顏兄顏願終不聽及南

齊書卷之十三

辭約月陽侯淵明朝先遣使書爭之往近數四僧辯

不從朝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

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

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失其志欲

何所為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絳金銀為賞賜之

其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

江州告朝先使為之備朝先因是留駐於京口舉兵

襲僧辯

按朝先與僧辯共討侯景克復梁室可謂同心而

有功矣及齊師調明僧辯始亦不

僧辯雖而後之然不謀於朝先此則僧辯之恩也故朝先得以借兵襲而殺之其事有類於張月陳淦之所為者乃朝先未幾篡梁奸雄傾害豈有為

臨江經世編卷之十三

前部親衛介貞恭慕

嘉子

孫

北齊定國律

形

世

初齊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將軍國多事

依律

文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王琳首陳宣帝人非

論曰忠武王給輜輶車以葬之孫固梁室之忠臣
而湯亦忠武之義士也觀其言則忠臣之義士
雖國之五百客同日言忠臣之義士
手下亦不能遠過梁室帝有言如其言則
疑忌之為害也人主當以度量為先也

梁世宗使中書舍人鄒恭奉書入關丞相堅請
曰帝昔問帝後江陵梁主殊眷今主勢將
振宗而梁主舉兵與尉遲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
將竟為梁主舉兵與尉遲連謀以為進可以盡節

卷之十四

三

陳

周以席志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
語曰莫紹烈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
地雖顯其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孫天
子保京都畏大順以為名教也今尉遲連謀曰吾將
奪已其同馬清難王謀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
才則朝將相多為計就劾節於楊氏以臣計之
終當滅國公必移周祥木者保境真民以
梁主深然之梁議遂止

梁世宗所據不過沿江三百里之地月
民為之第安動必致災殃而難之論

亦甚明曉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可不慎所
發也

薛威以父言為已任陳宣帝大建十三年

初薛威在西魏以國用不足制使說法頗重既而數
日今所為者譬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
施之威聞其言每以已任至是奏威賦役務從輕
簡隨主悉從之薛威重與高祖參掌朝政帝嘗怒
一人將殺之威人固連謀帝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
帝前不帝避之而出威又連止帝拂衣而入良久
乃召威謂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賜馬二匹錢十餘
萬尋復兼大興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
書侍御史安定梁暉以威兼領五職安繁總綱無舉
賢自代之心抗表劾威帝曰薛威朝夕孜孜志存遠
大何遽追之因謂朝臣曰薛威不佞我無以措其言
我不得薛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於困頓
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
豈易屈哉威嘗言於帝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
經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然之

卷之十四

四

唐

故薛威能奉職賦役以成其父之志可謂賢矣
孝經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然之論也

始行新律詔 大建十三年

詔曰夫殺以致惡斯則殊形除惡之體於斯已極矣
首懷身義無所取不益慈惠之理徒表安及之懷輒
之為用殘剩膚體傲骨侵肌都均切雖云律古之
式事平仁者之刑梟輓及鞭並今去之貴帶觸之書
不當徒謂廣軒冕之隆旁及諸親流役六年改爲上
截刑徒五歲受徒三祀其條以輕代重化死爲生
日甚多備於前而便希茲科重官除刑自是法制
定後世各遵用之

按魏稱用法比於齊律刑罰不重而主命高相
卷之十四 五 附

譯楊表裴政等更加修定於是去前世秦輓及鞭
法自非譯改以上無收族之罪並神死刑二絞斬
流刑三百二十里至三千里是期五年一年至三
年杖刑五百六十至百 秦刑五百至五十又制
議請減贖之科以優士大夫卿校大小咸有程式
可謂仁政之大者矣

開皇之治以賞良吏而威 陳宣帝大建十三年
子成隋主如岐州岐州刺史安定梁彥光有惠政隋
主下詔褒美賜束帛及御傘以賜天下之吏久之從
和勳刺史岐俗質厚彥光以靜鎮之秦梁明爲大

及是相部如岐州法部自齊衣冠十八人
光爲著朝飭帝聞之免彥光官或餘拜禮部
光自請復爲相州帝許之彥光聞彥光再
彥光上發隨奏伏有若神明奏稱彥光
是相之官對好郡之 賜策試使體
十有餘部以出資貢之於是風化大矣吏
無不之 又有相州刺史陳清吳以器
以 帝賜以果鼎雍州諸縣令楊
爲 帝賜以果鼎雍州諸縣令楊

卷之十四

大宋廟之所祔服若置而不賞上天祐廟必當責義
神等且師範之因擬爲海州刺史由是州縣吏皆稱
職百有富無

故治天下必以吏治爲第一義防之官
於文帝勸儉所獲然觀其美梁彥光梁彥光
奉勸其於親民之職亦謂盡心矣 而後
若此者未易多見也
陳表陳勳於陳受 陳表或全至後元

諸犯宿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互相嘲答
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士每欲
上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暕等更士十餘人
遊宴後庭無復尊卑之序謂之狎客士每欲
遊宴者數以百計選宮女千餘人習而歌之
之客皆爲宮中寵幸夕達旦以此爲常
椒房之德因已薄矣後主荒於酒色任則羣小
孔範之權熏灼四方大臣執政從風詭譎由是文

武解體以至覆滅時有北地傳錄上書而諫賜死獄中吳興章華上書極諫甲子斬之曉罪實盈矣是以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淫慝之欲劫奪閭閻查差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畫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挑千戈曳羅綺而呼萬民自古昏亂罕或能此於是五十萬八千之兵分路渡江叔寶方且秦伎繼酒賦詩不輟旣而建業不守軍入朱雀之門叔寶與二妃嬪投身以絕引出豈不勝笑矣一載而隋文帝曰何

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是戰爭收拾得却因誰
舞榭歌臺依舊在千古興衰幾度秋
問繁華何處在雨宮煙草古城秋此亦百世之嘲
戒也

房彥謙知天下危亂 肅文帝開皇二十一年

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
直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青瑯太子卑弱諸王擅
擅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審言於彥直曰
主上本無功德以誅取天下諸子皆驕者不仁必自
隳

相誅夷今雖承平其凶可恕是待彥謙法壽之玄孫也玄齡與杜果之兄孫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者知人見玄齡數曰僕聞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按隋文初無功德藉后父之勢羣小猶防鄧澤虛
責等爲之羽翼遂僞作遺詔輔政專權未幾而實
宇文之祥陞位宸極尉遲跋死王謙司馬消警
等皆舉事無成於是別氏遣臣各爲其身娶妻
而宇文氏百戰經綽之天下拱手入於晉六如

矣。然帝以猜忌為心，帝察為明，始計自傳，如
 臣。非有親親賢賢仁民愛物之誠，而受明於
 臣。其推其言而莫之違，操數大將史，莫不
 功。臣如賀若弼、高顯輩，皆以不保首領，而
 視子弟如仇讎。太子勇之廢，行誅戮，嗟乎！已
 不肯免，竟荷於下，何與哉！而元兒處子寶等
 妻妾子安皆沒官，不已甚乎！楊廣早寢，蛇虺其
 自信於勇，偏信獨孤立之為嗣，天下地崩，彼若重
 而昭昭矣。直至宣華夫人見逼，方謂死，獨那可
 而後事而已。嗟！廣無及已，蓋帝雖崇尚儉素，愛養
 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以致天下殷富，然其
 謀不善，認賊作子，楊素張鶴為廣執逆，蓋無功德
 而奪人之天下，天下之所以殛之也，豈無故而然哉！

梁毗論楊素專權 隋文帝仁壽二年

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國家，國子而國猶見
 其時，國公素遇愈重，權勢日隆，脂澤之徒，屬
 其親，聽音者嚴霜夏零，問古者日月南冬，滿榮
 其勢，嗟！廢與候其精，廢所私，皆非忠謹所進，凡見
 其子弟，而列禁州，連縣天下，無事，容息具同，四海
 必為禍始，大姦臣擅命，有漸而卒，一之於此，

年。如。素。之。於。易。世。而。卒。珍。漢。紀。終。假。晉。神。門。一
 以。素。為。河。內。臣。思。其。心。未。必。伊。尹。也。伏。願。臣。等。今
 量。為。處。置。澤。洪。基。永。固。率。土。幸。甚。昔。秦。上。大。加。京。苑
 繁。飲。親。詣。之。毗。願。言。素。擅。權。弄。權。將。領。之。處。殺。戮。無
 道。又。太。子。勇。王。罪。廢。之。日。百。餘。無。不。處。味。而。素。楊。肩
 奮。喜。見。蒼。色。利。國。家。有。事。以。為。身。幸。上。無。以。屈。乃
 拜。之。

宣。陽。素。之。惡。極。矣。廢。一。太。子。及。一。王。威。權。之。盛。聞
 朝。畏。懼。而。依。附。之。者。靡。然。比。肩。接踵。蓋。有。莽。操。終
 溫。之。志。焉。毗。乃。敢。於。糾。彈。真。忠。臣。也。隋。文。不。能。不
 之。卒。致。仁。壽。宮。之。禍。豈。非。自。貽。伊。戚。哉！

王通獻策不用 隋文帝仁壽二年

是。義。龍。門。王。通。詣。關。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
 通。遂。殺。於。河。汾。之。關。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
 赴。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祿。足。以
 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餐。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
 公。正。身。以。治。天。下。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一。編。什
 也。或。諧。通。於。素。曰。彼。實。饒。公。公。何。敬。焉。素。曰。通。通
 日。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因。在。僕
 公。何。須。為。素。侍。之。如。初。弟。子。實。與。問。通。曰。通。曰。通。曰。

問止惡曰行爭通嘗稱無敵之國其理必平重然之
國其財必削又曰陽勝而怒者讒之國也見譽而喜
者仇之鄰也絕周去鄰讒仇遠矣大業末年於家門
人燕文申于

後文甲子一代名儒也其言語醇厚蘊藉有洙泗之遺風焉若駁難者或出於附會也然隋文無帝王之盛德而請闢獻壽齊求備孔孟家法固如是乎是以後人不能無議也

曉節父子兄弟相忌

初高祖與衛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當謂其

卷之十四

七

K

臣曰前世天子嗣於發辛嫡庶分爭遂有廢立或至
因國服旁無賴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
愛邪帝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德
制方面權侔帝室及其戚飾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
子皆不以壽終臣光曰昔辛伯諫周桓公曰內寵
外寵政廢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
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哉隋高祖徒知嫡庶
孤弱之易搖竹不知勢鈞位過雖同產至
思頗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

乃莫有勝於異母者良以文帝往衛好疑猶亦天
偏心鍾愛臨楊毒之奸謀爲所廢所恩寵最踴喪
之禍立於五子皆不書終雖誅謀不善亦滅人孤
兒寡婦孤嫗以順天下之教也豈但勢鉅位通而
牛亂乎

隋煬帝行幸江都 隋煬帝大業元年

八月壬寅上行幸江都發顯仁宮王弘遣龍舟奉迎
乙巳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落口御龍舟龍舟四重
竊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屋殿內殿東西朝堂

屯一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瓦下重內侍處之皇

卷之十四

古

廣

三車水殿也又有深彩朱烏蒼螭白虎玄武飛羽
 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叛膽黃蔑等樓十餘座後宮
 諸王公主有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華内外自詞
 供奉之物其用輓船士八萬皆人其挽漆彩以上者
 九千餘人謂之殿腳皆以錦絳爲袍又有千采青龍
 綠龍噴波八樞艇舸等數十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
 載兵器帳幕兵士以引不給夫舳艫相援二百餘里
 照擺用陸騎兵舳舨岸而有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
 百里内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畢陳水陸珍饈

高祖既將之際多棄理之

按自古人主驕奢未有如斯之甚者。樂糾之四山酒池九市長夜方之更甚。然同歸於亡。其所謂彼昏不知惟日昃也。

劉焯對牛弘問今史唐高祖大業三年

旅騎尉劉焯道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焯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職則不濟其故何也焯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章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應覆治若銀錄不審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史抱案死

劉焯對牛弘問今史唐高祖大業三年

十五

事繁政弊職此之由也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焯曰往者州雖置綱紀郡置牛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受部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繼介之選皆屬考功者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不用

按魏齊之時臺閣大臣上之委任崇隆其臣亦各持大體故屬寮部司從容自周隋以後日趨於繁雖令史之微職繁難之繁幾無不操之於令史最繁計近索求賄賂事愈繁而天下愈困

之謂其有見於治體乎聖人論南面稱孤行簡正以此也

裴矩唱導通市西域唐高祖大業三年

西域諸胡多至張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遠畧前胡至者矩誘訪諸國山川風俗及庶人儀形服飾撰西域圖記三卷合四十四國入朝奏之仍別造地圖窮其畧害從西徂以去縱橫四萬將二萬里登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北道從伊吾中道從高昌南道從鄯善總接敦煌且云以國家威德將士號雄汎濫泥而進是當易如反掌但案

裴矩經世編 卷之十四

去

諸

厥吐渾分領龜胡之國為其率道故胡貢不通今歲臣商人審送誠款引領朝貢願為臣妾若照而撫之務存安輯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呼誠混壹戎夏其在茲乎帝大悅賜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諸珍寶此谷渾易可并吞帝於是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盡舉咸以委之以矩為黃門侍郎復使矩張掖引致諸胡順之以利勸令入朝自是西域諸國相繼所經郡縣疲於送迎車費以萬計帝幸中興觀殿以至於以音節之門也



我匈奴則有所欲則臣下無不從之如漢武帝欲
 李廣利等陷楊帝欲今突厥則有公孫眉周法尚
 等欲誘成買則有裴矩崔暹等彼皆有過人之
 才故能備朝廷之威力拓開邊境內地之用貨
 通商遠近珍寶乃無用之物而聖傳有戒絕之
 禁車馬供億民力困著官吏侵漁究之無益於政
 事而貽害於國多矣此漢光武所以閉玉門之
 關而宋太祖乃失度河以外置之不問試以保境
 安民而不務遠舉以辟後天之患也周書旅葵之
 言雖平結 卷之十四 十
 篇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下貴其物賤用物
 民力足夫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畜
 不寶遠物則遠人希所貴則遠人安
 王之聖克商之後通遠於九夷八蠻而
 召公奭作訓以誡之後世入君可不深自

伯鄉親商介貞卷五 其手
 孫伏伽疏論開通 唐高宗永徽元年
 隋以是為其道天下陛下能兼官職通近賢應不
 昔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所失之之不可
 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言動不可不
 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焉者此乃少
 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職散舉於國禮廢太常
 氏民間借婦女微備五百餘員以未幾而極五月五
 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凡如此類
 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
 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為人
 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使
 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
 不出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上者求大悅下
 謂褒稱擢為侍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顯示遠近
 後代御萬年機不可失非諫官也而能而省若此高
 宗承之領示遠近所謂與王官諫官可以為子孫

法

徐文遠答事

南齊書卷之九

初子密嘗受業於儒生徐文遠文遠為皇泰主附

子禮此而并之文遠曰

寄將軍之

將軍之

卷之十五

二

唐

復問計於文遠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為

矣非破世充不可人朝也密曰始謂先生儒者不達

時事今乃坐失大計何其明也文遠孝嗣之玄孫也

按字密才智疎濶而好亂能為伊霍之事然文
遠告之者則得其正矣其謂世充為灼見宜密
之心服也

世民據武牢拒竇建德

先是建德遣秦王世琮請還軍常關王世琮侯地復
修前好世民集將士議之皆謂海內一統不可分也

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

精銳即日之

其精銳若

陽則戰

宜分兵

世民善之

王

唐

曰世民善之收道舊之子也

來錄就氣盛吾腹背受敵非棄策也不若退保新安

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

其咽喉彼若日險守鋒善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創
月之間世充自定城破兵氣勢自倍一舉兩克有
此行矣

按唐之王業

收用兵勢秦王

其四海免饑食之殃百姓知威福無有則狄戎之屬
自革淳樸之化還興開軒島蒲昌荒臺樹石氣貞地
聖人神地駕六道

淨黃後翻譯日繁假託者衆要之偏僻之法門非
人論之止道也人主御世有君師之音自宜以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大中至正之理爲天
下法教養斯世使天下之人皆有君師其身而復
其性何以佛爲哉傅奕當唐室初號浮屠廢處之
時乃明曰張膽揚於王庭而攻之可謂不殺于城

冬之十五

中流砥柱矣非其學識過人焉能持議不惑如是
乎高祖聽其言而沙汰僧尼大有禪於治道也

太宗論止盜欲唐高祖武德九年

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賊竊重法以禁之上喻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斂復重官吏貪求饑寒切身故不顧廉恥耳朕當上書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矣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朕不爲盜矣不閉商旅賔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臣相與同依於民刻吏害羣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蹙豈富強國以故人之計之

思不自外來常由身由夫欲盛則難養難固則難立
嚴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故當以禮
恩之故不敢縱欲也

按人主多欲則貨利土不兵革諸議之非建
運之以安撫而縱心逸志無所不至矣欲廣費廣
開之則悲國危君畏恒必出之若寡欲則無此矣
是故止盜者窮饒可以致狎降之化起聖哲之
譽去宗此論誠帝王之心法也

太宗論中書門下不宜雷同 唐太宗貞觀元年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
衡時時有異議卷之十五 七 唐

察中書詔較或有差失則門下霜有變正人心所見
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會捨已從人亦復何
傷北來或裁已之短遂成惡謬或有避私忌如非不
正顯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澤患此乃公國之責也
賜帝之推內升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若自國有
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民雖其同爲一有
謂免者亦爲時論所恥終古不磨卿曹各宜勉公忠
其言由同也中書出命門下審議事制詔旨皆隨門
下省而門下省勅命皆中書令人起草進呈中書相
者或出而處置記之筆錄
中書之施中書流重詔將失國傳安危

之所在則使首從之矣此太宗所以器之臣國之政也以諸葛之賢集思廣益故少有遺誤豈可下不者獨何心哉

司馬光論古之登賢不由於樂論唐太宗貞觀臣聞聖能自訓方訓度而樂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聖而己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己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

卷之十五

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玉者後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旨已五帝三王其遠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然者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大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節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閭閻著於朝廷或於鄉黨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則興風氣則儀也尚無其本而徒有其末

日行之而日月撻之求以移風易俗誠非易也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激漸臺之禍曾武則有又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列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斯部夏漢武之音具有於世其後不足以致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王與村事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陳音之主於國之音楚奏於廷鳥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建云治之隆音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

卷之十五

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昔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不皆土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去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之樂哉於治亂何異瞽今石而輕奉山乎必若所言則五帝三王之樂皆妄也君子於其不知蓋圓如之惜哉古之巧人鑿按禮樂之本在於人心古之治典章有敘作焉聲詩被之書統功德見矣故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也昔六代之樂皆作於治定力

成之後故奕世而後觀之古猶能想其盛也後世如齊之作佳曲時之二仙後庭花遠凡以爲其荒淫之態輕點之其德之可稱假如聖王在上文德武功從容與布衣永相聲安見其不洋洋盈耳也太宗謂弟之諫者皆出於此則謂天言而規微聞業誠在人和不在憂者亦未詳盡其意蓋人有所謂自和而樂之本未供備矣豈得謂律呂宮商位屬於人之事而無關於治道之大哉哉溫公論本末二者不可偏廢可謂知禮樂之理者也

房杜賢相 曾太宗貞觀三年

魏之十五

上謂房玄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詎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卿務屬左右丞輩人等應奏者乃隔僕射方聽明達政事輔以文學及衣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當取人小己已長格物與杜如晦引數十親常如不及至於察開規諫皆二人所定上每處之策盡多及至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辛卯玄齡之策盡多除善惡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輔國庶唐世嗣賢相推房杜焉 左右僕射左右丞相之職也

主權授之地職在用人若不能薦拔賢士雖精細務日不暇給無益於治此樊鄴所以責廣且于也房杜在唐世首稱賢相矣然由於太宗命之是太宗知宰相之體房杜盡宰相之道豈下相得而

張玄素諫營繕宮室 唐太宗貞觀四年

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言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計昔漢高祖納裴敬之諫自洛陽還衣安貴者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郡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

魏之十五

國講廟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觀何如七國豈得不走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以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受摩火出乃爲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蕭鐵轂隨而易之晷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會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且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氏陛下役瘵疲之人棄臥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

古語如樂糾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數
思之不免乃至於此是雖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
七十里輒與通內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
行宜即爲之罷役役日或以事主洛陽雖露居亦
無傷也仍賜玄素錢二百匹

玄素之廣至隋而極後見天下當應輕用民力
故卒至於此太宗前惡之而後效之則以徵心之
前不能自止故也乃借口於洛陽土中朝貢道均
豈其中清也哉然能盡玄素之言爲之罷役則非
後世庸君所能及也而玄素直言稱諫可謂天子
之爭臣矣

隋文帝不明而喜察唐太宗貞觀四年
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
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下引坐論事
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
傳其未知其文帝不明而喜察小胡則思有不
通意察則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
日萬幾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
意雖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
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直入內官使觀天下之

事關而宰相審熟使安然後奏聞有妨國實有損
屈雖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
故有司自今部數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
從不違已意

按隋文帝雖勵精圖治然不明而喜察一言已
其弊如楊素之大相楊廣之至惡皆不能知乃以
察察爲能明不及近又安能及於遠也嗚呼刻
徒爲亂階而已

魏徵論民易化唐太宗貞觀四年

上之初卽位也幸與羣臣講及教化上曰今亦大亂
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矣之民
狃於舊俗則難教遷亂之民愁苦然善則易化譬猶饑
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
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器欲化
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
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
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
太平豈非水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
則至於今日當惡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
卒遂徵言元年則中國太平貞觀一紀二年六月

天下人聽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遺二門終
不期有法不意擄取給於道路焉上謂其有恩忘日
貞觀之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處中可安之
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上雖知此意然武
備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然有虞其
命長通帶刀宿衛部落皆繫示寵之方也但恐不
使時時見之耳微再拜謝曰突厥破後臣等皆
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
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卷之十五

唐書

鳳鄉公之賢人皆知其直言敢諫君不及亮
論不知其學術純正以王道為心微指顯其於
宗廟三代之世也仰知貞觀之初太宗帝及後化
徵以為易封德彝非之向非微力與之辯則德彝
之言見於法律雖剛之術行矣幸而太宗用微
假武修文外戶不閉庶幾粗精之化焉然太宗不
能以德行仁無顯顯剛之意是以微和太宗不
枝葉後言四夷之貢服不足見公之所學也惜
哉

長孫皇后與主明臣直
長孫皇后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製之勅有
司資送於承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
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
若公主當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
人曰后言數曰妾適聞陛下得重魏徵不知其意
今魏徵引禮以抑人生之情乃知貞觀之臣也
上曰陛下下結馬夫歸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
不故置魏徵况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降
下下而不從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疋以
賜之

卷之十五

唐書

魏徵善始克終十恩疏
唐太宗貞觀十年
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少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
魏徵善始克終十恩疏唐太宗貞觀十年
按長孫皇后可謂賢矣皇后之待罪永巷齊妃之
致罪獨鳴不能過也詩首關雎豈不以其內毗君
德也哉

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運則驕盈而輕物下則
 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而皆貌
 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
 善則思知止處清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
 遠樂則思擇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
 諫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倍施刑罰則
 因怒而嚴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
 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
 按人主國治尤貴於能思蓋居高臨下易生侈靡
 之端歡媚稱薦不聞謏正之論由是耳目漸以蔽
 知天命之應常人心之難得兢兢業業慮危亡之
 不暇尙敢逸豫為哉鄭公十思疏洵有坐格言千
 秋金鑑也

馬周論思結人心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
 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
 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恩
 湯文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
 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見於天下者

得見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亭實昔漢之文景恭儉
 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平於
 民及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
 師四方所造泉貨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諸者皆
 不以為儉夫賒典不顧後世猶意陛下少若民聞知
 民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事千萬
 之後則平慮所當憂也臣聞自古以來有知憂思
 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
 今故當修於可修之將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
 幽厲嘗笑桀紂矣陽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
 今如今之笑陽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饉斗米直匹
 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此年豐
 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
 之多營不慮之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富
 貧多少在於憂樂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
 而李密因之東都陷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
 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
 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遠慮也夫儉以思人
 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親行在於今日為國不

下必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如貞
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遇諸王頗有過厚者其
武之後不可不深思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
卽皆爲禁諸子但聽其耳然則宗室之過以
治之也又百州
人則下可
拱無
之選制
用武
武京官不稱職始請外任遂
之虞用
京官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
書久
臣曰刺史既常自選縣令宜詔京官
以上各一人

卷之十五

大

按周之此疏欲太宗恩結人心爲子孫立萬世之
其所以結人心者則在儉以息人常如貞觀
之事已恭太宗性好營繕雖會聽張玄素之言
則勞民傷財未暇階場之舊習也故周言及之至
於刺史縣令氏生休戚攸關而不慎重其選一郡
不得良刺史則一郡不治一縣不得良縣令則一
縣不治積累而推廣之天下日以弊矣太宗能用
馬周之言自選刺史而今京官各舉縣令一人此
可爲後世之師法也

治創業守成難易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臣竊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莽之
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
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
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
難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逸樂生於
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已著矣守成之
難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皆曰陛下及此言四海
臣竊謂守成二者相較守成似易蓋創業必須英
武之君而守成即中才可勉也然一有易心則憂
安逸豫之端開而士崩瓦解之分成矣是以伊尹
告太甲曰天位難哉無輕民神弗常難無安厥位惟
危謹終於始而又曰其難其難由是言之則創業
與守成誠未可分難易而太宗君臣相戒如此有
唐虞都俞咈之遺風也

卷之十五

唐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
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言之侍御史馬周亦上
書爲堯舜之皮猶有未均之弊宜有孩童劇戲

一。黜愚。此。然。後。其。族。而。國。家。受。其。版。正。欲。謂。之。能。則。子。文。之。治。猶。在。正。微。留。之。也。而。以。廢。之。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則。愚。於。已。臣。之。臣。明。矣。然。則。何。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噉。其。尸。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室。趙。州。刺。史。長。壽。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以。因。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若。若。麗。春。冰。宗。族。憂。其。如。真。湯。火。編。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調。除。其。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素。聖。

綱。綱。紀。且。後。世。思。幼。不。肖。之。嗣。敢。抵。冒。邦。憲。自。取。誅。責。因。延。世。之。賞。致。成。勳。紀。之。福。良。可。哀。愍。願。停。漢。汗。之。旨。賜。其。往。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因。諱。於。上。且。言。臣。被。削。奪。事。陛下。今。海。內。寧。一。索。何。案。外。州。與。遠。從。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其。傳。示。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才。上。邪。茂。子。謂。停。世。封。制。史。按。秦。易。封。建。為。郡。縣。雖。其。私。天下。之。心。然。亦。時。變。之。不。得。不。適。蓋。自。秦。秋。戰。國。公。來。下。一。解。結。諸。侯。寇。盜。賊。國。不。息。虛。費。蒸。黎。故。秦。人。懲。其。弊。而。更。封。

建。漢。分。封。太。後。有。七。國。之。變。晉。之。八。王。皆。國。相。陵。是。以。古。不。以。來。遂。停。斯。議。定。明。泰。子。弟。各。省。然。亦。不。干。之。以。議。節。也。今。太。宗。欲。宗。室。功。臣。襲。封。刺。史。既。與。古。諸。侯。之。制。不。同。且。愚。頑。不。肖。之。子。孫。其。志。必。見。糾。怨。是。以。愚。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以。因。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若。若。麗。春。冰。宗。族。憂。其。如。真。湯。火。編。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調。除。其。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素。聖。之。以。為。俗。陽。武。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言。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術。於。子。孫。也。此。未。免。以。私。心。窺。聖。人。太。聖。人。亦。因。天下。之。勢。而。為。之。所。耳。豈。有。必。於。其。間。哉。至。其。所。云。夷。王。下。堂。而。迎。親。者。宣。王。南。征。北。伐。不。能。定。尊。侯。之。嗣。問。鼎。射。肩。天下。平。豈。無。君。臣。之。心。未。大。不。掉。成。分。陪。臣。則。守。字。實。錄。也。豈。不。深。切。於。事。情。而。為。後。人。之。鑒。戒。歟。然。且。固。又。謂。親。親。賢。賢。關。諸。戚。黨。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而。魏。之。曹。則。作。六。代。之。法。亦。謂。強。幹。弱。枝。備。良。之。策。然。則。如。之。何。而。可。欺。曰。今。主。子。弟。也。一。族。

秦館勿使太僕相治其國不戰以兵承之
齊民等願其速取一輪舞用則願買之義
不憂宗祿之匱乏矣若功臣則依數月衣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

僧夷不學佛書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

太史令韓奕請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謂奕不呼
奕則奕有自西域來書見奕能令人立死復見之
使奕上撰藏書中載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奕奕曰
此邪術也吾將邪不干正請教見臣必不能行上命
僧夷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夷便什若為物所擊速

宋之十五

不復禁矣府署羅門僧夷得佛書所擊前無堅物長
居士女驅漢御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聞有金蘭
石性堅物莫能傷佛夷半月能破之汝往試焉其
子往見佛夷由月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歸終
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觀晉以來聖
佛教者為高僧錄十卷行於世
唐妻之高麗進由流俗先歸退之而制其風俗者
也又考太宗嘗曰聖武帝君臣惟懷苦空依其
誠自官不能來焉元帝為周師所驅其
誠以臨此深足為戒朕所敬慕也

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木失之則死不可暫
無耳嗚呼太宗此言可入典說矣亦非僧太史之
才也

魏晉莫撰定五經疏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二對丁丑上幸國子監親釋奠命祭酒孔穎達開考
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第皆有差是時上大徵天
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
經已上皆得補官增崇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
二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
有能通經者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

唐書卷之十五

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隨入
國學升諸生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
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疏用之正義今學者
習之
按太宗之治可謂盛矣斗米三四錢外戶不閉火
徵天下名儒增廣生員高麗諸國皆遣子弟入
學升諸生者至八千餘人自漢顯宗承平以來未
之有也惜其准河河氣崇血禁禁根本之道未培
故不能追美三代耳然五經正義今行於世則其
功又何可少也

唐長壽二年戊午高昌
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遺產
聚又竊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
並行陳所遣多復逃匿徒取道加以遺棄
積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有人往來道之多
使張旆自道之營陛下豈得高昌一大千果
之月終當有石諸兵食以起之耳然則西
中國之心服高昌者他人之手是奈何
事無州之上乎日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

卷之十五

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焉比乎叛而執
之服而封之則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
可立者使其君其國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爲唐室藩
輔內安外寧不亦千上弗也
按貞觀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上欲以爲郡縣魏
徵諫以爲不可遂良此說與徵大意相同蓋兵戍
守供辦衣資最有用以事無用則不若立君長以
撫之也
朕以一鏡唐太宗貞觀十七年
鄭文貞公魏徵奏上書後者謂試賜以藥餌相聖

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而其事動靜以聞上復與
太子同至其第指衛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
徵薨命有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林鼓吹陪葬昭
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匹
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數輿而葬上登苑西樓望
哭裴氏自上製碑文并爲書石上思報不已而侍臣
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
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徵受業於文中子其學有本
其盡言規諫唐李周書要錄見引君當道難仲
唐

卷之十

唐傳記之傳無以驗也或者以建成之事不無口
實然管仲不死于紂之難而夫子大其功如徵之
格君致罪豈非仁者之功歟
罪蕭瑄崇尚佛教詔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本驗福於將來修其
教者親受幸於既往至若梁武帝心於釋氏簡文鏡
意於法門傾幣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於
三淮滯浪五嶺騰經假借息於燕路引婦負於
子孫覆而不顧社稷傾而爲墟報施之微何其
慘也嗚呼復車之除視梁陳之遺風哀公就私

明應顯之際身修山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業之
源助一躬之福本上以違作君上下則躬背乎自
請出家尋復違異一過一惑有千聊息之間自可自
否安於韓屋之所平粹梁之體豈其睦之是下取
必至今竭全無後改可南州刺史仍除其封
按蕭瑀為梁武之後裔瑀乃蕭之義中後傳未
瑀平具時自請出家尤屬可嗟太宗此語足以破
其愚家饒其財謂乃其後房融王縉之徒何紛紛
蓋其微而助之波也

教太子修身治國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主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德建親求賢審官
納諫大成成治生倫貴詞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
治國備在其中一日不讀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
求古之君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大取法於上僅
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以來不釋多矣
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更有興作犬馬鷹隼
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
為是而法之頌我弘濟蒼生其苦多矣豈能夏其功
太甚多損少放人不勞功太過強故業不墮然比之
前代豈善同多愧矣汝無我之清勤而承我之當

竭力為善則國家無憂矣驕奢縱慾一身不保且成
廷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
哉

按太宗作帝範以戒太子且自錄其過差以為不
足法可謂內服之明訓誨之切矣然十二篇中無
遠色之條究之高宗受制於武氏豈非生平之依
在此而明有所蔽耶

房玄齡諫東征高麗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玄丁曰知不足辱知止不殆陛下功名威德亦可足
矣而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夜一重囚必令三
監五吏通責曉止責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
卒安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慰乎倘使高
麗遠失臣節誅之可也彼倭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
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
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
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夷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
然誅夷慶願遠肅通安臣旦夕入地僅蒙錄此哀鳴
死且不朽

按高麗險遠難征太宗豈不知之故特以突厥臣
服高月薛延陀滅滅而河天竺亦被虜虜鐵勒

晉書明帝紀 帝幼時 嘗問 未服故必欲與臣致討
以正其常變 繼戶之思耳 然托數財力 損傷士卒
造婦之役 翻外騷然 雖助秦皇漢武 兩階于羽之
化顧如是乎 房公之諫 忠誠懇切 可謂死不忘君
社稷之臣也

晉書經世編卷之十五終

唐

晉書經世編卷之十六

相鄉魏齊介貞菴纂

男勛 較

孫思賢 讀

諫立武氏爲后

唐高宗永徽六年

唐

上命引出 爰又上疏諫曰 臣不納明日又諫 臣不自
入 于皇后母儀萬國 善惡由之 故娛月轉位黃帝
臣已讀覆殷王詩云 赫赫宗周 褒姒滅之 每覽前古
當與數息 不謂今日 庶幾聖代 作而不法 後嗣何觀

晉書經世編

卷之十六

唐

願陛下詳之 無爲後人所笑 使臣有以益國 願臣之
蘇臣愚海內失望 棘荆生於闕庭 宗廟不血食 期有
日矣 宋濟上表諫曰 王者立后 上法乾坤 必擇禮教
省家 幽閑令淑 副四海之望 稱神祇之意 是故周文
造月以迎大姬 而典圖難之 化百姓家祚 孝成經欲
以婢爲后 使皇統亾絕 社稷傾危 有周之隆 既如彼
大漢之禍 又如如此 惟陛下詳察 上皆不納 它日李勣
入見上問之曰 朕欲立武昭儀爲后 遂良固執以爲
不可 遂良既顯命大臣 事當且止 對曰 此陛下家

史記卷八十五

武之禍開歷以來所傳見者出於人宗中
吾故高宗效而尤之爾受毒毒還復諫爭以
以和權權權神神神神宗室流毒神神神之
受不丘權者幸留重宗為太子入行太宗
才人武氏而悅之則其毒之甚已勇及諸
香相對而立武氏重其情而欲以成之矣
及入宮上為舉儀高宗情已受身身有種
長神城來濟之津何雲雲雲以死諫可謂
不負其職者也而後復繼繼不亦傷乎致空胡氏

洛陽縣志卷之十六

二

黃通長忠諫之於武氏黃通之時則又黃生之見
蓋王初陰令武氏殺黃通黃通制節之若李輔之
一言度厚其罪固不容誅也

安妻蘇氏正無實事高宗顯慶二年

陳之使天竺也得方士那羅祖婆婆婆以歸
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令長生
往四方求奇藥異不又奏使諸婆門諸國不
皆近近無實有欲以延歲月來竟不歸乃放
上則復請長安又從之策時然道王亥辛亥
此其門門能合其意自是必成不違歸可

黃生之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
黃生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
黃生仕平功到回誠如聖言此其門今茲再來容
疑安白已改於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安
妻亦竟死於長安

按高宗之論婆羅門可謂明矣凡言投食於
若安通也其合於生靈者不過金石草木之
類非發必毛蟲人而世俗猶崇信而觀之亦
惑乎松大保精策作使食積起居乃却病之良方
延年之上藥也

洛陽縣志卷之十六

三

命注官資高下之法唐高宗顯慶二年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虞司判少常伯裴行儉始
與其中郎張仁師張長壽魏元卿等引證之議又定
開元中降官資而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
界皆之選法取入以考其判計資量勞而後官如
樂而試觀其判已試而發察其身言已作而計
其便判已試而判樂察之然後懸再為也先簡後
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諸侍郎皆中書之不當者致
下既奏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胡之去
身所部武選亦無異也

之拔舉人等者得不限而授其職中樞書省中樞
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上入補授凡補官以年
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一歲長文以長文
考六品以上四考為滿一歲長文以長文
考六品以上四考為滿一歲長文以長文

授唐之銓選猶有王制論定使官之意則
為官擇人者萬曆時有一家半定為準之法
以示公而不加考發舉之職也蓋其是有
之選焉

太常議諸職案為

卷之十六

通高陽郡公許敬宗等上書博士家世古誦教字
象長子於允徵少攻於書和宋書名史實美曰
經諸儒為經教宗孫太子舍人方伯諡思古諡前氏
自是請改諡太常博士王輔時議以為得史一朝
年十載若嫌陳有實當據法推經如其不然義不可
改戶部尚書戴士德謂廟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則
以諡之為經對曰昔晉司空何曾諡忠壯孝使以日
食萬箇奉孝諡之為諡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欲
食男女之奉過之諡之曰諡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
已上吏議禮部尚書陽思賢議按議法所遇能敬曰

奉請諡曰恭望從之敬宗嘗奉流其子昂於嶺南又
以久嫁帝西為益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
時初之父也

按許敬宗之過極矣長孫無忌以元舅之親司空
之重蒙蔽黃鉞殺之於股掌之上所謂傳人利極
交亂回國者也博士議之為經正以其比擬皇后
陷害大臣豈但以寡恩於子女哉高宗此之其事
正與齊武莊賈充同而王輔時無愧仲淹之孫
魏元忠言擊吐蕃之策高宗儀鳳元年

卷之十六

及經論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畧是皆制
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阿衡之敗蓋
由果射穿七札不濟驅農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
語有之入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巧拙故
選將當以智畧為本勇力為本今朝延用人類取將
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開外之任李
左軍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貪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
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
不殊雖堯舜不能以致理漢者皆云近習能代虛會
賞罰而無事實豈由小才之吏不如大德使情曲

思慮倉卒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然首雖微不以
欺罔豈得隱不信之令設虛實之科而望其立功乎
自蘇定方征遼東李邵破平壤實紀不刊然仍淹滯
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疆人夫非用之嚴薛
仁貴郭待封等不卽重誅使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
諸將豈敢失利於後漢臣恐社稷之干非旦夕可冀
也又出師之費全資馬力臣請開倉庫之粟使百戰
皆得奇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
之則官爲官有彼胡虜恃馬力奴爲奴爲人開市
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爲中國之利也

卷之十六

按治國之道賞罰爲大况軍中尤有賞必廢物
兵力過於秦漢以是破滅諸國生擒名王歷李靖
侯君集李世勣蘇定方等知兵善戰非由賞罰嚴
明故羣降咸盡其力克奏膚功耳是言宗時遂有
大非川之敗又有青海之敗吐蕃由此猖獗正以
賞罰混淆故也元忠時爲太學生而陳時事無所
隱諱諫見之趙卓已如畫其爲公輔之器可知然
固本安人則不如狄梁公之疏之爲得計也
士先罪譴而後才盡齊高宗永淳元年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爲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

尉城縣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
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爲託是時勣弟勃與
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崔融王希以文章名
名詞列少常伯李嶽立尤重之以爲必顯達行儉曰
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
歸淺露豈可得祿之器邪楊子矜沈靜應至令長餘
得令終幸矣旣而勃度薄墮水無終於盈川令照鄰
惡疾不愈赴水死照王反詩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
言

卷之十六

按器識本也才藝末也。有器識者必有才藝。有才
藝者不可無器識也。王勃盧照鄰在當時誠爲俊才
其不見知於當世乃宰相之選武后之言最爲得
之行儉亦億則中耳。嗟乎士之不遇而時命也
寔以死者其器識豈不及人耶。吾不能不代爲
之於已也。
魏玄同論銓選之弊。唐高宗永淳元年
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
精矣。故思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
羣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
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

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人士人之衆而委之
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簡書而舉行借使平如
情他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舉有所窮死所委非人
而有過問阿私之弊乎願俾依周漢之規以觀觀言
之失疏奏不納

按取士之法齊舉里選而試之以經義策之以時
務此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至於州人之權雖在度
部然內而各部簡其優屬外而整按焉其守令固
所以共責皇族庶幾亮工也玄同爲吏部侍郎而
思矯其偏重之弊其持論可不謂公乎

陳子昂論羅織之害

陳子昂論羅織之害

魏中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息蓋源窮其黨與遂
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覆嚴刑有迹涉嫌疑辭相逮引
莫不窮捕考案至有殺人焚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
真圖得實惡非伐罪罪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
百姓思安久矣故楊州構造始有五旬而海內晏然
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立恩以救溺人而反任威刑以
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因累百
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庸法容之遂
使姦惡之黨快意州縣離離之嫌即刑有密一人威

論百人請獄使者推問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
而害百人天下謂明矣知宰相臣聞隋之末代天下
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
盡人之心猶望樂業楊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
尋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摧殘遂至殺
人如麻流血成海天下靡然始思爲亂於是舉朝並
起而附族公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冤冤人可憐感
傷和氣羣生痛淚本早隨之入既大衆則禍亂之心
怵然而生矣古語明王頂後刑注蓋懼此也昔漢武
帝時生靈塗炭盡太子奔走其吏有問每事被宰者

論羅織之害

卷之十六

以千萬數宗房雖貴猶武衛得空閑王老齊席然威
怖夷江九三族餘骸不滿天下以安附去入云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憂
按武氏以徐敬業之舉傳聞告密之門而周興來
俊臣等共撰羅織網網羅無辜緣成反狀中外畏
之甚於虎狼子昂此說直陳無隱內引隋楊漢武
往事尤爲明切然武氏終不殺改自周興來俊臣
之死服者始得赴席嗟嗟何物老嫗殘賊如此而
竟得以閣下老耶幸有驛實王之機千載而下讀
之每爲擊節通鑑節畧其文故敢編不愆非遺之

也

徐有功詣道依仁

人相思徐有功用法平擢升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

無不相負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都有功始道

徐公於今誰與為此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

迹窮先僕不敢証者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

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有者其

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建漢

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蓋有廟玉璽及清橋驛馬守

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受平命之秋始維新之運唐

朝道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死如周興來俊臣乃

光年之囚囚也崇節惡者乃無辜而徐守死者道

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獲釋繫此者予所聞豈不難

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

見徐公用法平寬謂可亂司刑僕觀其入方寸之地

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按有功用法平恕可謂賢矣謂之第一人則未也

當時之第一人惟狄梁公足以當之

狄仁傑勸太后召還唐廢王

文皇帝崩太子承乾自稱皇帝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

帝以二子荒陛下陛下今乃欲多之他族無乃非天

意乎且姑姓之與房子就從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

後配食太廟永無無窮立賢則未聞難為天子而

姑姓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

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就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

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况臣備位宰相

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廢帝王方慶王及

書亦勸之太后意稍密它日又問仁傑曰朕發大賜

詔與昔折何也對曰武后陛下之妹爾與二子也

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意承嗣三思

之意

狄梁公之能以轉移武氏者全在姑姓月子數

語而備位宰相豈得不知尤為卓識平為梁東之

為相與崔玄暉等共誅二張傳位太子以周為助

功同再造所謂百代殊絕人物其在斯乎

狄仁傑安撫河北

朝廷議者皆罪解升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逆雖不

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道經軍機調發彰重軍道悉

或至逃徙重以官典侵逼因事而起

司馬遷曰：情危不備，禮義廢，則之風不興，其生有
焉。諸城人偽，或待天兵，將士不功，竹云：及得，臣憂
實亦惡非幸，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於汚辱妻子
則憐貨財，兵士信知不仁，將勞未能以克，乃是賊平
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搖，故毫不犯，今之歸，正印
走平人，翻以彼傷，皆不惠補夫人，猶水也，蓋之則為
水，乾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值，必
不在家，竊宿軍行，潛窺山澤，救之則由，不救則狂，山
東卒皆綠，結臣以邊，事更起，不憂為憂，中土不
安，此為大事，罪之則與情，結臣之則反側，自安

卷之十六

類曲叛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黃之仁，係於是，撫慰
自始，得突厥所舉，掠者悉還，本質散，難運以賑，貧
乏之，郵驛以濟，聚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
食蔬，調禁其下，無得侵擾，百輩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按敵同惡，段打盜，痛發，或失陷城池，或驅逼官爵
，雖其罪不可追，然勢有所不能抗，力有所不能支
，又如百姓被擄，尤為慘毒，事定之後，自當原情，
議之，安集以紓之，未可說一定之快也，昔漢高帝
時代，招陳豨，反則昌黎，當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

足，凶罪大，守尉有兵力之權，法所宜究，而高帝赦
之，誠探於時勢而酌之以情理也，明之本季，流寇
，陷城者，司寇持主將，不固守之，皆棄，擬之以人，辟
州縣，有司無一卒，伍何云，主將寬亦其家，公為
安撫大使，凡為突厥，舉掠者，一無所問，由是河北
遂安，卓哉，元老壯猷，豈非民命之所依託也哉
，吳兢疏，諫衛恩，相臣，唐中宗景龍元年
，自文明以來，制之弊，微不絕，如緩陛下，龍與恩及九
族，求之，雖海升之開，庭，元始王，嗣氣至，觀天，介無，既
，而賊臣日，夜連謀，乃微，而之極，甚禍，亂之覆，將由此
始，夫任以權，則難，必重，奪其勢，則難，親，慕，自，古
，委信異姓，將焉，肯，有，固，覆，國，以，家，者，幾，有，入，矣，况，國
，家，枝，葉，無，幾，陛下，聖，極，承，天，而，一，手，以，弄，兵，受，錄，一
，十，以，愆，連，遠，竊，難，一，弟，朝，女，左，右，尺，布，斗，粟，之，
，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竟，厚，津，安，信
，好，讓，故，經，武，章，之，世，竟，竟，於，難
，按，中，宗，之，昏，庸，更，有，甚，於，昔，惠，當，其，幽，於，房，州，與
，死，為，隣，賴，張，柬，之，等，不，顧，家，族，以，狗，視，視，使，時，未
，幾，縱，京，師，與，三，思，狂，亂，聽，讒，言，俾，五，王，慘，死，太子

卷之十六

而賊臣日，夜連謀，乃微，而之極，甚禍，亂之覆，將由此
始，夫任以權，則難，必重，奪其勢，則難，親，慕，自，古
，委信異姓，將焉，肯，有，固，覆，國，以，家，者，幾，有，入，矣，况，國
，家，枝，葉，無，幾，陛下，聖，極，承，天，而，一，手，以，弄，兵，受，錄，一
，十，以，愆，連，遠，竊，難，一，弟，朝，女，左，右，尺，布，斗，粟，之，
，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竟，厚，津，安，信
，好，讓，故，經，武，章，之，世，竟，竟，於，難
，按，中，宗，之，昏，庸，更，有，甚，於，昔，惠，當，其，幽，於，房，州，與
，死，為，隣，賴，張，柬，之，等，不，顧，家，族，以，狗，視，視，使，時，未
，幾，縱，京，師，與，三，思，狂，亂，聽，讒，言，俾，五，王，慘，死，太子

車後微三思崇講差快人心既加之以逆名又德林連困王向非吳兢之奏則相王有累卵之危而

鑑語經世編卷之十六終

卷之十六

唐

鑑語經世編卷之十七

嘉字

相鄰魏齊介貞卷纂

男勳 政 孫

蓋懷慎每事非

其謂世儉素不

同書十餘日

上曰朕以天下

用須更裁決

相自以才不及

救史以蓋懷慎

之賢相懷慎與

秦晉曰如有一

蓋能不難與姚

一個亦非以千

何人落未對崇曰何如管仲滑曰管晏
似不及與崇曰然則竟如何滑曰公可謂救時之相
耳崇曰長平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
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救史以蓋懷慎時人謂之伴食宰相蓋公曰崇
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天下之政
秦晉曰如有一個臣懷慎之謂矣懷慎懷慎推賢
蓋能不難與姚崇同心且臨終能為宗環雖未及
一個亦非以千皮之輩也史以伴食譏之其

宋璟蘇頌同平章事唐明皇至元四年

學為相務在得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而實無私收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殺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用食糧天下之司不能竟都望聖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作痛抑其負通年始授璟將靈柩憫哭而死璟真廉頗相得甚厚璟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頌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裴氏父子皆同屬相府僕身也厚藏為國器然獻可替否

卷之十七

二

否史事稍敘則黃門退矣矣矣宋相僅為相崇善應成務璟守法持正二人志趣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平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居任後稱姚宋亡人莫能比焉二表每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辭軒送之

按通鑑載暖攻拔曳固為表曳固所殺都張余奉使在突厥拔曳固以其有殺之報至因人以兵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至於璟之為相務在得人敬諫者之矣而前有房杜後有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皆由於協心輔佐公忠體國也則是而爭權妒嫉

或本之地何賴焉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唐明皇開元五年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貞觀之制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入禁中必使諫官史官從之有失則諫官史官必記之諸司官有奏事御史彈劾官有言事皆從諫官史官之議不得專制而小臣亦不得專制及許敬宗李義府等事政多私斷奏事官皆不敢下於御史府左右密奏監察御史及侍御史皆以俟其過諫官史官皆隨仗劾仗下後事不復預而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

卷之十七

三

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檢議相傾覆及宋璟為相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修故事

按貞觀之制最為盡善其後政多私弊使下謂絕紛紛更易其名絕無裨益宋璟為相奏復舊制則大臣不得專制而小臣不得為過惡諫官史官世奉對之定制也

司馬光論太公廟配享十哲唐明皇開元十九年

開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試而能其來或却
費人曰我故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大公乎武乎孔子
所以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4民以來未
有如孔子者豈人公而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
大司徒教士以中其禮殺其功射御受武藝莫不
在學所以養其德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
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夫調之以房
而和之之知禮義其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
勇力相勝而詐相尚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
武哉乃復誣引以備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

卷之十七

唐

太公自神必差與之同食矣
行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為治之善術也古者有許
武則用兵習射之事皆當於學校中講求之唐
高祖大開廟以養良等為十哲而先聖先師抗
高其義矣溫公之論卓哉
韓休守正不阿 唐明皇開元二十一年
上問諸儒可以代光庭者高與石散騎常侍王正甫
將為之固讓於石承韓休高休於上甲寅以休為
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又為指
甚允時望昭著以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及與共

事休守正不阿高祖感之未幾數日不自意休乃能
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韓休
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帝覽疏下
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達之上歎曰
韓休瘦天下必肥諫疏奉事常願指韓休是告終不
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輩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
非為身也

卷之十七

唐

敬唐之賢相可稱社稷臣者必推魏文貞公狄梁
公次則宋文貞公韓休能守正不阿是亦三公之
流也嗟乎輔弼之地比事關君德淑惡天下治
亂而容說者以順指為優家得相繼相繼顧如是
乎蓋張禹樹廣之流禍於天下也久矣
張九齡知安祿山有反相 唐明皇開元二十四
張守珪使平盧討事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
并殺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
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翟州邪余
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
批旨責獲其詐罪賈錄武斬宮嬪守珪軍今若行祿
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令免官以白家將領九齡
則守珪失其機於法不可不察且臣觀其貌

春風不發必為後患上曰勿以王夷甫議者

枉害忠良竟救之

後允餘風度遠藏照海則余讀其感遇詩

於丹橘紫蘭北類於孤鴻珍木鳳駢出見淹客

厚恩澤其欲祈安祿山也以失律喪師泰其有

反相也必其特運之氣見於前守登果有車中

兩散而明皇巧言詭之卒致播遷之幸天一出

後乃重陽致祭曲江亦何苦也王昌齡有詩曰

却乃目志遂使羣心搖赤風蕩中原烈大無遺

人計不用萬里空蕭條家後

祭禮之典律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

麋鹿則有夕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

致敬不取廢也適以尊尊得禮之實皆周人之附儀

也其用通於賓賓賓客而別公制禮與毛血之酒同

薦見神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清廟時饗禮儀畢

陳用則制也闕廢上食時膳具設遺漢法也職貢來

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先爾之內躬祿所

收與神之具親賓所中莫不薦而後食也誠敬也若

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饒何可無或簡怠則謂矣

肥誠在是矣不必加過望之也

致毛血之酒以祭祇先上古之禮也而周公制禮

與應豆簋盤樽爵而陳者皆不忘其所自之義

上於闕後之時瞻瞻貢之禮薦新之禮將進克

之盛誠與非由禮而立訓順時以制範崔濟之論

可謂詳矣章博明禮之君子也

車遠而依儀

與或何曰齊敬曰不齊矣人曰矣

都邑之士則知尊廟矣大夫及士則知祖矣聖

人元天道而厚於祖廟繫族而親其子孫母室比

於本族不可同其明矣今若外祖與舅加服一等堂

舅及姨列於服祀則中外之調相去幾何廢禮制情

所務者本古之制作者知人情之易惑恐失禮之將

漸別其同異輕重相懸欲使後來之人示不相如微

古新在豈徒然哉苟可知也亦可誠也

非謂禮經可得而廢矣先王之制而之於倫奉以周

旋猶恐失墜一索其教庶可止乎前依禮禮服為

定

按時太常卿韋結請加舅祖父母為大功三月姨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其駭之若此者五服止於緦麻此州有烈女一服
烈考偏脫右袖而露其肩免者以布廣一寸從
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却而後繞於背間免者
張九齡諫太子不娶楊妃唐明宗二十四年
惠妃諫於上曰太子陰與楊妃相愛太子亦
斥主尊上太皇太后相欲皆廢之九齡曰昔上
許唐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
人言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太子皆已成人
不用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
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
之說殺申生王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譖罪戾太
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慈懷太子中原
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楊帝遂失
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
詔上不悅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者名
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
宦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為之援宰相
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自上為之動色九齡相
與罷相太子得無動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
之

明皇之為滿漢王也趙麗妃皇弟德儀劉才人
皆有寵麗妃生太子瑛德儀生鄂王瑊才人生
李瑒及即位幸武惠妃麗妃等受皆寵惠妃生壽
王瑛寵氣諸子於是驕馬都尉楊洊何三子過失
以告惠妃而惠妃之語行矣九齡在位太子得以
不動迨九齡罷相楊妃復行毒陷上召宰相謀之
李林甫一則曰此太子事再則曰此陛下家事
祖徐世勣對高宗之帝而瑛王瑊王瑒既廢復賜
死於城東野何其慘哉乃未幾大聖太子李瑛
百官以幾致刑指上家難賀上歸功宰相賜李林
甫青器國公范氏有言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
甫以刑指受實機誠得志天理滅矣焉得久而不
滅乎信然乎

楊貴妃雖得有寵唐明皇天寶五載
賜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綴繡之
下恩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貴南
宮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與以所獻精美九章加
三品異人為戶部侍郎天下從風而靡民開宗之
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麗妃得生焉文
歲而嶺南馳驅徵之此至長安色味不食至是以

知陛下上怒命送歸兄第之第是日不擇旦日
中猶未食左右勸不嗣言橫被擁提高力士欲嘗上
意當悉載院中儲儲送貴妃凡百餘車上自分御膳
以賜之及夜力士伏奏請連貴妃歸院遂開禁門而
入自是恩遇愈隆後宮莫得進矣

後明皇始而英明之君也迨天寶以後
漸矣所以然者以女色惑其心志如楊貴妃
其耳目也大夏以妹喜廢以妲己則周以褒姒三代
之人皆是物也然或相隔者數百年豈不動於耳
目若明皇者親見武氏之殺唐家社稷殺李氏子

孫李庶人殺薛王廣德獄中宗是且痛心疾首丁
寧告誡垂訓百世比於青臺舊獄莫敢犯其爪吻
試其嬌此也夫何登庸未幾而武惠妃有寵竟欲
立為皇后惠妃乃三思之再審好也對無同穴舉
鏡其林踵其家風善教三子聖賢之類中生重耳
等十戰同一轍矣幸詩命不承天去其其乃復沈
溺於楊太真夫寵宜有新臺之行而致其禍
是平受無忌之譏而子官報其暴明皇亦粗知法
鑑乃甘心為此舍陳之行何甚乎於錢之工
死之歐嘉支之責惜天下之物力如一氣也

寵結貴為五家四方略遺而漆其門天下從星
而離紀獨已大壞矣又今緣山由人宗中為貴妃
見錦繡襪金錢厚賜或與妃對食或通宵不出
而魂聲之聞於外言之始汚人高煩矣庶陽舉鼓
動地而來倉卒西幸國忠被誅馬嵬紀死武庫驛
廢一殺盡雲雨兩座山步在武庫人如不世之其
正麗人行元稹之連昌宮辭李壽隱之馬嵬莫不
咏嘆其事出風入雅而白居易之長恨歌云六軍
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
翠翹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

和流及其東歸也猶不悛悔方士覓其鬼魂釵合
表其深情何其癡迷竟感終身不悟也胡致堂謂
茂微額牛錢帛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楊國忠
以疎族進薦餅干仲通喪師二十萬則毒深西南
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遍貴妃私於
祿山以至叛逆則毒甚兩河怨寒宇宙獨以貴妃
一家之故是雖無武氏皇權之才而其敗國敗家
殆與妹喜無已幾似而四之父或者以太真肌態
豐豔曉音律性警敏善承上意止於識慮不達
殆未取大寶之時事而深考之進退之明皇一金

之。差。遂。致。鄰。此。湯。害。國。殘。害。生。靈。嗟。斯。何。及。易。
日。觀。霜。堅。水。至。又。曰。女。州。勿。用。取。女。權。應。之。關。宗。
祖。之。安。危。民。生。之。治。亂。存。焉。爲。人。君。者。慎。勿。以。婦。
人。女。子。爲。易。與。而。忽。之。也。

是折衝兩皆有本梓潼魚湖延微發十餘書道魚
部有參驗皆全然後遣之自募當鎮守兩兵日
軍免及遠匪者有司不復點檢其六要其年
楊托散署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其爲
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

人蓋之至以相誦病其戍邊者又多爲邊將苦使利
其死而涉其財由是應爲府兵者皆逃匿于是無兵
可又五月癸酉李林甫奏停折衝府上下無者是後
將兵使有官吏而已其折衝果毅又歷年不遷士大
夫亦舉爲之其曠騎之法天寶以後漸變廢應募
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騎承平日久
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其器者有禁子弟
爲武官父兄猶不肯猛銳精兵皆聚於西其中國
武備文武備文雖言雖非滿口雖空雖無聚於西其中國
被安不思危治不慮亂易曰君子以陳戒秋戒不

朱詩經世編

卷之十七

主

店

唐又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誠以國家之利以威天下其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也唐之府兵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其居處教養皆有節自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諸衛府兵貧弱逃亡是宜緩恤而操練之則復同舊之制則貧者富而弱者強矣夫何事於建募之武兵農始分於是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彍騎未幾改爲飛騎至是李林甫復奏折衝府上下魚書於是府兵之法全壞而不可復振矣歐陽修曰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

代之之兵政可舉見矣人臣謀國慎勿輕變祖宗之法度哉

林甫國忠相繼爲相

上晚年自恃承平無事... 專以青色自娛... 合上意以圖其... 賢能排抑... 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 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下不之察也... 相本吏部尚書其判使並如故國忠爲人溫藉而... 雖無威儀既爲相以天下爲已任裁決機務果敢不... 疑居朝廷操執脫脫公卿以下隨指氣使莫不震懼... 自侍御史至爲相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才行時... 名不爲已用者皆出之或動輒罷進士張彖國忠... 曰兄之富貴立可圖家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 以爲水山耳君輩日既出君輩得無失所倚乎遂隱... 居嵩山

按天下治亂在於宰相明皇即位以來所用之相... 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文張說尚武李九

卷之十七

唐

唐

卷之十七

唐

杜松選尚儉韓休張九齡而各有所長至開元... 二十二年始擢李林甫爲禮部尚書... 九齡同中書門下三品至二十四年... 罷政事以林甫兼中書令由是政事... 大權漸成禍亂天寶十一載... 賢者猶恐不濟乃又用楊國... 考車牛手管椒房統制宅探奪... 焉有不立改者故連昌宮薛平弄權宰相不記名... 故得楊與李惟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 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 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 此以分矣此確論也履霜堅冰之漸爲人主者烏... 可不戒

顏真卿舉兵平原

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渡壕... 料平實資原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 卿自平原轉平兵七千人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直... 李平問道奏之上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 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至大喜曰朕不... 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遂親客密懷賊

唐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真卿來卿之從弟也。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德以涕泣。十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齊李懷慶。與蔣清首領河北諸郡。至平原。王寅。真卿執子光。廣府以勸。數二人首級以滿身棺。歟葬之。祭哭受事。按祿山不兼三道節度使。而必不能及。不以兼代漢將。則必不致反。明皇既使之兼三道節度。封爲郡王。又從其以蕃代漢之請。蓋教之使反。而時天下之人皆知之。豈真卿之賢而不知乎。河東一片水深。人多貞烈。真卿一呼。遂羣起而應之。殷

卷之十七

七

唐

斬賊黨段子光。葬祭李盧二忠臣。由是諸鎮咸推真卿爲盟主。功雖不成。而兄弟大節已表著天下矣。義士寧止一人耶。其後小丞相文天祥過平原縣。有詩乎之曰。平原太守真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河以北無寧城。君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連盟。聞失色分單還。不敢長驅入咸陽。明皇父子得下符。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逆賊來平小咸豐。哀哉常山賊。獨舌公歸朝。延平不折喙。次河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首竟問李命。命

原缺第十七、十八葉

之南。薄山。北。阻河。臨道七十里。慶實官軍與乾祐會戰。乾祐伏兵於險。自南山過。由官軍之後。擊之。官軍首尾駭亂。於是大敗。乾祐進攻潼關。克之。

按明皇之貽天下承平已久。中原武備廢弛。一曰祿山反。復以兩河勁銳之兵。長驅河洛。各鎮望風奔潰。人心風鶴。其勢然也。然李郭之帥。已由太原出井陘。而又有顏真卿盧全誠等爲之犄角。應陽之諸將。絕窮聽得舒翰之奏。深溝高壘。以運得勞。其抗表涕之。遣中使赴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出

卷之十七

七

唐

兵。應前痛哭。盡知其必敗也。然使舒翰伏兵於險。出奇制勝。亦未必至於大敗。乃以二十萬之衆。陣於靈寶。出隘道七十里。爲賊所乘。翰之罪可勝誅哉。大翰亦西。博各將。身經百戰。然而一敗塗地者。豈而昏。誤於計算。權由中制。而中心無主也。高仙之封常清。既以邊令。識之。讓而受誅。舒翰復以楊國忠之忌。而撓敗。天下之不以此者幸也。人君御將。其勿輕爲舉用歟。

楊國忠楊貴妃被誅。唐宗王繼元墓

至馬嵬。將士饑疲。皆憤怒。陳玄暉以劍指楊

春後得歸隱居潁陽上自馬蹏北行遣使召之謂見
於歲武上大喜出則鳴鑼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
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非典之議
上欲以詔爲右相詔固辭曰陛下付以朋友則責於
相矣何詔屈其志上乃止上與詔出行軍車士指
之華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許之以
牛詔曰艱難之際不取相貶以官且衣芻豆以釋羣
疑詔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
名獨出漢中教以詔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

業

泌固難七日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
高志亦乃受之

拔之才智千房之指其詩奇其功偉而超然游於物外觀其不肯受職欲願身賓友之列則其自處固已高矣世或以好談神仙議之未足以知鄭侯也

張獻忠 賊 唐肅宗平德元

饒陽碑。宋鹿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披賊攻饒陽。滿午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奔方圓之。學教俱絕。太宰李承寶追赴火死。武遂陷。思明擒興立於馬前。

興

馬

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典曰與否之事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臣言之典曰士上得祿山恩如父了於臣莫及不知報德乃與兵部副參虞生人二人二人不能下囚之乃壯而爲之臣僕有短策是上之賜之乎臣上所以從臣求富貴耳昔如臣之臣能入乎臣如乘間聖誠轉弱爲強長享富貴臣人千思明臣之志未上欲殺之誓不絕口

1

系

爲賊謀者。盡力思陷不悟殺之。悻悻逆賊之罪。

...

三

上通於天矣而興之英氣忠貞來矣是千古也使
得早知遇救賊未尾功名豈遂於李郭乎

10

李進論實功官爵 唐肅宗至德二年

○ 備

○ 答

上謂澹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官以任能賞以酬功漢魏以來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臣賜以茅土傳之子孫至於周隋皆然唐初未得關東故時簡賢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贈布而已貞觀中太宗徵伐古謂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舉事僅重則難繼是以功臣



馬

居官者不爲子孫之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遂利無所不爲使安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俟天下亂平莫若乘機上以實功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耳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於人臣乃萬世之利也上曰善

按五等之爵以酬功臣此則漢之善制也若但官以官則官至宰相遂無以加矣况子孫世襲與國同休人皆自愛惜豈非安上全下之道乎然祿位與才皆非長源之所志所謂鳳翔於千仞又非常俗之所得而拘也

龜谷雜錄 卷之十七

唐

廣平王假收復西京唐肅宗至德二載

郭子儀以河苑兵精勸上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及將軍德等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上引見葉護宴勞賜資惟其所欲丁亥元帥廣平王假將朔方等軍及河苑西城之衆十五萬號二十萬發鳳翔叙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大喜謂假爲兄回紇至扶風郭子儀留宴三日葉護曰國家有急往來相助何以食爲宴畢即日給其軍羊二百口牛二十頭麥四十斛庚子諸軍俱發王實至長安西

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於其北李嗣仁

挑戰官軍逐之過於其陳賊軍進官軍爲賊所乘中軍亂賊爭趨輜重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死賊軍無才遺矣乃肉袒執長刀立於陳前

官其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陳乃亂

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向無敵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張時之中盾皮垂帶日難得自放箭擊去其左面後而前戰不已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勅方左廂兵馬使侯國懷恩引回紇銳擊之勇滅殆盡賊出昇氣索

龜谷雜錄 卷之十七

唐

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溝壑死者甚衆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迫夜器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假曰賊棄賊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擒取安守忠李歸仁等假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日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擊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前神速何明且也假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澤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同乾真皆已遁矣

大軍入西京初上欲遣得京師與回紇約克賊之

所以言之者非特既往乃欲使陛下慎將來耳昔天
祐有四子長曰太子弘天后方開嗣制惡其聰明惟
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愛難作黃臺瓜辭黃以成格
入后天后不聽賢卒死於禁中其附曰和瓜黃臺下
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晴三摘猶為可
再摘抱蔓歸今陛下也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
安有是哉群錄是辭朕當書紳對曰但議之於心何
必形於外也是時廣平王有大功良婦居之皆擢流
言故諷言及之

按肅宗親見明皇之殺三千又受李林甫之讒
鑑事類彙編卷之十七

非保朝夕及其即位以建寧之賢屬其愛子而被
誅以死何其酷也郭侯於同榻就殺之時懇切求
去言人乃不能言以安肅平王是謂社稷之臣豈
但曰齊士而已乎

張巡許遠死傳唐肅宗至德二載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張巡許遠
謀以爲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
是無江淮也且我衆饑乏走必不遠古者戰國諸侯
尚相救恤况我運卒陣中不如堅守以待之茶紙既
盡遂食馬馬盡羅雀雀盡又盡巡出愛卒殺以

食上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人食之繼以男子
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得四百人於其城登
城上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窮矣不能全
賊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足以殺賊城遂陷
遠俱被執尹子奇聞之曰聞君臣義皆死而何也
巡曰吾志吞逆賊但力不能耳子奇以刀快其口視
之所餘纔三四子奇義其所爲欲活之其徒曰彼守
節者也終不爲用且得士心存之將爲後患乃并南
齊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斬之遠且死顏色不亂
楊賜如常生致許遠於洛陽還初守睢陽時李德裕

鑑事類彙編卷之十七

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遠一見問姓名其使無不誠
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戰賊卒十二萬人還行兵
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
故巡曰今與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勞
有同異靡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靜大將事不
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
乎且血兵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將每戰將
士或退散巡立於戰所謂將士曰我不離此汝爲還
汝之將士莫敢不還死戰卒成敵又摧諸待人無勇

發隱隱微感發出奇無窮覽令明賞罰信其兵

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黃陽江淮之保障勝陽不守則敵鋒及於淮甸
而江浙俱受其患陵陽不入於關陳中與何資
馬巡遠之效死勿去蓋以此耳善千日黎之言曰
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川流之
師敵進江淮退其勢天下之不以其謀之功也
斯言信矣若南齊雲壯勇慷慨斷枯井開抽矢并
關與遠同時投命良可悲矣溫公曰顏杲卿張
巡之徒世治則橫行外方沈抑下俸世亂則委家

孤城盡勝賊千何為善者之不幸而為惡者之幸
嗚呼賢奸莫辨用舍混淆忠義之士要不由此易
其慮也

同馬允論姑息之政 蕭蕭宗乾元元年

夫民生有欲無注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
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
綱條之相維管轄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
怨親其在周易上天子澤施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
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納
存已也苟或加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

肅宗遺唐中哀幸而復讞是也正上下之節以綱

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不之患故命將討之
藩鎮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以和之權
賢不肖推其所欲與者則投之自是之後
君臣猶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主偏
主帥亦不計其罪因其位有授之然
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臣於下亂之
乎且夫有國家者貴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爲惡者
懲或爲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操旄秉鉞
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予書

云遠乃微詩云微之末遠是謂大諫孔子曰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
枝乎由是爲下者常將焉焉何其上若有得開則攻而
族之爲上者常懼焉焉畏其下有得開則掩而磨之
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
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述其願張於此
矣番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
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
得以陵侮偏裨得以賤賈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
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塗塗炭無所

能宗經世編 卷之十七 幸 唐

神許凡二百餘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創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鑕。是以上下有敎。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又安。兆民允殖。以迄於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諄諄之誨哉。
子思生有廢法也。始也也。思也也。求日備之矣也。

而臨百年之大害。謂之何哉。
治軍以禮。溫公之論善矣。唐宗以一事之苟止。

楊紹論取士。唐代宗廣德元年。

古之選士。必取有實。近世專尚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

卷之十七

表

始為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從此積弊。轉而成俗。雖之公卿。以此取士。家之長老。以此誦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幸。又舉人皆令投繯自處。如此徵其運。淳樸。崇廉。廉何可得也。諸令縣令。容孝廉。取行者。解。問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其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舉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
按取士之法。自當先行後文。唐虞之世。敷奏以言。亦未嘗不以文見也。然又曰。明試以功。則其不專尚文辭。固無疑矣。館之此疏。頗為合宜。但問經進士。

分為二項。已久。當辟事。雖不行。議者是之。其後宋與明率用其法。定為三場。試經義。論策。判策。似亦不可易也。

顏真卿論論事不宜先白宰相。唐代宗大曆元年。
臣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忠厚臣之為。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為此而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此此為辭。以來諫爭之節。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著門司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言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闕得。所以防壅。

卷之十七

表

意不下達。下情不上達。蒙蔽暗鳴。卒成幸蜀之禍。幾矣。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太人主大開不諱之路。華臣猶莫敢盡言。况今宰相大臣。戴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銷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亦復起於今日也。昔林甫雖演。蔽賢臣有不諱宰相。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險中傷之。苟不敢明。今日。奏事者。先白宰相也。陛下猶不覺。漸成孤。豈非悔之亦無及矣。

按言路之通塞實關天下之治亂時元載專權
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諸百官凡論事皆先白長官
長官自宰相然後奏聞是率蔽人主之耳目以徇
臣下之私弊耳况李林甫楊國忠之禍台幾何時
而載復蹈之真卿直發其隱其為代宗謀者切矣
乃反謂真卿為誹謗貶陝州別駕元載之奸惡不
待言而代宗欲成孤立之勢何其闇也

楊炎片言殺主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府土其數比部

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家積

錢世稱之十七

取無節時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

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由是以天下公

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覓其多少後其藏縮殆

二十平宦官領其事者二百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

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

本生民之神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

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

臣皆不得知政之蠹蝕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

度宮中費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亦可

以為政上即目下節其財賦者歸法藏用者一歲

於中擇精好者三五千以進入大盈以資

人主意議者稱之

城財者生民之命天下之公物人主為天子之

而已以天下之財養天下之人則天下平矣誠天

下之財私之於一己則天下亂矣此大書所

應留意也楊炎奏後舊制其知為政之理

錢世稱之十七



前鄉號衙介自卷第 男親 較

男親

較

楊史改作市稅法

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

武皇帝號天下始用楊史美

史約有姓丁能定等號

色月一切罷之二稅男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賦賦之法曰賦謂調有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租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川其

版版入不過四百萬緡李年乃千餘萬緡是時
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請改鄭之西皆食河東
鹽支主之官皆唐蔡之東皆食海鹽主之吳
其為官多則民聚故但於山鹽之鄭置鹽官收鹽戶
所賣之鹽轉諸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
官其江嶺間去鹽都遠者轉官鹽於彼賄之或商紀
鹽賣則減價諸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
怨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李年乃六百餘萬
緡是時國用充足而民不困窮

按軍典之勝慶支旁午必資財利而言財利者往
後通鑑卷之十八

生搜捕利孔多方浸削甚而一切弊政無所不為
罪濟一時之急然細紀廢弛官吏侵漁天怒人怨
而國不可為矣漢之承孔末之王方不貴假道者
是也劉晏之理財以愛民為先固已有益於君子
之道而勾檢簿書曲結錢穀必委之士類不肯多
置官以擾民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未遠之
慮又守無明細必於一日中決之非其煩雜周詰
各有足多者馬史臣經出中值而復極安有勞焉
然其後不足受諍而死者則以虛華希謁吏之意
德宗不務其實而愛其辭其亦愚也

以教之勤力體國與裴延齡趙贊之徒同類其
吳之地也

郭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

幸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為下將雖如兵程
元振魚朝恩亂殺自端詔書一紙以之三日就
得則是等語不行當道律王田亦謂之平西王升
此此等語於人若王矣今當明此言一說
外法言者皆謂之惟子儀物不取通其信送
自境度中書令考凡二十四月入薛代二萬緡私產
不在焉府庫珍寶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十七婦皆為

通鑑卷之十八

延國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答之而已
其國懷恩今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
培後使處走於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
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
而眾不疾病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其
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甚眾

按汾陽王勳平安史孽服吐蕃再遣宗勛莫安海
宇雖中道謫謫毫無半等史臣謂其忠貫日月神
明扶持恩則謂其武足格天故上不疑而下不忌
也功居其至德亦居其至步所謂勞謙君子萬民

識者其斯人與

陸贄論天命山人唐憲宗建中四年

上與陸贄評及亂故深自克責贄曰致今日之患皆
華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贄起上就以
爲陛下志查區宇四征不庭兇巢稽誅逆將焦亂去
連禍結行及三年微師日滋賦歛日重內自京邑外
汭邊陲行者有鋒刃之憂居者有謀求之困是以叛
亂繼起怨讟并興非常之虞當光同虛聖陛下移
疑運獨不得聞至使兇卒諒有白晝光闕豈不以
我開障因人禍難後陛下有殷庶之憂有耳目之化

卷之十八

上

唐

有勳爵之列有僉衡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隱憂不
能效其死臣旃謂致今日之患華臣之罪者豈徒育
賊聖旨又以備家典察皆有天命臣聞天所視聽皆
因於人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
數紂之罪曰乃曰吾有命罔憚其辭此又捨人事而
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
失得之象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然則聖哲之意
六經會通皆謂禍福由人不言感稟有命蓋人事理
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
未之有也自頃復討頗頗則開閉格塞物力耗竭人心

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野下達黎庶日夕

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起河原叛卒果如衆庶
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儲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古書
明致冠之由未必盡囑天命臣聞理或生亂亂或
查理有以無備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邦今生亂失
下之事則既往而不可復追矣其責理典邦之衆在
下克勤而勤修之何憂乎亂人何畏於厄哉動脚
不息足致升平豈止盤灘妖氛旋復宮闕而已
按德宗銳意用兵科歛太甚以致號令言平亂之
變與潘與朱滔李希烈等相呼應唐室幾亡此由
人事所致豈關天命宜公稱引詩書謂天命由人
其言明昭非其學之有本焉能如是乎後世君臣
不修其德而以禍亂譏之天命者亦可以知所悔
悟而漸自弱責矣

卷之十八

六

唐

顏真卿拒李希烈唐憲宗建中四年
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各遣使詣希烈上未信臣勸
進使者拜舞於希烈前說希烈曰朝廷錄賊功臣失
信天下都統英武自天功烈著世已爲朝廷所賞
將有韓白之禍願並稱尊號使四海臣民知有威
希烈召顏真卿示之曰公聞之謂希烈見臣

太師觀此事。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咎。答曰。此乃四內。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忠臣乃與。臣服于相。從未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大帥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蜀安祿山而反者。則果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正耳。受改章誘者。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知生已定。何必多端。承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乎。邪。希烈乃謝之。

按。盧杞惡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宅中。原真卿以吾爲而。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覺怒起。拜然。杞之蓋甚。及李希烈叛。上問計於盧杞。杞因是附真卿。奉命宣慰許州。詔下。果朝失色。而真卿乘驛徑往。大真卿以三朝舊臣。名重海內。奉命馳驅。固不以死生爲念。然以真卿之賢。年已八十。不用之於宰輔之地。以均平海內。而宜懲叛逆。竟爲所害。賊置盧杞固不足責。然杞之心。棄鄭元老。亦獨何哉。皮輔。然之。拒而不進。

謂志矣。其英烈如嚴霜烈日。所畏者。則令。真元。教詔。忠義宗興。元。...

劉曰。致理興化。必有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服丕。諸君。臨萬。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孝德。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小子。懼德弗。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雖習易。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不恤征戍之勞。若澤。下。情。未。上。通。事。既。據。人。懷。疑。阻。猶。昨。省。已。遂。用。典。戎。徵。師。四。方。轉。餉。于。里。風。車。藉。馬。遠。近。騷。然。行。旅。居。廷。衆。庶。勞。止。或。一。日。...

按。文錄。月。或。連。年。不。解。甲。冑。祀。莫。乏。主。宰。宇。靡。依。死。生。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令。峻。於。誅。求。疲。昨。空。於。杆。軸。轉。漕。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賦。不。解。人。怨。於。下。而。賦。不。知。驅。致。亂。階。變。與。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於。祖。宗。下。負。於。蒸。庶。痛。心。視。親。罪。實。在。乎。永。言。懼。悼。若。陸。泉。谷。自。今。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無。德。非。方。致。其。變。亂。皆。由。上。失。其。道。而。下。騷。其。民。朕。嘗。自。思。則。何。罪。官。并。西。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未。...

治亂殊未定連坐路地必不同謀念其作事有自京
貸如能致顯亦與權所朱亂反易天常皆當有基
里設發所不忍言義罪則宗族不敢報其言當將吏
百戰等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上通敵雖有散歸本
道本軍者並從赦罪諸所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
城將上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所加舉昭錢貨開
要竹木漆漆摧鐵之類悉宜停罷赦下四方人心大

成德宗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三建中四興元一
貞元二十一年興元罪已之詔乃陸贄之文所謂脩

卷之十八

唐

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裁制毫垢
宜暢鬱理也李抱真入朝言於德宗云山東宣布
詔書士半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
易曰其言著千里之外應之信然哉

陸贄論瓊林庫唐德宗興元元年

天子與天同德以四海為家何必提獎公方崇聚私
貨許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聲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
法失人誘姦聚惡以斯制事豈不過哉頃者六師初
平百物無儲外打覓從內防危障晝夜不息殆有五
東既交侵死傷相殘軍食同力竟喪大觀其以隆

下不傳其母不私其戚忍甘以同卒伍糧食以順功
勞無量皆有人不攝懷斯恩也厚賞而人不怨
所也古人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諸將方此軍
時意不以勇夫恒日嗜利於功其患難既與之
愛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括機能無吝嗇下誠
能近想重開之殷憂近或不信之專欲見有車貨
則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實如此則亂必
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天子之貴豈當憂食
是乃散其小儲而底其人儲則其小寶而固其大寶
進上即命去其勝

陸贄進書

卷之十八

唐

按德宗播遷於奉天遂使步出城視賊乞一信務
而不能得供御止有糲米二斛絕人於城外采煮
蒿根而進之其緊迫至於如此幸而解圍諸道貢
獻賊守之功未行資資而賄之行宮應下勝以復
林大盛庫夫軍食為急何取瓊林固不足何取
大盈孫名思義愚亦其矣向非陸贄之書是奉天
城中又有姚令言之變也

陸贄論瓊林庫唐德宗興元元年

懷光當官得計是以獨斷皇寇還領未與有它田
所患太偏不資焉助比者又達李處李建藏楊惠元

三傳度之衆聞麗其營無若成功祇足生事何則西
軍接臺華師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
相統屬懷沈輕最等其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最
等疑懷光養寇蓄怨而急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焉
臆防欲戰則避恐非功則離不和嫌難遂鼎俎之臣
處必不兩全獨者惡積而後以弱者勢危而先殺
之禍期足可期普寇未平新患方起憂狀所切實
朕放心太上消應於未萌其次執失於始非見乎事
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阻李晟見機慮
變先請移軍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不虞理在必
然它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投拯其危急唯在此
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而甘託言其兵素少慮
爲賊此所遠勝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奉旨當使促
張謂書至即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言無所
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雖爾
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救理盡於此惟陛下度
之

懷光老解奉天之關未得一見乃頓兵不進上書
表謝此等罪惡德宗雖爲之貶盧杞自志貞義實
等而懷光內不自安已有異志遂與朱泚通謀李

慮恐其有變爲所兼併請移軍出榆而守建徽楊
惠元猶與之聯營故費澤爲之憂而具此於事最
已彰聞不答髮乃德宗不能洞燭情思懷光供臺
更俟旬時未幾建徽惠元之軍遂爲懷光所奪
德宗自以爲聰明凡事持之有說而不知其背
小智不足以與於日月之明也人言謂非博
理而欲以應天下之事變其不列錯而後
矣

袁高論盧杞不可復用
唐德宗貞元元年
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謂人曰吾必再入
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章胡抗以
爲盧杞劉從一口盧杞作相貨變興播遠法內瘡痍
今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論等不從更命它人
草詔乙卯制出高執之下下且奏杞極惡貶其
疾之苦言六軍思食其肉何可復用上不從
京趙雲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氣天
所知華夏蠻貊同棄億加下氣之寵必失萬
丁已袁高復於正牙論奏上曰杞已再
者止原其罪不可爲輕也陳京等亦爭之
之號政百官當加其罪

事而起。上大怒。左右侍從者。引却。京師。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之。上怒。稍。等。宰相與。祀。小。刺。史。可。乎。半。勉。曰。陛下。欲。與。之。卿。大。州。亦。可。其。如。天。下。失。守。何。子。氏。以。祀。為。禮。明。卿。為。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為。至。意。曰。朕。已。可。袁。高。所。奏。詔。曰。罪。人。承。旨。力。為。辦。之。已。之。孫。也。

按祀親臨學府。本無可取。後宗境之員。其。運合耳。其數楊。與。脂。張。猛。折。顏。與。郎。於。死。其。李。錄。此。錄。其。緒。來。之。十。八。唐。肅。宗。元。年。

德光而使之。及河所謂窮兇極惡也。前非袁高執。秦廷爭則祀將復用。而危宗。祀。矣。然祀竟得保首。頭而祀德宗於是乎失刑已。

陸贄論區處後事疏。唐肅宗。元。年。

禍不可以憂。微幸不可以常觀。區姑以生禍為憂。未敢以喪禍為賀。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策所在宜敬之際。聞者莫不涕泣。假上復與之。夫創傷。就。以。請。罪。觀。望。首。風。之。將。一。就。誠。以。若。勤。禁。制。之。而。愈。致。今。釋。之。而。舉。來。襲。以。百。萬。之。師。而。力。竭。今。以。恩。尺。之。恩。而。化。洽。是。則。聖。王。之。譽。理。道。聖。王。之。任。任。而。

不任。其。明。矣。琴。師。之。皆。臣。禮。非。天。沐。而。不。任。又。明。矣。是。則。如。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乃。安。人。初。者。乃。自。安。之。猶。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猶。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一。幸。閭。境。難。決。一。境。不。寧。昔。天。放。後。危。凡。汗。人。門。神。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感。德。之。言。華。而。易。日。脩。臣。禮。其。於。深。言。審。議。固。亦。未。盡。耳。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還。善。之。心。漸。開。儻。事。與。言。背。則。處。禍。之。德。復。與。朱。泥。誠。而。懷。光。我。懷。光。我。而。希。烈。也。有。烈。德。平。禍。將。大。及。則。彼。之。善。素。疑。而。懷。宿。員。者。能。不。為。之。動。心。哉。今。皇。運。中。典。入。禍。窮。街。以。通。流。之。倫。居。上。國。以。懷。光。之。稱。保。中。幾。歲。未。再。周。相。大。泉。珍。貴。衆。應。驚。心。之。日。琴。生。改。觀。之。時。威。則。已。有。惠。猶。未。洽。誠。宜。上。刻。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柔。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迫。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廢。大。業。雖。荷。陛下。全。有。之。恩。然。不。能。不。自。視。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幸。耳。可。以。解。以。赴。其。門。則。無。賴。以。求。附。其。門。不。過。其。門。不。過。其。門。

陸贄奏。唐肅宗。元。年。

烈德平禍。將大及。則彼之善素疑而懷宿員者能不為之動心哉。今皇運中典入禍窮街以通流之倫居上國以懷光之稱保中幾歲未再周相大泉珍貴衆應驚心之日琴生改觀之時威則已有惠猶未洽誠宜上刻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柔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迫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廢大業雖荷陛下全有之恩然不能不自視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為幸耳可以解以赴其門則無賴以求附其門不過其門不過其門。

歲時心華陸梁勢必不致陛下當教諸鎮各守封疆
彼既氣奪勇窮是乃羸卒之類不有人禍則雷鬼亦
古之不城而屈人之兵者此之謂歟

按德宗使問費河中既平復有何事所宜屈處令
悉條奏費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有生事之人以
爲王師所向無敵請乘勝討淮西者李希烈必誘
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古乃因案
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
不自歸河朔者亦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
建中之兵行將復起乃上此奏德宗用其言於是

諸道與淮西連接者各守封疆非彼侵軼不須進
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將士百無一無
所聞夫朱泚平後光祿而李希烈得乘相率以理
諭之固當進討然人情時事又有不可操縱者蓋
希烈不突賜張且夕將斃若用兵不已則河朔青
齊延感煽動此費之議慮長遠所以言必中肯也
非平佐之才其能如是

李泌論府兵宜復唐德宗自元九
密上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自西魏以
來興廢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有征

衛領之損衛以農原教習戰陳國家有事徵發則
符竿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聞按閱有
最習不精者罪其折傷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
加賞便道罷之有有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
仁軌爲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於是始有戍之役
其官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廢
至憲宗手足以過其役又牛仙客以中書侍郎
將效之山東戍卒多奔緡帛自隨邊戍之兵於府
軍盡助苦役夜禁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皆自大
保以後山東戍卒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

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以鎮總四圍恐累宗
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始募長征兵謂之彍騎其
後爲六軍及李林甫爲相奏諸軍皆募人爲之兵
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利和禍亂遂生至
今爲輕使府兵之法當有不廢妄有如此下陵上
虐之患乎陛下思復府兵此乃祖稷之福太平有日
矣上曰然乎河中當與卿議之

按府兵興廢之故郭景言之詳矣誠兵制之宜復
者則自張說募長征兵爲彍騎而後府兵之名遂失
非召募之兵况各募一兵其制已非

六七萬少者二三萬一旦罷歸田畝猶得之大寧肯甘心棄干戈執耒耜則府兵亦未易復也其後德宗復問泌以復府兵之策泌請儲農器給牛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上不復思歸有願留者許以所開田為承業家人願來本貫給長業之田而遣之不過數畝則戍卒皆土著乃悉以所募之民理之是安關中之疲弊為富強也然究非不能行者蓋復之於開元之時則易復之於貞元之時則難君子是以深許張說之謀國耳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十八

七

唐

李泌論保全功臣唐德宗貞元三年

李泌初視事壬寅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為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服當為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為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聽矣素所善及有恩者幸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為約可乎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間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人言

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詰之則宿衛之士皆之臣無不憤慨而反以恐中外之變不日復生也人臣苟家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幸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命盡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紀也臣晨疑富貴已足荷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臣臣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天下承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聲不知所謂及兩卿乃社稷之至計也朕謹當書紳二大臣亦當

御批通鑑輯覽

卷之十八

八

唐

其學之成燧皆泣謝

按李晟平朱泚馬燧平李懷光厥功大矣德宗未免有猜忌之意泌於入見時而隱之無所回護俾其君臣釋然上無怨而下遂罪保全甚大然亦由其高風亮節足以取信故也若使他人效之則德宗將詰之曰我君臣本無嫌隙何以忽造此謗欲行離間如是則身危故言一也言之人與則聽者亦異矣記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人出之過言於君者其量之哉

李泌諫廢太子唐德宗貞元二年

子之經寫繁得以此告後世後先諸上 一目解
疏入以爲安不之省

安國城之未諫也韓愈作事皆論以議之議之議
是也蓋既以處士名高微爲諫議大夫夫人皆想望
風采自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何數年之久而前
無所表見耶然賢者固未易測范陸贊皇陸德裕
之思未謂天下之事孰有大於此者乎吳用率南
官官守延英門上疏極論然後公議大
建於之賢好愈著至欲壞白麻而賜
歐陽永叔謂其一諫而罷以雲其責焉夫
論人先觀其大節如陽城者
直臣可也即謂之有道之士
人而已哉

卷之十八

唐

新編世編卷之十九

拓郭魏晉介貞華籍

男勤 戰

拓

杜黃裳論治道

唐憲宗元和元年

勅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
有得失何爲而可
下無百姓四夷
有紀綱有政
實有罪則
食諸葛亮
不獲盡明主
無爲而治者
主所宜親也
前書帝
來其耳目
下不推誠
將以
代以後
治之旨又謂
人主患不
不竭忠
有

威於憲宗之世而云然

自若易論時美承平不宜為都督

國家儲備貴戚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

以來未有使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攝者也今將軍

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平乃制將也又充前軍

中使是使制承平乃都統也臣愚聞方聞之必資

賢是謂天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

下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其

一使史乃至諸道將校皆服受承平指虎心既

濟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平之計而抑諸將之勢也

憲宗憲宗之十九

下合承平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當之可也至於

軍中諸將勤勞則朝廷制度出自宗陛下宰悉

向下之情而自資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

思於一時之閒取笑於萬代之後乎

資而朝廷為觀軍容使雖以郭子儀名將為其掣

其安宗乃以承平為制將其法李度亦其矣明

未用中官為總監分監皆稱軍門奉受其辭以至

人國可哀也夫

李絳論魏博不設兵

唐憲宗元和七年

與宰相議魏博不設兵

魏博不設兵當自歸朝廷若其盛陳不可不用兵

之兵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謂魏博鎮之

數忌者皆分兵以肆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

太重家聞而謀亡故也諸將之力自相制欲

腹相連結則眾心不

少力微勢必不

將互相顧忌莫敢

竊思之若常得明

之制誰能自固矣

大德必有所歸諸

則其日分兵之策

為唐則為唐何煩

主帥耶道所惡莫

則立為鄰道所兼

魏博之自歸也但

士馬以須後教使

軍中者矣至時惟

再謀以賞其人使

則近之實必皆恐

者也上曰善

松將之等。舉。如。指。諸。事。未。幾。川。懷。謀。果。以。劫。軍。政。決。於。家。僮。聚。音。憤。怒。朝。命。人。不。至。士。李。大。器。請。出。與。為。首。後。與。達。申。版。籍。請。官。吏。觀。轉。六。州。不。煩。一。旅。復。歸。朝。延。將。之。謀。也。

辛酉。宣。夜。入。蔡。州。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辛未。李。勣。命。馬。步。都。虞。候。監。門。御史。史。曼。指。領。文。武。命。李。祐。李。忠。義。帥。兵。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酒。三。千。人。為。軍。令。今。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翌。日。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婦。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糲。整。驛。勒。留。義。成。軍。五。百。鎮。之。以。謝。潮。陽。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

魏。書。卷。之。十。九

四

諸。將。防。之。想。曰。人。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畏。曰。果。濟。李。祐。如。計。時。大。風。雪。所。獲。梨。人。馬。凍。死。者。相。望。大。陰。黑。日。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想。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想。令。擊。之。以。訾。眾。聲。自。畏。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密。人。不。為。備。千。中。四。鼓。懸。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觀。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入。城。

魏。書。卷。之。十。九

五

城。亦。悉。破。中。皆。不。之。覺。魏。馬。盡。止。想。入。居。五。等。車。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而。笑。曰。何。內。為。耳。賊。當。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曲。子。弟。說。吾。未。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想。軍。號。令。曰。當。傳。語。者。近。危。人。元。濟。始。帶。門。何。等。當。能。至。於。此。乃。帥。左。右。卷。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兵。萬。餘。人。持。刀。曲。想。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為。中。所。家。厚。自。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開。門。降。想。道。字。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突。內。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助。之。城。上。久。如。嚼。毛。哺。金。諸。道。世。續。卷。之。十。九

庚。辰。庚。度。遣。馬。進。先。入。蔡。州。唐。憲。宗。元。和。十。二。年。

李。勣。命。馬。步。都。虞。候。監。門。御史。史。曼。指。領。文。武。

命。李。祐。李。忠。義。帥。兵。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酒。三。千。人。為。軍。

令。今。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翌。日。但。東。行。

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婦。子。據。其。柵。命。士。

少。休。食。乾。糲。整。驛。勒。留。義。成。軍。五。百。鎮。之。以。謝。潮。陽。及。諸。道。

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防。之。想。曰。人。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

監。軍。畏。曰。果。濟。李。祐。如。計。時。大。風。雪。所。獲。梨。人。馬。凍。死。者。相。望。

大。陰。黑。日。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

然。畏。想。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

想。令。擊。之。以。訾。眾。聲。自。畏。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

故。密。人。不。為。備。千。中。四。鼓。懸。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

觀。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者。

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入。城。城。亦。悉。破。中。皆。不。之。覺。魏。馬。盡。止。

想。入。居。五。等。車。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而。笑。曰。何。內。為。耳。賊。當。盡。殺。之。

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曲。子。弟。說。吾。未。寒。衣。也。起。聽。於。廷。

聞。想。軍。號。令。曰。當。傳。語。者。近。危。人。元。濟。始。帶。門。何。等。當。能。至。於。此。

乃。帥。左。右。卷。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兵。萬。餘。人。持。刀。曲。想。曰。元。濟。所。望。者。

重。質。之。救。耳。乃。為。中。所。家。厚。自。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開。門。降。想。

道。字。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突。內。復。攻。之。燒。其。南。門。

民。爭。負。薪。助。之。城。上。久。如。嚼。毛。哺。金。諸。道。世。續。卷。之。十。九

將

族烈之平淮山功固偉矣而之所以居功者尤爲
盡善蓋棄驢而迎非於道左既使人知朝廷之
還軍文城又非諸帥怙功欲專地爲私利者比
其用兵始末深得韓岳由非輕敵趙之意而史家
之文亦頗似之若評公之拒賊置饗以蔡人爲
公之反詞悅服不費百級克武同心剪除餘孽

1

信百端戲賊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其
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
義受亡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奉朝京師陛下
容而接之不過宜敗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棄衛而
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竹之骨肯
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生貝批剪被除
不祥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聖視不先桃殤不
問法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臣自惟
庸庸而提諸水火永絕根本臨天下之民而無
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德而無

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福福具有殃禍宜加
臣身上得表大恩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則裴茂崔
爲言愈難在優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矣已罪食
馬劉用哲史

黃帝之爲教清靜寡欲其本肯非若其後乃有禍
田利益之說自上古以迄上世赴之如鶩水鳥距
而闕之也韓退之曰耶鳩之謀德忠懲之詞則爲
罪一時而天下由此知佛教之非是而排之者必
遂衆矣蘇軾潮州碑云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
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奉天

地隔盛衰浩然而獨存者平唐書傳贊謂其道蓋

自此孟軻以伯也楊雄爲未解。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未始而復審。始若未之信。卒大顯於時。賈誼河東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子餘丈。撥衆反正。功與齊而方倍之。所以適向所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師之。如泰山北斗。云。漢自戰國以至於唐。儒者見理之明。未有若退之者也。憲宗有如是之臣。而不能用。既迎佛骨。又餌金丹。曾未期年。受其禍矣。豈非後世人之

朝吏領支部兵馬

唐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叛朝廷命
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判吏兵之
權自作威福鼎使判吏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細
如刺史必不能以一己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
已舉縣各置判吏或專應在州兵重令刺史領之
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觀察使所
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提
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故重
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構害敢爲順命由重胤處

按世鋒陷陣武夫之長技也然總統之任則當兼用文武兗州縣之兵可不歸之刺史乎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遺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如李靖李勣劉仁軌裴頤德及開元以來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杜鴻漸當乎遺之等是也主德以來節度權重州統諸州各置鎮將文臣束手故易於作亂車微建康以刺史領之足以制州弁而杜亂萌其後宋太祖用文臣知州趙普請設通判以參治本之於此

1

庭

4

漢

五

浙

書

卷之十九
秦與臣所畏懼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其
諸軍前進隨便攻討義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
遂進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遺塞但欲令臣
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
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大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
討自平若朝中大臣尚有則逆賊縱平無益

按元機頗有文名而其所為乃至於此雖位至平
章進不以正由於患得患失希圖大用逢沮壞老

成之憂慮軍國之計罷度兵柄為東都留守再
失河朔未必非獲之由也元和之時以文章顯者

又有柳宗元與平叔主叔文為黨聚眾遠邇見之
元詩雖其言語表見於後世然尚行不端華深奧

補是以君子重操謬而橫坊表誠知此匪之足傷
教之可樂故不以彼而易此也

再失河朔之由
唐僖宗長慶二年
上之利即位也兩河畧定蕭悅授文昌以為天下已
太平漸宜消兵諸藩謂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
之中人選聖上方是實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

秦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盜友朱克誠王庭湊
作亂一呼而凶卒皆東部徵諸道兵討之諸將兵既
少皆前鋒軍勢為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
南軍者亦皆中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
賜驛資授自以為功不勝則道有上將以罪歸之悉
軍中驍勇以自衛蕭麗樞者戰戰故每戰多敗以
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器朝令夕改不知所
從不度可否惟督令或贊中使道路如織尋馬不足
募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敵山野路行故雖以諸道十
萬之衆襲度元臣宿望島重迎今光祿皆皆賜名

卷之十九
再失河朔之由
唐僖宗長慶二年
再失河朔之由不能復取

按明兵之道在於任將是以古之帝王命將出師
非授授銀曰闕以內者募人制之闕以外者制軍

制之故事無沮澤而克奏庸功也後世人主生於
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習戰不慣行陣自

謂知兵其所與謀議者非左右為諂則二三宦官
而已力器則已尋常安能中事之要遂貴奏議

有日并篇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其會變
於斷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所捨相權。而西皆內
上有聖府之議。下無死侵之志。可謂切中其病矣。
其度偏將。皆有監軌。驍果自隨。嚴備出界。其言
猶疑。我盡為合。雖名臣宿將。豈能遏抑。定策哉。
唐之再失河朔。豈非昭然而明。季又謂黃胤。所謂
與氣同道。固不人也。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又曰
有師中。吉。王三錫命。為人者。宜遵清練。兵委任
大神。而責成之。其中使。變。乃必。之。道。勿。以。為
嘗試也。

卷之十九

古

唐

韋處厚請用裴度

唐穆宗長慶四年

上曰。王庭湊屠牛元。冀家。數宰輔。才。使。因。賊。編。纂。
分。學。七。草。處。厚。因。上。疏。言。裴。度。熟。高。中。夏。其。播。外。
石。置。之。嚴。密。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尊。朝。其。管。仲。
人。繼。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聖。亂。之。本。有。有。
衡。顧。人。則。理。達。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飲。思。恨。無。
濟。今。有。裴。度。尚。不。能。用。此。焉。曹。所以。謂。度。支。得。康。
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
事。不。勿。於。國。無。勞。則。曹。之。既。察。然。之。之。和。如。此。則。
位。者。不。最。不。將。建。者。不。最。荷。求。原。則。之。之。無。

私。鄭。密。為。裴。度。無。辜。臣。官。今。之。所。陳。上。各。聖。明。下。達。
舉。誠。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制。處。厚。處。厚。具。言。
李。逢。吉。排。汴。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輔。上。加。禮。
於。度。內。中。加。度。同。平。章。事。

按。裴。度。在。當。日。可。謂。賢。矣。而。為。李。逢。吉。河。汴。程。宗。
不。能。用。乃。恨。時。無。蕭。曹。和。慶。之。風。規。議。力。豈。但。裴。
曹。之。匹。耶。處。厚。上。疏。直。陳。殆。起。然。於。朋。比。之。流。者。

劉。蕡。對。策。自。文。宗。太。和。元。年。

韋處厚請用裴度

卷之十九

古

唐

將。亂。陛下。將。社。稷。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
錐。之。賊。觀。竹。鞭。之。直。輔。相。利。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
其。官。有。以。奏。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殆。蕭。牆。矣。
生。則。臣。惡。曹。節。飲。覽。復。生。於。今。日。忠。賢。無。腹。心。之。
壽。謂。守。持。廢。立。之。權。惜。先。若。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
得。正。其。始。威。柄。陵。夷。藩。臣。毀。忌。或。有。不。達。人。臣。之。節。
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討。惡。
為。義。則。政。刑。不。出。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陛下。何。
下。塞。陰。邪。之。路。屏。棄。卿。之。臣。制。陵。陵。迫。為。之。心。夜。門。
除。之。故。或。其。所。有。戚。愛。其。所。宜。受。可。不。能。治。於。

蕭蕭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庶
 幾漢元承王儲矣昔秦之亂也失於劉氏茂之亂
 也失於劉氏歸基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
 肆而害主此足敬宗皇帝不慮亡秦之禍不窮其
 步才數下深軫匹夫之憂上以其元聖之德
 可如三五之聖雖可謂之聖主其元聖如
 更制七十餘年其心亦與元聖異然前觀日
 國時日衰姦寇自與泰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正其
 而昏之失其機也陛下誠能屈國權以歸相持兵
 柄以歸相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法官書一官官

止召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赴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餉階軍容合中官之政中官宰相兩臣之職有一截武弁疾吏吏如仇讐足一罰車門視農夫如草芥謂不足以肅除兇逆而誰足以弭威福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軋民間獨魏藩臣千歲守油鹽豐王度亂御經張武大之威上以制君父餽下以御其衆有豈非觀券之心哉良觀

上韓武之旨雅臣非不知言發而極其言也。上
牙鐵盆肩封侵之心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將忌猶
陛下命之寵哉。

汝敬宗游戲無度押解至小宦官小還勸還羅挂
爲劉克明等所害宗初爲江王王守素帝弟兵
迎而立之是日有人封守宮哭流涕而陳之帝以
爲宦者先試宦宗又執敬宗兩朝之職未嘗伏誅
爲人臣子者不容一刻食息自安也乃考宦馮宿
等見劉蕡策不敢取李郢上疏乞同所授以旌蕡
直亦置之不報何哉蓋其時君臣上下咸畏宦官

之橫莫敢禦其鋒雖賢如裴度者亦付之無可奈何也其後甘露之變聽李訓鄭注之邪謀不論有罪無罪欲盡誅之則又悖謬失策殷鑒之間死者一二十人王涯賈鍊舒元興等驛首流殛此時文宗寄息倫生豈不哀哉范祖禹謂用小人以去小人殊有不善及國家漸至論也

司馬光論姑息非唐文宗太和五年

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輔之知刻鵠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

司大臣簡安奉私疏

莫如服魏嚴下策爲上策

也此論謂天下視河北猶四支正觀中家之
而文之奇崛縱橫有虎踞龍蟠之氣

杜牧字論 唐文宗太和七年

今之議者曰夫割疆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爲衛軍高
位美爵充飽其邪安而不防每有盜賊之患
振而不拂其心則愈氣不勝此大曆自元和中那
也亦何必疾驅賊而若民然後以爲快也愚曰大曆
元之開適以此爲禍也當是之時有胡虜十百
大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割視人言曰樹
木微調胡所爲尊者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

策論 卷之十九

主 唐

恬而不阿于侯通爵越錄受之觀勝不來凡杖扶之
逆息崩靡皇子嬪之裴綠米餽無不備之是以地益
廣兵益強借廣益甚後心益昌於是土州名器分割
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注名越號或帝或
王盟詛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畧以飽其志者也
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崇吳嗣嗣而和之其餘
須軒焉欲相襲者往往而是運通孝武有肝不惡而
莫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誇獨小者思爭不爲周
秦之郭幾爲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而欲得
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激發於家則

於天下此所以爲兵欲而策其爭也大曆貞元之開
蓋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策無涯之爭是以首尾相
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爲經
愚見爲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曆貞元守邦
之術永戒之哉 唐文宗太和七年

按敗之此論深符 唐文宗太和七年

承戒也蓋諸帝征伐之難宜出於天子乃自肅宗
乾元二年平盧節度使王玄志薨上遣中使杜
德將士且就察軍中所徵立者授以旂節於是李
懷玉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遷爲平盧軍使朝廷因

策論 卷之十九

主 唐

以爲節度剛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其後
史朝義既滅河北諸州已降僕固懷恩恐賊平寵
長泰留薛嵩李寶臣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按雖名
藩臣實同化守乃至梁蔡吳蜀莫不效尤攘奪成
殺洎於五代幾二百年則以肅宗貽謀之不善不
自大曆貞元而始也而唐之于孫府大位者奉之
以爲不易之經不亦謬乎牧謂數替於家則詞於
國征伐於天下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溫公謂民
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愚謂禮
之與兵不可偏廢必患操戈奮武先治內而後治

是兵民信之矣。綱紀振飭。法度修明。言
必勝。攻必取。弱者感。壯而懷。息。強者引。而聽。
命。譬如善師者之齊其銜。勸揚其鞭。策厲其規。
取道遠。斯為守邦之大道也。故曰。御四馬者。執
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唐文宗太和七年

其者。別也。別者。政事也。為天子之徒。實外山。冉有之
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雖而俱行。
以昭神之士。不事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
為暴。暴則人人不吐。毀罵呼。失根本。斯近為甚。適
之十九

唐

滅。其國本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并能多聞。
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
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證者。人也。獲鬼者。大也。此其是
也。彼為相。言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叨居其
位。用也。

按。唐公則陣於孔子。孔子不對。以衛之所急者。
非陣也。而後之儒者。諱言兵事。若是則孔子何以
云。我欲則克。而夾谷之會。何以云。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其左右司馬。以復也。杜牧。趙序。孫子曰。別者。

政事也。其知兵矣。夫六部有共。實為其官。而目不
知其事。可也。

唐文宗太和八年

司馬光論。唐文宗不能去朋黨。年
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水火之不可同器而處也。
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
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
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
誹。公且實者。謂之正氣。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
所以辨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教。位量能而授
官。有功者賞。有罪者罰。不使戚。不使怨。夫如是。

唐文宗太和八年

唐

朋黨何自而生。豈彼昏主闇不能獨斷不
能斷邪。正並建。賢與不肖。取捨不在於已。威福消長
不在於人。於是讒惡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
生。蠹而木腐。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
當以古暴民也。文宗有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
毀譽者。為實為誣。所進退者。為賢為不肖。其心為公
為私。其人為君子為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
能進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能
誣毀其言。又當退之。如是。則朋黨之使。為朋黨。就敗哉。
徒謂其言。又當測之。如是。則朋黨之使。為朋黨。就敗哉。
是不為。為患。羣臣之朋黨。是猶不種不芸。而惡其

之達也。朝中之達。且不能去。况河北賊乎。

最。憲宗嘗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耶。李絳曰。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愚謂君子與君子合。可謂之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與小人合。可謂之黨。而不可謂之朋。君子以義合者。也。同心為國。何謂之黨。小人以利合者。也。見利則趨。何謂之朋。世俗不察。凡同類者。舉謂之朋。黨。人君不能無朋。而多方以防之。設術以取之。於是乎相爭相角。糾纏而不可解。而國事日壞。君使黨朋相離。離。壓當空。不問其何朋。

卷之十九

達

河黨也。惟賢者進之。不肖者退之。而無所猶。豫。二。三。於其間。則朋黨之說。不足為害。而國是立。於一。矣。牛僧儒。李德裕。雖各有黨。然亦自有是非。文宗。不能挑選。承為以御之。乃曰。去。謂其戚。易。去。朝中。朋黨。謂其人。上。心。無黨。朝中之黨。自化。未見其。為。也。溫公。有功者。實有罪者。刑。豈不能感。後。不能移。其。論。華。矣。

劉從諫。表。諫。王。涯。等。究。犯。非。文。宗。開。元。年。涯。等。誦。生。祠。國。榮。寵。威。欲。保。身。全。族。安。肯。講。道。等。實。欲。討。除。內。臣。而。中。間。自。有。報。怨。之。謀。遂。致。相。相。

以。反。逆。誠。恐。非。幸。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以。重。其。朋。黨。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割。地。延。延。不。已。被。殺。傷。流。血。千。門。倒。戶。黃。計。搜。羅。枝。蔓。中。外。制。姦。臣。欲。身。請。開。庭。而。陳。誠。否。恐。并。陷。李。繁。事。亦。無。成。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茲。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三。級。可。

拔。寬。官。酒。掃。宮。闈。自。古。所。不。能。無。者。罪。法。所。難。容。文。宗。但。當。討。其。首。惡。與。同。謀。而。不。誅。之。理。乃。聽。李。訓。鄭。注。知。郭。之。謀。解。兵。殿。下。為。上。

卷之十九

主

其。等。所。殺。王。涯。等。身。為。宰。相。豈。盡。不。知。倫。公。荷。容。不。行。諫。正。禍。起。蕭。牆。慶。勳。舉。首。溫。公。所以。以。足。折。刑。罰。議。之。也。但。諫。以。構。逆。則。非。其。本。罪。而。親。族。士。庶。橫。被。株。連。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勝。暴。朝。上。有。如。草。芥。賴。從。諫。此。表。鄭。覃。李。石。和。能。秉。政。未。可。以。從。諫。後。來。敗。寇。遂。以。人。廢。言。也。

魏。諫。諫。召。李。孝。本。女。人。宮。唐。文。宗。開。元。年。

陛下。不。通。色。服。出。宮。女。以。視。鑒。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自。娛。非。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人。宮。不。避。家。人。與。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創。

世謂且利於官軍之微而為之代求辭飾又豈
血戰以滅之乎此准西澤潞非裴度李德裕方寸
之必不能平也

李德裕平澤潞方略

唐武宗會昌四年
成中如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上曰恨無管
宣親耳聊若不應得取必不與伊今且以管全
義以來將帥由伊度敗其鋒有三一古之天下軍前
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
事將帥不得專進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為監使悉
將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關者皆怯弱之
軍中亦止備
卷之十九
主 將
上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
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
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驍
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監例賞貲二樞密皆以為然
自上行之自禦回儒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井中
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
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自用兵河北三鎮無遣使者
至京師李德裕常而論之曰河朔兵力雖強不能自
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故使與其使
大將護官恩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

事結明主使恩由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
者言之李祐義在幽州為國家盡忠平滄景及為軍
中所逐不失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
遣大將進救使馬求官及為官軍所逐竟不辭
其罪此二人禍福是以李德裕復以其言自上下
曰要當如此則官

按德裕佐武宗際回能平澤潞功誠偉矣亦由武
宗能信任之言聽計從後耳命王宰趣磁州而何
弘敬由師遣客軍取太原而戌兵先取楊弁唯唯
指書勳中機宜豈非經濟之長才威望之重臣歟
德裕亦止備
卷之十九
主 將

但處置亦有未盡善者如郭誼等既降而復殺之
是失信也王詔稱通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
其子孫又使人求止僧儒李宗閔與高謙之通書
誼則未免出於報復之私意耳嗟乎人才實難以
盡勝之才學道包荒則庶幾房杜姚宋之倚矣乃
終不能消化所謂棄像而木聖賢此其所以不免
於貶竄歟然元和會昌賢相自當兼用裴李若僧
儒宗閔之徒又何足止限也

盧攜論自統僕閑
唐僖宗乾符元年
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官皆本

之有振振若秋令增激則春夏秋榮臣等見其
 年早自自執至壽泰幾千歲秋秋幾無冬冬少
 者還達實為越者觀榮為蓬或更衰歲亦難收
 年不登則置之鄰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生
 得盡講其親兄弟資無可徵而重縣以有上
 張及三司錢皆趣其急勒加撻撻推之民本
 子止可供所出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可也或
 之外更有他徭朝延儘不撫百餘計之
 數州縣應所欠幾稅重一切停徵以俟蠶麥
 在義倉加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菜木牙
 繼以奉

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為客急行之不可
 緩收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為空文而已
 按百姓國家之根柢也朝廷政事清明綱紀不紊
 舉措得宜賞罰克協則人心悅服天意降臨陰
 調和風雨以時而開闢咸得免於饑寒有父母兄
 弟妻子之樂矣唐自天寶以後姑息養安藩鎮
 命焦集日相尋於干戈然而天下未至大亂者
 由人心尚有憂勤之意宰相尚有勤心之賢也
 憲宗以來主暗臣奸百虔俱致同昌居士蓋
 官韓宗勛等二十餘人收其親族三百餘人繁

此何理也服玩每物百二十匹餼餉四十
 開率級之大明器輝煌三千餘里又廣造
 迎佛骨公私青紫常天賜之盛諸之盛過於
 降樓殿并流厚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以彈連其生其在其下南牙止其相手植
 兼以用兵不息賦歛愈急則連年其其其
 以實開上下相蒙官軍流拜其其其其其
 所在蜂起州縣兵少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
 遇官軍多敗於是王仙芝黃巢之徒乘間發
 之困於重飲者爭歸之吳楚閩廣所在剽掠天下
 兵雖多宗方且專務遊獵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屢奏破巢率皆不實劉巨容劉門之提督追可
 以滅賊而又以國帑負人留賊為富貴之資巢自
 采百渡江高驅束手無策東都失陷直抵潼關
 兵潰走東連來金裝打與登合元殿何大齊皇帝
 突嗟子出初取天下於華盜之手及其其其
 壞而奪之由敗事不修百其其其其其其其
 也觀黃巢之盛唐之時事可知矣明之末年其
 大類此徵兵備餉加派不已水旱災得不行

人仰食至甲申而國亡是以聖賢諄諄告誡莫不以利民爲發治之第一義也

彼官用極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士
自劫及長典之觀押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
謹也其間復有性識優利語言矯給傾軋顏色承迎
去避受命則無違違之患使今期有稱楚之初日非
上言之士焉知物情慮患深遠待未之例不任以事
則進者日衆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術有萌而實浸

刑受之。觀有時而遷。於是懸陟刑賞之威。務移於
耳目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
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
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
天下。未有能助育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由
其意。使天子畏之者。乘虎狼而挾蛇虺。隨如唐世者也。
所以然者。非它淺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
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鑒省章。是崇定
其威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賄與之
一曰天子王公皆異舉之宦官自此職及中厚祿

滿蕭宗收其靈武李輔以東宮者得免謀
通而驕不能復制遂至愛子慈愛皆不
能免其憂
穆宗宗爲許仍遵舊制崔元振與恩相
相與不平
其別賞重嚴聰明視大子如
相與不平
其幸跌李光弼危疑與時以預其生郭子儀
不保其律僕固思恩冤抑無訴遂棄職
服更爲
服思德字初立頗振紀宦官稍然而返自典元
以李晟碑爲不可信

聖英憲宗末年，以安承華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愛，寶將押擊。華小劉克明與謀佐明爲逆，其後終王及文武宣德僭稱六帝，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用令殺楊復恭，劉季述，權全誅。爲之黜陟，至日備定策國老，日天子爲門生，想澤藩固疾，或言曰：「不可殺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中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兄李調鄭注，及覆小人，欲以一朝誦詐之說，動累世膠固之黨，甚至誹詆禁塗，積戶省戶，公卿大臣連類誅誅，閭閻屠滅，陽皆縱酒飲泣吞氣，台比無厭不遑悲也。

家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手曰謂畏之况聽信之勝
後有聲色種種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
交詞無怪矣賦汚宮闕兩幸皆令政所為也耶
不勝其力欲清之而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
其道始則張濟復
其意而於山南
失及御衣澤泊
惟昌遐無如
雅美若御
海就錄
卷之十九
唐

四以柱礎矣然明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
於德宗終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為國家者防微
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忠章章末者也自餘
偽賢善能召亂致禍宦官禍獄沮敗師徒盡害黎民
不可偏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其載於詩禮所
以謹閑閑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
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貴呂嬃之直諫曹司昇
之救忠馬存亮之孤雛楊復光之討賊嚴道美之避
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
議政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則果

或有非亦則明之大則諫之無所竟然如此雖使之
事橫洗政焉豈可不察誠若不擇是非微草雖而會
胸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
昌遐漢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
以公是猶惡衣之垢而製之患本之蠹而伐之其為
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
之謂矣

按溫公論唐宦官之禍委曲詳盡無遺議矣凡
為人主者不可不知凡為大臣者不可不知凡為
宦官者亦不可不知也大約唐之一代有女子之
禍有牛李之禍有甘露之禍有甘露之禍有甘露之禍

禍武氏韋氏楊太真是也有甘露之禍安祿山史
思明田承嗣朱滔吳元濟朱溫等是也有宦官之
禍李輔國魚朝恩陳弘志王守澄仇士良劉季述
田令孜韓全海等是也有盜賊之禍王仙芝黃巢
秦宗權等是也又有奸邪之相李林甫楊國忠盧
杞元載崔胤等是也是數者有一足以凶則周公
之誦曰我不可不鑒於有夏亦不可不鑒於有殷
為人君者不可不鑒於有唐



嘉子

相鄉魏晉介員巷幕 男勳 校

嘉子

晉王破梁火寨兵 後梁太祖開元元年

晉王與諸將謀曰上庸河東之藩蔽無上庸是無河

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

未開車旅必有驕怠之心若謂精兵倍道趨之出其

不意破之必矣取廣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五月

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而抵梁

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

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

嗣源攻東北兩道壁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

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馬將校上卒



晉王非梁軍於相鄉

趙王鋒復告急於晉晉王以番漢副總管李存審可

晉陽日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幸

巴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復梁獨堯者二百人問

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

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

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王午晉王進

軍距相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追梁營其戰

梁兵不出於未復進距相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

遣胡騎追梁營觀射且詬之梁將韓勣等將步騎三

萬分三道追之鉤背皆被箭鎗鏃金銀光彩炫耀晉

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

欲驅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千軍曰彼皆

汴州天武軍屠酷備販之徒耳示鉗雖射十不能當

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

自引千餘騎擊其兩端左右馳突出入數門俘獲

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

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

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易於連戰公乃欲按兵持重

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戰且吾所

特老弊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然賊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聚寡不敵使彼得吾虛而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永業曰大王驍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人欲退尺所限者一木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豈易退乎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山則歸被歸則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遺期月彼之必矣永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其言不可忽也王默然與曰子力思之時梁兵別量不出有降者請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我諸將保高邑

卷之二十一

後梁

按以逸待勞乃兵法之要。用騎與用步又自不同。梁兵多而且精。晉軍挑之何故不出分道以追至河即退。又聞壘不出多造浮橋。正欲待晉軍之疲而乘之也。晉王但知遠來之宜速戰而不知衆寡之不敵。騎兵壓賊壘門不得馳騁。梁軍若更番迭戰。晉與鎮定力必不支。此退保高邑誘賊離營非老於兵者不能知也。又按相鄰之野河今無此名。惟高邑泮水夏秋間或流中城。山城北十五里東流土人謂經河其水不甚廣。

無庸浮橋古今地氣變遷水勢大異不同耳。晉王入破梁軍於相鄰。後梁太祖乾祐元年相鄰此不儲梁兵刻期自給。晉人日以進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驅而節之。梁兵旋有伏愈不敢出。劉晏求坐席以伺馬馬多死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瑑李嗣源將精騎三子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勣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今存碑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軍橫亘數里。魏前等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臣衛都指揮使今建及日賊退橋斷不可復制矣。建及還幸

卷之二十一

後梁

二百援鎗大為力擊却之。建及許州人姓李罕之。戲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驚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己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前車已合勢不可解。我之與公在此一舉。我若公先發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二十餘里。雖撲撲而亦不敢食。日晡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思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梁潛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其陳於西。至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出。周德威疾

記昔在先皇時奉使中山。晉書云。晉書。卷一百一十五。載。王。導。曰。天下者。非。私。是。也。上。深。以。為。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有。姓。澤。足。否。道。曰。農。家。歲。內。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饑。饉。昔。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蕭。夫。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聖。下。諸。君。却。心。頭。肉。語。難。離。離。曲。盡。山。家。之。情。狀。農。於。四。人。之。中。最。為。勤。古。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帝。謝。之。

按道清將麥習澤取客。人品固不足取。茲錄二。卷之二十一。後。有。

設官關治道。查不以人廢言也。

劉智遠舉兵。同。落。後。晉。高。祖。天。福。十。二。年。

帝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龍上。冀郭威曰。虜主雖死。羣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其乎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意由路險。棄少民。處無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致。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帝。日。郭。言。是。也。蘇。達。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驚。走。矣。

出天并抵五津為便。司天奏大歲在午。不利南行。帝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諸道。

按是時昇丹。去河北諸鎮。多有受其弊者。兵出。陝。陝。未。免。迂。遠。一。有。阻。滯。軍。勢。即。不。振。矣。郭。威。遂。達。吉。策。均。為。有。見。此。知。達。之。所。以。成。功。也。然。受。子。相。繼。四。年。而。滅。其。弊。矣。由。德。滿。之。境。也。郭。威。長。圍。困。河。中。後。漢。高。祖。乾。祐。元。年。

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帝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遠近無不慕。小過不責。由是將卒歸心於威。始。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逆。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才。自。舊。思。已。多。至。城。下。揚。旗。伐。鼓。請。願。守。貞。視。之。失。色。曰。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帝。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郭。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從。國。好。施。屢。立。大。戰。功。况。城。臨。大。河。接。應。完。固。未。易。輕。也。且。彼。焉。城。而。圖。吾。俾。而。攻。之。何。異。師。士。卒。投。湯。火。乎。大。勇。有。感。矣。攻。有。緩。急。時。有。否。泰。有。後。先。不。

愛之心以行之耳嗟乎生民託命在於二千五
代之諸州防禦使曾本足以當邊郡守然皆專城
分守則其任亦重矣當大亂極弊之時未嘗無循
良之吏若人君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察
海之內總負而至豈虛語乎漢宣帝曰庶民所以
安其田里而訟息怨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
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有天下者知太守為
史民之本慎選而久任之養廉不使可復見於後
世也

罷舊田賜民為奉養 大祖遺訓 年

前漢屯田官自是地使戍其備之唐本中原宿兵所
在皆置營田以耕贖土其後又募高貴戶使為課佃
之三部別置官以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客
此好盡州縣子使諸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
計帝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
而租亦減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開門使知青州
張延平便宜請罷營田務令教養以為言乙丑敕悉
罷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處牛農器重賜
已者為奉養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
得為奉養始敢背屋墾木前見舊帳條或言營

卷之二十一

後周

罷舊田賜民為奉養 大祖遺訓 年

卷之二十一

後周

有足見者不若需之可得錢數十萬計以資國
日得在於民而在國也賦用此錢何為
按養兵之法莫善於府儲府儲之法既繁乃有營
田蓋前世屯田多在邊地者以邊地荒曠放戍兵
部以為業中原承平既久人浮於地無隙可墾
唐之末季屢經喪亂戶口損耗府儲之地與民開
之地荒蕪者多軍食匱乏故高祖之人按以開田
去丁家口足任耕云又或募人佃種其租有
益於軍需人免迫其後為兵者不肯墾不遇極
丁估役長稍容如兼護窮民則更不如墾之之為
愈也周太祖罷營田賜見佃者為奉養又不肯墾
田謂利在民猶在國也何其見之廣乎明季衛所
法壞另行召募然其地亦荒蕪人丁驅墾豪強兼
併差賦不均全為御史大夫張璠令歸民於是
販豬大增縣役漸減其不墾者以南江兩有漕
運諸省而已故於貴州縣未再墾膠州城之見
也

成晉王遣公薄葬 後周太祖遺訓元年

帝崩成晉王曰昔晉西無兄唐十八陵無不榮顯者
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以瓦

館建營外勿入留宮中無用石以覽代之工人徒皆和雇勿以頒兵募募近段民三十戶蠲其雜稅使之守視勿墜下官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雕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半生好儉尚節今用試食互倍爾大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者

之書隱未至週倭然華原賊柳溫新纂掠諸縣入麥皆被發歸雖以太宗功德不能免焉是知多藏金玉珍玩徒爲盜賊之資而已周太祖非多讀書者乃能遺令薄葬是其識見高明有遠出於尋常者非其天資之美而能如是乎可謂五代之賢君也已

則忘其身誠以將者三軍之司命進退勝敗之關
國之安危攸繫故不得不嚴也若法度廢弛賞罰
不明進則戰死退則得生誰肯捐命趨敵者耶
宗與北漢戰於高平樊愛能何徵引騎兵先遁右
軍已潰矣周主見兵勢危自引兵親征矢石以督
之然後士卒死戰北漢兵大敗愛能徵聞旋與士
卒稍稍復還如此不迭後何所恐世宗毅然行之
卒實之言尤深中其隱情自是驕悍者始知所
懼不行姑息之數暴戾軍實削之則可不務明
斯乎哉

卷之二十

後周

五

後周

武衛修論焉道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則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
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人臣而無廉恥天下
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公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教
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
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人十
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
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若人卜者不
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問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
齊之間為魏州司戶奉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

子前幼妻李氏其子貧其遺孀以歸李氏
於家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
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
子為人所說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嘆聞
封尹聞之自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答其家人嗚呼
上不自愛其身而忍辱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
知愧哉

後周世宗自唐莊宗世始貴顯者皆多習流取
容者長樂老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
以德量推之歐公則謂其無廉恥何也蓋以歐者

卷之二十

後周

五

後周

流惡之心人皆有之道身為大臣歷仕五朝八姓
不知慙從反速之以為榮則不愛其身而強顏以
欺世曾婦人之不若也大約五代否塞乃天地間
賢人隱之時如司空圖素官居王官谷被徵入洛
陽為賓野隱勿失儀速放還山此歐公所謂高節
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者歟如道之所
為匪夷匪惠乃無忌憚之小人耳若遇聖王正君
臣之人義何所逃其罪耶
司馬光而馮道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大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禍立法出於夫婦外有君

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前或廢之亂莫大焉。凡賢卿焉。道厚德積。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賢。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動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羅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思。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漢唐之視漢。客朝為佐。故專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作。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亂。華州力爭。帝土興廢。達者十餘年。近者二四年。雖有忠智。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若力過則殲。謀力手。國敗則則竭。唯效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藏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朝。權任開諸相。國有則依違拱。應。獨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迴避。勸進。若則與公接。道則當貴。自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義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道終而子。歸。醜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無也。亦非有責焉。何。

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諱其忠。則反君事。誓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諱不樂。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盡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惑。亦時君之責也。

按道制者。儉約少能。矯行以稱於世。及為大臣。尤務持重。以飾物。以舊德自處。當世之士。無不愚。皆併之為元老。然述其所為。不過一節。而己。溫公曰之為。如。直。寬。兵。隱。而。時。君。不。甚。鄙。夷。之。者。以。其。得。國。多。出。篡。殺。其。身。才。正。故。不。能。正。人。也。李。贊。乃。謂。道。能。安。養。斯。民。百。姓。免。鋒。鏑。之。苦。者。道。務。安。之。之。力。也。夫。五。代。之。時。百。姓。死。於。鋒。鏑。者。不。知。其。幾。何。矣。道。身。能。安。之。微。小。人。都。說。不。可。不。辨。

高。陽。諫。世。宗。製。決。政。後。周。以。示。無。他。元。年。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下一以身攝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福道。疑忌。奉不信疑。臣也。小者。還能知人。公王者。以為半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財。始。金。者。世。子。今。使。能。守。法。者。使。守。刑。獄。陛下。自。也。明。堂。神。尊。道。而。賞。罰。之。天。上。

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屬貴位而親職事
無乃失爲政之本乎

成爲政有綱一綱舉則萬目俱張矣爲政有器則
體振則百骸從之矣爲政如北辰居所不動而三
星二十八宿無不環拱也爲政如巨輪其前極天
而五嶽萬山皆其支幹也爲政如萬物自春朝宗
而江淮河漢無不容納也故曰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唐堯之所以稱
聖者以其任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則天無名而時
雍風動矣周公之所以致治者以其立三公三
卿六卿九牧也推賢讓能而早成兆民矣苟不出此
而勞神苦形躬親庶務如秦始皇之無石程書簡
文帝之術士傳燈豈不動瘁然無益於治而天下
之亂機醞釀隱伏於其中有待而發何者細碎難
香非孫國之遠歟苛察窮疑失深遠之大度上不
以誠求而下不以誠應也周世宗裁覽明敏可謂
英主然政事無大小皆親決則未免失其所謂綱
與繩者非若聖臣詳之義也且兼開易消極則易
怠是即堯舜之漸高湯追放諸侯在天下觀其功過
而賞罰之此治天下之樞要也

集部彙編

卷之二十

七

張周

蔡杜黃裳之論治道正可互相發明矣

命滑帥選練士卒 後周世宗顯德元年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必傷
情由是處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
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
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
舊兵自未能養甲士一奈何後民之資澤養此無用
之物乎且健懦不分果何所恃乃命大簡諸軍宿衛
者升之上罪處者斥去之又以健勇之士多爲藩鎮
所害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太祖皇帝選其尤
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
卒精強近世無此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
按兵貴於選尤貴於練兵之不選與無兵同選而
不練猶之乎不選也古人寓兵於農以兵農合
一然其選練之者固亦有遺矣後世兵與農分步
騎兵甲冑衣糧馬匹弓矢火具布幕之類所費
皆不可缺倘不加選練其習以廝磨得之者謂之
健帥剽削營伍肥其囊橐市井負販之徒數數充
籍而已甚而自者無人臨時簡閱以欺誑闕卒決
可營以之禦敵豈有不奔北者此可謂以不

集部彙編

卷之二十

七

後周

也而國亦繼之矣則世宗謂其貴精不貴多。農夫百未能養中士一建大簡諸軍由是士卒精強可謂大有爲之主矣。而陳者曰民兵皆可以戰何必專用召募之衆不知強弱之形不同卒伍之用亦異機寒之流機劫奔兵即士聞義秦可以防守勦賊偷大敵巨寇來如風雨勢若山海自非統馭得人揀演有素兵精銳而陣堅厚未易取勝以安民也昔不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休村民不聞軍教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贖錢十千其體仗愚駑官而無糧子弟不復肯復農桑山林之盜

之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不暗臣邪兵驕民困秦塞內鐵武夫外鐵四小致大積儲成若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大進賢退不吉所以敗其才也思隱諷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夫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財豐薄所以阜其民也侯華才既集所以其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則知其情狀者其民也其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計必先其易者庶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接也接之官以器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接西備西則接東後必奔走而技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商人驚怯聞小有警必悉歸以救之師發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同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長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我兵攻之靡卷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當以整兵制之然後日高平之賊力竭擊之必未能爲寇也官且以爲

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事可操也

按今世之主混一海內必有其規模次第修德明政息民養兵然後乘機觀變舉弱攻寡番基虛不仁之甚者而先弊罪致討焉則軍食盡樂以迎王師其親我款若父母其好我分若骨肉順刃者生俸刃者死有伍而無戰矣王村之開遊策東西虛實雖未盡去乎論計然其論中國之失吳蜀兩并皆由失道令敵軍之莫若及其所為則知本之也而謂攻取之速莫如易者則又藉於兵勢江南財賦之區欲免軍糧而巴蜀儻可定幽并險

卷之二十

王

後周

勳宜且以爲後周恭宗深加器識乃用其策先攻南唐大梁未克宋主受禪卒因其遺計以致底定趙普謂宋太祖曰太原當西北二而太原既下邊患我獨當之不如此後周平諸國則彈丸黑土之地將安逃乎正村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事可擒之謂也若村者可不謂王佐之才哉

王村者正雅樂或變周世宗顯德六年

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而國化於下人之教不肅而興其武不嚴而治用此道也夫

卷之二十

王

後周

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志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變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均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遺秦蠲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悉與工伴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人常博士段安節按考工記錯鈴歸十二編鐘一百四十二鐘承諸古金石器今之在縣者是也縣有鍾磬之狀非無相應之和其調獨不同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使應而已

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志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變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均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遺秦蠲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悉與工伴八九至於黃巢蕩盡無遺時有人常博士段安節按考工記錯鈴歸十二編鐘一百四十二鐘承諸古金石器今之在縣者是也縣有鍾磬之狀非無相應之和其調獨不同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使應而已

律行雖上僅有十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法諸調書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起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與今黃鍾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皆應黃鍾之聲以大說律爲十一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變商變其均之土聲歸於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展其調凡八十一調此法久絕出臣

獨見乞集百有校其得失大綱謂之辨小綱曰校

拔聖人而要以養性情有人林事神祇和一下其
酒可以致廣大深切而後世學者多不習之甘膏
三代辨擬之際乃能究心律呂詞論其法出以獨
見論大雅在初博物閱覽之君子也

制馬光祿或問將莊宗歸國宗號賢

夫天下所以亂者無他計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變
今豈製法發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
宋海內宣動湖南馬氏遣子弟輕人貢莊宗曰比聞

卷之二

●

後則

馬氏之業終爲商郁所奪今有兄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非字言平矧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勝強梁旣得之甘不數年內外離叛捐身無所減出甲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臣王環以不降文賞劉仁暉以堅守蒙褒嚴績以盡忠復存蜀兵以反腹就誅高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忠愚見疎江南未服則天下未服矣況既服則邊之知子孫誦說實爲快事

宗曰語僕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人邦畏其力小弗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援唐壯宗知用兵之術而無廉御之德故終歸於敗弱世宗既能爲君又善禦將未有失德善戰不可殫述近代大賢之君廉公稱之謂其苦於王道矣信哉

史臣周世宗贊

上在藩多希輔弼及即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多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畧不覺容態養決難出人意矣

卷之十

孝

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委委猶伏。聽寧
御神。開服。題名。備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詩竹
珍玩之物。常言。太祖養成王陵王殷之惡。致宰臣之
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責之。服則教之。有功。則
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使其
忠策。能懷教實地。何向無前。恭用注太嚴。雖素有
幹聲名。無所聞。竊等亦修之。本年。發覺。登遐之日。故
通哀慕焉。

者三人而世宗為最。清運給札。應信輪也。但有令
 疎防。食穢也。各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崇僧。賦
 蠲弊也。立兩歲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
 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地貧也。併鄉置團省
 絕公早侵漁也。罷課戶俸。戶有官防私搜也。稱貸
 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
 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
 之德。行不忍人之政。有將相食日。連日大寒。成
 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觀其矢石。為百姓
 除害。遂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為耕夫織婦。置諸庭
 中。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而面。指麾而四海賓服
 也。歐陽修曰。嗚呼。五代可謂亂世也。歟。世宗既登
 五六十年。開取秦。羅平。淮。方。復三關。威武之聲震
 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
 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於後世。其為人
 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即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
 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取天下銅
 佛像。以鑄錢。書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父。而以利
 入。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
 佛。其所以所惜哉。由是。錢。不。乏。當。此。時。亦。

見唐元龜。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
 之政。自此始。乃諦領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
 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為志。意大矣哉。愚謂
 自唐太宗之後。天下無賢君。久矣。明皇憲宗。初政
 雖美。不克有終。惟開元。世宗。英明。仁厚。有人君之德。
 行不忍人之政。而又無聲色傾軋之私。修禮。補
 之弊。而充之。即。武。可。為。大。功。成。中。道。
 天。謫。斯。世。斯。民。之。不。幸。也。惜哉。

相鄉魏晉介貞菴纂 男勳 較 孫

杯酒釋兵權 宋太祖建隆二年

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
以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
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銳御才恐不能
制伏其下若軍伍開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
自由爾帝悟一日因脫朝衣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

卷之二十一

宋

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愚難殊不若為
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臥也守信等請其
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為守信等頓首曰陛
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
固然如麾下微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
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
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
貧之爾卿等何不擇去兵權山寺大澤深好便田宅
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畝以自給

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廣且與卿等約為婚姻者
之開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謂曰
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相
乞罷典兵帝從之以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
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
節度使皆樞密院樞密院賜養甚厚唯守信兼職如故
其實兵權不在也

按自五代以來大將典禁衛兵難以控制主趙普
檢面有咽喉之變石守信等典兵未已此趙普
所以憂之深也繼而奪之則恐諸將離心太祖

卷之二十一

宋

二

於杯酒之間從容譏笑而奪之皆罷宿衛就鎮既
杜亂萌亦所以保金功臣也或者謂帝猜忌之過
其見迂矣

初置諸路轉運使 宋太祖建隆三年

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
曰留使置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
曲主場務厚餼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常素知其弊趙
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
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
財盡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其利

史者不預益書金殺之精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止手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鎮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勢源在乎此於是以又更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通判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而難而天下之勢一夫

宋史卷之二十一

宋

按武臣既統兵馬又擅財賦其權太重鮮有不為亂者今置諸路轉運使財利盡歸於上而又設通判與長吏均禮支郡得直隸京師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天下如臂指之勢至本因之太祖與趙普可謂深謀遠慮因時之變而用其權者也
宋太祖乾德三年
秋八月遣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開所掌兵庫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史厚本道兵驍勇者送下以補禁衛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以備禁衛之闕又選

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陲使往來道途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趙普之謀也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貯之號封樞凡歲終用度之傳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帝常諭近臣曰不習荆湖燕以賂昇升使一方獨限外境朕其謂之微俟斯庫所蓄滿三五萬遣使謀於彼倘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全朕當散帶財募勇士以圖攻取通尋又舉大龍於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帝常臨觀之按天下甚大邊陲要害宜用本地之兵以守之

宋史卷之二十一

宋

京師之兵而分戍不無往來之勞然京師之兵坐食不練久而軟懦不可用矣此太祖有戍戍之法也是在因時以定制而已計於為備亦豈同於聚歛財賄者哉
宋太祖開寶八年
帝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欲西幸以符郾禮內子如西京次鞏縣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奉陵戶復一年至洛陽四月庚子祭天地於南郊都民重自青相謂曰我輩少輕亂離不聞今皇親親太平天子幸有陛下者祭畢大赦

欲謂都洛陽。華原或謂。若王光義言。其非使帝。曰。遷河。山。之。勝。以。去。兵。衛。周。漢。故。事。以。安。人。下。也。光。義。曰。在。德。不。在。險。力。請。還。帝。不。得。已。之。因。嘆。曰。不。由。自。在。天。下。民。力。薄。矣。

故人之識。其遠。清漢音。和。洛陽。要。說。其。都。關。中。地。天。下。之。元。而。據。其。背。而。後。之。知。形。勢。之。要。也。平。坦。西。面。受。敵。非。入。于。山。宜。居。故。太。和。帝。都。洛。陽。且。欲。居。長。安。據。山。河。之。勝。以。去。元。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大。哉。言。乎。光。義。不。

錄事監世錄 卷之二十一

能遠慮而聖在德不在險之說以荷安目前其後。二帝家。中原。陷。雖。昏。德。所。致。亦。其。地。利。非。也。使。從。太。祖。之。見。安。有。是。哉。

太祖親模弘遠。宋太宗太平興國九年。

帝姓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頃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耶。早作樂。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草簾。緣用青布。帝服之。衣。漸。濕。至。再。承。康。公。主。嘗。示。貼。繡。繡。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傲。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博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方。亦。可。也。但。

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畀。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滅。流。徒。杖。管。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輩。市。則。未。嘗。貸。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是。甚。相。紀。載。及。其。發。號。施。令。名。諸。大。將。帥。首。聽。命。則。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史。追。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

錄事監世錄 卷之二十一

世宗。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不。平。治。定。功。成。創。應。作。樂。傳。之。子。孫。世。有。與。則。遂。使。三。代。而。降。可。謂。盛。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帝五代之季。天下之亂極矣。天生宋祖。撥亂返治。可以北隆漢唐。特陳稽察之變。黃龍加身。不能堅守臣節。堯與罪之不可追者。也。天下大器。傳子不傳弟。所以杜禍亂之萌。而帝無聽杜太后之言。欲太祖傳之光義。光義傳之光美。光美傳之德昭。此何心哉。不過欲其子皆為帝耳。卒之太宗背盟。趙。

晉懷遠之胎光美俱不得其死而燭影摩娑千古不決之疑由帝以順母之命然考而不裁之以大義也奸人不加學其蔽也愚懷帝有焉若趙二舍之為人又何足責哉

陳搏論修煉 宋太宗雍熙元年

冬十月華山隱士陳搏入朝帝謂宰相曰世間善其身不干勢利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道從容問曰先生得玄奧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搏曰博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時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

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子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

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效勤行修鍊無出於此其等以聞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還華山尋卒

按古之聖人未有不深於性命者也觀易之乾坤順長諸卦則可以知之矣彼其精者以治身結陰以治天下天定故也又何事吁吸吐納之術哉但太宗君臣未足以語此故陳搏告之以協力同心興化致治以爲勤行修鍊之實亦理之不可易者由是觀之博之所學誠未易窺測也

曹武惠良將第一 宋真宗咸平二年

夏六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曹武惠王曹彬卒彬帝臨問因詢以昇丹事宜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經營和好帝曰此事服當鎮節爲天下蒼生須統綱紀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又問以役事對曰役無事可言臣子環瑋才器皆堪爲將帝問其變方對曰環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彬在朝廷未嘗忤言亦未嘗言人過失位雖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夫於產必引車遺之不名下吏每自事必短而後見居官俸人給宗族無餘積君子

謂彬仁恕清慎能保功名守法度爲宋良將第

拔彬之征蜀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戰下及攻金陵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其德厚矣所借者澤州之戰不能持重以致王師挫衄耳然勝敗兵家之常不以寸取掩其全輪也至其仁恕清慎不特諸將不及即趙普等不及也其福澤綿遠蓋於子孫也宜哉曹瑋居江州子孫丐乞慶殃之報約哉不

秋八月帝以趙保吉雖入貢而抄劫益甚乃遣張

賈行邊濟賢言棄武城必難固守使軍民大
 萬陷於危亡之地通謂永興軍何亮復安史
 武城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安史
 不能失詔尋臣議棄守之宜楊應言棄之便輔臣
 以安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終邊諸郡皆不可
 命感之李沆曰保吉未死安州非朝更有也莫若遣
 使寄召州舊吏部分軍民空壁而歸如此則關
 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
 騎六萬投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
 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其不

按靈武之議當以何處復爲是而張齊賢李汝爲
非其後靈州失陷帝備不用李汝之言亦非也大
靈州乃必爭之地張齊被圍絕餉制血染麥救兵
不至則延邇不進者何人耶不申明軍法以立
救援者之罪而姑息養安邊事日蹙將何所畏忌
乎至於齊賢募兵之議尤爲杜撰真宗不從宜哉
王宗沐論靈州 宋真宗咸平四年

人不得靈州不可爲強而宋人力表而棄之非精於
權乎裴濟孤臣尚欲與屯田爲死守計使其時朝廷
有備禦之資聲援向導不致匱乏則保吉豈能得意
割血書奏而援兵不至然後失陷幸費元昊以致富
強朝廷無人志意募州諸人不足恤李沆而亦爲是
言哉西有夏寇而卽棄靈州則契丹南下當輸大名
官景德之際欲幸蜀與金陵汴京可棄靈武同阿吉
言是以知宋之君臣偷安苟幸以馴致靖康備安其
國之勢然也

指靈州一矢趙保吉據之有表裏山河之固再傳
至元吳懷地益廣僭號稱尊宋之君臣遂以肝食
韓范名臣僅能禦之耳至理宗寶慶三年夏始爲
元人所滅而宋已芟夷有不振之勢矣使義濟樓
副勅廷慶大帥疾引兵救之藩籬未固歸勢以密
叩汴京可藉以爲緩也惜哉

曹瑋請驅滅趙德明身與宗晟平六年

趙保吉陷西京殺丁惟清於是藩羅支偏降保吉受
之不捷羅文遠集六谷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道
失輜甚奔還死於靈州境其年四十子德明二十
三矣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遣使告哀於宋

明爲西平王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降鄧撫之帝
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糧
河南通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
國危子弱不卽抽減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結
其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關下復河南爲郡縣此其時
也帝徵以恩致德明不報

夜趙鼎占數許榮驚巨事解丹便獲西北幸而爲
滿漢支所擊被創身死數復軍夏千載一時也曹
澤門之子請神靈知其所謂必能成功詭與
宗之英武之舉寺庸帝之說欲以恩致德明德明

李可思致者發生失事後獲獲悔之陳勝無及已
李文靖忠良純厚宋真宗景德元年

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眙王旦歎曰我輩
安得坐視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爲警
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沆又曰取門方水
早盜賊奏之且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
年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而家方制不留意綠色大
焉測上水甲兵精利之事作云君老不及見此舉政
也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等爭權萬計於沆沆不
言問之沆曰願其爲人可憐之說萬計于事曰如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
吾言沆嘗曰居重位無補能中外所陳利害一切
罷之少以報國兩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有所陳
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提之是已陸
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
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
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諫內行賄諂居位重
客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下以私公退終
日危坐未嘗披倚治第封立門內聽事前僅客馬
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爾子孫此爲宰相聽事

右曰沆忠貞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耶願太
尉中書令

按宰相居端拱之地代天理物當舉廢之時因當
振作當休養之時則宣休養李沆在真宗朝爲賢
相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罷奏以前靜爲治放曹
參之所爲者然在真宗之時則可倘遇趙煥而有
事正應蕭然更新而漫不事事則或可趙煥矣主
於四方水旱盜賊往取而沆之沆爲沆見其言曰
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而沆之沆爲沆見其言曰

帝曰：「汝忠貞純厚，始終如一，可不謂賢哉！」王曰：「寇準方之遠矣，敵可議者，以酒失而免，張齊賢失於少容，靈武表裏山河，乃關右之門戶，沈欲部分軍民空壘而歸，未聞手折衝櫓組之畧耳。」

與契丹約成講和 宋真宗景德二年

帝駕發在道，又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帝意稍惑，召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退，不可退寸，河北諸將，日望聖駕，與至士氣百倍，若回轍還朝，則事無可成。」帝曰：「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曰：「還朝則事無可成，高道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帝曰：「願效死。」準復

卷之二十一

宋

人復立廷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書試問還朝。」

即奏曰：「寇準言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速駕帝乃風餐甲戌，集甚左右進路，帝却之曰：「將士皆寒，朕安用此？」丙子，帝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懈，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憂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帝遂渡河，御其城門樓，遠近重見，御營聲呼萬歲，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觀益怖，帝悉以重賞

卷之二十一

宋

其和可也

宋

按契丹南侵，邊書告急，一夕五至，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聞中人請幸成都，是皆自為身謀，不以國家為意者，獨寇準快笑，自如請大駕親征，準亦正派而為此也。蓋契丹孤軍深入，雖衆勇若強，而中情惴惴，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蕭捷覽契丹名將中皆無能，彼業行糧乏矣，假若行準之言，山奇以扼其吭，則契丹進無所歸，據邊則諸將皆以

所歸耶是以遣使謝恩急欲引去曹利用竟以銀
 十萬兩解二十萬匹成約而還幸實得敵人之情
 雖必勝之算故也倘非有成誠而扶天子以一撫
 使作成功其如王侯將士之聚軍以陛下為救注
 者矣豈不危哉雖然其有德之時邊備未弛兵
 將可用真崇能用其言故事得其志若有宵小
 如唐耿在章輩阻之則不可成也余謂天子固守
 京師而命大帥直趨秦之河上堅壁持久不使
 隻輪得渡河北諸將設伏邀截尤屬策之穩者後
 世入臣當大任者固不可怯懦束手如王欽若陳

亮更之有誤國事而承平既久弊害得人自可早
 奏其功其勿易言親征也哉

孫興論祀汾陰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

陛下繼舉東封又議西幸非先王五年卜征重譏之
 意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
 乃欲勞民事祠祈其獲之乎又曰今之姦臣以先帝
 嘗寧封禪故贊陛下以續承先志先帝欲北平幽朔
 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蓋其意而乃卑辭厚幣求
 和於契丹惑國靡民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為空
 言以誣下則上為已自是陛下下則宗廟難之業為

為臣陳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惜也嗚呼臣爭奏
 祥瑞與復上言乃今野雉山鹿并形奏簡秋旱冬
 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
 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不可惑夫國將
 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陛下何為而不思也帝嘉其
 忠而不能從

按偽造天書起於王欽若而陳亮更陳彭年丁謂
 杜鎬皆以結黨附和天下爭言祥符孫興前云天
 何言哉豈有書也茲將祀汾陰復上此疏忠諫直
 亮非其見理明而愛君切焉能如是王且對之當
 聖語經世錄 卷之二十一

愧汗發背矣

宋

宋



柏鄉魏喬介自菴集

男勅

筋形

世虞

夏竦疏論邊事

編還當太宗時道遇窮蹙而累歲不能助減先帝惟
戒御史謹烽戢嚴卒乘來卽逐之去無追捕然自靈
武陷沒銀絲割棄以來假朝廷威實其所役屬者不
過河外小范爾况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以繼邊圉屬
比元昊富實勢可知也以先朝曩膺之士較當今曩

卷之二十一

www.elsevier.com

1

東之兵勇法可知也。以典國習戰之帥方今浩邇未試之潛工油可知也。繼遷窺伏平裂元吳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揆糧不支進則賊避其鋒退則賊躡其後老帥費糧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長舟巨艦非倉卒可具。若浮囊輕輓聯絡幽我轉半濟賊乘勞掩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爲主客之利不謂攻守之便而謂討討者非其

差以爲藩籬三詔頃所囑一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皆稱多少而增減

詔四路立相應援六

募士八爲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
八折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人聚賈以日賑
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
然是時邊臣多議征討反以凍爲怯

按元吳賜張悉有夏銀綬符甘涼等州仍置興州

○ 恒河○ 依○ 賀蘭山○ 爲○ 固○ 地○ 方○ 數○ 千○ 里○ 故○ 十○ 六○ 司○ 以○ 經○

應務置十二監軍司委西家分統其衆河北七千

原州左衛。舊州。務五。萬人。以備郡正。并其左衛。

州路三萬人以備生番。乾隆中，兵駐賀蘭，重州

卷之二十一
一
宋

州興慶府爲鎮守總十五萬其勢大矣過於糧運

德明之時遠甚。而宋室承平日久。歛以墮弱之兵。

攻方張之敵。鮮有不敗者矣。竦之此疏。揣度時事。

條上十事。可謂明職。惜其不能堅持本議。而任

好水川之敗壞又焉能辭其罪哉

范仲淹張方平論邊事

又許發王將也

下地關以疎導

關中之節十編一

[illegible]

湘道關隔兩川貴賦則朝廷不...
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
主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
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
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典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
可知也元昊陷塞門諸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
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
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
與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
此所攻其所以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

王 宋

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大科得人矣
按仲淹意在守備而方平之策亦奇此呂夷簡之
所以嘆服也

范仲淹意在招納 宋仁宗慶曆元年

中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憲即陝西開
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策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
關奏之帝取次策竦致以爲難荏苒亦曰數倖成功
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鄆延澤原會兵期以正月進前
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恐諸將不如俟春冰凍
馬瘦六健勢易制且鄆延澤遠夏西飛必由之

第板兵不動以觀其變許臣程以恩信招降之...
情意阻絕臣恐假兵無關...
納之擇利進城砦砦以奉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
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機即仍出師琦亦奏言商
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劉點虜若鄆延以牽利爲名則
是誘逐原虜軍害於賊乎非計之得乞許令鄆延
兵同人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共
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平定之期轉遲
月九橫山藩部散居亦多設壘控扼兵少則難進
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

宋之二十二

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強之終非
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猷吳領國入地不遠
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路之兵自守勞分
身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敵行而前重賦輸情
敵之必矣今中外不覓此故遠乃待賊大過也二十
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諸將日
虛士氣日衰經費益竭師老思歸賊乘此有隙以和
之心乞剗令近臣以觀賊情如何進討險不不疑朝
臣終難之
按兵法知彼知己下戰百勝以元昊之

部與陵河西其宜進兵討伐義之正也但鐵力
張長於戰國中國太平既久邊兵怯弱未有其
可以攻取則固守邊圉設兵不動紀其互市
禦之不出歲年吳勢自困然後敵其威罪納
臣所罪帝王之兵出於萬全也觀仲淹堅執不可
謂其曉暢邊情老成持重良有深意
平致好水川之敗關右大震天子斯亦
不帝文而當日執政如呂夷簡杜衍具
有基於此也人臣於用兵征勦而可易言之也哉
富弼出使昇丹宋仁宗慶曆三年

卷之二十二

五 宋

還復至昇丹見昇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
親好垂門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昇丹主曰兩朝
建約塞門增城水治城諸民兵將以何為羣臣
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
晚路曰北朝意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淵淵之役荷從
諸將言北兵無得服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
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發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
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爾昇丹主驚曰何謂
也淵曰吾高祖欺天叛君未嘗肯亂土宇然小主下
離叛度昇丹主帥獨克然虜獲金帛財物歸之宋家

卷之二十三

六 宋

為則宗中則置軍安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遺
相賦備朕不忍多故南朝太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
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淵淵之盟天
地鬼神實臨之北朝自發兵端道不在我天地鬼
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
當共棄使兩主意通明日昇丹主召諸同輩引弼馬
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爾及殺陳其不可欺且
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
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弼曰吾主聞公榮
之言意甚感惜今惟有一策

孫險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通十萬緡帛者
無窮之利哉於是歲置銀絹各十萬匹兩送至白溝
仍遣知制誥李迪持書告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
再致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

按宋與契丹盟好久矣契丹因元昊之反欲乘機
取瓦橋關以南地非義舉也呂夷簡釋報聘者因
為富弼難曰素所不悅然應對之長未有過於弼
者觀其與契丹主詰條斷分明辭氣慷慨且以里
神式臨惕其慮以兄弟榮辱動其心是以契丹屈
服和好如故然歲幣之增出於仁宗故以弼為翰

宋史

卷之二十二

七

宋

林學士辭而不拜且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
計元昊未服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貨乎始
則國家有急義不憚勞繼則勞而不伐平以自敬
若弱者可不謂之純臣而君子者乎

歐陽修論朋黨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皆自然之理也
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
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援引以為朋者偽也
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
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

出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
心而其濟終始於一故為君子則當退小人之偽朋
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
仇帝獨愛其敢言顧待臣目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按朋黨二字人多不明集註云朋同類也字彙曰
同門曰朋五百家為黨又朋也輩也又相助匪非
為黨由是言之朋者同類之稱黨者比昵之意朋
黨之不可有也明矣故曰君子不黨三代之時未
聞有所謂黨也自東漢之季房植周福二家賓客
互相讒備遂成尤隙錄是廿陵有南北部黨人之

宋史

卷之二十二

八

宋

誠自此始矣官官奸人告李膺等養太早遊士誹
訕朝廷擬亂風俗逮捕禁錮范滂之徒二百餘人
皆天下名賢或逃遁不獲或應金購募郭泰私闖
之榜曰人之云以邦國殄瘁豈不哀哉若皇甫規
目以西川豪傑不得與此又與於奸名之甚者
也其後唐有牛李之黨李驥白馬清流之禍至宋
有閹寺朋之黨或小人與君子相攻或君子與君
子不合然猶未至於大指乎膺也惟自王安石變
法馬光輩皆以朋黨為名至蔡京立
朋黨論

来

步損膝子入仕 宋仁宗慶曆三年

+

世貴而今之廢法惟思大廣以致錄宗室之有爵
官未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豈謂世世所以
爵重民也其著爲令使夫奉嗣先鋒以爲爲授之
吏于陳年以明入官之重咨爾庶位體茲意焉
按大區國之損幹有勞績於國家廢于入仕酬
報功典不可少現世胄之家亢宗家賢多有誦
典故者較之新造白屋從政較易但先王之法
之而後用非如後世不敏而運用之以致有就
之誅也來時思與先賢官紫者旣已廢于矣凡
聖節及三年應管聽奏一人而特恩不與焉

詔行科舉新法

朱祐等奏教不本於學教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選
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
參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上者而教之
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動則學者修飭矣先象論
聖文詞者潛心於治亂矣備程式以閱問者習典章
傳矣闢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

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為之。員不足取於鄉里。有進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試。舊嘗充試者。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他職犯刑。行員名等。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上道。

宋沿唐制。先詩賦而後策論。至是因范仲淹之言。始立學行科舉新法。廢之舊制。善矣。然經術為取士之本。而願對大義者。試上道。則未免先末而後本也。更宜酌其至當。

宋仁宗慶曆四年

許國文公呂夷簡卒。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簡遂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萬勝軍。加契丹歲幣。大為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之事。留仲舒卷動。有極。當國。久。遭數為言者。所誠而帝眷倚不衰。公嘉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猶不合眾心者多矣。而又遇忠賢。其力能之。遂其親節。如天。不可終拂。又天下之責。

以爲救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公。而節退之善。天下實誠其。則與世之遂非長。遂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按。癸養之論。夷簡可謂確矣。排斥孔道輔。范仲淹。字。旋復收用。罪可贖也。成郭后之廢。書詞與口傳。異。欲陷富弼。非不可贖也。要之。被術用詐。臣。純臣耳。

富弼救活饑民。宋仁宗皇祐元年

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說食。青州知州富弼勸所部出粟。益以官廩。得食。奉廩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其自前資特缺寄居者。皆給其麻。使即民所聚。返老。所瘠者。瘠之。仍害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數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撙取。死者爲大塚。葬之。曰。盡殮。夏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或待哺數日不得哺而亡。公爲救之。而實救之。立法簡便。周費。天下傳以。八帝。問。

月禮部侍郎鄭日教哭守臣也固辭不受

以富鄭公青州救荒區書起藉出於至誠可以為

天下後世之法式所謂以之父母國之寶臣也

因出使界并授樞密副使而不拜茲因教民多命

加禮部侍郎而固辭視夏球王拱宸輩美官輕恩

之於甥甥乎

秋青詩儆智高宋仁宗皇祐四年

六月丁亥以秋青為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

之屬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

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丁知古今匹夫勇耳青

集諸經世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宋

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為軍

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既顯貴面澠猶存帝

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權臣不問

門也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渥耳臣願蓄以勸軍中不

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募諫王

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儆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

動楊政等久無功帝以為憂智高移書行營求罷耗

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柔通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

矣青上表請行遂以為宣撫使與柔通南經制盜賊

事青入對言曰臣此行非以伐賊以弔國願得

希落數百騎蓋以禁兵賜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特

命人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智諫院李宜言唐失其

政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

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

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

皆受奇節度

按宋之制將率川文臣然亦開川武臣如以秋青

為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是也夫烏合竊

發之寇大率宜用文臣取其能平定安集而不擾

民也若大寇勦敵必須血戰力勦者則宜用武臣

集諸經世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宋

如唐安史之亂李郭名將竭盡智勇僅能勝之故

命將惟取其才德未可拘拘於文武之說也仁宗

用秋青韓絳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其見鄙矣至於

中使監軍從多擾亂况於為之副乎李宜言唐之

觀軍容主將掣肘雖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蓋

深知長于帥師小人勿用之義仁宗慨然從之可

謂明斷無私從諫如轉圜是以立奏唐府功至策

動不然雖以青之謀勇亦必奏凱若斯之速也

秋青破儆智高宋仁宗皇祐五年

秋青既勝陳昭明報止書公軍休十日衆莫測其

觀者選軍軍未帥進青明日即整兵自將前軍
將次軍余請為殿夕次崑崙關黎明整大將
將環立帳前待令乃發而青已微服與先鋒
諸將會合關外賊方費悉出逆擊右將孫
山下賊氣銳其馮等懼失色青洗白旗是
從左右翼擊之縱橫開合部伍不亂賊不知
敗走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賊黨黃師
又以偽官屬死者百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
萬計泉師密等於城下飲疑築京觀於城北
二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
青曰安

卷之二十二

宋

知其非詐耶寧失智高不致誤朝廷以貪功也廣南
悉平提至帝喜曰青破賊龍籍之力也
撤諸將帳前令大將已微服度崑崙關韓白田
兵不過如是寧失智高不敢貪功何其見之卓也
史官范仲淹授書以左氏春秋仲淹知人哉
文彥博富弼同相宋仁宗嘉祐六年
帝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富弼官官安不知姓名
者可充其選帝曰如是則富弼爾至是富弼與同
乃至郊迎百官迎之范鎮言曰隆之曰富弼
之以至誠及宣至士大夫相慶於

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涉利諸
不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實於慶十哉格如
答拜曰使者耶律防至王相川與射於玉津園
朝廷以公為樞密而用富公為相相皆得人矣
拔文彥博平其州之亂西方川兵頗秦州衝要
偏由使界丹成南北之好親吳青州折數十萬人
而其度量寬洪才識明敏皆一時賢者人望所
歸也仁宗謂置相於王素文彥同日宣制士大夫
相慶於朝而曰人情實於慶十雖一時之言實不
易之論也夫宰相代天理物變理隱微謂之按

卷之二十二

宋

民一物不得其所皆伊責也故必極天下之選
然後可以成一代之治假若典論不協而學術無
本安望其翼為明聰哉人君命相盡於此加慎焉
賜產習為之變宋仁宗嘉祐二年
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帝切於求士進士諸科
一來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上于習尚險怪奇澁
之文號太學體張方平嘗言文章之變更政通邇來
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驅用浮薄重
難體非取賢歛才備治具之意雖下詔限下士行
不交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帝切於求士進士諸

卷之二十一

主

来

七才子者不過標名象類風雲月露之流耳降而六朝流蕩無賴晉書蔡文起八代之衰蓋其學源本於六經故其辭雖排斥佛老洗去誇靡之習煌煌乎有殿一代之色然而世之能讀之讀之而能知之者其鮮也歐公少年時於大姓李氏弊篋時故書得唐昌黎文集深嗜而為好之又與尹師魯之徒作為古文共推韓文顯行於世而一時天下學者所稱楊劉之作號為韓文取科舉之書其言辭當世者無不復明味及其何貢

續修市經世編

卷之二十一

大

来

復歸於正。雖薄薄之士。舉世馬首。亦何損於本體之明也哉。本傳言簡於評衡。治其大旨。不爲章句。不求異於諸儒。文章爲天下宗匠。蘇洵言簡文章。詞令雅容。似李翱。切近實當。似陸贄。至脩作唐書。至五代史。敘事不愧劉向。班固也。蘇軾六一居士集序云。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逮於孔氏者。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言理學者。固當以程朱爲歸。言文章者。必當以韓歐爲則。韓歐之文。雖南經世編卷之二十二

其誠令。雍明居初。爰於蘇門山。窮理以養父之才。門來謁。勞苦之日。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窮策述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述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頌受。茅之才。遂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像。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辨。玩心高明。深造曲暢。遂衍伏羲先天之書者。書十餘萬言。富鄭公馬先呂公著。諸賢居洛中。聖教漸。恒相從。游。為市園宅。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暴。不設防。參居號笑。終日不為。其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

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按天地之間。不過理與數而已矣。有理則有數。有數則有理。理者數之體。數者理之用。合而言之。不可相離者也。伏羲大聖人。仰觀俯察。知理數之非二也。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大千大傳繫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者數也。道者理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豈有二乎。泰漢以來。讀易者雖多。神而明之者。實鮮其人。堯夫得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於茅之才。乃遂玩心高明。深造

曲暢者。書十餘萬言。朱子。嘗身有太極節。圖說云。凡此非某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升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書之術。主於希夷康節。乃夏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又云。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實於百原深山中。剛養獨處。其中王勝之常。秉月訪之。必見其峰下。正襟危坐。雖深夜亦知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又曰。康節天資極高。其學思足衡

數。余於知統錄既已詳論之。謂其未嘗忘世。謂其有得於先天之秘。故再加詳釋。舉其推測審驗。若有賴於占覆者之所為。而妙辨義理。原本太極。左右逢原。毫無凝滯。其於物理性命之學。可謂合而一之矣。或問朱子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朱子以為然。安之味章同歸。使其得在聖門。時雨化之。當不惟春風浴沂。詠歸之盛也。學者於理數之間。得其形上而不遺大形下。斯格致貫通矣。

召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舉仁宗嘉祐五年。安石臨川人。好讀書。善屬文。曾獲其廬撰以示歐

舒翁爲之延譽舉進士上第授直隸判官以事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者獨否調知鄞縣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乞不大進用以激奔競之風歐陽脩薦爲諫官安石皆以祖傳年高辭脩以去須祿養復官於朝召爲樞密院判官改度支判官安石職前尚能以辨賢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之志於是上萬言書其大要以爲今天下之患力以自新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所改易史革不至乎傾軋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心

卷之二十二

三

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爲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輒辭不起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何廷每欲界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及赴是職聞者莫不喜說按王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辯博濟其說是以虛聲傾記文彥博歐陽脩皆爲而一時士大夫以爲議其面談戰萬言書大意雖曰欲先王之法而實則已盡其意之端矣

明徵大愛民爲第一義而先以顯利則固已不知夫本末先後之序矣其書又曰足取哉仁宗安帝之主也故泛泛置之神宗無知人之明不知先王之政本於仁義始造膝而與之謀矣呂祖謙曰安石變法之祖亦畧見於此書特其學不用於嘉祐而盡用於熙寧世道升降之機端首於此三致意焉余讀易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內廉承乎鼎周古之聖人於一陰始生之時其道雖微其勢必盛故讀微之意至於如此然則安石之始造豈非小人孽福之始而君子所當深戒者歟

卷之二十二

三

司馬光上三劄子朱仁宗嘉祐六年其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鄉原姑息之謂與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知道節議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好不能惑佞不能惑此人君之武也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予育元元流愛羣生雖古先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踐祚垂四十年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閻窮民猶有怨嗟此者舉朝不能宣揚

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賦臣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蠱邪有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其二論致治之道有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國家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問其人之賢愚而真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非特如是而已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而用之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寬刑誅而加寬貸其三言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教書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又進五規曰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又言故事凡臣傳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坐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期恐漏泄機事非使帝皆嘉納之

按君德有三即智仁勇之說也而任官信賞必罰為致治之要道保業惜時遠謀重微務實為保泰之良規溫公相業於此見其大端矣然政治保泰

必本於君德而君德必本於學問故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

史臣論仁宗厚德宋仁宗嘉祐八年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宮址為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蘇軾常服浣濯帷帶衾綈多川綳絕嘗中夜懷思懷手展卷宣宗曰恐勝夫自此我祿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又軾提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論輔臣曰朕本嘗驚人以死況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燭情而任事幾殘刻之人則法似縱寬而決獄多平允之上國未嘗無變作而不足累治世之體軾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養國基者厚矣子孫一循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按三代以後若宋仁宗之為君可謂賢矣彼其四十二年之間深仁厚澤沐浴浹洽北和契丹西禦元昊雖不必有戰勝攻取之功而斯民之受福者亦已弘矣至其寬厚待民恩禮待士不尚刑罰不蓄貨財朝寧多碩德之臣開闢無疆薄之而不可與周之成康漢之景祐美也

嘉平

世貞

伯鄭魏晉介貞卷纂

男勳 駁

孫世舉

嘉平

世貞

廷臣議議王典禮

宋英宗嘉平二年

世貞

初知陳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

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昭太子史皇孫光武上

諡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既而

自司議及夫人王氏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合行典

卷之二十三

宋

禮明宜稱情帝令須大尉後議之至是詔禮宜與特

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

獨奮筆立議畧云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祖私親泰

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泰漢以來帝王有自

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

當時取議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制法光前代入

繼者多官軍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由皇后非如仁

宗皇帝年終未哀深惟宗廟之事於宗室中簡推聖

明教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宗室承祧尤

有天下漢安諸王雖於陛下有親猶得之親

然陛下所以負辰端冕子孫萬世相承皆失帝德也
臣等竊以為漢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
以前官大國漢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故之古今
為宜稱於是母即命吏具以光手葉為案

按漢王之議自當以王珪司馬光為正而韓琦歐
陽脩為非乃議論久而未定於是侍御史呂誨范
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同爭遂劾韓琦專權
導說日昭陵之土未乾遂欲追尊漢王使陛下厚
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勸歐陽脩自
開邪義以枉道說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

卷之二十三

宋

宋

過舉皆不報乃假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漢王為
皇夫人為后皇帝稱親則允諫之甚矣程伊川曰
言事之臣知無異之非而不獲尊尊之禮使漢王
與諸父等若尊稱為皇太后漢王則在潛王
極尊榮之道於仁宗無嫌法之失矣今謂英宗雖
漢王之子仁宗既取之為嗣則大宗大統名分已
定今又尊漢王為親是棄仁宗而不顧私所生而
廢公義又立別京師于亂統紀其知仁宗在天之
靈何韓琦當嘉祐八年立宗實為皇子賜名昭之
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必為皇子不知遽

其言仁宗從之。召王杜卓。曾幾何。而病忘之。耶。不能以道事君。尊號達。進大臣。顧知是乎。此呂。所以力辭臺職。言與輔臣勢難兩立也。伊川之。說亦未得當。夫伯之爲伯。父禮也。世修但稱伯。相。沿之誤耳。廷等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卽皇伯。父也。濮國大王與濮王。又奚以異乎。欲極尊崇之。道於仁宗。必有疑貳之嫌。大臣當國家之事。守禮。義之正。確乎其不可拔。所謂於大節而不可奪。呂。海光純仁呂大防是也。韓歐二公。其不能無愧色。也乎。

宋書

卷之二十三

三

宋

論王王安石

宋神宗熙寧二年

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呂誨獨言其不。通政事。大用之。非所宜將對。學士司馬光亦將。延相。還。並行。光密問今日所言何事。誨曰。中。彈。文。乃折。卷也。光愕然曰。永。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依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諸半。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國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出。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雖可緩。耶。上。蘇。大。姦。似。忠。太。許。似。信。安石外示。持。野。中。藏。奸。謀。

奏。上。陰。賊。害。物。誠。恐。陛下。悅。其。才。而。久。而。倚。置。大。姦。得。路。尋。陰。謀。進。則。賢。者。盡。去。亂。由。定。生。臣。宛。安。石。之。迹。固。無。遠。矣。臣。務。改。作。立。要。於。人。使。文。王。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誤。天下。余。生。必。斯。人也。蘇。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義。議。遂。求。去。

按王安石之。文。多。博。學。之。感。隔。隔。萬。之。韓。誨。呂。公。著。史。解。陽。之。言。時。知。其。不。可。用。者。韓。琦。言。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補。闕。之。地。則。不。足。矣。奎。言。臣。嘗。與。安石。同。領。舉。收。見。其。議。前。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唐。介。言。安石。好。學。而。泥。古。故。

宋書

卷之二十三

宋

議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孫固言安石文。行甚高。處待賓客。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張方。干知貢舉。肆以考校。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傲以出。至於安石爲鄞縣知縣之時。李師中。諸人日。服。多。自。甚。似。王。執。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蘇。前。則。作。辯。姦。之。論。由。是。觀。之。小。人。之。在。當。日。雖。言。僞。而。增。行。辭。而。堅。亦。未。嘗。無。人。識。之。持。人。主。不。明。平。日。無。讀。書。窮。理。之。功。則。爲。其。所。惑。以。司。馬。光。之。賢。且。謂。衆。喜。相。人。則。呂。誨。之。識。過。於。人。誨。又。誨。文。字。字。刻。畫。中。安石。之。背。自。其。後。無。一。

必謂一之漸耶是知錢君子小人為治天下之

可馬光論祖宗法不可變宋神宗熙寧二年

帝嘗謂趙鼎問聰諫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蕭何之法不變至今有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遺業遂使由

不處房中神宗嘗謂家界平之隱祖宗始於人自有餘牛濟濟多士為國之植如幹如石富安茂因歐陽修司馬光范純仁呂公著吳本范鎮唐介孫覺劉摯程顥張載蘇軾蘇轍何一非可相者而必違衆論而相一安石耶易曰初六艱而望水主又曰童牛之牀元吉當王安石知政之時而呂誦憂其必誤天下若生即陰之始疑而知其必至於堅水若童牛之不枯而知其不可枯知安石之用即章惇蔡京之漸章惇蔡京之用即欽北狩之漸欽北狩康王南渡即歷山有復忍

見此光非是其意以風朝廷出帝明法泉觀布舊法也諸侯變易者下世自夢也則新用監與亂國用典是為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與造公卿待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其事今為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條例司則否吏矣今為看背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

按開初之君必係稟明果斷極風津南身歷艱難知百姓之疾苦與人事之情偽又與其大小臣工早作夜思長慮却顧立為一代之法以遺之千孫子孫能守之而不變自可享久安長治之福乃繼繼之君及生事之臣往往坐於紛更不通炫其聰明逞其才智以為自我作新可以遠過前人何必拘拘循循不知其德其意其法遠不相及將欲求利而已貽無窮之害豈欲後而反貽目前之憂徒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天下之亂必自此始也易曰革已日乃革也朱子本義曰變革之初人未之

人明之也而外有和親之氣故其古為有所華
皆人字而得其正所華皆當而所華之侮也一
有不正則所華不信不通而反有侮矣華豈易言
哉今神宗與王安石內無文明之德外無和親之
氣好大喜功欲復幽燕之地安思富國強兵義管
商之雄偉假周禮以文其奸遂改變祖宗之法按
害民生拒塞言路開啓邊釁敗壞經術有宋一代
之元氣漸削殆盡而宰相弼亮天下調發陰陽
甚大天下安危所係不以道德信人主而為制
置三可條例司紛紛求利豈非商賈之行乎呂惠
卿小人之尤者安石執紼不曉事皆由惠卿導之
與溫公廷論辯奏而神宗卒不悟其奸何也大率
於長國家而務財用之小人必放流之不與同中
國正以小人聚飲拾刻蓄害並至為不可療治之
症也可不戒哉

司馬光論青苗之弊 宋神宗熙寧二年

光曰平民舉錢出惠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尤
夥官皆責之咸謂日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登
也光曰思民和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為
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湟時以青苗法與民

錢民樂與官為市其物貴而和雜不給遂為河東
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
民不為之元日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則
延和不至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手惠卿也
又對帝曰今天下海內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
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
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獨與此三人
為天下耶

按常平之法至善無弊而王安石與呂惠卿議
之為青苗使更易為錢議定示縣縣等報曰以錢
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奸雖有法不
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
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糴糴必用州縣之事煩矣
臣到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
知之未嘗逾時有賑必糴有責必糴以此四方無
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議有意
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減也安石初以其
言為有理而後不從其後韓絳請罷青苗法疏曰
臣等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今使舉者乘急以
為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當急乃令

一、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
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管幹於外以蕩乘
之才而官制以天子之事而治財若臣等所幾一年
矣而富國之功若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
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
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廣而清之萬頃之稻必
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決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視地
形所在鑿空訪事本朝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
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
間蠲郡屬役而欲指之天下自揚炎爲兩稅租調與
舊稅無異也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唐既衰之矣幸有復欲取唐舊制放錢自古有禁今
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押配而數世之
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
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酒賈不行盜
賊熾幾至於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
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若繫之
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若繫之
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富而貪富
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守志務於道過之未嘗輕
以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嘗以舊章考其成功則九

神宗行之司使紀綱立風俗淳人心固即凡爲人
正者宜書一通置之座右是時賦之聲譽甚隆乃
爲王安石所沮通判杭州豈得惡其與己不合且
忌其才出已上也大學士人之有技相嫉以惡之
孟子言詭說之聲實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安石
之謂矣安石實利便民實與民同或謂其執拗而
非善邪善觀其大義大邪百倍於尋常之小人耳
范鎮求去吳仕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
爲御史反爲之體舍人遷臺諫王都上書肆言數
以與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師臣及不
用蘇軾則擠排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
三人見彼二人是非得失能通聖鑑乎復極言青苗
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責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
行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蘇軾王安石大怒持
其疏至手顛乃自草制極詆之遣以戶部侍郎致仕
其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奏謂舉已詞陛下集議
爲耳目以除壅蔽之爲任老成爲心版以中知之
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在朝日公卿進退則以爲

其賜無名無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拔范景仁在仁宗朝因上未有繼嗣章凡十九上待命百餘日賴娶為白仁宗深知其忠至王安石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力爭以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蓋三上下報王安石草制詠公以本官致仕及元祐初起公公辭曰六十三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

復幸豈云中謫再致仕辛議忠文公史學其清白趙忠文公和而語莊嚴在萬乘前無所屈其學本六經曰小道佛老中管之說熙寧元禮之隆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皆與司馬光二人至相之日景仁實不敢有所言其相天下受其福既卒而繼小人之小人繼之公雖未為相而

其賜無名無功吾獨不得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宋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宋

初五祖五代之弊趙普策定兵制天子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鎮兵以分治者曰廂軍適於戶籍武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有防守者曰鄉軍其籍隸下以為藩籬者曰禁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戍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十二月已未乃部分諸路將兵總謀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不居知有調度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使全始遊養戍

調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糜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按宋太祖恐禁軍遷忘故使之更番戍邊所以習勞苦諸營陣且以防倖使之跋扈也今變戍戍之法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其後漸不可用廷有靖康之禍此安石誤國之罪殆有甚於青苗也司馬光論募役之非宋神宗熙寧三年

行募役法先是詔條例司講章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出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臣惠卿付有司相繼募其條目論年始成高民

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按庶人在官有祿亦古法也但力役有徵而又收役錢則民無所出何以爲生蘇軾云自楊炎爲兩稅祖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此探本之論也嗟乎自唐以來無藝之賦日增而不可減已噫

更定科舉法專用經義論策宋神宗熙寧四年初上篤意經學深加貢舉之弊且以西北人利多不選遂議更法不謂古之取士其本於經義也

建學後以復古其明經諸科欲有出龍節近世經義久矣言曰安有言於帝曰進士科試詩賦亦多得人自緣進士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誤壞人才故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言今欲近復古制則進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得專志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舉義士各占治易詩書易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盡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按唐以詩賦策論取士而之進士明經另爲一科五代宋初大抵皆沿唐舊制也自仁宗廣濟四年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與學校一行以盡廣

斯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此雖更改尚
不協於宜也至是中書門下又經斟酌擬詩賦帖
經墨義每試四場初本經次策經大義凡十道次
論一次策三禮部試即增二道試墨須有文采不
但爲解章句安石之言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
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
習此科舉敗壞人才致不如古安石之議謬者頗
多是舉有合於理者不以人廢言也但春秋聖
人傳心之要與安石議功本士子習易詩書周禮
禮記而不及春秋此其爲經之弊人耳其後元
祐之初司馬光亦言取上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
就文字言之總論又當先於詞章神宗專用經義
論策取士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
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
解溫公應安石之變法而獨有取於此蓋虛心至
常之論也然大義十道流爲八股士子專心初場
又有空疎之病王安石亦云本欲變學究爲秀才
不謂變秀才爲學究於是有意識八股者而八股
旋復有議先策論者而策論旋後卒不能有所變
史恐意復兼無之制立限字之格前後場並通也

不專以經義爲去取庶幾經術世務兼通之備也
得人設而國家常收人才之効也乎
軾學論大臣誤國宋神宗熙寧四年
陛下以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技於安且治者誰
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爲太平爲已任得
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國振勳舉天地之內無
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
召至前盡室其征利則下至屠日而官自備之推此
力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消混賢否忠厚老成者皆
之爲無能俟少無能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
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書除
用進退衡與一豫屬會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預
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之
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
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前之
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
臣也疏奏安石欲寬舉嶺外帝不許
按知王安石之姦臣請爲先彈王安石之害擊疏
爲切安石欲寬舉嶺外帝不許請監衡州監倉始
其耳目也大

居漢溪得孔孟本原

教顯通人初因勇歸向任為分寧主簿有
久不決意一詢立解已人驚曰老吏不如也
南安司理有因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遂欲深治之
願力與辯遂不聽教願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斯
可仕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因得釋調桂陽
今改知南昌富家大姓點惡少端端為不得以得
罪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厭歷知南康軍年五
七而卒教願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書明天理之
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
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調判程瑄
知其學使二子顯願往受業教願每令尋孔顏樂處
所樂何事顯答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顯未悟因見教願
教願潛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顯驚異之曰非
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
於蓮花峯下草有溪合於湓江取管道所居漢溪以
名之學者稱為漢溪先生

按史記漢溪為得孔孟之本原夫孔孟之本原與
安石哉蓋夫子論語中人在於為仁而性與人

卷之二十三

子

宋

明見於中庸與易繫辭孟子遺性善

命之謂性而力謂告于諸家之非使入下段眼知
性之本善皆有不忍人之心人皆可以為堯舜乃
願學孔子之本古也漢溪著太極圖發明二九化
生之妙知人為萬物之靈靈則固已得造化之根
賦萬物之終始矣至於易通來于謂其推一理二
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術之精微決道義文辭
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誠非奉茂以來
諸儒所可及也又二程從之受業每教之尋仲尼
子樂處倘不知本原則其學僅僅迹象文字之

卷之二十三

子

宋

問豈有自然之真樂耶繼往聖開來學始天德靈
於三湘七澤之間以衍見知聞知之統緒也與
韓絳呂惠卿傳法護法 宋神宗熙寧七年
丙戌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然殆盡
懷慈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
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宜輕改帝問民
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
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
帝出之於外帝曰安石為國

政上雖世間進曰太尉之言言也不可不思耶
 怒曰是民或壞天下邪汝自為之顧位曰何至是耶
 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
 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
 再四勉而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
 府自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書之安石感其意
 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益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
 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按鄭俠給流民圖奏上帝反覆觀之長吁數四罷
 新法十有八事民聞譁呼相賀是日果大雨詣臣
 入朝帝示以鄭俠所遺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
 上章求去遂薦二人代已於是安石所建無所更
 復大以太后親王之言俱不見聽幸得一監門之
 側奏發動帝心罷止新法雨澤隨降天意人心固
 可知矣而羣姦切齒環泣上前新法一切如故何
 帝之援於改過遷善而終不悟也易復上六之辭
 云迷復凶有災肯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於十年不克征神宗之謂矣乃陸子靜荆公嗣
 堂記知安石之識而商而為之回護謂非安石者
 不可之以正理平者求一二識者十八九考史

韓琦司馬光范純仁等之言無非本王道塞功利
 除吾朋邪何一而非正理子靜之言未免私其
 人矣王宗清謂單寬振作者豈可謂之不肯子其
 言亦非譬如人家子弟不讀書講學乃貿易網利
 報徒奴僕拒絕正言遂可謂之九宗家賢耶
 邵康節內聖外王之學宋神宗熙寧九年
 河南處士東節邵雍平雍天性高邁而坦夷溫厚不
 見圭角時新法行吏奉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
 故友居州縣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
 時新法周旋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劬何
 益耶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大內聖外
 王之學也雍知感紀人遇事能前知程顥常曰其心
 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顧晨夕候之
 卒年六十七頌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
 大流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
 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於世
 按康節京過人之才抱濟世之學讀其所著之書
 固非僻世之士也乃高臥蘇門盤桓洛陽屢絕徵
 辟不肯就職豈無世之學歟蓋仁宗之時有
 韓琦文富諸賢既不必出而有為而神宗之時

觀物也。故謂其學史。程朱。聖學。道。謂其統一。不。非。以。滿。其。術。數。者。乎。

朱熹。論。學。中。所。才。發。朱。熹。宗。道。年。十。年。

故。自。宗。道。年。十。年。先。生。宇。左。右。簡。編。所。有。道。仰。而。

有。得。思。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上。清。精。思。

不。言。其。史。息。也。散。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天。理。之。道。必。如。聖。人。而。後。其。以。為。知。天。理。之。道。

韓公上進表

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聰明。浸成禍患。今上。

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圖利。習成敗風。去年承榮之。

役。兵民死。亡者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

通。脫。敗。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寇。戎。校。勝。

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西。并。關。

保。甲。州。縣。奉。行。勢。俾。星。火。人。情。惶。駭。不。若。寢。罷。以。緩。

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

與。所。明。之。大。君。子。小。人。之。辨。爾。爾。早。有。公。輔。之。望。名。

詞。表。欲。達。使。每。至。必。問。其。由。處。委。否。臨。事。周。悉。不。萬。

全。不。發。當。其。敢。言。誓。不。顧。身。忠。義。之。粹。老。而。彌。篤。穿。

居。一。批。斯。須。未。嘗。忘。朝。廷。計。聞。贈。太。尉。

按。富。鄭。公。熙。寧。二。年。人。和。神。宗。問。及。邊。事。即。對。以。

陛下。神。宗。未。久。當。事。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又。

謂。若。千。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加。辨。察。及。

王。安。石。言。異。異。皆。天。數。謂。其。為。姦。人。邪。說。上。書。數。

千。言。力。論。之。至。是。用。兵。西。夏。兵。民。塗。炭。道。表。謬。謬。

真。謂。謂。須。更。未。嘗。忘。朝。廷。者。也。神。宗。有。臣。如。此。為。

毛。髮。石。沮。而。不。用。歸。洛。養。疾。神。皇。竊。嘆。豈。非。生。民。

之。不。幸。也。哉。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以述英室
 悅之命綱其事就緒文殿閣局許自選官局得借龍
 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給帛及御前編
 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光速與劉鄴劉恕范祖禹
 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令
 光由知承興軍以衰病乞間乃差判西京開封御史
 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自隨光於
 是編閱舊史旁采小說摘摘幽隱較計毫釐上起周
 威烈王二十二年下終五代又畧舉事日年終國緯

卷之二十三

宋

宋

以備檢尋爲目錄又舉考事書其同異併歸一
 爲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主是上之
 詔以光爲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按史書紀歷代古人之善惡是非成敗以示後人
 知所勸懲也古史卒多滯反自司馬遷以後史亦
 畧可睹矣而其書汗漫能讀之者鮮自溫公編集
 通鑑學者始便於觀覽其於人主尤切故神宗賜
 名資治通鑑親製序云凡十六代博而得其要簡
 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又謂
 其論賜銀帛褒帶靴馬

其論賜銀帛褒帶靴馬

前代

卷之二十三

宋

宋

宋

此書然光之此書但應類其事而附有所論
 本音樂著其是非至朱子因之作綱目用春秋
 法以寓其褒貶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正人心息
 說權臣賊子者其意乃大著於天下若非此
 此書朱子亦何所因以造端也說光爲此書合
 五人之精力給御府筆墨金銀合三百五十四卷
 歷十九年而後成當時能借一讀者僅一王勝之
 他人讀未盡一義已欠仲思歷湖三省序云遺
 不在敢於事爲之問國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
 之萬世以俟史可少歎學者於公之通鑑編觀而

盡識之可以通於天下之故矣

程頤題明道先生

宋神宗元豐八年

春二月召程頤判武學頤自知扶溝縣被召命下數
 日字定何正臣勸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法之
 初有爲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政
 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
 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頤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
 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
 失臣子之體衆所除武學亦未爲仕宦要津而小人
 言斷必以爲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持意非特

二人而己疏奏不納觀竟歸故官。自十五大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克養有道門人交友後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舍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元豐七年以宗正寺丞召。連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宋景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按明道天資頡悟涵養淵粹其居官忠厚和平遇事從容調劑穆穆乎盛德之象也。故雖以王安石

之福澤而敬之不遑。所遺人愛如依歸自許者乎。或謂其優於伊川余則以伊川學力更。如易傳春秋皆大有功於聖門為後世學者之津筏由明道之卒年僅五十四而伊川年至七十有餘其學固年而進也。

罷保甲法宋神宗元豐七年先是司馬光言於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八百家纔出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閭閻甚多務農一藉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達於大為之無暇也。故卒與

今鄉村之民三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氏手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間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棚隙草為名聚之教場得暇則縱否則罰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近三代之時客民畜聚其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於農隙以講武事自戰國以後而兵農畔然為二矣。隋唐府兵最為近古至張說變為彍騎彍騎變為番騎大抵皆召募之兵也宋因唐之舊兵制有

為兵今教公私財用不貲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授之弓弩教之戰陣彼時王拱辰言其害體免下戶而已至是乃罷之大約保甲之法只可以稽察姦究防備小寇即授之弓弩教以戰陣乘城守禦則可若以當悍丹西夏強悍不羈之虜如以肉投餓虎必無幸矣。昔唐安史之亂雖以顏平原之忠義張巡許遠之長於兵法終不能動發強逐必部子儀李光弼名將盡之以調配之兵然後收復京師定河朔常有軍備

卷之二十三

窮之將罷募兵用民兵尚可支持乎片介謂其
 學而泥古故議論迂闊此其一端也余幼時有明
 李兄剛練鄉兵後為盜之漸妨農民之功究竟
 無一毫實用司馬公懼之其有利於民也大矣
 又按宋名臣言行錄載韓魏公嘗議及養兵事慨
 然曰養兵非古然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
 利處不為不深惜者發百姓成邊無虛歲父子兄
 弟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訓兵於
 民滿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謂兵於民其弊至此
 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欲
 稅良民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
 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日道也
 召程頤為崇政殿說書宋哲宗元祐元年
 願年十八上書仁宗欲懲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治
 平元豐間大臣屢為不起至是司馬光已公著共疏
 其行義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方學好古安貧守節
 必忠信勤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
 高節聖王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
 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校書郎
 改遷中書舍人即上疏言習應得長

下春秋乃富雖辟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
 至大矣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善人
 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講
 諸儒謂之分而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
 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按伊川之學余於知親錄論之詳矣其言於
 天才出於氣質有善不善性則無不善卓
 之見足以上繼孟子非諸儒之所可及而
 講血欲格君心之非惜乎未竟其用也
 司馬光身殉社稷宋哲宗元祐
 九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溫國文正公司馬光
 光年甫兩富虛已以聽光為政光亦自見言行計從
 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令晷刻資客見其體
 舉請易先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
 力病革諄諄謂如夢中甘朝廷天下事也及薨太后
 哭之恸與帝臨其喪期太師恩公年六十八京師
 人為之罷市數日及知喪葬送者如哭私親發南封
 州父老亦相率具饗都中四方畫像以祀飲食必
 祝焉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自
 少至老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

不者有言何對人言者其誠心自然天下微信快
聞告化其德有不善日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族
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日其微言不
能出吾書其誠吾不信也及居政府凡王安石居惠
卿所建新法為民害者剗華畧盡毅然以天下自任
知言進賢才海內之民歡忻鼓舞甚於更生髮
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坤之功而
已老且病不克終治惜矣

按宋初大臣賢者甚少趙普身為元勳蓋許食都
不忠於太祖范質王溥又不足論也呂蒙正寬厚
量呂端大事詳慎李沆為冷清簡王會正色立
朝皆卓然不羣矣寇準才氣可任而微失之輕率
王旦風度優裕而後陷於達逆至於仁宗之朝
齊濟濟按茅茹兼韓范富文皆才德兼全之品而
司馬公之為相尤不顧身家不計利害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其古所謂社稷之臣與善其學無所不
通而根本於誠故天下敬而信之平生所為無不
可告人者又不惑於釋老其然傅說之儔也凡
可作賢人吾誰與歸

同治二年八月辛酉朔四第

公者自愛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平居無他言
也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清風明月入其懷
議論深微量宏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利
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
人物為意者必問其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
於上每議政事博采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義然
不可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
能避遠聲迹不以知人自處王安石博辨辭人
是九公者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者
不自勝一語長者便廢其敬服如此

按公者夷簡之子也父子相繼為相其才不亞其
父而德則過之與司馬公同心輔政以常平舊
法改青苗以嘉祐新法變易役保馬以復監
牧損保甲散選以便農作節中易之令覓茶鹽之
禁賜邊茶賑凶民和西北於是其議呼鼓舞以為
便史無其自少謙卑即以治心養性為本則義方
之訓固國之有素而寬厚和平尤兩長獨矣
崔龜上書公少謙卑事神宗三年

史以爲數而後生貴日愈今年補遺得左右以爲忠

而天下者自漢何理也。太平時以益
微端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也止謂門私謂
陰文下廷宮結華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為上
心以倡優女色勝君德獨操賞罰自報恩怨謂之姦
可也。蔽達主聰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
以結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
凡此數者先有之乎皆有之乎賞罰罰姦使人循行
此而固不亂未之有也小人營之幾竭其見忠者
亦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殘陷忠良破
其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然臣不臣
也。主不主也。卷之二十三

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
不駁詔令其持嗜然以為得計夫以股肱耳目常視
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豈下雖有資斧之聰明新誰
便言之誰使行之夫以陽明之盛陰極衰之時而陰
陽故其勢為大雖謂下畏天威聰明命大運朝剛
明邪正則天意猶未若夫後世則不然矣樂而
為之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卷之二十三

臣佐。御符。收服。耳目。其持嗜然尤必亂之。此
愛昭然俱屬痛切。微申初政而得嘉言之臣常此
是亦司馬光呂公著之流亞也。即應委宜在彼
資其啓沃。何乃授為相州教授而棄之間散無用
之地哉。昔楚懷王放屈原而不用卒害死於秦。為
天下笑。唐文宗置劉蕡於下第。受制家奴。惡前
詩。鬱鬱而發。微宗有賢臣而不用初政稍稍清明
其後日以頹落。卒致播遷。則不明於忠姦之故也。
十月之書曰。得三有事。宜候多藏。不德遺。老。臣
守我王其亦可悲也已。卷之二十三



嘉平

柏鄉魏符介貞養暴

男勤 較 孫

世襲

范忠宣以占遺表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嘉平

世襲

純仁疾辛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純

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遂言官請明

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

先此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

同進士純仁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意前之所在

第手書長編卷之二十四

則挺然不少屈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

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

與吏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

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

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王偁曰純仁忠厚仁恕宰

相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愛國之

心凛然有仲淹之風使歷掌川其言則元祐無改更

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當銅之禍孟子謂仲尼

不為己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按范文正公四子皆賢者而純仁尤為篤摯寬厚

其酒樂法宏識見遠大有聖賢之氣象然得之於

庭訓者然也當同知諫院則奏言王安石變祖宗

法度捨克財利民心不寧又言安石以富國強兵

之術奪趙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可法令則

商賈言財則謂之富而老成爲困簡樂公論爲

流俗興已者

病蓋司馬

奏述者可也及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參知

政事大開上意忠篤華士風化其再入朝

雖難救蔡徽謂安石人不遺餘力百於章贊良

卿等小人亦未嘗疾之已甚至於口占遺表盡誠

盡露是以徽宗之嗔亦知慕之曰蓋純仁得一

而足矣蓋曰忠宣御書碑頌曰世濟忠直之碑誠

可謂克肖趙受而與司馬君實並稱宋室賢相者

也至其一生不肯輕言兵事爲陝西轉運副使召

還神宗問陝西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

完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

倚信何爲皆言相對曰知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

類語下且無留意獲功其爲在關陝純仁慮其於

西夏有甲兵意與之書

略與衆

平遂明

進於君子之道者與

與。其。子。不。可。勝。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其。謀。國。老。成。慮。却。類。如。此。易。曰。包。荒。用。武。不。退。還。則。得。向。於。中。行。純。仁。有。之。雖。然。豈。持。相。業。之。偉。哉。其。平。生。所。學。得。之。忠。忍。二。字。惜。寬。簡。不。以。聲。色。加。人。前。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管。戒。子。弟。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豈。不。在。人。事。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忍。可。以。成。德。由。是。觀。之。純。仁。之。品。其。始。朱。勛。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年。宋。徽。宗。崇。寧。四。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冲。俱。給。事。蔡。京。所。京。其。父。子。名。姓。於。童。貫。等。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詔。冲。寄。取。浙。中。珍。異。以。進。初。種。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触。繼。相。銜。於。淮。汴。置。花。石。綱。乃。命。冲。領。應。奉。局。及。綱。事。冲。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剔。數。萬。不。置。凡。上。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裝。藏。使。護。視。之。不。得。隱。蔽。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微。呈。

拔。以。出。不。幸。有。物。小。異。其。指。為。不。祥。惟。恐。其。之。不。迷。氏。頂。是。改。者。中。家。破。產。或。鬻。賣。女。子。以。供。其。須。斯。山。舉。石。程。督。慘。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前。道。報。餉。綱。旁。雜。商。船。揭。所。貢。恩。其。上。當。工。挖。降。倚。勢。貪。橫。變。縣。州。縣。道。路。以。日。按。蘇。杭。財。賦。之。區。也。宋。時。太。平。既。久。民。物。繁。滋。連。梗。稻。粱。宜。貴。以。供。應。軍。國。之。需。足。食。足。兵。良。在。於。斯。朱。勛。父。子。乃。市。井。小。人。志。在。漁。利。害。民。有。何。遠。見。蔡。京。身。為。宰。輔。不。思。致。君。富。道。惟。欲。盡。其。心。劉。徽。宗。垂。意。花。石。遂。詔。朱。冲。寄。取。珍。異。舳。艦。相。銜。統。領。應。奉。局。又。兼。花。石。綱。於。是。盜。取。內。帑。如。囊。中。物。長。開。一。石。一。木。稍。堪。玩。者。搜。剔。數。萬。封。表。議。及。其。發。行。搬。運。披。增。則。其。侵。吞。詐。索。不。知。幾。千。百。家。矣。於。是。百。姓。破。產。賣。子。女。膏。工。挖。降。倚。勢。貪。橫。比。日。致。怨。而。陸。人。方。廣。因。民。不。忍。遂。起。而。作。亂。附。款。杭。睦。衛。處。秀。其。後。罷。應。奉。局。花。石。綱。朱。勛。父。子。氏。心。稍。悅。方。願。始。平。然。風。被。六。州。五。十。二。縣。戕。害。民。二。百。萬。東。南。百。姓。脂。膏。塗。地。國。家。元。氣。漸。已。萎。焉。雖。朱。勛。父。子。之。罪。然。皆。賊。臣。蔡。京。陰。為。之。主。也。夫。草。野。嘉。祥。欲。乘。時。作。亂。以。規。復。非。也。

者何時食有但無障可乘。則因敢忘志民為者可乘之隙也。有國家者其勿生事擾民而令大盜乘。願其側也哉。

蔡京有罪

宋徽宗崇寧四年。蔡京懷姙當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更斥學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勳以周官。惟王不會為。身及前朝。情財省費者。必以為。至於上木營。遂率欲度前。而後後。時天下。十吏以完。度使至八十餘員。而後觀察下及遠。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因

卷之二十四

三

宋

說蔡京。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盞玉卮示輔臣曰。欲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臣昔使昇丹。時王盤。今謂石青時物。前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帝曰。先帝作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儻人言復興。久當莫辦。京曰。事有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遂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造。造作局。其名雖出。大率皆以奇巧為功。而花石之害為尤甚。及諸星見。帝嘗。一月。凡所。其

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按徽宗言。先帝造一小臺。上封事者甚眾。朕畏其言。是向知人言之可畏也。乃蔡京獻說。以多言為不足畏。且持惟王不會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無餘。而奇巧殫。傷財害民。羣星之見。專為此。人健而罷免。後復黃錄入相。天下有不亂者乎。余觀徽宗明知察京之妄。而甘心聽其惑。惑者有不可解者。盡以天下無事。不勸。而不知天命之難。也。故為人主者。必當先去其。係心而後可以開治。

卷之二十四

宋徽宗大觀元年

六

宋

即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者易春秋傳。平生諸人不能。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純李頤謝良佐游酢張鐸蔡元。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願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其後宋高宗典元元年。詔贈直龍圖閣制。曰。周家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求之。亦孰從而聽之。願潛心大業。高明自得之。

學可信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學問文才不足表見於世乃藉借名以自售列示恬然中實奔競使天下之士聞其風而羨之是重不幸焉朕所以振耀藝文者以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于彼也

被顧之學純正而無所偏諛得孔孟之正傳其易春秋傳尤有功於後學欲學聖賢之道者自當奉為師保

嚴蔡京出居杭州 宋徽宗大觀四年

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悞政八年

卷之二十四

七

權震海內輕賜予以竊國用記爵祿以市私恩役將佐以莽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謠及不忠之罪凡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夫人文誼雖麗相致政猶怙恩恃寵優居賜第以養上威怒推厚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殫數陛下當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放於法以嚴刑峻罰勝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變更而商賈不行矣

所震中外憤拔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出之杭州

披華山奎婁天變大矣考漢書奎婁徐州則亦梁宋之近郊也石公弼等劾論京罪死有餘辜僅出之杭州天心何由得轉耶

徽宗君臣竟淫宋徽宗宣和元年

九月帝幸道觀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已致仕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韓尚帝女茂德帝嬪家人所若亦居大官廢委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輦車小童頻幸其第命坐傳賜器用

卷之二十四

八

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諸願而皆從惟子衣脫而而不却蓋實事也蔡攸有寵於帝進見無時與王儲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勸者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俳儒中多道市井淫潔詭譎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伯殿中監寢宿預其父使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吾帝深納之因令寬闊皆徹紅所為白屋不施玉案多為甘居斷書及聚珍舍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休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竟若山林破澤之間識者以為不

附之北

後兄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欽崇天道永傳天命
今君臣從匪彝即情深萬歲山成更名良哉與樂
不已嚴整高深天怒於上而不信民怨於下而不
知微不為得乎

召楊時為秘書郎 宋徽宗宣和元年

楊時南劍人初舉進士第開禧見弟講孔孟
於洛洛謂官不赴以師禮見類於道且相得甚
歡其歸也類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類卒又與手程
頤於洛蓋年四十矣一日頗偶暇時與游聞其

不去願既覺則門外雪深一人矣後歷知潤陽餘杭
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時安於州縣未求
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
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璠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至
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
問其人璠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
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按宋之時事至此已大壞極弊國將以矣蔡京之
客張璠知之故言之於京有龜山先生之召璠若
虛汗以陽之人而求虛局之醫雖有參書之劑用

之已延見乎官止於卿又為是以展其所學哉夫
顧德重望沉滯於下俟待屬國之問而後召之良
可嘆也

神師道論遠不可伐宋徽宗宣和四年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議將
黃榜及其連平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
宋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神師道漢諸將
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益人鄰家子其
來之而分其室焉其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
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赴

律浮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
謀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
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
追擊至於城下辛興宗亦敗於范村帝聞兵敗
諸班師邊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患
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對敵之鄰其
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師道古今通義惟大國
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答訪師
道助賊王黼怒責師道右衛將軍任

按宋與遼自澶淵之盟約為兄弟萬年無疆
而師道之論遠不可伐宋徽宗宣和四年

歲帝之費然兵革不動有姓安樂不幸遼有女直之禍正宜出兵救援乃聽奸臣童貫王黼等勸兵應金謀取幽燕反為遼人所敗大以衰殘將滅之遼尚能敗全盛之宋則宋之師武臣之力可知矣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諷之而宋之君臣不知恥也方且信任降將及金師南侵童貫率頭鼠竄衆師成不戰而退及失守二帝蒙塵矣使聘神師道及遣使乞何至開門揖盜自取滅亡乎當時言東攻之非不止一人熙河鈴轄趙隆音極言其不可貫曰君能共此富有殊拜降曰隆貴矣且敢子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其時移晷不足爾貴少師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事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亂造事端誠非勇算京曰上厭廣幣五十萬兩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若朝散郎宋昭言之尤切謂遼不可攻金不可鄰其時金必賊盟為中國患乞諒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盟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惡惡河聖之體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惡惡河聖之體乎

而漢用原塗地于下南大略之勝事多屬河朔觀此則知徽宗若臣蔡京童貫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凶者卒之舉族北轍應遼之會天道真不可欺而貪功賊民者殃及其身也劉器之真鐵漢未嘗宗宣和七年

前賢文開待制劉安世卒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羣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先平居不事言論不事卒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貴取判於公卿諱官在羣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新延辭臣廷臣無則執簡却立俟成少者復朝

抗辭旁列者見之書給贊汗年既老羣賢期喪器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衆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其賢求得小吏吳熙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以計大用熙勤為子孫言安世笑謂曰若若為子孫計不至辱矣還其書不答器之嘗計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按安世從學於司馬溫公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溫公曰其誠乎公曰其日溫公曰當自不安人憚于用事必欲致公於死遠惡州軍無所不至熙七年之間永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辭不

太學之盛也。漸尚敷爲此。蓋言乎王安石不降其言之人者。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於大亂。此無異論之効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取士人。如駁李衡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背錮多士。固以審矣。而彌備以爲太學之盛。業固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致僕政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支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使天下一於詞條。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衰。紹述開邊。

主

宋

而寒塵犯關矣京之衝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
再破壞邪京臺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
過之顧斬之以謝天下

按崔鵷真奇士也其論王安石蔡京竊邪朋黨一
脈相傳敗壞天下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易移情
未得正兩觀之誅耳

金人以二帝北去 宋徽宗靖康二年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遣使至營帝有錄色何桌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傳庭太子監國而與

閣門官符令人吳華亦白。華曰：「天文書：『此簡舉。』」若出必陰虜討。東不聽。帝在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枯渴，喝留不遣。太學生徐振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覆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脅帝及太上皇帝爲虜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內也金人率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玘、吏部尚書真德入城，令推立異姓。玘爲人主者，日邀上皇出城，尋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無若立異姓。吾當死之。」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經檢覈，遣上皇與太后御輜車出宮。郭王楷及諸妃公

夫

米

主野馬及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
廢居私第獲免粹問不達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
驪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
南詣州去結髮封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泉孫
傅張叔夜陳思立等馬杜泰倫等由鄭州去而歸焉
諸酋繼孫觀王等郭仲荀等於張邦昌邦昌率百官
擁二帝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仕絕者開若堅切音牽
天下之治非一日而治也必有仁明英武之君
振衰垂統以培養一代之人心風俗天下之
亂非一日而亂也必有昏闇偏戾之君爲之繼

心志以收服一代之綱紀法度。然皆由君之
 小人之用舍用者。下未有治。用小人。水有不亂。
 者。宋自太祖太宗。實崇仁宗以來。其德澤可謂厚
 矣。生民享太平之福。可謂盛矣。乃自神宗。祿位未
 長。焉遽取之。而期有大功之念。王安石小
 人也。學新儒術。心術不正。竟見其意。遂以富國強
 兵之說。誘導。嘉祐初。給李定會。而之。從而
 抑之。有言。馬。法。紛紛。變。更。無。有。寧
 日。天下。有。能。其。樂。生。之。心。矣。繼以。牛。王
 加。本。徐。之。生。事。其。連。禍。大。心。之。怒

自此而始也。宣仁太后臨朝。司馬光輔政。盡革熙
 豐之法。以成元祐之治。女中堯舜。再見太平。而熙
 寧。變。復。祖。母。任。事。停。蔡。字。等。倡。紹。述。之。說。
 同。文。之。獄。於是。貶。熙。元。祐。諸。君。子。幾。欲。致。之。死。地。
 甚。而。錮。其。子。弟。禁。其。學。術。毀。其。文。集。何。太。甚。也。至
 蔡。京。文。子。用。事。乃。遂。立。黨。人。之。碑。圖。譏。議。之。間。天
 變。示。警。皆。出。中。天。日。中。黑。子。尚。不。覺。悟。長。秋。花。石
 天。神。寶。皇。君。臣。逸。樂。罔。恤。民。艱。如。陳。東。所。言。蔡。京
 敗。壞。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宋
 禍。幾。忽。於。東。而。王。黼。童。貫。又。從而。制。開。邊。隙。上。

上。身。危。如。絲。髮。此。六。服。者。其。皆。同。罪。誠。慘。也。大
 祖。宗。之。禍。威。已。定。即。不。得。而。無。憾。目。亦。不。為。不。廣
 豈。有。緊。歟。煩。苛。失。其。心。而。可。以。得。上。地。者。哉
 途。兄。弟。之。國。也。道。淵。之。盟。和。好。已。久。雖。廢。帝。之。納
 所。恨。無。多。河。朔。百。姓。熙。洽。樂。業。何。物。為。人。馬。易
 良。劉。忽。起。夫。成。之。謀。遂。遂。浮。薄。之。使。謂。哉。前
 南。使。如。入。無。人。之。境。唐。儒。之。臣。惟。以。和。議。誤。國。
 賴。乎。調。守。禦。於。內。仲。師。道。畏。兵。於。外。是。有。罷。兵。回
 守。絕。其。後。華。造。其。情。對。張。之。河。上。策。之。善。也。而。經
 臨。姚。平。仲。之。所。營。師。徒。喪。敗。搜。括。金。銀。鼎。起。敵。營
 幹。商。不。退。師。而。去。非。愛。宋。也。其。欲。已。其。而。勢。未。合
 三。鎮。之。兵。在。北。勤。王。之。師。四。集。恐。孤。軍。深。入。難。善
 其。歸。其。金。人。既。去。忽。李。綱。仲。師。道。之。言。不。為。備。禦
 及其。分。兵。再。入。兩。軍。勢。合。藏。午。之。志。已。失。欽。宗。不
 思。國。君。死。社。稷。之。義。背。城。借。一。乃。用。人。郭。京。為
 帥。如。以。肉。投。餓。虎。首。其。牙。吻。入。軍。中。指。車。北。去
 敗。為。庶。人。建。立。異。姓。父子。母。妻。流。離。異。域。每。過
 城。掩。面。號。泣。竟。無。益。且。夫。宋。之。民。下。非。小。可。道。

中山河間大原三鎮其藩籬非同他郡也。昔師直古。姚師中王彥等。勤王之兵。非不聽節制。而宗澤能守能戰。本皆無可用之大臣也。然而二帝蒙塵。東族北轅者。山前有王安石。章惇等。賊害人。於身生靈。入怒人情。而後有蔡京。王黼。童貫。不顧等。常兇侮。惡盡國家元氣。復有李邦彥。張所。仲謀。格何樂。紛紛和議之。是關身畏懦。而誤國以波。則其心腹而潰壞其肢體也。小人之為害。至於如此。嘆息痛恨。要其誰矣。嗟何及哉。

嘉字 世居
相鄉魏喬介負卷慕 另勳 較 孫 世襲 諡

嘉諫論天下根本 宋高宗建炎元年 嘉形 世虞

時康中監察御史張所以蠲書目關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用之。應募者十七萬人。由是所募河北軍。皆從道所按視。陵殺所還。上言曰。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時者誤用嘉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枕腹。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否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請帝遷還京城。因言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制地之繫。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夫國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帝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浩。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浩善引去。帝謂之丙辰。乃罷所言。戚安置江州。

依河事河。立天下之根本。樂之則守。康不可。其

成所以感也高宗不川其言而安猛之安
自中興之望

李綱論規模之序 宋高宗建炎元年

今國勢不建靖康間遠甚然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
上羣臣輯睦於下庶幾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
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以成功夫外禦強敵內銷
賊寇軍政變土風郡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
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師臣以任方面
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
修然後可以調弄金人迎還二聖此謂規模也至於
金高宗建炎元年 卷之二十五 宋

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勝
敵料理稍就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
失者扣代太原澤潞汾晉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
其餘諸郡皆爲朝廷守而路士民兵將皆推豪傑以
爲首領多者數萬少者不下萬人朝廷不因此時置
將以撫之分兵以按其危急臣恐糧盡刀戟生受金
人之困雖懷忠義之心危迫無告必且憤怨朝廷金
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莫若於河北置指揮司
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
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苟能全一州復一

者以爲節度防禦固疎伸則唐之方鎮使自爲守非
無絕其後敵之心又可容其禦敵之力使朝廷安
北顧之憂是今日之先務也

指凡事必有規模即工匠之造屋農圃之樹藝皆
有規模而况於爲國乎宋自都城陷沒二帝蒙塵
師徒挫衄人心瓦解幾於不可爲矣然肯庸臣和
議誤之也李綱欲定其規模一新庶直而尤以河
北河東爲先務誠知天下形勢之要矣蓋河北河
東屏藩已固然後汴京可都中原可守否則門戶
不立蓋無無人敵騎長驅渡河又距靖康之故事
金高宗建炎元年 卷之二十五 宋

矣綱與宗澤張所所見大抵相同乃高宗一向畏
懦厚其部卒之志故視李綱之言爲迂調置張所
而不用以致陵寢暴露劉豫僭稱奉表稱臣偷安
一國名曰中興豈不可愧也哉

宗澤捐軀報國 宋高宗建炎元年

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
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置臺邪之臣朝進一
言以告和暮人一說以乞盟終至二聖北遷宗社蒙
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即
視四十五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六不得

○勝權文於河之東西陝之關隘是被天下忠義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驢怯當射矢石為諸將先得指擊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及聞封尹調李綱言後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為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衝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城守益嚴民兵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咸望○帝以主首捕誅舍賊者數人下令曰為盜者賊無從○重惡從事法由是盜賊屏息因徙循軍民脩治樓櫓○吳山師以挫敵上疏請帝還京師澤前後請帝還京○徐奏每為黃潛書莊伯彥所抑潛書伯彥又疑澤為變以郭仲荀為副番守以察之澤憂憤成疾發於背諸將人問病澤憂然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誓不盡力諸將出澤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酒河者三而卒年七十○按靖康建炎之間宋之大難忠義憤發謀畧優裕李綱其首推也然可以相而不可以將可以守而不可以戰故擇聖京城其所長也按太原其所短也若將相兼備之其惟宗澤乎其保護京城力禦金人進賊市○堅壁拔出○統制用止

○帝使渡河河東北山岩崇義所有營寨且請躬冒矢石為諸將先是以金人畏之有宗爺爺之稱乃為黃潛書莊伯彥所沮壯志弗遂而發而死大呼渡河真可庫也且以杜充代澤澤而無謀於是家懷離心降盜聚城下者復去劉豫宗乃南幸揚州金兵一卒四馬渡江皖海逃避僅以身免若早能用澤豈不奏恢復之烈也哉○范宗尹請立太祖後宋高宗紹興二年帝本有後范宗尹常造孽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卒之遺教多艱宋濟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為天下計何以處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南外宗正事令廣遜太祖後將育宮中合上與縣令嬰黃亮上書曰先王有言太祖合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榮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應仁宗咸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遺權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徽寢未繫萌星不離孤立無助有議舉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崇寧以來親臣進說獨推漢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慶之後寂寥無問僅同民庶終祖

在○上○其○所○欲○此○金○人○所○以○未○前○進○也○此○時○上○於○伯
子○自○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代○嗣○上○禮○收○九○州
以○為○主○嗣○志○生○選○處○諸○服○庶○幾○上○自○入○之○宗○下○聚
人○心○之○望○其○帝○讀○之○大○以○嘆○主○是○選○奉○王○德○芳○五
世○朝○奉○大○夫○子○解○之○子○伯○宗○人○官○今○宋○始○好○難○之
生○六○年○其○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奉○義○仲○子○珍○之
子○伯○以○命○才○人○勸○之○皆○人○前○使○也○每○以○伯○珍○為○和○州
防○禦○使○賜○名○環○

諸葛亮傳

卷之二十五

六

宋

宋○之○天○下○太○祖○之○入○下○也○自○應○傳○之○太○祖○子○孫
而○太○祖○太○性○孝○友○尊○村○大○后○之○命○傳○之○其○弟○諱○軒
光○武○軍○亡○獨○影○衛○紅○芝○華○雖○圖○榮○榮○然○不○成○宋○后
之○服○德○昭○光○美○俱○不○得○其○死○則○其○忍○心○害○理○亦○已
甚○矣○祐○罕○人○行○悉○取○太○宗○子○孫○以○去○紹○興○末○年○令
主○亮○大○殺○宋○宗○室○之○在○其○國○者○是○則○天○之○假○手○於
金○以○報○太○宗○也○野○史○有○云○祐○罕○生○而○殿○下○有○鞭○撻
太○祖○時○之○狀○繫○耶○否○耶○太○宗○子○孫○既○被○慘○酷○而
宗○子○又○不○肯○天○意○昭○然○固○有○在○矣○費○寶○亮○之○意○深
有○見○於○此○意○本○天○理○而○推○人○事○論○之○今○人○啼○啼○垂
涕○宜○高○宗○之○誠○嘆○也○遂○有○太○祖○後○子○伯○之○子○伯○珍
於○宮○中○賜○名○愛○更○名○煥○又○更○名○齊○足○為○孝○宗○衍○事

宋○自○昔○年○之○祚○豈○非○太○祖○深○仁○厚○德○天○教○以○此○佑
之○與○昔○伯○夷○叔○齊○讓○國○而○逃○夫○子○稱○之○曰○求○仁○而
得○仁○又○何○怨○南○難○拒○父○太○宗○昔○兄○同○一○不○仁○也○高
宗○此○舉○其○仁○心○之○所○發○也○夫○

岳飛平襄漢議營田 宋高宗紹興四年

五○月○庚○戌○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時○楊○太○與○劉○霄○通
款○頗○流○而○下○李○成○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起○浙
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未○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
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
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

岳飛平襄漢議營田

卷之二十五

六

宋

湘○以○珍○擊○盜○帝○以○諱○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
者○除○飛○兼○荆○南○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頗○暮○局○曰○飛○不
擒○賊○不○涉○此○江○岳○飛○至○鄂○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
聲○大○振○提○閣○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
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人○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
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
中○原○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鄆○地○皆○膏○腴○苟○行
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
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岳飛平襄漢議營田 北通宛洛西接梁漢

諸葛孔明所謂用武之國是時為平盜李成所
 據成與楊太通而太又與昭彥通三逆合謀水陸
 並進於浙則杭越危矣朱勝非知襄陽為國之上
 流以岳飛以襄陽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於是率
 走李成復滅楊太江西湖廣皆平江浙始可以為
 固矣飛之功顧不大哉大約備安東南者非守淮
 不可以守江而荆蜀襄陽為江南之門戶荆襄不
 能固守江南亦必不可保也梁元帝建鄴荆湘並
 近強敵譬如鄰於虎穴豈有生理是以卒為于
 等所擒元人知襄陽為咽喉要地攻圍五年必嘗
 取之呂文煥既降而宋室不可保矣人知岳武
 穆朱仙鎮却敵之功而不知其平李成滅楊太立固
 之功尤大也營田書穀足兵先以足食使武穆之
 言果行恢復故經易耳惜哉高宗非少康勾踐
 之倫

李綱疏陳戰守緩急之方 宋高宗紹興四年
 陛下勿以微退為可慮而以警報為可惜勿以
 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
 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
 戰馬既乏當選料兵馬大舉之計臣竊以生民受困

而欲浪戰以俟俾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
 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
 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
 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
 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料合精銳
 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藏雅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
 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料型淮
 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並三
 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得加以戰馬
 水軍丁運下接自為防守則淮陽之勢咸守備之宜
 莫大於是然使司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
 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
 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亂遠近可誅強敵可滅攻戰
 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
 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
 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辦管輅使粗成規模以
 待是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
 赤子荷祖宗涵養之聖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
 不能自歸天威震疊必有願為內應者宜優加撫循
 使聞謂之民知所系恃蓋望戴宋之心此緩急之計

常先也

按劉豫開岳飛復襄鄧。遂乞師於金。分道入。起
張為相。勸帝親征。又召張浚於福州。知樞密院諸
將奏。金兵引去。於是諸將半執議。攻戰備禦。措
置緩。懷之方。綱乃上此疏。可謂懇切詳盡。得廟算
之勝者矣。乃高宗覽而不釋。從而不改。金師一退。
其志已盈。有事則皇皇。無事則泮泮。不思臥薪嘗
膽。以定恢復之計。終為秦檜所誤。奉表稱臣。雖有
文武賢臣。或誅或竄。國之不亡者幸也。
徽宗緩徵敗。宋高宗紹興五年。

建寧通志

卷之二十五

十

宋

甲子太上皇帝崩於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
金主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
山問之。其議稱。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父君之
喪。當致其家。尚何請設。諫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
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河泣。
操文以祭其詞。數列。聞者。林沖史臣曰。徽宗之失國。
也。待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疎斥正士。狎近姦諛。於
是。祭京以僥倖。巧佞之費。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漸信
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遠隔。相為譏謔。忘棄
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執兵於遠。終禍烈。

遂致國破。身辱。豈得謗諸數哉。自古人君。玩物喪志。
縱欲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特甚焉。

收徽宗之禍。極矣。或謂太宗不仁其兄。不仁其嫂。
不仁其弟。姪之報。理或然也。嗚呼。獨掛紅紗。心川
變黑。以報報德。天心之怒也久矣。况徽宗之縱慾
敗度。蹟武挑。如史臣所云。豈有不身辱國亡者
乎。

楊文靖程氏正宗 宋高宗紹興五年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文靖公楊時卒。時奉祠致仕。優
游。泉以著書講學為事。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
宗。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從彥南劍人。
初為博羅主簿。開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
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
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迹仕達。
學者稱為豫章先生。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
其門者甚眾。然潛思力行。任重諸極者。豫章一人而
已。延平李侂初從從彥學。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
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該
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退居山中。謹絕朋故。凡
四十年。其接後學。各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

建寧通志

卷之二十五

十

宋

但點生遺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猶如平先生來
 意皆從偏受學每稱個委京勁特氣德家過而充養
 矣粹無復圭角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惴惴無甚
 可否及酬酢事變斯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
 故龜山之學洵為程氏正宗而羅豫章李延平淵
 源傳受遂有考亭朱子則倡道東南其功顧不偉
 哉然朱子所云消思力行任重道遠者不越求仁
 之事靜中看喜怒哀樂氣象而求所謂中者則知
 性之謂也故又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熟坐澄心
 體認天理自見若但觀未發氣象而不體認天理
 則或流於老子之無欲以觀其妙者有之是與
 庸庸之說毫釐千里之差非君子之所尚也今世
 之學者不能體天理而真冥然以觀未發者固不
 少矣豈當日教人之指哉至於龜山之立朝卓有
 可觀而其大者則在於開王氏講和議論三鎮不
 可棄皇宗既不能用迨高宗之世奉祠致仕優渥
 俸祿徒以著書講學老也易曰井渫不食可也汲
 子明垂受其福司馬遷曰王之不明豈足補救悲
 矣

新安縣論程頤學術正 宋高宗紹興七年

永茂處胡安國常任之將行間陳公輔乞禁罷職
 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顏兄弟始發明
 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令使學者誦孔孟而禁從順
 學是入室不由戶也夫順於易因理以明學而知體
 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
 語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論豈
 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勸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
 取與則高視闊步登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陋真兄
 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
 所欽慕而師事之及王安石蔡京等兩加排抑故其
 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
 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
 術定矣

按東公謂為吏師員外郎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
 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不府慨無
 忠言直道緩急不肯仗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
 壞之耶安石真學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字說
 詆訛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
 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記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鑑鑑安石使學者

史漢楊雄不死土葬之墓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矣為道事西人安石乃曰善遊樂以存身使公卿皆曰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公輔又上疏言今世取解職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顧順死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此伊川之文也而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拾此皆非也乞禁止之夫公輔知王安石之為非則當知

胡安國進春秋傳 宋高宗紹興八年

二月丙寅胡安國進春秋傳詔加安國寶文閣直學士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堂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天下事物無不備於此乃傳心之要典也而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因潛心二十餘年著春秋傳以成其志至是上之帝謂深得聖人之旨詔進一官命未下而安國

文定安國雖學力行以聖人為歸而於其清斯民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其身雖數以罪去愛君憂國遠而彌篤風度凝肅視天下萬物無一足嬰其心自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謝良佐皆諸人曰胡康侯如隆冬嚴雪百草落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按春秋孔子之刑書實孔子之禮書也寓褒貶之至公示百王之大法為人君為人臣者何可以不加顧左氏浮而不切公穀粗而不精皆未足發焉經旨安國潛心二十餘年著傳以成其志於以意

李綱論和議疏 宋高宗紹興八年

朝廷使王倫使金國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虜使偕乃以詔諭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在遠方不知其曲折然以愚意料之虜為此名以遣使其要求有焉必降詔書徵陛下前體降詔以昭受也必有契文欲

朝見官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不為禍。臣與其號令三也。必求其忠。與其數目。使我下困。臣也。必求其地。以江南為界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人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休。縱使聽其請。令本藩伺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官。或使單騎入覲。或使移易宰相。或使改革政事。或取賦稅。或廢削土宇。棄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而功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計。聽其進求。可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

按詔諭江南。若在其封域之內。並非周周之體矣。錄錄律作編。卷之二十五。去。宋。

要求有五。不出綱之所料。而高崇什心受之也。愚且誣矣。

胡銓論詔諭江南疏。宋高宗紹興八年。

臣謹按工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孝臣不威。卑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聰。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躡我我也。今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已可見矣。而陛下猶不悟。

金部憲聖。卷之二十五。去。宋。

子當弄近。亦曰。當拜。嗚呼。恭贊大。臣使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竊謂。槍道亦可。新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倫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羊之妻。街。然後為虜。使責以無禮。徐與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

按是時。金使來通。古來以詔諭江南為名。秦檜欲市。將已以受之一。將軍民洩洩。勾能如淵聖。槍日。但取金。書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槍使資吏。朝服。專從。以書納於禁中。人始安。然。臣。山。

鈴之計其表則曰賊耶鈴之虞日足爲虞
委我也是欲劉豫我也王倫可斬情近亦可
哉言乎與豫仲連義不帝秦並是絕千古所謂
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者與

劉豫順昌之捷 宋高宗紹興十年

劉合諸將開謀或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且日全軍
而歸陳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止爲緩急之用况已
往敵鋒軍鋒稍振雖寡寡不敵然行進無退鋒日府
公文人猶皆死守况汝曹邪且敵營其逼而元木又
宋高宗一動後則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南進
盡得世編 卷之二十五 宋
處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深國之累衆怒動
思奮圖惟太尉命時大暑敵遠來蒙塵晝夜不寐甲
人馬機渴飲水草者輒病往往困乏無士氣聞服重
皆香林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遠未中時敵力疲氣
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敗後遺棄千人出南門成
令勿喊但以銳奔犯之統制官趙樽轉血身中數矢
戰不肯已子殊先入其陣刀斧亂下敵人是夕
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凡水拔營去鎬遺兵
追之死者數萬兀本今日亦恃以爲獨者十損七八
全陳州教諸將之罪皆鞭之遂還行既而洪皓自金

軍容順昌之捷金人實恐我處熟之重寶珍器悉隨
而北意欲相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
分路追討則兀本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雖遠自失
機會良可惜也

按兵法以逸待勞又云置之死地而後生以地而
變有劉錡率王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敵司卒三
千自臨安浙江絕淮起東京聞金人敗盟而下謀
十戰目擊舟况之已有必死之志及連戰敗敵兀
本求援此時果寡不敵人心不無惶惑而錡鎮定
如山徐出奇計大殲其衆誠一時之奇功也或謂

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本可擒汴京可復然錡
之初計原非進取朝廷未命大帥錡等不特諸將
將河未給糧餉運孤軍深入非萬全之策此錡
之所以止而不進也

斯兼奉詔陳師宋高宗紹興十年
初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岳飛由是金人動忌山
川險要飛皆得其實中原盡歸相澤源皆將汾陽之
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指旗以岳爲號父老
言注爭稅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而食焚香跪伏
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兀本欲食軍

說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嘆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
有如今日之佳朝金將烏陵恩謀素曉其來誠非不
能測其下但諭之曰卿佐勤得岳家軍來西岳金將
王領崔慶李觀崔虎華壯等皆率所部登於龍虎大
下之將忙查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情常亦
藏以宋五萬內附飛大言語其下曰而抵黃河與
諸君痛飲耳方指曰渡河而秦檜欲盡誰以共與全
邦凱堂皆請班師飛與金人銳氣沮喪盡衆輟車我
度河而我衆解而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抗雖輕
失檢知乘志氣不同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

後上言飛檄軍不可久留乞速召還飛一日二十二
金字牌乃憤惋泣下車面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
日手戍乃自鄺城引兵還民遮馬痛哭訴曰我等迎
官軍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
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書五日以待
民號泣而南者如市飛遂奏以濮上六郡開出處之
初元本敗於朱德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
毋走岳少保且退元水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十
萬京城日夜望其平倘謂可守生日自古水有橋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五不負從微威

功乎見李愬遂而下去及飛還元本遣兵追之不及而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爲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枋不許已而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

拔岳飛謀勇兼長又本非其敵也棄汴而走慨復
之局成矣乃爲書生所料竟廢十年之力豈不惜
哉或謂飛驕詔北征可以達堅運變不測飛精忠
素著豈敢違詔以圖功足張俊楊沂中等但
軍亦難進取君子讀史至此不能不爲之流涕也
岳飛精忠祠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

說孝親家無嫌作嬰功素服齋鹽菜
卷之二十五
宋

之。飛曰：主上宵旰，大將安樂？時郡郡不受封益。收。飛欲爲飛營宇，飛辭曰：何以家爲？或謂：天下何庸太平？飛曰：主臣不受僞武臣不情死。天下太平矣。卒有販民者，一縷以束縛者，主斬以刑。半夜宿民間，門額納無敢人者。軍號：死，不拆屋，餓死，不自掠。卒有病，飛親爲調藥。諸將遠近飛，遠妻同勞其家。死，事者哭之，面背其墓。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賜，均給軍吏，飛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萬衆於梓潼。其戰元本於詔曰：則以背見八百。於未饑餓則

親幸先歸順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知早中
四海之君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
將歸并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雖有印印
亦信也願爾之使并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
并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并仕劉豫并沐之
此南歸之漸并曰豫國誠吾當累不食其肉又忍
此而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饒道以問之并同
折罪門忍饒待盡皆不爲屈金人感動致禮如初从
之役欲易其官并曰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誓不
違志經世編卷之二十五

宋

易以學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非細事吾
道之命也愛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
飲牛醢諸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以畢命報國諸
公幸表其處題其上曰大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
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并談笑自若曰此臣
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節沒皓死并密疏金虛實曰
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贊開行歸報王倫還以并奉
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噫馬角之未生東
消雲管樂能解而莫達淚灑冰天帝謂之感泣官其
記歸五人開水和珠後曰并歸日當自以處之

還入見帝并謂且日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近梓宮
次迎太母此皆知時知變之明然府還而任政難固
就機動有變宜德本非盟可守而說許之心宜隱以
待之兵可息而消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對武
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
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機陛下既知於始斯
成終帝曰善秦檜應其言奏以初補官易宣徽郎
知樞密院事

宋

乃阻於賊拾而不川之爲大臣何也可謂愚也已
矣
秦檜病死 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
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議國志終教倫何氣禍心劫
國皆父陰結內侍及醫陳王繼先伺上微言動靜必
具知之鄰國事惟申省無王上前者惟陰險深阻如
是罪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言辨但以一二語
傾濟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長將請殺檜其頑強
無恥者幸爲檢用爭以誣陷言明爲免死無可救
者則曰先帝遺言不可違也

升殘忍尤甚歷興大獄。本意以紹興之被督。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提告。飯便之勢。蓋十八九。於是以始露和議。以沮善計。而宰相秦檜。自房庭。以長樂梓宮。猶口。橫却泉謀。美談土。使和議。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復於積泉之。見國家。事。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以。忍辱。為。事。之。然。焉。呼。始。則。倡。邪。謀。以。說。兩。中。則。扶。勇。勢。以。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本。流。之。弊。造。君。慘。觀。無。所。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死。不。足。以。償。

卷之二十五
宋

移秦檜之姦在於倡和。誤。然。秦檜倡之。實。高宗主之也。假若。用。張。韓。吳。岳。為。將。飯。後。中。原。大。其。渡。河。大。行。忠。義。所。在。響。應。令。人。放。明。有。上。崩。瓦。解。之。勢。必。將。平。詞。遣。使。求。和。於。宋。然。使。宋。梓。宮。奉。養。太后。正。敵。國。之。禮。則。清。淵。之。盟。誰。謂。和。之。不。可。議。哉。乃。高。宗。一。向。怯。懦。遠。延。逃。避。內。小。人。而。呼。君。子。就。逆。樂。而。忘。奮。厲。秦。檜。窺。其。隱。情。遂。假。梓。宮。太后。以。乞。決。和。議。而。宋。表。面。上。詔。諭。江。南。之。兵。一。湖。塗。封。事。所。以。欺。世。者。一。時。忠。臣。莫。不。

莫不扼腕而長嘆。夫天子可以屈。公卿皆。陪。隸。則。亦。何。顏。立。於。乎。而。之。關。截。况。其。殺。戮。良。將。竄。逐。大。臣。殘。忍。無。忌。屢。興。大。獄。欲。何。為。耶。人。但。知。其。心。在。金。源。欲。保。富。貴。而。不。知。其。包。藏。禍。心。而。君。父。實。有。張。邦。昌。劉。豫。之。思。也。當。徒。顧。其。自。還。之。時。必。與。檜。有。陰。謀。有。密。約。有。大。誓。而。檜。也。見。高。宗。之。庸。闇。又。見。趙。氏。之。凋。殘。思。掩。取。江。南。而。有。之。故。凡。本。與。之。書。曰。汝。朝。夕。以。和。為。請。而。力。為。河。北。關。必。殺。飛。和。乃。成。非。與。敵。人。一。一。有。此。書。誠。是。以。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居。於。

卷之二十五
宋

王氣詩。稱功頌德。已有莽操懿溫之勢。高宗之不。死。於。篡。者。幸。耳。故。其。調。揚。存。中。曰。朕。今。日。之。防。偷。逆。謀。蓋。由。失。之。言。也。然。則。檜。非。特。秦。臣。蓋。逆。臣。也。臣。也。臣。與。張。邦。昌。劉。豫。同。傳。可。矣。乃。老。於。臨。下。褒。封。王。爵。宋。之。失。刑。也。其。矣。

朱熹任重致遠。宋高宗。二十九年。八月。詔。監。漳州。南。嶽。廟。朱。熹。不。至。熹。徽。州。整。治。八。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疾。亟。屬。熹。曰。胡。某。之。劉。千。輩。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

議之士及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
倒學於羅從彥得伊洛之正遂從步仕從之其學人
妻窮理致知反躬踐實而以居履爲主築室武夷山
中四方遊學之士從之者如市上制其賢教召之
卒不至意安國從子號新溪先生勉之號白水先生
子輩稱仲子以愛死國難痛憤致表隱居武夷山所
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遠者朱熹而已熹初
愛子學遊于熹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仰佩之終身學
者稱爲屏山先生

按朱子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其學之官則窮理

致知反躬實踐居敬盡之海聖賢之正脉也或曰
顏子而聖人之學公夫子顏子之學得力於博約
二句特於於會于耳與曾子豈有二哉謂任重道
遠即克已復禮也可

虞允文大敗金主亮於采石
乙亥金主亮乘舟江上自蔽金甲登臺觀戰馬以繫
天一半一矛投於江中召舟師等謂之曰舟楫以具
可以濟江矣諸將曰臣觀宋舟其大我舟小而石
近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起趙構人海島豈
皆大舟邪嘗明日渡江最然王麟堂先濟者與黃金

是鎮江矣宋義問中軍統制劉汜敗於瓜洲義
問走建康矣張敵如烈火之焚人心有風鶴之驚
從軍一渡長江立馬哭山在數日間耳允文以中
書舍人參贊軍事不過一文墨書生王惟已去顯
忠未至江上之軍非其素所撫循也奉命驅師仗
義驅衆士卒遂有戰心然非素諸兵機但以力相
拒衆寡不敵勢必不支觀其命諸將列大陣不動
而分戈船爲五則已有設伏用奇之畧矣光州淮
卒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何其智謀之早也大敗
敵人視完顏亮之鬼船焉那裏由得濟身死臣下

鮑語經世編卷之二十五

之手允文保全江左之功與吳之周瑜晉之謝安
又豈有異也劉錡曰朝廷養兵三十年最不應
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夫用兵有於本忠
義識合變呼吸之間可決成敗又何論武夫之與
儒生耶張魏公雖終身不主和議風采隱然軍民
倚以爲重然一敗於富平再敗於符離惟有諫南
劉敵劉猷之言耳未若允文之從容奏績也
張浚不主和議宋才宗隆興二年
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忠獻公張浚卒浚以去
史遂決與虜求和之義浚猶言尹樞密必欲

國事凡勸帝務學親賢或勸後勿復以時中言後
三君之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吳居
重任今雖去國惟日望上之感悟荷有所見安忍
言上如復用後當即日就道不敢以老疾為辭如
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皆然行次江上得疾手
付二十杖有曰吾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
恥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舊山是矣數日向
歸太保後帝思後忠加贈太師後少有大志初為
河幕官行邊星覽山川形勢時時與石氏將整手
依酒問祖宗以不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畧之宜故

集賢堂世編 卷之二十五 王 宋

且起日談當權亮之任悉能通知邊事宋末在京
城中親見二帝北行皇族無孑生民塗炭吾子與房
俱存故終身不主和議時論以後之忠大類漢諸葛
亮然亮能使魏延楊儀終其身不為異同後以吳瑜
故遂殺曲端亮能容法孝直後不能容李綱趙鼎而
又誅之故所以不及亮也
按張浚人才半度卓然南宋大臣中之表表者也
而又從事於學問其議論持正洞悉機宜當苗
傅劉正彥之亂後則高宗難以復辟此其功之
最大者也若夫疎荒遠戍之用浚以保全

敗劉麟以吳江左軍民倚以為重敵人之畏
嚴所謂有猛獸奮擊不株者詎不信夫且終身
不主和議以恢復中原雪恥報讐為心可謂
寒寒匪躬之故者矣但頗有矜已之見而
人之明故勃李剛薦泰檢信趙普用呂頤浩定
初則有富平之敗繼則有符離之潰所以當日與
之者千石之者半然為江黃泰檢信趙普用呂
忌幾欲置之死地而為國之志始終不渝成敗利
鈍付之度外希有諸葛孔明之遺焉
取其要不一而足大德此則張

集賢堂世編 卷之二十五 王 宋

陳俊卿陳備禦之策宋孝宗乾道五年五月
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料兵恐不
及事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以為一
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投之弓弩
陳之曰給以兩月之食厚而教之沿江諸將亦用其
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
顧謂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
武計資歷捐以財賦許特官吏畧其小過賞其成功
要使人兵七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夾擊使民
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帝意以為然

之然竟為衆議所排後卿尋亦去位不復受其說也
按征勦之兵有焉有步有月有行有糧甲兵
所費甚多民力有供於官而後卿議令大兵決
議兵兵守武之兵而非常勢衆之變變可行者
乃為衆議所排蓋實聖明聖者之難其人也久矣
張叔論地事本等事竟道六年九月
也帝曰卿卿健連年夜戰四起秋月令人之事
將未如楚內之事則卿之矣帝曰何也秋月臣竊見
是年諸國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勇財賈官吏
不足倚賴正使臣可同臣懼我之不足以圖
也然久之秋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隘隘
臣不為言之至痛然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
止名以經之乃欲卑辭學禮以求於後則於大義已
為未盡而或猶以為愛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
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計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
陣決捷之日今日但當卜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
絕令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求民選清練
兵以內修外進戰退守通為一事必治其實而不
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識畏怯之人

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深納之
按叔老成之見謀出萬全可謂無權術矣
劉琪辭宜撫荆襄來孝宗竟道七年
五月丁亥起復劉琪為荆襄宣撫使現任六部
引經據禮詞華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表朱正因人
情而節文之三代以來未之有收至於漢儒乃有
革無君之說此固已為先王之罪人矣然亦有可議
者曰魯仲翁有為為之也今以陛下成憲為斷守
無大吹之警臣乃曰金革之名以私利諫之實不亦
又為庸儒之罪人乎陛下之詔臣則有以奉當體
國其敢喋無一言以塞明詔乃手疏別奏器曰天下
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
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加修賢不得
用賦役日重民不勝生將帥方割割士卒以事苞苴
士卒方饑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振
御之實者大抵疎濶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
華術之卒現算未立手足先露其勢適足以速禍而
致危且荆襄四支也朝馬元氣也誠使朝廷設施得
宜元氣充實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
臣輩百人悉心經理亦何足恃哉臣恐恢復之功未

易曰匪直意外立至之變釋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
國之帝親其言爲寢前詔

漢書之自幼學所教要義。未思夫之宜長師相。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而思若有得焉。

此學問流傳蓋以張從遠爲之也自和義者莫
非仁義忠孝之實而制法爲之師又引以論仁觀
切之古夫論仁觀切之青莫過於克己復禮此兩
朝之所以作希顏也其謂學莫先於義利之辨
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也其所入獄
之幾殺子正端明道之言而穀和得謂聖門
之有人乎至於對君則允顏取諫治民則止俗明
倫雖未得盡讀其書而三千廣之望卒未易測
其諸力之所至矣此朱子所以言言已之學乃爲
積寸累而成如敬夫則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
錄之二十五

天假之年其學止於此歟

呂東萊中原文獻
秋七月著作郎星祖諱辛書諱史簡五世孫也自其
祖好開始歸愛州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
長從林之奇江應叔讀書而友張氏以學以關
洛爲宗旁稽載籍之中和不立異步少忿急一日
誦孔子曰日昃而西吾居人之言忽覺于時忿極
然水釋然其意有重道遠之志不立居家之政皆
可以爲後世法年四十五而卒其子事其父事其
米成書考定古易書藏圖說

行於學有稱爲東萊先生
按學莫先於變化氣質蓋人之氣質有清濁
之不同而本性則一能從事於學則惡者必漸
者必強何難變化之有視東萊之潛然不覺也
克治於心者固知言之大帥克相遇矣凡以克
夫朱晦庵爲之
之事宜其所
兼其學之可分
下本
新東大德王
錄書經傳
卷之二十五

車就道召入對百陳失其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
及府政之缺凡七事帝深納之嘉始拜命仰務書任
郡幕未滿其役及至則米以縣集意日銷訪民隱
按行境內單車屏徒從所至人不及知郡縣官吏憚
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政有不便於民者悉
撤革之有短焉者謂其疏於爲政帝謂王雅曰未
政事却有可觀雅言修舉是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
惠宜遷職以旌之乃進直學士兼殿中監言乾道
民間飲食喜滿於府得常平米六百不以貸
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徵

之半大德助盡之凡十有四年以原
 府見儲米二千一百石以爲社會不復收息有石上
 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十五里間雖遇歉年民不
 缺食詔下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一甲推一人
 爲首五十家則推一入通曉者爲社首其選舉及急
 行之士與有稅糧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其應入
 甲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問其家大小口若干
 大口一石小口五十五歲以下者不預置籍以爲之
 其以溫惡不實應者有罰

振常平倉之法秋則騰糶春則買穀不必貸之於
 官而已有裕國惠衆之效矣至朱子則於常平倉之
 法稍變通之而爲社會賑解貸有息然救濟其
 息之法大德則盡蠲之而又有貧富之別大小以
 之分及願與不願之異是以其法詳審可行或曰

此與青苗之法不相似乎曰非也王安石變常平
 爲青苗錢者易耗之物由納之陳吏縣爲盜又
 運舟強給赴呼上納所以爲擾民也社倉貸以米
 粟以米息以米又有荒歉之虞免社首司其出入
 官吏但稽其簿籍而已豈有青苗之弊乎此舉下
 易近視則可行之久遠此救民實政也

鑑諸經世編卷之二十五終
 二十五



嘉手

拓野觀喬介貞卷慕

男勳

叔

孫

劉光祖言定國是

朱

世

此世是非不明則五攻必論不立而私情
此國道之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福
之存亡其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為近古利
有強國之術而訓導莫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
道梁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
繼之二十六年

於學之世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
起而流之水流大分事故反變元祐之際華國
得志絕綱常其論既成勢既成宗觀而下尚復
何言臣等至時聞有能道學之術而實未親朋黨
之分達臣復來則問已成而忠者義罪矣夫以
忠諫為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
幸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
內逐者紛紛往往推忠直之言謂為沽名之
今以退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上以
滿臣欲挽將來之禍故不憚以言

然然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學之禍由此而
消即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禍由此而集國家之
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祖擾之福也不然相繼而
勝展轉反覆為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

故是時兵部侍郎林栗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遂
劾奏嘉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為浮誕宗主謂之
道學妄自推尊先祖入對反覆陳之其論咸平宗
德以後至於崇觀邪正之分關國家之治亂

較者制如觀大意指游朋黨定國是帝下其章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者至於流涕則知公議之難泯也厥後韓侂胄用
事遂有偽學之名而臺諫為爭欲以黨為實
朝祚作疏沈繼祖論嘉泰罷罷祠竄蔡元定於
道州甚矣正人之多厄也沈祖蓋已先見其幾矣
君子哉若人

真德秀上修書疏宋寧宗嘉定五年

次七月戊辰雷雨太廟屋壞禮部學士院真德秀上
疏臣傳觀經傳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
及於宗廟者臣之展代八臣耳臣之
故書之蓋實述者上天至極之

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爲用
殺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異變則必應之以非
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遇斯損辱之例
使無爲焉或者罔已妄議陛下務爲應天之文而不
究其實矣臣願陛下內揆一身外察諸庶民進退君
之母以奉養安適爲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
本庶幾善祥日應咎徵日消矣時不能用

後易曰迅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大全恐懼者作
於其心修省者見於其事恐懼以先之修省以繼
之修省者恐懼之功川也君子敬天之怒無敢戲

諸經世編 卷之二十六 宋

敬天之怒無敢戲事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
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循德幾
惑亦爲之退舍齊宗之賄震霆及屋宗廟而壞其
屋可謂非常之變矣德秀深切陳言當時俾循避
嚴損膳之故事其不足與有爲可知也

真德秀疏絕金人歲幣 宋寧宗嘉泰七年

女真以錢糧侵凌徒泉於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
之圖滅女真猶魏師之志在得鹿鹿亡則必
既能滅之則以爲不復能生一而

則屬焉相聖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其利得
統之不能即安中土則義舉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
我之利也今當乘虜之將出還圖自立之策不可
虜之去因姑爲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
策收衆心者自當先立己之志而後立人之志
守者自立之志而後立人之志和戎爲福以息其
積安邊之念而後立人之志女真尚有前用之
重強敵更生助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
重爲現後自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雖不能
爲我也以苟安爲志衛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

勇雖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
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
內逐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千言帶縉之

諸經世編 卷之二十六 宋

罷金回歲幣

按蒙古強盛金主南遷無京必不能守大梁亦豈
可恃其滅金而有中原也必矣宋人偷安江左全
無獨立之策不迨以金縉玉帛爲求和之計女真
而脅則施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能倖禍
是日復一日不知能自立則強敵不能不攻不攻
日方則弱敵亦日方要德乎之言切而不可不

不聞人有所振作也

宋孝宗嘉泰十四年

京師計置大使趙方有華曰未死一日當盡一日
綱及是奉人皆思之方少從某校學初知青陽縣
其守史彌遠曰僅升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
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方守襄漢十年以其
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判總司為一家諸國之中
變之界隱然有傅祖折衝之風故金人畏之
因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旂游九功

宋之二十一

拔為大吏尼再典孟宗政皆自士家推其罷任致
死力卒為名將故能藩屏一方使朝更無北顧之憂

按惟科刑罰皆為治之不可少者但能科而長而
謂而差其為民害不可勝言矣方之四萬民自今
不易之名言而少從某校學則其為治固有非不
死抗疏主職任用得人京西一路百姓安居江南
亦請以為保障史臣謂其有櫛組折衝之功而宋
主九才若此者豈易得哉

角編解語要義宋孝宗嘉泰十四年

上卷進次於折衝國氣門關後

金瓶梅詞話卷之二十六

六

西城諸國民命然非楚材之讀書多識亦烏知其
龜之所言有合於天意而蒙古主宜敬以承之手
春秋時諸國僑者稱博物聞覽之君子吾於楚材
亦云

錄張秋呂祖謙陸九淵子器官各有差

九淵九齡弟生而穎異與其兄互相師友和而不同
其政人不用學現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恨
中而不能自曉者為之條析其故如指諸掌
去千里聞其大義而得其為人

福道學者稱爲象山先生。九淵嘗謂學者曰。汝見
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
必涉他。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
言猶異。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其者。九淵
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及知到門。事政有本。修
尺條爲要。卒讀曰。文責九淵。書與朱熹會於鵲橋。
論多不合。及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
義利一事。蓋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細之病。至於金
溪而太極之辨。胎書往來。論辨不置。
按象山之學。義見高明。人莫能及。其能上認易

卷之二十一

七

簡之體。不可謂非素樸之士也。但太極授性專向
俱悟。恐開後學。凌躐之端。而無日用親切之實。是
以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
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知其與中庸
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古。又何如耳。又曰。海內學
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力
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又答子靜書云。夫子之聖。固
不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
多學。但其中日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禪
杜撰。周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爲孔子哉。

顏會所以稱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學。約禮。克己。
集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余觀子靜。自
自題曰。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
闕。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何嘗不足。但所以自
立者。在乎講學。以爲之功。持敬有諸之方。則何以
不言耶。聖人曰。親思明。聰思聰。耳目聰明。必加
以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
蕩。仁智雖性生。必培以學。此中庸所以言尊德性
而道問學也。今象山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
則似乎有躐截六經之意。而專守夫空虛淡漠之

卷之二十一

人

心。其於聖人傳文約禮之教。不能無所呼矣。厥後
子靜之門人。如傅子淵。楊慈湖。章愈遠而愈失之。
蓋漸入於禪也。至於無極太極之辨。子靜以無字
格在上面。爲老氏之學。而朱子答陸九韶書云。不
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爲萬化根本。
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以爲萬化根
本。又曰。無極只是無形太極。只是有理。此二句明
極。又何必有老氏之疑哉。余友人死。子孫北海
侯考。正朱子晚年定論。朱之不同於陸。反覆駁正
載之甚詳。後學深思熟繹。服膺勿失。爲平聖賢之

李勝不差而余十年以前作知縣後集不入
於子靜於其中者蓋恐器倪一差其流弊不可勝
焉也

金主遊難入蔡

宋理宗紹定六年

金主守緒嘗元帥王壁守歸德遂走蔡州時人由
上履者徒行泥水中報青萊為獨足履盡腫明日
守州金主黃衣見等金兔帶以青黃衣
其後從者二百人馬五十四而已行水陸中
父老拜伏道左金主遣內侍諭以國家禍業汝輩
有餘年今朕無德令汝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

金主遊難入蔡

宋理宗紹定六年

忘祖宗之德可也昔呼萬歲泣下者一日遂失矣南
七十里避雨銀溝寺中高艾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去
息日生靈蓋矣為之一憫及入蔡父老跪拜於道見
金主儀衛蕭條莫不泣金主亦歎欽遂以完顏忽斜
虎為尚書右丞兼領省院事金主謂侍臣曰我為金
宗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太過惡死無所
恨所恨者祖宗傳神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
之君等為以國獨為此介介耳又曰以國之君往往
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問之空谷朕必不
至於此耶等語之朕志決矣

後宋之凶也韓離不抽淺喝以上皇後帝后太
等北去至是崔立之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
氏梁王等王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室男女五
百餘人及三教僧流工匠婦女赴青城建不臺殺

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殺楚萬非
尤甚於徽欽之時金主守緒遂走蔡州既而孟珙
之師先登答察兒之師繼入金主守緒自縊於幽
蘭軒傳位承麟亦為亂兵所殺而金人矣史金
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權客者往往臨事相讓似
緩諱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以聖主
心困或候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
近侍監戰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問以底
於此嗟乎自古無不破之國如守緒之死於社稷
固可以愧懷感徽欽之儲矣然青年金劫二帝及
后妃北去茲者蒙古殺梁王以后妃北還山南反
兩散施昭然有天道焉後之伐人國者其亦存心
寬大優以禮數若晉武之遇劉禪宋祖之待劉銀
則福祿及於子孫不至膏於鋒刃也已

夏五月文忠公真德秀拜參知政事得疾遂
直院斯文自任宋理宗端平二年

上表乞嗣帝不得已投資政殿學士撤換萬壽宮進
 而帝則銀青光祿大夫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
 數十萬言皆切當時要務而聲震朝廷文士誦其
 文如見鳳采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
 中外交頌都人士為詩頌洞寄權出關日與宣院
 至矣果至則又聚觀不置史補遠以是忌之雖
 指不用而聲聞愈彰及歸朝將入川則既矣然自
 韓庇胃立偽學之名以綱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
 與禁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
 膺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後世德秀之力為多
 按西山先生之學余於知藏真錄論之詳矣矣蓋
 切切詳明無非告人君以敬天順人修德布政立
 國自強之道而一時君相晏安怠惰卒不能行况
 為權臣所忌而積序之不使立乎本朝耶其慨然
 以斯文自任者則在闡揚朱子之學講習而服行
 之而周程張邵之書皆得表章於世其功誠不鮮
 哉大學衍義發明經傳成就若德允今華嚴中經
 施中上師儒所必資帝上所宜就玩也
 永古定戶田賦稅
 永古定戶田賦稅

民各有其土不相親鄰至是諸侯曰大臣怒
 之民始隸州縣時華臣欲以丁為戶耶律楚材
 以為不可眾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
 豈可捨大朝之法而從外國之政耶楚材曰自古有
 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一年之賦
 即通敵矣蒙古主從楚材之議及忽都虎以所轄戶
 一百四萬上蒙古主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
 為湯沐邑楚材奏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
 金帛足以為恩蒙古主曰棄已許之矣楚材曰若
 官吏必有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矣
 按古者什一而稅十分而取其一已自不
 時墾免田租自唐立租庸調法而楊炎為
 稅明制定各起解有舊木折而張居正
 亦視又有永樂時種馬之弊

金部集卷之二十六

之於民人正額近年以來加耗尤重舊有崇約金
不奉行北方州縣每限有三分者有四分者有五
分六分者其馬經通輪對數草本豆價值短小
民力困竭名曰人養地非地養人也蘇州長洲縣
每畝折銀一錢九分零每畝漕米一千五百零一
項加耗漕米在內南北地稅額上山下雖不同然
一畝所入幾何而民力能支耶今觀那律楚詩所
定稅額不過三升三升三升之別其寬恤民力
何其仁也

元朝民生繁庶財力充虛

聖祖於農月後農人土讓史至此其以楚詩為
而恭儉中正則源即流實有不足之患
楚復舊學見重宋理宗淳熙三年
京古陪萬陽軍德安府家古疏許州夏金軍實庫
使難林楊中見之曰見事輕時王廷無貴人士大
夫太祖見推至其嘉特加重焉及測論南使界推從
惟中即軍中求備得道齊十之人機招致病家全是
彼家強盜故安得越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
其言先生能被殺不欲北行力求死所無止與
其言說百端日徒死無益諸君而此可保無他

封典張程等伯爵朱熹

封典張程等伯爵朱熹
朱熹字子晦徽州婺源人始知道學之
而及建太極書院是仁義禮樂之學具有理其
家也豈小哉
按趙復以儒學見重余於知縣錄載之矣
中用師蜀湖東慶召各士教士人始知道學之
而及建太極書院是仁義禮樂之學具有理其
家也豈小哉

子曰孔子之道自孟西漢不傳其傳全我朝周
張載程頤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學千載絕
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夫裡混融使大
學論語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
世朕每親五臣諸君講義其今視學有日其全學
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焉以王安石謂天命不
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畏為萬世罪人豈宜從
祀孔子其熟之越二日加封號號汝南伯恭節伯顯
南伯顯伊陽伯
按自孟西漢以來學失其傳非各儒之功則謂

典範之虛無寂寞至周張程朱而升論之學始著其功大矣。理宗列之於從祀誠重道崇儒之大典而羅整安不謂其爲萬世之罪人尤不易之定論也。理宗之得爲聖也其以此哉。

許衡以道自任 宋理宗寶祐二年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舉。衡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室。

盤語錄

卷之二十六

上

宋

本

末

得者疏義。避難徂休山。得易王弼說。夜思書讀。言動必按諸義。既而亂山。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希仁。程朱氏者。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格及賈熙相。得微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不可一日以於天下。荷重上者。無以任之。則天下之任也。凡其於學。或徵於禮。以倡邦人。學者衆。衡嘗語之曰。讀書之序。必當兼前日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因悉取同輩所讀。飲食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是爲泰人。新說。以爲微學。無開。爲來人。人莫不。是都。民大化之。

族綱常名教。天地所賴以不息。日月所賴以長。也。而身其任。惟儒者。周程張朱諸君子。生處有才。而明孔孟之旨。發揮六經之義。使人皆知心性之本然。聖人之可學而至也。其學可謂正矣。乃當其時。弗能用也。不能正其目。識之爲狂言。禁之爲僞學。而聖道衰。行以言。雖於天下。自元楊惟中與姚樞。建太極書院。河朔始知道學。自姚樞。於蘇門。作家。漸別爲室。奉孔子及朱儒。則若輩。六君子。而小學則若諸經傳之傳。愈廣。舉朝得程朱書於姚樞。與及賈熙相。其學蓋有所得。

盤語錄

卷之二十六

上

宋

本

末

達慨然以道自任。卓然爲有元一代大儒。直拔伊川考亭之脈。是則綱常名教之有天下。終無有斷滅之時。而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學者亦焉可辭之而不引爲己責也哉。

劉秉忠無書不讀 宋理宗寶祐四年

那臺人劉秉忠。英爽不羈。以家貧爲府令史。一日因案牘事。不愜意。嘆曰。吾家奕世衣冠。今乃泯沒爲刀筆吏乎。即棄去。隱居武安山。尋爲僧。於天寧寺。往來雲中。值忽必烈遣人召僧海雲。海雲過秉忠。感其

人見忠烈祠山業忠書無所不讀尤遂於易及詩
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大壬遁甲之屬無
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忽必烈大愛之凡征伐
謀議皆與至是蒙古主欲建城市修宮室為都合之
所忽必烈以乘忠為因命相宅乘忠以相州東深木
北之麓國為吉即乘忠管之命曰開平府

故乘忠為令史為僧亦可謂落見之機矣惟其於
書無所不讀故能精於易學而又兼通諸術要之
果明於易即不通諸術亦不失為高士也忽必烈
使之與征伐謀議豈非知人之明哉史又稱其自

幼好學至老不棄雖位極人臣終日浩然不異平
昔其有所得於中也史

許衡乘國子祭酒宋真宗咸平七年

召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蓋政害民諸事不從因
論兩請解職衡嘗生不許且命奉自代者衡奏曰
用人天子之大柄陛下其慎其慎則可若殺之以
位則斷難實矣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
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有相審院設學
為國命官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
尚德等十二人為香六賄所選弟子皆幼無衡行

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屬如若其為
少服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讀進退
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習讀書若干遍久之而生人
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
之道

皮衡之設教可謂有方矣蒙古初興所為者政役
騎射而衡先之以明善識身之理告之以綱五
常之道遂使荒遐僻陋之俗進於詩書禮樂之化
然則道何時不可行耶

錄世錄

卷之二十六

文

宋

汪立信救時二策

宋度宗淳十年

立信移書買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咸上下
交脣以逐續天命之幾亟指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
也而通都大邑深宮幽微湖山玩索相月緩急倒施以
求上當天心俯達民物撰指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
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
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
萬人老弱廐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
戍宇則不過七千聖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若十屯
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者處觀察倍其兵無事則之

其淮往來游獵有非則東西齊奮戰守邊用不斗
 其忠良有幹川者立為親制分東西二府以肅任得
 其人幸然之勢此上策也久病聘使無益於我徒使
 彼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輪歲幣以緩師期不
 也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衝聲與觀之禮請
 以候似道得書大怒孤之地
 據此時宋人之勢危如一髮之引千鈞小國不可
 敵大國固不可以敵強其理明自當以禮先歸
 聘傳納幣求和然後沿江淮諸郡置用重臣以督
 兵上下和睦文武一體東西有犄角之勢內外無
 釜鬻之形生聚教訓且戰且守若人心之既固自
 大患之降康廷國祚於不絕待聖王之中興其不
 可為則亦可以告無罪於祖宗常相生以殉難也
 信二家遇詞合而為一鑿鑿可行夫何似道抵
 之於地詎為賄賊無言不厚內無謀臣外乏良將
 藩籬已撤如使屋之受風滿舟之特溺似道何所
 恃而謂誰合吾耶其後師度蕪湖適以立信為言
 誰招討使時事已不可為信遂振拳撫案扼腕而

年信誓忠於賊事而似道漢國之罪不容誅矣
 元軍手建康或以立信報告伯顏伯顏嘆息久之
 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復命求其家母耶之同安臣
 之家也然則危難之時未嘗無策忠常事之不用
 耳軍有虛屬諱疾忌醫將奈何
 似道於新州宋帝以信為九
 方回上疏論似道使許食酒福各等語十罪大
 皇太后劉不棄論合上言似道以奸賢無且之林市
 輒自託於伊周以不事君之義尤效尤於茶於
 其總樞閣上賣國召兵專利是為天之所罪人人能
 言追於東憲使論建寧夫建寧是為建寧追之問單雖
 一人章子亦知何方謂似道名威微昨唾見其面
 乞速寬荒服以禦寇賊庚寅遂詔書按高州商練
 調使循州安監其家遣使留押之監所合籍縣尉
 鄉居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徵報之厥然滿行俱
 追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數十人虎臣至悉屏
 去撤拾蓋暴行秋日中令昇駟夫甲杭州歌謠之每
 名臣似道宰府備平買似道月次南劍州踏溪湖監
 御史鄧虎臣曰水精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
 我不死侯有詔即死十月至建寧水部是虎臣曰

爲天下設則道雖寬何能遂抑其子與對於別館印
則上提其胃殿之

廣買似通一洋浪子弟耳不通經史古人如多
不能知有何學術有何品行富元兵侵軼之時
宗拜之爲有丞相者權密使軍漢陽以投鄂束手
無策乞和蒙古攝臣納幣忽必烈尚然不許幸而
王聖力職於合州蒙古主家時中幾大命而命元
人急徵歸燕即位到地計和投若而去譯奏諸路
大提克加少帥封爵因公建德領中才進用學小
變更法制而行人郝經於海陵親到曹世維何

卷之二十六 辛 宋

士對劉學或死或廢土學在合州始元主之功
道忘之影響而管使劉宗中海陵相吳潛於籍
州員委用置官用所以領之司其事者以刺制爲
能事以寬郵爲開條而民之塗炭亦已甚矣嗟乎
以道不學無術死不足惜理宗年迫耳順宜商民
情何不不自爲社稷計而甘心聽其敗壞耶度宗居
儒更不足言就於酒色拜蒲似道大澤之義湯然
賜第西湖乘船入朝史抱文書疏第呈畧大小朝
政一切決於館客寒榮中堂吏皆應健止人端士
序權始盡納賂求官貪風大肆兵農耗財限不以

而民怨於下謀求無藝時裏美園急於道方且生
牛問堂日肆淫業與故博徒縱博於地關懸鈔所

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宮嬪女泣而目憂及
邊事遂以它事賜死華臣誠口無敢言者所謂然
直處堂母子照照笑決機笑不知禍之將及已也
何其愚哉上流已久度宗前相而且立四歲之帝
是安欲動新莽之故事開府臨安真清墨湖江淮
盡陷上書還都僥倖脫逃追幸諱得三學生皆
乞誅似道而翁合之就死爲深切然漢淵望本錦
袍內竟拉殺會稽縣尉鄭世隆之手嗟乎似道
所爲誠似楊國忠而後同李林甫虎類求後世豈
大故生伊以宋之宗祚與何小人之異世而同
也

卷之二十六 辛 宋

陸秀夫正笏立朝宋帝昀崩與元主
冬十月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諱張世
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惶懼
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
簾與禁諸帝猶自稱奴每時朝會同秀夫殿然止笏
立如洛部或時在行中秀夫然下以朝衣收淚衣盡
濕左右無不悲動者夏四月戊辰帝崩十一月

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幼，若輩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主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乃與眾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筆所向有龍筆空而止。既入宮，其陰不見，改元祥興。升福州為祥興府。上帝廟號曰端宗。太妃仍同璽。陳宜中入占城行都日候其還朝，宣中竟不至。時世傑乘政而秀夫裨助之外，寄軍旅內調工役，凡有違作，盡出其手。雖多涉流離中，猶曰：「吾大學章句以勸。」其同知、按播、總海濱、帝昀復發琴瑟，歌星散秀夫備悉。

正笏如立治朝。又立度宗。雖勿道流離中，終日皆大學章句以勸。講此章有所利而為之也哉。宋之亡，人人知之矣。天心之必不復回，人力之必不能支，秀夫亦知之矣。所以似泊式微而為此者，豈君一日則所宋室一弓之補，佐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心，其不幸而終於海則命也。吾何避焉？文文山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秀夫者，丹心耿耿，直與日月爭光已。或以其勸講為迂，夫朝聞道夕死可矣。吾君而得聞聖賢之大道以死，不猶愈於怨賊屈膝以生者哉？

山見道分明，故臨難不苟，乃能如是，亦勝世而相感也夫。

陸秀夫負帝入海。宋帝昀祥興二年二月癸未，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走。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藏厓山，潮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發。達令者斬時黑旗，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元軍擊作，世傑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什諸舟之檣旗皆，世傑知事去，乃抽檣。

其人中軍諸軍大潰。羅國秀等皆解甲降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以十六舟奔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死。」德神皇帝岸已其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楊太后始聞帝崩，擗膺大恸，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矣。

此有死也何處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
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勿殺乃
釋之

按自平王東遷君臣之義大壞釋齊太子不肖已
而作春秋以懷亂臣賊子然自莽操懿而後集
竊相仍賣國者代有其人指不勝屈未有彰明其
義耶耶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如天祥者也觀其若
張弘範而不放過死處各傳顯門不敢賣國不
放居力言盡忠心有死節是亦忠之大義也
所遇於天地之間而卒於主誠無憾者以周
金之二十
朱
旋於流離顛沛之際又何之生此一死一家之
成敗乎博羅庸人也元主及大臣張弘範皆服其
忠而愛之慕之亦可以見天理之在人心中不可
泯焉者已

先哲叢書卷之二十六終

宋史卷之二十六終
黃河發源星宿海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始抵其地至還國其形勢來一古河出吐蕃界甘
西流八七十里有泉石陰沮洳散漫不可通視
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
也華流奔於近五七里區區爲一省所判腦兒
而東連屬成川黃赤賓河亦里赤忽爾也里
木三河其流寢大以版可泥謂曰黃河也又岐爲八
九股也孫仲倫譯云九渡也有二十日至大雪山
名應乞里塔即見嵩也南至潤鄆及潤提二處始相
屬又經哈喇別里赤兒之地今細黃河及乞兒馬赤
三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
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約自河發源計及
里然其間溪澗流觴莫知紀極崑崙之西入焉
而山皆草不至積石方林木茂暢世謂九折
流有二折焉

我窮則義非政事之急者然學者亦不可不知其
大學有大原焉何可以不窮也

又天祥萬變不逾一理

召天祥入帝諭之曰汝後所以事宋者事我其當以

汝為相矣天祥曰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君

一死是矣帝猶未信遂曳之使退左右力贊幸從其

請乃請有司殺於獄之宋市俄有部使

天祥死矣

向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有贊曰孔曰族有

曰取義重其義盡所以仁至

今而後庶幾無復數日其妻

南北人間者皆為流涕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天祥骸

歸葬漳州適家人亦自惠州來其母曾夫人之概同

日至城下人為以忠孝所感天祥二子俱死治命以

弟璧之子與子為後天祥為人豐下兩目炯然善談

論博學飲酒能多不亂有忠孝大節志廣才疎卒以

窮死世家其忠所居對文筆舉自號文山平生作文

不寄屬草下筆消滔不竭尤長於詩有古風壯與之

自述離中感嘆悲原一發於詩在京口有指屈集在

燕獄有集社詩百首又有吟集行於世

將者屬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

許有士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

及天命已去天祥萬變不逾一理

俯視一世顧肩敵裸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宋之臣

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為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

成敗論也

能撐持蜀漢與中原抗而文山崎嶇兩

與役者武侯所遇之主

敗者武侯被執終不可屈從容臨難視死如歸人謂

之忠我曰仁矣

劉因不召之臣

容城處士劉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日成誦

為經學究訓詁註釋之說數日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及見思邵程朱之書即曰我固謂其當有是也至

其學之所長則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子餘

大盡其精簡貫之以正也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

進之楊。楊之於地。不食五日。死。之。護。影。惜。
歸葬。信州。楊得入。資。嚴。聘。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
與。世。軒。輊。而。以。天。時。大。事。樞。米。必。於。區。二。十。年。後。每。
論。樂。毅。中。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嘗。有。千。古。之。憤。者。
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責。富。貴。一。不。動。其。中。初。
楊。得。之。北。行。也。資。苦。已。甚。天。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
賜。以。金。帛。辭。不。受。又。為。詩。別。其。門。人。故。友。時。以。為。頑。
不。能。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儒。夫。立。云。
按。謝。楊。得。之。死。或。以。不。達。為。然。前。書。微。之。不。至。
則。其。守。義。之。心。可。見。然。其。不。屈。之。心。可。
知。迨。夫。絕。食。而。死。是。時。也。會。周。舉。之。心。耳。安。
可。以。死。之。遲。速。而。擬。議。之。哉。余。謂。楊。得。與。文。天。祥。
陸。秀。夫。張。弘。範。雖。死。有。先。後。不。同。而。忠。義。炳。炳。心。
安。理。得。難。謂。宋。有。四。仁。可。也。
不。忽。木。論。第。天。變。元。世。祖。至。元。三。十。年。
冬。十。月。善。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甚。尺。許。凡。一。月。乃。
滅。帝。愛。之。召。不。忽。木。入。禁。中。問。所。以。第。天。變。之。道。不。
忽。木。曰。風。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
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
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受。母。怒。人。子。不。敢。疾。怨。也。

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思。則。備。省。品。曰。第。天。之。變。也。
代。聖。上。克。達。天。戒。鮮。有。不。終。漢。文。之。日。則。曰。山。崩。者。
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類。歲。有。之。蓋。用。此。道。天。亦。降。禍。
海。內。又。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福。文。帝。
日。食。求。言。詔。帝。慘。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詔。之。遂。
為。詔。至。四。鼓。乃。罷。
按。葬。出。紫。微。垣。以。帝。春。秋。高。而。德。衰。大。命。將。傾。也。
是。宜。廣。行。仁。政。早。立。太。子。庶。有。合。於。嚴。恭。儉。畏。風。
與。夜。祭。之。義。不。忽。木。之。言。思。惟。簡。省。是。矣。而。所。以。
簡。省。者。則。未。舉。其。實。也。乃。長。而。不。敗。言。乎。宋。
年。正。月。帝。崩。星。孫。繼。有。是。會。於。上。帝。親。王。有。
違。言。者。賴。王。首。怙。木。耳。言。太。子。寶。既。有。所。歸。又。伯。
顏。者。劍。立。殿。陛。宣。揚。顧。命。而。成。宗。之。位。始。定。不。然。
不。開。觀。鏡。之。端。釀。真。爭。之。禍。乎。又。按。世。祖。世。
大。下。殊。方。絕。域。靡。不。臣。服。與。國。之。廣。亘。古。未。有。
政。刑。有。可。述。然。征。日。本。而。喪。師。十。餘。萬。擊。占。城。而。
不。克。入。安。南。而。殺。都。李。恒。戰。死。用。阿。合。馬。桑。哥。以。
致。人。心。憤。怨。因。章。臣。請。內。禪。致。太。子。真。金。愛。體。以。
罕。魯。僧。四。萬。作。衣。戒。會。又。不。置。諫。官。不。行。科。舉。任。
用。俗。吏。庇。護。舊。僚。政。尚。苟。且。官。多。費。財。此。皆。可。也。

議者也。假若世補愛官許衡、姚崇等。於德之增。慮心聽信。凡有典禮政事。斟酌損益。三代之治。可復其所成就。豈止於此而已乎。

李元禮諱幸五臺山元成宗子監元年

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興。俱值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盛衰不齊。方其民食所仰。弱從輕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聖體。藉日風日。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將何及之。二也。天子舉動。必當簡冊。以昭萬世。書而不注。將北用之三也。財不天降。昔山元成宗子監元年支持調變。百倍累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上也。佛以慈悲為教。雖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害。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定省之。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備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

按元禮之諫。出於忠愛。而臺臣尚不敢封。迨為御史高僧所訴。幾至得罪。賴完澤不怨。未官之而視察。然夫死從了。成宗不止太后之付未可謂知慮也。

金瓶梅世壽 卷之二 八 元

陳天時諫征八百媳婦元成宗十一年

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不足。以爲得不取。不足。以爲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恣中途。變生所在。皆欺。既不能制。亂以爲亂。衆所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萬。家屬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統。以收復湖南湖大發運糧丁大衆至二十餘萬。況而農時典此大發。慈苦之民。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止此。從征既卒。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號謂深且。其害臨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崩。若果。是弊。我金。雖衆。亦難施為。或謂。深且。以此。不得。前勞。無所。拉將。不戰。自困。矣。况自。無代。以此。交趾。緬國。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寸土一民之。蓋計其所費財。錢死。軍數。可勝。言哉。夫歲。西補。及今。此舉。亦復。何異。乞早。正深罪。仍下。明詔。招諭。彼也。日相。歸順。不煩。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負也。不報。遂謝。病去。

按窮兵黷武。人主之大患也。故曰。使兵者不祥之器。泰始。皇北逐匈奴。南征百粵。百姓流離。敵道死者相望。二世而漢武帝征伐四裔。中國耗盡。

金瓶梅世壽 卷之二 八 元

三歲開科取士 元仁宗皇愛二年

初世祖將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舉有李孟復以爲言冬十月甲辰乃命定其修制淵天下三歲開科蒙古色目人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題漢人南人科日中選者加一等並投明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貢者並充貢有司又二

按元自混一以來歷三主四十餘年未行科舉世
祖時議定科舉法不果行其所用以從政流民者
歲率倍吏而已儲必通吏事吏必通經術然祿而
不指負學者多今開科取士則與賢者才得爲治
之先務矣且不特此也前部以廣漢程頤程頤
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許衡以此等

拜住論佛教 元貞宗至前一年

以水迷兒死是日避拜住有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住
以政帝詣拜住曰朕妄黜以大任以留朕水邊祭
太祖安童相抵祖勸念祖宗令問豈有不盡心者其
住再拜曰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敢不盡心者其
帝語經世編卷之六
宗畏天下事大議見有本蓋畏其不克負荷以
故聖恩惟陛下時加訓飭幸甚有言佛教西治天下
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若治天下
捨仁義則綱常亂矣帝又常謂拜住曰今亦有如
纓微之敢諫者乎對曰若國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
太宗納諫之君則有纓微敢諫之臣帝嘉之
按春秋讒世卿以三桓三卻之類耳若世卿之賢
者固國家之所倚毗也昔程王命君牙乃大司徒
其語命云惟乃祖乃父世弼忠貞厥服王家厥有
成績祀於太常又云今命爾于朝惟服厥職

卷之八

元

元

乃舊服無季祖考又云季乃和考也
 之有又由是觀之大臣世家有與國同休戚之義
 焉如唐之蘇氏四世宰相而蕭氏崔氏裴氏楊氏
 李德裕三世名臣為國植幹其餘未易屈指矣元
 之木華黎安童同大臣中之表表者曰其風有令
 聞克紹先烈遂升右丞相觀其三畏之言可謂小
 心謹慎者矣佛教恍恍自惑惟玄惑之元人習尚
 崇奉西僧尤為難悟拜住曰清淨寂滅自可也
 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此古今不易之定
 論而一語發之可與廉希憲相稱學名儒蔡香
 祖豆也至元七年元主令希憲受帝師號希憲對
 曰臣已受孔子成矣元主曰汝孔子亦有飛耶對
 曰為臣者忠為子者孝孔子之成如是而已是二
 臣者豈非聖道之子城乎余服膺其格言故並記
 之

明宗建禮廟 元文宗天曆二年
 甲午宴諸王大臣於行殿因論章帝李羅曰太祖有
 訓美色名馬人皆悅之營方寸一舉係累即能成名
 敗德靡等居風化之司亦當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
 史臺首命塔察兒升鼎陳星二人以司其責天下

卷之九

元

家譬如一人之身中其右手也惟其左手也左
 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關失不以御安臺治之
 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理一應事務風紀重則食
 累開發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闕失卿等亦當以
 聞不汝責也
 陵八上之心不可有所繫累一有所繫累則便辟
 容悅之小人乘其機而誘之為特美色名馬哉凡
 宮室苑囿田獵狂伐刑罰戲飲逸游玩好皆可以
 沉溺其情而縱侈其欲元太祖之訓慮免於事物
 貪志矣亦戒焚之道意也御史臺關係風紀其意
 肅度得正直之人則糾絕無私矣則可補而省
 何難治之乎明宗所述二事有合於治平之道矣
 但其時懷王圖帖睦爾已襲帝位於京師兵簡上
 都泰定帝之子阿速吉八不知所終告祭郊廟其
 勢已成遣使迎周王和世抹於漠北者不過假借
 名義以乘衆人之議耳豈真有讓帝位於乃兄之
 心哉和世抹於此宜慕太伯之德執子臧之義再
 三周讓誓不南還庶無偏於古未之風而克保其
 祿命矣不知由此乃於行殿之間宣揚此論雖其
 智識足多適足以招同帖睦爾之惡非善器於

古自籍勝者也。趙大莊忽察都之。內
成人見庚寅玉基卒。燕帖本兒。哭。內力入。散
中取寶。我。國。帖。曉。爾。上。馬。海。邊。銀。道。之。遠。顯。然。
又何疑哉。元德由此日衰。政亦日紊。安撫帖勝爾。
立為順帝。遂以內國。其所由來者。漸也。

陳思謙言銓衡之弊。元受帝至順三年。

方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
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十。三。十。
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官減。其外有選
法者。井入中書。二曰。宜。泰。附。古。制。設。官。舉。之。科。令。三。

金瓶梅

卷之二十一

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朱實則受罰。三曰。古
者。判。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議。朝。廷。
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歷。尹。有。能。善。政。者。
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
餘。各。驗。資。品。通。選。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
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續。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
以。年。勞。處。以。常。制。凡。朝。缺。官。員。須。十。二。月。之。上。方。許
遷。除。帝。可。其。奏。中。書。議。行。之。
按。重。內。輕。外。自。古。如。此。唐。明。皇。重。樞。密。判。史。選。京
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人。太。簡。然。然。揚。州。縣。

勸使。其。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選。大。家。元。州。判。史。何
若。不。便。之。望。其。行。塵。凡。之。謂。官。身。日。動。生。此。行。何
異。松。仙。歷。宋。元。明。以。至。於。今。者。之。古。也。陳。思。謙。言
銓。衡。之。弊。欲。令。外。職。議。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
病。及。在。內。在。外。年。勞。遷。除。俱。確。然。可。行。者。文。宗。能
可。其。奏。可。謂。明。矣。乃。重。內。輕。外。急。於。陞。遷。者。多。
多方。沮。撓。以。壞。此。法。是在。秉。統。均。之。任。者。力。為。持。
之。其。有。裨。益。於。治。體。民。生。良。非。小。也。

許謙受業於金履祥。元順帝至元三年。

金瓶梅

卷之二十二

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曰。士。之。為。學。者。五。宗。之。在
和。德。既。加。則。酸。醜。頓。變。千。米。見。義。三。月。矣。而。猶。大
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邪。謙。聞。之。惕。然。居。數
年。盡。得。其。所。傳。之。妙。履。祥。既。沒。謙。益。肆。充。闡。多。所。自
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而。平
生。所。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思。於。古。不。流。於。俗。居
跡。人。華。山。四。方。之。士。不。遠。百。里。而。至。其。教。人。以。力。性
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
身。之。要。以。分。辨。義。利。為。處。事。之。術。謙。詩。志。內。外。殫
盡。獨。不。教。人。以。利。舉。之。文。曰。此。等。有。之。所。用。分。也。不
出。聖。賢。垂。門。十。年。中。外。皆。聞。其。名。是。為。一。

邵以道遠應詔有司請王文衡皆莫能其相為干
當先生卒諡文懿先是河基王相金朋祥發其學劉
本大緊至謙而其道蓋著同時休軍陳探婺源胡一
性皆以講明道學見重於時云

後史許謙父業於金朋祥從學同郡王相及
何基之門二人者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以遂經意
進取解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別紀記司馬氏通
鑑以前事不本於經外漫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
采于史指蓋之作通鑑前編傳於世他論孟大學
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

朱子之學
居仁山之下學將因稱仁山先生蓋朱子之學三

傳而至自雲則自雲所學之正可知矣觀其自謂
吾未有大過人者惟為學之功無間斷爾世人之
為學鮮有不間斷者故卒無所成學者自強不且
難而致之即可至於聖人之統一不已故程子曰
其要只在致獨至於科舉之文休無妨於為學但
得失之間不當以有心處之爾

紹興金宋三史 元順帝至正三年

初世廟立國史院首命王鶴修進金二史宋公又命
史臣通脩三史延祐天曆之間屢詔修之以義例求

定竟不能成至是命脫脫為都總裁不見諸集
起嚴歐陽玄呂思誠揭傒斯為總裁官前之史欲如
晉書例以宋為世紀而遼金為載紀或又謂遼金
先於宋五十年宋南渡後晉稱臣於金以為不可待
制正理者祖脩端之說著三史正續論欲以遼金為
北史太祖至靖康為宋史建炎以後為南宋史一時
士論非不知宋為正統然終以元明全金亦遼之故
每之各持論不決詔遼金宋各為史凡前朝書史
上之發凡舉例論贊表奏多主屬筆
按國可滅史不可滅也宋遼金元
金遼金元

荷范之華然稱其書而一代之事類有可考是非
善惡可以勸懲則亦後世作綱目者之資藉也其
功顧可少哉若正統之論人自知之無庸贅言
變通草書 元順帝至正五年

初韓林學士承旨變通知經筵日嘗謂人曰天下事
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
臺諫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天子之前
志顯足矣故於時政得失有當無敢者未嘗默然
變字子山康里氏幼肄業國學博通羣書其正心修
身之要得之許衡及父兄家傳其學風神灑

輔行峻潔之知爲貴介公子其題
辨法家博士勇能過之每遇天變民災必勸帝側
修行人意可回久之山爲江浙平章政事帝欲置
之中書召還至京得疾卒家貧幾無以爲餼帝聞賜
銀五錢噫噫善真行草書片紙之有人爭寶之不啻
金玉

按噫噫血遺事君元室之良臣也神馬川君甚多
則帝嘗親觀噫噫取此千國以進一日帝覽宋
徽宗畫報噫噫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
問一事謂何對曰爲不能爲君爾身繫國祚皆由
元

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非所尚也
其隨事規諫皆類此順帝有臣如此而不早用出
爲江浙平章及召至京而已晚矣所謂見賢而不
能舉舉而不能先也徒厚後人之惋惜耳

遣使巡行天下謂元順帝至五年
朕自踐祚以來至今十有餘年託身億兆之上端居
九重之中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親安
緊應而和氣未臻災膏時作弊熱未洽風俗未淳吏
弊未祛民瘼滋甚豈承宣之苛糾劾之詞奉行有所
未至歟若爾先朝成憲遺官分道奉

意問民疾苦政務寬簡備陳規矩
歷年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中書五品以下就改
決民罪一切典刑除害之事急事行

接元以六事定懲降六事者戶口增田野開詞訟
簡盜賊息賦役均及常手得法足貽吏治之弊
極矣遣使巡行同政時急務四其人羅矣
諸道奉使者皆與臺諫交相撻訾雖巡臺使西
臺中丞定集賢侍講學士薛天爵糾舉無所避
凡與革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二人
入稱入爵爲包拯天爵竟以計殺初罷去大脩飾
虛文不尚實事則選賢才選賢才請有治人無
治法也

張楨論安邊征伐之禍元順帝至正十七年
陛下因循治安不知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
情難保正當脩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則人心凡
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鴟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
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蓋承平無事時此安邊所以
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警募兵六年初無紀
律又失策勸將帥四散爲功指虛爲實六不相瞻四
不相恤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是以有殺

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

直隸總督孫述本

國朝魏裔介撰裔介有孝經注義已著錄是編以通

鑑卷帙浩繁學者難以卒讀於是摘錄司馬光資

治通鑑及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凡有關經世者

加以案語其議論尚皆平正然亦不能無因謬襲

誤之弊如信宋太宗燭影斧聲之事而曰燭影搖

紅心田變黑殊爲失考又謂明永樂四書五經六

全爲不刊之典亦未免儒生章句之見也

讀史吟評一卷

〔清〕黃鵬揚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說鈴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吟評

一卷》提要

讀史吟評

閩溫陵黃鵬揚述公著

伍員

只須復楚休亡越家恨消特其嘗開宴會員舟湖澤去豈殺鼓青
尚胥山

子胥實無可去之義但當審結用事特謝此閭門或律不用便
元楚舟五湖之局然父仇已復大報之役又為夫差報越殺而
父之怨家報既消國報亦雪為子胥者亦復何憾此時亦可去
矣何必必欲越以通哲異特獨饒雋吳周等國事也蓋以前之
事胥能為之以復之事胥不能為之徒以身先此無益于五
不惜哉

前相如

龍全 讀史吟評

一

義標強秦五步內當車豈畏廬將軍急公謀國臣心苦不足建人
能一分

五步之內臣持血誠大王相如繩池膽氣如許雖雲復來與無
頗一段却能和衷歎好並無半點劍客習劍雖士大臣度重何
以加焉藝妙在引車相避先降其憤激盛氣徐將為國急公盡
忠道達使聞空校敵相看者轉而負荆謝罪也乃處頗氣二字
自不俗不然武夫釋憾杯灑不似大臣外和而內忠李陵成心于
延賞不惟有慚鹿蘭尤不若冠拘買復之高矣

侯贏

虎符能令如姬竊符即旋交鄒上軍宣通信陵多食客却秦一箇

老監門

信陵用侯生之謀却秦存趙於是趙趙不敢歸而日與毛公薛公遊復還魏為將合五國之師收蒙鶩於河外毛薛之功而多而無忌之名孟嘗秦與忌之名全于毛薛而實發於侯生蘇頗濱以為毛薛之正侯生之奇絕於一不可云毛薛二公一為貴酒一為清使而侯生則貴而毛薛為美門監者以是服信陵君之能知人能得士也

魯仲連

新垣屈膝叔頗厚季子賢多胸氣豪不肯帶秦志義重千金却時宜云焉

魯仲連義不帝秦古今獨紀惟聞壯舉不肯事帝可與同格哉

范金 韓史 仲甘

國三閭兩人而已孔斌許仲連為高士徒解之強作不已之問余以為猶經生之論也夫義藏於中無著于行豈可強而作哉

范離

范離思斯語相印而頭早處是知表諸看食却商於者更有成陽梅鶴遜

秦與併天下帝高秋范離卒斯三人之力范離功成引退如

止不食其奉教君子者乎追觀止傳悔主法之樂昭命發上蔡之悲則范離者早一步退一步人也才亦相等其誠慮過強斯

達兵

荆軻

三晉解縵楚敗地雖升從此識荆卿秦宮七發空道服也淺人間

大不平

荆軻入秦溫公以為范離遠過不知三晉既成秦並一日忌然齊燕丹以為生而侍罷不知陰發以刺之荆軻行賴樊離升伐秦奇兵也據存宗社願志可嘉如謂范離遠過為使當時不據此舉秦其肯存燕耶至謂荆卿懷秦秦之私欲以七有強燕弱秦其惡實甚則視荆卿為何如人乎夫卿既許丹以死丹以卿為上卿惟意所欲遂而未發者欲俾其人與俱耳夫平不惜以所有與悔欲連秦齊陽先行刺卿卷七云子即日就道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悲難易水有壯士不復還之句卿固知事之不濟也知其不濟然且行卿以為六國之大勢將盡蓋竟無一人發憤無道秦者用是者不顧身扶七而行使天下聞之起義

范金 韓史 仲甘

報太子之知遇無負由先一飯秦士而知己者死以為天下先固不在區區秦秦之私也溫公未元以成敗論人耳雖然事感燕存而六國亦存事不成六國亡然固不害亡也何以謂其然也夫以六國之大秦除之衆無不唯唯事秦猶此而人發起而

國之白虹貫日精誠動天事至偶然故海內束手杜夫會曾則

是六國無一人而無為有人也六國無一人而無有人則雖謂六國

亡而燕水嘗亡之亦可

張良

張良祖擊武陽陰脫尾包天機更沉定是少年修德倘分明五世

感恩深 始皇虎視則柯復以曉流之高將離所外逃終身不近諸侯客

復德意果能而時派沙事非刑何行刑則二十年恐事於人而深如此為始者可以體於非思善計人素天下十日亦何為乎人空柄制柱拱中則事天也然二十年而勝勝于成陽殿上二十年復報索于博浪沙中于房制制制于也未前但沙立自此陳勝吳廣之徒相存而起文以為建祖龍之魄為華雄之心皆于房一擊之力始信燕趙乃長公以于房此舉為地上人人所深信矣始末和于房者也

且夫始皇一人之身年制制也吾則之不死萬難難殺之不死張子房藏機策之不死復沒沙立博浪沙山幸矣迨至項羽入關強始更善始得而甘心焉何其死於生前而不死於死後也漢少復罪于天無所倚也楊得焉述

史記卷六十五

三才圖會

洛陽通說相連巧鵠服關中大義明獨去一奇典漢室風高著姓不肖名

項羽曰使王王吾家所立耳何以得尊主約然則自家立之亦得自家殺之乎使項羽不殺最善殺之以令諸侯天下戰爭當未有已而自行暴運以為天下得罪之端則惡甚矣然漢主數羽小罪以負約為名以欲最善為羽末罪亦未為當自盡公遷說鴻素聞中伏義而西而天下知所向矣故當論先漢高而用此等者相文尊周定霸是也後漢高而用此等者曹操迎天子於許昌求溫德昭宗於洛陽是也漢高雖不使漢帝而為最帝發喪其風故初更仲於漢自古霸王奸雄之得天下心術雖不

固而其機括未之或異也董公此策實為成項第一機括良平智謀之士斯舉亦遜董公一著慈良平好出奇計者也而董公之計則奇而平一正大制天下以奇而服天下以正漢高無奇正而用之五載而威帝業宣云奇乎

鎗印

項羽用武我無比逸脫看救刺虎功樹靈孤委謀刺楚此時不足武則東

石勒使人項漢史空勳立於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將天下及至晉宋梁曰項有此耳而斯以觀勳之機警過漢高一著乃曰吾過漢高富北面事之何也故以漢高之知人從漢高不可及耳然勳之右僕其智思不下于房言應計從又不難項羽之

史記卷六十五

勢與漢高並中原實未知鹿死誰手也智謀之士所見星同得士者為天士者亡漢乎帝王之興亡究不以人哉

項羽

向背當說亡秦者三戶江東聚八千消雲面開當日恨烏江不用

項羽

向起之賜鯨鯨也曰吾何罪于天既而曰長平趙卒四十萬吾挾詐坑之是足以死使羽烏江臨令自引其生乎遂舉一鯨而亡豈非快事羽則不然足白起能得之杜軒而羽不能悔之烏江也且羽又足以死而無憾者也八千渡江三戶滅秦懷王之恨以消六國之怨亦則身經七十餘戰彼可取代之志弱兵即伏殺時說此一役何等慷慨落落乃憤鬱不平呼天要誓吾

以為天用刑而刑則不知天之用刑也夫天用刑以威暴乃刑
不知天之用刑而假為泰也天其如何哉

虞姬

四面則顧影繫紅顏不惜委靡歷江東既處知多少援銀印君
一美人

八千人渡江而為項王而死者虞姬一人而已然虞姬婦人
當不在八千人之列則是八千人實無一人為項王死也項王
身經七十餘戰八千人中有幾項王陣亡者有幾項王敗擒者
有幾項王逃散者皆可謂之為項王死而終不可謂之為項王
死也若虞姬之義烈伏劍方可謂之為項王死也而橫屍渡海
烏道百人聞之皆自殺以從何虞姬之多也夫八千人中為虞

史記卷六十五

六

姬者絕少海島中五百人八人盡虞姬而八千人中不能一人如
虞姬者八千人者不亦厚乎而又有反觀事他不能死如項伯
者則尤八千人之甚使其開虞姬伏劍無言愧死無地云

韓信

軍可山頭望楚尉莫敢延尉望山頭預知先重應是為莫敢延尉

韓信

天下已定臣聞當烹信知之矣雲夢設槍信樊中之鳥耳然為
淮陰侯時日過宿侯談赤松子事亦一策也使廟通在長安為
信畫自安之計亦必出此漢陽已興乃與陳勝還曰吾從中起
非其時矣時者難得而易失事難多悔矣惟固有所不免乎

飯野

不拜將軍戰序殊平看至如無別為開却添整手十載滯陽
理簿書

韓子云龍之下有遲解程尺權之則必殺人余觀長篇之在
漢廷武帝曰吾強云云然則謂其內多慈而外施仁義正相
背約順言然則謂其齊人多詐無情實張湯文精苛酷則謂
其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衛青尊貴長孫不拜上或不冠却立
不前然則其為權權也多矣而終以先禍者何也則以莊助曹
言其不威深整可輔少主而漢武帝亦許其為社稷臣也然則為
不大有用乎至達弘典湯也蓋是時弘湯用事殺於二人蓋並立
者用弘則必殺湯不用弘乃可全廢置之淮陽乃所以全之也
木十載而心腹之不齊也然然入為卿丈大大至相封侯豈

史記卷六十五

一

為難難哉即與時畫國托孤亦不用他求矣嗟乎履既履而極
梁建太山封自將得遠求仙海上種種過舉漢廷諸臣無有言
者後魏高帝無匪故一二子文務難去而漢廷無人發誠非
徐蒙報落者此此汎南之謀所以發也

李陵

徐者匪惟居一問何須再入雁門關漢強我降胡後漢將誰人
列此山

李陵是不知兵者使卒不滿五千敵寡不敵也孤軍深入後校
莫至也未至敵汗山一日五十萬天雷震戰山入腹谷走絕地
也舍騎而步不敢旬奴長使也殺者皆犯以卒子故之成而又
有貳師貴人之恨路得德老好之謀能勿敗乎陵既降司馬遷

以為欲得實以服漢家或有之且其時天子哀陵之志猶按錄
不放陵者而窮其跡軍近公孫敘錄于陵以解正而天子還
族陵家陵于是無言歸漢矣雖然後給山漢將未有劍者陵之
勇不可及陵之功不可誣也陵雖負義漢亦寡恩漢武無外
之仁君子當有原情之論耳

蘇武

蘇特深節伴守處當雪春曉北海危節得丹心能貫日何言飛雁
辭傳七

蘇武在漢有為武漢漢者亦有為漢漢武者為武漢漢者曰武
節句奴十九年未節不論其節也作其共房因未元爵不惜功
從廿歲中下入胡天子恩服膝之美當其入于麟閣典屬國

蘇武

八

典馬雖屈相蘇蘇等皆著名宣帝之世亦不得列于名臣之圖
此以知其選矣其為漢漢武者武得自匈奴越平子元與上宮
同謀害死武自白匈奴奴時胡婦送座一子通國願國使者致
金帛時之以路於是武武娶胡婦為非元者不知十九年丁
失志然大節不虧矣娶胡婦何害于義且乎陵既降匈奴妻
之以女也為右校王後世居子獨眾其志而原之知武者豈可
過為責得乎則則漢之無負于武武之終始事漢而無容讓矣
霍光

漢宋世神考帝文已封身後一何恐不須欲漢世早識千秋
而不

光之子而當與安世長于千秋從征馬桓歸問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無所忘為不能記但曰昔有文書元與田靈氏世
表張氏與矣此則先知于之明也夫春秋凱世卿志宋三世為
大夫光不學無術似雖持此若婦縱于弟宜加檢束宜待學而
知之乎安世先所心折者旋則光輔政凡事謹慎周旋光能節
之時舉以教子弟必無後患惜乎其不然也厥後安世以父子
封仕在位太盛每辭爵祿是以光為戒者夫光不效安世而
安世以光自譽則學不學所由分不空乎學則終身昌發不學
則覆家滅族學之關係大矣哉

王嫫

王嫫嫫類丈人第十二將軍此日功麟周久應開王龍王蒙大將
嫫類

王嫫

九

漢無匈奴奴服不常至者武時年十二即將軍自持得達匈奴
勢不敢出雖低後免覆而士馬物技亦甚相富自孝元以王嫫
賜呼嫫即從是為背臣服三世稱藩以前若徒以後若此何便
謂之珠也抑達達其會然昭君號為字胡明氏金緩為之語曰
王嫫制勝安處居十二即將軍處矣雖衛霍之功何多讓焉
朱雲

請假珠張殿上蔡君王震怒轉思寬恕詔直節停陪盡老何願
視而看

張為妾解經傳陰黨王氏不惟漢家罪人亦春秋罪人矣朱雲
請假斬佞老奸露能不惟有功漢室抑有功春秋也成帝知朱
雲之直而不悟王氏之禍而方之劍不賜殿殿之綈徒挫亦何

並載

嚴光

逕達四七元黃賊二八攀麟盛漢才吹亦于陵任最甚清風不肯拂雲去

觀歷代進士未有若于陵之高者觀歷代進士之馬未有若于陵之高者復此謝壯避梁武之徵進匿年餘似有高高一且輕舟指關川千棘位以終亦獨何哉此則學于陵而不成者而于陵之風山萬水長矣

馮異

一飯必醉稱侯者陳家天子報恩年中卑河北不相負誠看并州錦上面

觀唐書史外評

一

晉文返國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此宮門所以有懸詩也金平躬飯世祖膝膝不忘其存心仁厚純英而深刺薄寡恩由是保全功臣漢武勸舊無一誅戮者見之賜馮異一書矣

虞翻

徐州不棄帝朝虞翻得朝聖又武帝自信生來遇盤錯三公劍目復相圖

不棄徐州權也朝歌技科平臧才也武都應般進道勇也為司徒欲從文無尸謀忠也虞翻是東漢名臣中矯矯者

李膺

獨東風裁司隸即不親客接氣高使何須門戶孤傑許吐脫姬公天下家

李元禮般名自高實為黨人標二讓陳橋既烈風木已至晉而王樹以極品自別迨六朝蕭齊蘭江數謝謝令皆床處客至有從天子求為士大夫而不符者此皆學李元禮而慕焉者也唐李士習孟高清流遂成白馬之楊風氣之開必有從始君子靖史至御李登龍威慨係之矣

黨人

世陵南北自分哲既有銓銓任既幾持持為名雖遂俗漢末今已恨英豪

昔人云小人有黨君子無黨然則東漢之黨人非君子乎曰非君子無黨君子不可有黨也夫小人之黨雖先奔在上共矚此周有所不允若君子有黨國家禍敗無不見之數十年之後者

東漢書史外評

二

蓋小人之黨害漢而禍小君子之黨害漢而禍大矣故東漢之禍皆由黨之黨先之唐白馬之禍牛李之黨先之宋建中時周之禍洛陽朝之黨先之禁錮偽學之禍道學之黨先之如彼而黨先集雖震惜之史載歷歷不爽此最不可不慎也或曰君子無黨小人指之為黨耳曰君子無黨豈是易事自非孔子毋意必固我顏子若無若虛難以語此漢唐宋諸君子未有其人者或曰亦有說與曰張魏公作事多不滿人意紫陽綱目竟無脫訂曰君子無黨吾不信也

中書論

磨礪雖得損溫溫玉潤金剛宜共論至寶益輝無慮處林宗猶先病多言

東漢黨人之禍大抵皆起于好名夫以名為鶴人爭赴之但有
高名者必有高議而非敢于說時則不足為高議故有高議高
名而無士君子之到時使然也何以明其然也實人欲
與皇親親自以兩川繁榮恥不得與而策教以子而李膺門徒
不肯脫兩名猶是皆甘心為名死而不辭然則當時之好名可
知矣夫好名在高名而高名必說時說時則為眾怒高名則為
物忌現有西鑿鑿心于上公卿劍目於下其能免于楊乎中唐
始深識此意故郭林宗戒去人物但不為危言微論論則併藏
否人物而無之舉揚之間自謂諸人夫豈有名心哉名式而楊
亦成資銅彝鼎猶起若兄于評議易曰見義而作不俟終日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中居塔之謂典

赤壁

將足垂威須約誓當年赤壁似益墨曹公北去孫劉說自此三分
天下三分今于赤壁一戰三國多少戰爭當以赤壁為奇矣書
論古今不教見之戰有九變赤壁而十馬項羽鉅鹿之戰天下
起而亡秦光武昆陽之戰天下起而謀莽謝玄敗苻堅于淝水
而晉得以起大業故老生于霍邑而唐業成建乃若夫寨寺兵
未退驚魂指即金膝器人畏國趙宋以來韓世忠死兀末于京
口自足余人不鼓渡江人有劉錡提于順昌楊沂中提于淮西
虛危文提于采石凡此與赤壁皆古今不教見之戰戰之有關於
于天下事勢國家存亡者七讀人談戰者不知此數場關係甚

大草草者過亦如孩童好觀傀儡戲用讀本原使善其一種
熱鬧耳

關羽

許都關中則要設華容道上却饒之生來氣量包天地直祀曹公
作小兒

見無權于君者如鷹鵠之飛鳥直在于許昌欲殺曹操公之正
也君子不棄人之危不利人之急公子華容不殺曹操公之大
也許昌之曹操勢不可得而殺之者也不可得而殺公殺然欲
殺之公之正出于公之想華容之曹操力可得而殺之者也可
得而殺公則然不殺之公之大本于公之仁有公之正君臣名
義炳于日星惟公始當得一蘭正字縣三國東西漢合一部十
七史有能如公之正否有公之大德慈澤忘同乎處義惟公始
當得一蘭大字縣三國東西漢合二部十七史有能如公之大
否人論古今人物者必推正大正大者天地之性也惟公正大
元配天地宜乎公之精神與天地俱壽也

孔明

二表聲師建北伐祁山六出不解頻降中已歷三分指時為夷劉
濟此

天下三分孔明未出茅廬固已知之後來頻年北伐母乃強國
與遠觀其隆中時徐脩曰徐有利其若阻內修政事外觀
時變則漢室可興由此觀之孔明之志固不在區區東西南川之
自矣此足既成統撫我越結好孫權乃外觀時變時也則南陽

三顧白帝托孤實有激于中而不能已者乎記云帝先賓其言拜自歆其身以成其信孔明有焉乃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則又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而非止感遇報恩之舉專帝一方子陽并底維耳宜孔明而為之哉

魏

山陽國良劉純三馬罕知共一轡總在于今鄴水上春燕雲呼泰離焉

勝國遺基何代茂有崔臺泰離何處為曹魏典與但須問其先世何如耳文武既茂而周故宮行殺夫夫威報德之自非然者姑蘇楊柳其安銅駝君子顧物欲詩使有許多金刻矣

蜀

魏書 卷之六

天下英雄惟使君力爭漢為定三分隆平失隆和兒提爭兩奇男北地孫

統之總世芳影廢敵兵之弱君和登不祥良由蜀驛魏格懷權權與魏之閒不君不臣固非其國也後主四十年来主臣相安得相和權既無以復雖有奄豎盡圖之憂而無強臣會主之楊季國長久史傳所載不多得為後世七國安集作公而最異者北地王東節元宗父有子而惟有孫以余觀之殆天所以報昭烈也

吳

生子當如孫仲謀長江據險峙中州江南帝統初開遠奇益堪恐

人落秋

自三代泰漢以來江南未有稱帝者始自孫權嗣後東晉六朝越唐數百年而南唐又有餘年而南宋皆帝江南者也論建統開統當以孫權為鼻祖嗚呼權亦人傑也哉

晉

春有三方天下平提我無策又錯矣華林帝子堪堪嘆教有銅駝在棘刺

提我之提耶欽言于武帝曰宣及平吳之威漸播遠地情于其不能用也後江統亦言于惠帝之朝久耶致不能得之武帝宜江統能得之處帝我極怪杜預時鎮襄陽張華與謀曰吳亦未有議及此者宣平吳之後天下無復事乎使華極為存而有說以此安吳晉天所失在于卷去耶吳兵卒字以從茲賊群起州

魏書 卷之六

五

蜀無稱不能擒制則龍音者不待五胡也蓋帝統經國建國何曹仲宗已忘其後矣故論自古稱天下而魏敗夫策未有若晉武之甚者

祖遜

三更照英雄夢類制衣案主是魏楊吳清言江左家將騰夜醉少醒時

周伯仁渡江准有三日醒江左風尚如此仲州陸沉如何整權得起祖士雅問誰起舞典陶侃廣州建覽各具一副精強志氣有意中原者不當如是耶陶侃制八州祖遜收復河南地能使石物畏威懷德遂履以掌可為有志者事竟成矣

王佐

們談世務既風靡不許桓公却許秦只為相承不承則未嘗一

桓溫入關王猛與之談世之務溫曰汝無卿比也猛與俱歸桓溫山客師曰汝與桓溫蓋世者哉山客猛與俱歸

用而與溫談世不相治其此兩弊不相見抑正統有在猛故不以奇為意則不待下臣快達言而知其明于春秋大一統之義也

同夫之世終外不深入為寵者起其之力也猛獨力圖燕江左待以偏安者亦以為其有進言之功而猛與猛功名相爭但

所反六朝豪傑之士當為景王第一惜其不通人達也

謝安
謝安謝安委為戲說信風派可斬斷直是知人能力舉功成泥水

謝安謝安委為戲說信風派可斬斷直是知人能力舉功成泥水

謝安謝安委為戲說信風派可斬斷直是知人能力舉功成泥水

謂明節舉全見之觀古咏賞賢于中教語余讀之以成願以見其人殆不止有素心且有血性者方敢自號介節乎若路去未

到一併而未可以語靖節先生也

天下分崩絕統一如何擬作以秦隋兩孤張氏保何事勉却快蘇

秦隋兩國如出一轍使快蘇兩秦秦不二世而亡太子勇繼隋

隋不十三載而滅矣然快蘇必不得嗣秦太子勇必不得繼隋

何則秦皇無道隋文暴秦天實不祥之而欲速其斃也夫快蘇

之不立也以此趙高太子勇之不立也以此獨孤后此二者小雅所

謂婦奇也秦皇欲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隋文五子同母真兄弟

軍知萬世至二世而亡同母真兄弟竟至弟殺兄而母殺子乎

然則七秦者非胡亥也趙高也滅隋者非楊廣也獨孤后也

斯以視便登承歡肯有條及枕席言笑無非既嘉婦奇之能獨

人同如此夫以始皇之雄才大略隋文之深謀遠慮乃以天下

大計操縱于婦奇之手卒之邦家喪敗為天下笑斯固天奪之

後而楊妃于細故莫能防測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也

李密

李密

李密

李密

李密

李密

李密

楊太真

為安難夫罪要身若王孫國許多臣等唯蜀道淋於苦不盡紅塵

笑輕人

為太真罪應得未減若嶺南民役不願則難見為苑一死矣

郭子儀

位極功高森所忌今何以處是疑升精一燕雲臺宿三十年來

人不知

郭子儀身為天下安危者殆三十年史稱其功蓋天下而上不

疑位極人臣而求不疾其代宗委任不專是上疑之也無朝恩

程元振之徒懷潛有端是下疾之也而卒定名革端以終于儀

以何道而能其用使志信安嚴命而已所最畏者涇陽見虜平

時定製而制更亦言此行不義見一大人而還夫回龍其類也

胡座思神也猶爾誠服令公是令公忠信格于天類是神也乃

若代宗之疑朝恩元振之忌世豈有忠信格不相入之人耶可

慨也夫

李泌

成人皆內謀人國言所難言最苦跟但博地驚來息此芥米惟有

是衡山

傳騎李即侯好大言善神仙故為世所怪也觀其所言者皆襲

襲可行而神仙一道又必所托以善其用始末可為世人道也

必有經齊漢眾服難者在善全人父子兄弟居世葉宰相無出

其右者初將狀奏玄宗帝之曰此子精神要大子身定真知必

矣觀世人不知而輕之嗚呼此其所以為世人也

韓愈

敗號佛骨慈恩胆意得朝陽路八千行到衡山雲海處君王未肯

悔前疑

間衡山之雲制鯨魚之暴余竊疑之然欲以一紙奉事就毀第

骨如此心胆天海為之震動良非張也昌黎文章山牛惟錄佛

骨一鐵力持人心有功於教當為集中第一文字重其然乎

裴度

主文不奉劉賁某儲謀緣何却建國此事應知極難耳姑道半案

切特疏

劉賁之策力派宦官裴度率處厚抑不敗退無怪其然者然君

裴度

子深為裴度惜之也至于立儲大事太子未定已多年度不及

時言之死後半案以儲嗣未定為憂何也曰度之處此極難耳

穆宗以來八世七君皆由宦官所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其端

已學度即言之未必能定即定矣而舍卒之弊莫立所好違足

以取禍耳度欲言不敢不言又不可不言之久久資志以獲半案

殺家天子求而得之嗟乎度心良苦矣夫身後遺表即生前奏

對度殆以死諫者蓋厥後久宗之一格也諸史者以言不及私

為忠忠則忠矣非言不及私之謂也

鄭榮

宰臣道上施行乞相國庭中苦債家省利貪名慚斯五誤謂自是

品懷佳

乾符中宰相盧瑑崔抗好施每出囊錢自隨乃者盈篋為精
士所記業昭範入相罷相日為諸家所探悉求此後視事二者
俱派好名華尊為利言之說矣即徐文好奸謀每為後詩
詠嘲時事昭宗以為有茲特命為相未幾裴諱罷此昭宗知
人之明也夫以主獲之派派好名欲舉人而悅之使之諷刺說
將不散矣以昭範之華尊為利說之老失之使之謝政遜位
不能矣裴北詩詠事此大臣謀謀之體也不猶愈以主獲昭範
諸人乎諷不知聞者之大疑何也尤異者裴嘗為廢則刺史竟
果特至登程驛使無紀界果哭而從之即賴以全族諱之能知
諷如此斯又與謝安之風流存著典事同功者也裴何負焉昭
宗特命之相裴頗不知聞者之大疑何也

盧瑑裴諱

主

馬道

天生佛子於唐五代如同一代臣分日全則能作禍低眉苦薩
甚多人

華子即律德光馬道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無願
也于他日又問曰今日百姓如何故得對曰此佛也故不傳
惟皇帝故得入宮以契丹不主威令十國者這一言之力然則
道其老子再生古佛轉世者乎五代主及契丹主皆虎王也非
歲王以佛力濟之當時之民靡有子遺安景延廣勸殺後使
有許多佛勸當慈悲讓王耳讓讓王者多段為貴儒之論余是
以論其世也

趙普

子遵母教非云誤誤是洛陵教恨初忘却禍前承詔誅諸閹全體
有遺書

太原之實不行太宗有心養付度之德昭昭既足對自見崇焉
錫止受普出一言而洛陵後報崇然普此言亦是太極起太極
承昭憲之命不有天下傳之其弟雖不可為後世法史傳所載
未嘗有焉果若普言是太祖至公無私之心又為後世法史傳之
舉也且云太祖既誤則太宗之有天下是從誤中得來乎是不
惟斯作太祖實亦有礙太宗神廟前級尾之著記謂何道乎
劫一言而武氏以立趙普一言而北漢以廢唐宋大臣一言而
主此最可為異世同恨者也

趙普

主

何事金陵無面而渡湖孤注元奇師文章而府空能賦學果公
楊出書

孤注猶可背城借一違者楚而則無一可倚矣復準竟以此語
罷相恭從於生也張華廉謂準不學無術政為其奸明使氣須
有一張臨表以素用其奇匪使之博涉章句非復其下阿蒙之
謂也如徒以學而已欲若以才名種者江南為強以文章致位
兩府而一則文雖無策束手編經一則澶州望敵渡河畏懼學
人不凡了事如此雖學而多術亦何為乎由此觀之不學不足
為準病也雖然準非不學者也大準所不學者特如飲若西極
等所學耳乃若五日決勝之舉百年無事之策胸中獨行無書
可讀而運籌握算動與古今大準固已學之矣抑有庸材所不

能者宜不學而能者是哉

韓琦

弗斯虎狀如龍無形喜恬靜如山生平不肯推人騰拔韓乾神若弄龍

韓公作事敏不誦于王制公嘗曰魏公形制好耳為書虎圖以記之及觀二人性格亦頗相類魏公不避虎狀則公則自信所見無意不問魏公不形喜恬靜公則不說不近人情魏公自許以胆制公則自執其物而至于行市則大相逕庭蓋魏公如是而非是之與非宜其格格不相入耳夫上力事君生死以之此魏公之言也再決大策以安宗社魏公作事直從胆性中來豈臣臣形制好乎則公以魏公為虎若則公則所謂蓋虎不成者也

王安石

熙寧與法魏韓新一箇虎王而獲神胡老何須乎病苦杜鵑早已叫天計

新法之行制公初意何嘗不從利氏似出自一人意見得之古則是施之用則陳耳止有意見則必有議論有議論則必有異同有異同則必有爭執有爭執則必有怨仇有怨仇則必有賊害于是有以小人害君子者亦有以君子害君子者至于以君子害君子而禍敗見矣而當其禍敗未形禽鳥感之而成其天地微之而為氣天候氣至能感禽鳥微天地氣偶然感而究其原特起于一人之意見由此觀之一人之意見不可不慎也慎

持之而出于正正則中中則和和則國家之福也給非執衡者之所知也

韓琦

頒行新法任嘉臣白骨荒原偏北堪堪盡流民猶未死君王只此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二月黃新錄五月羅新錄得服前卷到却心頭由北語豈不

韓琦

非陰去安石之術乎不然將人老病死者之誤終是陽說陰

韓琦

唐朔二十疏六十條之論未免狂舉相攻其能療神宗之疾吏

韓琦

以十人制千虎勢固不敵而十人中人分門立戶自相角勝是

韓琦

事之于人深矣哉推究禍源良由三黨諸君之養虎遺患春秋

青陽賢者不容起也

石工安民

頭端閣上照事案瑞樓門前元祐碑縱有傷心空曉渡公然石匠敢誅詞

是非處善之心人皆有之但不敢直說出來直發出來耳安民不忌劉司馬光奸非此真是非也乞乞錫石米恩許非復世此長差恩也矣非保符真差恩發符真錫石米所謂誠字也石公不學但到此因此地地溫公不發私語公者當以安民從祀配

陳惠政陽識

將事華方朝憤飲陳惠政後兩人奇君王賜劍能奸任特設諸生

史合 諸史卷

宗

與布衣

神宗之朝新法病民御史臺不言而御史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也茲故高宗之朝用人特謀奸臣誤國奉朝不言而陳東改陽漢光復極陳是言責在大學布衣之吳州編管猶有主空就教東市則陳東其學士論所在布衣要人之公高宗殺此兩人何以爲國君子以是知南宋之不競也

岳飛

俞樞志氣須殺將人言殺將賈誼觀湖山理皆休襟恨不肯獨君不姓秦

丁謂之賊寇準也帝曰吾月中何久不見寇準其飛駿開拜命國家大將時雖專權要殺寇準終光所飛既死高宗並無一

言然則飛之死非秦殺之爲宗殺之也非高宗殺飛特與金人以太后快高宗以殺飛也飛不死太后終不得通元本通情言曰能方爲何此圖必殺飛和乃可成此書特不之諱也安知不以書的高宗乎方殺飛飛特曰此上意也始信然也由此觀之史書秦檜矯殺安飛乃秦殺飛耳高宗有大將被殺而死者人主不知其忠與勇也知其忠與勇而竟自殺之以媚敵者終綱目歷代之君一而已矣

韓世忠

若王無意中原事相會和志武臣二十年來功第一而胡深處

作個人

世忠所向先捷大儀一戰謀者以爲中興武功第一他如沂中

史合 諸史卷

宗

建勇于臨塘劉錡奏于順昌兵和南原之勝安飛即成奏技中原震動却敵秦檜和議秦創俱化作一編夢曉矣世忠以是知高宗之不復用兵也口不談戰後游以終豈非君子不熱願月雲中無異上臺逐虎之悲空有弄弄鶴安之憂悔無及矣世忠忠純好義民之舉其知處深靜殆有悟于知白守雖之義者惜乎其不以告武穆也

張浚

富平權敗驚聞陳師向得報入再傾張浚虛名將誤事知人立獨有雲坤

張德遠長子知君子而短于知小人此語未能爲德遠定案也方春特用事要殺復仍介憂免浚爲所害至與於事方知其間

則漢之機不如數復其短于知小人固也乃謂其吏于知君子不知當時之君子孰有過李綱諸人者乎漢為卿士則極排李綱若相往則不悅趙鼎論淮而則怨秦岳飛謀恢復則憤奸吏洛建奇與君子為難矣留之長于知君子可乎至于用兵尤非其所長自建炎迄隆興凡三命為將皆三至敗績言平糧師失律雖馬澂張瑄陳宥州之役未測而志不相能大憤于符離豈其才之不逮與抑史所云量材而不能下士知難而不能知人故耶方銳意恢復時高宗謂李綱曰美聽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事而蘇崇卿亦曰此事惟他承便了稽史所斷合此二者之論足以定張德遠之為人矣

胡銓

說錄傳史考詳

宋

秦事為言同請劉毅將好後蒙衛除江南故詔無人答賴有胡公一紙焉

秦仲達在柳郡圍城中資新垣衍帝秦極其醜儀秦師聞之為却五十里胡澂庵封事下吳師古錫其書于木金人慕以千金其書雖陳威不奪却師五十里也金以語論江南為名中外忌其誰敢騰書河此者賴有此秦莊嚴本朝以作金鐵可說證論江南之傳矣余謂宋南渡以來當以胡澂庵為南宋第一人品尤當以此疏為南宋第一大字

趙汝愚

升龍興時宗室欲恨專功去永州何事王王遭毒害當年不盡忠曲求

劉曲求謂韓彥範曰三思為存公畢終與存地五王不以為然卒受其禍韓氏曾能為國意直使其疎而遠之徐誼之謀亦劉曲求之慮也余何不惜五王覆轍以宗臣自其竟為所併蓋李衡州豈非自貽伊戚與從古大臣定國功業盡成而竟為小人所敗者良由才有餘而識不足蓋韓氏于玩忽而人心難測也宋之壯惡二人有功居宋而皆坐此意至天之不祐人斷豈何知慮之不終也

魏學

山中信宿崇微假伴探戈入室人殊悅晏州呂處士上書昭雪忠臣

胡銓為少卿弟子謁師武夷以食脫某微誠之後為作御選辭

說錄傳史考詳

宋

阮曾進法愚論考李為偽學亦一異也呂祖太葉州處士上書言通學所以為國已新阮曾復此愚考中外大疑竟阮州斯亦奇矣二人志行如此以余論之胡銓者當時之向魁而呂祖太則無子服景伯之力而有子服景伯之心者也

大天祥

才疎志廣力扶傾破碎山河血淚零易死開闢成底事孤臣正氣

劉漁京

宋事為貴似道決裂至文天祥將無可為者所建策當時未必能用即用之本必有濟難自崖山迄無浩然正氣塞于天地宋亡有賴焉或曰正氣何益于亡余曰不然宋臨將全人相謂曰南朝阮義雅李衡即一人而已此語蓋不為亡國之羞天

祥誠慨從容佩服孔孟尤非倉卒使死者王應麟之言予是有
驗祖宗養士百年得天祥可以無憾矣由是以觀宋雖亡國豈
不有光乎嗟乎惟具有光乎宋也斯其所以有光乎天下萬世
也與

謝枋傳

紹下江南訪林深兩書誓志亦堪傷朱徵歌關于年佳又見燕山
一首附

謝祭山之北行也致于悲時以詩曰北去好過三寸土再來不
值半文錢祭山心許之卒之會葬不逾月葬以死室有將成而
然與惟此志也唯與而山義士爭先日月可也

龍龕 讀史吟

三十

讀史吟評一卷 大學士英
廉薦進本

國朝黃鵬揚撰鵬揚字遠公晉江人順治丁酉舉人
是編雜詠史事每詩之後附以論斷畧如元宋无
吟鑒集例而詞之工則不及无玩其意旨似借諷
明季之事不爲品第古人也

讀史贊疑十卷

〔清〕張彥士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六年張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史贊疑

十卷》提要

讀史贊疑序



余蒞陶丘甫下車延訪此邦文
獻邑人僉以龍弼張先生暨及
於鐵射讀法時接其子采英俾
序

不凡誠蘊竒而不輕用世者也
余於簿書之暇偶有吟詠先聖
依韵倡和惠賜金玉而足跡曾
不肯一至公署竊幸邑有高賢

裏余不逮記意越歲而先生竟
賦玉樓矣先生令嗣太學生孔
震邑庠生譙出其所作讀史贊
疑系余憶史之難讀也久矣自

序

龍門以迄涑水上下數千百年
其間公卿庶尹名沒而不彰者
何限表著史冊者亦千百中之
一二耳况智不足以知難知之

意義不足以發難顯之情好惡
關於時諱褒貶碍於世家飭美
增華文勝失實求其權衡不爽
未易多觀也評論者又不能推

序

原其意從而附會之不加覺察
偶有特達之士任其偏拘過爲
苛刻以片言罪其生平以細故
掩其大節遂致賢奸混淆涇渭

莫辨比干剖心同於茅焦趨鼎
谷永攻非類於汲黯直憊甚至
梁公俛首女王疑於譏認晏子
頌仁舍穀等於佞史比比皆然

序

四

孰從而較正之先生學富才雄
遭時不偶僅以明經終老司鐸
黃山叅軍赤水位不酬志解組
歸來閉戶著書凡杜詩論語以

及陰陽術數河圖律呂前後成
帙又復搜羅羣史過前人指擿
稍有未協者取而品題之彰微
索隱矯枉正訛標新領異申明

序

五

大義上有荒古下迄宋元約畧
四百餘人莫不原其事而諒其
心出之以溫厚和平是其是而
非其非如明鏡燭物妍媸畢現

法嚴詞確一洗從前疑竇是書
也誠六藝之津梁月旦之箴規
也關於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嗟
乎先生之才識洵足媲美扶風

序

六

奈何不能躡蘭臺秉彤管燃藜
天祿流輝汗簡顧乃高蹈林泉
卽著述繁多亦托諸空言而已
後之學者誦其言想見其爲人

龍母有感於斯文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季夏朔日

古蒲楊綠綬謹題



序

六

序

甲寅歲季余奉

簡書督試山左一歲

再周亦甚勞瘁攬齊魯人文之盛大約於
舉業制義中拔十得五其於上下古今大
手筆大制作則未之概也聞乙卯春較士
東萊抵登郡有黃司訓張子以所著讀史
序

辨疑投畀余於披閱八股之餘一爲展卷
見陸離繽紛拔新領異反覆繙表不忍釋
手慨史氏一編自荒古以迄宋元代皆有
史人皆有評或不得其解而妄擬或因仍
其訛而謬書讀者隨意而附會順非而涉
獵每令古人微言大意多湮沒於斷簡殘

編參差於魯魚亥豕一唱百和誰職其咎

張子則於妄解者辨之訛謬者正之疑義
者晰之非理者詳之必不肯隨人附會必
不至與臭涉獵昭微言於印月揭大義於
中天真可謂上下古今大手筆大制作復
見於今日也因掩卷而嘆曰以如是之才

序

學而淪落不偶僅僅於木栗齋中鶴鳴黃
鵠殊可悲夫苟其書傳而名彰亦才世之
顯也乃以梨棗無資直令陸離繽紛拔新
領異之作掩覆於窮簷絕樞之下嗟嗟芝
蘭生於空谷其爲誰馨哉予欲爲張之而
未果先爲之序 督學使者錢江撰

序

昔從外大父遊於陶丘余方入小學而公已名熱郡邑余耳其名初不識荊州也過此天涯流水人各一方余日埋頭簿書執筆王事凡數十年自南康歸里宦耽蕭索家如旅舍時飛兒筮仕黃山與公爲同堂

序

友余就養於黃巖與公面而兩鬢已蒼星矣雖相見之恨晚而相得則甚歡爾追我隨此唱彼和雷陳膠膝我兩人有焉因悉出其著述示余若竿解若訓杜皆識高千古不肯一字給人牙後若五七言律古文詞賦皆自出心裁各名一家置之殿曾

杜李間當奪一席余之傾倒於蘇公也久矣後出讀史疊疑宛余一言余慨然曰甚哉史之難讀也自皇古以迄宋元代皆有史而世運之興衰政治之得失莫不於史考之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君若臣一代之必必有一代之君若臣孰爲得孰爲失

序

某某賢某某奸某某忠某某佞無不斑斑可考至得而藏於失賢而襍於奸忠而混於佞苟非識五難具三長必不能發幽光而誅腐魄開道義而正人心甚而執一事之得失輒以定其生平一行之善惡遠而槩其臧否因人俯仰遂聲附和消古人心

跡半沒行間因而賢奸莫辨忠佞不分何
法何戒何去何從不惟古人蒙冤而流毒
於人心風俗者豈其微哉此無他讀史而
不能疑疑而不能辨辨而不能詳詳而不
能解也譬疑之作其有慨於是與公達於
識而富於學老於才而艱於遇出其精力

序

三

尚論千古善善欲長惡惡欲短或畧跡而
原心或因此而知彼或人非至善而一節
可錄必表而出之或人負盛名而大節有
虧必釐而正之不以一事而信其生平不
以一端而畧其全體賢奸互潛而賢與賢
復有辨奸與奸復有辨忠佞必分而忠與

忠復有分佞與佞復有分一言以破千古
之疑反覆惟求一心之是而古來之隱忠
臣隱孝子得披雲霧而見青天矣偽忠臣
偽孝子有秦鏡之高懸矣且也語不掉奇
詞不索異意必和平文必雅馴使披讀之
下了如指掌較若列眉可以與人爲善之

序

四

心可以消人匪僻之萌可以壯義士之胆
可以奪奸雄之魄真有裨於人心有關於
風化而爲千古名教之防夫豈一家之言
一姓之書云爾哉或惜其官之不達名之
不彰而行之不遠也余曰世有子雲尚有
桓君而况以不朽之業必傳之書謂其終

名山吾不信也後有知者其以吾言爲
左券云

康熙辛酉小春之吉古孤竹國倫品卓宜

明父題於黃山署中

序

五

序

今天下有儒乎曰言儒而未敢盡命爲
儒也夫三才廣矣脩矣有一之未徹焉不
可以名儒第儒亦華門圭竇耳安能盡歷
乎天地人之蹟而研之曰得其理之所在
而已夫天之函蓋何盡乎地之涵濫何窮

序

乎然操其所以翕闢之原皇寧雖遠一垣
野焉蓋之黃輿雖廣一流峙焉窮之卽謂
乾坤在凡席焉可也論人之理何獨不然
人之繁且異也莫如古今一代之興必有
爲君爲相爲賢爲奸爲仕爲隱若而人其
亡也亦有君相賢奸仕隱若而人然有務

於其名爲之亦有務於其實爲之有以必
可以成者成之卽有以不必可成者成之
有以必可以失者失之卽有以不必可失
者失之是其間有人焉更有天焉身其事
常不能有明傳其事復不能推其意從而
傳會之從而藻飾之又久而豕亥魯魚之

序

二

二

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傷之云爾故雅識五
難具三長者始可以作史亦雅識五難具
三長者始可以讀史何則古今雖曠一日
焉耳人物雖多一人焉耳退古人於今未
必不爲乎今之所爲進今人於古何必盡
異乎古之所爲乃拘拘焉取一言一行而

率之其成者必可以成其敗者必可以敗
豈尚論取友之法乎陶丘寵弼張先生其
得於天者深能睹古而不聞於古上下數
千年取其事而斷之命曰辯疑示讀書之
法也夫讀書須於信處求疑更於疑處見
信謂古必不可信則誣古矣謂古必可以

序

三

三

盡信則泥古矣取而進退之使畢出而受
賞罰之權操吾身於事前而不置吾身於
事後則不恨古人不見我耳此善用疑而
復善解疑通古今爲一口爲一人之造也
是之謂知人而所以知乎天地者不外是
矣惟先生乃可爲儒

康熙十九年庚申季秋朔日江南皖桐後
學馬敬思臨公氏識

張徵仕傳

徵仕姓張澤方士字龍弼徵仕其官也生而敏惠讀書數
行俱下爲制舉業有聲尤肆力於經史家藏書甚富丹青
所及重複稠疊研精覃思徵之與音塵不挾摘旁及天文
地志音律術數之學雖專門無以與之幼卽能詩晚年工
力深造古今各體與前人風格爲名卑所稱以明經司訓
黃縣條規可爲天下式時諸生王如璩戚兆發等以私怨
與徵仕傳

徵仕法徵仕中救甚力監司出危言虛喝徵仕以去官爭
之不少屈監司義其請更益賢之夫天下惟利害之計太
明而瞻顧之情太密故直道有不敢伸而公議常至於屈
身當任大樞柄在握選以嚴法嗟不發一語者往往是也
徵仕以早官不畏強禦如此謂非守道不阿者與使之立
朝廷秉鈞軸其風示誠諭必有可觀卽一節可以信之矣
性至孝居母喪勺水下入口累日亭繼母如其母喪孝初

有母將戰死潰衆入城將大掠以逃一邑先懼傲仕造其
 營曉以大義與感其誠城賴以完大帥劉澤清浮慕其名
 欲延至幕下囑以美官却其聘不受其孝義節概又如此
 遷赤水衛經歷秩微仕郎不就年八十六以壽終鄉人私
 謚曰文康余爲請於學使者從祀鄉賢所著書六十餘卷
 嗣子謙能世其學詳具宗人翰林院編修張公希良墓表
 茲撮其大者如左俟修邑志者錄焉

振微仕傳

邑令嘉定趙俞撰

二

讀史錄彙目錄

一卷

荒史

世系

商

湯

啟紂

周

魯禘

穆王

召公

褒姒

目錄

平王

春秋

管仲

里克

仲叔于奚

夏姬

季札

夾谷

子胥子路

顏回孔

戰國

智伯

公儀休李悝

田子方魏子摯	吳起樂羊公儀休卜子夏	趙烈侯	齊威王	韓昭侯	蘇秦	孟子	蘭相如	曹沫相如毛遂	范雎	二卷	秦	呂不韋	樊于期	漢	漢高	韓生
衛政	衛鞅	公子虔	張儀	孔穿公孫龍	樂毅	信陵君					茅焦		彭越	彭越		

漢王	項伯	叔孫通魯兩生	韓信	漢文帝	是錯	張湯	徐仁王平	魏相	霍光	宣帝	蕭望之鄭朋楊興諸葛豐	延年延壽	杜欽谷永	嚴尤	太皇太后王氏	後漢
紀信	鄧食其	丁公	陳平	審食其	論肉刑	公孫弘	卜式									

卓茂	鄧禹	鄭興	漢高光武	朱暉蕭范	鄧太后	黃憲	荀淑陳實	陳徐李郭	楊喬	竇武陳蕃	趙苞	何進	王允	三國	劉備
寇恂賈復	嚴光	馬援	班超	班固	楊震	李固杜喬	朱穆	茅容	咸瑁	曹鸞	蓋勳	劉虞韓馥	臧洪	陳羣	

劉璋	魯肅	王昶	嚴遵魯輅京房郭璞	呂岱	姜維	四卷	晉	竹林七賢	杜預	王愷石崇	劉毅	陸機陸雲	荀晞	衛玠	正導
關羽	曹操	蔣琬		費禕	曹芳			羊祜	劉淵	賈充	韋忠索靖	晉惠帝	王衍	祖逖劉琨	庾亮

殷浩

桓溫

五卷

前五代

王猛

馬融

王猛卒

謝安王導

朱序

符堅

公孫五樓鍾宏

劉穆之

韋祖思

崔浩

目錄

宋立四學

檀道濟

寇謙之

王元謨袁淑

王景文

范縝

魏主宏

古粉

崔亮

陶弘景

盧景裕

賀瑒

源懷

馮道穆

蕭梁兄弟

王僧辨陳霸先

六卷

唐

元韶

高元海

陳頊孔奭

穆提婆

王軌賀若弼

章華

陳叔寶

王伽

袁充

王通

唐高祖

李世民

目錄

劉文靜

吉善行

太宗高光

述成元吉

王珪魏徵

唐太宗論樂

李靖

上皇

顏師古李百藥溫步博魏徵

張嘉古

太宗赦囚

太宗置酒未央宮

蕭瑀

穀洛溢

權萬紀

柳宗元

虞世南

宇文士及

褚遂良

房元齡

李淳風

李世勣

達良諫立武后

參案瑋

上官儀

張公藝

許敬宗

裴行儉

婁師德

江革儉

沈南璆

吉頊

武攸緒

李多祚

李日知

楊相如司馬相如張相如蘭相如

大平公主

姚崇

倪若水

大有年

渤海門藝

裴光庭

于休烈

周子諒

楊太真

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

安祿山

顏采卿真卿

七卷

肅宗

張良娣

李泌

張巡許遠

李輔國

僕固懷恩

李先弼

劉宴

郭子儀

馬燧

樊系

李懷光

李晟

顏真卿

李瑋

寶參董晉

陽城

于頔

魏謩

白居易元稹劉禹錫

柳泌

韓愈

王承元

劉禹楚

八卷

後五代

李克用

唐宣宗

郭誼

莊牧

李絳

崔發

裴度

李德裕

鄭注李訓

李德裕卒

劉瞻

鄭紫

周德威

張全義

薛文遇

沈斌

劉崇

九卷

宋

太祖

李存勗

郭崇勳

宋齊丘

皇甫遇

張彥卿

王彥昇韓通

韓通李重進李筠

南唐後帝

宋太宗

趙普

李至李沆

張洎

陳彭年

呂易簡

唐介

王安石

唐瓘

曾公亮

王珪

宣仁高后

程頤

陳東

張璠

李昉張齊賢

曹彬

寇準

楊億

韓琦范仲淹

程琳

胡瑗孫復

滕甫

王安石

樞東坡

呂公著

張商英

鄭居中

劉翥李若水

呂好問

十卷

南宋

李綱

宗澤

陳公輔

張浚

李光

王倫

龔茂良

王涯

陳宜中

余玠

目錄

呂文德

元

姚樞

許衡

劉因

元文宗

目錄終

十二

讀史管見卷之一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綠綬公垂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弼甫著

龍西邨 玠石公甫訂

荒史

開天肇紀。爰有荒史。後無所表。前無所始。象度形制。應臆滋起。鬼怪離奇。驚耳駭目。分氏列土。說名演數。

讀史管見

卷一

務為不經。為勞為費。混茫未分。足生盤古。龍首人集。孰為記數。三皇開天。各萬八千。於數奚有。於理奚安。既無書契。誰是老成。十紀立說。更覺無憑。費虎何從。飛麟何乘。黃神蜚宰。秦逢有光。身從日月。寧無荒唐。有巢之後。又有有巢。天皇之後。又有天皇。何故號氏。架屋疊床。少昊名摯。皆于名摯。既統一系。何復如是。其禍不周。天柱何折。女媧何銜。煉石補缺。伏羲蛇身。神農牛首。象形具體。何其殊醜。鑄鼎飛昇。騎龍墮弓。

黃帝之事殊為不經。赤龍生堯。飛燕誕契。神臨華渚。妖誕倍劇。繳風射日。軒屈指佞。黃英知旬。何與神聖。解曰。盤古龍首。首出庶物。乘龍御天也。萬千之數上。下舞極也。飛鹿者。飛布六合也。飛麟者。臨御八方也。蜚宰者。教歷盛德也。出入有光言。內外有光輝也。身從日月言。順時日以布政也。天皇有巢。追慕而重言之也。前後名擊字之說也。天柱折者。天常墜也。煉石五色。五倫攸序也。蛇身者。言委蛇也。牛首者。言蟠蟻也。

世系

按帝王世次。昌意曾孫敬康。與堯四從兄弟。為舜高

續史卷一

卷一

上

祖。則舜為堯四世從孫。與堯同時。妻堯二女。是舜以曾祖姑為妻也。已為不可。又禹與堯亦四從兄弟。舜亦禹之四世從孫。為舜五世從孫。乃舜五世從祖。非關大逆。何知有法而不知有親也。是唐後世骨肉相殘之漸矣。舜十四世為湯。桀十五世為文。湯與文王。隔六百年。為叔姪。有是理哉。解曰。世系之說。存而不論可也。論則可以不存矣。世代殷遷。戶口通。尚而趨之。倡優肆。孰非神明之

續史卷一

卷一

三

并理達何若恨沒之爲愈

湯

湯八年七旱太史占之曰必以人禱正史曰大旱而
以人禱必無之理也湯修德行政盡人事天無所不
降又何事剪髮斷爪自爲犧牲之虛文哉

解曰古王恤災惟其實不惟其文飾聖治者反失其
真太史謂以人禱非謂以人爲犧牲也謂盡人君之
道以格天也亦如謂可移之於相臣移之於人民之

說也湯曰若必以人吾請自當是亦萬方有罪在余
一人之謂也自爲犧牲必躬必親之謂也剪髮斷爪
正自爲犧牲之事也如詩所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
之謂也史無謬誤讀者自不求解爾

啓紂

按正史辛紂母爲后賢紂少帝乙及后欲立啓啓母
賤太史據法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乃立
紂讀史者謂啓紂同母先妾後嫡貴母賤子恐非所

宜長而且賢啓固當立執法立紂實始以商守小失
大太史爲殃

解曰人信曲說不詳正史故令商史蒙冤耳試細玩
其詞曰紂父爲后賢帝及后欲立啓啓母賤遂從太
史之言而止是貴而且賢者紂母也賤者啓母也各
自爲母非一人先賤而後貴也斯時紂惡未彰立君
以嫡正論也寧逆知後之不肖哉不然史即謬執一
堂之上聞龍逢革因不乏人何無一言辨之而待後

人之吸吸哉

周

魯

成王以周公勤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以天子
之禮樂蓋禮樂創自先王上下各有定分不得私相
授受成王之賜近於爵伯禽之受近於僭所以啓後
世之僭來後人之譏夫成王以基命之令至魯公以
肇封之賢嗣何皆不知其非歟

解曰。尊尊親親。禮之大也。周公相成王。有父道。尊有師道。焉成王即位。而以臣禮待之。安乎不安。則授以天子之禮樂也。亦情理之宜也。伯禽爲周公之子。君賜父以祿。禮而子辭之。是執已見以彰君之過也。豈爲不可。況情理之得宜乎。其受之也。亦不爲過。但魯不得以之。駑。羣。公耳。或謂八佾雍徹三家之僭。宜禘有以啓之。亦非也。大夫僭亂。不肖者爲之也。既與章憲法。亦邇焉無忌。又何先程之是。繫哉。後世之

九錫是繫。何哉。卽孔子亦不過曰。既淫而往。吾不欲觀之矣。亦未嘗以禘爲非禮也。尚論者其無輕議先王之制可。

穆王

讀史者曰。穆王八駿。何其荒淫。瑤池何地。王母何人。男女其饒。實湯厥心。一聽祈招。遂成傲於暮年。何始息而終歎。解曰。八駿。惡行。欲周知四方之艱難也。既而知天下

大矣。非車轍馬跡之所能遍也。悔志方萌。祈招遂歌。故欣聽而改。從焉。遂得爲有同之令主。王母瑤池之說。列子之寓言也。執是論史。痴人說夢矣。卽其寓言論之。西方成物之地也。故曰王母。非實女流也。山經圖說。王母虎首。狻猊。鳥足。世有如是婦人哉。由是推之。知女媧氏亦一代國王之號也。以爲女王。亦相習而不知其非矣。

召公

按史稱厲王在歲。太子靖。匿召公家。國人圍之。公乃以已子代王太子。後程嬰杵。以他兒代趙朔孤兒之死。其事前後一轍。而程杵藉藉人口。召公事。經紳學士外人鮮知之何也。

解曰。至人所以垂勲建業。成名顯世者。當不在區區之間也。召公匡王定國撥亂反正。中興之佐。名垂天壤。江漢之詩。照耀古今。兒女子之嚮行。何足道哉。程杵趙氏之家臣也。所傳者存孤一事耳。表表人區所

以勸忠也。後世殉名之輩，遂有埋兒養母者矣。有殺子存姪者矣。皆效程杵存孤之事而過焉者也。豈可爲訓後之說。大召公者，惟丙吉一人而已。

褒姒

史云：褒人之神，化爲二龍，既曰人而神矣，何又化龍一異也。又曰：卜請其祭而藏之，祭何物也，而藏之於櫝。二異也。又云：歷殷周未發，厲王發之，祭流於庭，不可除，聚有幾何，至流而難除。三異也。又使婦人不帷而譏之，化爲玄黿，神既化龍，龍化黿，黿又化黿，何變幻至是。四異也。童妾遺之，胡爲而孕。五異也。此亘古未有之妖也。

解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以祖功宗德數有年之天下，竟滅於一婦人之手，此事之大怪異者，故追述禍本，離奇言之，非實有是事也。整而辨之，其義亦有可言者。神化爲龍，言褒姒忽然而來，如龍之變化，至止也。藏於櫝，言受澤之深也。流庭不可除，言固結而

讀史增疑

卷一

不可解也。化爲玄黿，言由妃而成后也。童妾遺之而孕，言生伯服也。要皆隱語耳。復何足異。

平王

平王東遷，蘇東坡擬之以富家之子，舉田宅而寓之，未免窮約終身，然則如之何而可。

解曰：與其不能守，爲人殺其身以奪其基，何如僅存一庄曲，留此身以延祖宗長久之澤哉。蘇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予則曰：周之過曆，未必非東

讀史增疑

卷一

遷之所致也。試觀二世以強秦而速斃，隋煬以富厚而惜亡，是豈微弱之故哉。是以君子貴自立而強弱貧富不足論也。而平王之失，豈在東遷哉。君子亦不必厚非之矣。

春秋

管仲

齊桓伐楚，管仲以昭王不復是問。楚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供給。王之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或謂問非

所問故自取抗拒也。

解曰。膠舟之惡。天下所共諱。周衰無人。遂使亂臣賊子。久違其討。齊桓既爲盟主。使義執言。以與問罪之師。名正言順。楚人以水濱爲對。當微而無王。依然併逆之勝也。齊不能聲罪致討。正者仲器小之故。執義不堅。識者方恨其難霸也。如以其問爲非。九世之仇。不必復矣。豈春秋之旨哉。

里克

讀史會疑

卷丁

里克爲申生傳。申生無罪而死。爲里克者。當如何。與之俱死。無益也。置之不問。非職也。計必執護邪而殺之。庶有以報申生乎。奚齊與卓二子。申生之仇也。以里克視之。何君之有。以夷吾正君位。庶不負君國正臣子之所當爲。棄陳之能事也。及惠公立。乃曰。子弑二君。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伏劍而死。是耶。非耶。

解曰。爲之傳者。爲之君。當驪姬行譏之日。克既知之。

宜令申生白之。申生不往。宜卽代爲白之。白之而有濟。故善自之。而不聽。當泣涕反覆。折檻牽裾。以諫。否則繼之以死。亦職分之當然也。以死爲無益。而委曲以圖報。亦丈夫事。但既立君之後。卽宜報申生於地下。如程嬰不負杵臼等事。亦烈士之行也。奈何貪功邀寵。事畢徐生。待其君有弑君弑大夫之問。而後以怨望而代刺呼。亦晚矣。是之謂不善處死者。

仲叔于奚

讀史會疑

卷一

衛仲叔于奚。請曲懸繁纓。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以一物而損名分之防。其爲萬世法也。洵大聖人之教哉。解曰。甚哉。立教之與政治不同也。政治者。謂以不費之惠。積功。假以名。而無損於實。至當也。立教者。謂單損其實。勿假以名。杜漸防微。至嚴也。其流則均有弊焉。要其始。皆自好名一念階之。屬也。禘祭名也。魯得之以爲榮。其後遂有八佾雍徹者矣。纓其微者也。奚

欲假之以爲重。譽於名也。使當日予之。卽易其制。彼亦空守其物耳。無與於名分。將索然矣。由此推之。問問者。請選者。皆慕其名而重之也。使當日卽以陞爲諸侯之禮。以聘爲傳玩之物。則彼亦已矣。爲上者。苟務實而不務名。當亦無此紛紛也。

夏姬

夏姬一婦人耳。實亡陳國。其至楚也。中公因之以致族滅之禍。子反因之以啓伐國之釁。尤物之爲殃也。

齊大矣哉

解曰。不獨夏姬爲然。宋魯覆夏姬已亡。商宗周遷於發。齊公滅於三奔。漢成以飛燕合德而殞命。李唐以武曌王環而傾國。喪亡之本。其此爲甚。歷古迄今。習竹難數。滿其中者。迷而不悟。李靖之紅拂。指爲奇事。司馬之文君。飾爲美譚。無范大大之功業。而美西施之載。乏溫太真之匡定。欲效王鏡之臺。甚者。劫尾生之柱。甘荀情之死。則又不可解之甚者也。

季札

季札三讓吳國。卽子稱其才。近伯夷。左丘明太史無議焉。獨孤及乃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滅之義。非公。全已節使國慕君。非仁。出能觀變。又不討亂。非智。是徇名也。豈曰至德。允若茲。則千古無全人矣。解曰。札觀樂于周。而聞六代之音。十五國之風。其於治亂進退之道。知之審矣。謂廢先君之命。非孝。然則重天倫者。非飲。謂附于滅之義。非公。法古守節。公之

讀史書疑

卷一

至矣。阿私之有。謂使國慕君。非仁。蓋札守節者也。篡弑之事。非所逆知也。虞札之時。仁者將如之何。又謂不討亂。非智。札既去國矣。復欲與討亂之事。則勢有所不能。職有所不當。而謂智者爲之乎。卽使季子當國。能使其子爲武王乎。吾知其必不能也。終當以守節爲正。太史存而不論。達權也。曰哉。獨孤氏之讀史也。

夾谷

夾谷之會。孔子却萊兵。誅侏儒。竊疑夾谷之會。衣冠也。齊之君臣。強隣也。孔子文人也。却萊兵以禮。齊侯心忤。麾之似也。至優倡侏儒。官中之樂耳。卽非盛德。亦未有執逆之大惡。誅之而使有足異處。無乃過歟。不知齊之君臣。何能隱忍如是。且謝過以地。不幾能人所不能乎。

解曰。甚哉史氏之好諱也。將以修大聖之作。用而其事。反流於不經。大抵與相如還璧事。同一誇張。相如

策謀之士也。強秦有之以全其名。理或然也。至孔子舉動。則必周旋中禮。其溫良恭儉。必有傾服人心者。豈區區假兵威以示勇乎。若是異處之說。必無之事也。不然。是自處非禮。而能使人畏服。未之有也。尚論者。貴衷之以理。勿以辭害意也可。

子胥子路

子胥以諫而死。子吳于路以戰而死。于衛。可謂忠矣。君子猶以爲胥之死。自取也。路之死。非義也。然知之

何而後可。

解曰。二子之死。忠則忠矣。所以自處者。未盡合道。故後之人多議之。夫差貪昧信諂。不可與其爲理也。員獨與之深謀。迨其伐齊也。心腹石田之諫不聽。則可去矣。而不去。使齊而屬子。則可以不逐。而後遂意。欲何爲也。其死也。當不待宰。語之。謂吾知不免矣。此子胥之死。未合乎道也。衛嗣嬖父子爭立。其時何時也。其朝何朝也。孔悝何人也。子路既聞夫子正名之

論。而猶不審。貿然仕於其國。已失之於初矣。使當衛鞅潛入之時。委師圖存。斷全父子之關。則聖賢之作用也。胡爲奮戈相拒。卒死孔悝之難。此夫子所謂不得其死也。亦以其未合乎道也。雖然。猶足以愧天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

顏回孔鯉

據經。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梓云。則鯉之先淵而死也明矣。正史所載。

孔子年六十九。子鯉卒。孔子七十三卒。則鯉先孔子
歿者僅四年。又載周敬王三十二年癸丑顏回卒。越
十年壬戌孔子卒。則淵先孔子者十年。先鯉卒者六
年。何相舛也。

解曰。世遠言湮。文獻不足。孰爲確傳。可憑可錄。孔顏
之代。文物昌明。板籍訛謬。尚鮮死生。由此觀之。尚論
據理。無容強辨。理通而已。畏匡淵後。子以爲先。訛先
爲死。誰曰非然。皇七聖典。尚備如此。紛紜非錯。何惑

戰史

戰國

智伯

司馬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後人聞之。遂有
見才士而驚懼。卽禮之而不敢用者。若是乎才之無
益於人國。而又害之歟。

解曰。以予觀之。智伯不惟其不德。亦其才也不惟其
不才。亦且愚也。與人共謀人國。而謂水可以亡國。其

愚一。有賢臣絺疵而不能用。其愚二。韓魏欲反而不
覺。其愚三。以絺疵之言告韓魏。其愚四。智果別族而
謂瑤之賢於人者五。其愚深矣。而卒不悟其愚。五欲
不亡國殺也。也得乎賢才之益。人國不必他舉。如韓
有段規。趙有任章。趙有張孟談。皆一時陪臣之才耳。
其君用之。皆足以轉危爲安。去亂圖存。况其大者乎。
彼無德而逞智者。止謂之狂悖而已。何足以言才。

公儀休李悝

公儀休相魯。怒織帛而出其妻。培女紅之利也。如舍
獎而拔其圖。與國祿之利也。而魯國日削。李悝相晉。
盡地力。此孟子所謂闢土地任草萊者也。而民食其
利。國賴以豐。裕。豈賢人之道不如策士之術歟。
解曰。賢人之道。治其本。策士之術。治其標。賢人守經。
策士觀變。守經則小利有所不爲。觀變則乘時務以
奏功。不爲小利。則目前無旦夕之效。乘時奏功。則小
民有驅虞之休。無旦夕之效。則目前者日以疎。有

驩虞之休則爲小民者日以欣日以疎則績未著而身退日以欣則寵益專而施晉以賢人之道治亂是以梁陶攻疾也以策士之術保邦是以樂餌充飢也爲國者誠分別而審用之急則治其穰李悝之徒可進而用也緩則治其本公儀休之流可尊而禮也勿以魯國之削而棄逐賢人勿以魏斯之治而盡用

田千方魏子擊

諸史管輅

卷一

十

魏子擊出遭田千方於道下車伏謁千方不爲禮且有貧賤驕人之語千擊謝之呂東萊曰子擊欲以窮驕人千方以學驕人二者病則一班

解曰其矣呂氏之刻也千擊下車伏謁始未有驕也聞言則謝終未有驕也以驕驕人之說則爲千來哉千方謂貧賤驕人雖不可爲謂此其言亦高起奇創也哉亦盛世之音也哉貧賤者多識貧賤而驕是不知有貧賤也何其高貧賤而驕則鴻飛冥冥矣何其

趙國則無卑俗之氣不亦奇乎貧賤驕人前未之聞也不亦剝乎黃帝問道崆峒廣成有爾汝之稱莊子天下巢許有洗耳之說苟非盛世安得有此言乎吾於是益信千擊之賢文侯臨謂之有素也何病之有

吳起樂羊公儀休卜子夏

吳起殺妻求將嘗用之以敗齊師魏用之以拔秦城樂羊對使者以食其子文侯用之以克中山夫以殘忍刻薄之人有益於人國也如是公儀休高人也其

諸史管輅

卷一

十

在魯也無敢於削卜子夏大賢也其在魏也無功可錄無感乎諸夫高張賢士無明也解曰才也者材也爲巨室者先固其根基植其棟垣而後擇木而施之爲棟爲榑爲簷極爲丹雘乃可擊固而不畏風雨之飄搖也吳起樂羊之才棟榑簷極也儀休子夏根基棟垣也拔城克師之功丹雘也子夏儀休而不盡其用是根基之不固棟垣之不植也雖足炫曜一時卒不足以大有爲也

趙烈侯

趙烈侯欲田歌者二人各萬畝。公仲連進三賢士而遂止其賜。說者謂公仲能進賢也。管匡君也可謂大

臣矣。

解曰：趙烈侯大有爲之君也。牛畜侍之以仁義，烈侯適然氣悅，非深嗜仁義者能之乎？明日苟欣侍之以舉賢，使能非奸善忘勢，尊德樂道者能聽之乎？明日徐越侍以節財用，察功德，非泰侈者能行之乎？吾不

嘉連之能進賢，而嘉侯之能悅賢也。否則雖百賢不足易一歌者。嗚呼！卿通進賢，敬得而止其賜哉。

新政

新政爲嚴仲報仇，史書盜殺韓相俠累，發明謂政刺客小人，故以盜書。

解曰：盜者有害於人，無當於義者也。政爲知己者死，丈夫事也。勢在而不以身許人，知有毋則幸子矣。死而不令人知，非爲嫌全也。全仲子也可謂義而勇矣。

惜乎其不大也。使刺刺之七首亦得如其事，爲則演秦不王，六國不滅矣。孰謂匹夫之勇不足當百萬之師哉？書之以盜，恐効尤也。吾恐世之能効尤者，解矣。史遷澤嘉樂子，著之列傳，有以哉。

齊威王

封墨烹阿之事，照昭史冊，實實千古齊威王可謂賢已乎。

解曰：賢則賢矣，其於毀言譽言之至，兩曰吾使人視

之，甚哉斯使之難得其人也。若斯人之少不克，則解不爲毀譽者所欺，一爲所欺，則毀者其譽者封矣。危或以左右爲貴，則也。然則如之何？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下吏應之自不敢爲非矣。區區覺察其末也。

衛鞅

衛鞅立冰示信，溫公謂道非粹白，猶不忘信以害其民，熊勿軒曰：溫公不識王伯，夫溫公以衡量古今之

才方上下數千年而是非之其於王伯之辨辨之審矣何取此但詐之術而信之哉

解曰後之輕議前人者非不識前人之意也欲立己說而誣其辨故誣古人而不惜如溫公論徙木之賞是與齊桓不背曹沫之盟晉文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不棄厥人之期並錄而節取之謂道非粹白者尚能如是况實心實政有不足以平天下乎必如熊氏之意不惟徙木之賞不可行則曹沫之盟可背伐原之利可貪虞人之期可不顯也是知有經而不知有權矣又安能起庶枝野鹿之民而結繩以治之哉

韓昭侯

韓昭侯裁敝陋以待有功侍者疑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顯笑今得豈特顯笑哉丁南湖曰顯笑者致治之大本昭侯豈特之說是謂不知類若此之論是耶非耶

解曰類笑其小者也類有為類笑有為笑則所聞大

矣如昭侯借之以形敝掩此正無聞之類笑也如必謂一類一笑即事關於政治之本則人君終日含情見北月而不敢言對惡權而不敢怒何也恐傷於治也為此論者迂腐極矣類此者未易更僕悉刺而不可存可也

公子度

商鞅別公子度杜門八年會孝公盡惠文立始率其徒告鞅反而鞅誅論者謂度之能待變也能報怨也

解曰度也遠遯其會而已矣使孝公不即死公子度杜門矣如杜門而有殺鞅之術亦可云報無術而行之亦與國之愚民等耳或不幸度先孝公而死即不然如惠公復用鞅度終無如之何矣以是知怨之難報也荆卿之匕首祇以禍燕燕之膝身止以自斃甚者博浪之椎猶不足以濟也况其他乎雖然公為丈夫者報怨之心豈容已哉修身以俟之而已成

不成。天也。

蘇秦

秦學縱橫之術。揣摩成而出相六國。威赫顯奕。誠又大事也。迨其既也。秦欲攻趙。秦恐而去燕。得罪於燕。又奔齊。誠言於趙。趙避矣。既約合縱橫。又復資儀入秦。其自爲謀亦審矣。而卒身死於賊而不救。縱敗於橫。而不成者何與。

解曰。蘇秦無他。諂巧亦會逢其適耳。當其始。秦威未

讀史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張六國之勢方熾。皆奮匕有西向之意。秦乘其機而說之。故合之易也。迨其後。連雞不能俱飛。勢有遷退。情有離合。即秦不東下。亦將自解。故有割地以求和者。如同牢之豕。一豕越牢。羣豕群奔。雖百秦亦無如之何矣。勢有可乘。蘇秦則與之俱盛。大勢去。蘇秦則與之俱散。故去趙八燕。去燕奔齊。何日之威赫顯奕。今則智盡。張索矣。紛紛然救齊爲燕。資儀入秦。殊爲多事也。或曰。能捕賊于死之後。可謂有餘智。

矣。然智而無救于殺身。術無補于六國。無益之智。術。卽謂之智。盡能索亦可。雖然敗約者六國也。非蘇秦也。使秦之計定功成。則六國必不亡。秦必不得逞其

餐食也。蘇秦亦人傑哉。

張儀

儀者。伐魏取蒲陽。又伐魏取陝。則魏與儀寇仇也。乃舉國聽之。儀何其智。魏何其自取覆亡耶。

讀史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解曰。儀之致於反覆。恃有秦也。內固秦寵。外人以利何患其身之下庸術之不售乎。國不足深諱。至于魏之相儀。則貪也。昧也。愚也。欲借儀以爭勝諸國。而不諳儀之爲秦遊說也。且舉國而聽之。不疑走之謂貪而不顧其道。昧而不達其機。愚而不知有已。其亡也固宜。

孟子

或曰。管仲用而齊伯。樂毅相而燕強。蘇秦用而六國

崤。公孫衍張儀入秦。而秦滅六國。孟子自西入梁。至壬寅二年。惠王卒。凡十八年。而梁國日促。仁義之說。卒無益於毫厘。其至齊也。亦庶其果賢聖之徒。迂闊而遠于事情矣。

解曰。非聖賢之徒。無濟變之術也。當時國君。徂目前之利。志在富強。一遇經世大儒。陽為好賢之名。而陰賈誅之。故不觀其成功也。如孔子攝相魯國。却萊誅卯。三月而魯大治。夫非其鑒於孟子之無成功。孟子

之不用也。孟子之不用。天之不欲平治天下也。與孟子乎。何尤。

孔穿公孫龍

孔穿與公孫龍論滅三耳。辨者謂如莊子鴉三足之說。謂鷄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為三足矣。今三耳猶是信斯言也。則謂人二身三手三目。無所不可。何必三耳哉。

解曰。龍所云堅白同異者。謂堅守其白而異人之所

卷一 二十一

論衡

卷一 二十一

同也。滅三耳者。謂人皆以理為二。我之所謂著者三耳。一曰是。二曰非。三曰介。在是非之間者。滅者也。耳語助辭。人必就耳字為解。而証以莊子三足之說。是猶謂堯眉八彩。舜目重瞳。不與人同也。堯舜與人同者。耳也。事不令人噴飯。或曰。孔穿謂三耳難而非。兩耳易而是。是何說也。曰。古人之說。元者聞風起。變應聲成。解故穿一聞龍之說。不與之辨。直應之曰。幾能令滅三耳矣。言三耳之不易解。不如兩耳之為易解也。此之謂理勝初非就耳論耳也。亦如東方曼倩解夷優迂之類是也。

簡相如

相如完璧一事。論者紛紜矣。朱子乃謂和氏璧。趙傳國之寶。一旦為人所奪。則國勢不據。未可謂完璧歸趙無益也。其說果有當否。

解曰。迂哉朱子之論也。璧歸而趙禍何益之有。即以璧論。和氏璧。楚國物也。于和因之而別足。是有之為

人禍也。楚人守之，無救于喪。是有之爲國禍也。楚失之，亦非有關於輕重。由此觀之，璧僅侈玩具耳。夫何爲寶？趙所得之楚，秦爾不可得之乎？趙手相如重璧，賈禍惡莫大焉。獨下廉頗一事，則識量高千古矣。元璧何足論。

祭殺

祭殺聞謗而遜於趙，燕寄以書，殺答之，詞婉情篤。燕復以其子爲呂國，而殺往來燕趙，卒以害終。說者謂

爲將而克令終者，其果殺之善爲計乎。

解曰：殺之爲辭，與韓淮陰相類也。其下齊同，其封齊同。殺不受封而入趙，信受封而歸漢。入趙背君也，歸漢從君也。背之而于連封，從之而身受戮，豈其智勇若哉？仁不仁之故耳。殺下齊而禮王，信伐齊而烹酈生，仁不仁之報因如是也。雖然，如關壯繆之忠義，諒武穆之精忠，而亦不獲全其軀何也？命之修短，身之禍福，則天也，非人所能爲也。爲丈夫者，亦惟盡其

在我而已，其死生夫壽何計焉。

曹沫相如毛遂

按史：曹沫按劍，齊桓歸三敗之地。孔子誅條侯，齊王定從，請劍足以威人乎？彼人國寧無劍士也。謂於倉卒之間乎？彼人國何其從容無備也。用劍而屢有成功，何也更可疑者？曹沫相如毛遂輩，皆策士耳。一命以要名，奮一擊以立威，猶其常也。孔子以天

縱之大聖，亦殺入於會盟之境，豈亦凭一劍以爭雄乎。

解曰：曹沫之劍，齊桓不欲負約也。相如之劍，秦人志有所圖也。毛遂之劍，楚君意在於從也。三君者，有主於中，故視策士之劍，如兒戲於前，姑從之以要名耳。若孔子禮義之言，令齊侯心忤，故歸地而謂過焉，非相如輩徒恃口舌以徼倖於一時也。雖然，吾不多諸士之能言，而多諸君之能從，使禍急險隘存于心，則

策士皆離粉矣。劍何足恃哉。

信陵君

魏無忌用伏生之謀。竊符奪軍。破秦師而解趙圍。論者謂信陵之功。足以補過。然與否與。
解曰。凡所謂功過相準者。在一人之國。一國之事。始亂之。終成之。權以濟經。不得已而爲之。如周公使管叔監殷。既畔而誅之。其過不亦宜乎。故其功足以掩之也。如無忌者。私如姬以竊符。是內亂國政也。殺管叔以奪軍。是外亂國法也。趙之功臣也。魏之亂賊也。矧救趙而無補於魏。却秦而本佳其威。一時赫弈。何益哉。人知趙無忌之功。而何不恤魏之無公也。君子曰。無忌亂常。此魏之所以亡也。

范雎

雎入秦。太后以無罪廢。魏冉等亦未列其惡狀。而俱逐之關外。其後功烈無聞焉。小人之傾附者。後以蔡澤而獲免。亦僥倖矣。始終行事。無一可取者。後之論

者。嘉其急流勇退。明哲保身者。何也。

解曰。乘機而奪人之柄。固始以爲圖寵之術。赫黨以爲自全之計。三者小人之恒態也。范雎兼而有之。廢后逐冉。奪人之柄也。遠交近攻。固寵之術也。進位蔡澤。自全之計也。以是爲明哲保身。則三窟之狡。充足稱矣。論者乃識其報復。怨爲下品。律以盛德之士。雖誠有餘愧矣。夫小丈夫轟烈人羣。快意目前者。惟此報復一事。使私恩不報。則王孫不必哀矣。私仇不復。則孝子不得反兵矣。使范雎而以德報怨。則蔡澤白起。輩留之何爲哉。節取者。乃令此而取彼。不亦異乎。

卷之一終

讀史叢疑卷之二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蕭楊錄綬公丞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弼甫著

醴西郝 玠石公甫訂

秦

呂不韋

異哉不韋之爲買也以異人爲奇貨則出千金以居

讀史叢疑

卷之二

之以華陽夫人爲奇貨則輸千金以買之以秦國爲奇貨則借種以潛易之卒各如其所算可謂巧奪鬼神智竊天工矣而卒不免於徒蜀之醜是何其智於前而愚於後也讀者謂陰賊者天之所忌人之所終不容也固宜

解曰論禍害禍淫之理在天道固有不夷而消長興亡之勢在人事亦所必然非惟不韋爲然也衛鞅之初入秦也何其智既入秦也何其強車裂之轍已見

於前不韋其後路之耳秦申君死出其後者也非獨傾邪之士爲然也卽才智之士亦有之吳起之兵法可謂精矣而身死於楚伍員之英畧可謂至矣而終眼於吳迨其後信越死於功成之後是錯安石輩接踵者比比也謂其智弗若與非也運之將興一材亦足以見長運之將亡聖哲亦無以自存彼紛紛者亦相隨於運數而已才識何足云

茅焦

讀史叢疑

卷之二

茅焦諫始皇有裂毀父殺二弟之言始皇受之嗔怒焦亦人子也胡爲有毀父二弟之說也始皇亦雄烈之主也何不聽二十七人之言而反聽此忤情之事與噫異矣

解曰甚哉史氏惡秦之深也君臣之際皆不以人類予之矣異人納姬十二月而生政人尚謂之不韋之文何嫪毐之不可假父二子不可謂之弟哉不然餘之君烈毅隗人嫪毐何人而敢亂乎宮中且

樊於期

得逞惡生子也耶。既修其事於前。烏得不綴茅集之言於其後哉。且二十七人先茅焚而言者。是必仁孝忠正之說。故不受賞而受誅。茅焚悖逆醜論。則愧而封之。是猶孔子周流馬逸。食人之田。子貢等往說以正理。而耕者不受。與人請往。說曰。子之田不種於東海。西海。子之馬不食于之田。將孰食也。耕者欣然還馬。始皇君臣其類。是與故曰不以人類予之也。

讀史管見

卷二

荆軻挾匕首欲為燕太子雪恥。樊於期避難於燕。荆軻請其首以為貨。於期慨然自刎。非不愛死也。亦欲為父毋宗族復仇也。卒皆無濟。悲夫。

解曰。荆軻以匹夫之勇。欲以一匕首而刺萬乘之秦。不度其事之不成。而先殺無罪之人。亦小人之血氣用事者。可置無論。獨樊於期負大仇而避之燕。一聞復仇之言。遂欣然授首。亦可為賢矣。使當日去燕以自存。乘機而圖報。或如張良之別圖成功。固足以昌

漢

漢高

樊族而慰冤。即不然。種瓜東陵。如邵平之荷。沿河可以不斬。樊氏之裔。乃以有用之身。殉無用之難。以是知避難復仇之舉。為之者人也。成不成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曰。無伍員復仇之才。則不如伍員之同死。無留侯博浪之智。則不如留侯之歸海。皇皇漢東。寃西奔無益也。

讀史管見

卷二

芒碭斬蛇。老嫗夜哭。亦勝廣卓魚狐鳴之故智也。讀者遂謂白帝指秦言。辨者又謂二世殺於趙。高子嬰殺於項羽。劉李無與焉。何亦帝子之斬。竟無取驗於後耶。

解曰。愚頃難以理喻。大眾難以威取。仰高宗之立相。猶托夢賈太王之遷岐。亦假契龜。非事街也。聊借以愚民耳。得氏而後以道治之。此聖王之所以興隆也。如必取驗於後。是癡人說夢也。即其事而辨之。白帝

子何必作養解也。如項羽橫暴山東，卽謂之自勉也。亦可頂成，而漢始興，是斬羽者李也。何謂無取驗也。雖然，必取而符合之，是亦愚以也。寧不爲當年造謀者所嗤哉。

廬養卒

韓廣之爲將也，智謀勇畧，不出張耳陳餘之右。何二人奉君討之不勝，而爲所獲，使人請之，輒爲所殺，而無如之何。嗚呼！張陳何其懦也。廬養卒一賤隸耳，何

讀史管見

韓廣之爲將也，智謀勇畧，不出張耳陳餘之右。何二人奉君討之不勝，而爲所獲，使人請之，輒爲所殺，而無如之何。嗚呼！張陳何其懦也。廬養卒一賤隸耳，何

持三寸之舌，遽載王而歸。張陳卒無厚顏耶。解曰：張陳之心，廬養卒窺之審矣。故對燕將而傾告焉。王爲得不歸，不厭武臣歸矣。何二賢未見有所提攜也。當其始也，戰之不力，而令人獲其君，其後也，求之無術，而令人殺其使，合而觀之，兩人欲分趙而王，特勢有不能耳。如曰：兩人術力不足，以臨上，何其欲立趙歌以就功，則能板散卒以敗李良，而獨於武臣之懦且弱也。

韓生

韓生說項羽都關中，退有後言，而羽烹之。論者謂羽不用其言，惜韓生以才而見烹。解曰：如韓生者，其烹之也固宜。羽以殘忍刻薄之人，坑秦卒二十萬，八威陽而大掠秦人，惡之極矣。使聽韓生之言，而遂都焉，秦民其何以堪。如韓生者，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羽卽不烹秦人，將取而誅之矣。不特一韓生也，如兀木欲歸書生叩馬而留車，兀木

讀史管見

欲降書生開渠而縱師，欲圖一己之功，名不顧天下之利害。若此輩者，悉可烹也。始皇所坑，寧得盡若流乎。故曰烹之也固宜。

漢高彭城

按史云：漢王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至彭城，選樂會酒，項王以精兵三萬大破漢軍於睢水。圍漢三匝，竊疑漢王縞素興師，大義也。兵五十六萬，大眾也。乘機東下，大勇也。且相從者，良平諸將皆將相才。

也。何至任彭城之逸樂而不爲之備。又不知三萬人何以圖五十六萬軍而能三匝也。

解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秦漢以來，惟恃權謀其力而已。漢王爲義帝發喪，豈真尊王哉？亦諸臣假大義之權謀也。天下其誰不知之？一入彭城，酣酒，實色，真情，罪矣。故五十六萬人解體而後之，平勃輩亦相與其爲逸樂，而不計項羽之至，故一敗而幾不可支。史氏惡之，故修陳其兵之多而樂其敗之速。云爾。其後楚失之而漢得之何也？漢獨知假仁義，楚惟有殺戮也。此得失之機也。至律以春秋之義，則可斷之曰：漢劉季請而不正，楚項羽正而不諂。

紀信

蔡陽之圖，三傑束手。紀信以身誑楚。漢王以十騎出西門，其功大矣。厥後論功行賞，信本第一爵之榮。就者謂漢寡恩，信哉。

解曰：漢之寡恩，不獨此也。於彭越則醢之，英布則誅

之以帶信開創之業，猶不免走狗之烹。尚何知有一紀信哉？雖然，紀信之恩可懷，紀信之術則不可誦。人君舉事，必取其可法，使必以代，死爲殊功，而厚爵祿以封賞之，則輕生之輩，爭殺身以邀功名矣。故召公

殺子以存宣王，終身不言其事，要曰殺兒以保趙孤，事成不受其賞，此見乎其大，而非以要功名也。彼荆軻、項政之徒，豈不欲以死要功哉？而卒無成功者，天不欲以此輩得志也。故介推割股而綿山焚死，南雲斷指而睢陽淪沒，以此見丈夫善盡清事，不在區區傷殘肢體間也。雖然，亡身以拯危，捐軀以存君，如紀信者，竹幾人哉？漢之寡恩，千古同恨。

漢王

項羽拔蒙陽，圍城阜。漢王逃北，此亦傾覆流離之候也。何一宿修武，而遂能馳壁奪張韓兩將軍符璽，豈張韓不知城旦之事也耶？知之而不爲戒，何以爲將？豈漢王自天而降，卧內耶？如必八壁壁之軍卒，何無

一人馳報耶。或漢王不令之報與。所謂軍中但聽將軍令。不聞天子宜者何。至定陶又書八信壁奪軍有諸否乎。

解曰。作史者。欲觀之功。則必神其事。以誇之。欲抑人之能。則必易其事。而卑之。使漢王當喪敗之餘。而無整戰之心。何以有敗而猶王。使韓信有心脩之。而何為所掩而不舉。若漢王之能奪將。見漢王能殺信等也。若信之能奪而又不奪。見信之所以終見殺也。

讀史警策

卷三

九

鄒食其

鄒生下齊。韓信舉兵。遂致齊烹鄒生。而信不之恤。何哉。解曰。韓信之殺鄒生。實所以自殺也。貪一時之功。不顧高祖之命。是有取猜忌也。信貪饒之口。而殺有功之人。是干天誅也。迨其夷族之後。人皆言漢高殺韓信之功。孰知韓信已先殺鄒生之功也。人皆言漢高以無辜殺韓信。豈知韓信以無辜而烹鄒生也。天道

好違。豈偶然哉。吾於是而益知天道之不爽矣。當神公過高陽時。陳留令何罪而鄒生殺之也。嗟。鄒生一自反焉。可以無憾於地下矣。

項伯

異哉。項伯知有人而不知有己。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有蘇秦族類也。良雖有恩異姓也。羽至哉。欲擊沛公。伯恐累良及禍。夜馳其告。已足報良德矣。乃泚結沛公。項莊舞劍。則以身蔽之。欲烹太公。則以說解之。伯

讀史警策

卷三

十

之為漢可謂至矣。豈實羽哉。意亦欲恩漢以為平分之計耳。及太公歸鴻溝為約。伯意以為兩無負矣。漢竟背約而襲之。君子以為何如。解曰。項伯之告。過於欲分羹之言。項伯不知有父矣。何有於朋友。殺功臣。李既不知有功矣。何知有信義。伯以身蔽項莊。是重婚姻之約也。其愚一。勸羽不誅太公。欲留為質。其愚二。歸太公而恃鴻溝之約。其愚三。楚之愚。皆以人道待漢也。漢

之說不以人道自待也。羽即可滅。何不為項伯地乎。使鴻門無項伯。漢王與王斗俱碎矣。廣武無項伯。則太公為高祖之美矣。便太公終不歸。則漢王為無父之人矣。苟少念恩義。鴻溝之約。安在不可遵也。每讀史至此。未嘗不髮指乎。漢高也。後項伯受漢侯封。亦羽之罪人也。可殺。

丁公

漢王誅丁公曰。使後為人臣。無効丁公也。溫公以為

讀史警策

卷二

十四

漢高知大義。王鳳洲以漢為恃德。二說孰是。解曰。丁公之可殺者三。放楚之賊。為不忠。則可殺。不識漢高之為人。信兩賢之言。為不智。則可殺。漢王為帝而逐來謂。是責陣以來。榮為不義。則可殺。漢高之不可殺。丁公亦有二。彼不殺我。而我殺之。是恃恩也。不可一。既知其賢而復殺之。是忘才也。不可二。欲掩受阨之禍。輒假大義以殺之。是欺天下也。不可三。然則必如之何。為丁公者。當遠去。以潔身。為漢高者。當

厚賜之以酬其恩。放之田疇。以示懲。則兩得之矣。

叔孫通魯兩生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至。而曰。禮樂精德百年而後興。史斷曰。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知權而不知經。

解曰。兩生在魯。國亦素習禮樂者。百年後興之說。亦孔子百年勝殘。必世後仁之論耳。非謂治定功成之後。必百年而始議禮樂也。夫何謂知經而不知權。叔

讀史警策

卷二

十四

孫通起朝儀。以正呼擊。亦救時弭亂之計也。何謂知權而不知經。惜一時君臣以詐術相尚。以權謀相高。久矣。非真能行禮樂之人。故草上而止耳。苟因而精之。安知禮樂之不可復興耶。吾於兩生。取其言於叔孫通。取其行。而各分定於一時。皆是也。復何深責焉。

陳平

陳平六出奇計。一曰請前金行反間。此用間之一術。

也。凡行軍者誰不知之。二曰以惡草進楚使。此亦聚漢王先行慢罵。而後供其如王者之餘意。三曰解縈陽閭。使非紀信之誑楚。夜出美女無用也。四曰躡足封齊王。此小人害正人之常態也。五曰諸葛造雲髮。此事之最可恨者。使信果有反意。豈一無所慮。而肯束手受縛耶。嫉賢害能。莫此爲甚。六曰解白登之圍。此張儀恩鄭袖之故智也。六者皆淺見刻薄之士所能爲也。仁人君子所不屑者。何奇之有。而平獨以此

見解何也。

解曰。求人於三代之前。則道德仁義堂堂正正。奇且不用。六計何足誇也。秦漢以來。則詐謀相尚。事苟有濟。則諸臣諂妄之不恤。一時秘謀醜事。有難以告人者。行之有效。則相詡以爲奇。平之六計。大抵皆然。吁。歎乎漢王之業。不以六計成。漢王之心。則以六計壞也。心者致治之主也。心壞則治尚可觀哉。是以漢與規模多所鄙。不足。以比隆三代之者。皆陳平奇計爲

之屬附也哉。或曰。漢高功臣多遭誅戮。惟平富貴獨久而且得令終。國亦三傳而始絕。是遵何德哉。曰。益顯日殺不辜。而卒以壽終。曹瞞慘毒。弒后而終開魏業。馮道六朝尊榮。榮增三世光顯。小人之享厚福也。不獨一陳平爲然。

韓信

韓信夷族。後人惜其功者有之。卒未有確信其不反者也。然則信果反與。

解曰。信之不反。確有可據者也。拒蒯徹之謀。一不反也。趙壁奪符而不疑。二不反也。定陶奪印而又不疑。三不反也。遊雲夢而來謁。四不反也。奪齊封楚。垣然就國。五不反也。與之論將。有多多益善之言。不存形跡。六不反也。卽通弔一事。論益見其誠。豈素非信心。腹信何公然教之以反。恐不若其恩也。况信善用兵。卽有謀。舍人弟何得而知之。上變告誅。小人報恨之常也。如果與稀通。孫之勝敗何絕不與聞知。而乃聞

言卽八賀也。愈知從中起之言。誣枉甚矣。此信之不足確有可據者也。提之躡足封齊。屢奏符印。歸遊雲。竟奪封。漢高之虛心積慮。無一下成於殺信也。弟無其。平故留之以待呂嬃之變。妻信。漢然不覺。特其恩之厚。功之高。而謂其必不肯見殺也。可謂忠矣。忠而見殺。後之論者。當原其心而惜之。可也。紛紛然過爲求全之詞者。是固責備賢者之意。亦與於漢高不仁之甚者矣。烏乎可。

審食其

食其淫汚呂后之事。傳者紛紛矣。以爲無邪。何古今人士。無有爲之辨者。以爲有耶。何在這諸臣。無有置喙者。

解曰。好人而過者。多後其美而增之。惡人而甚者。亦多移其醜而張之。呂后所爲。令人切齒。故以莫須有之事。喜談而樂道。誰復爲之辨。其真僞哉。以予觀之。惟簿不修。恒人猶耻之。况英明如漢高。而肯容此邪。

鵠乎。呂后亦欲自強。以固寵。豈肯身蹈不韙。有甘淫。婁乎。朝臣如蕭曹平良等。知無不言。何無一語相詆諷。歟。別英喻剛直。於漢高變秦宮矣。女則諫於純。一宦者則諫。何獨容。恣一辟陽侯而無一言也。耶。且惠帝已長。以人疏爲非人所爲。而庸怪其毋爲非人之事耶。卽淮南王。惟殺食其。亦止謂不救其毋。未嘗以淫亂爲辭。何所據而謂其爲。恭淫耶。或曰。以呂后之慘。而千爲之辨。非黨惡與。曰。非也。特不欲廢天下後世輕薄之漸也。

漢文帝

文帝詔民。八粟於邊。得拜爵免罪。從是錯之謀也。一時食其利。後人以罵爵議之。

解曰。經國之謀。貴在有利而無害。八粟拜爵之事。在堯舜文武之世。或謂有訪於賢路。非開門納後之典也。秦漢以來。軍用不足。則括虛子民。加賦加稅。以致流離不堪。何如令民八粟。給費而酬之。以爵在上。非

有所迫在下非有所強國足而民不病亦策之善者也或曰銷費者輸之於官而求償於民其病一也不知人有賢否不開進身之給基何如也蕭曹非刀筆吏乎趙盾張武尊等何莫非胥吏乎其備業成名照耀史册何炳炳也如其不才卽稀奪而誅戮之卽有貪婪獨不爲壽命計乎故曰魯之無傷也但見罪則不問其罪而高臺敢於犯法矣死罪八賊則多金者得以殺人矣長亂之道也豈可與

諸儒同日語哉

諸儒

漢文帝除肉刑後儒陳季雅曰古人肉刑之法所以使民易避而難犯也文帝除之易之以笞以致人輕犯法不足以勝姦矣陳潛至曰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下可丁南湖曰文帝不忍於淳于意而忍於淮南薄昭者何哉然則肉刑不可除與

解曰君行仁政迂儒起而議之得不令人思始皇乎

卷二

陳氏謂肉刑易避而難犯然人之爲惡者必先計度刑之輕重而後爲之與必不然也如一計度焉則自不爲惡矣何論輕重乎然小民無知而犯法與其重也何如輕之陳氏以肉刑與井田學校並衡則又大謬不然者井田學校所以生民也肉刑所以死民也以改過而自新利害相反也此而同之病狂喪心矣丁氏謂文帝不忍於淳于意而特忍于淮南薄昭是

又論之主刻而無當者也

卷二

而侯其四子薄昭殺漢使帝不忍加刑而使人哭之可謂情法兩盡矣而丁氏猶非之其意將謂淮南帝舅尚不可赦凡有罪戾可盡從深刻乎亦將謂淳于意必不可赦乎是皆殘刻爲心者一或秉政則寧成義縱之流也若此學者當附祖龍之坑可也

鬼錯

錯爲景帝謀欲削六國而六國反卒以誑口見殺論

者或議其自取。或惜其忠。二說孰是。

解曰。是錯之計。忠則忠矣。要皆出於急功名之一念。

焉之也。何言之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當錯之謀。

刑六國。結怨諸侯。深安劉氏也。父曰。劉氏安。是氏危。

夫錯下聽而父自發。此時錯即功名蓋世。亦以死矣。

乃設無為之令。天子自損而已。居守。然錯之心。既不。

知有父矣。又何知有天子。不遜。故借此以微倖於功。

名之命。一旦被譏而族誅。不知何面目以見父於地。

下也。其死也。固枉也。意者殺父之賊。天故假手於。

益之口耶。忠不可法。而不孝之名。已彰。七於萬世矣。

自取不自取。何足論哉。吾於是而謂人子苟處天倫。

不得已之際。字如徐庶之方寸。勿效溫晉之絕。綴荷。

不燃者。即功成如漢高。亦不足以贖分羹之罪。况區。

區是錯。忠孝兩無當者乎。

公孫弘

弘年七十餘。起一經。不四年而取相位。封平津侯。汲。

議其多詐而無情實。又議三公布被。飾詐以釣名。

弘皆順其言以解之。誠姦詐之人與。

解曰。弘之心。誠不可測矣。仰其事而論。亦有可原者。

武帝剛烈。犯顏直諫者有黜矣。使弘從而助之。則恐。

帝厭聽而拒諫也。故少為將順。以為後之納言地。獨。

不觀於通西南則諫於用上式。則諫於宥郭解則諫。

弘宜唯唯者。甚至於服粟布被。意出釣名。固或有之。

然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耳。以脫粟為非。將以口食。

萬錢者為是乎。以布被為非。將以然絳錦帳為是乎。

觀其以俸祿給故人。而家無所餘。不賢者能之乎。觀。

其言無汲黯之忠。陛下安得聞此言。與君明臣直之。

言。何以異也。必以奸詐黜之。則苛矣。事不究於巧也。

張湯

湯刻薄嚴酷。不當有後。而乃子孫蕃衍。七葉不絕。餘。

慶餘殃。下幾虛語耶。司馬氏以著錄有後嗣之。而湯。

封禪時。而式以不習文章見禁。式何不先人而薦之乎。其朝之誠足也。但此輩險巧性成。卽腹羅五車。亦止足爲奸詐之助而已。呂不韋獨不著春秋乎。或曰。式謂蔡弘平乃雨。亦幾公矣。予則謂式之旱魃。不減弘平。爲之費一詞曰。志卜式乃雨。

徐仁王平

按蔡弘平子遷。罪亡抵故吏吳。亡少納之。亦主臣之誼也。適伏法。而吳會赦。亦可少寬矣。仁平以赦念除。

陳史命舉

卷二

吳罪。亦待平之論譴也。覆劾以廷尉少府爲嚴反者。反者還也。還已伏法矣。臣還者吳也。杜延年奏記。譴吳爲不道。惡於法深。則吳亦屬可赦也。吳可赦而仁平何罪。乃殺仁而腰斬平。亦已酷矣。舉朝猶有累及宰相之恐。廣漢之朝不幾無乎。君子將何以自全也哉。

解曰。禍福無常。自古有然。淫虐者。且謹厚多怨。君子處世。何能自全。哀哉徐仁。爲相誌親。遵令奉法。不保。

其身乎也。何惡腰斬以徇。嗚呼。吏吳亦思保其身名。俱殄累及無辜。問誰爲之。霍侯情睦。情睦霍侯人比。伊周僅以身免。職此之由。

霍光

霍光小心謹厚。定大事於指顧之間。一時勳業光昌。說者以伊周方之。妻爲邪謀而不知亡之而不舉。亦獨何哉。

解曰。夫人不幸而處家庭之變。雖有智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聖賢之不免於黜妻也。顯之邪謀未露。府廐尤何能逆料之事。敗而知之。已不可爲矣。說者譴當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或可自免。此伊周之談也。光初政日久。側目者多。一發其事。則赤族之禍當不待顯山謀反之時矣。無可如何而安之。將亦思入乘其便而圖去之也。不意先顯而卒。使光卒而顯萬安分自守。謹凜持盈。亦可或免無事。越三年。顯等既欲謀殺太子。又欲誅廢天子而立禹。其誅滅也。

卷二

顯等自取之與光何尤焉如青光素無教家之誡光
舜之子不肖分杜之子殞其門風豈教之不裕哉何
獨以之責光

魏相

弱翁定陶人相業多有可取四方災變輒奏諫伐匈奴
有若去副封以防壁蔽憂水旱爲非小變亦可謂
賢相矣論者謂其假許史以爲重說過不得其正也
殺廣漢以雪忿違衆心以害賢良也其德度不足觀
矣

卷三

解曰凡竊附權要者必好惡與同始爲私人相之進
奏皆切要政治使爲倖倖所壅則無益國家事借許
伯以通之者權也非附也至趙廣漢爲冤者所詰相
未有祿文廣漢遂陷以殺婢事相亦未有以辨也宣
帝惡而殺之與相何與焉讀者謂相秉均衡而不爲
之解救不知當時相位爲具官如相之多所敷奏許
史輩已竊附之一聞廣漢之陷救過不暇尚敢出一

言以救人哉以此責相亦未達其時事也

宣帝

五鳳之集宣帝以之紀年以爲瑞也史臣紛七置喙
以爲鸛雀之屬亦以鳳爲瑞也不知鳳之巢足爲瑞
否耶

解曰鸛鳳不足爲瑞以世不恒見當聖帝明王之時
而偶出故人以爲瑞耳非鳳能爲瑞也因聖出而瑞
始名也苟非其時則其出也亦罕見之一爲耳鳥之

卷二

早見者罕止一鳳歲王母之青鸞燕巢之白鳳皆可
以並觀矣出非其時不惟不爲國家之瑞亦將爲賢
士之妖何言之集膠東田延年以無罪見殺一集
北海爰侯勝與黃霸並繫於獄一集於魯霍顯族兩
博陸勲絕一集社陵而趙益韓楊相繼誅戮無當
治而迄助其虐鳳亦何足爲瑞哉或曰非真鳳也
繡出而宜尼哭豈亦非真鸛耶

鄭朋等

鄭明與蕭望之始則附之終則害之楊與與賈捐之
相爲比附交口稱譽後俱被害諸君豐初昔周堪張
猛後上書告堪猛罪豈果人情反覆之可畏與抑諸
君子有以自取與
解曰君子之待人也寬以恕故於人之有善則樂予
之於人之惡則不爲逆計也如許史赫也炙手可焦
朋則上章言其罪過蕭令之待詔亦獎善之意也朋
傾邪而蕭疎之亦正也亦安知其害已哉楊與與賈捐

重名

杜延年周之子也其人賢而且直田延年字子宣在
霍光廢昌邑王其人勇而正嚴延年酷吏也李延年
李夫人兄歌者也韓延壽左馬朗恩信偏於二十四
縣賢而且能後以小過弃市焦延壽善易京房之師
也止延壽西域都護也與陳湯並斬郅支有者毛延
壽西王嫡者也許延壽漢宣帝時車騎將軍李延壽
元帝時爲御史大夫
解曰同名延年有酷有賢同名延壽成敗各就名同
實異惟人有勵盜襲美名於事何濟
杜欽谷求
胡致堂曰成帝在位劉向精忠懇切如水沃石杜欽
谷求之徒阿諛權臣乃保寵祿國欲不亡得乎哉
解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論人者不可以君子而
掩其下仁也亦有小人而仁者不可以小人而沒其
仁也永欽因成帝欲受匈奴之獻交章諫止欲遣使
報送屬負杜欽諫止此知朝廷之體慎內外之効也

又救馮野王以明刑賞之大信此則其知有敬賢義
正之道也。得宣賢者也。谷未薦之爲御史大夫。劉輔
忠臣也。谷未救之使得減死。月晦口食。谷未有民基
財本。舊愆新德之奏。帝好鬼神。谷未有仁義正道。五
經法言之說。星孛東井。谷未有躬行道德。承順天地
之對。此數者忠臣之匡。匡正士之謀。士要不過是。蔡
諱之阿譽。保寵不已。甚乎。劉向者忠言者。於當時文
彩炳於後世。胡氏謂非屈原之可比。抑知其獻鴻寶

廉史學是

卷二

三

嚴尤

王莽欲立威匈奴。遣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尤以三策
五難上諫。史謂尤獻策助桀。亦逆賊之黨耳。雖書在

息兵亦奚足貴

解曰。正不必深責尤也。當莽之世。頌上功德者四十
八萬人。漢諸侯稽首奉璽。惟恐在後。亦相與頌功德
而鮮有怨惡者。不特此也。一時大儒如孔光。王嘉
所稱賞者。始終成莽之事。劉歆爲五經典領。書集七
畧。而亦爲莽用。楊子雲以太元自著。法言中盛稱莽
功德。以是觀之。莽之智。誠足以欺世而有餘也。況嚴
尤乎。使三策五難之說。見於漢武之時。則足以息爭
寧民。即見於哀平之際。亦不失爲忠臣嘉議。何不辛
而陳於王莽之朝也。覽

嚴尤

莽以書責尤。尤恐其撻馮衍。勸之以順人心。舉大義
尤不聽。與赤眉戰。爲赤眉所殺。綱目書曰。赤眉破尤
并誅之。可謂惡之深矣。

解曰。愚哉嚴尤。可謂無負王莽矣。以莽爲主。而身死
其事。意蓋謂莽既爲天子矣。我殺賊而有功也。當受

上賞。卽戰不勝而死也。亦不失爲忠臣。故寧戰而死。不舉兵以叛。可不謂愚乎。然食人之祿。忠人之事。但不能棄之於義耳。何必因惡葬而并深惡之耶。

太皇太后王氏

史謂王莽居攝踐祚。皆太皇太后主之於內。及政變。卽與乃懷亡於一重。亦何爲哉。

解曰。太后當主少國疑之際。不得已而撫此乳兒。孫思一居攝之人。而不可得。當是時。爲大司馬者。重

漢書

卷五

七

賢也。爲大司徒者。孔光也。卽有龔卿梅福諸賢在下。其孰從而舉之。孔光以下。又皆舉莽。盛德太后一婦人耳。何能達衆以擇人任之。爲大司馬。蓋冒見霍光之故事。亦欲莽輔幼主。以衍漢業耳。及見莽請置則對王舜而罵曰。如爾兄弟。今皆族滅也。及莽壞孝先廟。則罵之曰。此人漫神。能得久乎。至伏臘則用漢日。著表則用漢黑貂。其心未嘗一日忘漢也。其崩而書太皇太后固宜。議者謂不一死以謝漢帝。是又以丈

夫之難能而責之一八十老寡婦也。

卷之二終

漢書

卷二

三

讀史管見卷之三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綠綬公垂甫閱

陶江張彥士龍弼甫著

醴西郝 玠石公甫訂

後漢

卓茂

茂以循吏著其乘馬出有失馬者認其馬茂心知其

非乃以已馬與之

卷三

史謂其雖仁恕而失之過非聖人大中之道也

解曰史論之誠當矣不獨一卓茂也直不疑以已金

償同舍郎金王彥方以已牛子誤認者牛其後一也

雖失之過上於厚者也但好名之心未免以是爲市

耳然其所以見稱當世取重人區者則不在此卓

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治行未上先耀史冊者其

也以其大者傳其小者故認馬不辨仁恕之一節耳

不然使別無可取此纖七者胡爲哉山一茂觀之諸賢皆然尚論者其審諸

寇恂賈復

恂戮復營武賈過潁川欲手劍恂亡竅其使而深避

之議者擬諸廉蔣胡氏謂恂可比蔣復則不得與廉

相班矣

解曰賈荆剗頸廉蔣之事誠光耀史冊矣兩人結納

卒無以禦強秦趙之終爲秦食也何當於人國哉賈

復則有折衝千里之威

卷三

復則有折衝千里之威傷創之後一奮而召陵新息

皆平以百戰之勞佐光武成中興之業厥功偉哉以

視廉蔣之存趙也不天淵乎孔子取管仲以功高九

合吾於賈復亦取其功可也一劍之奮畧之而已何

必過爲苛

鄧禹

鄧禹杖策從王片言投王遂深相得自馮貽叛後咸

名頓損數以饑卒邀戰赤眉爲所敗而僅以身免以

其付情。是不知人也。不量可否而戰。是無謀也。用饒卒取敗。是不知命也。不從馮異之言。是慢諫自用也。外此亦無赫上之功。乃雲臺画像。獨以鄧禹爲首功。何哉。

解曰。人謂禹之遇王。帷帳之謀。跨羣英而獨上。謂功狗功人之說。爲的論也。不知人臣事主。可必有勲業。不可必有寵遇。如蕭何之與高帝。無事不參謀也。而不免於殺。韓信登壇。腹心之將也。而不免於殺。夫以創業之主。開國之臣。尚不獲始終。況其下焉乎。禹之不替榮貴。夫固先武有保全勲臣之量。亦禹之遇。應如是也。不然。韓欸非直乎。不得其死。馬援非忠乎。死不得其葬。夫寧非先武也乎哉。

嚴光

子陵不屈先武。千古仰其高風。諒其故。光武以帝胃中興。天下士君子之所矚目。明王而願仕於其朝者也。子陵獨變姓名。隱身不見。抑厭其累而不食與。

讀史會要

卷三

三

讀史會要

卷三

四

豈以爲名不正。而非順天應人之舉。與不然。或窺其人不。足與共功名。與三者無一可說。深藏遠避。意欲何爲耶。當其被表。潯中先武。脩安車聘之。三反而後至。是欲效伊尹之樂。卒也。既至。又無經邦論道之言。乃卧而不起。是何其倨傲也。當卽以原諫之杖。叩其歷可也。帝至而望其相。取爲理。卽不願仕。豈當時情事。無一可言者耶。可言而不言。是負其所聘也。亦非同遊之誼也。使可言而不能言。是中無所有也。是盜虛聲也。無一可者。及引其共卧。乃以足加帝腰。是有心耶。無心耶。無心過於野。猶可言也。有心過於肆。殊可醜也。或方之夷齊。夷齊有叩馬之諫。仲千古君臣之義。子陵有何諫。乃自方以巢許。巢許高踪。可不。可二。豈容後人借口耶。昔太公諫華士。以爲率天下而出於無用也。先幸不生其世。免其誅足矣。世之刺刺稱其高者。何也。

解曰。富貴功名。趨者如鶩。光獨高舉脫然。弗顧。趙時

附世舉世皆然。先獨傲夷。輕若浮煙。士走王門。多所
輪媚。有先如此。可高士氣。先武下士。貴而益恭。堂上
聖主。千古高風。在帝為高。在士為傲。高不可及。傲不
可效。嗚呼。子陵因帝成名。他無表見。嚴顏孤清。

鄭興

興讓郊祀事。帝欲以識斷之。與對臣下。為識帝怒。興
謝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胡氏謂興當極
論其非。一被詰責。遂出遜言。君子非之。

謝安

卷三

解曰。信而後諫。聖人之訓也。苟君志乖違。而猶喋喋
陳言。卽至理燦陳。愈觸其怒。雖折檻引棺。無益也。稽
為遜言。正明保身之士。曰君子非之。將必欲人人
皆為龍比乎。或曰。先武亦從諫有為之主也。興亦何
憚而遜避不言乎。不知先武於國。議信之深矣。卽密
樞如鄧禹。尊信如嚴光。尚不為一語。况區區如興乎。
其遜謝也。何且。或曰。興不欲以先尋事其君乎。君子
曰。君臣之際。務其實。不務其名。所謂卑之無甚高論。

取其行也。使當時與為之辨。不過曰。三王受命。其符
安在。帝將曰。赤伏符何其先告耶。君臣一堂。不能為
先辭之。楚龍止見其不合而已矣。何如遜謝之為愈
否則鮮不為桓譚矣。

馬援

伏波將軍。鍾先零。守隴。出塞。漢平交趾。功業炳也。矣。
至請討五溪蠻。猶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胡氏曰。伏波
功高。高亮可告老而去矣。馬援。平之志。雖曰壯猷。

不幾為婦手

卷三

解曰。胡氏之言。愛援則當矣。而要非所以論景隆也。
景隆秉志立心。迥迥恒流。及時建功。成身退。此文
夫尋常事也。援薈桂之性。老而彌辣。所謂志士暮年
壯心未已。方將置死生於度外。確見馬革裹尸。愈於
病。淋上死於兒女手中也。區區恒流。去就何足。以
議之哉。又見史載伏波戒兄子書。至言也。可奉為養
範。勒之座右也。不意杜遂以此獲罪。松亦以此搗說。

禍機之萌。智者有所不及謀。郭氏遂謂援先已議。議乎人矣。所以致梁松之怨誤也。此言亦非也。昔中謂吾於季良。愛之重之。何常輕忽其人哉。但恐浮薄子弟。借口賢豪。效尤之耳。如孟子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立議。讓伯夷。柳下惠。哉。然家借爲口實。君子方恨之。後人又從而吹之。是非善尙論。古人者。也不可不辨。

漢高先武

請東晉書

卷三

七

東萊呂氏曰。漢高識大體。除目品節。有疎漏處。先武除目品節。甚詳於大體。却遺。又云。先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此最失政事體統也。意謂先武不如高祖也。

解曰。論者之論。任意輕軒而已。謂漢高識大體。予謂分羹。雖其識父子之大體乎。須繼功臣。識君臣之大體乎。呂后私審食其。而不顧諸大婦之大體乎。要不過當苛秦之後。人困饑渴。易爲飲食。故望勝唐而歸。

命又無以楚項酷烈。益熱益深。高帝使武臣之力。三傑之謀。一反楚項之酷。而師萬方景從。又何待湯武之德哉。此平功倍之時也。先武遭漢未造。餐饗功德。暗好天位。師獲諫。滅人心。而皇上不安也。雖誣吟思。漢當時盜名竊號者。紛起四起。非其盛德。孰克超羣。雄而獨上手。先武以醇謹長厚。務獲英傑。投戈請義。慨慨乎有帝王禮教之風。視漢高不事。其嫂。屬儒學。相去徑庭矣。至於保全功臣。又非高帝之能及。

請東晉書

卷三

八

萬一也。卽有小疵。何損白璧。謂先武不如高帝。是亦狃於石勒比面事高。並馳先武之說也。予終不敢以爲定評。

班超

超一聞李邑之誦。卽去其妻。蓋夫婦人之大倫也。婦苟未千七出之條。古人不輕絕也。超何漫無可否而遽去之。不幾急功名而輕兩髦乎。及章帝知超忠。令邑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不幾驅情以

求名乎。

解曰。其起殺妻求將。急功名也。超則非可同日語矣。萬里孤臣。聞謗而無以自明。人既以愛妻爲口實。復安之。而不去。則身危矣。去妻所以全身也。曹孟德不殺彌正平。潘情求名也。超亦非其倫也。君既我知。而以其人來謝。是人亦必知自悔。復留之以收意。則歸心矣。遣邑所以明度也。雖然。家山萬里。妻去何之。以德報怨。何以報德。此不情之行也。微奇功以開邊塞。是以君子無取焉。

朱暉 帝時人 蘇范 明帝時人

朱暉南陽人。字文季。年十三。禦叔寇。救諸母。既乃避外戚陰就之求見。與張堪陳揖交。而死生妻子之託。義貫日月。可謂至行矣。暉不以是傳。而以善政傳。范庶將車頗之。高年十五。迎父喪於蜀。守厚實送范。范不受。開闢扶輿。同溺水中。得救。僅免。爲鄧融功曹。融被獄。范變姓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

融乃去。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誅。莫敢視者。范獨往歛之。至蜀顯宗之怒。扣辭乃免。亦可謂至行矣。不

以是稱。而以五袴稱。同也。

解曰。有至行者。必有至功。能濟已者。必能治人。有功而無行。無本之經綸也。能治已而不能治人。自守之曲士也。暉惟幼能禦寇。斯吏畏其威。惟能遇外戚。斯能固諫。均輸。惟擇交以義。斯民歌其惠。范惟幼能爭父。斯長能忠。君惟能爲獄卒。救融。斯能尊食勃房。惟知尊重業師。斯能五袴百姓之。二人者。家修庭獻。兩無負矣。是宜表而出之。

班固

孟堅史著。自馬遷而後。莫與抗者。可謂天下才矣。乃失身寶鼎。卒死獄中。君子惜之。

解曰。班彪著王命論。以諫亂。上非反復。小人與彪始從之。知不可與。則從而去之。是能潔身成名也。班超要功異域。而有遺還李邑之度。有封侯萬里之志。

時論高之昭妹一女于耳能連成漢史爲開絕範猶
甄休哉當代人文萃於一門固之才尤屬白眉乃朱
身匪人身名俱敗可謂上有愧於彪下有愧於超中
有愧於昭耳嗚呼文人無行固不免矣或謂固感知
遇之恩故下必無故而去抑何其於劉毅都鄉侯時
獨不聞一言諒止又何不於毅尚書祭服時節舍之
而去耶其寵貽戚其見殺也孰曰不宜

鄧太后

後鄧禹文名綏和帝后純孝經典檢勸卿氏賓客好
書篤學錄因降雨又徵楊震輔安帝可謂賢矣其臨
朝綱目書猶以讓之謂賢如鄧后猶不之予是以李
樂世史深加痛絕甚至女媧開天樂猶以爲不宜是
耶非耶
解曰后后臨朝亦論賢不賢可也天之生人原非因
男女而貴賤之自聖人立教而有內外之分斯兆鵠
之是爲是戒也如主少國危朝無正臣爲太后者來

聰明正直習見先帝遺度卽以之攝政不猶愈於推
奸輔政素亂紀綱流毒宇內乎既以不當讓之斯亦
矯枉過正矣試統觀之高曾向孟視莽操縱爲何
如也至李樂以女媧爲女王不知女媧氏亦古帝王
之號耳與西王母同是男至當國樂以女主讓之是
何異於以母丘儉爲老嫗也可發一笑

楊震

胡致堂曰楊震四知之對燭理未明天地非惟不可
以二言蓋亦不可以知論也又曰鄧陽贊成也震教
授二十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爲騰而起是又處人
之未精矣
解曰甚哉後儒之好非議古人也如關西四知之言
拒篡夜之金也照察古今萬代凜上黨頑直懷莫此
爲甚胡氏乃謂天地不可以二言矣天地而一之竟
欲何爲卽以天地論何不可以二言也天職覆也地
職載也天高明也地博厚也聖賢論理未嘗不分而

言也。又謂大地不可以知論。是謂天道無知也。故小人冥然不顧之心。公行盜竊。甚至於射天鞭地者。皆此言附之。胡氏謂楊燭理未明。不知此言之有。害於理也。大矣。又謂其處人之未精。如鄧陽屢辭封爵。勞王室。可謂賢矣。胡氏樂以貴戚非之。不惟誣震。抑且誣陽矣。故特爲兩人雪之。

黃憲

黃叔度以十四著。名四十八年卒。三十一平餘言論風

讀史學

言無所傳聞。而舉世賢豪爲之傾倒。亦何德以致此。

解曰。天生異人。遺衆絕倫。不言而化。爲鳳爲麟。鳳出非時。是爲德衰。麟出非時。大聖泣哀。漢末生靈。喪世罕見。敏銳淵默。鴻飛霄漢。羣才就勝。推尊童子。黨錮之孽。實基於此。

李固杜喬

李固奏記對策。躬行忠讜。杜喬精忠勁節。不顧妻子。

一爲馬融誣奏。駢首獄死。議者譏其失身罪。或議其不救賀帝之說。不正弑君之罪。以爲忠而不仁。不知士君子處亂世。將何以進。不負國。退不負所學也哉。

解曰。君子處危疑之際。爲自全易。爲無難。當沖質之時。身臨朝。權威當國。使李杜輩。累見不出。高臨林泉。漢祚之絕。當不至。獻帝時矣。知曰。見險而退。則又非二君之心也。觀固之劾。驥爲周霍事。當有欲立清河之策。二子用心。誠欲有爲於不可爲之時。冀得當於萬一也。齊則君之靈不濟。則繼之以死。此其所持。持者素也。責論者。以之論士品。則可以之濟時艱。則無當也。君子亦各行其志而已矣。人之賢愚。何計焉。如謂冀之醜帝。固不討賊。當大將軍兵權在握。固即智勇無全。亦何能施其計哉。故曰。論人者。當衡其時事。不可執已見以相絕也。

荀淑陳寔

漢常贊桓之際。李桂詣賢。駢肩受戮。淑在下。一時稱
爲朗陵神君。而子以八龍著名。與陳仲弓會聚一堂。
祖孫父子。相飲洽。太史奏德星聚。猗歟盛哉。不可
及矣。

解曰。王。山。輝。珠。涵。澤。媚。不。事。表。暴。而。自。著。者。上。也。
逃。名。而。名。我。隨。去。名。而。名。我。追。者。次。也。本。有。矜。詡。交。
結。標。榜。賢。聲。而。不。爲。人。所。彈。射。者。荀。氏。子。弟。其。數。雖。
八。沒。亡。者。固。不。足。數。矣。卽。一。二。表。見。亦。不。過。一。隱。逸。

之士。一曹操之客耳。曾何足繫人齒頰。而乃侈然以
八龍稱。良足羞已。陳實居已清濁之間。觀其弔張讓
之喪。而巧媚之情見矣。人曰。賢士賴以全活者衆。此
亦歸美之詞耳。而德星之奏。不足爲君子之先止足。
人之則日耳。論者曰。黨人之禍。自此作之。偏也。
不信然乎。

朱穆

朱公叔穆。鯁資文武。自樹精忠。祿仕數十載。布衣蔬

卷三

十五

食家無餘資。常著崇厚論以刺薄。絕交論以矯世。顯
除閹宦不送。乃至憤懣發疽而卒。蔡邕謂其貞而孤。
龍山楊氏。乃謂穆從梁冀徵辟。烏得爲貞。又謂邕之
從卓。無異梁冀。故不以朱穆爲過。而稱之。楊氏之論
何如。

解曰。賢者處世。當從其時。擇主而仕。賢士之哲也。然
止可行於列國各據之時。至天下一君。舍此則無所
之矣。士不欲出而圖君。則已。欲出而圖君。必待變卜

之求。後車之迎。世道凌遲。安所得商周之聖王哉。不
得已。因人而進。第顧其後之所成何如耳。如因人而
進。卽與其人比。是黨惡也是失已也。苟進焉而忠正
自持。錮懷抑暴。此正疾風之勁草。傾瀉之砥柱也。如
張陵爲某不疑所舉。乃仲園意以報私恩。楊褒爲鄧
騭所進。乃著清白而自焚。其初何損於善哉。楊氏
諄七以朱爲過。亦未達於時也。

陳蕃徐稚李膺郭泰

卷三

十六

徐陳下獄李郭同舟。可謂交遊之厚矣。後陳死於奄宦。李死於獄中。徐郭二人超然遠害。避舉風塵之表。安所貴一榻一舟哉。

解曰。這一面已出處不同。各行其志。非徒舉之爲智。而害之爲愚也。不有遠舉。何以見明。替保身之高。不有羅害。何以見殺身成仁之大。或有謂夜觀乾象之言。泰何不以此告虜。大木將顛之論。稚何不以此諫番。亦非也。郭徐之言。陳李豈未聞之。郎未聞之。豈不

卷三

卷三

知之。郭徐彼此相誠。而不告陳李。豈二人私厚哉。抑以人各有志。不可強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之謂也。由一時觀之。四子有生。死禍福之異。由今日觀之。四子之表。千古不異。致同歸哉。

茅容

郭林宗。嵩宿客家。日。容殺鷄奉母。自以草蔬飯客。奉以爲賢。予戲爲之。

解朝曰。茅容日。有鷄奉母乎。偶以鷄奉母乎。日。止。

有鷄。則多鷄矣。何難再以一奉客。如止此一鷄。何必對客見殺。是深窺郭林宗之爲異人。而故以此表異。而使之矜譽也。鄙哉所爲。

楊喬

楊喬。容儀偉麗。桓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死。得失何如。

解曰。楊喬不妻公主。懼禍耶。遠勢耶。至不食而死。愚亦甚矣。使公主必不可妻。胡不立陳其事。以拒如宋

卷三

卷三

弘之拒湖陽公主可也。使無不可妻。無故而達天子之意。殊覺無謂。即妻之而。雖抑自守。亦未必及禍。不然。所囚之得君。以匡時盡職而死。不猶愈於不食而死乎。

成瑨

瑒爲南陽太守。人歌曰。南陽太守。公。弘。成。瑒。但坐。牖。後。張。汎。縱。橫。板。捕。過。赦。瑒。竟。詠。之。宦。官。因。錄。詔。瑒。死。於。獄。中。

解曰：行不論善惡，滿則招損，極則禍生。成瑨既爲南陽太守，乃歌之曰：南陽太守岑公孝，是侵權任事之譏也。又曰：弘農成瑨但坐寵，是罷黜不堪之喻也。胡不自愛，乃爲美談？及張汎遇赦，則亦可已矣。而瑨必欲殺之，是仲已威而違詔旨也。凡此者，皆取禍之道也。黨錮諸賢，大抵類此。如李膺既破柱矣，又復邀赦而殺張成，不幾太橫乎？此黨錮所由來也。如岑暉我輩逃竄，張儉望門投止，豈有已作空汙良善，皆若

卷三

子所不取也。吾所取者，惟度遠將軍皇甫規，新息長賈彪，二人宜蒙錄也。其次則中房、疇而已。

賈武陳蕃

蕃武共謀誅宦官，反爲所害。胡致堂樂議之曰：陳蕃解曰：謀事不成，責有同歸是也。但郎事而論，蕃曰：兩望之困於石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是知機事之宜密也。武乃叔宦官考問，是機已洩矣。蕃曰：此曹便當

叔殺，何復考爲？是知斷以濟事也。武乃猶豫不決，及王甫持節捕武，蕃率官屬撲臂大呼，黃門反逆，而武尚不爲恤。事已敗露，乃始召兵，死張魚以比州人豪。新至京師，而武不叔爲已用，使逆賊得以欺魚，而反使之。此八矢皆武之事也，豈可並誣蕃哉。

曹鸞

漢靈禁錮黨人，曹鸞上書申救，詞極切切，帝怒，投鸞下獄，掠殺之。當此時，賢者抱頭鼠竄，智者緘口全身，

卷三

鸞以爲遠孤臣，激發憤烈，衛道慕義，視死如歸，千古偉人也。范史不爲之傳，宋儒漫不推許，何也。解曰：殺身以成名，不如明哲以保身。黨人中沒亡者，固無開世道如張儉、岑暉、才無他長，附名黨中，一聞捕捉，望門投止，禍延羣賢，連引逼世，迨黨禁既解，有少府衛尉之榮，懸車書考之安，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有義氣者安乎哉？如儉輩者，正復不少，賈彪、門不納岑暉，方稱卓識，孔褒兄弟，當以愚論，嗚

呼曹鸞謂皆立股肱王室左右大猷不亦過乎卒之身死掠獄誠可惜哉先儒史氏之不置喙者是非奈半故褒貶兩無攬也

趙苞

也爲遼西太守鮮卑入寇殺其毋擊郡亡全毋死也亦嘔血死議者謂急於王事遂不能全其毋雖嘔血而死綱目亦畧而不書所以推輕重而示訓也敢問舍卒變起事無能爲亡人臣子者全毋棄郡則不忠

謝安

謝安

卷三

二十一

棄毋全城則不孝當此之際如之何則可解曰先儒謂當權其輕重而行之誠至當之論也何也人之至大者莫如君親既委質爲臣不得已而爲親全君可也一城之士不關君國之存亡也乃殺親殺身以全之失輕重之衡矣雖然如苞者亦難矣如欲降賊以全毋鮮卑非類身降而毋亦未必全也如欲效徐庶之全毋前一謀不設則未必不爲鮮卑所殺而毋亦未必全也反覆以思仍以苞爲是全城以

鮮爲衆之命是其仁破賊以全王臣之義是其忠嘔血而死以殉親是其孝如苞者可以無議矣後斬允殺毋以從曹賊則又苞之罪人也

蓋勳

勳與燕正和有怨梁鵠欲殺正和勳勸止之正和來謝勳不見怨之如故讓者謂其處事之公得情之正然耶否耶

解曰此必匿情求名者怨有可解何妨一見釋之如

謝安

謝安

卷三

二十一

必不可解則思報之矣報之如何不過欲殺之也殺之而已無與焉則得其正矣復何爲止之止之則不欲殺之也不欲殺之必其怨之不深也怨之不深而留式首以自伐是不智也怨之不深彼來謝而却之是增之怨也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倒行逆施必見棄於孔子也何公正之有

何進

何進除閹宦反爲所害與實武前後一轍綱目考太

尉陳蕃大將軍實武誅宦官曹節等是襄武之借蕃也書人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青進之進卓也是非於是定矣說者謂武死而宦官昌熾進死而宦官誅滅前令人恨後頗快人意也蘇氏又謂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亡去而身死宦官去而漢亡君子將何折衷焉

解曰國之興亡大數關焉亦如人之死生有定命焉國不以宦官爲有亡猶人不以癭爲死生也卽以癭喻人之有癭至於飲食俱廢安見不足以殺人也使善醫者除而去之安見不足以生人也東政有董卓是癭去之後又復飲鴆也漢獻爲君是臨病內潰之人也癭無與也使宦官去而國亡是去癭之爲害也況亡漢者操也非卓也與除宦官乎何尤

劉虞韓馥

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儒袁紹等欲共立爲王虞不受綱目書之所以著虞知義守節之笑也韓馥讓冀州

卷三 三十三

與袁紹綱目書袁紹逐韓馥誅意也

解曰人位不易苟非其人雖予之而不弗受虞以賢宗室爲衆所推使順而受之任賢舍武信實必強國祚從漢業未必非中興誼也乃欲奔勾奴掘自絕豈非大哉後爲公孫瓚所殺韓馥以其州讓袁紹謂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後依張邈等自殺邈是觀之可受而不受不可讓而讓皆禍階也君子曰不然使劉虞不讓而受其立安知不爲紹所殺使韓馥不讓而據其位安知不爲紹所殺等殺耳不如讓之爲美也

王允

王允密謀誅董卓潛布腹心克殄元惡可謂忠於漢矣然未受一爵之封卒膏催泥之劫讓者謂不幸漢德告終故允罹不測之禍此夫之所廢非人謀之不臧也

解曰允誅董卓殊快人意卒未見有功於漢蓋以其

續史卷三

卷三 三十四

所以居功者有不滿人意者多也。如蔡中郎面諫著節。曠世逸才。當席鸞。不遇感其相。遇之私耳。未達為逆也。而卒致之死。馬日彈力請續史。惜其才也。允乃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噫。厚誣前賢也。且誅卓之後。自謂無患。而佐之以驕。又不知赦餘黨。以安反側之心。善居功者。固如是乎。其見殺也。有由來矣。當時士孫瑞與之同謀誅卓。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允何不以此為法乎。

藏史管見

卷三 二十五

臧洪

張超守雍丘。曹操圖之。望臧洪來救。洪從踰牆泣從。求紹請兵。紹不從。洪與紹絕。紹遂殺洪。嗚呼。洪之死也。無救於友。無功於身。亦無當於君親。得無同其大之為諒乎。

解曰。人之所重。惟信與義。信義有虧。匪生人世。天下義士。終不替本。超以信洪。上生美惡。洪之一死。誠不負超生死相期。今古定交。今之交者。翻雲覆雨。洪之

罪人。曾何足數。無救於友。無愧於身。高名共仰。君有義臣。史冊留先。親有令子。喪其生香。彼袁紹者。鄙夫共行。殺洪親操。千古惡名。

卷之三終

史 290-768

四史合發卷之四

黃帝及石如甫評

言滿楊綠公連浦閱

陶丘張彥士龍野甫著

玠石公浦訂

三國

劉備

史稱操厚遇脩以爲豫州牧綱目則書討史獨之爲

讀史考疑

左將軍綱目止書以史稱操違脩邀表衡綱目則書

詔何多起詞也

解曰正名與責實不同綱目起劉脩爲漢也若以實

論降於呂布則臣呂布矣降於曹操則臣曹操矣且

卒厚遇之恩反操欲赦布脩則一言殺之後起兵伐

曹與孫權合而復攻之何反復至是殺虜之說信不

誣也即謂接漢正統劉璋非漢正統乎使仗奉策以

輔之安在非中興乎而乃促其吭而奪其國哉城之



據胎譏千古卽偏安一區亦俾耳不足取也古人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况區區西蜀之葉
也哉綱目以之爲正統者非與備也正所以深絕曹
瞞耳

陳華

舉爲曹操節史欲復肉刑乃以臣父紀爲漢除肉刑
而增笞法不與仁惻死者更衆足重人肢體而輕人
軀命也其論何如

讀史考疑

解曰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也所以勸善懲惡而

已非欲殘人以爲戒也肉刑之慘人思去之久矣陳

人若好殺草菅人命遂相沿而不能去陳紀諱而去

之代以笞刑其仁民之恩德施普矣何物逆子慘烈

爲心一旦欲改父之道而殺然欲復肉刑不仁不孝

莫此爲甚愚惡之爲殘忍之戒

劉璋

昭烈據涪城攻劉璋而奪其國說者謂劉璋暗弱今

則不取終爲人利耳。據東坡曰：劉備窮迫，璋以禮迎之。至蜀，不數月而奪其國。此與曹操用去一問耳。若平岩矯之曰：昭烈之取璋，正所以爲義也。二說未知孰是。

解曰：成敗論英雄，人之所不免也。謂劉璋暗弱，當其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餘殺帝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使璋從之，未知鹿死誰手也。卽不然，據城固守，當兵戈四起之際，昭烈君臣能一年及人之國乎？

亦未必有濟也。璋不聽劉巴之計，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加百姓，心何能安？乃開門出降。此仁德之心也。何暗弱之有？備奪而遷之，後成此足之業，議者遂紛紜矣。予謂：取璋爲不可者，未審其時勢也。使備無一民寸土，徒曰：信義亦空谷之勇，何能建功？以繼漢業哉？不得已而取之，論者可畧其跡而諒其心。舍其經而從其權，則幾矣。如必曰：取之正所以爲義，則過矣，不可以爲訓。

蜀史卷之四

卷四

關羽

羽以英烈之姿，忠義之性，間關險阻，與昭烈共圖功名。麦城之役，一蹶不起，議者怨孔明之不智，恨昭烈之無能，不亦宜乎？

解曰：羽自樊口之勝，未免驕盈，所尤失者，惟求姊而而辱之。是有失強援而又生一秦也。陸遜以甘言相諷，則信之；呂蒙以詐病歸國，則信之；至白衣擄糧之術，又漠然不以爲意，是忠而愚者也。諺曰：壯經信

蜀史卷之四

卷四

不誣矣。且昭烈孔明，非智不及救荆也。荆雖曰吳蜀門戶，然蜀遠，吳近，以孤軍守之，必敗之道也。雖有良平，亦無能必勝。使當時結好於吳而讓以荊州，則吳必德蜀，亦必不助操以殺羽，使羽退守西蜀，生聚教訓，以人才之衆，山川之險，進可以王，退可以守。則上爭一荊州，何爲哉？計不出此，卽謂之不智，謂之無能，亦可。

魯肅

孫權評論羣臣謂子敬有二快。惟勸五惜元德地是其一失。孟肅既忠於吳而乃殿亡。昭烈君臣其意何居。

詳曰元德最相雲長狂烈子敬豈不知之。乃勸其主借元德地。又勸其撫羽者非不忠於孫權不諱於事機也。其意欲存漢也。惟祖父世食漢德乃徒欲偏伯一方且助曹以滅漢之羽翼而毫不知顧恤抑獨何哉。在廷諸臣亦蠅蚋之附庸耳。又何知有人義乎。惟請史贊疑。

卷四

曹操

操以奸雄之姿。執后等王。居然忠良。固不容死其讓縣下令也。則有口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其臨卒遺令也。則分香賣履無一語及禪代之事。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雖老奸嫩意固自有。

在而此異名義之一念亦不可泯沒也。不然以操之智畧權勢取天位如反掌耳。又何待其子而後篡哉。其言曰天命在吾。其爲周文王乎。當其時。羣雄未息安必其子之能爲武王乎。

解曰興亡之事運數存焉。亦人之會逢其適耳。漢曆至靈獻之時。如人之一身。衰危羸脅極矣。一遇廢益有下斂手操矯詐而卒。使其子無能爲。則亦與漢俱亡而已。如果大有爲之君興仁奮武。天下無敵。乃云開創不以庸亡之態遇奄亡待盡之王拱手而受大物豈非運數哉。故曰會逢其適耳。

王和

和之言曰人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也可銘座右。解曰積毀銷骨。君子難全。自修自怨。伊胡免焉。妄言。

之禍。爲惡方大。破國忘家。胡云無害。修德能宗。謗言愈長。以修正謬。隔靴搔癢。

蔣琬

琬爲蜀大司馬。與楊戲言。不應。琬爲人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七復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五是也。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耳。三復斯語。令人怨怒之氣頓消。

解曰。心既不同。不應亦異。凡與人言。所當審講。如蔣

嚴遵

卷四

所云。僅得楊樣。人不皆戲。恐不盡然。彼執柳者。有心成說。此言卽當。彼亦不屑。維彼高兀。居高視卑。卽有嘉言。若罔聞知。維彼隱深。可應不應。視人喜怒。以爲違從。

嚴遵言情京房郭璞

丁南湖曰。術一也。善用之。則爲道。爲術。而得以令終。不善用之。則爲房爲璞。而造以自斃。然則吉凶禍福。果可自我趨避與。

解曰。知進退存亡之道者。其維聖人乎。則是進退存亡。雖聖人亦惟知其道而已。事之所至。何能遽焉。演易者文王也。不免美里之囚。作書者箕子也。而有明夷之難。如曰。遵格善用。易文王箕子非與。而水之災。京房知之。以矣。鵲巢之地。景純知之。預失二子者。亦未有邪。而逆謀之行。其斃也。亦運數之莫可逃耳。雖知亦何益哉。使可趨避。文箕當先爲之矣。

呂岱

嚴遵

卷四

吳以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恪戒之曰。每事必十思。恪曰。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恪無以答。人謂之失言。

解曰。凡失言者。或未當於理。或擬人不於其倫。或言之而不效於後。皆是也。恪戒恪十思。雖其剛援自用也。恪既引古拒諫。恪復何言。此所謂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也。何失言之有。子爲之說曰。史所謂失言者。非是之謂也。恪既知恪剛張自用矣。何復勸之以十思。

武語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費禕

禕爲蜀大將軍。攻西平。獲魏中郎郭循。降爲左將軍。禕宴諸將。循卽乘而刺殺之。禕爲董允推讓不及。爲孔明所推許。當亦人傑也。待新附遇厚。而不知其人何愚也。是必慕光武之推赤心而爲之。而獨不以岑彭來款爲成何也。

解曰。推誠相與。商人。不我親。不察乎時勢也。當光武

解史會要

卷四

之時。所在歸附。人心傾戴。卽反側者。亦懷歸望之心。以誠相結。自無不服。弱之與魏。強弱較然。郭循之降。不得已也。而其心未嘗在蜀。乘間而發。以微利本國。此難安之常情也。或曰。沮彌不殺簡子。而循獨殺禕。豈禕之恭敬。未足以感人與。曰。固也。雖然。亦蜀運之將絕。大故殲此。良人耳。使禕無恙。而黃皓輩烏得以盛國爲殃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於費禕見之矣。或問綱目以盜書郭循何也。曰。以惜禕而誅循也。

夫既委質爲臣。而又竊殺之。是豫讓之所謂二心也。與穿窬之別也。幾希非盜。而何。雖然是猶愈於賣國以求榮者。

姜維

維九伐中原。可謂勤於事職矣。而卒無成功。丁氏諱之曰。姜維魏人也。背母奔漢。伐魏而反。致魏之克。惡乎其爲將。輔漢而反。致漢之亡。惡乎其爲相。漢亡而不肯死。惡乎其爲忠。毋召而不肯歸。毋乎其爲孝。然

解史會要

卷四

則維如之何。解曰。當姜維拜官中郎時。魏尚未篡。是漢臣也。見其篡而奔蜀。以蜀爲漢正統。而歸身焉。知大義矣。雖生於魏。亡不得而臣之。歸漢而爲將相。維心遂矣。故乃心漢室。知不可爲而愈爲。百折而愈勁。不計勝敗而務期伐賊。此維之所以爲將亡之勇者也。伐賊而漢亦亡。不伐賊而漢亦亡。何如伐之。此武侯之不可及也。維能行之。心武侯之心矣。此維之所以爲相亡之

賢者也。漢亡而不肯死。圖升舉也。何望其為忠。成
陶大業以榮親。不遂而死。何害乎。其為孝。後人為奇
古之論。其亦不歸維之心也夫。

曹髦

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
也。吾不能坐受廢辱。遂不聽王經之諫。拔劍升輦。率
宿衛出。而欲誅昭。不克。為其黨所殺。議者以輕舉無
謀誅之。

讀史會疑

卷四

十一

解曰。觀髦之言。勢亦非庸。焉自甘者。昔秦王嬰。孺子
也。誅趙高於指顧之中。髦何智出其下。乃悍然奮
一擊。而自斃哉。門非其智。弗若也。曹瞞執后之慘。千
古瞻目。曹王廢帝之事。鼠竊狗偷。祖孫父子。世積克
德。使髦事有成。則魏祚綿延。不幾令人抱恨無窮哉。
今日之成。廢即當年之華歆也。今日之司馬昭。即當
年之曹操也。報施之理。不乘毫絲矣。

曹

竹林七賢

史論七賢。謂山濤。嵇事母之孝。稽康。悟養生之理。阮
籍。辭曹爽之召。餘雖無足錄。皆托飲以自全。不失為
智士。果完論與。

解曰。竹林七子。謂之醉客。可謂之狂士。亦可以為賢
則未也。賢者必孝。稽聞母死。而求為客。決貽喪盡良
心矣。可謂孝乎。賢者必貞。咸幸姑婦。累騎追還。則淫
蕩之甚。無賴極矣。可謂貞乎。賢者必恭。康則箕踞無
禮。不恭之甚也。賢者重身。伶則荷節自隨。口死便埋
我。是輕身之極也。賢者必重義。而輕利。王戎則鑽核
以自私。擊七為利之徒也。何多無片長之可錄。惟山
濤為傭中。矯七一人而已。其餘皆酒色放誕之流。以
之為國。則國無法紀。以之為家。則家無訓範。恭放達
之虛名。甘為名教之罪人。其不與稽康並死也。倖也。
時號七賢。亦憤世嫉俗之意耳。非真慕其人而取之
也。

卷四

十一

祜勸晉主伐吳。有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蘇頌頌曰。使祜不爲滅吳之計。則吳不滅而晉不亂也。祜謂平吳之後。當勞聖慮。是慮在平吳。而勇於滅吳何哉。

解曰。智者能見理。而不能見事。蘇之責祜於理是矣。使晉世有賢者。勵精圖治。平吳之後。君明臣良。復有何慮。若晉無人。而吳立令主。安見長江之險不足。

讀史集要

卷四

十三

據定中原也。何如乘其時而圖之。以大一統之業。不。少足以安枕乎。所謂當勞聖慮者。正勸之以保治之道也。勵治之至。以外患而益陽。不肖之君。豈不以外患而益速其亡哉。事機不可失。晏安不可懷。羊祜之言是也。

預在當時。人稱之爲武侯。史氏歷指其才能。才巧。智勇。譽應。但附會太子。短長溫公。謂其巧飾經傳。養。

罪名教。豈淺七哉。

解曰。識時勢者。不拘迂以廢事。談理進者。不律功以順非。預既癖於左氏。於勸薨葬卒。未嘗不習連敘。意其勸人以孝者。至矣。預豈真欲短喪哉。蓋當晉新承魏祚。人情洶擾。吳蜀不定。正拮据不遑之時也。使諒陰不言置國事於不問。吳蜀之競。其孰與底定哉。故不飭一時之虛文。以廢千秋之大業。此杜預之心也。君子正其誼。不諱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溫公故深責之以扶名教於萬世也。

讀史集要

卷四

十四

劉淵

王渾荐劉淵文武長才。可任東南之事。孔均。楊琰。謂非族類。其心必異。後遂成五代之亂。若是子族類之嚴耶。

解曰。所謂族類者。非以中外爲界也。小人之害君子。如大馬之。不與我同類也。至於人。同生天地。有何外內之分。惟以才德爲尚耳。淵以文武全才。外月劉姓。

生長中土其賢不賢亦如人以論之可也如金日磾為漢賢相豈不美矣矣必以族類出之哉族類之辨春秋之所設也如止以中外論帝王之亂流於蠻貊者不可勝紀矣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何傷焉聖明上哉如五季之亂亦氣運使然耳淵即不帥五季寧不亂哉如日必中上之人則同類也操莽董卓皆異域之人乎

王愷石崇

前史學錄

卷四

愷崇關富頊事也史大書而詳言之何也

解曰奢侈者亡國之本恃才者殺身之機富者衆怨之歸也而死可關乎王愷國戚朝廷變之其富也固也崇一荆州刺史耳安享王者之富階躋之罪已千明主之謀况肆行無忌猶欲碎珊瑚以壓國威其死也不待智者而明之矣豈必綠珠爲禍媒哉

賈充

充與成濟操刀弑君同一亂臣賊子也成濟誅而充

富貴終身及其死也史書曰魯公賈充卒諡曰恭帝更曰武是遵何德哉

解曰吾於賈充蓋見福善禍淫之無常也人有一善之長猶可以享無妄之福張湯之有後應清爲之具也秦檜之善終息民之可頌也馮道和尙漁菜故有長樂老之榮胡廣中庸不迫乃享四世公之壽咄咄賈充弑君之外別無長才而亦生享榮腴死有令諡千載之下徒令人不平耳

前史學錄

卷四

劉毅

晉尚書左僕射毅論陳羣中正之設其損有八不知魏何以行之而效今何以行之而契與解曰毅之所論者流弊也正法之初未嘗不善一旦舉而罷除之人才壅於上閭賢路由之萎蕪是欲清其流而反杜其源也苟持衡者公其心以行之擇其人而任之惟其才不惟其凡豈能授職則無一之損重其任卽重其人中外同心則無二之損不使卑踰

言踰踰威則無三之恨。紹鐸建而民隱達則無四之損。是非當而毀譽不行則五恨去矣。探春華而無忘秋實則六恨去矣。因才定品。窮其高下則七損去矣。公同選舉。崇德抑功則八損去矣。八損去則九品清。豈可以噎而廢食哉。

韋忠素詰

忠料張茂先裴逸民如持左券。詰指銅駝在荆棘。明炳幾先。何其晚節未路。忠爲劉聰之止。詰遭王顯之

讀史管見

四卷 十七

反各死賊手。何其明於料人而暗於處已乎。解曰。名將成也。則習生。身將危也。則志昏。習生則全身遠害而有餘。志昏則保身守已而不足。得喪有定。數故智愚無常期。所謂才高可以造命。天定亦能勝人者此也。

陸機陸雲

陸抗六子。機雲之名獨著。卒覆抗宗者。二子也。甚哉末世之才。適以賈禍耳。

解曰。才不足以濟人。人自爲才。禍耳。機雲二子。表上晉室。當司馬家兒。推弟同輩。軍國若狂。領何人斯而機乃安贊耶。以何人斯而機乃與同列。取機不恤如殺身以及弟。雲不諫兄。並及於機。所謂智足安時。而安在耶。車亭之鶴。止堪與上蔡之犬同傳而已。殊可羞也。

晉惠帝

惠帝在華林園。聞蛙鳴。問爲官爲私。聞人餓死。曰何

讀史管見

四卷 十八

不食肉糜。人謂之慧。至蕩陰之敗。侍中稽紹以身衛帝。血濺帝衣。及入鄴。左右欲浣帝衣。則知曰。稽侍中血。勿浣也。

解曰。帝之慧。亦有足取者。何也。爲官爲私之問。見舉朝人士皆圖自私。故藉此以試之。何不食肉糜。見肥肉充庖。而欲散之。惜政出多門。不自由已也。故遂以慧驤自喻。未可知也。至稽紹之血。則義感於中。不能自已。曰。侍中血。不可浣。見當日百官散去者。死有

除事矣。其知重賢也如是。苟得伊周之臣。以爲之輔。則晉祚安如盤石也。何言之。趙盾者。不知爲善。亦不知爲惡。渾七然七。寂然無爲。較剛復自用。殘暴嗜殺。者。下猶愈乎。惜晉庭無人。骨肉慘毒。自取滅亡。與惠帝乎何尤。

荀晞

晞爲兖州刺史。威名甚盛。從母爲其子。求爲州。晞不許。固求乃許。後犯法。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兖州刺史也。哭弟者。荀道將也。或曰。犯法而殺之。不以私害公也。既殺而哭之。不以公廢私也。道將兩得之矣。

解曰。君子之道。曰仁與智。仁不輕殺。智不苟與。晞與從母之弟。知之必密。知不可使斷之於心。與其不聽。登於後。孰若不聽求於前。卽御情而與之。亦當量林。酌用可也。何乃遂以爲督護乎。以下才之人。假以重任。其犯法也必矣。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知而使之。

是不仁也。既殺而乃歸言曰。殺卿者。兖州刺史也。不知官卿者。亦兖州刺史也。曰。哭弟者。荀道將也。不知殺弟者。亦荀道將也。前後矛盾。君子不爲也。

王衍

衍爲石勒所執。生之幕下。衍自公。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是以得免。勒卒。使人排牆殺之。君子以爲何如。

解曰。處士盜虛聲。太公誅華士。王衍是也。衍揮塵高談。清名蓋世。無事則欲以三窟集衆。競則甘言媚。處毫無丈夫氣。卿黨自好者。不爲也。上則無益於國。家下則有玷於名教。排牆之死。天下不容也。勒之言曰。

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又曰。若少壯登朝。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天下不以其言爲非。不知衍亦何以自解。

衛玠

玠之言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說者謂季子聖賢之吉也。

解曰人情易殊。謂傳之則心勞。日抽理求在我自得之。則心逸。日休。謂不及可以情恕。此大公之量也。弘物之仁也。所謂恕者存乎已者也。謂其意可以理遣。則遣之。雖在我而爲所遣。不爲所遣。則存乎人也。人之明乎理者。則可以理遣。然有非意之人。妄加橫逆。無厭索求。上之不得。則其求不已。不至於無以應其求不止也。無以應其求。彼則怒。而且怨。并崩之德而

黃史卷之二十一

四卷

二十一

忘之。此貪婪小人之不可遣者也。更有暴橫風氣。無故相凌。不知理爲何物。我以仁。彼以暴。我以寬。彼以猛。卽三自反而無失。彼之橫逆如故。我曰於禽獸又何難焉。彼則偏肆其吞噬。而以我爲魚肉也。將奈何。理遣之說。不幾乎言之笑。而行之難乎。與言及此。令人三嘆。

祖遜劉琨

述現當問難起舞時。二人同一志趣。琨恐祖生先我

著鞭。一時二俊果同接與。

解曰。琨屢舉無大快人意者。乃心晉帝。而卒爲段匹碑所殺。君子惜之。士雅以英風雄畧。聲振中流。晉室賴以成帝業。所尤難者。石勒下幽州。爲遜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牙門童建。叛降於趙。勒斬之。逆首於遜。且曰。將軍之惡。猶吾惡也。因與遜書求通。遜終不許。之動。惟不納趙之叛者。以爲報而已。有杜征南。羊叔子之風。及其辛也。豫州士女。若喪父母。王敦乃敢肆行。無所憚。甚哉。遜之存亡。其關國家之安危也。顧不大哉。劉琨恐非其匹耶。

黃史卷之二十一

四卷

二十一

王導

導之在東晉也。中興之名佐。或方之爲伊。吾帝倚之爲肅。何及見陳外。乃能任真。推分。澹如自處。及敦之反也。乃導之殺周戴。雖歸詞以自解。識者已誅其心矣。李繁劾其八罪。朱繡書之趙盾。八罪得勿過於刺趙盾。果其倫與。

解曰史氏罪庖情不越境王敦之反導未遠庖斤不討賊時處其難導假節賊予敦以權旋歸朝中外呈上導特宗黨乃殺賢良頗有深恩固不可殺顯郎無恩何罪可加無罪殺人盜賊之行忍心害理其謂茂弘八罪彼當導亦何辭據之趙盾恐非其匹王氏一門獨有一彬剛方正直如蘭斯馨彬哭伯仁不畏強禦導令拜敦夷然弗顧敦欲篡位彬諫甚苦導不一言卒非敦任九京之下曰負伯仁清大白曰豈不負彬

庾亮

亮國戚也初秉政而殺白眷老公專權極矣後徵蘇峻舉朝以為不可亮不從而逼峻反尹氏譏其四失誠當矣後又鼠竄求活何非溫囑諸賢滅賊定國則晉祚自亮而灰矣峻平之後亮泥有求外已足羞矣後復都督六州招致賓客違執朝權卒無一善足錄上導謂元規塵汚人斯亦不足取矣史臣謂中興之

四卷 三

功王導有四焉較之庾亮君子以為何如解曰功名之際人之福命閱焉古人處此亦有幸有不幸也亮以天子元舅雅尚清流樂親賢士不恤寵以害賢良不暴貪以生威福當主少國疑之際而能任衆賢以有治之節實王梁輩不啻霄壤矣紛然之舉動非錯或亦無學之所致何足厚非哉至於王導身居宰衡冠蓋英其決裂乖張則深不可責者於下敦之不起國難也不當爵而爵於郭默之專殺也當討而不討依違君臣之間苟全佳節之際有過可指無善可錄客上學福其塵亦自乃人矣何責於亮考其所行功不敵過史以四功歸之近於諛也所尤足幸者兩人以不純之品享厚祿而獲榮名位天爵而終壽考當時如下壺和羣輩忠君衛國悉死鋒鏑之下止也盡後無傳而褒之子溫孫玄亦不可謂之有後天之禍福豈盡與哉亦人之有幸有不幸也云爾

四卷 三

毀浩

浩以虛名奮重。誤為當世推許。及出掌朝政。以北伐
 無功。而廢置之。乃咄咄書空。以寄歎望。一聞溫命。喜
 下自騰。卒以空函見絕。羅念慈曰。浩人品三變。以為
 功似高士。繼似賢臣。後成鄙夫。其果足以定浩之罪
 否。
 解曰。浩非三變也。一而已矣。始辭徵辟。以退為進也。
 繼而北伐。邀功自飾也。終達空函。真情逼露矣。始終
 一鄙夫耳。何變之有。至於罷遣生徒。以廢學校。使晉
 之學官。淪於草莽。世之士子。散漫無歸。真名教之罪
 人斯文之蠹賊也。所尤鄙者。用刺客而無功。信詐偽
 以致敗。斯則罪浮於應亮。貽恥於薛荔者多矣。從
 來處士盜虛聲。當以浩為第一。

桓溫

桓溫之為人。臣也。拜表陳行。無人臣之禮。枋頭失利。
 歸罪袁粲。且勒收孫盛之直箚。尤可恨者。廢帝為海

晉書卷之四

四卷 二十五

西公。斯其人亦不足稱矣。使翼乃薦其有英雄之才。
 何允嘉其英畧。過人。何三公之失言耶。

解曰。人非聖賢。瑕瑜自不相掩。古今之論溫者。簡冊
 在望矣。予則以為溫之有可取者。八志在經畧中。原
 一也。平李勢而舉賢旌舊。二也。伐姚秦而居民安堵。
 三也。以王猛為江東無比四也。以謝安為征西司馬。
 五也。冀神州之陸沉。而歸罪王衍。諸人六也。入洛而
 謁陵置戍七也。深知殷浩而絕之八也。有此八者。是
 以始則來。使何之交稱終。則致王謝之入幕。若溫者
 亦人傑也哉。

晉書卷之四

四卷

二十五

讀史贊疑卷之五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綠綬公垂直附

陶丘張彥士龍弼甫著

醴西鄒 珩石公甫訂

五代

王猛

猛之輔秦功烈表七。四科舉士。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讀史贊疑

王猛

抑且開田曉。有君庫盜賊屏息。儼然有三代盛王規模。獨許慕容令一事。似為盛德之累。豈因伊父子在秦。而有如心與亦畏之與。

解曰。智者見事於未萌。賢者遠害於無形。燕在當時。識者皆謂其得哉。而決其必與。夫猛豈黠於此耶。慕容垂以英雄之姿。窮而求歸。猛豈不欲留之。以共圖國事。第以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况其英特邁往。必非久居人下者。秦王愛其才勇。而倚為腹心。是養寇

於家。則虎於檻也。既不可明。擊之。又不可坐視之。乃聊假小術。使之微罪。而行則較龍失勢。雲雨難施也。此其忠君愛國之心。有出於尋常焉。上者謂為無其龍而護之者。斯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焉耳。

又

王猛卒。丁南湖曰。猛之死。晉堅之不幸。實猛之幸也。使其不死。淮淝之役。猛勇則不忠於晉。不預則不忠於堅。此猛之所以卒而元也。

讀史贊疑

王猛

解曰。猛既不欲以晉為國。淮淝之師。必有以止其謀。况鮮卑西羌尚在。秦之事方多。何必以晉為國。吾則曰。猛之死。堅之不幸。亦晉之不幸也。

周旭

旭為晉臣。固守涪陵。母事秦所復。旭遂降秦。堅欲以旭為尚書令。不從。曰。家習學思。但母老見獲。夫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患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傳有謂其歸箕馬堅。為氏賊。然既為母計。可矣。何父狠

侯如是。幸秦堅有寬平之度。不然。施欲得全身以事
魏也。幾希。

解曰。子牙讀史。至王陵趙也溫。橋軍。虞毋子之際。未
嘗不爲之掩卷三嘆也。於三國而得一律。怨斯得之
矣。不意周孟威亦能爾。上委曲全親。正可與元直並
美也。史氏欲明符堅之厚德。乃增施以辱罵之言。非
實錄也。無容置辨。但後受秦官而反。則非所以善處
終也。

謝安王導

五卷

王導輔相四世。謝安歷仕三朝。導簡素寡慾。安則期
功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安於海西之廢。不能扶
持。有謂安過於導。昇山不以爲然。

解曰。導輔相四世。以王敦之勢而殺周顗。蘇淵。又池
里不朝。跡其行。屢有可議。後人列其八罪。求山歷
仕三朝。有一於是乎。桓溫來朝。人情恟恟。安神色不
變。從容談笑。而溫色自沮。安舉玄。而內不避親。卒克

成功。君子比之。祁奚。秦兵方急。而圖棋賭墅。神氣安
閒。王導有。於是乎。或責其期功不廢絲竹。是軍食
豆羹之義也。謂不能扶海西公。是責大厦於一木也。
史謂文雅過於王導。子謂安過王導。不第文雅也。屏
山左袒。茂弘偏謬其矣。

朱序

秦兵百萬。大舉入寇。晉謝石玄等。以八萬拒之。朱序
一呼。秦人敗績。說者謂淮淝之捷。所幸者。天未厭晉。

豈人力哉。

五卷

解曰。天意不可必。亦必之於人事耳。當堅之欲謀晉
也。舉朝人士。以爲不可。卽婦人女子。亦陳大義以相
勸。符融言之尤切。堅不聽。而率之以來。其將心已不
同矣。心不同。則氣不勇。氣不勇。則軍不振。雖百萬之
師。不可爲衆。况慕容垂已有異志。彼三萬之衆。止以
自衛。全無圖志。以強從之。帥率異志之衆。故一聞朱
序之呼。遂襁三軍之衆。耳爲志奪。不專於聽也。一見

八公山之草木皆以爲兵。是目奪於效不專於視也。況朱序何人。而乃使作說客也。凡此數者。致敗之道也。人事之失。何與於天哉。謝石謝玄。生享成功耳。安更無預焉。

符堅

堅始何其盛。終何其衰。一人之身。成敗異觀。天乎人乎。不得而知之矣。

解曰。躍馬符堅。蕩寇塵。十分天下九歸秦。誰知奪我

經畧。後。適有忘恩反燕人。千里秦川。煙火盡。五將山。路怨。龜新。抵今。惟有。新平寺。伴月。鍾聲。哭。夜。城。

鍾宏

公孫五樓。在南燕。王脩德。欲引爲腹心。鍾宏謂曰。黃犬之皮。恐終難補。狐裘也。後劉裕攻燕。召羣臣會議。皆無所言。五樓獨陳三策。皆保邦之良謀。燕主不用。而失國。鍾宏其失言否。

解曰。其失知人之難。言不可不慎也。當鍾宏論五樓

時。燕超爲太子。想應聞之矣。故及其當國。亦以黃犬之皮蓄之。卽言之。鑿也。亦不以爲狐之腋也。不然。據大嶠。絕糧道。亦非難事。何上策之不行。堅壁清野。更易耳。耳。何中策之又不行。而必出城迎戰。以下策爲上策。爲其難以取敗亡。非輕其人以輕其言乎。安知非宏之論爲屬階也。故曰。言不可不慎也。

劉穆之

道和五官并用。振舉朝綱。斟酌時宜。一代席人也。何

傾心劉裕。謂朝夕費用外。一毫不負公。豈不知裕之欲篡晉。與抑知而故輔之與。

解曰。知已之恩。等於生成。當道和壞裳爲袴時。舉世無知而用之者。雖有長材。將淪草莽。一遇劉裕。推心置腹。知已之感。自不容已也。死裕爲一世之雄。所爲皆匡扶晉室。故道和樂爲之用。振舉朝綱。斟酌時宜。皆爲晉。非獨爲劉也。道裕篡晉。而穆之之骨已朽矣。卽謂穆之始終爲晉也可。

常祖思

袁王赫連勃亡。徵隱士韋祖思。既至。恭懼過甚。勃亡怒而殺之。論者謂。韋居京兆。見禮於姚興。已非避世之士矣。今見勃亡。乃恭懼見殺。所以處遇者。毋乃獨有未盡乎。

解曰。處非其地。賢哲無以自存。禍之將至。進退兩無所適。祖思當姚興之時。使禮而不答。當不待今日而死矣。今勃亡兇狠異常。其恭謹過甚。長之至也。災之

王老

而恭圖保身也。而乃見殺。爲祖思者。當如之何。使拒而不見焉。則必殺。使見而倨傲焉。則必殺。如人入虎狼之穴。雖有善者。亦無自全之術。雖然。吾猶爲祖思幸也。祖思之身死。隱士之名存。千載下孰不惜其遇而悲其人也。若勃亡憐而用之。無所迷白而殺之。則身名兩失之矣。何也。處士盜虛聲者多也。如殷浩之咄亡求榮。華歆之邀裁。帝后非皆隱士乎。與其如是之生也。何如殺之爲愈。

崔浩

崔浩不好老莊。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乃師受嵩山道士寇謙之。謙之非老莊之流。與何。其言行之相左乎。史稱曰。智似崔浩何也。

解曰。魏無儒者。而浩乃以才著。茫白頭之。豈僅見遠東耳。曰不好老莊。魏史之諛詞也。自比張良。浩之高況。以自矜也。又謂稽古過之。亦殊不自量矣。觀其師寇謙之。其不學無術也。非不好老莊也。明甚。其陳舉

王老

兵五利。皆推本天時。亦術數之學焉耳。至刊石中衛。暴揚國惡。自明直筆。以取族誅。智者固如是乎。張良辟穀以遠害。浩也貴直。以招殺。則所謂才比張良者。安在耶。時其著忠三世。爲可取耳。其所謂殆者。不過予智自用之智。非大智也。

宋立四學

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宋四學爲譏。謂何。機年。綱目道一而已。儒無不通。又有史學文學之分。固已非矣。

立學何爲者也。而與儒並列哉。

解曰。學校之設。惟恐其不廣。衛道之防。惟患其不嚴。亦顧其時之何如耳。當庠序昭明之世。則恐異端有以亂吾學。而辨之不可以不精。至晉宋而學校廢矣。四學之設。亦所以扶人道而維斯文也。使天下之人。釋戈而講藝。其勝舉也。別之曰儒。使道全德脩之士。得以高出人羣。然世不必皆全才。故分之爲史。爲文。使博涉典故者。爲一學。而人知效博雅矣。使斐然成

晉書

五卷

九

章者爲一學。而人知趨文墨矣。由文史而至於儒。其致而同歸也。卽曰玄。不可爲訓。而其理未始不可通於儒也。人冒而效之。不稍愈於樛蒲搏擊之事乎。儒以爲赴而廢之。吾恐釋秀之未除。而于珍之與悲矣。況魏之儒風方振。宋無四學。何以爲國。

檀道濟

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曰。先如炬。膽懷投地。日乃壞汝萬里長城。君子惜之。丁氏謂道濟當廢獄少帝。

時美之亮。晚霜與同謀。今日之死。亦晚矣。見叔而怒。亦何爲哉。

解曰。道濟之在宋。唱籌量沙。其智足稱也。立勳前朝。其功足錄也。威震隣邦。其勇足尚也。無故而殺之。不他置辨。而曰壞汝萬里長城。是不愛其身而爲國憐才也。誠可惜也。丁氏輕加以廢獄同謀之罪。使果與其謀。綱目何爲著其官而書之。不惟此也。使其謀。宋主之計謝晦。何就道濟而問策也。便與其謀。道濟

晉書

五卷

十

何謂或事非晦所長。可未陣而擒也。丁氏以是須有之疑。而責人以不可赦之條。其厚誣古人也夫。

寇謙之

魏主至長安。八佛寺。見有大兵器。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通謀。欲爲亂耳。浩因說魏主。悉誅天下沙門。而師道士寇謙之。

解曰。佛道之爲異端。二而一者也。其白之飛昇。何異化國之虛渡。文成五利。革較鳩摩羅什。未知孰賢。其

穢汚宮庭。流毒朝野。一而已矣。魏君臣誅沙門而崇道教。是猶弄蛇虺而寶糞溺也。不亦惑乎。

王元謨來叔

宋帝欲弱其兵伐。而元謨以居奇。微其行。來叔以封禪導其欲。論者以爲是。亦諛諛之徒矣。解曰。言一也。忠者出之。則爲忠。佞者出之。則爲佞。如元謨之言。其亦望其君間擁疆土乎。來叔之論。其亦望其君奄有成功乎。何也。佞者必畏懼而自私。諛則

讀史叢書

卷五

十一

願身輔。河忘身殉國者也。佞者必飾詞以偷生。叔則屬節勁氣。捐軀殉王者也。叔子康起兵誅蕭道成。不克死。康子嚴以身衛父死。祖孫父子忠孝出於一門。美哉來氏。佞諛者能如是乎。

王景文

宋主欲殺王景文。遣使齎手教。並樂賜死。詔曰。朕不請卿有罪。然吾何能獨死。請于先之。景文正與客茶。而西王看已。復置肩下。神色不變。局見。歛子納齎。畢。

徐曰。奉教見賜以死。方以教示。客作呈敬致謝。飲樂而卒。議者謂與謝安之贈豎同視。

解曰。謝安之贈豎。鎮靜於軍旅。臨機之際。景文納匱。安詳於畢命。決絕之時。其器量誠相當也。然謝安系以矯情鎮物。況軍旅之事。或已預籌。其鎮靜也。猶易。景文素未聞其矯。一見死詔。從容安詳。神色不變。其鎮靜也。較難。古今視死如歸者。景文一人而已。然有安石之鎮靜。而晉賴之以存。殺景文之鎮靜。而宋因

讀史叢書

三卷

十一

之而亡。賢者之關於人國也。大矣。輕發賢者。是自棄其國也。

范鎮

齊竟王子良。篤好釋氏。范鎮譬之。謂人生如樹花。同發等語。又著神滅論以曉之。可謂精切剴至矣。而于良以爲乖刺。親爲僧賦食行水。八友如范雲等。皆一時文學名士。而卒不能出一言以相救止。佛教之入人深也。如此。梁武又從而甚之。不知所以傾服人心。

者安在。司世教者。將何術以止之。

解曰。好生惡死。老人情也。貧富貴而惡貧賤者。亦人情也。釋氏欲搖惑大眾。知生死人之所不免。乃創爲輪迴之說。以爲導。吾教者。不惟此生富貴而來生更富貴。則富貴者歸心矣。貧賤導吾教。則此生卽貧賤而來生必富貴。則貧賤者歸心矣。卽有智者。厭煩苦而思清靜。亦無不歸心矣。求理明義精。如范鎮者。古今有幾人哉。況蚩蚩愚氓。趨利如鶩。又奚可以口舌

讀史辨疑

五卷

十三

爭也。且人情又好逸而惡勞。功名事業。君子必致力而後得。彼則曰。閉目冥心。而仙班可登。作聖作祖。人又誰肯拮据手足哉。將見一人倡之。千萬人和之。一時開其源。千百世大其流。後之人曰。古之人爲之。我何獨不然。下之人曰。帝王猶龍向之。予何敢不遵奉也。遂相率而棄禮義。亡君親。逐亡焉。而不肯已。是以僻之者。卽談理鑒之。彼以非理強辨之。之不能。則曰。非聖者無法。不則曰。拔舌地獄。崑崙爲此人而設。噫。之

者以爲有理。而合掌供奉矣。不得已而禁之。以刑罰輕而竄逐之。彼則於竄逐之方。煽其教以惑人。重而誅戮之。彼猶於臨刑之時。飾其詞以動衆。然則如之何而可計哉。若布一令曰。習其教者。與叛逆同罪。人其人。火其書。並道教而皮剝之。一體同罪。申飭司守。內外員職。實見施行。久將無萌可逞。而種類庶幾可絕耶。

魏王宏

讀史辨疑

五卷

十四

魏太后馮氏卒。孝文帝宏。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其臣力勸。方一進粥。其果天性之孝。與抑慕於名而爲之與。解曰。按馮太后有淫行。醜其子。獻文帝。孝文乃其孫也。宜於后有不共戴天之仇。議者謂不可以父故而仇祖母。母殺其子。而孫得仇。是知有父而不知有父之親也。信斯言也。是知有祖。而不知有父也。父與祖之母。輕重何如哉。蓋先王本人情而制禮。有承重之禮。

有不具數天之禮二者惟其輕重而行之則得矣使其子可殺也父辱其罪而殺之則子之子自不得而仇之如舜之而禹帝是矣馮太丘護其所私以不遂其意而殺帝謂之弑君也可朝有正臣當告之太廟列其罪而誅之師不然亦宜幽廢為父嗣者與之逃可也異哉魏宏天倫之親何至撫養之情何重而勾飲不入口乎忘殺父之仇而哀幾過禮亦其性與人殊矣此一事者傳其名則甚矣按其實則非矣此

吉粉

千古之時行也故不容以不親
粉父為原鄉令為奸吏誣罪當死粉年十五擢登聞鼓乞代父命梁王疑人殺之粉曰以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憐而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也遂糾禁法度以聞上乃宥父罪并賜尹欲舉粉充純孝粉力辭曰粉當此舉乃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解曰異哉吉粉止知救父危難為孝不知親揚名亦為孝也曰因父取名何辱鄉之有言何而實非也苟才有可取聲聞四達則父享祿養之榮且獲令子之譽何辱之有以之為辱子自戚其高難乎其為父矣

崔亮

亮立停年格胡氏謂為蠹政害民然乎解曰不惟其才惟其年固非所以銳序人才也但錄

注失次使老成壅滯於岩穴新進微倖於清要抑且貪祿多端賢奸混淆猶不若以日月為斷循片權進之為便也何也銓注一有定額則吏得以按期奏放偽增戶口之王成不得以月進之十年不調之馮唐不致嘆於白首也賢者以序而進不肖者循期而退何蠹政害民之有胡氏第因洛令薛叔之言而附和之耳

陶弘景

弘景博學好養生任齊葉官隱茅山梁王早與之遊及卽位以手勅召之不出國家每有大議必先諮之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發遂作單于宮胡氏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議之

解曰弘景居山中已屏世事於下問第以梁主舊遊凡有諸議難以重違聊與之謀以答其殷勤耳何謂謀其政哉至帝事浮屠一事中於膏肓當在廷諸臣

讀史贊

五卷

十七

將順之者以爲不嗜殺人一念差有可取儻勵精圖治此亦何害於事哉弘景既屬舊知大宰黜此奈何以山中人而責以強諫哉死刑設不後出師無名此皆廷臣事也乃一一責之弘景而謂無一言以省帝心此臨終之詩非樂石之言乎使帝囚之悟而改過其有裨於國家也大矣而乃以爲無益使喋喋生前遂有益乎

盧景裕

范陽景裕及兄仲禮起兵應魏高歡討擒之憐其儒生釋之使教諸下史美其講論精微秉性清靜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解曰異哉景裕當兄弟起兵應魏心乎魏也必且義也何其壯也一旦爲虜俯首偷生爲人講論又何其怯也史稱其神彩儼然風調如一何不以此作衆氣而防車輿使勿爲人所擒也又不知其講論從容者何事也不能死難則不忠弗克勝敵則不勇弄兄不顧則不友有始無終則不信講論及此寧無汗顏乎卽清靜端嚴亦不足稱矣

讀史贊

五卷

十八

賀琛

琛爲梁散騎常侍起陳四事一曰民不堪命二曰守宰貪殘三曰斗筭詭進四曰息事養民皆圖治之要道也梁王大怒切責琛謝過不敢復言議者以詭隨責之又譏其後之不死

解曰人非純品誰能爲善不移耶琛陳四事可謂忠

矣。梁王不能以復怒而切責之。使此時而擊樞引
樞將不測之禍隨之。遞謝而退。亦保身全生之道也。
後人貴以能隨是望以能達比干也。不亦背乎。諫不
行。言不聽。君臣之誼。跡矣。後之不能死難者。想亦梁
王有以敬之也。使四事見諸施行。則君明臣良。爲君
者。何至有覆邦絕祀之厄。爲臣者。何至有辱名重行
之羞。蓋閹水圓。孟方水方。是轉移化導之權存乎其
上也。可不勗哉。

讀史舉疑

五卷

廿九

源懷

魏以侯射源懷。爲行臺巡比邊。朔鎮將元尼。與懷舊
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係卿之口。懷曰。
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座。非朔鎮之所也。明日檢
鎮將罪狀。竟拏罪。唐張鎮尚事亦類是。
解曰。臣情求名。代有其人。源懷所爲。踏襲舊文。既貪
穢而狼藉。何杯酒之殷勤。最可惡者。倚姐求戈。既愛
且憎。意欲如何。古有行者。之爲甚。踵事增華。殊凡

痛恨

高道穆

穆爲魏中尉。魏君好。壽陽公主。行犯清路。道穆擊破
其車。公主泣訴之。魏主曰。中尉清直。豈可私責之。道
穆免冠謝。魏主曰。朕愧卿。已何言也。

解曰。後世文章。不過敷衍典故。後世高行。亦不過襲
舊蹟軌而已。二天之感。宿於儒文。而荀勗源懷張鎮
風塵而行之。破柱之前。聞自李膺。而表蓋高道穆。亦

讀史舉疑

五卷

二十

復行之。不特此也。駁赦止赦之文。前後重見。認牛還
金之事。古今叠出。君子不以爲復。而稱之不嫌於再
考。與人爲善之心。使人效法之無已也。

蕭梁兄弟叔姪

梁武帝子曰。統曰。綱曰。紀曰。繹。統于梁。營兄弟叔姪。
互相殺奪。人皆曰。衍貽謀之不審也。固無論矣。然綱
以大子卽位於臺城。紀稱帝於成都。繹踐祚於江陵。
後魏以梁王營爲皇帝。然彼此善惡之間。當以孰爲

最以孰為正統乎。

解曰。均為武帝之子孫。其各相為帝也。無大是非。亦考其所行之善惡而已。綱為太子。而立於侯景之手。無善惡可紀。而著書充棟。謚曰簡文。良不負也。紀稱帝而殺徐僧。王僧略則善人云亡矣。自取滅亡耳也。釋師位。而以匡管為襄陽。短狐必欲殺之。是視骨肉為寇仇也。以無罪而殺蕭蕭。桂陽王健。以湘東一目的語。而殺王偉。皆為已私。而非念君親也。慘哉。

諸史贊梁陳

三卷

三十一

其為魏執而殺之也。固宜。而乃焚古今圖書。何罪哉。管以昭明太子之子。托身人國。委曲續統。使梁武之祀一絲少沿。傳及三世。又三十年。視綱二釋三束手而死於亂人之刃。不少愈乎。姚思廉作梁史。削管進陳。不列於帝紀之餘。不係以昭明之後。則証甚矣。與其進一梁賊。何如存一梁嗣。李贄先得我心之同然者。

王僧辨陳霸先

僧辨與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及僧辨討明帝。

先舉兵。場僧辨。繼殺之。按齊納淵明。僧辨約下欲受。及兵至東關。淵明將篡。僧辨下得已。解奉淵明。請立方智。為太子。霸欲奉方智也。則僧辨以無罪。霸先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仇。寧取其子何罪。而忍廢之王。公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為乎。則霸先之言。似為有禮。二人果孰是孰非與。

解曰。梁商之為君。如秦之在梓。進退由人。陳王華各

諸史贊梁陳

五卷

三十一

爭先者耳。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人自為勝負。梓子何有焉。雖然。亦顧其所行何如耳。當齊入淵明。僧辨不得已。出走姑熟。霸先何不一旅以遇齊師。請方智為太子。霸先寧不知之。亦未嘗以為不可。惟志在篡梁。故以已心測人。以為王公志欲何為。則霸先之志先定矣。但所忌者僧辨。故信端以殺之。以成其篡。其計耳。以若所為。狗彘不食其餘矣。較之僧辨。何啻天壤哉。

元部

齊太史奏。今年當除舊布新。齊王問於彭城公元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對曰。爲誅諸劉不盡。於是齊王誅始平公世哲等二十五家。囚韶等十九家。幽地牢。絕食而死。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部亦元族也。何故爲此言與。

辭曰。寔死狐悲。惡傷其類。人雖至愚。豈肯自墜。異哉元韶。胡爲而有此也。志在媚齊以固寵。故欲滅宗族。

讀史新編 卷五 五

以自全。愚哉元韶。豈不聞履巽之下。寧有完。知乎是謀妻於狐。曰。狐裘最暖。謀謠於羊。曰。羊羹最美。有是理乎。元韶豈智不若禽獸哉。非也。蓋天將絕魏。故奪韶之鐵。而授韶以自刎之計耳。豈偶然哉。然則韶當如之何。以爲詞。議者謂當言祖功宗德。餘澤在人。是益滋之忌也。其言雖美。其取禍也。間不能一寸。莫若曰。光武中興。非閭族黨。彼自修德格天。以取大物。無以王莽不道。益熱益深。故天下歸之。史臣推美。

宗祧故以湛系之耳。古帝王得國。下推待嗣王。以不死。抑且封之。故虞賓商客。世傳盛德。卽魏平蜀。而劉禪以安樂終。晉平吳。而孫皓以敗就。若羊。勝國卽多遺孽。未有爲興朝之害。况一姓下并興。此定論也。何足介意哉。若此。或可以少抑其殺心。如窺其不從。卽當告宗族。遠避而避之。言之後。亦當奉身遠舉。不猶愈於坐待滅亡乎。

高元海

讀史新編 卷五 五

齊王許以長廣王湛爲太弟。既而立太子百年。以湛守鄴。時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齊王使徵濟南王。湛內不自安。問計於元海。元海陳三策。終策曰。濟南世尚王上尊之。今集文武。示以徵濟南之策。漸高歸參等。尊立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計逆。此萬世一策也。湛不能用。乃送濟南王於晉陽。齊王殺之。未幾齊王演卒。湛立廢太子爲樂陵王。解曰。長廣王不勞餘力。得王齊國。覺元海前策。爲多。

事矣。使湛從元海之謀。殺我相尋。敗則以逆誅。成亦未見於篡也。何如安靜無事。以任福之。自至于雖然。元海並未寢。湛之隱耳。湛內懷篡位之謀。故遂濟南王殺之以奪其中天子之氣。元海之計。蓋欲其忠於故主。以扶濟南。則非其志矣。湛之心。奔濟南王如救。奪太子如反掌。又何借元海之刺也哉。

陳項孔真

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欲遣太伯之事。項拜泣故辭。

卷五

以語孔真。亦流涕曰。皇太子聖德日。雖若有廢立之心。不敢奉詔。請以安成王項爲周旦。一堂揖讓。何其美也。未幾。項廢太子而自立。與亦未有一言以勸止之。何前恭而後踞也。

解曰。陳主欲遣太伯之言。安項之心也。項廢其情。而故以泣辭。是自全之術也。真以項爲周公。豈不知項不可以爲周公哉。亦與項有同心耳。當日之辭讓。爲也。欲以成後日之奪耳。其跡雖似兩截。其心則維一。

致也。

穆提婆

齊穆提婆因周王自將伐齊。兵潰。遂降周。以爲在國。進師趣鄴。詔諭齊臣曰。若達天命。官爵有加。得天何如。

解曰。按提婆爲官婢。陸令立之于得爲侍中。解律從婢。穆舍利有寵。爲令堂養女。提婆因是姓穆氏。比周和氏開。謠附祖疑。孟仲邪小人也。周主能行三年。

讀史警策

卷五

之喪。又斥除佛道之教。有令主氣度。使能聲提婆之罪。戮諸齊境。則不獨齊民悅。天下之民皆悅。可稱王者師矣。乃官之以誘來者。是教人以賣國。實人之爲盜也。其有虧於治體也多矣。

王執賀若弼

周太子贊多失德。王執言太子不克負荷。弼勸執陳之。執言之。以若弼爲証。佐弼乃曰。太子未聞有過。既退。執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本謂

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試者謂獨得人臣事君之體

解曰同寅協恭大臣之體也。執言太子下克負荷使其言非也。齊當曰國本不可輕議則執亦不可言。既勸執陳之則以其言爲是矣。是則宜贊襄而曲成之。奈何自背其言以取容乎。幸周主寬容雖猶自免使怒而殺之。獨不幾一言贊友乎。此朋友之敗類朝廷之面議古今不乏此輩宜至黜之以清士品不可以巧言亂德也。後執爲尉贊所殺在執則以直言買禍在卿卽爲之賣友也可。

卷五 七十五

章華

幸爲陳大市令見陳王奢侈惑於酒色上書極諫陳王大怒斬之。胡氏謂其位非公卿官非諫爭危言劇上以臨斧鉞雖死於直言不得與洩冷同觀。解曰人臣事主職有尊卑而憂時濟主之心則無不同也。蔡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將頽君子猶或稱

之泥華身受陳爵則國之存亡主之安危寧忍坐視緘口以偷生乎。其諫也詞嚴義正誠保邦之良展也。近今讀之忠義之首可資金存陳主不察而誅之是自弃長城而并於敗國亡家也。論者謂其位非公卿官非諫諍當時豈無公卿而能諫言誰耶。廷臣不言而華獨言之是疾風之勁葉朝陽之鳴鳳不幸而死士君子正當樂予而嘉其之讓者乃從而苛責之使在陳朝其亦沈客卿施文康之流與。

讀史增義

卷五 七十八

陳叔寶

隋軍臨江陳後主曰王氣在此彼何爲者也。故不爲倫奏伎縱酒賦詩不暇迨隋兵入朱雀門陳主自投甕井。隋主目之曰此豈不由酒於詩之功。解曰酒固足以亡人國梁武不濡唇酒者二十年而卒以覆國詩亦足以亡人國耶。始皇焚詩書而不川亦不二世而仁秦如心謂酒可以亡國彼湛露臺臨非飲酒乎。必謂詩足以亡國後開雕麟趾非賦詩乎。

于則謂若臣之問苟不能自強而安充利災即不事詩酒亦亡如克自慎發屬精圖治安見醉酒不足以介福賦詩不足以退虜乎即以陳論江淹孔範諛諛於前施慶之沈客卿蒙赦於後三閭迷於女色王氣長其昏迷其皆井之投目取之也於詩酒乎何尤

王伽

伽爲隋齊州行參軍送流囚李泰等七十餘人詣京師行至滎陽哀其辛苦乃悉脫其枷鎖與約曰某日

讀史警衆

卷五

三十九

當至京師如至前却吾當爲汝受死遂舍之而去流人感悅如期而至後唐太宗放囚約期來歸亦仿伽事而爲之與何前後之一轍也

解曰王伽脫囚親視其艱難困苦一念不忍遂與約而縱之或見七十餘人多有冤抑者故不惜其身以解之使囚果如約而上必以爲信而釋之即違期而不至也則以一人之身拯七十人之命亦所甘心也此一念之誠足以格囚徒也太宗之釋囚則未見

其人之苦楚未悉其罪之輕重一念要名縱之使去誠如岐陽之論與王伽之事跡雖不殊而有誠傷之分也

袁充

充爲太史令表曰京房有言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漸代行下道蓋日公操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今自隋興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十二分自爾漸短至十四年

讀史警衆

卷五

三十九

短於舊三寸七分矣隋主謂百官曰日長之慶天之祐也乃改元仁壽命百工加課程

解曰隋作仁壽宮極其壯麗時當天暑役夫死者相次於道楊素急欲成功欲加百工課程恐其不堪怨望袁充類其意乃妄爲日長之說以附之隋主遂因之增加課程丁匠盡力無餘力其苦尤甚官成而命之曰仁壽遂以仁壽改元誌喜也誌官成也與日長無與焉此朝三暮四之術百工苦焉而不知史氏謂

改元亦取此意以為號。豈亦未之知耶。抑相率而愚民之意耶。

王通

王通謂周微太平十二策。隋至不能用。罷歸。遂教授於河汾。門人謚曰文中子。議者謂其鼓瑟齊門。自取譏。胡氏謂。使王通不知隋文不可與言。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為智。劉氏亦謂伊尹隱莘野。大公隱海濱。不過湯文則終身樂道。通汲汲自售。何不自

重也。

讀史辨疑

卷五

三十一

解曰。是皆青通太嚴望通太厚。視通太高者也。通亦不過當年一策士耳。何遽以伊尹太公比之。十二策不知云何。其餘者。述大抵。剽竊。蹈襲。悠謬之言。居多。行其子弟。對楊素之言。皆本乎魏王和之說。而發之論也。但言一下。即潔身不仕。殺獻諫求。學者達矣。如必謂一出而致君於光祿。吾不信也。

卷之五終

讀史辨疑卷之六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緒綬公垂甫閱

陶江張彥士龍炳甫著

薛西鄰 玠石公甫訂

唐

高祖九錫

九錫之加。自王莽開之於始。而魏操晉炎。劉宋齊梁。

讀史辨疑

卷六

凡欲為篡竊之行。者無不襲為故事。唐王淵謏識其非。而猶復為之。豈非以積習難却。與史氏深惡而歷讓之。蓋謂其有名而無實也。

解曰。揖讓之風。難再。征誅之道。無傳。假揖讓者是猶刻鵠而不失為鵠也。假征誅者。則畫虎而不成。又何也。彼托名禪受。雖未必如光祿之實行。然從容於禮文之際。封之以小國之君。較之手執君父。不猶愈乎。史氏必欲其行征誅之義。恐桀紂或有而湯武不常。

見也。徒以殺伐之慘。而欲亂臣賊子。以執君之心也。烏乎可。

唐太宗

胡氏謂楊帝不道。以當聲大義以討之。太宗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叔父也。不必詐爲勅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也。堅守晉陽。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盜賊自下。從胡氏之說。果可不勞而得天下乎。

唐史贊

卷六

解曰。胡氏之論。上理而已。於事恐難。齊當隋李。羣雄並起。勢難獨舉。大抵太宗所爲。皆斟酌時事。不得已而爲之耳。非可以迂儒腐見所得而輕議也。當時舉寂以官人待澗。上之罪不容誅。欲下反得乎。何以爲叔。民心無所畏於彼。則無所基於此。勅書之詐。亦得民之術也。使民心不屬。其何能率之以舉事乎。突厥雖云異類。借其強兵。可以奪人之鬼。如醫疾者之用烏喙。人言以獲效也。不立代王。則師舉無名。不足以

致蒙際之歸也。李密方強。使不推獎。以滿其志。是又生一敵。安能專志以平羣雄乎。如胡氏之論。是宋襄之仁。止足以自斃耳。焉能馳驅中原。奄有四海。而成一統之業乎。

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畧功勳。在裴寂之右。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因家有疾。弟召平服。靜妾使其兄上變告之。唐至屬走。欲死之。世民力爲固諫。不聽。卒用裴寂之請。殺之。藉沒其家。胡氏謂文靜功名已著。不知退以全身。其自取殺身也。宜哉。不知靜果知進不知退。而有可殺也否。

唐史贊

卷六

解曰。知止不辱。知足不殆。此古人之恒言也。文靜有唱大謬。屬意太宗。方欲以一身而建伊呂之業。立茅土之封。當其時。羣雄未息。王業偏安。正欲竭股肱之力。以圖一統之業。不意創造方新。而乃爲裴寂所陷。正所謂功名未遂。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者也。夫

豈成功者退持滿而頤者比也論者何未之意乎其
謂文靜以弟兄告變而致殺予謂卽無妾兄之告殺
登月久客于錄然使無妾可乘寂亦難無端而錫
之也平昔談張衡死於妾兄之告評文靜又復爾已
置妾者可以少鑒已

吉善行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人曰爲吾
語唐天子吾爲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綱目
書之議証也

卷六

解曰誣則誣矣更爲之發一笑曰老子著書五千言
大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以退爲進之術也迄今黃
冠道士尊其教縉紳學士傳其書名與道而俱顯亦
白之至矣不意七八百年後於荒煙蔓草中又得一
天子爲嗣抑何幸哉抑何幸哉予亦爲之掩口胡盧
而已

太宗

或曰太宗比高光孰優尹氏曰太宗處光武之地回
優爲之若遇漢高殆未易辨也意謂漢高優於太宗
也耶

解曰漢高不及光武于前辨之悉矣以太宗與光武
較一則起來運而平亂冠一則當紛爭而掃羣雄其
功畧相當也至於漢高文不足經邦武不足戡亂幸
際秦項之時民困水火無所投歸又賴三傑左提右
攜假仁義以收人心故不五載而定天下太宗之時

卷六

卷六

五

秦際並起苟非文武超羣仁恩撫衆其何以威諸侯
而大一統哉漢高似非所及也至漢高殺戮功臣則
又太宗之所不忍爲矣但以嚙德較則二君未知其
孰賢

建威元吉

范禹曰王綏輔導東宮當勸東宮以孝友丘瓊山曰
高召建威明諭以秦王功高俾其推讓不從則宜斷
以大義封之遊阻則兄弟終好而國家安矣又謂臣

民正皆遜。不宜爲讓。不然當立任太子位。亦可免兄弟後患矣。

解曰。言之易行之難。范氏立氏等前後同辭。不知世民固辭非爲也。但建成無太伯之志。元吉無仲雍之心。故使此不得成其讓。至欲自全而不可得。樂血禁門。豈得已哉。兩公子自取之耳。不然。卽片之戮。匪能保其不爲管蔡乎。

王珪魏徵

讀史論疑

卷六

王魏之事言之者紛々矣。責之者以爲反。而事倂寃死不死。恕之者以爲當待唐主之命。不必死。亦不可輕事太宗。犬抵皆以建成爲君。二子爲臣之說。以責之也。

解曰。王魏投身之始。歸太宗也。歸太宗則太宗爲之君矣。不得已承命而侍隱太子。意欲曲爲勸諭。使建成遵太伯之節。以成其所歸之主。不意建成與元吉日以殺世民爲事。則二人已心傷之久矣。使遂建成

之謀。與當日委身擇主之意。不大負乎。吾知王魏雖待太子。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太宗。謀殺不逞。反爲所殺。王魏之心必私相慶曰。吾主今而後可無患矣。其翻然而事之。固違其初心也。如曰太子君也。當草創之。始大位未定。不過空名寄之耳。豈承平太子立。以主震雷比也。況太子之惡。浮於叔段。鄭伯克段。何未聞有貢鄭莊之臣者。否則將不免爲宜臼矣。禁門之血。雖不敢比管蔡之誅。然亦大快事也。

讀史論疑

卷六

太宗論樂

祖孝孫奏雅樂。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倡曲。陳之將亡。作王樹後庭花。其聲哀思。何得謂隆替不在樂也。太宗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司馬溫公以太宗之言爲非。而添辨之。

解曰太宗之言。浮於時事。故淺於言樂。非上聖人也。如當槍攘剗治之始。欲以樂治之。是猶以參苓救饑。梁肉醫疾也。能乎。况音樂一道。其理最微。學者暫酌於宮商律呂之間。應感而得其當。無論被堅執銳者。不照於此。卽抗言直諫之士。亦未必習之也。况稅上愚氓。不過望恩澤以爲憂喜。又何知有宮商哉。卽古聖人亦不過治定功成。奏之以象功昭德而已矣。卽鬼神上下。鳳凰來儀。亦極言至治之休耳。物

讀史警衆

卷六

八

李靖

靖奉命伐突厥。欲以爲騎襲之。張公謹曰。詔書許陣。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按韓信破齊。烹酈生。千古恨事。靖乃引以自比。心跡得無同乎。解曰。事有相類而質不同者。未可一槩律之也。韓信

其功。所築有齊也。齊處東海。固非突厥之比。況酈生既已下之。是漢之功臣也。信忘其以口舌奪戰功。乘其不備而襲之。且不爲酈生地。下仁莫大焉。靖之所襲者。突厥也。突厥世爲國患。非齊東帝之比。棄其不備而襲之。是圖大功者。不惜小信也。較陳湯之平車師。班超之伐鄯善。尤爲偉績。唐儉深入敵壘。使非爲之地。何能脫身得歸哉。知靖默有以全之也。其大破敵於陰山也。勇也。因其自寬而襲之。智也。成功而能使儉得歸。仁也。一舉而三善備矣。夫豈淮陰復吳之可比。

讀史警衆

卷六

九

上皇

張實相擒突厥。頗利可汗以獻。太宗上御樓受俘。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王同置酒於凌烟閣。解曰。禮義蕪恥。國之四維。男女不同席。先王所以杜漸防微也。今上皇所爲。若此。實男女之防。紊内外之

禮儀同於聚廳。事等於蠻夷。唐之淫亂相仍也。上皇基之矣。

類李溫鑑

突厥降唐十萬餘口。顏師古以爲宜分立酋長。置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置酋長。使不相臣。高祖從之。置塞下以實空虛。魏徵謂宜縱還。故勿留後患。太宗卒用李百藥。胡氏以魏徵之策爲善。以李百藥之策爲本。太宗所欲爲之志。不得爲也。其

卷六

十一

論執當焉

解曰。四公之言。皆有可取。顏所行何如耳。唐有十道。分其部落。爲十立之酋長。統於各道之刺史。則師古之策。何不可行也。離散其部落。而另設長官。以統之。使權不自彼。臻久將習化。爲唐人矣。而百藥之策。何不可行也。置塞下以實空虛。是欲以遠鄰之地。處遠鄰之人。峻其藩籬。使爲外扞。溫之策。誠善策也。驅而逐之。以存好生之心。彼各歸其土。將長威懷德矣。魏

之策。亦善策也。荷虜之不得其道。無論顏李之謀。足敵亂萌。卽溫魏之說。亦非定論也。何也。唐從溫策。遂拜酋長。爲將軍五品以上。有百餘人。八居長安者。近萬家。名曰從溫。議實與置塞下之說相反也。其後唐

有戎人之患。太宗敬之也。與溫無與焉。如必以魏策爲盡善。使還故土。而無以制之。是放虎歸山。縱蛇入海。不旋踵而害至矣。不幾負李樂師之功哉。安見其爲盡善耶。

讀史舉要

卷六

十一

張蘊古

河內人。幸好德。有心疾。妄爲妖言。詔案其事。蘊古爲大理丞。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生。權萬紀劾張阿縱。太宗怒。命斬蘊古於市。解曰。有道之士。見殺於無道之主。常也有道之主。殺有道之士。變也太宗不以殺蘊古而損其名。蘊古不以無罪見殺。而增其價。置之不論。滅大恨。事蘊古之賢。無論大實一箴。堪寶國藏。卽以好德事論。當官執

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也。雖然一怒立斬通
衢之與衆棄之也。甚古之可棄者安在此一事也有
道之所不為中乎之所不忍也。嗚呼此民何至於此
也乎。謂之無道也可。究哉。極古何遭此荼毒乎。賢
士之厄此其特異者。

太宗

太宗赦死囚三百九十人。歐陽氏以爲上下相賊之
意。言之甚悉。是欲去人主求名之心。而務期於情義。

然則名果不可好與。

解曰。縱囚來歸一念之誠足感人。人也。人即不肖。不無
懷德思報之心。上感下應。捷於影響。未必其相賊也。

苟人上待以至誠感以至恩。則刑可不用。獄可革滿
矣。但人非聖賢。誰能有理而無欲。博施於衆。充彝猶
以爲病。况太宗乎。偶一爲之。而輒效焉。斯亦足美矣。
如以爲好名而絕之。恐殘酷者指爲口實。并好名之
事亦無之也。吾不以爲相賊。而以爲誠感。惜太宗不

能舉此心而充之耳。

太宗

太宗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尹氏謂書此。見太宗簡
於事親也。

解曰。唐高祖建成等謀殺世民而不能禁。若非太宗
之孝。則鄭莊不及黃泉之誓有矣。况天子日有萬機
以天下養其親。王食高拱。深居宴樂。奚必如臣庶之
家朝夕聚處。乃爲孝乎。未央之酒安見其簡於事親
也。尹氏之言刻矣。

蕭瑀

唐太宗特進蕭瑀。令參預政事。因賜之詩曰。疾風知
勁草。板蕩識純臣。又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也。魏徵
曰。瑀不過聖明求免難矣。

解曰。蕭瑀以一介人君之子。未蒙誅戮。隱忍與亡之
間。歷事隋唐兩朝。機深智巧。爛熟膏中。習於諛佞。目
無雄雌。詎詎房桂諸賢。無以下學無術。暗信佛法。取

猶人主何勒草純臣之有不過喜其阿比而稱舉之耳魏微之言其有微諷夫

穀洛溢

尹氏謂穀洛溢者武后入宮之徵胡氏又謂貞觀六年河南北數州大水七年山東河北大水八年山東河南淮徐大水十一年穀洛溢此皆武后入宮之咎徵也

解曰二氏之論皆事後之詞禍亂消長物不關此使

唐史

卷六

十四

非大水武氏遂不為才人也耶使武氏不為才人也遂不大水也耶如謂必婦人持政天遂以水告變先之時沉澁橫流何未驗於前耶妹喜姐已實亡商周何未見有大水耶此氣運之然也史臣借以致警耳微驗之說恐其妖妄不可為訓

權萬紀

唐太宗以萬紀言謂堯舜低壁投珠桓靈聚錢為私卿欲以桓靈侯我耶以此罷其官允當其

罪否

解曰權謂發二州銀可歲得數百萬緡愚謂特恐其言之妄耳使一發而果如其言軍國之需取足於此不愈於徵稅於民乎而乃高為低壁投珠之說述於好名矣郎古人為此雖曰防微亦歸治耳璧珠無用之物耶投低壁多事珠璧果有用耶何不得為寶功厥恤之物而乃輕擲之山谷中也况權萬紀荒綬張蘊古妄劾房元齡王珪何不正直其罪而誅之乃

唐史

卷六

十四

僅以言利罷官亦失熱置之宜矣故直指之曰好名也亦護後也

柳宗元

宗元封建論范祖禹凡之胡雙湖非之然則封建果可行耶否耶

解曰儒者論理達有言事言事則取其事之可行者而理在其中論理則推之愈審而或不能無碍於事如胡氏之論反復辨駁義非不精也第封建一事知

有上而不知有下。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斷七。然也。乎。行而子孫不肖。暴虐侵陵。無所不至。小民任其魚肉。莫可誰何。即或上聞。又有議功議放之條。孰得發其奸。況富而多財。貨賈易入。貴上小民。又烏得以上聞哉。其下爲禍亂也。幾希。

虞世南

世南嘗獻聖德論。胡氏謂世南文雅名士也。比太宗於堯舜。則進於堯舜。太宗亦曰。卿論朕太高。若朕能

讀史叢

卷六

十

憤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解曰。進言者。亦惟其心而已。心在固寵。則言似忠。而亦傷心。在成就君德。則言似歸美。而亦忠。何也。君子與人爲善。惟恐不及。故聞一善言。則書之。見一善行。則書之。使人君觀覽之。欣然。日進於善。而無窮。兢兢然。惟恐不善。以負其論。此聖德論之所由獻也。豈與小人諂諛君上者比。

宇文士及

士及在禁中。上指樹曰。此嘉木也。士及從而譽之。上以爲優。上及叩頭謝。范氏遂有佞人患夫。弑君亡國之論。

解曰。士及得驕之言。臨進於後。使君曰。嘉木臣曰。言不意欲何爲。不若爲之。對曰。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得佳士。不愈於得佳木乎。又不若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木有嘉於外。而不嘉於內者。豈賢德上。不中繩尺者是也。木有嘉之中。而不嘉於外者。罔

讀史叢

卷六

十一

有樹檀。其下惟薄是也。此木也。焉知非七德之喻乎。焉知非七香之檀乎。朝陽之檀。南山之杞。皆堪入頌。楚丘之梓。濠澗之桐。皆執非美。才以爲嘉。則誠嘉也。嘉木而指爲非嘉木。是猶以君子爲小人也。以忠直爲佞倖也。君以爲嘉而不譽之。是見賢而不與立也。不能舉也。其從而譽之意。或在是乎。聞責而謙。揚於戚也。太宗自賢而拒諫之意。此露其一端矣。范氏降人之說。雖餘耳。

精遠良

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乎。
解曰。彼誰人者。或自有邪媚。恐正直者惡之。故先著
以去其所畏。不然。或人主信譖。臣有來儀。以害人者。
太宗英明之主也。於忠懷之圖。辨之甚悉。其孰敢輕
誣人。以不韙之言。死遂良。堅正之臣也。素處以忠。又
豈肯譖。後以害人乎。洎曰。洎有誅大臣之語。亦必大
臣之有愆過者。忌之。遂良學問忠誠。何有愆尤之足
讀史警衆

房元齡

蕭瑀言。元齡朋黨不忠。但未反耳。太宗駭之。瑀自請
出家。上疑之。爲商州刺史。
解曰。蕭瑀以無學之人。輕議大臣。向無容置。已但

唐之賢相。稱曰房杜。杜早逝。其功業下多見。房从居
相職。其行能謀猷。多無可取。聞比門營繕之費。惟有
拜謝。見薛延陀之將叛。則勸帝和親。述其言行。容上
唯上者。比使無王珪。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之諫。蕭瑀
謂之執權膠固。當亦不誣已其言。卒也。自謂死而
責諒哉。

李淳風

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代有天下。太宗問信
有之乎。淳風曰。其人已在陛下官中。太宗欲取疑。似
者。畫殺之。淳風以天命。人不能爲止之。丁南湖謂武
氏之立。乃在術士之一言。術士可不誅哉。

解曰。術士可誅。在於邪謀不軌。欺君罔上。如文成武
利之徒是也。不在自神其術。如淳風謂天命。人不能
違。至言也。如必力求殺之。恐溢及無辜也。多矣。況天
之所生。人不得而殺之。丁氏之言。不惟不知天命。亦
收人主妄殺之心矣。

李世勣

太宗有疾謂太子曰李勣勣不肖有條我今黜之若其卽行汝當用爲後射等皆謂頭望當殺之乃左遷世勣爲忠州都督世勣受詔卽去而後卒以其武氏滅唐君子曰異哉太宗之待世勣也欲其輔孤何難親命之乃黜之今太子以恩結之於後已誦矣又云傾望當殺之何也如見爲可殺則必不可輔孤何旣知之而又委之此人不可解者

唐史

卷六

二十

解曰勣有世勣而無顯惡阿譽奸人莫之覺謂之當殺已寢其真德其不行乃嘆厥身孰意世勣巧詐害伺聞命則去不俟終日快上而行其再操後乘大權愚失愈甚勣立武后欲以自固滅唐于城夫復何顧如世勣者唐之政賊混跡羣賢知之其誰其子敦業耻父所行起兵討武雖死猶生

稽遂良

高宗欲立武氏爲后遂良極諫叩頭流血願欲撲

殺之賴無忌仲敦乃免胡氏曰遂良忠矣然昧於消息盈虛之理叩頭出血何益哉

解曰人片事君有死無二成敗利鈍所不計也胡氏之所謂消息盈虛意蓋謂盈極必衰貞觀之政盈矣盈則當虛此其時也爲人臣者當順時以自全勿違時以取禍如是則李勣家事之言許敬宗田舍翁之說爲得之矣又云當諫於武氏長髮之時予戲序之曰何不諫於爲才人時廷哉是論

唐史

卷六

五十一

彥樂瑋

劉洎子訟其父寃言爲遂良所譖而死李義甫助之樂瑋曰劉洎有比伊霍不爲無罪今雪洎罪則先帝用刑爲不當矣事遂寢胡氏曰彥瑋之言雖爲先帝益用刑之失亦恐遂良由此獲罪耳其意則是其言則非也

解曰彥瑋微辭以救指公胡氏謂其言則非不知當時劉洎之于訟義甫主之也其意在於害遂良故以

其須有之事。賜其子以誣之。使當時參詳直指之。曰。連良非諸人者。義甫將誣之。為黨。夢瑋亦不免矣。而連良之誣愈難自解也。胡氏非之。使身設其地。不知將欲何言。

上官儀

儀言武后專恣。請廢之。高宗即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痛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遂誣奏儀與忠謀逆。俱殺之。

續史綱目

卷六 五十二

解曰。家哉上官儀。死則死矣。而處死之道猶未盡善也。既知其必死。何不列武后之罪而救之。曰。以先帝才人。獨亂宮闈。其罪一。入宮而殘殺王后。請妃。其罪二。誣殺長孫無忌。其罪三。斬韓瑗柳奭等。其罪四。聚殺諸迷良。其罪五。佞帝。隔日視事。其罪六。改氏族。而以武族為第一。其罪七。廢梁王忠為庶人。而又殺之。其罪八。泰次政事。其罪九。詔用許敬宗。李義甫等。其罪十。此大地所不容。祖宗所痛恨。人上之所得而

誅之者也。以此而死。烈比轟比。狀網常之大奪。賊后之鬼。不稍愈於默比。囚首而非誅戮乎。

張公藝

藝九世同居。高宗過壽張。幸其宅。問其所以共居之故。藝書忍字百餘以進。胡氏謂高宗之失。非不能忍。乃過於忍也。張公宜曰。臣家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推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乃可。

續史綱目

卷六 五十三

解曰。胡氏之言。善矣。張公之言。亦未為失也。張所謂忍。忍其所私。而不偏愛。忍其所惡。而不偏憎。正與高宗相對証也。然而不悟。則亦已矣。設如胡氏之言。鮮有不及於禍者。

許敬宗

敬宗卒。謚曰繆。其孫彥伯。訟請改謚。王福時以何曾例之。曰。多飲食男女之累。仍謚曰繆。楊愈敬。請改謚曰恭。詔從之。

解曰。從古有君子而不幸者。有小人而幸者。比上然

也。卽以唐論。君子而不幸者。張蘊古。劉洵是也。小人而幸者。李世勣。許敬宗是也。敬宗爲尤甚。奸淫邪佞。險狡狼賊。無一言之足稱。無一善之可取。其生也幸。其死也。以卒。書其得謚爲緣。不指其頗害實良。不指其奸邪誤國。而以飲食男女之細事責之。已云幸矣。又有孫夢伯。得改謚曰恭。雖擬之不倫。其邀天之幸也。大矣。徒令千載下。罵楊思敬不已也。

表行儉

論史綱要

卷六 五則

行儉有知人之鑒。其時盧駱王楊。皆以文章有盛名。儉曰。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辛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沉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死。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以反誅。皆如行儉言。解曰。士先器識之言。誠至論也。後如其言。亦遠相符。合耳。敢問墮水與惡疾之死。與文藝器識何預。至駱丞討武后。機后猶嘆服。而人乃以爲非耶。其器識豈

不。傳。乎。如。必。取。後。驗。苟。有。不。合。而。其。言。遂。非。乎。吾。以。爲。立。言。者。第。取。其。理。之。至。當。而。後。之。驗。與。不。驗。非。所。論。也。

妻師德

師德弟除代州刺史。師德曰。榮寵過盛。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弟曰。人唾其面。拭之而已。師德慨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唾面怒汝也。拭則重其怒也。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論史綱要

卷六 三十五

解曰。妾氏兄弟。事女主之朝。而欲唾而侯乾。固可謂善保身者矣。弟恐高潔之士。以事武后爲耻。陰唾其面。則非手之所拭。亦且永不乾矣。雖然。人必如師德而後可。苟無八戰八捷之勇。處寬容包之量。居僕射宰相之位。而徒曰唾面自乾。則唾罵由他。唾罵可同日語矣。

杜景儉

武后當九月。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以爲瑞。杜

二張歛然承闇為盧陵言者。正長保富貴一言動之。也。卽以頭為唐之功臣也可。說他日以凌厲武懿宗。其安固辭。辭闕有水土之喻。其為國非為張也。明其胡氏失言矣。

武俊緒

周宗平王武俊緒。棄官隱嵩山。丁氏謂二千載生逸族。而不為所變者。司馬季武俊緒二人而已。

解曰。千載高名司馬季。豈知俊緒踵芳模乎。猶終愛侯王。不及嵩山隱士殊。

李多祚

多祚與太子重俊。密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崇訓於其第。中宗據檻曰。汝輩皆宿衛之士。何為從李多祚反。千騎遂斬多祚。太子亦為左右所殺。胡氏謂其不知春秋之義。

解曰。五王反周為唐。多祚與有力焉。至此又誅三思。不克而死。思義。稟亡。真唐之純臣也。胡氏以為不知。

卷六

三十九

讀史論義

卷六

三十九

春秋之義。臨於誅死。殊不知春秋之大義。重天位也。惟蕭取也。扶綱常也。中宗惡壽於韋后。蕭耻掃地矣。有愧於天位也。多矣。三思以臣而蒸溺母后。大壞綱常。此亂臣賊子。人亡得而誅之者也。况又殺戮五王。此仁人君子不能與之一朝居者。卽無太子之命。亦當仗義起兵。以殺之。胡氏謂重俊之請。非之可也。起何言與。不克而死。復五王於地下。當亦多祚所甘心者。後人以迂腐之論責之。令忠臣義士。既不得伸其志於生前。又不獲全其名於死後。冤枉甚矣。

李日知

日知不杖令史。謂曰。我欲捶汝。天下必謂汝能操且知與受。日知杖。不得以為為人。妻子亦將奔汝矣。更皆感悅。無敢犯者。何煦亡似老嫗語。遠感人如是。解曰。李日知自庚寅七年為相。至壬子。閣二十五。年。其間賢奸代變。迭為消長。善惡被別戮者。不知凡幾。日知心跡雙清。無非可議。遠禍全身。以至致仕之。

且猶能使吏皆感悅。此皆由昔所云。日知不離刑。此因終無絕法。一念仁愛。始終不渝。故人悟天眷。下得人心。非一二空言所能感人者。子與氏曰。愛人者。人恒愛之。日知有焉。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日知有焉。

楊相如

蘭相如以功勳著。可馬相如以才學著。張相如有慮。賢之美。楊相如有直諫之跡。亦可以比美前賢矣。而

名不顯於後世。何哉。

解曰。蘭相如完璧歸趙之事。烈七秦庭。燕頗負荆之行。贊七人口。可馬相如不以子虛大人感際。而以琴挑文君之事。顯究之。完璧歸趙。無當於趙之亡。燕趙刎頸。止是定交之傍。子虛之賦。亦浮詞耳。文君之琴。殊橫行也。何如楊相如之疏云。愛其忤以板忠賢。慈其順以去邪佞。足為致治保邦之弘猷。忠君愛國之良策也。至於張相如之薦賢。尤宜受上賞者。何此不

傳而彼傳。甚矣人之好嗜行也。

太平宮主

胡致堂曰。太平宮主。上皇之愛妹也。元宗當奏知上皇。然後舉兵可也。乃勒兵徑入。驚駭父心。不孝大矣。其邪。太宗被建成之類也。又曰。剪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

解曰。迂儒論事。多有可厭。如太平肆虐。謀害天子。大逆也。又械德彰。聞殺之。唯恐其晚。今以逆誅。是太晚

事。請宜奏上皇。奏之不允。容可已乎。謂不宜勒兵徑入。便遷延遲迴。機事不密。崔湜等糾兵於外。太平陰主於內。殺戮頗興。其驚駭上皇。不益多乎。又謂與太宗被建成同類。然則建成不誅。殺與。又謂太平當時國元宗耳。是何視元宗之輕。待太平之重耶。又謂太平廢而不殺可也。安見為不可殺也耶。欲黨惡而無詞。徒矯情以飾說。若使當國。其亦崔湜之流也夫。可笑一笑。

姚崇

姚元之賀日食。賀鼎銘。司馬公云。日食不駭。太史之過也。曹鑑隆基。偶然之文也。筆細賀之。是誣天侮君。其責備也至矣。

解曰。宰相有災。理陰陽之責。災疹卦。字引爲已咎。是以牛喘之問。人不以爲非。則日食不駭之賀。當亦宰相事也。如曰太史失占。何未聞有聖。堯天正之誅也。況日食之分。曆家之淺數耳。草野猶能不棄。苟不互。

食。將必有言之者矣。何未聞有正其爲非者乎。以爲誣天恐誣人矣。且頑祥妖孽。俱有先幾。公孫病已立。有石立抑生之文。司馬炎帝墓。而有三七二火之符。孰謂上元降。登方建隆基。此銘非元宗之瑞應乎。謂爲偶然。自古徵兆。孰非偶然也。其賀也。當亦無大過舉矣。說者曰。此說得無開論說之門乎。曰非也。宰相輔君實相戒。亦貴相悅。使日陳水旱以相警。時取兵荒以來。脂以止怠佚之君。則可以鳴太平之豫。則未。

吾謂爲相者。但能得太體。使無中外之虞。即小有虧順。無傷也。至太廟陳。遂會行。卿之言。亦達觀之論也。謂爲近是。則已甚矣。

倪若水

若水爲河南采訪使。時班景倩爲采訪使。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讓者謂其好進之心。此班思得之語。六也。解曰。若水美班生。非美其榮遇也。亦達臣思君之心。

耳。何遽作爲鄰。夫鄰夫而能有摘會之諫乎。真厚誼古人矣。

大有年

大有之書。詞同而義異。或謂若有年。見之罕也。他時之凶荒可知。或謂政治所感也。義雖不同。大約皆爲民慶也。解曰。時之治亂。民之安危。皆從乎上之政治耳。非天所得與也。昔之大有年。皆爲民福。後之大有年。辰爲。

民殃矣。阿也。一曰。有年。則有務。從倉上。多不急之役。下多。用如之。民。役。賤。則租稅難辦。所收不給。所費終。歲。勤。苦。而不足。究之。俯仰興。勞。無。半。兩。人。上者。少加。撫。字。則民不擾。而自治。何必五風十雨。之。是。度。哉。

渤海門藝

渤海王武藝。阻。鞞。轄。八。貢。其。第。門。藝。勸。之。不。從。衆。來。斧。武。藝。未。請。殺。之。元。宗。流。門。藝。於。嶺。南。以。釋。之。共。

非何如。

解曰。門藝。勸。志。來。歸。自。應。爵。賞。武。藝。請。殺。當。直。上。其。阻。鞞。轄。之。罪。以。示。威。信。密。遣。爲。報。已。失。大。國。之。禮。又。從。還。嶺。南。以。謝。之。是。示。弱。以。啟。玩。也。亦。且。阻。人。勸。忠。歸。順。之。心。賞。罰。兩。無。當。矣。

裴光庭

丘文莊曰。年。勞。之。說。漢。已。有。之。至。後。魏。崔。亮。唐。裴。光。庭。始。以。此。立。法。其。庸。流。沉。滯。者。皆。謂。之。聖。君。而。才。

俊之士。無不怨。其。矣。實。格。之。不。可。用。也。

解曰。實。格。之。法。在。盛。世。則。爲。嚴。政。在。後。世。則。爲。良。法。何。也。二。無。實。格。則。雜。流。並。進。層。出。可。以。傲。儒。流。財。賄。可以。啗。失。官。實。上。老。於。下。職。守。於。上。上。之。寒。無。鮮。財。民。之。困。於。暴。虐。種。上。類。壞。不。收。者。皆。以。無。實。格。也。故。曰。在。後。世。則。爲。良。法。

千休烈

吐蕃使者。稱。宮。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千。休。烈。上。

言曰。讀。書。知。權。勢。生。變。詐。不。可。與。裴。光。庭。曰。忠。信。禮。

義。皆。從。者。出。遂。與。之。二。者。孰。是。

解曰。吐蕃。之。所。恃。者。強。弓。硬。弩。秋。高。馬。肥。則。發。焉。起。繼。權。謀。詐。畧。罔。所。自。有。初。無。假。於。詩。書。也。不。若。示。之。以。文。使。人。習。禮。義。學。溫。文。儒。雅。之。行。故。揖。讓。從。容。之。美。佩。照。先。王。之。訓。長。養。其。和。順。之。心。則。中。外。可。以。相。安。矣。況。入。之。生。人。無。不。可。與。爲。善。者。禁。詩。書。而。不。與。罔。非。與。人。爲。善。之。心。亦。何。視。人。之。不。廣。也。當。以。光。庭。

之說爲先。

周子諒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元宗怒。命繫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漢州。至藍田而死。仍聚張九齡爲荊州長史。以子諒爲其所薦也。

解曰。明皇明皇。何一旦至此。其於諫臣也。始則貴之。終則殺戮之。其於賢臣也。始則慕丁之。終則斥逐之。其於邪佞也。始則屏絕之。終則親信之。事上反

唐史

卷六

三

乎前之所爲。以致流離播遷。幾絕唐祚。一人之身。反覆如此。明皇明皇。何不死於二十四年之前。以爲一代之令主也哉。子諒抗直敢言。可謂不負所舉矣。雖死猶生。

楊太真

武惠妃死。上悼念不已。或言書王妃楊氏之美。上乃令爲女官。號太真。潛納官中。

解曰。醒矣哉。唐之中間也。國之立亡而不遽亡者。有

由矣。龍明母於前。則有總微昭陵之諫。叔武后於再。猶有梁公鸞鵠之警。故。牆茨雖下。可道而金。鹹木至。缺傷也。至壽上妃之納。則習以爲家法矣。聚麗之穢。舉朝不目。爲非羣邪。又從而駢之。國之亡也。尚復何待。

楊李萬安

唐之奸邪誤國者。因忠林甫。力士。祿山。四人爲最。然獨無微善於此者與。

唐史

卷六

三

解曰。國忠貪。林甫狡。力士閹媚。祿山狠。然林甫之狡。猶足以彈壓祿山。力士之閹媚。猶知言雲南。義師且多忠直之言。彼善於此也。至國忠之貪。祿山視之。蔑如也。名曰國忠。直因賊耳。彼祿山之狠。惡官屢加而賜。屢量。衆愈熾。而主愈信。長戈指國。下惟負明皇之恩。且負楊妃之寵矣。此異類之常態也。何足深怪。

安祿山

祿山請以番將代漢將。韋見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上曰：「卿等有疑祿山之意耶？朕自保之。」

解曰：明皇信祿山，達衆而獨親，可謂專矣。其如狼子野心，下可以見。感何使移此心以待王忠嗣，推此任以付李光弼，則開元之盛治可再見矣。何亂之不息哉？見素有先見之明，明皇拒之，不知漁陽擊鼓時，明皇何面目以見七素耶？

讀史筆集

卷六

三十八

顏杲卿真卿

二類忠義激烈，當危亂之際，起兵靖難，而究無成功，豈皆天乎？

解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使人謀之允當，而廢功弗就，則天也。杲卿不知張通幽之情，遣之行，以迷其奸，謀一失也。不特角於李郭而告急於王成業，二失也。真卿之待賀蘭進明也，未嘗有可害之策，而移以兵棋，一過也。未嘗預堂邑之賊，而以功歸之二過也。韋

國之事重矣。倚任非人，群不愼事，是以兄弟忠義，凜凜而功烈不就者，職是故也。天何咎哉？

卷之六終

讀史贊疑卷之七

楚黃張希良石室甫評

古蒲楊錄公



陶丘張考士龍野甫著

醴西郝玠石公甫訂一

唐下

肅宗

肅宗卽位於靈武。范氏曰：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

肅宗

乃叛父也。胡氏曰：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於元宗命

論何如

解曰：處治則從，經亂則從權。此定論也。太子既離

嗣位，以定人心，以延國祚，此事之不容緩者也。且馬

見有傳位之命，何爲叛父？況當時將士皆關中人，口

夜思歸，所以崎嶇相從，淺涉沙塞者，正冀有從王之

功，以圖將賞耳。使不從衆心，雖執小義，則心離衆散。

太子孤立矣。事將有不可知者。豈得爲兵馬元帥乎？

觀裴冕杜鴻等，咸五上乃許太子仍孝子也。後僞賣

臨，可謂不達時務也。使二氏生當其時，亦從之行。則

大事去矣。以勝國事較之，愈知肅宗之所處常也。毅

宗時有欲奉太子南遷者，使從其請，明祚未必不少

延也。何至雖經嶺山，舉二百七十年之帝業，一旦灰

燼哉？嗟！毅宗欲如唐肅宗乎？

張良姊

肅宗

卷七

肅宗如彭原，與張良姊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

奏，輒停塵上，乃潛令刻乾樹鷄爲子，不欲有聲。又上

皇賜良姊七寶鞍，李泌諫，撤其珠玉，以賞戰功。良姊

以是怨泌。

解曰：女禍之中於人者，烈矣。人之溺於女色者，深矣。

唐自高祖私侍宮人，太宗以弟頤爲妃，淫亂之本基

之於始。至高宗以父才人武氏爲后，遂亂唐室。不絕

如縷。中宗熟籌幸后，以致唐業再危。元宗勵精圖治，

乃以于妃楊氏爲后。以致猜遷其嬖女禍也。而冉再而三矣。肅宗流離遼陸。草土卽位。正宜以前爲鑒。而乃溺一良姊。且曰。良姊上皇所念。是何言與。豈習於蒸淫之家法乎。其不足與有爲也可知。享國不永且哉。

李泌

建寧王倓。詎許李輔國。張良姊罪。二人譖之。肅宗怒。賜倓死。廣平王叔。內懼。謀去輔國與良姊。李泌曰。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但盡人子之孝。良姊知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

卷七

晦曰。異哉。李泌之爲。二王謀也。昔建寧欲殺良姊。輔國必以爲非。臣子之所爲。既止之矣。獨不思王爲良姊輔國所陷乎。則當謀所以禦之。不然。亦當爲王思自全計。何不聞出一良謀。以止患。建一善策。以除奸。卒致建寧以譏。而見殺。嗚呼。建寧欲爲必除害。而反自爲身害。泌不令建寧殺二奸。而反致二奸殺建寧。

泌誠負建寧王也。及爲廣平謀。其言又不異於建寧。是亦無謀之甚者也。雖曰正論。賊之不踰前轍也。幸也。與泌何與焉。後必當德宗之時。多所建白。庶乎其無負耳。不然。則異於碌碌者幾希。

張巡許遠

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走。巡遠不從。巡殺妾。遠殺奴。然後括城中餉人食之。既盡。繼以男子老弱。救不至。城陷。巡並南轡雲雷。萬春皆死之。遠虜

卷七

至洛陽而亦死。

解曰。烈哉。張巡。凛上節義。千古瞻仰。死有餘榮矣。獨是人臣守土。固以爲國。亦以保全兆姓。至食老弱男女。殆盡。慘亦甚矣。二公必不肯棄走。得無重功名而輕人命乎。降固不可。棄城走亦不可。曷不早自殺。以少全男女老弱。並一城之人乎。大丈夫一死。以全萬人。以保軍國。乃堪不朽。如止成一已之名。無救於軍國。徒殘平民。命予謂一死不足以償多命也。錄其節。

烈卿以爲臣子勸耳於事則未盡善也。

李輔國

代宗以輔國事機不欲顯誅之。遣刺士入其第。剗其首及一臂而去。尹遂呂曰。輔國。邊土皇賊國舅。按法行辟。死有餘辜。乃以盜殺之。是亦盜賊而已矣。

解曰。輔國手握禁兵。本易國也。死代宗尚在東宮。權勢微弱。苟一明正其罪。鮮不敗事。實武非前乎。使盜殺之。而猶存問其家。所以安其黨也。又以見人心。

讀史警衆

卷七

公惡豪奴不得倖免。若以罪大惡極。而天假手於盜者。然真代宗之妙用也。尹氏以盜賊目之。何其刻而慘也。

僕固懷恩

懷恩自兵興以來。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者二人。再收兩京。平定河南北。爲幸雲京。構隙奏謀反。懷恩自陳六罪。遂反。

解曰。人臣有。功。於。國。師。至。大。而。不。賞。亦。職。分。之。常。也。

懷恩自陳六罪。怨望益振。至不能自忍而死。不忠也。至使毋提刀逐殺不孝也。致其子意下所殺不慈也。雖以六功。爲六罪。近於負債。一旦反而作賊。則功不敵罪矣。進退兩無所據。則又不智之甚也。雖然。亦國家有以激之耳。使當時一聞構隙之譖。卽顯列其大功。而表雪之。則懷恩之疑自釋矣。何至於反乎。由今觀之。君臣之際。所有失也。

李光弼

讀史警衆

卷七

臨淮治軍嚴重。能以少制多。與郭子儀齊名。及代宗幸陝。光弼在徐州。擁兵不朝。故其卒也不書。太尉元帥而止書。譴議之也。

解曰。光弼舉動以迹而觀之。其去僕固懷恩幾希。特未反耳。然其心則有成亡者。光弼心乎國者也。故自戰爭能懼恐其國之不復。又心乎若者也。故被譖而不欲自明。惟冀其君之自悟。又能保身者也。故屢譖疑沮。願望而不放。前心乎國。則雖臣也。心乎君。則忠。

臣也。明哲保身。則孝子也。光烈之心。將觀變以圖後。舉不意以疾而薨。遂起後人有不明大義之譏。其亦不幸也矣。

劉宴

德宗殺忠州刺史劉宴。胡氏曰。宴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殺之。死。殺之。不以其罪也。

解曰。言利者多有隱禍。郎善計如劉宴。人皆服其法。

劉宴

卷七

九

之良。然明有所不及。奉行者有不善。貪弱若愚。不知負。此法一立。後世遵之。無論貧暴者。剝膚竭脂。即有心奉法者。才力少不及。鮮不執法以病民矣。甚矣言利之不可也。死立之法乎。一事之害事已而害國。因事以立法。事止而法存。以奉公之說。滋擇奪之患。皆善計者作之備也。蓋利不可專。望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不利則怨起。怨積則禍生。安遠中之矣。其濟顯禍也。天之所以戒。與歛之臣也。胡氏惜之。贊

才也。非錄其功也。

郭子儀

汾陽王功名事業。歷世史冊。卒書勳。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此綱目千三百六十二年間。不再見之人也。論者疑窮奢極欲之常。為過。詭者以謂此子儀之所以為智也。

解曰。聖賢之存心處事。惟一誠而已。禍福吉凶。所不計也。豐儉達旦。何容心哉。子儀聖賢之徒也。止謂功

郭子儀

卷七

八

高天下而王不疑。蓋子儀以為聯分之富。然不疑。見為功。而王何疑哉。此極人臣而人不疾。蓋子儀位雖高。而居之以謙。方與有天下而不與者。同其器。而樂何哉。至謂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作下儀。下禮。險家所有。不存鄙吝之心。其待人也寬裕。其敬賓也豐美。初何嘗至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等處也。在人視之。則見為奢欲耳。如必曰恐見疑於公。欲受奢欲之名。以自賄。與王剪請美田宅。同意。則此猶淺之乎。視子

儀也。

馬燧

燧與李抱真存睦。不復相見。燧聞李晟之言。乃單騎造抱真。相與釋憾結歡。胡氏曰。馬燧可謂百世之師矣。

解曰。當今之結怨構隙。下難於馬燧之單騎釋憾。難得以理解說。如李晟其人耳。今之人。聞人小怨。惟恐其不大。見人相隙。惟恐其不久。即有反已自責而求

讀史贊

卷二

九

好者。必挑之曰。何憾也。彼方盛怒而遂忘之。何無丈夫氣也。嗚呼。當此必務成其隙。以生觀其闕。而後快於心。嗟。人心至此。可畏也夫。雖然。解怨者。亦視其事之輕重。人之可否。何如耳。如事之輕。人之可。則不妨為蕭蕭之例。頭如事之重。人之否。則勾踐之卧薪嘗胆。為足法耳。豈可匿怨而友。何盜師而求晚媚也哉。

楚系

李批借端。自稱大秦帝。改國曰波。召樊系。讓冊文。既成。即禁自死。范氏曰。文成乃死。是亦為逆矣。

解曰。系作冊文。體心也。文成而死。良心也。如樊系者。不遠也。何得遽以為逆。第不知冊文何云。文如楊雄之大。自愧而死。欲不勝理也。如初之以忠義。勉之以反正。知其不從。奮激而死。是猶忠義者流也。不特勝於陳百史之徒哉。

李懷光

讀史贊

卷七

十

懷光解奉天之圍。千里勤王。被盧杞所譖。咫尺不得見天子。快上引兵而反。說者咎德宗之信譖。謂梁州之奔。自取之也。

解曰。懷光非純臣。不過因時勢之便。而行之耳。當其解圍奉天也。因李晟倍道入援。相附而成功。及上表奏楊盧杞等罪惡。德宗即貶杞為新州司馬。貶自志貞於恩州。趙瑣於蒲州。斯亦足以謝過而釋矣。即不然。如謂杞等罪不容死。即使人逆於道而殺之。冊

來以請罪。鍾曰：「鑒制不猶愈於反乎？況又加太尉賜。」
鐵券恩，能不為不辱矣。朝廷何負於汝，而必欲反邪？
由是鍾之懷尤真。亂臣賊子也，罪浮於侯。因懷恩，公
盡盡德宗之過也。

李晟

晟之始末，以比郭汾陽何如。

解曰：祿位名壽世不全有千古以來二人而已。郭妻
曲於羣邪交構之中，而從容不迫。李孤處於內外失

請史補疑

卷七 十一

援之際，而忠義奮激。一則身係唐安危者三十年，一
則兵安社稷者二十六載。一則八千七堵，悉膺富顯。
一則十有五男，多有令名人之服。其勲名者異地有
同心天之報以介福者二人如一轍。狗豕盛哉，不可
及已。

顏真卿

李希烈殺顏真卿。綱目書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若
曰希烈非能殺真卿者，乃朝廷使真卿為希烈所殺。

云耳

解曰：丈夫處世身與名而已。身名兩全者上也。名去
而身存者下也。有名而無身者，命也。上焉者不可必
得。下焉者君上不為。雖命之所限，勇者不能自強。骨
者不能自免。雖勞苦，雖烈於千古，而首領不係於一
身。嗚呼痛哉。顏氏兄弟一則罵賊而死，常山之草木
皆血。一則投劄而縊。蔡州之童叟含涕，盧杞之賊害
不容誅已。德宗之暗弱，亦何甚哉。令人千載而下，為

讀史補疑

卷七 十二

之於邑不絕。

李璣

李懷光將叛，其子璣密言於上。光誅德宗惜璣而欲
全之。璣卒自殺。胡氏曰：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詔馬
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勸王，特宥其子，則璣
庶可不死矣。

解曰：李璣所處與雍姬畧同。雍姬不死，天下非之。李
璣即赦以不死，亦終不自安。反懷光之，惟有一死而

已矣何也。使雖不知父之將叛也。未嘗以父之叛告之君也。且蒙有尚可苟活以行父之血食告之而不死。是責父以求生也。其死也。固無容議。但徒死不看於父。叔時泣涕以諫。不從而死於父之前。君子以爲猶愈於告也。

李泌

李鄴侯薦竇參。並晉爲相。參剛果而無學術。晉充佐而已。

論史會要

卷七 十三

解曰。鄴侯周旋三帝之間。言亡頃盡事亡宏規。唐世賴之。轉危爲安。爲社稷生民之福多矣。獨於用人之際。不能無遺憾焉。其於張延賞也。始則陳其罪惡。終則舉之爲相。何其以恩怨爲好惡耶。而又薦竇參之庸劣。合陸贄之大賢。何其無知人之哲也耶。且董晉倡爲大言。以蓋允位之怨。竇參陰嫉陸贄。以致內職之解。或謂泌故擇不如已者。以自顯。恐用陸贄以掩己之長。此亦偏激文。但好談神仙。詭誕之說。似非高

王之行。始終依違去就之跡。不免異人之態。噫。此奔林直幅之意也。終唐之世。如泌之相業幾人哉。當亦不多見已。

陽城

陽城自處士。僞爲諫議大夫。七年不言。韓愈作諱臣論。以譏之。及陸宣公坐貶。城率諫官王仲舒等守延英門。疏論延齡奸佞。竇等無罪。後人論者約上責之者。以爲諫之不至。忽之者。以爲有待而爲。求全者。又

論史會要

卷七 十四

以爲懷肝慟哭。迫於諫野。味亡爭鳴。君子當何所折衷焉。

解曰。相延齡。還宣公。此治亂關頭。中外結舌。城獨奮發。以敢言。此朝陽之鳴鳳也。一諫已足千古矣。何必責其不早。義氣激烈。發乎自然。非有待而爲已。裂肝慟哭。真血性男子。事諫野之說。殊覺拘迂。當以范氏謂處士有益於國。爲定論。其餘紛上。俱未有當。

于順

明奏張元洪為吉州長史又怒判官薛正倫奏張之
比勅下頃怒已解復奏留為判官德宗一一從之
解曰子頃一節度耳。欲貶君則不敢不貶。欲貶而仍
欲全之君則不敢不全。長寇滋虐以敬不臣之心。真
此為甚。德宗固不君矣。若頃立朝則指鹿為馬。以野
馬為鸞之事。無所不至矣。此跋扈之極。不臣之甚也。
急黜之以為人臣之戒。

魏稱

讀史警疑

卷七 十一

魏徵元孫魏質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節度李師
道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勸憲宗以官錢贖還。賜
稱乃禁質質。

解曰存恤功臣子孫。巨典也。魏公既功在社稷。子孫
貧至質第。憲宗君臣果不忘故舊。即宜世祿以存其
後。擇子孫之賢者而錄用之。同此詔贖。不見於師道
未贖之前。而乃行於師道私贖之後。歸美者以謂非
師道先之朝廷未必有此舉也。白曰師道何人敢掠

斯美不知其美已為所掠矣。况既贖歸之後。未聞有
賑恤之事。而止禁質質。獨不思其何為而質質也。必
貧而無以自給也。還其宅而禁其質。其猶救饑寒而
不與之食。拯凍夫而不下加之衣也。虛文無當。名實兩
失之矣。

元白

白居易元稹俱工詩。士人爭傳。時號元白。又與劉禹
錫齊名。曰劉白。若是班乎。

讀史警疑

卷七

十一

解曰三人所同者。文名也。所不同者。品行也。元稹論
事。一為內侍所辱。遂不克固守。與賢士君子為讐。故
劉禹錫為王叔文之黨。二人之品行可知矣。白居易
以直道自奮。在天子前。力爭安危。雖中波斥。晚節不
衰。嗚呼。居易其賢哉。稹與禹錫固不可同日語矣。樂
曰元白。何啻止之多也。

柳泌

皇甫鉞薦柳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憲宗

遂以必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不晚

解曰人主處富貴之極則求長生非真有帝王德度聖賢學問者不能定情是以秦皇漢武雄才大畧之工晚節末路猶惑於此蓋古餘載在史冊不勝指屈卽經術之士理明識正猶惑於神仙符籙之說如劉向李叔華不少也唐宗一中王耳何能不爲所惑一惑於此衆正不能不退羣邪不能不進亦天衰唐祚故使之惑而不悟卒爲金丹所斃豈偶然哉

韓愈

文公佛骨一表排斥異端正義凜然千載有生氣蘇東坡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鐸李逢吉之譏其所能者天也不能者人也解曰儒者之論所以服人心而長存於天下後世者惟理而已事物之感應非所論也文公之所以不訂者以正君臣之義父子之恩被天下之疑絕後世之

卷七

十七

惑至理揭日月而行乃足以服異端也如曰開雲馴鱷乃文公所能之天昔烈風雷雨胡不以大舜而止虎豹兇象胡不爲武周而去謂文公能開雲也彼噴酒作雨五里起霧者可與爭能矣謂文公能馴鱷也彼連摩之降龍離漢之伏虎高出其上矣不幾助異端之譏揚佛老之波哉然開雲馴鱷豈無其事與常亦與渡虎飛蝗同什之偶然而已文既足以起衰矣道既足以濟溺矣卽衡山之雲不開南海之鱷不馴亦豈足以損文公之盛德也耶

卷七

十八

王承元

承元爲義成節度使兄承宗卒其下欲立之承元不稱留後表請除帥詔以田弘正爲成德帥將士諠譁不順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歸哭不從承元斬大將李叔以獨軍中乃定解曰人惟見之定故不爲衆論所惑如承元欲盡龍諸將不聽詔至於歸泣以從至諭以禍福而猶有李

寂之固留使胸無定見不為衆所惑則為衆所害承
元獨能斬寂以徇非惟忠能定國亦智足保身也不
然其不為李師道也幾矣

劉栢楚

穆宗時李逢吉用事栢楚與張文新等八人為所規
厚又有從前附麗之者時人目為八關十六子其人
亦可鄙矣綱目書以栢楚為起居舍人不拜深致嘉
與者何也

解曰時有名為君子而實小人有元鎮是也有名為
小人而有君子之論者劉栢楚是也栢楚之言曰陛
下令聞未彰惡聲隱伏臣恐福祚之下長請俾言主
階以謝諫議之曠議者謂內有所挾故敢為直諫云
雖然有所挾而直諫不愈於無所挾而諫乎使人
主由是而思之惡聲者何聲不聽信用小人黜置君
子之聲也有是而勵精圖治黜別賢姦以無道致治
此謂栢楚非佐治之直臣乎知謂以正言進直諫之

名言之則已何至顛叩龍輿見血不已也耶以是知
小人未嘗無君子之心特上無以成就之故終流於
邪耳尚論者當節取之可也

崔發

發為郎令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之詰之乃中使也
敬宗怒收發繫獄張仲方救之不聽李逢吉言之郎
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

解曰中使無故毆百姓是無法也縣令民之父母聞
而詰之且也初不知為中使非不敬也怒而繫獄仲
方救不從是法自上廢也信小人而違君子是發邪佞
也一事而諸惡備焉當時之時事可知矣欲其不亡
也得乎

裴度

宦官劉克明蘇佐明弑敬宗王守澄討克明迎江王
誣立之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君弑不討賊君立不
討謀議者以趙盾弑君律之

解曰。裴度之在朝廷也。元預怨之。卒逢吉之黨毀之。不數月間。既罷爲留守。又爲僕射。乃以司空同平章。事張權輿。又以名應圖識訪之。彈局重臣。不能自安。其其尚能經綸天下乎。况發宗任用不專。日狎小人。一薛居正。謂如宋王何。裴申立即欲討賊。豈能獨令。神策軍中。結君者。宦官也。立君者。宦官也。依違其間。待時而動。此晉公之深心也。不然。鮮有不敗厥事者。後人以趙盾比之。不倫矣。何也。我晉君者。趙穿也。盾爲之兄。故不容辭其責。裴度何人。則可以是方之乎。噫。已刻矣。

李絳

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說者謂。絳爲三朝元老。當八關十六子用事。閣宦充斥之時。不知引退。身膺賊刃。其不知見機之戒與。解曰。死生有定。非人所造。盡其在我。庶足無愧。絳也忠貞。崇仁當世。疾風勁草。萬人辟易。邪在朝。伊獨

守正。頑謨偉議。常爲國慶。邪不能害。君不能用。一朝軍亂。殞喪厥命。見機而作。是爲自保。龍逢比干。所不欲也。絳也憂國。孜孜不了。唐運將衰。天喪元老。

李德裕

德裕與李宗閔有隙。又德裕爲相。宗閔有方阻之德。裕深以爲憂。杜棕勸宗閔用德裕爲師。史大夫以解怨。棕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有議解曰。德裕位望華隆。郎與宗閔不協。亦各自行其道。

郎有構害。亦自樂天知命。偶聞解怨之語。何至驚喜泣下。耶。誣甚。誣甚。胡氏曰。杜棕宗閔之黨也。故爲此語。以陋文。餘知言哉。可以垂德裕之寬矣。德裕方徵爲兵部侍郎。宗閔惡而出之。滑奏悉但謀。以維州諸降僧孺阻而誅之境。嗚呼。爲德裕者。難矣哉。

杜牧

杜牧上罪言三策。文戰論五敗。又註孫子。謂兵刑廢事。不可分爲二道。胡致堂曰。文士之論。有言近似而

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解曰甚哉文士之好勝也而多妬也。趙氏一文士耳。論列古人多所統緒而乃於杜牧之言以文士少之。是何居之高而視之下也。罪言三策。慎齋之策。復祖宗之兵法。誠孤忠也。其論戰五敗中。憤帥之精。為廟堂之勝等。亦至論也。至謂兵刑政事不可分。為二道。此內合一之理。文武張弛之道也。又何實之不至乎。翻氏之論可謂好弄人而不顧人之非之

卷七

鄭注李訓

文宗引注訓誅誅宦官不克而注訓及允與王涯賈陳等反為仇士良所殺

解曰宦官之盛衰亦若天運使然也當其盛也以天子主之於上朝臣協謀於下殺之而不得而且君愛叔遷之患臣蒙反噬之殃及其衰也殃及於無賴男子而僅留黃衣幼弱之一二或曰非宦官之難除也

之非其人耳何進實武不應先洩其謀李訓鄭注不宜先事而相忌余曰非也董卓經智不大於賈何朱溫崔胤好豈讓乎訓注何成敗之遲疑耶抑當其露之變人多恨訓注之謀不遂吾則謂謀之遂不遂其害一也人見宦官之弄權廢立由已無不切齒吾恐訓注而得意前不亞董卓後不讓朱溫矣故曰亦若有天焉非人所能為也

郭誼

卷十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橫逼監軍奏請命橫為留後皆詎為之謀主也武宗討之邢潞磁三州降誼勸橫拔其宗族盡殺之詎首來降至京師上皆斬之司馬公曰殺降非信也誼等流之遠方浚齒不還可也

解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知有尊卑之分上之所以賞罰者以立人道之防誼既為橫謀主是有幹卑之分也實主求榮惡直大焉於此而不殺是長天

下亂臣賊子。狄父。狄君之漸也。如其降為功。當時窮勢迫之際。何患劉種之不降。而待郭誼殺之乎。如謂殺降非信。不知信也者。所以明義也。以臣賣君。與義何居。故丁公尚可斬。而況於誼乎。司馬氏謂宜流之遠方。獨不思流與殺有異乎。徒令人恨亂賊之得保首領耳。

李德裕

德裕貶崖州司戶卒。不書何也。意謂黨禍不解。德裕

讀史筆疑

卷七

三十五

與有責焉耳。

解曰。卒不書爵。削之也。德裕相業顯者。不惟奸回邪佞者不可與比。然亦非碌碌伴食者。祇郎朝中。類聚羣分。亦非其力所能解。況其受斥。羣小流離。逐斥死海上。殊可惜也。總目並其爵而削之。雖曰春秋責備賢者。責之太深。又非善。欲長之意矣。不能不為之三嘆。

唐宣宗

宣宗獵苑北。問涇陽獵夫。而擢其令李行言為海州刺史。胤渭上。問醴泉百姓。而擢其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范氏曰。宣宗法拾細微。以驚服羣下。而不能與賢人共職。當人君之德哉。

解曰。人君圖治。患不精勤耳。是以高宗恭默思道。則舉傳說於嚴恭。文王憂兆非熊。則師太公於渭水。宣宗勵精圖治。一出獵而得李行言於涇陽。再出狩而得李君奭於醴泉。不假介紹。不謀左右。而舉之刺史。

讀史筆疑

卷七

三十六

之位。擢之衡夏之地。是何異夢卜枚求之盛事哉。范氏識其驚服羣下。予謂無過人之行者。則無驚人之事。此宣宗天姿英邁。合符太宗者。此也。儻非信方士以自翫。貞觀之治。可復覩矣。有人君之德。而未奏太平之治。惜哉。

劉瞻

僖宗起劉瞻同平章事。長安百姓喜甚。平職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入。飲劉郭酒。歸而卒。人

謂郭鴻之也。

解曰。矯情足以致舉。而有死道。何也。人惟此情耳。不情則乖。和乖相則死。此大道人事之自然也。瞻之入相。既為前姓之飾。喜郭順情而至。亦何損於正。直而乃改期。而乃由他道入。是何視百姓為不潔。而拂衆人仰望之心。耶。不情之極矣。在瞻欲以此鳴高耶。未聞亮舜之世。瞻雲霓。日而亮舜為之深避也。避兆姓而飲。郭郭亡。豈賢於兆姓乎。不知劉郭之好。而與

請先覺疑

卷七

中七

之飲不智也。知其奸而不放不與之飲。不勇也不飲。兆姓而飲。劉郭矯情失中者也。其死也。謂瞻自取之也可。

李克用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各舉兵犯關。李克用追斬行瑜。欲乘勝取茂貞。昭宗謀於貴近。止之。克用將蓋寓。亦曰。人臣進忠在於勤王。不在入朝。凡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况天下之人乎。胡氏謂蓋寓宜勸克用

入覲。力陳茂貞當誅。不知克用果可入朝否。

解曰。論人者。當察其時勢。諒其心跡。如克用者。以沙陀之梟雄。屢披討伐。朝廷待之。亦為寡恩矣。然而克勤王事。屢立戰功。宜乃心王室。哉。亦因時勢欲以成大業耳。况主弱臣強。關官克朝。亦非可有為之時也。彼千里勤王。咫尺不得見天子。李懷光尚快也。而反克用。獨恬不為意。其意正有在也。當其時。不惟朝貴不欲其入朝。即克用亦不願入朝也。觀其笑答蓋

請先覺疑

卷七

中七

寓而君臣有同心矣。胡氏謂蓋寓宜勸克用入覲。不第未達時勢。而亦於李克用之心。未窺涯際矣。且克用方擒行瑜。朝廷即有沙陀大盛之議。命之止兵。情見乎詞矣。使克用入朝。非天子播遷則兵血都城矣。豈安定國家之計乎。胡氏為克用謀。何不一為朝廷計耶。

鄭榮

榮好恢議。昭宗一旦用為相。黃氏曰。榮之進退甚明。

使人亡如索則無欺君誤國之患矣

解曰索之爲人託慨諧以自晦意欲與世浮沉碌上
了平生而已謂之爲朝中之逸士世上之巧人則可
以爲中有筋蘊恐未必也觀其自言曰歇後鄭五作
宰相時事可知矣可謂自知者審也使朝廷之上人
人如索則一大結局也成何體統王衍之清談尚足
以誤國方朔之振聾止足以供御况歇後又其下焉
殆乎黃氏之言亦未之思耳

讀史辨疑

卷七 二十九

卷七終

讀史辨疑卷之八

楚黃張布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綠綬公垂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弼甫者

醴西郝 琰石公甫訂

後五代

周德威

德威從晉王將萬騎趣太梁至胡柳坡德威曰深入

讀史辨疑

卷八

敵境勦須萬全王不聽以親軍先入德威不得已從
之遂與賊父子俱死王復以騎兵大呼涌陣大敗梁
兵胡氏謂德威臨事而懼孔子所取存焉犯焉
解曰諸葛武侯以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誠哉是言也
非所論於德威夫深入敵境頓不輕發似也但其識
膽已半奪於敵矣不得已而戰死將也將死則無生
理故父子戮焉如曰見敵之真勢必不能生而存焉
之進戰何以反獲大勝哉論理者固當以德威爲正

不可以死而沒其論。七事者。當以存焉。焉。不可以
倖而毀其功。以此觀之。非確有成事。事在兩可。亦為
之前已矣。

李存勗

唐晉王存勗。自立為唐皇帝。廟祀高祖。太宗。唐宗。耶
宗。尹氏。賊尚在。連自稱尊。其視朱溫。相去無幾。
何不待滅梁而後。擇唐後而立之。

解曰。存勗以少院之種。知尊唐賜姓之恩。誓必滅朱

溫而後稱帝。是真人傑也。尹氏復望以立唐。後而不

卷八

與其總統。是廢世在三代之後。而望人於三代之前。
噫。亦刻矣。蓋唐自朱溫篡後。九廟淪亡。存勗立。而即
隆以廟祀。唐祖列宗之。豈當恨其稱帝之不早也。後
人又何厚責焉。

張全義

全義立屯將一事。為百代良法。赫然唐之能臣也。及
後仕溫。則失節矣。至唐欲發溫墓。而全義止之。是何

厚於溫而薄於唐耶。而唐不之殺何哉。

解曰。殺降者不義。唐不殺全義。亦未有失也。但朱溫
以陽山之小民。為黃巢之餘寇。受唐深恩。一旦篡逆。

舉唐三百年之世業。奪為己有。凡有人心者。莫不切

齒而欲嚙溫也。全義反向事之。已非人臣之道。使溫

果降。以師傳而倚為柱石。止其發墓。猶可。曰。知己之

感也。然而溫嘗淫亂於其家。是以倡優待之也。苟有

羞惡之心。者。鮮不欲殺之矣。其于繼祚。欲殺之。而全

義止之。是無耻。掃地。倖免。不修之人也。上不知有若

卷八

父下。不知有身家。若全義者。無足數矣。恐非立屯將

之全義也。讀史者辨之。

郭宗輅

宗輅位兼將相。有功無過。以宦者之譜而殺之。至其

死也。綱目著唐殺郭宗輅。並其爵而削之。為其請立

劉后。惡之也。

解曰。春秋責備之義。固所以成賢士之行。然責之過

嚴則賢士之行不彰而勸善之意不長如郭崇韜雖請立劉后以起殺身之禍然其賢亦有可數者如料敵縱非將材則師出而威梁其智畧也獻勞軍錢十萬緡以助將士其公忠也辭領藩方勸上委任勳賢其謙德也諫殺賢令羅貫欲用法之平其仁恕也為招討制置使人蜀而蜀王鄂瑩出降其勇功也入成都則禁軍侵掠市不改肆其大武下殺也唐主昏愚信譖而殺之無足言矣其辛也當書爵以明其冤可也

薛文遇

唐廢帝恐石敬瑭有異志羣臣議與契丹和親文遇進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契丹不亦辱乎彼僕僞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乃止解曰和親之事漢行之於前唐衍之於後相習為故事恬不為怪不意踐唐尊席之朝乃有此堂上正薛臣能諫之君能從之標上高潔卓越千古國難亡矣

不在此也

宋齊丘

具太尉李德誠帥諸將表吳王行冊命又請金陵勸進徐知誥齊丘謂德誠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齊丘乃為知誥畫策以攻人用何也解曰有自智而愚人者有自愚而人者齊丘兼之矣身為元勳不宜勸進是以忠智負人也而已則輔佐焉非以下愚自辱乎阻人以梯策之路而進已於

龍遇之途非自智而愚人乎予嘗見優人街劇者一人牽瓜一市儂竊奪其一一道者以大義責之斥逐而去已乃設術盡盜其瓜令瓜郎亦手沾歸齊丘何以異是一轍

沈斌

趙延壽引契丹兵攻晉州城在城上馬延壽曰待中父子失計陷身外庭怨率大雉以殘父母之邦何不自愧耶尹氏謂可謂明於君臣之大分中外之正理

矣。

解曰。君臣之分。人知重之矣。父子之名。寧下於君臣乎。石晉既以契丹為父。七有後求。而子供之。五也。晉抗命與師。遂也。為晉臣者。即契丹之臣也。斌謂避毒。率大軍以救父母之邦。然既謂之父。是斌實衛于中。以拒父母之命也。中本之防。恆重而不作矣。然係以父子而輕重。反不知避也。斌謂避毒。不知愧耻。不知臣。兄皇帝者。其亦孰甚也。嗚呼。君臣之分。中外之防。至石晉難言之矣。

皇甫遇

按通鑑。柱威之降契丹也。遇不預謀。後遣遇入大梁。遇辭曰。吾直為羽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何面目南行。遂扼腕而死。按五代史。謂遇見降表。遂以次書名。與張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死。如晉史則鄙大也。如通鑑。則烈士也。尚論者何從焉。解曰。論人者。論其事而已矣。如行事之善也。則從而

劉崇

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贊立。乃止。曰。吾兄為帝。吾又何求。李驥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此。引兵據太行。孟津。俟湘陰即位。然後還鎮。則不為郭公所賣。崇怒殺之。後戚缺贊。崇稱臣契丹。受命。即位於晉陽。

崇予之。行事之疵也。則從而黜置之。不可因其人。而疑其辜。何也。百世而上。其人達矣。所留傳者。惟憑簡冊之所記載而已。冊有脫誤。則魯魚亥豕之難分。簡有不同。則夷惠跖蹻之紛出。欲後。頭而前。瞻則掛。而漏。萬是以傳聞異詞。當以理斷。武成之案。止取二三。為人臣者。但當以通鑑之皇甫為法。以晉史之皇甫為戒。勿問其事之虛實可矣。尚論者。亦惟於通鑑之事。則取而褒。其如皇甫者。於晉史之事。則取而戒。其如皇甫者。勿論其人之是非。可也不然。則敗絮荆棘。擺脫無時。一堂聚訟。是用不得於道也。

解曰劉宗真匹夫也。聞聲而來。聞聲而去。其來也未
必能有為。而尚有英雄之聚其去也。殊覺孟浪。恐失
狐兔之穴。李驤之忠言。反行其戮。劉賢之見弑。若罔
聞知。樹臣契丹。非隨敬瑭之故。知郎位。晉陽。僅守劉
擇之偷生。一傳而外。孫繼業已同鄒子之滅。葛二世
而厚顏。尚免未若劉聰之嗣漢。史曰崇承漢統。亦深
惡郭祿之篡弑。云耳。豈復予之哉。

張步卿

彥卿為南唐楚州防禦使。周兵攻楚州。陷四旬。固守
不下。世宗自將攻之。彥卿帥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
舉繩床以闔而死。所部千餘人。無一降者。
解曰。唐季五代。人傳晉漢周矣。其人物表上。事功奕
奕者。惟周是著。抑知南唐為先朝正統。雖偏處一隅。
而人物事功。有非漢周之所可及者。他下具述。如彥
卿者。獨守孤城。力盡而繼之以死。則睢陽之張許。不
是過矣。部下千人。死無一降者。則田橫之五百。不足

多矣。使南唐而盡若人也。何患神堯之統緒不奕葉
重光哉。可不亟求而出之乎。

卷之八終

讀史有疑卷之九

是黃張希良有虹雨評

古蒲楊綠綬公車甫閣

南丘張考士麓窮甫著

醴西鄉 玠石公甫訂

宋

太祖

五代之興其與宋篡竊之局畧同而五代何其促宋

何其長耶

何何其長耶

解曰三代有道之長惟其順天應人也五代享祚之促惟其權謀御衆也趙氏之仁義雖不見比隆於三代臣亂之承統自可以遠過乎五朝何言之朱三之叔澄臣亂無其事也沙陀之異類臣亂非其人也而且無石敬瑭之父事遠久而反刃婦翁而且無劉知遠之擁兵奔王而坐滅宗邦而亦非郭威之連弑二主而竊奸天祐五代以暴而宋以仁五代以逆而宋



以順此國祚長短之不同也至於史氏之高言天命修譚盛德則以告者過也

王彥昇

宋太祖初即位韓通詳帥衆禦之王彥昇逐而殺之後太祖追贈韓通以彥昇箭殺下授節越議者謂得

顯臣之道

解曰篡虐名者往亡沒人之功以自飾其惡內利其所為而外薄其所行如王彥昇專殺忠義之臣罪固

不啻於誅矣臣亂如真以為非則當誅其人而還居

公署脫黃袍而朝問君可也既入官而為大子則彥昇為之殺不服者其首功也不授節越議者惡其不義

也惡人之不義而已則處之而不殺名實之間何其

舛乎謂之逸名則可謂之得取臣之道則非也

韓通李重進李筠

韓通史既許其忠矣又責其嘗為晉漢唐之臣李重進既書反矣呂氏又許為周之頑民殷之忠臣李筠

若死之既嘉其知義矣。宋史又責其擅集亡命私忿

因監軍。三子之患後將何以爲折衷與。

解曰。若言正言。所以勸善懲惡也。一人也。前後異極。

史氏變起其惡。而發其善。使一人而善惡混焉。何如。

惡則責其惡。善則責其善。使各不相掩。令人法其可。

法。戒其可戒。惟其事不惟其人。庶可爲定論。以立勸。

懲之。今如韓通以忠見殺。則錄其忠可已。不必復論。

其臣皆區區之何如。如李重進既書反矣。不必復論。

其爲頑民可也。李筠懸像流涕。不肯事雙嘉。其知義。

可已。而又復責其在周招集亡命。念囚監軍。不幾區。

蛇添足乎。予以爲蛇乎。寶殿而義曰見也。

南唐

宋太祖建隆三年。世史猶大書南唐後帝何也。

解曰。以南唐叙正統。刪去五代是已。以唐雖後。猶

存帝號。則非五代併稱之比。故宜大書。王煜奉表於

宋。則臣服之矣。卽可以大統歸宋。而附南唐於列國。

爲正。猶大書南唐後帝。不幾矯枉過正乎。

張瑄

瑄初爲周將。隸宋王帳下。常以身教宋主。中弩矢。死。

而復蘇。及卽位。擢爲殿前都虞候。單枝石漢卿。瑄

宋主怒。欲殺之。瑄解所繫帶。以遺母。卽自殺。或曰。大

恩未報。而反殺之。宋主何不仁也。

解曰。烏有郭瑄。說知會珠。物尚如此。人豈無知心有。

毒而未發。因所觸而卽逞有恩不報者。職是故也。如

張瑄者。身教矢石。可謂勇矣。宋主以其爲周將也。疑

之。置爲殿前虞候。不得已也。當杯酒釋兵權之日。而

獨未解張瑄之職。宋主悔之外矣。悔之而官之。其心

未嘗一日不忌之也。因譖而殺之。固其素心哉。嗚呼。

宋主之不仁。無容喙矣。張瑄不惟不忠於周。亦且不

智之甚也。久與同朝。其事何獨不知。宋主之心。半恃

區區之恩。連衆而獨存。何不自諒乎。況尚堂有忍。何

不請微祿以歸養。而乃其以身歸譖。賁道毋微。亦

止令其自絕耳何益哉

宋太宗

按李焘云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聞遙見燭影之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避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踐地大聲曰好爲之哉而帝崩正史云十月癸丑帝崩甲寅晉王光義卽位二說不同以何爲正

解曰論跡不若察心信經愈於信傳帝於光義有炙

讀史會疑

卷九

五

艾分痛之情有能行虎步之稱可謂友愛之至矣光義非甚無人心者何至有致帝不得其死之事此斷之於心而知其必無燭影掙光之事也卽據事而論晉王離席避過焉知非謙讓不遑之意引斧踐地焉知非以親狹絕之態曰好爲之此正三字之治命也開國之初親賢愛民經文緯武素遠能通何事不宜好爲之也此斷之於事而亦不必有不得其死之疑也說者謂自更其名卽有不尊兄命之意德昭自歟

未免有憂害其侄之跡自余觀之卽位更名此消榮從榮之故事德昭自歟或由於血氣之激成安見卿兇至此之言不出於山乘也哉沿襲更名亦本於無學之所致耳何可卽此而証彼因誤而爲証耶李史之傳或野史也不足據讀正史癸丑夕帝崩之言則壬子夜之事不辨自明矣

張齊賢

宋太宗與趙匡胤遂王引去帝欲取幽州李昫力陳不

讀史會疑

卷九

六

可帝既還京議者言宜速取幽州張齊賢上議止之後儒以齊賢之論爲知本解曰凡事機有一失而不可復追者大抵由迂儒也理之言有以誤之也如兩軍接戰彼方勝而引去非有大不得已之事不爲也乘機而進安見幽州不可取也李昫以爲不可亦未言其所以不可者安在但以一言而阻銳氣速列陣而還已失之於始夫登既退而幽劍未閒設備與師而前又安見其不可取也

齊賢乃以迂緩之詞謂百戰百勝不如不戰然分爭
角勝之時果可以不戰而得之與又遠稱先舜近引
三王刺之不巳殊足美聽是時帝亦厭於用兵遂
其舉以致滋蔓難圖卒焉後患本必非齊賢之論失
其機而長其弊也以爲知本不知本實先撥矣以是
知根本之謬當發於治元功成之且不宜陳於封豕
爭勝之時聽言者亦當存其言爲保定之謀而奮威
於當機之下乃爲兩得也

趙普

卷九

趙普因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而歿始不自安宋
禹錫上變以證之帝召趙普論以太后遺言普對曰
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

解曰太宗中主也一言怒德昭未必遂有殺住之心
德昭悍上而死至於廷美而仍以傳國遺言論之趙
普亦未必欲棄其弟也賊普以一誤再誤之語殺之
遂致廷美亦不得其終嗚呼太宗何所遇不得其人

乎無以成美反及於惡使時有直臣當怒德昭時則
諫以寬恕諭遺詔時則諫以恪遵當亦不至傾跌失
措也嗚呼太宗律以春秋責備之意則不得爲賢君
較以恒情處事之常猶未失爲中主也獨惟趙普以
開國元老而乃逢君之惡則罪不容誅矣王敬所以
秦檜方趙普當非苛論

曹彬

解下江南開國定業有不戮一人之稱及其與耶律
戰乃有岐溝之敗何也

卷九

解曰彬仁人也其下江南寬和蕪怒不妄戮一人故
一戰而收者定之功蓋以江南風氣異情易於威懷
至於耶律強悍素習休哥用兵尤善設奇致勝已非
江南之比況旬日食盡能朽腹却勁敵乎其退捷歸
餉宜也方迫於會其之命過於猝起之戰不得已而
復出涿州其敗也勢使然也與彬子何尤張靜峯謂
彬以善戰而喪師以致燕薊後茲而不可復亦未達

乎時事之論也。其誣彰也重矣。不可以不辨。丁南潮
又以周室近親。責彰之情。竟未周。吁。嗟乎。彰何不幸
乃爾。

李至李沆

太宗以至李沆。燕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禮事之。
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史謂
當受不受。是求之學也。

解曰。詔太子以師禮事臣者。君之敬臣也。不敢當拜。

讀史辨疑

卷九

九

者。臣之尊君也。大臣以道事君。於君臣長幼之誼。講
之素裕。奚必受拜而始教之。至沆所處。蓋教太子以
謙也。史臣謂宜受。不宜辭謝。是長臣下驕傲之氣。以
敬凌逼之漸也。烏乎。可。如曰。太子安於拜。是太子之
恭也。重君命也。人臣受拜。是師傅之禮也。亦遵君命
也。故無不可。但太子知有君而忘乎已之爲君。固克
矣。矣。人臣自處於師傅。而忘乎已之爲臣。於心安乎。
故曰。二李所行。得臣道之宜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

冠準

綱目書冠準免。議者謂準行事未必皆出於公論。故
綱目削其官。而以可免例書。亦徇名責實之意也。其
說何如。

解曰。凡書免者。類多不注官爵。見之史冊者衆矣。今
書冠準免。烏知非惜其不可免而免也。何言之。試觀
準之始終。引衣復坐。帝有魏徵之比。早雖論刑。而能

讀史辨疑

卷九

十

証王淮之污。決定太子一言。而爲萬世法。兄事張洎。
尊崇以爲士人冠。前受王賓之讒。後被馮拯之譏。皆
太宗忌其直而免之也。準何咎焉。議者謂行事未必
皆出於公論。何不指其事而責之。因不書官爵。而遂
橫肆譏議。以爲可免。不知準之可免者。安在也。父曰。
徇名責實。準之行事。昭昭史冊。又何名之不稱。何實
之可責乎。讀史者當具隻眼。烏爲吹聲也可。

張洎

史評曰洎為故唐之臣賣國降讐苟焉無耻雖有文藝之美何足取焉

解曰降同也所以降者則不同欺主而竊降者是為賣國力不敵而降後為苟免如張洎者豈為是與宋兵至而以噴香珠物主勿降至不聽而降洎不得已而隨之宋主出蠟丸書以責之洎對曰此其一耳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觀其舉動如此豈賣國降讐者比乎居官恭謹冠平以兄事之

極薦其才遂與準同列不賢而能之乎帝稱其富有文藝為士人冠豈虛建與所謂苟焉無耻者在耶史謂為甘言善柔不知此正其明哲保身之智也如必責其為唐之故臣則凡奮勵於晚節末路者如封德彝之倖於隋而忠於唐張子房之亡於秦而與於漢以及尉遲恭之武勇曹魯公之勳烈豈盡不足收與不然何獨責張洎之深耶是以洗垢索澁君子無取焉

楊億

億有八角磨盤之說時人謂之知道史氏駁之謂丁謂送寇萊公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惧至於便溺俱下面無人色朱氏謂八角磨盤安在哉解曰億資稟清介不肯草覲德妃制丁謂諭旨勉之日焉此不要不富貴億曰如此富貴非所願也觀此則其所守可知矣至丁謂逐萊公足傾朝廷之柱石長奸邪之兇骸安危治亂之關防也億欲伸救之力

有所不能順從之心有所不忍憤悶鬱結積於胸腹其現於面也自無人色痛惡之極也便溺俱下醒其事也此正於不顧富貴同意朱氏謂八角磨盤安在哉得毋謂所行不副所言乎余所不足於億者正斯言也學者立身行己自有正矩出言發論悉本經術乃其所以入角磨盤之說其言鄙俚不似經生學士之談其意偏矩殊謬聖賢正大之道彼億者不過偶為戲謔之言論者遂取以槩其生平張亦億之不幸

也夫。

陳彭年

彭年參知政事。時號九尾狐。何謂也。解曰。給事敏捷一尾也。強爲記憶二尾也。好利名之學三尾也。賦詠諛諛之性四尾也。以詞章著聞五尾也。結榮固寵六尾也。獨任內閣七尾也。有一條水之塔八尾也。諂附下謂王欽若九尾也。何爲狐以其善變幻也。教給強記人則以爲好學之士。酷好利名人則

讀史贊疑

卷九

十三

韓琦范仲淹

元昊猖獗。仁宗問攻守之策。范公意在招撫。魏公意在用兵。一說不同。議者謂李氏累世政虐。宋不計罪。徒示削弱。則招撫之說非與。

解曰。勇者喜功。而計目前。智者圖後。而慮久遠。均良策也。第觀其時事。有濟否耳。使時勢得便。一戰而勝。

是巧遲。不如拙速也。奇時勢不可。而喜功生事。則敗道也。如元昊猖獗。時勢方熾。若不量強弱。奮兵深入。恐一不得志。則爲社稷之憂也。况當其時。遠方強勝。日促邊關。朝廷之憂方在此。而不在彼也。儻併力於西。憂恐中原非我有矣。仲淹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變。務以信義招來。使之少戢。此長久之道也。後儒謂徒事削弱。則宋之削弱卒獨在元昊乎。

讀史贊疑

卷九

十四

呂易簡

富弼再使契丹。持和親增幣二議往。國書與口傳異。詞弼曰。執政故爲此。欲致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易簡問之。易簡曰。此誤耳。遂易書以行。解曰。易簡存弼使契丹。其心固洞測。猶可曰。擇才而使求利國也。至國書於口傳異。則明亡欲殺弼矣。嫉

賢誤國罪不容誅。師詞曰：誤憲此何事耶？而可誤乎？仁宗置而不問。止易者以行其重易簡而輕富弼也。其失嗚呼！鄭公何負於易簡？簡何恨於鄭公？而必欲殺之？千載之下，令人髮指聖功之存，不有愧於鄭公乎？

往册

夏遣使來告哀。議者欲因其幼弱，與師問罪，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乘危也。不如因而撫之。

讀史錄疑

卷九

十四

乃遣使册元昊子諒祚爲夏國主。議者深惜朝廷之失機會，劉廌陵亦曰：程琳此舉，乃宋襄陳餘之仁義也。

解曰：論有至當而近於迂者，機有至便而遠於危者。與其陷於危而生事，不若近於迂而可久。夏之元昊雖死，詭麗以三大將分治國政，則三大將者詭麗之心腹也。宋誘以節餞，勿論其未必從命，卽從亦如三晉之韓趙魏，彼將各保封疆，修練守備，是猶如兩賢

王之左提右攜，其爲邊患也不益深乎？既失禁遠之仁，又生多秦之患，名實兩失之矣。況仁宗之時，遼左方熾，窺竊日踰，宋以二三賢臣衛安中士，至皇祐間，小人並進，群賢貶逐，及七年內治之不暇，又何能乎勝西陲乎？不若從琳之議爲是。

唐介

介以幼文參博，貶黃州別駕。初中士大人以詩送者甚衆，獨待制李師中一篇，頗爲傳誦。詩用寒字韻，中

讀史錄疑

卷九

十六

聯云：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七字失韻，其餘皆欠馴雅。議者謂傳其義可也。然參博長者而介幼之，幾乎不義乎？

解曰：介之幼參博，而則直矣。特介而迂，若大臣則迂矣。使參博而操筆也，則勢可擊，使如林甫丁謂也，則面可唾，而迂莽之也。固直參博爲相，無過可擊，有者可錄，卽有微瑕，君子尚爲首諫，介何必掩隱微之乎？韓人之過，以責己之直，況當日王拱辰、夏竦等用

爭欲舉君子之黨。一綱打盡介阿亦欲去一正人也。如日摘疵以扶國。何不開介有幼拱辰二章也。吾故重節之曰沽名而已。師中之詩亦矮人觀場之句也。余戲和其韵而辱之曰。老臣開濟作邦幹。誰道朱雲折檻難。誤國奸雄聲跡上。飛章學士骨瑯玕。奸党。鳳鳴朝嘯莫。學霜。鴉喧。歲寒。寄語沽名唐子介。淮河。鳳浪幸生還。

胡瑗孫復

讀史警衆

卷九 十七

瑗復在仁宗時。同爲直講。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議者謂二人爲世通儒。論不相合。常相避者。要亦渣滓之未盡也。

解曰。渣滓豈易盡哉。二人見論既不合矣。豈能強已以從人乎。苟常相見。則議論煩多。此之所是。彼之所非。彼之所可。此之所否。屈已以相從。則心有所不安。強言以相辯。義有所必爭。始焉口舌相角。究則心情離異。無以門人各足其師。議論起。此程德所不以。

合而蜀洛之黨所山起也。何如各持其是。彼此不相責讓。久之理同。則道同。道同則心同。雖論見偶有小異。亦可相歸於無言也。何必謬托融冶渣滓之說哉。吾則曰。二人之不常相見者。正所以全交也。所以衛道也。學道之儒。當以二人爲法。

讀史警衆

卷九 十八

安石萬言者。有所謂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七道。又有所謂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既反擾而留連矣。又於處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三致意焉。究又恐其以爲迂濶熟爛而不之省。其果有當於政治之道否。

解曰。凡時人欲行其學術者。未有不發爲矯激之論。而極力言之者也。論之不激。則無以啟人主。好大喜功之心。言之不力。則無以排衆正。紛紜之議。故安石所謂教養取任之道。王氏教養取任之道也。非先王教養取任之道也。所謂饒財約禮裁法之術。亦王氏

饒財約禮裁法之術也。非先王饒財約禮裁法之術也。至於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焉之以漸則又得而多端矣。豈先王之治哉。何言之。先王之教不遺庠序孝弟而已。安石則欲以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則紀出位謀政之戒矣。先王之養不過井田世祿而已。安石則欲加小罪以大刑以一天下之俗。而威吾治。則強人以從已。而以養人者害人矣。先王之所謂舉賢選能。因才授職。盡之矣。安石則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則煩碎苛察矣。先王之所謂任。推心置腹。許與得宜而已矣。安石則欲久其任以考績。不知久任之弊。賢者以沉滯而生意息。不肖者多猜妬以固寵。吏治不清而民受其殃者。職此故也。至於所謂養之上道。曰饒之以財。抑知多財厚亡乎。曰約之以禮。抑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乎。曰裁之以法。抑知盡法則無民乎。先王欲與民安於愚治。忘於操安。所用謀乎。民不可料。將下可執。何爲計之以

致乎。知其非義。斯速已矣。又何爲之。之以漸乎。彼安石刺七萬言。不過欲成其執拗之行。以作新法之媒。皆生澁急迫之論。乃謬曰。迂闊熟爛。竟謂其淺近。易行也。使聽言者受其愚。而不知旁觀者竊其具。而不敗言。彼乃肆然得志乎。噫。奸甚矣。

滕甫

用對神宗言。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

解曰。朋黨之論。歐陽永叔言之詳矣。扶正人。清朝廷。被辭說。而不可易者也。甫曰。無黨。則二十二人。豈皆白立門戶。各出意見乎。又謂蔓草多附。似也。至謂相附者。必非松栢。彼深山大谷之中。千有森立。豈相聚爲黨乎。豈可指爲非松栢不堪爲棟梁之材乎。吾謂諸君子之立朝。衆正相扶。亦猶是也。不然。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用人者。但當辨其爲松栢。則扶持而安全。

之別其爲草則芟而除去之將濟多士王國以卒矣如必曰君子無黨此則膠執之甚者也何名言之有

唐順

周力劫王安石貶潮州別駕綱目制其官或曰諗心也謂其訪附安石因授官不悅遂特之耳

嘗曰人無正氣則肥勇不張正氣既伸而後求其隱尚論者之過也如王安石執拗狠戾禍滿寰區委流

史記

卷九

三十一

紹興附之者榮歸之者去在朝士大夫誰敢逃其類行觀擁指笏展疏時厲聲曰王安石進前跪割于此一言已斥奸雄之鬼安石遲比又訶之曰陛下前猶取如此在外可知非真有胆畧者何能如是詩六十餘條皆切中安石而擲至今讀之猶令人目眦盡飛又復歷詆朝臣以王珪爲安石所誤元絳爲安石所誤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方彥博爲安石家奴張璪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方彥博石鷹犬宣畢下殿慷慨自若此一段光明正大氣象

郎擊賊之勿睚眦之舌廉鵠之逐鳥雀不是過也當時王珪俯首群奸失色使於此而罷安石黜群小則民生不致顛危太平尚可再見矣而乃不爲獎賞反行貶去是生民之不幸社稷之災也後儒不爲時事惜而作誅心之論迂哉

王安石

安石秉政後人論者紛比王敬所謂所更之法利害相半攻之者衆故無成也章汝明刺比千言由爲回

史記

卷九

三十一

復陳九川謂安石湖泉幽遠屬慮未形雖聖人不易也人各有口果孰爲折衷與解曰一人立標萬人射之強首趨其近弱者惡其遠登標有遠近哉亦射者之力不同耳安石敢爲異議而不顧其才力氣勇必有大過人者特急於見功知有已而不知有人知有利而不知有害故其爲法也即無不善以剛狠焚戾之心行之寧有不爲民害者乎况乎其未能盡善也怨之者方以管仲子產之有

而惜其無齊鄒之功。尊之者。以爲有思慮豫防之智。而議他人有沮撓之罪。是皆強作所事。左袒利公者也。但卽其行善觀之。異已者。則排之。望衆論之。皆非耶。附已者。則任之。豈阿比者之性實然。此猶可言也。事不知民爲邦本。比同邦寧之道。多方以割削之。輾轉流亡。而不之顧。其知而姑不爲。若欲與足何民。不聊生。則思亂。思亂。則不忠。則亂。則禍。靖康之禍。非新法隳之也。圖患於未然。敬處於當下。是猶治疾者。

卷九 三十三

忍痛疾。忍痛生。而先撥之。則禍憂也。慮蓋者。恐禍其王帛。而先聚而焚之也。安石之新法。不過聚歛之術。惜克之尤耳。何足以爲治後世遠之。貽害無窮。安石安石。真小知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豈非萬世之罪人哉。

魯公亮

史稱公亮。嘗荐士多得人。然性吝嗇。殖貨鉅萬。持祿固位。爲世所譏。然荐士得人。賢者事。似非吝嗇者所

能爲。而公亮兼之何也。

解曰。人性吝嗇。則凡事不可爲。何也。否則多驕。審則多私。驕則炫已之有。而不以予人。私則堅已之有。而惟恐及人。惟恐及人。則凡有利於人之事。必不爲之。不以予人。則凡損人利己之事。無不爲也。彼守財虜。勿論矣。卽其才足以有爲。力足以濟世者。而一以吝嗇之心。出之。鮮不爲害矣。舉一士也。必其有利於已。而舉之行一善也。亦必有利於已。而行之。或要清高。

卷九 三十四

之名。以文其性。則持善鑒核。王衍之清談是也。或假文學之事。以掩其貪。則聞善煎心。沈約之當年是也。而荐賢得士之稱。未有如公亮之表。比者。而所荐之士。一則安石之誤國。一則惠卿之誦佞。彼則依違其間。持祿固位。此貪慳之尤。以荐士爲奇貨者。惡莫大焉。何善之足云。

蘇東坡

東坡似事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以詩托諷。中丞李足。

御史舒翼言其怨謗遂下御史獄貶爲黃州團練使
坐詩牽繫者張方平司馬光而下凡二十八人若是
乎詩之不可輕作也

解曰詩運關乎世運世治則詩歌皆襄治之資不但
十五國風爲勸懲之資上林子虛尚動人王生不同
時之嘆及世之衰也言出而禍隨楊惲以種豆南山
而贖斬石介以四賢一不方而發棺世運使然豈盡
作者之過哉使賦之詩而當周文之世則贏得兒童

之句較顧胤食苗之詩其意不獨亮乎讀書讀律之
味較子矜僂僂之刺其詞不更隱乎僂爲之上者四
商變桑田之詩而麗水利之援因韶解味之詩而
止食益之禁豈不有益於國家有利於民生乎奈之
何獄之而復貶之哉雖然時不可言矣卷舌而退可
也賦不顧此欲刺爭之口舌之間其亦不達時務
也夫不惟楊惲石介之禍則幸矣

王珪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時號三旨宰相以其取聖旨領
聖旨得聖旨也

解曰踰珪之始終而計之初爲學士本旨典制十八
年而無嘉猷奇謀之陳後同王安石平章事而不聞
有匡救補失之言使來廝僕家奴之誚蘇東坡殊檜
有詩珪則因而譏謂之王安禮應召上疏珪則從而
沮格之聞用司馬光則與蔡確相顧失色與蔡確同
爲左右僕射則相與廝與羅織奸險之形屢見文學
之事無傳而史以三旨宰相鄙之是舍其大惡而指
其小疵也烏乎可

呂公著

呂惠卿等有罪皆斥外或謂公著曰除惡不盡將貽
後患公著曰治道去其大甚耳又曰人才實難宜使
自新至紹聖時此輩復侶排陷忠良以害於治得非
公著寬以養奸乎
解曰世有治亂運有盛衰君子得而維持之不得而

安全之。每讀史至狄公復唐而五王爲三思所殺。司馬相宋而忠良爲薰鉏所害。未嘗不掩卷嘆曰。剪草不除根。五王反唐。所以亂唐也。除惡不能盡。呂公去害。所以長亂也。雖然。使三思即去。中宗之側。遂無三思其人乎。卽惠卿等滅紹聖之間。遂免黨禍之患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君子小人之消長。猶陰陽寒暑也。聖帝明王。卽善調燮。亦不能有陽而無陰。有暑而無寒也。諒觀小人之害君子。每欲一網打盡。及世

宣仁高后

高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清明。華髮綏定。抑絕外家私恩。人以爲女中堯舜。李崇曰。女中堯舜。亦非美稱。

解曰。祭之意。本春秋以立論。是重內輕外。貴男賤女之意也。而不知是義也。以之立教垂訓。則可以之論定時事。則未免近於迂也。何也。天地以陰陽二氣生人生物。四海內外。未嘗二視之也。是以聖人權輕重。亮可否。有時內者可外。外者可內。未嘗執一而論也。苟有利於人。有濟於物。聖人亦必與之矣。試以中外較之。南朝十年而屢易其主。北朝百年而不易主。是賢臣之多在北乎。多在南乎。魏主去長安而樊感入斗口。是天以天子予南朝乎。北朝乎。與其爲小朝廷之偏安。何如小堯舜之聖明乎。卽以男女論。不惟女禍之燎石。補天立萬世倫紀之大后妃之關。雖有聖開周家八百之祥。卽中宗之類。廢猶不若武聖之振興。况高太后善政。炳七曜耀史冊。使臨朝日久。則正人日進。規畫大定。違累不起。小人遠斥。安見北宋之朝廷不久安長治乎。吾方惜其臨朝止於九年。一崩之後。官家別用一番人而宋祚遂亡。北而南矣。祭

奈何少之哉。曰非美稱。不惟昧於是非可否之宜。而並失夫子春秋之旨矣。

張商英

商英黨章接劾君實邪佞之徒也。一旦入相。是夕慧遂不見。夕早。明日大雨。帝書商霖賜之。徽宗或暗於知人。勿論矣。天道豈亦咄也耶。

解曰。人非聖智。鮮不有過。舉人卽不肖。亦未必無善行。賢者而有過也。不可因其賢而怨之。不肖之有善

讀史警疑

卷九

五

也。亦不可因不肖而弃之。商英始而黨韓也。其邪佞自不容掩。乃爲僕射。劾蔡京。借名紹述。以却制人主。蔡錮士大夫。大革弊政。時稱忠直。是能爲遷善補過者矣。故天亦應之。其慧之出也。爲京而見。英相而京免。遂隱而不見。其早之久也。京有以干天和也。英相而京免。故明日卽雨。是天道之好善惡也。昭然如觀孰謂商霖之賜。非徵宗旌善之典乎。惜晉嗣而復閉。未幾而蔡京復相。國乃不可爲矣。

程頤

按蜀黨洛黨之辨。往往多左袒伊川。而史氏所歸稱者。閉目瞑坐。門人泔酈等。待立門下。雪深一尺。果迷足以駕越諸賢與。

解曰。宋之理學。藉七相尚得其傳者。卓比自尊。習其流者。匍匐弔喪。以此處堯舜之世。格非向道。其佐太平。固稱至治。至宋哲徽之際。世衰道微。若以閉目瞑坐治之。是何異於以結繩治文明之世。以清談理衰

讀史警疑

卷九

三

晉之政耶。噫。吾卽不收謂宋之凌替。爲理學所誤。亦不敢謂宋之理學一用而可挽宋之凌替也耶。

鄭居中

徽宗以復燕雲。封居中太保。英國公。居中辭不拜。論者謂羞惡之心。賢者勿喪。丁南湖謂。居中附鄭貴妃。附蔡京。附宦官黃經臣。豈賢者哉。其不受平燕之賞。蓋一時之矯情。掩平生之奸偽耳。解曰。春秋責備賢者。定必其人實賢。正若一世狂爲。

人宗而舉事有不立。立心有不正。聖人乃爲謀心之論。以發其隱。所謂求全責備。已精而益求其精也。至於善惡泰半之人。則揚其善。掩其惡。以鼓舞振作之。如素行邪僻之士。尚有一善。則宜坐引之以長其好善之心。卽有舊惡。不念可也。既以居中爲貴。錄小人其辭實也。耻與童賈等爲伍。則當予其立身之潔也。其窺見燕雲之復。終爲禍胎。而不肯愛。則當予其機先之智也。此燕雲之兵。居中曾力諫其不可矣。孰謂

卷九

三十一

此辭非不欲爲金所欺乎。而乃復責其進身之始。意何爲哉。使必如丁之說。則惡人之齎戒。不可以祀上。帝將使邪人無歸正之路。小人驟向善之心。春秋之旨。當不如是。

陳東

東上書請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徽宗嘉納之。又上書請復用李綱。斥李邦彥。史稱其得好惡之正。學爲黃潛善所殺。或謂東無

官守言責。乃危言殺身。又謂特以國故。至爲之死。比

官守言責而死者。超越萬倍矣。

解曰。大臣謀國忘身。忠也。至人全身還親。孝也。出位之謀。曾子所戒。不聽而言。狂瞽貽譏。東之上書。斥群奸而不懼。可謂勇矣。進大賢而不疑。可謂智矣。勇而

新史筆提

卷九

三十一

且智。國之寶也。朝廷善其言而不行其道。納其諫而不用其身。斯亦可以已矣。忠流勇退。可也。滿洲學官。推吾故。欲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以空言濟國家之

劉幹李若水

輪守真定有功。欽宗使爲割地使。至金。人欲相斡。斡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繼。可謂忠義矣。論者議其爲重質所知。李若水從帝如青城。金人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彘。金人擊之仆地。粘沒喝欲用之。若水嘆曰。天無二日。有死而已。罵不絕口。金人以刃裂頸斷舌而死。可謂烈矣。論者謂在誤國之數。何也。解曰。劉輪從容就義。字若水慷慨殺身。此兩人之定

忠義也

卷九

論也。比而觀之。亦是有分別。輪守真定。功烈煥然。辭金相而自縊。可謂富貴不能屈。威武不能屈矣。金人嘆其忠。瘞之西岡。遍題寇壁。以識其處。其爲金所勝也。如此。凡十八日。就殮。顏色如生。可謂忠氣通靈。死生不易矣。其始見知童貫。又何足以瑕白璧哉。時金人再逼帝至營。帝有難色。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舍人吳革曰。天文帝座甚傾。駕出必墮。其計不聽。此時特若水以往舉朝亦謂若水必有禦金之策。及至

金營。不過抱帝而哭。罵賊而死。嗟乎。若水固爲克盡臣節矣。其如宗社一旦無主。何以此觀之。卽不在誤國之數。亦難免無誥之誦。

呂好問

好問爲希哲之子。祖諱之祖。而力愛張邦昌。僞命不與。辱其父而愧其孫乎。

解曰。好問當二帝比轅。中國無主之際。欲從駕。則無濟。欲效死。亦無能。康王在外。難以遽從。况邦昌知爲

忠義也

卷九

血氏爲皇后。入居禁中。垂簾聽政。凡諸留一線之米。至斬絕。故勸邦昌迎康王。以圖恢復。反楚爲宋。此好問一片苦心。不容自己者。真堪光前裕後也。又何待父愧孫之有。始邦昌爲十二分賊。則兒皇帝任意爲之。孟后必不肯立。康王必不肯迎。稱制稱諸。復何有不安心之拜官。皆加權乎。權者爲宋權之也。好問之受職。亦權宋官也。何得云受傷命乎。使康王卽從而復辟。宗澤兵柄於外。好問主持國是於內。况岳

武穆爲承信郎。安見不可保。邦國治而杭州之行不可免乎。康王不計其迎。謂邦昌篡亂。宜行天罰。孫好問委曲圖存之心惜哉。

讀史贅疑卷之十

楚黃張希良石虹甫評

古蒲楊綠綬公龜甫閱

陶丘張彥士龍西甫著

醴西郝玠石公甫訂

南宋

李綱

綱子行在高宗欲相之。綱以十事要說。置日領綱議

於朝。惟僭逆傷命二事。留中不行。綱又提言。張邦

卷十

昌安置潭州。並安置受僞命臣僚。王鳳洲曰。邦昌從大臣以迎康王。其跡猶未叛也。而必誅之。使劉豫借口於邦昌。孝純有愆於齊。愈皆李綱改之也。謂伯紀之用舍。關中興之潛否。非吾所敢知也。解曰。李綱請貶邦昌。正臣子之防。大居正之義也。王鳳洲謂不宜急貶邦昌。爲招來之術。濟權變之道也。無李綱之正則。古臣子不知尊薊之不可侵。無鳳

洲之構則當事人臣不肯安出以圖功。雖然當割後之際。惟國其要者舉之。李綱之十事。不無可議者。當金人方退。邦昌歸命。正宜勸帝圖非以國內治。以同邦本。而乃議巡幸。則宗社委草莽矣。國方草創。擇人而使勝則用之。否則黜之。久任之。議長亂之道也。修德豈非本務。此時自非所及。赦令原非美政。議之殊覺寬。與其議。信逆議。傷命之必欲去邦昌也。何如先去汪黃之為愈。與其議國是而專以守為策也。何如。防兵抹馬之為急。歐洲謂中興之濟否。不關伯紀之用舍。想有以觀其微矣。

宗澤

或謂宗澤對客圍棋。與謝安圍棋賭墅。同一機也。其相較何如。解曰。元本侵東京。宗澤對客圍棋。符秦下江南。謝安圍棋賭墅。其跡一也。澤則禦敵。有人授劍。衍以方畧。故可恃以無恐。謝安則聽其自然。而遑遑天幸。在安

則為矯情鎮物。在澤則為慮置有方。未可同日語也。然謝安以清談誤。豈故不能雪懷愆之耻。其罪有歸。宗澤慷慨激烈。招集群寇。聚兵儲餉。結諸路義兵。連然趙葵傑克復。可指日計。故屢上疏請帝還京。使不為汪黃所阻。當澤之身。而金人可滅。二帝可還。不幸而卒。有志弗遂。識者恨之。故綱目比之孔明。而深惜其齎志以歿。是宗澤之死。生關宋室之興替也。豈謝安所得而擬也哉。

陳公輔

公輔乞禁程氏學。或曰。朱勔平江人。輔為平江教授。絕不與交。既又勸蔡京王誦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辨安石學術之謬。是誠君子矣。今乃詆伊川之正。何也。

解曰。伊川正人也。公輔亦正人也。豈有以正人而詆正人哉。曰。非詆伊川之學也。詆學伊川之人也。觀其言曰。人之狂言。惟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

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伊川之行果在
 幅巾大袖高視闊步乎伊川之文果在狂言怪語
 說鄙論乎公輔之說其說狂言怪語說鄙論者也
 非詆伊川之文也是詆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者也
 詆伊川之行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而不詆則伊川
 之行爲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者所証也狂言怪語
 說鄙論而不詆則伊川之文爲狂言怪語說鄙論
 者所証也禁狂言怪語鄙論落說所以明伊川之文
 不在狂言怪語鄙論落說也禁幅巾大袖高視闊步
 所以明伊川之行不在幅巾大袖高視闊步也知伊
 川之文不在狂言怪語鄙論落說則伊川之真文出
 矣知伊川之行不在幅巾大袖高視闊步則伊川之
 真行見矣是詆幅巾大袖高視闊步乃所以衛伊川
 之行也詆狂言怪語鄙論落說乃所以衛伊川之文
 也史氏謂其斥程子之學君子而不仁者也蓋亦未
 嘗獨見公輔之說者矣

張浚

或以魏公有志恢復高宗依爲柱石卒扭於和議而
 不能恢復者其高宗任用之不專與抑魏公用才處
 置之不得其宜與
 解曰高宗固不足與有爲魏公亦非有恢復之才也
 何也致治莫大於用人浚於李綱則罷之虞之於汪
 黃則用之頃之以私憾而殺之端則三軍心離矣以
 論相而沮岳飛則長城之寄傾矣雖曰薦趙鼎亦鼎
 之包容有以感其心也亦莫鼎之復起而薦之也豈
 大公之心哉哉亂莫大於善兵浚則富平之戰王荏
 以根本之計諫不聽也劉子羽以未可立言之亦不
 聽也卒致覆軍敗績知鄧瓊王恕之不相下也而固
 令統之知呂祉之下諸軍旅也而固使佐之以致社
 稷現叛有爲者故如是乎燕雲鄉謂其不能了國家
 事其親之也深矣

李光

奏擒欲和金。光謂可因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論議撤河南守備。光極言不可。檜怒。光遂求去。衆時太曰。旣署和榜。而後爭之。是猶延盜入室。而戒其取貨也。

解曰。宋當僻處臨安。國勢弱。雖有吳岳。用之不專。必不能與金爭衡也。此時在朝諸臣。欲有贊以還止。以金炭生民。日蹙土地耳。是猶羸弱之夫。壓以重任。氣不能舒。安望揮戈乎。今日歸我舊疆。撤其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十

七

伐。亦猶遠行罷。頗少可息。使於此。請息。氣血不猶得爲壯乎。此光若和之本意也。擒欲撤備。是弄權誤國。而光爲所賣矣。光罵之曰。懷奸誤國之賊。忠肝義胆。可貫金石。非有所附會而署和也。何得以延賊入室目之。

王倫

倫之爲人。胡澹庵以卿那小人。市井無賴目之。謂其以和議誤國也。及使金。上欲以倫爲轉運使。倫拒甚。

力冠帶南向。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臣今日敢愛一死。以辱君命。遂就縊。亦可謂忠孝之偉矣。程氏謂和金而爲金所役。宜也。雖有忠義之言。亦所不足錄也。

解曰。王倫行事。他無所見。惟胡銓一疏。痛罵而欲誅之。謂其從和議也。不知當年時勢之失。不在和議。而在和議而忘備。撤備敵寇。賊臣主之。舉朝爭之。不得一王倫。豈能遽止之哉。故注來異域。不憚艱辛。思乘

卷十

七

轉以回二聖。亦臣子之苦心也。銓謂梓官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下可歸。亦激烈之詞也。至壬戌八月。金人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并生歸太后。韋氏。號謂非和議之力也。則銓亦爲失言矣。使當年惟特征戰。金人執二聖以爲質。臨之以斧鉞。佐之以酒。使人臣子者。將何以施其威哉。於此時也。敗固不得。還勝則膏白刃。而佐問東。高宗卽有爲之者。亦將如之何哉。反覆以思。終不若委曲從和。以歸喪迎母。

爲愈也。倫與洪皓等同事北廷。皓等以忠義傳而倫以狎邪著。倫何不幸哉。故急白之。以爲從筆者歎。

龔茂良

孝宗時茂良衍丞相事。史浩曾親姪之。俾直省官。當道不避。且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綱。因執貴光祖杖之帝怒。遂出知建康。猶手疏。以六事帝怒。遂責降英州安置。父子卒於貶所。張時本曰。茂良可謂兄幾切決。既去不忘恢復。忠之至也。孝宗不足有焉矣。

卷十

解曰。知微而退者謂之見幾。全身勇去者謂之明決。有廣漢不容五日。京兆之言。遂致殺身之禍。今茂良不忍參政幾時之語。而致有貶死之厄。至臨去之時。又有恢復之疏。可謂未見顏色而言矣。所謂見幾明決者安在哉。

王涯

涯首薦朱熹爲新學茶使。得行社倉法。民被其澤。因

唐仲友不遂其嫌。遂譴熹爲僞學。何先君子而後小人耶。

解曰。見善而亦思爲之。見怨而亦思報之。此小人之恒情也。公則從之。私則違之。此君子之定理也。如王涯薦朱熹。使得行其所學。亦可謂知有君子矣。唐仲友爲涯之甥戚。爲民所想。使少念其故善原而薄懲之。則格致誠正之業。未始不可徐奏其效。而乃反復論議。不少寬假。可謂知有公而不知有私矣。王涯轉

陳亢中

卷十

好爲惡。卒使僞學禁。而道不行。得無非紫陽之於王涯。斟酌權宜。少失其當。與雖然道之不行。命也。假如徇其所請。小人無厭之求。必至內終。道卒不行。而我反不得爲全人也。何如直行其是之爲愈也哉。

陳亢中

丁大全逐右丞相趙鼎。太學生陳宜中等六人上書極言大全之奸。大全怒。削六人籍。編逐州士論稱之。編爲六君子。其餘五人無所考。宜中事業心術果得

爲君子與

解曰。士人之行。多有始於其敏者。當丁大全肆奸之時。宜中爲諸生。名不見於當時。身不列於有位。奮然思起。遂率諸士爲幼好之舉。成則躬膺顯秩。敗則名垂青史。此曲學不得志時奮激之常態也。及爲丞相。半生之性情學術。具見矣。沮文天祥淮東之議。而駁出陳善爲賢似道木綿之短。而欲斃虎臣張世傑。步軍將也使提舟師。劉師勇水軍將也使提步卒。顛倒

宋史

卷十

十一

宋史

解立功西蜀。一夕恭卒。侍御史吳燧復論其聚斂網利。詔籍其家財。以搞師賑逸。解曰。國之將亡。賢臣不保其身。比也。然也。解立功西蜀。屢敗蒙古兵。真宋之長城也。而乃於詔還之際。忽致暴卒。事屬暗昧。亦可異也。宋之君臣。苟欲以振士

氣勵將心。則當廟祀而崇獎之。錄其子孫而用之。不然亦當窮治暴死之由。以雪功臣之冤可也。乃籍其家財。以搞師賑逸。西蜀之人。方悲暴如失父母。而乃籍其家財以賑之。吾恐三軍之士。有食不下咽者矣。解將士之體失。非民之心。削國下而喪元氣。無甚於此者。國之亡也。固宜。

呂文德

宋史

卷十

十一

文德許元置推場於樊城。而襄樊危亡。嘆曰。誤國家者我也。蔡氏曰。誤國之罪。豈可以一言寬哉。解曰。人臣誤國。有成於立志奸邪者。有成於識見不足者。其誤國則一。而其心之善惡。則不可不辨也。推場之置。誤誠誤矣。元以方勝之兵。蠶食殘宋。亦摧枯拉朽之易耳。宋即不置推場。上有荒淫之廢宗。下有誤國之似道。大厦將顛。而加以風雨之漂搖。其不立見傾欹。未之有也。文德自知其誤。其亦天奪之鑒也。夫哀哉。

元

姚樞

樞仕元以淳祐元年。棄官隱撫門。史謂知出處之正。至忽必烈爲大帝。召至。乃爲書數千言。蒙爲八月。爲條三十以上。皆二帝三王爲學之本。讀者又謂其守道不屈。

嘗曰。凡論人之賢否。惟所學之邪正。與行事之得失。遂定之矣。所學既正。則聖賢之徒也。行事既得。則大

人之業也。樞少力學。有王佐之畧。耻與牙魯老赤同。臺得出處之正。使比方知有周程張朱之學。而一代之人。心以正道學。以明樞之功居多也。視隱隱逸以鳴高。托道學以欺世者。不啻遷延矣。如必曰。金人不可以仕元。則金日磾不可謂純巨儒。微子不得爲義上也。何示人以不廣。而求人之已甚乎。特多方以平宋。則令人不能無彼哉之嘆也。

許衡

衡爲國子祭酒。設學燕京。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爲學有所妨。議之者曰。古之好學者。莫如顏魯頤。頤之簞瓢陋巷。曾之衣敝履穿。其善治生耶。抑不善治生耶。

解曰。學者之姿品有高下。不可以一律教之也。姿之高者。超然物外。下以貧富累其心者。顏曾是也。下此則子貢不免貨殖于路。爲之慍見。况他人乎。衡之教人。爲中人言之也。中人見道不篤。環堵蕭條。俯仰不

有不亂。所學者也。衡所謂治生。亦非經營狗苟。專利而權于母之謂。亦不過桑麻。澣織。勿令廢業。量其出入。勿致不足而已。不然。未有負販之于而能好學者也。

劉因

因號靜修先生。亡元近甸。而不仕元。丘瓊山謂。因止知元之不可仕。而不知宋爲中原之統。不可絕。而作渡江賦。以喻辛之何哉。

解曰。周哉丘氏之論人也。下問其所居何地。所處何時。而舉以中外之辨。責之是猶執教人而責之曰。爾何不恤我國之災。而且幸之。何不憫我謀臣之死。而止喜之也。如囚者生於元時。長於元地。其得先儒之學。而不仕。是亦高蹈遠舉。素無宦情者耳。如堯舜之巢許。夏商之隨。湯遼東之管寧。林逋。尹懌等。可同視也。如此人者。即在宋亦陳希夷。邵康節之流。寧使之必仕哉。其不仕也。豈鄙其若國哉。如以渡江賦為非。

元文宗

文宗明宗弟也。泰定帝祖。大臣迎立為帝。上讓兄明宗。已權擇位。遣使迎明宗於沙漠。明立文為皇太子。

比入見而明宗暴祖。人疑文宗弑兄。解曰。文宗既立為太子矣。何患不帝。乃肯為弑乎。況嘗擇位之始。再三辭遜。文非不知有兄者也。余謂文宗之事。實與宋太宗燭影斧聲並論可也。後人每遇此事。輒多深文。是何不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而偏以刻毒暴戾之道。輕加諸人乎。況弑逆與遜讓。事之相反者。遜讓真則為千古之高行懿德。弑逆真則為一代之亂臣賊子。出此入彼。毫厘之辨。尚論者可不慎哉。

高明

康熙二十六年丁丑三月 不孝男 職

讀史稽疑十卷

山東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彥士撰彥士字世弼定陶人順治初歲貢生
官黃縣訓導其書評論史事自上古至元凡四百
餘條多作韻語大約欲仿史家贊語而體例冗雜
議論迂拘不出鄉塾儒生之見